考定禮書之撰作,進而推此西漢禮 以鄭君禮注所叠今古文四比勘 今文、禮古文以外之古文或本也 柳門張俊 者是也 · 高版後四個第子所 即二本各有 (増補本) 沈文倬 著

學出版社



ISBN 7-308-02739-2/k·162 定價: 58.00 圓

沈文倬 著

(増補本)

● 術江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宗周禮樂文明考論:增補本/沈文倬著. -2 版.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7 ISBN 7-308-02739-2

I.宗... Ⅱ.沈.... Ⅲ.禮樂-研究-中國-西周 時代 Ⅳ.K89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80814 號

宗周禮樂文明考論(增補本)

沈文倬 著

責任編輯 葉 抒

封面設計 張 磊

出版發行 浙江大學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號 郵政編碼 310028)

(E-mail:zupress@mail. hz. zj. cn)

(網址:http://www.zjupress.com)

經 銷 浙江省新華書店

排 版 浙江大學出版社電腦排版中心

印 刷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開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張 35

字 數 520 千

版印次 2006年7月第2版 2006年7月第3次印刷

₽ 数 2001-3500

★ ISBN 7-308-02739-2/K • 162

定 價 58.00 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裝差錯 負責調换

浙江大學出版社發行部郵購電話 (0571)88072522



目 録

Ē

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	(1)
對《士喪禮、既夕禮中所記載的喪葬制度》的幾點意見 …	(48)
宗周歲時祭考實	(64)
覲禮本義述	(100)
略論宗周王冠之學	(111)
漢簡《士相見禮》今古文雜錯並用説	(172)
漢簡《服傳》考	(175)
從漢初今文經的形成説到兩漢今文《禮》的傳授	(231)
《禮》漢簡異文釋	(275)
孫詒讓周禮學管窺	(442)
黄龍十二博士的定員和太學郡國學校的設置	(469)
"執駒"補釋	(516)
對揚補釋	(525)
有關《對揚補釋》的幾個問題	(534)
日 與耤	(547)

略論禮典的實行 和《儀禮》書本的撰作[®]

"禮",除了如"周禮所以本也"(《左傳》関公元年)等語被當作政刑法度的大名以外,絕大部分指奴隸主貴族經常舉行的各種禮典。春秋前期,一些博通古今、頗負時譽的人物,對正在實行的禮典,都曾加以議論,一致强調禮對政治的主導作用。例如:周惠王、襄王時代熟於古史的內史過曾經説過:"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左傳》僖公十一年);晋哀侯的大夫師服說:"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左傳》桓公二年);衛文公的正卿寧莊子説:"夫禮,國之紀也,國無紀不可以終"(《國語·晉語》);晋平公、昭公時代以博識多聞著稱的叔向也說:"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這些言論出現在孔子以前,而且都以引爲鑒戒的語氣來論述,可見周代奴隸主階級早已認識到禮的政治作用,說禮樂出於儒家顯與事實不符。當然,孔子及其後學是繼承和發展了這個傳統,在社會性質已開始變革、古禮已漸被拋棄的時候,他們

① "禮典",即通常所說"典禮"的意思。所以不從通常的說法,是爲了與過去議禮之文如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稱"禮典固在其中"等語相一致。與禮典相對而言稱爲禮書,即禮典被記錄成書本的意思(亦即今存之《儀禮》)。爲了使二者易於區別,不得不在《儀禮》後加"書本"二字。《儀禮》在秦前只稱"禮",被尊爲經後稱《禮經》。《儀禮》之名,黄以周以爲東晋人所加。沿用已久,故今亦從之。

還企圖挽回頹勢,積極鼓吹。孔子曾明確地提出"爲國以禮"(《論語· 先進》)的主張;而他的後學,在《禮記》的《祭統》裏說"治人之道,莫急 於禮",在《禮運》裏說"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直到戰國末年,荀 况還堅持"爲政不以禮,政不行也"(《荀子·大略》),"禮者,治辨之極 也"(《荀子·議兵》),幾乎一脉相承地把禮當作推動政治的重要工具。

"禮以體政",適應於政治需要的各種禮典是具體的。《尚書·堯典》^①所云"有能典朕三禮"(鄭玄注:"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禮記·祭統》所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指吉、凶、賓、軍、嘉五大類的禮典),按門類來說是三禮、五禮。《禮記·昏義》云:"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大戴禮記·本命》云:"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也。"《禮記·仲尼燕居》云:"郊、社之義,嘗、禘之禮,饋、奠之禮,射、鄉之禮,食、饗之禮。"分列通行的禮典就是八禮、九禮、十禮。奴隸主貴族舉行各種禮典是他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內容。准此而論,上面所述議論"禮"的一般意義,都是從具體的禮典,如內史過從錫命禮、叔向從會禮、師服從世子命名禮中概括出來的,其實即使抽象到訓詁上用"履也"來解釋"禮"字,仍然是指在禮典中儀式的實踐。

因此,考查古代"禮"的發展,首先要弄清楚各種禮典是怎樣演習和實行的,然後進一步探索流傳下來的《儀禮》書本是怎樣撰作的。對於這一點,過去不少的學者忽略了,甚至把它顛倒了。

舉行禮典,要求儀式無所差忒,因而貴族們很注重禮儀的演習,習禮成爲貴族教育的重要部分。官學裏禮典演習是一門主要的課程。《禮記·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制》篇應屬秦、漢間人論述前代爵祿、學校、選舉、養老等制度的作品,近人考定《周易》晚出,而"六經"之稱起於晚周(初見於《莊子·天運》,又見於《禮記·經解》),那末這一反映春秋以前官學教育貴族子弟祇有詩、書、禮、樂四個科目的記載,儘管出於後人的傳說,還是可以據

① 僞古文分《堯典》下半爲《舜典》,即今行之本。此所引在今本《舜典》。

爲實錄的。再證以《史記·孔子世家》所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孔子 在官學所受和以後在私學所教,還只四個科目,可信前説決非誣妄。

四個教學科目中,《詩》、《書》和"禮"、"樂"是不一樣的。《詩》、《書》是 學習文字記錄的書本,而"禮"所學習的是當時實行各種禮典的具體儀式。 《論語·述而》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何謂雅言?《荀子· 榮辱篇》云:"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 錯習俗之節異也。"《儒效篇》又有"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之文,雅 通夏,顯示地域習俗的差異,在語言上,夏言就是與越言、楚言相區别的中 原地區華夏音讀。華夏音被當作標準的雅音或正音,故鄭玄注云"正言其 音"。何謂執禮?《禮記·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執禮者詔之。"演習禮典 儀式要按贊禮者宣唱行事。孔子教弟子,誦讀《詩》、《書》書本用夏言,擔任 贊禮宣唱也用夏言。同是學習,前者是誦讀文字而後者是演習儀式,故鄭 玄注云"禮不誦,故言執"。没有提到"樂",樂指以七音配十二律來使用各 種樂器,不在夏言誦讀之列。音樂演奏以"詩"爲樂章,詩、樂結合便成爲各 種禮典的組成部分。邵懿辰説:"樂本無經也,樂之原在《詩》三百篇之中, 樂之用在《禮》十七篇之中。"(《禮經通論》)論證樂無書本,邵説確不可易。 但從禮、詩、樂三者的相互關係上看,舉行禮典需要詩、樂組成的音樂配合, 那末在教學上也應以禮典演習爲主體,三個科目中學詩、學樂是從屬於學 禮的。

各種禮典是怎樣實行的? 依據本文所應涉及的範圍,没有必要從遠古的傳說裹追索所謂"禮起於俗"的起源問題,主要探討它在社會進入劃分階級以後的發展進程。在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社會裏,統治階級爲了貫徹其階級意志、推行其政治設施來確保它所統治的社會的正常秩序,需要建立一些制度規程。在古代歷史上,很大一部分制度規程就是"禮"。具體地說,就是根據政教、外事、兵戎、農耕、狩獵、宗族、文化等方面的實際需要,逐漸形成各個門類如朝覲、盟會、錫命、軍旅、祭禱、藉蜡、喪葬、搜閱、射御、聘問、賓客、學校、選舉、婚配、冠笄等禮典。禮不是超現實的東西,無論哪一種禮典,其具體儀式都是從統治階級的現實生活中提煉出來的,只不過被加以裝璜和粉飾,成爲一幕幕莊嚴肅穆、令人敬畏的場面而已。

在殷周時代,奴隸主貴族在政治上、思想上是依靠和運用天命思想 來建立和鞏固它的統治的。天命思想是奴隸制社會的主要意識形態。 《尚書·盤庚下》:"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尚書·文侯之 命》:"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墨子·非命下》引佚《書》:"不慎厥德,天命 焉葆。"《大盂鼎》:"丕顯玟王,受天有大令(命)。"(《兩周金文辭大系》錄 編 18)《詩·玄鳥》:"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就是説,奴隸主貴族的大 小等級是依據天帝所賦予的德性來確立的。命是天授的,因而天帝所命 定的等級是不容僭越的。而這種不容僭越的等級身份,要用"禮"來表 現,這樣,"禮"和天命思想就直接聯繫起來了。具有何種等級就用何種 禮典:有的禮典只有某一級貴族舉行,比如覲禮只有王才能舉行;有的禮 典各級貴族都能舉行而儀式不同,比如射禮,諸侯舉行"大射",而卿大夫 在鄉、州一級政權機構裏舉行的是"鄉射";又如婚、喪之禮,自天子至庶 人都能舉行,而在器物、儀式上加以區别,但又允許"攝盛"。每一禮典舉 行時,參加者各按其等級身份使用着不同的器物(或同一器物而加以不 同的裝飾),同時表演着與等級相適應的儀容動作。差別極爲森嚴,絲毫 不容差忒,差忒了,不但要給予"非禮"的譴責,而且要被視作僭越、犯上、 篡奪而加以罪戾。《左傳》成公十三年載劉康公的話:"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就是這個意思。等級差别是唯一重要的。然而,只有人 們自覺地遵守這種差别,才有利於統治階級内部各個等級在對天命的堅 定信仰中組織起來,才能促使這種差別趨於鞏固。在實行差等分明的 "禮"時,還需要用"樂"來進行協調,即所謂"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 親,異則相敬","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禮記·樂記》)。因此,各種 禮典的實行都離不開樂的配合,樂從屬於禮而起着積極的作用。得到樂 的配合,才能使森嚴的禮達到"禮之用,和爲貴"(《論語·學而》),"樂文 同則上下和矣"(《禮記·樂記》)。它既表現了天命的不可侵犯性,又表 現了上下安於天命的和諧性。

"禮不下庶人"(《禮記·曲禮上》),"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荀子·富國》),表現等級不可逾越而又上下安於這種等級的禮典,固然只在

統治階級内部舉行,然而它真正的作用是:使人們從舉行各種禮典中,形象 地感覺到這個貴賤尊卑的等級差别出於天帝的安排,從而迫使被統治階級 不得干犯而必須服從於他們的壓榨。因此,禮是推行階級統治的工具,這 就是所謂"政之輿也"吧!

用禮來表現大小奴隸主貴族的等級身份,就各種禮典的內容來說,不 外有兩個方面: 其一, 禮家稱之爲"名物度數", 就是將等級差别見之於舉 行禮典時所使用的宫室、衣服、器皿及其裝飾上,從其大小、多寨、高下、華 素上顯示其尊卑貴賤。我們把這種體現差别的器物統稱之爲"禮物"。其 二,禮家稱之爲"揖讓周旋",就是將等級差别見之於參加者按其爵位在禮 典進行中使用着禮物的儀容動作上,從他們所應遵守的進退、登降、坐興、 俯仰上顯示其尊卑貴賤。我們把這些稱之爲"禮儀"。無論禮物或禮儀,都 起着使等級身份凛然不可侵犯的作用,維護了奴隸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在 他們看來,這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不容許任何人破壞和違反。在發展中, 爲適應出現新的變化而由"知禮"的師長作部分的增加或削减。但在確定 等級原則方面,社會性質没有起根本變革,它是不會有巨大改變的。《論 語·爲政》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在夏、殷字逗,從漢人讀,見《漢書·杜周傳》杜欽對策引)就是明證。這樣 説來,殷、周奴隸制社會所舉行各種門類的禮典,本是奴隸主貴族等級差别 的體現,是他們的現實生活的集中反映,它決不是某一個人憑空的創造,因 而它是在歷史進程中不斷從簡單向複雜,逐漸擴充和完善起來的。禮典由 禮物和禮儀所構成,從貴族們現實生活中升華出來。奴隸主貴族每個成員 從小就必須學習,成人後又長期實行,並以此爲異乎奴隸和其他平民的高 貴的文化素養。所以,禮典的實踐先於文字記錄而存在,事實上當初用文 字來記錄的客觀條件也不具備,因爲用竹木簡作爲書寫材料,至戰國時才 較普遍。

用文字記錄下來的各種禮典,我們稱之爲"禮書",是記錄"禮物"、"禮儀"和它所表達的禮意的文字書本,現存的《儀禮》十七篇就是它的殘存部分。說殘存,是根據現存十七篇經記本文來作出判斷的。《士冠禮·記》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公侯之有冠禮也",當時有《公冠禮》、《大夫昏

作

槽》,今已佚。《聘禮》"公於賓,賣食再饗",又記"大夫來使,無罪,饗之", "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飨、食,致之",《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食即《公 食》,今存;《饗禮》,今佚。可見有若干篇禮典的書本是在秦火中亡佚了。 因此,我們認爲《儀禮》十七篇僅屬殘存,此外還有已佚若干篇。禮書出於 後人的追記,可能對禮典在發展中出現的分歧作過某些整齊劃一的修訂, 但主要的内容是不會有大差異的。但是,必須指出,禮書與禮物、禮儀不能 等同,不是一個東西,歷代經學家侈談周公制禮作樂,便把《儀禮》説成是周 公所作,是西周初年的作品,無疑是錯誤的。後來,歷史考古學者用西周彝 銘來對照,發現它在文體、語詞上不像是西周的文字,而所述名物與出土實 物相比較,也不盡符合,從而考定它的撰作時代當在春秋、戰國之間,這是 可取的。但是他們把書中所記述各種禮典的内容也説成是春秋、戰國間某 一諸侯國的實制,以前根本不存在這些禮典,我們認爲這也是片面的。之 所以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偏頗之說,是由於把禮典和禮書看作一個東西了。 如果認識到有了事實才有可能對事實進行記錄,那麽,上文所論證的由禮 物、禮儀構成的各種禮典早已存在於殷和西周時代,而"禮書"則撰作於春 秋之後,就没有什麽可以懷疑的了。

如上所述:禮典的實踐先於文字記錄而存在,自殷至西周各種禮典次 第實行,而禮書至春秋以後開始撰作。由於這種主張與歷代經學家和近代 歷史考古學者的説法有很大不一致處,其能否成立,還需要經過各方面的 驗證核實。進行驗證時應該注意到:一、和任何事物一樣,"禮"也是從簡單 向複雜、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禮家稱"殷質周文",最初的禮典肯定不會 有後來書本所記載的繁文縟節,因此某些歷史記載提到某一禮典時,固然 由於簡略敘述而言之未詳,但也可能是當時的儀式原來就比較簡單。如果 因爲記載未具後世規模而無視其存在,顯然是不對的。二、上文已證明十 七篇僅屬殘存,一部分禮典書本已在秦火中亡佚,因此不應該以現存十七 篇的範圍來看待殷、周禮典。

殷代的禮典缺乏直接可資證明的記錄。在甲骨卜辭裏有名目繁多 的祭名,五禮中只有吉禮尚可據以有所考證。爲祭祀貞卜俱屬卜定祭 日和祭法,它本身就是各種祭禮的第一個節目,因此,卜辭除了記錄祭 祀、祭法的名稱外,很少反映祀典的性質和内容。早在 1915 年,羅振 玉氏匯輯過二十多個祭名,但絕大部分"其義未詳"(見《殷虚書契考 釋》)。以後,陳夢家氏曾用七個類目來區分三十七個祭名,除了"祈告 之祭"、"合祭"兩類使人稍有認識外,其他如"以所薦祭之物爲名者"、 "以所祭之法爲名者"、"特殊之祭"等,仍然無法增進對祀典意義的了 解(見《古文字中的商周祭祀》,《燕京學報》第十九期)。1945年,董作 賓氏發表《殷歷譜》,他所制訂的祖甲和帝乙、帝辛三王的祀譜,編排極 爲周密,但對譜中五種祀典所作的釋義,如"多"爲"伐鼓而祭","翌"爲 "舞羽而祭","祭"爲"以肉爲祭","尝"爲"用食物(黍稷)以祭",而 "旁"則"卜辭中以爲協合字","在最後舉行,或同時聯合他種祀典一併 舉行",如此云云,不免使人有含糊籠統之感。"事死者如事生"(《禮 記·祭義》)是祖先祭祀的通義,黍稷酒肉是凡祭所必備之物,豈可以 此等作爲一系列巨典相互區别的唯一特徵。三家以外,在字義考釋諸 書中,就個别祭名進行研討,頗有勝義可採。但總的看來,這方面的研 究,"雖有所發展,而進度有限"。殷人重祭,卜辭涉及祭名既如此之 多,一代祀典必甚可觀,與其以意補苴,不如蓋闕待證,也只有期望於 後人的深入探索。

西周的彝銘裏也有很多祭名,聯繫起來考察,其因襲之跡比較明顯。 殷和西周的全部祀典目前還無法——考查明白,而其中幾個主要的祭禮如 烄(郊)、土(社)、帝(禘)、衣(殷)、奡(烝),可以相信自殷至春秋—直被王朝 所奉行。

(一) 校(郊),是野外祭天的禮典。卜辭有:"癸巳卜,今日校"(《殷虚文字甲編》895)。"校,此(柴),又雨"(《鐵云藏龜拾遺》8.2)。"貞校,出从雨。貞勿校,亡其从雨"(《殷虚書契前編》5.33.2)。祭天於郊,燔柴升煙,

在山上或平原築壇舉行,故問及晴雨。① 又"丁酉卜,嬰(要)帝青"(《殷契粹編》1268)。郭沫若氏謂"要殆假爲郊,靑讀爲穀,謂郊祀上帝以穀也。"彝銘有《大盂鼎》:"獻酉(酒)無敢願,有變(紫)糞(烝)祀,無敢聰(擾)"(《大系》錄編 18)。郊祭亦稱紫祭,燔柴卜辭謂之養,"今丁酉夕養豕方帝"(《殷契佚春》508)。養本是祭法,燔柴取其煙火;也有置牲體於積木之上而焚之,故卜辭又有"□□□貞:養四羊四豕,卯四牛四□"(《戬壽堂所藏殷虚文字》25.8)。為(校)像人交足坐於火上之形,養也有用人犧的。《尚書·召誥》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國語·楚語》云:"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郊禮自殷至西周相沿不替。東周時,《春秋》記述魯僖公三十一年起舉行過多次郊祭,也有"卜郊不從乃不郊"的記載。《公羊傳》云"魯郊非禮也",說魯君僭越,正見郊禮爲王朝巨典。

《禮記》有很多有關郊禮的闡述,《禮運》云:"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有了《郊禮》書本,才能有這補經未備、闡經未明的傳記的撰作。

(二)土(社),是封土祭地的禮典。卜辭有:"癸亥卜,又土,養羊一小宰, 图"(《戰》1.1)。"貞養于土三小牢,卯一牛,沈十牛"(《前》1.24.3)。彝銘有 《矢穀》:"王立(位)于图宗土,南鄉"(《商周金文錄遺》167)。舉行祭地之禮, 或説在城中,或説在北郊。"貞勿奉年於凿土"(《前》4.17.3)。王國維氏定凿 土爲邦社是對的。邦與封音義並通(《論語·季氏》"且在邦域之中矣",《釋 文》"邦或作封")。《後漢書·光武帝紀下》李賢注:"封謂聚土爲壇。"《小爾 雅·廣詁》:"封,界也。"《周禮》封人職:"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

① 丁山氏有"焚尫求雨爲郊"之説(《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祭典分論》),他根據《左傳》僖公廿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而卜辭有"姣好"、"烄嫔"(《佚》1000)之文,以爲"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國語·楚語下》),好、嫔是女巫之名,烄是焚尫求雨之祭。諸家之説略同。郭沫若氏以爲"當即郊祀之郊之本字,但在卜辭乃是求雨之祭"(《粹》658)。其實不然。甲骨文有巫字作田,好、嫔不與巫字連文,安知必爲女巫。貞姣固多"又雨"、"出从(縱)雨"之詞,但同此詞例的卜辭不勝枚舉(如"爻又于帝五臣,又大雨","王又歲于帝五臣,正住,亡雨",見《粹》13),不應獨以貞姣爲求雨之祭。

注:"壝,謂壇及堳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墨子·明鬼下》:"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菆(叢)社(原作位,據王念孫校改)。"這樣説來,社就是封土高起爲壇,壇之四周又壘土爲庳垣(矮墻),有門有牖,成宫形,上無屋頂,外植叢樹①,它是邦國都鄙分疆劃界的象徵。《詩·綿》云:"乃立冢土。"毛傳:"冢土,大社也。"《逸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于國中。"這是王社。《左傳》定公六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這是國社。《禮記·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説文》示部:"社,地主也。"社祭是各級奴隸主祭其所占土地之神。

《周禮》大宗伯職云:"以血祭祭社稷。"《禮記·祭法》云:"瘗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這兩種祭法(血、埋),雖亦見於卜辭而不用於社祭,可見祀典的發展中祭法的變化最大,前後對照,十九不合。《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禮運》云:"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都是解説已佚《社禮》經文的傳記。

(三)帝(禘),是祭祖先以配上帝的禮典。卜辭有:"貞,奉年于上甲,帝,三宰,卯三牛。一月"(《殷虚書契續編》1.3.1)。"貞帝于王亥"(《殷虚書契績編》上卷 19.1)。"貞勿帝,十二月"(《粹》895)。彝銘有《刺鼎》:"唯五月,王才(在)□,辰才丁卯,王啻,用牡于大室,啻邵(昭)王"(《大系》錄編31)。《大穀》:"用啻于乃考"(《三代吉金文存》8.44.3)。《尚書·君奭》云"殷禮陟配天",殷人認爲王死升天,喪禮結束、吉禮開始即舉行禘祭,以先王配祭上帝,故《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① 《周禮》掌舍職:"爲壇壝宫,棘門。"鄭注:"築壇,又委土起堳埒以爲宫。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尚書·金縢》"爲三壇同墠",《釋文》引馬融注:"壇,土堂。"《説文·土部》:"埒,庳垣也。"《廣雅·釋丘》:"湄埒,厓也。"孫詒讓正義云:"蓋壝者委土之名。凡委土而平之爲墠,於墠之中,封土若堂爲壇;墠之外,四面圍繞,擁土若墙垣爲堳埒,三者通謂之壝。壇壝宫無屋,於壝旁樹戟以表門。"社壇與郊壇不同,後者無堳埒,故不稱宫;前者四周壘土如墙垣,故稱之爲宫。《禮記·郊特牲》云:"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亡國之社加上屋頂就是不得受天命的意思。

祖配之。"禘禮本是王朝巨典,西周以後,配天之義逐漸遺落,而諸侯也僭用此禮,故《論語·八佾》有孔子"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之語。《春秋》經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文公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祇作喪禮結束後、嗣君致先君或先妣之神主於大廟的祭禮。

鄭玄《少牢饋食禮》注引"禘於大廟之禮,日用丁亥",佚禮中有《禘禮》 首句殘文,足證關於禘禮曾撰成書本,但在秦火中亡佚了。

(四)衣(殷),是合祭歷代祖先的禮典。卜辭有:"癸未王卜,貞耏彡日自上甲至于多后,衣"(《前》3.27.7)。"癸亥[卜,□貞]甲子气耏翌日自上甲衣至于多后,亡囚。三月"(《粹》85)。"王賓奉且乙、且丁、康且丁、武丁衣"(《後》上 20.5)。"丁酉卜,貞王賓□自上甲至武乙,衣,亡尤"(《後》上20.7)。彝銘有《大豐殷》(當作《天亡殷》):"天亡又(右)王,衣祀刊王不顯考文王,事喜(熹)上帝"(《大系》錄編1)。殷和西周都有殷祭。但《大豐殷》記武王舉行殷祭而不及先公,已與殷禮不同。東周以後,據《禮記・曾子問》"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雖仍在舉行而義微有異。《曾子問》又云:"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則已改稱祫祭。《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大廟"明明是禘祭,而《公羊傳》却説:"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五年而再殷祭。"由此曾導致以後漢儒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祫並爲殷祭的爭議。

(五)昇(烝),是薦新於宗廟的禮典。其字甲骨文作昇、糞、屏、葉,金文作豐、精等形,後世叚烝爲之。卜辭有:"甲午卜,〔其〕屛黍〔于〕高且乙"(《粹》166)。"甲辰卜,彭來昇,……用"(《佚》877)。"癸卯卜,异禾乙且(且乙之倒文)"(《粹》908)。"己巳貞,王其奡南囚(明)米"(《甲》903)。"辛酉……于翌日癸,俱新鬯,王〔受又〕"(《粹》912)。彝銘除上引《大盂鼎》外,還有《段段》:"唯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王鼒(在)畢豐"(《大系》24)。稻麥登場,新酒成熟,先要薦進於宗廟,讓祖先"當新"。《逸周書·當麥解》云:"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於宗廟,乃當麥於太祖。"《管子·輕重己》云:"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

晚周禮家論述宗廟時祭往往嘗、禘並舉,《禮記》的《祭統》、《仲尼燕居》、《曾子問》等篇有關章節都把祖先正祭和宗廟薦奠之祀等同起來,不足信據。惟有《祭義》篇的闡發最爲恰當,"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這才是時祭的規模,也由此證明薦新之禮確實是十七篇以外的佚禮。

① 四時之祭,羣書記載不一,紛然淆亂,其實也不過兩個系統:一、《周禮》大宗伯職所述的祠、禴、當、烝,與《詩·天保》的"禴祠烝嘗",不過春與夏、秋與冬互易之異,相承之跡,依稀可見。《禮記·明堂位》的"夏礿秋嘗冬烝",鄭注:"不言春祠,魯在東方,或闕之。"《大戴禮記·干乘》記春夏俱曰享,而秋曰嘗冬曰烝。二篇都屬這個系統。秦漢以後,《爾雅·釋天》、《公羊傳》、《春秋繁露》、《説文》等書所述,完全與《周禮》一致。二、《禮記·祭統》所述的礿、禘、當、烝,把禘列入時祭是它的特點。《國語·魯語上》記郈敬之說"當禘蒸享"云云,可能即是《祭統》的根據。《仲尼燕居》云"當禘之禮",《郊特牲》、《祭義》云"春禘而秋當",俱屬這個系統。秦漢之際,《王制》所述與《祭統》完全一致。

上述郊、社等祭禮所涉及祭法,有彡、翌、祭、養、魯、袞(崇)、酒、園、血、卯、沈、埋、奉、喜等。就祀典來説,祭法往往構成一個節目的內容,用《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上下篇作類比,它先行食禮,即尸食九飯或十一飯;後行酳禮,即尸與主人、主婦、賓長獻酢,包涵兩種祭法。卜辭中也有一個祀典用二或三種祭法的。一種祭法可以用於兩個以上的祀典,如食禮既用於《特牲》、《少牢》,也用於《士虞禮》(《士虞》有饗尸尸九飯節)。卜辭中袞這種祭法也是屬於此種情况的顯著例子。

上列五個祀典雖是最重要的,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本文不是專門論述祀典的發展,不過舉五祀典作例子來證明自殷至春秋實行過各種祭禮。舉行祀典,必有一定的儀式,類似《儀禮》所描繪的,在當時確實存在過,可惜没有被記錄下來。

西周鼎彝銘文涉及禮典較多,可舉錫命禮作例證。眠朝錫命,當屬朝禮。《儀禮》有《覲禮》,是王畿以外諸侯定期來朝見的禮典,那末,王任命諸侯和任命手下公卿的錫命禮肯定是一種極爲重要而經常舉行的禮典,應在佚禮之中。封爵封官是王朝重大事件,而大部分鼎彝都是王臣的祭器。《周禮》大宗伯職云"四命受器",鄭司農云:"受祭器爲上大夫。"《禮記·曲禮下》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又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這些雖係晚周傳說,但奴隸主貴族上升到一定爵位,才能受王錫命、鑄作祭器,這事實應該是可信的。在所鑄祭器的銘文裹有一部分記載了錫命禮典,如《吴彝》(《大系》錄編 58)所述:

住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在)周成大室。旦,王各(格)廟。宰朏右乍册吴入門,立中廷,北卿(嚮)。王乎(呼)史戊册令吴嗣施聚叔(素)金(錦),易(錫)獸鬯一卣,玄衮衣、赤舄、金車、孝閱(鞃)、朱號(鞹)新(靳)、虎宮(幭)熏里、孝較、畫轉、金甬(鍋),馬亖匹,攸勒。吴拜韻首,敢對揚王休。用乍青尹寶轉彝。吴其世子孫永寶用。佳王二祀。

《吴彝》外,《師虎殷》、《牧殷》、《豆閉殷》、《利鼎》、《望殷》、《康鼎》、《卯殷》、《免殷》、《同殷》、《趩觶》等,内容大致相同,可視作一體。雖然還不是詳盡

記錄錫命禮的全過程,但幾個主要儀注,如王格廟,宰右受命者人門即位,王呼史官册命,錫車服,受命者對揚等,應該說是完備的。王命通過命書(有的銘文兼載命詞)有錫物來表達,而臣下接受王命通過手舉錫物(即所謂"揚")、口呼"王休命"(即所謂"對")來致敬意。這兩者十分重要,所以即使銘文較簡短的也都提及。這些銘詞正反映了禮物和禮儀兩個方面,與記錄儀式全過程的禮書不過僅有記述上繁簡不同而已。此外,《小盂鼎》(《大系》錄編19)記王命盂伐截方班師告廟"飲至之禮"(郭沫若説),《駒尊》(當作《蓋尊》,《陝西省青銅器釋》55)記王行執駒禮①,二器所述俱屬軍禮。《静穀》(《大系》錄編27)記王命静教射於學宫,《趙曹鼎(二)》(《大系》錄編39)記恭王在射廬學射,《匡卣》(《大系》錄編67)記懿王在射廬學樂舞,三器所述俱屬學禮。《噩侯鼎》(《大系》錄編90)記王與噩侯發方行射禮,射前飲酒獻酢,與《大射禮》略同。這些銘詞雖甚簡略,但它所反映各種禮典的主要方面還是很清楚的。

再就鼎彝本身來講,自兩漢"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許慎《說文解字叙》)以後,歷代不斷有古器物出土,至近數十年,特别是全國解放後,國家進行有計劃的科學發掘,從遺址、墓葬、窖藏中出土了大量考古學家稱之爲"禮器"的青銅器,如鐘、鉦、鼎、鬲、甗、毁、簠、盨、敦、豆、尊、彝、卣、壺、盉、罍、盤、匜、鑒、爵、角、觚、耀、斝、觥等,就是上述"禮物"的一部分。"禮器"與實用器在造型上應無多大區别,把它送入墓葬或者有意識放進窖藏,顯得特別貴重,確實是實行禮典時所專用的器物。上文説明禮典是禮物和禮儀的結合,既存在這些"禮器",而"禮儀"是禮器的使用,那末,"禮器"的存在就是各種禮典存在的鐵證。

下面我們再從先秦典籍裏求取這方面的證據。先秦典籍涉及各種門類的禮典和《儀禮》的記述絕大部分是一致的,凡在《儀禮》成書以前的記載,都屬略述一個具體禮典的舉行;在《儀禮》成書以後的記載,始有援引其

① 見拙撰《"執駒"補釋》,《考古》1961年6期。

作

原文,這一點可以說是涇渭分明的。《尚書》的《顧命》和《康王之誥》①記述了王朝巨典的隆重舉行,《顧命》記載周康王初即位的一段文字,實是朝禮的規模;《康王之誥》是康王在喪期内接受諸侯的覲見。《逸周書》的《大匡解》是和《顧命》一樣的周王朝禮之篇,而《世俘解》則記述了武王克商後舉行規模宏大的獻俘禮典。在這些篇章中,如果把記載當時具體的人和事去掉,就和禮書幾乎是一模一樣。當然,《顧命》和《康王之誥》不見得即是康王時所記,《大匡解》和《世俘解》更不見得是文、武時代的作品,但撰作於春秋以前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可以説它是先於十七篇的"禮書"。

在《毛詩》裏也有一些章什涉及各種禮典。《賓之初筵》和《行葦》二詩,是對王與羣臣習射和射前燕飲的描繪,彷彿舉行燕禮和大射禮。還有《楚茨》一詩,是描寫祭祀祖先的情景,與《少牢饋食禮》、《有司》有相應之處。詩篇所反映的情形,是關於禮物和禮儀相結合的生動描繪,儘管爲了適應於文學作品的特點而不是按儀式程序來呆板敘述,因而在文字上與禮書距離較大,但就內容來看仍然相符。

《左傳》、《國語》裏有很多述禮之文。雖然《左傳》的撰作時代還有爭議,但所述各國貴族實行禮典,都是春秋時代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言論,不是後代人所能捏造的,何况有些事實還可以用《國語》來印證。因此,即使《左傳》出於後人之手,其事則決非虛構。我師曹元弼先生云:"考之《左氏》,卿大夫論述禮政,多在定公初年以前,自時厥後,六卿亂晋,吴越迭興,而論禮精言,惟出孔氏弟子,此外罕聞。"(《禮經學》卷四《會通》)這一揭示很深刻,說明定公時社會性質開始變革,對禮典的實行,前後截然不同,可見《左傳》、《國語》所記,都是可信的。曹先生又云:"按聘、食、覲禮,皆見《左傳》而聘禮尤備。"(同上)《左傳》、《國語》所記,主要是朝、聘、饗禮,其次是喪禮、冠禮。

① 《尚書·康王之誥》孔疏云:"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内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今案:此所謂伏生者,實是歐陽、夏侯章句本。伏生本二十九篇書序在外,《康王之誥》實未合於《顧命》,但起訖不可知。此據今本。

首述冠禮:《國語·晋語》"趙文子冠",以下歷敘文子往見樂書、荀庚、 范燮、郤錡、韓厥、荀罃、郤犨、郤至、張孟,與《士冠禮》所云"遂以摯見於卿 大夫鄉先生"正相吻合。

次述喪禮:《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諸侯喪禮的歸贈,與《士喪禮》國君贈禮節"公贈玄纁束、馬兩",雖爵位等差不相當,其助葬之義是一致的。又襄公十七年:"齊晏桓子卒,晏嬰粗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晏嬰以大夫而用士禮,故與《喪服》、《既夕·記》合。

再次述聘禮:《左傳》僖公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赠贿, 禮成而加之以敏。"又昭公五年:"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贈賄,無失禮。"又載 楚遠啓疆云:"宴有好貨,飧有陪鼎,人有郊勞,出有贈賄。"《聘禮》記述使臣 到所聘國,人境接受郊勞,離境接受贈賄,二者總括出使的過程。其間歸饔 餼時,賓與上介各得"陪鼎三";而"庭實設,馬乘",即是宴會時的"好貨"。 《國語·周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聘禮》 過他邦假道節:"若過邦,至於竟,使次介假道。"《左傳》昭公二年:"叔弓聘 于晋,致館,辭曰:敢辱大館。"《聘禮》致館節:"卿致館,賓迎再拜。"又文公 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晋,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即《聘禮》末所附遭所聘 國君或夫人世子喪節。又哀公十五年云:"(楚伐吴,)陳侯使公孫貞子弔 焉,及良而卒,將以尸人。(吴人辭,)芋尹蓋對曰:'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 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 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聘禮》末附出聘 賓介死節云:"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芋尹蓋是 貞子的介,堅持着當時中原諸國所守的"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和"朝聘 而遭喪之禮"。《周語》云:"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興賜晋文公命,上卿逆 於境,晋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宫,設桑主,布几 筵,太宰莅之,晋侯端委以人。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 以宴好。"此是諸侯國接待周王的來使,在儀式上雖因爵位尊卑而有所斟酌 損益,但仍是合於聘禮等差推比的,所以內史興稱贊"晋侯其能禮矣"。

朝禮和饗禮都已亡佚。十七篇有覲禮而無朝禮。諸侯臣屬於天子有朝覲之禮,春秋時周天子微弱,諸侯不去朝王,朝覲禮近乎廢棄。可是諸侯之間,小國屈服於大國,也有不用會禮而用朝禮的。《左傳》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這些儀容動作的敘述,正是當時實行朝禮的佳證。還有,卿大夫臣屬於天子、諸侯,私臣臣屬於卿大夫,也要用朝禮。《魯語》云:"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内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内朝。"據此可知朝禮規模很大,範圍很廣,雖內容不甚清楚,在當時具有重要意義是可以想見的。

十七篇有食禮而無響禮。饗禮是高一級貴族款待低一級貴族來見時 的宴會。實行於各級貴族之間。它是一個獨立的禮典,也是某一巨典的一 個組成部分,《聘禮》、《朝禮》即包含響禮。劉文淇《左傳舊注疏證》云:"案 《左傳》多作享,作響爲僅見。"沈欽韓以爲《釋文》、《石經》響並作享,即《聘 禮》聘享節"如享禮"之享。此説不確。《左傳》成公十四年:"衛侯饗苦成 叔,寧惠子曰,古之爲享食也。"享與食並舉,可證享當作響。《國語》亦享、 饗同作。據《長由盃》"穆王才淢匝,穆王鄉豊"(《遺》293)。《師據彝》(懿王 時器)"王才周康幂,饗醴"(《大系》錄編70)。西周時既實行此禮,春秋時 實行此禮是無可懷疑的。《左傳》莊公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王饗 醴,命之宥。"僖公二十五年:"四月戊午,晋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又二 十八年:"五月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晋語》:"(襄)王饗醴,命公胙侑。" 《左傳》官公十六年:"冬,晋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 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 宴,王室之禮也。"又僖公十二年:"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 禮而還。"周惠王、襄王、定王都爲諸侯或陪臣舉行過饗禮。饗禮用樂、《左 傳》襄公四年:"穆叔如晋,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 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穆叔所以不拜,《魯語》比《左傳》講得明白:"夫 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 見之樂也;今伶簫歌及鹿鳴之三(即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君之所以貺使 臣,臣敢不拜貺。"是爲爵位等級上不可差忒的緣故。對整個饗食,《周語》

記有定王的一段贊詞:"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樽彝,陳其鼎俎,凈其巾幂,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此處所闡發的這個禮典的意義是很明確的。至於《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所載"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晋語》所載"(晋文公)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都在賓主等級關係上不合規程,但可借以知道王饗元侯是用九獻、庭實旅百和加籩豆六品的。比起《朝禮》來,《饗禮》的遺留要多一點,當然還是殘缺的。

以上對比《左傳》、《國語》所述冠禮、喪禮、聘禮與《儀禮》書本相應,而朝禮、饗禮也獲得充分的根據,都證明春秋時這些禮典在現實生活中經常在舉行。清代顧楝高撰《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七),以爲"書爲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傳所未經見",説没有援引《儀禮》原文是對的,但對上述各書的述禮之文熟視無睹,一筆抹煞,輕率地作出"其爲漢之儒者掇拾綴輯無疑"的結論,顯然不是尊重客觀事實的正確態度。更有姚際恒者,雖然看到了這些記載,但他却據以作出相反的結論,以爲《儀禮》是後人述春秋時事而抄《左傳》之文來編造的。把整理和記錄正在實行的禮典説成有意的捏造,那末爲什麽他們不把朝禮、饗禮也一起編造出來呢?可見這些都是不作實事求是科學分析的偏頗之見。

無論《尚書》、《逸周書》、《毛詩》或《左傳》、《國語》①,都能證明春秋以前各種禮典正在實行,而最能具體而確鑿地證明禮典先於禮書而存在的, 莫過於《論語》一書。《論語》述禮之文不下四十餘章,可以明顯地看出:孔 子時禮的書本還没有撰作,而禮物和禮儀所構成的禮典正在普遍實行。下 面把這些述禮之文分四大類來作具體分析:

① 《儀禮》與《周禮》處處相合,其違異處不過由爵位不同所引起,可以推比而疏通的。但既不勝一一徵引,又因其書出於漢代,有些學者不信其爲先秦舊籍,引用必先考證,很易節外生枝,索性不加援引。還有,《公羊傳》、《穀梁傳》也有述禮之文,甚至有直接引述《儀禮》原文的,但我們考定《公羊傳》在漢景帝時、《穀梁傳》在景武之際始"著於竹帛",不足引以爲證。

1乍

第一類是指斥當時的違禮行爲:(1)"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2)"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3)"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4)"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5)"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6)"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站,管氏亦有反站,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以上《八佾》)(7)"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子罕》)以上七條,只有(7)見於《燕禮》和《大射禮》。其餘雖都不在十七篇中,但有些也能約略地考查出來,如以《燕禮》徹俎時"奏胲"來推比,"三家者以雍徹"是天子祭祖宗的禮典。本來,只有被認爲合於等級制度的禮典在實行,才能被據以判斷某些儀式是不合規程的,否則就談不上什麼違禮不違禮。七條所述都屬禮物和禮儀,可以充分證明孔子時各種禮典都在實行;同時根據(7)條來看,它不是《儀禮》原文的引述,又可證當時禮書還不存在。

第二類是某些禮儀的概述:(1)"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八佾》)(2)"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先進》)(3)"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泰伯》)"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衛靈公》)(4)"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没,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陽貨》)這些是射禮、祭禮、喪禮的概括,如果當時没有實行過這些禮典,決不可能憑空造作得出來的。但又絲毫没有援引《儀禮》原文的痕迹,同樣説明禮書還不存在。

第三類是有關禮的理論和禮的作用的闡述:(1)"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爲政》)(2)"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3)"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4)"子人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

之曰:是禮也。"(以上《八佾》)(5)"不學禮,無以立。"(《季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學。"(《泰伯》)"不知禮,無以立也。"(《堯曰》)(6)"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陽貨》)(7)"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泰伯》)(8)"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9)"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憲問》)這些有關禮的闡述,都是從具體禮典中抽象出來的。如果没有禮典的存在,這就無從談起。

第四類是"容禮",集中記載在《鄉黨》篇内。所謂容禮,就是:在參加禮典中,依據自己的等級身份在每個儀節上表演最適當的儀容動作,例如在朝禮中:"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又如在聘問禮中,擔任君與別國使臣間傳話的擯者:"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奉使到别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觀,愉愉如也。"①在日常生活中,同樣注重合乎規程的容色,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這些都是禮儀最具典型的部分,用文字表達終欠顯豁。容禮在禮書撰成以前,可與禮典結合,也可以單獨表現;在禮書撰成以後,仍然單獨流傳,西漢初年,"徐生善爲容"與"高堂生傳士禮"並行,所以朝廷有禮官大夫、郡國有容史的設置。據此更易看出:禮物、禮儀(包括容禮)與禮書是兩回事,不可混爲一談;而禮物、禮儀所構成的禮典並不依靠禮書而存在的。

①《鄉黨》與《聘禮·記》有三處文字略同:(1)"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執圭,人門,鞠躬焉,如恐失之。"(2)"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下階,發氣,怡焉。"(3)"私觀,愉愉如也。"——"私觀,愉愉焉。"有人就據以提出"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的疑問。其實這些都是容禮,貴族們無論舉行禮典或者日常生活中都用得着它,此等語句,早已流行。孔子論述容禮,不止這三節,因而不一定根據什麼書來說的;《聘禮》記述賓介聘享之容,也不止這三節,也不見得取自《鄉黨》。如果據此片言隻語的約略相同來論定《鄉黨》用《聘禮》語或《聘禮》用《鄉黨》語,那是很荒謬的。

把《論語》一書有關禮的記載加以分析和綜合,可以證明一個事實:在春秋以前,禮物與禮儀相結合的各種禮典自在各級貴族中普遍實行。孔子是知禮者,擔任過贊禮(擯、相)一類的職務,所以在他和弟子們的問答中反映了那麼多禮的理論和禮的實踐,但在他所有有關禮的言論中没有直接援引《儀禮》的原文①,有力地證明其時禮書還不存在,各種門類的禮典還没有被記錄成文。過去有人主張禮書制作以後才會有禮典的實行,這種說法與事實恰恰相反,因而是錯誤的。

經過出土實物和先秦典籍各方面的檢驗,完全證實殷、西周到春秋,由 禮物、禮儀所構成的各種禮典,自在奴隸主貴族中普遍地經常舉行②。

① 《論語》何時撰作,鄭玄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釋文·叙錄》)。皇侃云"是孔子没後弟子之門徒所撰錄也"(《論語義疏叙》)。柳宗元云:"卒成其書者,曾子之徒也"(《柳河東集·論語辨》)。章學誠云:"《論語》記曾子之没,吴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没在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文史通義·詩教》)。說甚分歧。綜諸家之說,《論語》爲孔子弟子和再傳弟子各記所聞,非出一時一人之手,而最後匯輯必在戰國初期。但其書儘管成於戰國,其言可信是孔子及其弟子所云。

司馬遷對"禮"的記述倒和我的說法符合的,或者說,我是受他的啓發而爲此說 的。《史記・儒林列傳》云:"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 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詩》、《書》稱論次, 禮、樂稱修起,措詞有别,兩言禮、樂,禮都指禮典無疑。又云:"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 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學者們多於本字逗,最本 義不可通,當從日本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於最字逗,"本禮"與"經禮"同意,即指禮 典。禮典在孔子時還沒有寫成書本,故曰"其經未具"。《史記》之文雖簡奧,分析其意, 義尚易明。但班固演述則完全不同。《漢書》記武帝以前的漢事,往往抄襲《史記》之文 而稍易其文字,惟此文則别有所據。《藝文志》云:"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 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禮樂志》云:"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 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他以爲各種禮典早已成書,至周衰而被諸侯 毀滅的。但這"滅去其籍"之説有何根據?《孟子・萬章下》云:"北宫錡問曰:'周室班爵 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當聞 其略也。'"原來是從《孟子》那里抄來的。趙岐注"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周禮》司 祿職闕,孫詒讓以爲"據趙説,則司祿職亡在秦火以前,理或然也。"趙岐以《周禮》釋《孟 子》是否可信,姑置不論;但《孟子》稱"皆去其籍"決不是指各種禮典,那是十分清楚的。 班氏附會其事,牽合十七篇來論述,其謬妄顯而易見。

上文揭示了一個爲歷代禮家所忽視的重要事實:殷、周奴隸主貴族出於政治上的需要,經常舉行着各色各樣的禮典,禮典重在實行,没有記錄成文。於是,聚訟千載的《儀禮》殘存十七篇以及已佚若干篇在何時撰作的問題,有可能由此而得到解決。

=

從分析《論語》述禮之文以證實孔子熟習各種禮典而其時《儀禮》還沒有撰成書本,而《禮記·雜記下》裏有一則記載,時間正相銜接,事實恰好合榫。其文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注家狃於周公制禮之說,所釋多迂曲難通。各級喪禮從來自在各國實行,春秋後出現士用卿大夫制的僭上行爲,哀公命孺悲釐訂士喪禮,"於是乎書",明白無誤地表明在此時才寫成書本。某些學者斥爲"何足爲據",是不顧前後史實的粗暴否定。《雜記》是喪禮的傳記,相繼述作,既然他能闡發喪儀蘊義,當然也應知道《士喪禮》等篇爲何人所作,不過類似篇章中惟有《雜記》作者有此記述而已。

喪禮內涵喪、葬、祭三個部分。《士喪禮》上篇不僅與記述葬禮部分的下篇《既夕》相連成文,不可分割;而且還必須包括記述葬後三虞、卒哭、小祥、大祥、禪等喪、吉諸祭的《士虞禮》,方能成爲完整的三年之喪。而《喪服》一篇本是密切配合這三篇的:《士喪禮》記親喪第三日大殮"成服",即是依據《喪服》條文來確定所有內外親的服制;《既夕》記葬後舉行三虞喪祭、卒哭吉祭後的除去重服,改受輕服,《士虞禮·記》記滿一年小祥祭後去首服用練冠,滿二年大祥祭後除衰服用朝服,二十六個月禪祭後恢復常服,都是按照《喪服》行事。如果祇有《士喪禮》上下篇是不成其爲喪禮的。既如此密切相關,必在同時撰作,"《士喪禮》於是乎書",應該總括四篇,都是孺悲所記錄。《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其去魯之年,《史記》所記有定公十二年(《魯周公世家》)、十三年(《衛康叔世家》)、十四年(《孔子世家》)三説,江永《鄉黨圖考》考定爲十三年,則返魯在

21

哀公十一年。《春秋》哀公十六年云"孔丘卒",然則孺悲從孔子問禮在十一年至十六年間,從學習到撰作應有一段時間,四篇寫成書本當在哀公末年至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際,公元前五世紀中期。①

殘存十七篇除去上述四篇以外的十三篇在何時記錄成文,已無法一一考定;已經亡佚的若干篇於何時撰作,更無從談起。根據《曲禮下》所說"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在《曲禮》作者手裏,《士喪禮》、《既夕》、《喪服》等喪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等祭禮,都和《詩》(樂章)一樣有書本可讀,除了給上述孺悲撰作《士喪禮》四篇添一有力旁證外,更可據以推斷孔氏後學繼孺悲之後紛紛撰作,各種禮典的書本是在一段較長時間內由很多人陸續寫成的。

考查先秦典籍的撰作,有許多不可能推定確切的年歲,但應力求約略確定在某一段時間之內,也就是確定撰作時代的上下限。《士喪禮》四篇是《儀禮》發存十七篇以及已佚若干篇中最早寫成書本,上文考定它撰成於周元王、定王之際,就是《儀禮》撰作時代的上限。

下限比較難於確定。近人對十七篇的撰作時代作過推測。錢玄同說: "其書蓋晚周爲荀子之學者所作","五經之中,當以《儀禮》爲最晚出之書" (《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洪業說"高堂生傳本,編纂於荀子之後也"(《儀禮引得序》)。但都没有提出足够的證據,因此未必就能一言論定。

考證不知撰人的古代典籍,根據它曾被其他典籍援引來推究比勘撰作時代,雖不敢說是唯一可靠的,但至少不失爲比較客觀而切實的方法。當然,《儀禮》具有不同於他經的特點,如胡培翬所云"夫《儀禮》之書,叙次繁重,有必詳其原委而義始見者,非若他經之可以斷章取義也"(《研六室文鈔》卷三《儀禮非後人爲撰辨》)。其書都是整章整節記錄一個完整的儀注,截取一句二句,不能明瞭其意義,因此援引其文,既不便全章全節的迄錄,就只能剪裁删節其文而概述其義。某些人不瞭解禮文的這個特點,無視這種經過剪裁删節的引文,武斷地認爲羣書少有稱引。如顧棟高論《左氏》引

① 此定王名介,元王之子。皇甫謐以爲"應爲貞定王",以别於匡王之弟定王瑜。

經不及《周官》、《儀禮》,以爲"《詩》、《書》、三傳所未經見",是個最具典型的例子。其實,和其他典籍一樣,當《儀禮》書本出現於學者之間而產生了影響,豈有不被人引述之理,不過引述者對"禮"文和《詩》、《書》之文在處理上根據各自的特點而有所不同。

最早徵引《儀禮》之文是《墨子》。

《墨子》的《節葬》、《非儒》、《公孟》三篇節引《喪服經》文而以《節葬下》 所引最爲完整:

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

這就是《喪服經》斬衰章的君、父、父爲長子、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和齊衰章的父卒爲母、母爲長子等條。《喪服》夫爲妻正服列於杖期章與此文"妻"字不合,《非儒下》雖無妻字但下有"妻、後子與父同也"句,則此妻字並非傳抄寫誤。《左傳》昭公十五年"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指周景王有穆后和太子壽之喪,當時喪期上實有爲妻三年的異説,墨子書有此記載是不足怪的。(《墨子閒詁》引諸家説均誤。)但是,服制上妻爲夫三年爲斬衰正服,此文中不應獨缺,故仍應定妻當作夫字。"死者五",王引之乙"者五"爲"五者",俞樾改"五"爲"二",孫詒讓以五字下屬,均誤。五指父爲長子、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母爲長子五種三年服。《節葬下》又云:

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

這就是《喪服經》不杖期章的世父母、叔父母、昆弟、衆子、昆弟之子等條。 又云:

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

這就是《喪服經》小功章的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大功章的姑姊妹適人者和總麻章的舅、甥等條。

《喪服經》的體裁,如賈公彦疏所云"上陳其服,下列其人",徵引其文,很難就原文摘句。《墨子》概述其義,不得不加以剪裁删節,儘管字句與原文不盡相符,但總括全經,對五正服中的主要守服者並無遺漏和歧出。只要和《論語・陽貨》宰我問喪章相對照,不難看出,彼文泛論三年之喪,不是援文立説;而此文則句句落實,如果没有書本作依據是做不到如此具體而詳盡的。

《墨子・貴義》篇云:"子墨子南遊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孫詒讓《閒詁》云:"畢云,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藝文類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選》注引本書云:'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此文捝佚甚多,余知古《渚宫舊事》二云:'墨子至郢,獻書惠王。'此與《文選》注所引合。疑故書本作'獻書惠王',傳寫捝書存獻,校者又更易上下文以就之耳。蘇云,楚惠王以周敬王三十二年立,卒於考王九年,凡五十七年。墨子之遊楚,蓋當其暮年,故以老辭。《渚宫舊事》注云'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然則此事在周考王二年,魯悼公之二十九年也。"據此可見魯悼公末年,《墨子》已有部分成書。"節葬"、"非儒"是墨學的中心課題,這時《節葬》等三篇必有一或二篇已經寫成,而文中有引《喪服》原文,可見孺悲在悼公初年撰作的《士喪禮》等四篇,二十多年後已經流傳,墨子手中有其傳本。

《孟子》和《荀子》都徵引過《儀禮》之文。

孟軻是孔子的私淑弟子。趙岐《孟子題辭》説他"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書中引《書》凡二十九,引《詩》凡三十五;而很少議論禮、樂,述禮之文只有二則,《離婁下》篇云:

(齊宣)王曰:禮爲舊君有服。

顯然引自《喪服經》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君之母妻"。又《萬章下》篇云: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禮也。

此文與《土相見禮》"宅者,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相同。二文俱明言"禮",可見他手中有《儀禮》書本。

荀况是戰國後期的禮學大師。《禮論篇》、《大略篇》是他的述禮專著,《禮論篇》當屬自撰,《大略篇》則出於弟子雜錄,都是論述昏、喪、祭、饗諸禮的。其體裁與《禮記》很相似,往往前引《儀禮》之文而後申以己説,對原文頗多剪裁删節,但並列對照,並疏解其異文,就能看出荀况禮學是依《儀禮》立説的。

《儀禮》	《荀 子》	疏 證
屬 纊,以俟 絶 氣。(《既 夕·記》)	柱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 孝子亦知其閔己。(《禮 論》)	案:楊倞注:"紸,讀爲 注,即屬鑛也。"
外御受沐人。乃沐,櫛,挋 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 蚤 揃 如 他 日。 鬠 用 組。 (《士丧》) 主人左极米,實于右,三, 實一貝。左、中亦如之。 (《士丧》)	始卒,沐浴,醬,體,飯含, 象生執也。(《禮論》) 飯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 術矣。(《禮論》)	案:尸不冠,以組束髮, 不加簪,謂之鬠。又: 體,楊倞註"謂爪揃之 屬",即鄭玄註"斷髮揃 鬚也"。 又案:楊倞註:"生稻,米 也。槁骨,貝也"。
填,用白纊。(《士喪》) 填塞耳。(《既夕・記》) 醫笄用桑,長四寸,纋中。 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 桁其末。瞑目,用緇,方尺 二 寸, 經 裏, 著, 組 繋。 (《士喪》)	充耳而設填。(《禮論》) 設掩面、儇目、醫,而不冠 笄矣。(《禮論》)	案:鄭玄注:"填,充耳。" 案:楊倞注:"儇與還園, 輕調如 縈, 縈 與 還 還 同。"用方尺二一輕, 層縫爲組, 獨於尸面 是以新綿, 覆於尸面 之嶼目。復用長五 大 東 和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一 大 一 一 八 一 八 一 八 一 八
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 設翰、帶,搢笏。(《士喪》) 徹褻衣,加新衣。設明衣。 (《既夕・記》)	説褻衣,襲三稱,縉紳,而 無鈎帶矣。(《禮論》)	案: 褻衣是親膚之衣。明衣是新製的褻衣。《荀子》的"説(脱)褻衣",即《既夕》的"徹褻衣"。

《儀禮》	《荀 子》	疏 證
爲銘。書銘于末曰某氏某 之柩。重木,刊鑿之,甸人 置重于中庭。祝取銘置于 重。(《士丧》)	書其名,置於其重,則名不 見而柩獨明矣。(《禮論》)	
主人奉尸斂于棺,乃蓋。 (《士喪》) 三日成服。(《士喪》)	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 成服。(《禮論》)	案: 掘肂於西階上, 大斂 後置棺肂中。西階賓 位,故曰殯。大斂在喪 之第三日, 成服在第四 日。不數死日, 則殯在 第二日, 成服在第三日。
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 緇,齊三采,無貝。(《既 夕》) 巾奠,乃墙。(《既夕· 记》) 燕器:杖、笠、翣。(《既 夕》)	無帾絲歶縷翣,其額以象 菲帷幬尉也。(《禮論》)	案:楊通,亦布新稱性,等語與在對於一次,所有與在對於一次,所有,所有,所有,所有,所有,所有,所有,所有,所有,所有,所有。,而是注,,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折,横覆之。抗木,横三縮 三。(《既夕》)	抗、折,其額以象槾茨番開 也。(《禮論》)	

《儀禮》	《荀 子》	疏 證
君命。将使,我们是一个人。将者。将他,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一个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就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就是一个人,我们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人,我们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 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 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 也。(《大略》)	
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勖帥以敬 先妣 之嗣,若則有常。 (《士昏・記》)	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 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 迎爾相,成我宗事,隆率以 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大略》)	
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没 禮。(《聘禮・記》)	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 侈則殄禮。(《大略》)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 膝。(《士相見》)	坐視膝,立視足。(《大略》)	
(佚郊禮)	郊者,並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禮論》)	案:此與《禮運》"定天 位"、"百神受職"同意, 乃《郊禮》本義。
(佚饗禮)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 犧牲之牢數。(《王制》)	案:以《公食》證《饗禮》, 其儀大致相似。

《荀子·勸學篇》云:"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楊倞注:"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從其所言"讀禮"來看,手裹有着今存《士喪》、《既夕》、《士相見》以及已佚的《郊禮》、《饗禮》等書本。可見《儀禮》各篇已在習禮經師中廣泛流傳。從《論語》的"執

禮"到《荀子》的"讀禮",就是各種禮典從貴族實行到經師撰作書本的發展過程。《禮論篇》以禮名篇,稱"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又云"喪禮之凡",《大略篇》又引《聘禮志》,其同於《儀禮》之文,不言可喻,是出於他的援引。因此,《儀禮》不是"爲荀子之學者所作"。

徵引《儀禮》原文最完整、最詳備的當推二戴(戴德、戴聖)所輯的《禮 記》。

爲了論證上的方便,在核校二戴所輯《禮記》援引《儀禮》原文之前,有 必要解決《儀禮》各篇篇末所附之"記"與本經具有何種關係的問題。今存 十七篇中十二篇篇末有附"記"(《士喪禮》上下篇的"記"集中在《既夕》篇 末,表面上看是一篇,其實是通乎上下的,應該説十三篇有附"記"),就其内 容而論,一是闡發禮的意義,二是追述遠古異制,三是詳述因故變易其制的 不同儀式,四是備載因爵位不同而引起器物、儀式的差異,五是敘説所用器 物的製作、形狀和數量,六是記錄禮典所用的"辭"。因此歷代禮家都以爲: 經文是叙述一個禮典的始末,記文是補經之作,從而把它與二戴所輯《禮 記》相等同。誠然,在闡經所未明、補經所未備這一點上它與二戴《禮記》是 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從與本經的關係上看,由於附經之"記"與經的界綫很 不清楚,有些問題一直感到無法理解,也無法解決。例如:一、十七篇中四 篇無"記",但與有"記"之篇相對照,有些章節不像是經文,如《士相見禮》篇 末的進言之法節、侍坐於君子之法節、稱謂及執贄之容節,顯屬記文,因其 篇無記字而被當作經文了。二、同類的章節,有的在經文而有的在記文,如 《士冠禮》經文有"冠辭"、"醴辭",而《士昏禮》六禮之辭俱入記文。又如《特 牲饋食禮·記》有"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云 云,而《鄉射禮》經陳設節有相同的設洗設篚之文。又如《士昏禮》、《公食大 夫禮》俱有附記,《士昏禮》"若不親迎"在記末,《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在 經末記前。三、如果附經之"記"屬於補經之作,那末有的經文單獨來看就 顯得殘缺不全了。以《喪服》爲例,如缺少記文"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 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于兄弟降一 等"等條,就不是完整的服制;以《士昏禮》等爲例,賓主之辭在記內,記文後 作,當時就無辭可用了。四、可能出於同樣的原因,後世的學者對經和記也

不曾加以嚴格的區分,有人把記當作經,如《禮記·問喪》引"禮曰,童子不 想,唯當室總",《通典》卷七十二引《石渠議奏》"經云宗子孤爲殤",都見於 《喪服·記》,而《問喪》作者和戴聖都把它當作經。有人把經當作記,如鄭 玄《詩・采蘩》箋引《少牢》經文云"禮記主婦髮鬄",郭璞《爾雅・釋言》注引 《有司》經文云"禮記曰厞用席",二者都是經文而鄭、郭稱之爲記。還有引 述記文而或稱禮或稱記,如何休《公羊傳》隱公元年"隱長而卑"解詁引《士 冠・記》文,稱"士冠禮曰"而不言記;而閔公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 解詁引"士虞記曰"又正言記。凡此等問題,歷代禮家雖多方辯解疏通,但 始終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解釋。1958年甘肅武威漢墓出土西漢簡本《儀 禮》七篇九卷,其中《喪服》、《特牲饋食禮》、《燕禮》三篇有附經之"記",而經 記之間,不但没有如今本標有"記"字,而且所標"□"、"○"符號與經文分章 符號相同,顯然不是用來區分經、記的特殊標志。從簡本上受到啓發,恍然 領會《儀禮》本經篇末所附之"記",不過把行文上不便插入正文的解釋性、 補充性的文字,在後人可以用雙行夾注或加括弧來處理的,在它就安排於 篇末作附錄。《問喪》作者和戴聖等所看到的傳抄本可能也和漢簡本一樣 没有"記"字來劃分前經後記。有漢簡本作證,今本"記"字顯然是漢以後人 所加,不足憑信。附經之"記"本來就是經文的組成部分,"於是乎書"時便 已包括在内,經與附經之"記"不是前後撰作的兩種書,而是同時撰作的一 書的兩個部分,因此,援引附經之"記"與援引本經之文就不必再加以區别 了。

二戴所輯《禮記》是《儀禮》殘存十七篇以及已佚若干篇的傳記,即皮錫瑞所謂"弟子所釋謂之傳,亦謂之記"(《經學歷史》二)。非常明顯,它是依據《儀禮》書本來解經所未明、補經所未備的。《漢書·藝文志》禮類列"記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經典釋文·敘錄》注引劉向《别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隋書·經籍志》云:"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明堂陰陽記》以下四種亦見於《藝文志》,可見《别錄》所稱二百四篇,亦必包括這些篇章在內。篇數有參差,不過出於分合的不同,不足深究。

但值得注意的是,從這裏反映出一個事實:七十子後學者所撰之"記",在當 時單篇傳抄,未曾匯輯成書。因此,流傳到西漢初年,滲入了若干篇秦、漢 間人的著作,如鄭玄《三禮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 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又如《史 記·封禪書》云:"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而《大戴禮記·保 傅》與賈誼《新書》的《保傅》、《傅職》、《胎教》、《容經》四篇,《禮察》"凡人之 知"以下與《治安策》均文多相同,當是從賈誼書滲入的。又《禮記・中庸》 爲子思所作是可信的,但被秦人竄加了"車同軌、書同文"等句子(從金德建 説)。又《大戴禮記·公冠》"成王冠"以下亦漢代禮家述禮之文,而《盛德》 前半篇爲戴德自撰之作。這樣,使"記"文的内容更加複雜,而撰作時代就 不易考定。《禮記正義》大題下引鄭玄《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 聖傳記四十九篇。"二載各自輯爲《禮記》。儘管沙汰了百來篇可能是內容 淺陋的篇章,但一些秦、漢間人的作品依然入錄。《大戴禮記》今存三十九 篇,起第三十九,終八十一,中缺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御覽》 卷五百二十九引"《五經異義》曰大戴説《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今小戴 《禮器》竈作奧。《詩·摽有梅》孔疏云:"案《異義》人君年幾而昏,今大戴説 云云,《禮·文王世子》云云。"阮元《校勘記》引浦鏜云:"《異義》所據,《大戴 禮・文王世子》篇也。《豳譜》及《大明》正義皆有明文可據。"《公羊傳》襄公 十六年何休解詁引《玉藻》"天子旂十有二旒"云云、《白虎通•喪服》引《大 傳》"父母之葬居倚廬"云云,又《崩葬》引《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云 云,又引《雜記》"君弔臣主人待於門外"云云,又《情性》引《禮運記》"六情所 以扶成五性也"云云,皆不見於小戴所輯《禮記》。此等佚文,丁晏《佚禮扶 微》搜集甚完備,說者援《異義》之例,以爲《大戴禮記》之逸篇。然則大戴所 輯《禮記》,亦有《禮器》、《文王世子》、《大傳》、《檀弓》、《雜記》、《禮運》等篇, 與小戴所輯,不過句有出入、文有異同而已。至於現存之篇,二戴《禮記》亦 有重複、《哀公問於孔子》與《哀公問》全篇相同;《禮察》開頭"夫禮"至"衆 矣"一百三十多字見於《經解》;《本命》"有思"至"教也"二百七十多字見於 《喪服四制》;二記都有《投壺》篇,其文大致相同而末段互見有無。從佚文 和重出兩方面推比,可見今本《大戴禮記》所缺,有的即是今本《禮記》之篇。

而晋、唐人所説戴聖删戴德之書爲小戴記之説(見《經典釋文·敘錄》引陳邵《周禮論序》和《隋書·經籍志》),當亦自有所據,未必全出虚構。《禮記》至二戴始匯輯成書,今稱《大戴禮記》,古稱《大戴禮》或《大戴記》;今稱《禮記》,古稱《小戴禮》或《小戴記》。其實,應該稱爲"大戴輯《禮記》"、"小戴輯《禮記》"或"二戴輯《禮記》",表明此是漢人輯前代之文。

二戴所輯《禮記》内容龐雜,説它是《儀禮》殘存十七篇以及已佚若干篇 的傳記,恐不易爲學者所接受。我師曹元弼先生云:"二載記之説禮,大類 有三,曰禮、曰學、曰政。《曲禮》、《檀弓》、《遷廟》、《覺廟》、《冠義》、《昏義》、 《朝事義》等篇,禮類也;《學記》、《中庸》、《儒行》、《大學》、《曾子》十篇,學類 也;《王制》、《月令》、《夏小正》、《文王官人》之等,政類也。"(《禮經學》卷四 《會通》)按三大類來區分大戴輯《禮記》三十九篇、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 就能使各篇何者當屬禮類,何者當屬政、學類,性質明確,界綫清楚。政、學 類諸篇及《樂記》可置勿論,秦、漢人之作應予剔除,列入禮類的,小戴所輯 有:《曲禮》上下、《檀弓》上下、《曾子問》、《禮器》、《郊特牲》、《玉藻》、《喪服 小記》*、《大傳》、《少儀》、《雜記》*上下、《喪大記》*、《祭法》、《祭義》、《祭 統》、《仲尼燕居》、《奔喪》、《問喪》、《間傳》、《三年問》、《深衣》、《投壺》、《冠 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 制》*;大戴所輯有:《禮三本》、《虞帝德》、《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朝 事》*、《投壺》、《公冠》*①、《本命》等,凡三十九篇。經過這樣的篩選,《禮 記》是《儀禮》的傳記這個事實方能顯現出來。其中加有*符號的專爲某一 禮典解説之篇,如《冠義》之於《士冠》、《昏義》之於《士昏》等,此種關係尤爲 鮮明。爲説明傳記是解經所未明、補經所未備,試爲列表如後。但傳記往 往引述禮文而後加解説,因此引文較多,難以全錄,只能每篇選取一二節與 《儀禮》原文對照參觀。

① 《公冠》"成王冠"以下當是漢儒述禮之文,在剔除之列。

《儀禮》	二戴輯《禮記》	疏 證
冠者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 拜送,母又拜。 冠者見於 兄弟,兄弟再拜,冠者荅拜。 (《士冠》)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冠義》)	
香禮,下達,納采,用鴈。主使,納采,用鴈。克使,亦西上,右賓爾門,至西上,在賓爾門,至古灣,至古灣,三路古灣,至古灣,在西路上。 納雷克 為 為 為 表 為 表 , 五 八 四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 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 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人 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 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昏義》)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士相見》)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 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 蚤莫,雖請退可也。(《少 儀》)	
尊兩壺于房户間,斯禁,有玄 酒,在西。設洗于阼階東南, 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 (《婚飲》) 薦脯,五挺,横祭于其上。出 自左房。(《婚飲・記》)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中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勞,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鄉欽酒義》)	案:左房右室,房在東,故左房即東房。

《儀禮》	二戴輯《禮記》	疏 證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 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 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 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燕禮》)	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 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君立 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 大夫,皆少進,定位也。 (《燕義》)	
公尊瓦大兩。(《燕禮》)	君尊瓦甒。(《禮器》)	
兩壺獻酒。(《大射》)	汁獻说于酸酒。(《郊特 牲》)	案:鄭注:"獻讀爲沙, 沙酒濁,特泲之,必摩 沙之也。"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 賓至于近郊。君使下大夫請 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 勞。 公皮弁迎賓于大門 内。及廟門,公揖入。納賓, 賓人門左。賓致命。公當楣 再拜。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 東楹之間。(《聘禮》)	君使士迎于境,大夫郊勞, 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内而朝 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 辱,所以致敬讓也。(《朝 事》、《聘義》)	案:《朝事》誤脱命字; 《聘義》誤脱讓字,又 朝作廟。又案:卿爲 上大夫,卿郊勞即大 夫郊勞。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 紹擯。(《聘禮》)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朝事》、《聘義》)	案:《朝事》承作丞,脱 "士爲紹擯"句。
上介不襲,執圭,屈繅。(《聘 禮》)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 者則襲。(《曲禮下》)	案: 繅即藉,屈繅即有藉。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米 三十車,禾三十車,薪芻倍 禾。(《聘禮》)	既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 内;米三十車,禾三十車, 芻薪倍禾,皆陳於外,所以 厚重禮也。(《朝事》、《聘 義》)	案:《聘義》既作餼。

《儀禮》	二戴輯《禮記》	疏 證
旁四列,西北上:腳,以東臐、 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 醢、牛鮨;鮨南羊炙,以東羊 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	膳:腳、臐、膮、醢、牛炙、 醢、牛胾、醢、牛膾、羊炙、 羊胾、醢、豕炙、醢、豕胾、 芥醬、魚膾。(《內則》)	案:鄭注:"以《公食大 夫禮》饌校之,則膮、 牛炙間不得有醢,醢 衍字也。"據鄭校知
成、短、水灰;灰角温,以四水 裁、芥醬、魚膾。(《公食》)	夕下論、 無 層。 (《 内 邦 リ ガ ノ	"牛膾"鄭本亦作"牛 鮨",其誤在鄭氏以 後,否則注當有校文。
侯氏人門右,坐奠圭,再拜稽 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 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 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 之曰升,升成拜。(《覲禮》)	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 也。(《朝事》)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人 門右,北面立,告聽事。(《銀 禮》)	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 (《朝事》)	
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 纓、菅屬者:父,君。(《喪 服》)	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喪服四制》)	案:喪服十一章,首章 不言"三年",以次章 齊衰章言三年,則首 章三年可知。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 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 爲母。(《喪服》)	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 無二尊也。(《喪服四制》)	
總麻三月者:妻之父母。 (《喪服》)	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 (《服問》)	案:《服傳》云:"何以 總,從服也。"

35

《儀 禮》	二戴輯《禮記》	疏 證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升自前 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 "皋!某復。"三,降衣于前, 受用篚。復者降自後西榮。 (《士丧》)	小臣復,士以爵弁,皆升自 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 號,卷衣投于前,司服受 之,降自西北榮。(《喪大 記》)	案:此文總述君、大 夫、士三種喪禮。此 取士級,用小臣、司 服,顯有未合,鄭注 "復者,有司也"是也。
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 帷堂。 商祝徹楔受貝。祝 又受米。主人左扱米,實於 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 之。又實米,唯盈。 卒斂, 徹帷。(《士喪》)	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喪大記》)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檀弓上》)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并作。(《檀弓上》)	案:士亦當用有司。
苴経大鬲,下本在左,要経小 馬,散帶垂,長三尺。牡麻 経,右本在上,亦散帶垂。 (《士喪》)	喪服之先散帶也。(《禮三本》)	案:亦見於《荀子·禮 論》,帶作麻。《士經》 實職等。《士經有 散帶垂之。"絞謂糾麻 之,經則 之,經則 之,經則 之,經 ,一根 解 經 大帶 表 對 一根 於 表 等 等 等 是 以 一 是 等 是 以 一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尸又三飯,舉肩,祭如初;舉 魚腊俎,俎釋三个。尸卒食, 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士 虞》)	成事之俎不嘗也。(《禮三 本》)	案:亦見於《荀子·禮 論》。《士虞·記》云: "三虞卒哭,曰哀薦成 事。"虞祭 畢謂之成 事,其俎曰成事之俎。 鄭注:"釋猶遺也。"釋 三个,實於篚,尸不食 骨體,故曰不當。

《儀 禮》	二戴輯《禮記》	疏 證
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少牢》)	曰,爲日,假爾泰筮有常。 (《曲禮上》)	
利洗爵,獻于尸,尸酢;獻祝,祝 受,祭 酒,啐 酒,奠 之。(《有司》)	利爵之不卒也。(《禮三本》)	案:亦見於《荀子·禮 論》,卒作醮。利即佐 食。卒即卒爵,盡飲 爵中之酒。楊倞注: "醮,盡也。"義同。利 獻尸、獻祝,俱無卒爵 之文,故曰不卒或不 醮。

此外,二戴所輯《禮記》中還有援引某一禮典原文並加以解說,因該禮 書本已亡佚,所引原文無從核對證實。依上表所列現存諸篇之例,對其中 較易辨認的章節,加以推比考訂,選擇其確鑿可信的,可列一表如下:

佚 禮	二戴輯《禮記》	考證
郊 禮	"祀帝",敬之《《祭 老》) "燔》) "燔》) "婚,祭 虚",祭 虚",祭 虚",祭 虚",祭 虚",祭 虚",祭 虚",祭 虚",	案:郊禮爲王朝巨典,又相傳魯國也曾舉行,《郊禮》曾撰成書與成立曾舉行,《郊禮》曾撰成書之是毋庸置疑的。《郊特牲》是《郑禮》的傳記,都是本義》、《禮器》、《禮器》、《祭法》、《雜記》等篇都有記載,可以參證。(推定爲原文的加引號,下同。)

佚 禮	二戴輯《禮記》	考 證
響機	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 夫人 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雜記下》) 大饗"尚服脩"。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郊特牲》) 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 貴飲食之本也。(《禮三本》)	案:《雜記》所引,與《公食》歸俎 於賓節"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 館"同。饗禮與食禮儀多相同, 其爲《饗禮》原文無疑。
公侯冠禮	"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公玄端與皮弁皆轉,朝服素韓。公冠四加玄冕。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冠》)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玉藻》)	案:《士冠》云:"無大夫冠禮而有 其昏禮。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 末造也。"《公冠》文末有孝昭冠 辭及郊祝辭,明言"孝昭",可信 是部分滲入而非全篇僞作。服 章儀注,與《士冠》推比,大致無 誤。文不連貫,顯屬輯錄殘句。 又案:"始冠"云云,見《士冠· 記》而無"自諸侯下達"句,《玉 藻》所引可能是《公冠·記》文。
天子巡守禮	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 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 (《曾子問》)	案:《周禮》内宰職鄭注:"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积。"可見鄭玄尚得見部分佚文。《曾子問》所引,當是其殘句。
釁 廟 禮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 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 人視之"云云。(《雜記下》)	案:大戴輯《禮記》有《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孔廣森謂"皆古經之逸篇"。《雜記下》引《釁廟》全文,云"其禮",則孔説可信。

根據上列二表,二戴所輯《禮記》中不僅引有十七篇原文,而且還引有已 佚若干篇書本的原文,可見它的作者們手裹持有今本《儀禮》及其已佚諸篇。

《孟子》、《荀子》和二戴所輯《禮記》的作者們手裏都持有今本《儀禮》及其已供諸篇的書本,那末,這四種書的開始撰作,即是《儀禮》撰作時代的下限。

1乍

四

上文已證明《儀禮》(包括已佚諸篇)撰作於《孟子》、《荀子》、二戴所輯《禮記》之前,下面應解決四種書的撰作孰先孰後的問題。對此,除了衆所周知的孟先荀後而《孟子》、《荀子》可以通過考定二人生卒年來確定其撰於何時以外,二戴所輯《禮記》的絶大部分篇章,無法知其作者爲誰,因而它的撰作早於孟、荀還是晚於孟、荀,過去一直聚訟紛紜,很難作出確切的回答。

仍然只有依照上面用過的方法,即核對四種書中有無相互引述其文來 解決這個難題。

《孟子》里有二處援引《禮記》之文,《公孫丑下》篇云:

景子曰:"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父召無諾"見於《曲禮上》,"父命呼唯而不諾"見於《玉藻》,而"君命召"云云則見於《論語·鄉黨》。這些正是所謂"威儀三千"的曲禮。又《滕文公下》篇云:

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和《祭統》篇"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曲禮下》篇"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文雖稍異而義實相同。二文都有"禮曰",引自《禮記》是確鑿的。又《離婁上》篇云:"故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高"二句見於《禮器》。云"故曰",明引前人之語以起下文。由此可證小戴輯《禮記》的《曲禮》、《玉藻》、《祭統》、《禮器》是早於《孟子》成書的。

考孟軻生卒有二、三十家,大多數人以爲生於周烈王四年、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也有人主張提前十多年,定作生於周安王十七年、卒於周赧王十二年。二説均無事實可憑,而卒年以前説較爲可信。《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著書自在晚年,且在歸隱以後。周赧王三年,孟軻去齊,錢穆氏以爲"從此歸隱不復出"。錢氏又云:"《孟子》書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俱稱謚,獨宋王偃不稱謚,書中亦不見述及宋偃亡國。或《孟子》書成於魏襄王卒後、宋亡國前十年之內"(《先秦諸子繁年・考辨》一二二)。其説頗精審。赧王二十九年齊滅宋,孟軻已死;而梁襄王(即魏襄哀王,《史記・魏世家》、《六國表》均誤分爲襄王、哀王二世)、魯平公均卒於赧王十九年,然則《孟子》作於赧王二十年後,即魯文公初年。

二戴所輯《禮記》和《荀子》核對,既有整章整節相同,也有一、二句文 雖稍異而義實相同的。前者文甚冗長,不便抄錄,編列篇名對照,並加説 明,輯爲表一;後者引原文對勘,輯爲表二。

表 -

《荀子》	二戴輯《禮記》	説明
《勸學》		《荀子·勸學》當分:一"學不可以已",二"神莫大於化道",三"積土成山",四"學惡乎始",五 "百發失一"等五章。大戴輯《禮記·勸學》第 一、二、三章與此篇第一、二、三章相同。(字句 有出人,姑置不論。下各篇同。)
《宥坐》	(大)《勸學》	《荀子·宥坐》當分:一"欹器",二"爲魯攝相",三"爲魯司寇",四"觀於東流之水",五 "吾有恥也",六"如垤而進",七"南適楚",八 "觀於魯廟之北堂"等八章。大戴輯《禮記· 勸學》第五章與此篇第四章相同。

《荀子》	二戴輯《禮記》	説 明
《禮論》	(大)《禮三本》	《荀子·禮論》當分:一"禮起於何",二"禮有三本",三"立隆以爲極",四"謹於治生死",五 "喪禮之凡",六"以生者飾死者",七"三年之喪"等七章。大戴輯《禮記·禮三本》全文與此篇第二章相同。
	(小)《三年間》	小戴輯《禮記·三年問》全文與《禮論》第七章 前段相同。(文末"孔子"至"喪也"五句二十 六字不見於《禮論》。)
《樂論》	(小)《樂記》	《荀子·樂論》當分:一"人情之所必不免"(至 "北求之也"),二"聲樂之人人"(至"君子慎 之"),三"奸聲感人"(至"謘謘乎"),四"吾觀 於鄉",五"亂世之徵"等五章。其第一章與小 戴輯《禮記·樂記》樂化章的第三、四段同,其 第二章"樂者聖人之所樂也"四句與《樂記》樂 施章第三段同,其第三章與《樂記》樂象章第 一、二段樂情章第一段部分同。
	(小)《鄉飲酒義》	小戴輯《禮記·鄉飲酒義》"吾觀於鄉"—節與《樂論》第四章相同。
《法行》	(小)《聘義》	《荀子·法行》當分:一"公輸",二"無内人之疏",三"曾子病",四"貴玉賤珉",五"同遊",六"南郭惠子",七"君子有三恕",八"君子有三思"等八章。小戴輯《禮記·聘義》末章與此篇第四章相同而文句互有歧出。

40

4	1	

《荀子》	二戴輯《禮記》	説明
《哀公》	(大)《哀公問五義》	《荀子·哀公》當分:一"論士",二"人有五儀",三"問舜冠",四"問哀憂",五"紳委章甫",六"問取人",七"東野子"等七章。大戴輯《禮記·哀公問五義》與此篇第一、二章相同。(《荀子》無文末"孔子出哀公送之"七字。)

表二

《荀 子》	二戴輯《禮記》
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禮 論》)	竽笙備而不和。(〔小〕《檀弓上》)
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出畢行。 (《大略》)	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士畢行。 (〔大〕《虞帝德》)
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大略》)	七十唯衰麻在身。([小]《曲禮上》) 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小] 《喪大記》)
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 七十不敢先。(《大略》)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 族有七十者弗敢先。(〔小〕《祭義》)
故吉行五十,犇喪百里。(《大略》)	日行百里。([小]《奔丧》)
夫魚鱉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鳶 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 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 無由至矣。(《法行》)	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鱉黿鼉以 淵爲淺而蹶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 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 至哉。(〔大〕《曾子疾病》)

凡此等相同章節、文句,究竟是二《禮記》抄襲《荀子》,還是《荀子》抄襲 二《禮記》?

第一,就《樂記》與《樂論》相同之文而論,《漢書·藝文志》樂類列"《樂 記》二十三篇",《樂記正義》大題下引鄭玄《三禮目錄》云:"名曰《樂記》者, 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别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又云:"劉向校書 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别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今 二十三篇之篇名俱存,其各自成篇,至爲明顯。又《藝文志》儒家類列"《公 孫尼子》二十八篇",班固自注:"七十子之弟子。"《隋書·音樂志》載梁天監 元年詔訪古樂,沈約《奏答》云"《樂記》取《公孫尼子》",彼時其書尚存,沈約 曾加校核而後爲此説的。《史記·樂書》張守節《正義》云:"其《樂記》者,公 孫尼子次撰也。今此文篇次顛倒者,以褚先生升降,故今亂也。"其實今本 《樂記》十一篇篇次亦未嘗不爲漢人所顛倒竄亂;但前後縱有移易,文字縱 有鼠改,其篇爲公孫尼子原作,自無疑義。班固以公孫尼子爲七十子之弟 子,諸家考證,説法不一。墨翟反對音樂,而《非樂上》無《樂記》痕跡,《樂 記》自出墨翟之後。荀况撰作《樂論》,目的在反對墨子"非樂",其首"人情" 章選引《樂記》樂化章的第三、四段,分成四節,每節後加"墨子非之奈何" 句,最後給以總的評判:"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 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其二"聲樂"章自撰其說"夫聲樂之入人也深, 其化人也速"云云,然後據《墨子》之説而進行辯難:"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 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 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樂者"以下是 《樂記》樂施章的末段(原文末句作"故先王著教焉"), 荀况稱《樂記》作者爲 君子,引以駁斥墨子之説。其三"奸聲"章選引《樂記》樂象章、樂情章後,亦 各加"而墨子非之"句,以下自撰其説以相駁詰。凡此引《樂記》之文,據《墨 子》之説和自撰之文,界劃清楚,承轉分明,兩相對勘(文之異同,句之漏脱 或顛倒,姑置不論),處處可證《樂論》抄襲《樂記》而不是《樂記》抄襲《樂論》 的。樂本無經(書本),孔子甚善音樂,鼓瑟擊磬,有理論,有實踐,其弟子後 學傳述"樂之義",到再傳弟子公孫尼子始寫成《樂記》書本。其事脉絡其 明,絶無可疑之處。

第二,《鄉飲酒義》是《鄉飲酒禮》的傳記,依據經文來闡述其義的。其中"吾觀於鄉"一章冠有"孔子曰"三字,是孔子之語否固無法證實,其爲援引舊説則無可疑。《鄉飲酒禮》有用樂之節,故文中述及"工人升歌三終"云云的講樂之文。荀况錄此章以明鄉樂之義,删去"孔子曰"三字不過辨明此是舊説。如果要斷定這是《禮記》作者抄襲《荀子》,那末此章是荀况之説了,《荀子》書在,《禮記》抄錄者怎會無端加上"孔子曰"三字呢?

第三,大戴所輯《禮記》的《勸學》、《禮三本》、《哀公問五義》,小戴所輯的《三年問》,都全文(《勸學》篇除去"珠玉"一章)見於《荀子》;而《荀子》之文只是部分見於二戴所輯《禮記》。因此,僅從其文字相同上看,說《荀子》抄襲《禮記》是可以的,反之也是可以的。但是從《記》文各篇未經二戴匯輯以前單篇傳抄這一具體情况來看,當時治禮的某師抄錄《荀子》某篇中的一章當作禮類典籍的一篇來流傳,試問有何意義,因而是不可能的;而荀况抄襲《記》文某篇全文來作自撰某篇的一章,援引前人之文以增强自己的理論根據,那是很有意義的,因而是可能的。

第四,小戴所輯《禮記》之文,漢初文帝時人已有徵引。《樂記》、《祭義》並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酷,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而《漢書·賈山傳》錄賈氏所撰《至言》云:"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酷,祝饋在前,祝鯁在後。"賈山述養老之禮是根據《禮記》的。又景、武間人也有徵引。《曲禮下》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諸侯方祀,祭山川。"而《史記·六國年表》云:"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司馬遷明言"禮曰",自是據《曲禮》立説的①。《曲禮下》又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而《史記·三王世家》引武帝元狩六年制有"支子不祭"之文,又嚴青翟等奏議云:"支子不得祭於宗

① 《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王制》是秦、漢間人所作,《公羊傳》爲景帝時胡毋生"著於竹帛",上引諸文雖有小異,總的精神是一致的。合而觀之,其因襲之跡,至爲明顯。

祖,禮也。"也都是據《曲禮》立説的。二戴輯《禮記》在宣帝時,劉向校書得《樂記》在成帝時,文帝至武帝時已有《記》文流傳,就只能作這樣解釋,它應該與"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那樣,或有人"言記",背誦其文而隸寫爲今文本。如果説相同之文是二《禮記》抄襲《荀子》的話,《荀子》書的撰作完成於秦王政十年以前(見下文考定),離三十四年焚《詩》《書》、定挾書律,不過二十多年,那末二《禮記》在此時撰作,從時間上看是不可能的。

根據以上的辨析,斷定二《禮記》與《荀子》相同之文是荀况抄襲二《禮記》,二《禮記》禮類諸篇成書在《荀子》之前。

荀况生卒年無考。諸家異説紛紜,迄無定論。《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云:"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又《春申君列傳》云:"考 烈王元年,以黄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春申君相楚八年,以荀卿爲蘭陵令。" 照《史記》的説法,荀况於楚考烈王八年爲蘭陵令,爲令十七年至二十五年 (秦王政九年)被廢,開始著書在秦王政九年以後,未免太晚,黄式三、錢穆 均辨其不實。《漢書·藝文志》小説家列"《宋子》十八篇",班固自注:"孫卿 道宋子。"名家《尹文子》下顏注引劉向云:"與宋鈃俱遊稷下。"而荀况在《天 論》、《解蔽》均提及宋子,《正論》還歷引其説而辨其謬,一再説"今子宋子", 如"今子宋子嚴(儼)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典(原作曲,據王念孫 説改)",從語氣上看,他是曾見其人而在當時即據其説以論述的。楊倞《天 論》注"宋子與孟子同時",是荀况的前輩。據此推比,有些篇章如《正論》 等,不是晚年的作品。汪中撰《荀卿子年表》,用書中所記史事來編排年表, 最後見的史事是:《臣道》云:"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 謂拂矣。""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 信陵君似之矣。"此指趙孝成王九年(楚考烈王六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竊符 救趙事。後二年,荀况爲蘭陵令,而以後的史事不見於《荀子》。以上所列, 均屬内證,據此判斷,《荀子》的撰作當在中年開始,爲蘭陵令後積極寫作, 至遲在春申被殺、荀况被廢,即秦王政九年時已最後完成。

《孟子》、《荀子》書中都援引二《禮記》原文,他們手中都有單篇傳抄的

《記》文書本。《孟子》、《荀子》的開始撰作即是二《禮記》撰作時代的下限。 孟軻早於荀况,自當以《孟子》爲準。二《禮記》禮類諸篇撰作時代的下限,不會晚於周赧王初年(魯平公之世)。

二戴所輯《禮記》徵引《儀禮》原文最多,《禮記》禮類諸篇的開始撰作是《儀禮》發存十七篇以及已佚若干篇撰作時代的下限。於是,還需要論定二《禮記》禮類諸篇是什麼時候開始撰作的?

《檀弓下》載"穆公問於子思","穆公召縣子而問然",皆述魯穆公事。《檀弓上》載"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鄭注"説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孔疏"公明儀是其弟子"),《祭義》載"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孔疏"公明儀又爲曾子弟子"),所述子思、言思、曾申、曾元、樂正子春、公明儀等是孔子的第三代(孫和再傳弟子)。《檀弓上》又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祭義》載"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門弟子曰",所述子上、子思之門人、樂正子春之門弟子等是孔子的第四代(曾孫或三傳弟子)。《雜記下》載:"世柳之母死,相者由左;世柳死,其徒相由右。"據《孟子·告子下》"魯繆公之時,公明儀爲政,子柳、子思爲臣",世柳相當於第三代,其徒相當於第四代。可見《檀弓》、《祭義》、《雜記》所載都是魯穆公以至魯共公時事,其文的撰作當在魯共公以至魯康公之世。

《檀弓上》裹有一則重要的記載:"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撤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撤帷。"此章引《士喪禮》始死"帷堂"而"卒斂撤帷"之文而解釋其儀的意義:曾子據禮文沐浴、飯含、襲尸、加斂衣等節認爲初喪帷堂是爲便於飾尸;而仲梁子則以意爲解,於禮文無據。二者文非問答,義又相違,二人無師承關係,自非生於同時。鄭玄《目錄》云:"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詩・定之方中》正義引《鄭志》答張逸問云:"仲梁子,先師説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所稱毛公前者,不過據《定之方中》毛傳引仲梁子而作敷衍之說;稱六國魯人,雖聞於先師,亦傳説而無實證。但從語氣上看,傾向於定爲戰國後期人。《漢書・古今人表》"中上"格列仲梁子於孔穿前,樂

正子、高子後,與"上下"格的公孫丑,"下上"格的齊襄王約略相當。把仲梁 子當作孟軻後學,與其它記載無法合榫。總計《詩》毛序、毛傳引前人之説, 只有四家五條,即《絲衣》序引高子,《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小弁》傳引孟 子,《維天之命》、《閟宫》傳引孟仲子,三人都是與孟軻有交往的人物,而高 子、孟仲子都不是孟軻的後學。翟灝《四書考異》云:"《韓詩外傳》稱高子與 孟子論衛女之詩,此人似長於孟子,故孟子以叟稱之,與'尹士'、'追蠡'二 章之高子蓋有别。"趙岐注《公孫丑下》"尹士章"稱"齊人,孟子弟子",注《盡 心下》"追蠡章"稱"齊人,嘗學於孟子",獨注《告子下》但稱"齊人",趙注雖 似亦有分别,不過避叟字而不及問學,其實仍指一人。因此翟氏"有别"之 説,並無多大説服力。然而孟子公然稱"固哉高叟",不應忽視,故趙注亦只 得説"高子年長"。趙佑《四書温故錄》云:"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説最 平實。高子儘管嘗來問學,其年固不嫌於較孟子爲長。《詩·維天之命》孔 疏引鄭玄《詩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 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説。"劉向、應劭、趙岐均以孟軻爲子思弟子,鄭氏 蓋本劉説。諸家考訂孟軻不及見子思,當從《史記》本傳"受業於子思之門 人",那末"共事子思"實是"共事子思之門人"。《公孫丑下》趙注:"孟仲子, 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其問學與高子相同,既是昆弟,又曾共事一 師,年輩當約略相等。至於仲梁子,《韓非子·顯學》篇"有仲良氏之儒",盧 文弨云"良張本作梁",即此仲梁子。鍾文烝《乙閏錄》(稿本)云"即《檀弓》 及《毛詩·鄘風》傳所引仲梁子"。梁啟超云:"仲良氏無考。《孟子》稱'陳 良楚産,悦周公仲尼之道',仲良豈陳良之字。"儒分爲八,子張、子思、顔氏、 漆雕氏、孫氏(公孫尼子)、樂正氏(樂正子春)外,從時代上看孟氏與仲良氏 最後,實是《孟子》書的陳良,陳良之徒陳相與孟軻問答,孟軻責以"師死而 遂倍之",則其於孟軻爲前輩。《人表》不過以高子、仲梁子見於《孟子》而未 加深考,遂附列孟氏弟子之後,實不足據。錢穆氏考定孟軻在齊威王時先 已遊齊,早年活動實在魯康公、景公之世,仲梁子即於此時説詩議禮,《檀 弓》既述其説,自不能早於此時成書。

依據上文辨證,二戴所輯《禮記》現存八十五篇,除了可以確定爲秦漢 人所作以外,政類、學類並《樂記》等三十多篇撰作較早,約在魯穆公時,禮 類三十九篇撰作較晚,約在魯康公、景公之際。禮類諸篇引有《儀禮》原文,可證《儀禮》撰作時代的下限應在魯共公之世,即周烈王、顯王之際,公元前四世紀中期。

前後總起來說:《儀禮》書本殘存十七篇以及已佚若干篇的撰作時代,其 上限是魯哀公末年魯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際;其下限是魯共公十年 前後,即周烈王、顯王之際。它是在公元前五世紀中期到四世紀中期這一百 多年中,由孔子的弟子、後學陸續撰作的。

(原載《文史》第十五、十六輯,中華書局 1982 年)

47

對《士喪禮、既夕禮中所記載的喪葬制度》的幾點意見

陳公柔先生著《士喪禮、既夕禮中所記載的喪葬制度》一文,載《考古學報》1956年第4期。這篇論文是用近年各地所發掘的戰國墓葬裏的實物史料,與《儀禮·士喪禮》、《既夕禮》的文獻記錄相結合,進行戰國喪葬制度的研究,從而在戰國喪葬制度的名物方面、儀注方面,獲得不少令人滿意的成績。在考古學界、歷史學界還不够重視《儀禮》這部古籍,還没有人試將這部古籍放在實物材料裏去證實的今天,陳先生這樣做法,是件非常可喜的事。

我們從陳先生的論文裏,一方面固然看到了絕大部分地下出土的實物 竟與《儀禮》的記載完全相脗合,由此證明這部古籍的史料價值很高;但另 一方面也發現尚有不少地方,地下出土的實物與文獻是不相符合的。關於 這,理應指明其相異之處,留待以後地下材料更加豐富之後再作進一步深 人研究以求得解決;可是,陳先生並没有這樣做,非但對這些相異之處没有 鄭重地指出,相反地却作了牽强附會的調停,這是不妥當的。因此就這些 方面,提出幾點意見如下。

一、握手和兩手交疊的葬法

陳先生因爲看到"春秋末期或戰國早期的墓中,常常有這樣的一種葬法:即人架仰卧、兩手相交置於腹上、兩腿直伸兩足相並",斷定"死者的兩手當是經過束縛的,否則兩手不會很自然地呈爲相交的形式",因而結合到《士喪禮》"握手,用玄,纁裹;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認爲

是"説明了握手是用一塊長一尺二寸寬五寸的玄色(黑)面、纁色(紅)裹的 布,布上有帶子可以纏起來":"古人原有兩手交疊的葬法;所謂握手大約即 是兩手交疊、用握(布帶)束縛起來,而束縛的地方約在鴈處,即是手掌後手 腕的地方"。依據春秋末期或戰國早期的墓葬裏所發現的兩手交疊的葬 法,固然可以解決聚訟千載的《士喪禮》"設握"的問題;可是,照陳先生那樣 的解釋,也未免過於簡單,問題還未解決,特别在下列幾點上:(1)陳先生認 爲握手是"一塊玄色面、纁色裏的布",那就牽涉到布的染色問題。布無論 浸入朱汁或黑汁,不消説得,都是面裏同一顔色,怎樣可以説一塊布面是玄 色裹是纁色呢?面玄裹纁,一定是兩塊布縫合起來。(2)陳先生在解釋握 手的"著組繫"時,把"著"字丢開不管。陳襲事衣物中的"幎目",也有"箸組 繁"之文,鄭注云:"著,充之以絮也。"那末所謂"著",是把絲綿充塞在一塊 玄色布一塊纁色布縫合起來的中間,因此握手決不是一塊布。(3)陳先生 對"牢中旁寸"没有作任何解釋,他雖贊同郝敬"兩手交貫於牢"的説法,但 没有探索所謂"兩手交貫於牢"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其實郝敬並没有把握 手當作一條束縛尸兩手的布帶。"牢中旁寸"是關係着握手的形制問題;握 手的形制没有弄清楚,握手的設法也就無從談起了。(4)《士喪禮》在記述 握手的形制之後,緊接着說:"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在設握時又這 樣的記述:"設決、麗於鴈,自飯持之;設握;乃連鴈。"可以看出:握和決是有 着極密切的關係,研究握手時必須聯系到決,問題才能迎刃而解。可是陳 先生在解釋握手時,始終没有提到決,因而對握手的形制和設握之法,不可 能獲得正確的理解。以上四點,陳先生没有注意,所以在立論上就不免有 粗疏的缺陷了。

要把《士喪禮》的"設握"和戰國墓葬中所發現的兩手交疊的葬法統一起來,必須比較圓滿地解決下列的幾個問題:

(一)握和決各有二個還是一個?自從鄭玄注《經》"設決麗於鴈"節説 "此謂右手也",注《記》"設握裏親膚"節說"手無決者";因此以後的許多禮家 都認爲:右手設決又設握,左手無決只設握,決有一個,握有二個。敖繼公以 爲"握手唯一",郝敬從其説而更進一步認爲左右手各設決,決有二個;握只 有一個,韜尸兩手。現在依據《經》、《記》本文來推論,兩說都不對。因爲: (甲)陳襲事所用衣物:警笄、掩、瞑目、冒、竹笏,都没有叙明數量,都只有一個;續極有二個,乃明言"續極二";顯見叙述上的體例是如此。假使握手或決有二個,那一定要叙明"握手二"或"決二"的;既然只稱"握手"、"決",自是握手、決各一無疑。(乙)喪禮的決就是射禮的決,不過一則用正王棘或釋棘,一則用象或骨的差異而已。射禮的決只有一個,設在右手大指上;喪禮的決,當亦與之相同。至於握手,好似射禮的"遂(拾)"(當然形制與設法是不相同的),那末也只有一個,設於左手的。

(二)握手和決的形制是怎樣的?考查決的形制,先要知道:決都有一塊章(皮)製的"輠"做襯的(鄭玄的注裹名"疆")。《詩·衛風·芄蘭》云:"童子佩輠",毛傳云:"輠,玦也。能射御則佩輠。"《説文·章部》云"輠,射决也,所以開弦,以象骨章係著右巨指。"決與輠,分開來說,原是二物;合起來說,韘是襯在決的下面,起着使決牢固不脱的作用;離開了決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因此稱韘事實上是指決。《鄉射禮》、《大射禮》云"袒決遂",《士喪禮》云"決用正王棘若檡棘",雖然都没有提到"韘";但是決没有韘是無法設在右巨指上而牢固不脱的,因此稱決必然是有韘的。所以鄭玄注《士喪禮》"設決"節云:"決,以韋爲藉有疆,疆内端爲紐,外端有横帶。"照這樣看來,無論喪禮用正王棘或檡棘的決,或者射禮用象或骨的決,都有一塊章製的韘(疆),襯在決的下面。韘之上出於決處(即外端)有横帶,韘之下出於決處(即內端)有紐(孔),繫結起來好使決牢固不脱。(決與韘的關係,諸家所述多誤,本文根據黄以周說參定,見其所著《禮書通故》第25。)

考查握手的形制,除了如上述"用玄纁裹著組繫"的解釋以外,最緊要的,也是最費解的,是"牢中旁寸"這一句話。"牢中"之"中",是指尺二寸的中間四寸,諸家均無異説。至於"牢",鄭玄讀爲"樓",訓爲"削約"(黄以周引《爾雅·釋宫》"陜而修曲曰樓"來說明鄭注的根據。)是認爲這中間四寸的廣五寸,要削去一寸,成爲廣四寸。(賈公彦疏以爲兩邊各削一寸,廣三寸;胡培覺《正義》以爲兩邊各削半寸,廣四寸;都是根據鄭注引申,可置不議。)郝敬讀爲"籠",謂"空其中,旁寬半",是認爲這中間四寸的廣,不止五寸而更寬一寸。(萬斯大引申郝説,稱"牢,籠也。中寬而端窄也"。説得要明顯些。)現在評議這二種相反的説法,首先要考查握手之所以名握。劉熙《釋名·釋

喪制》云:"握,以物著尸手中,使握之也。"是比較確切的解釋。 假使照郝敬 所說"韜尸兩手",是把兩手放進握手的中間,即所謂"空其中旁寬寸"的地 方,那末握手並没有握在尸的手中,就失掉了名握的意義了。其次要考查 "牢"之讀爲籠訓爲"空其中"好,還是讀爲樓訓爲"削約"好?郝敬的訓爲"空 其中",是要把握手説成"韜尸兩手"、"兩手交貫於牢"。應該指出:所謂"韜 尸兩手"、"兩手交貫於牢",韜,藏也。握手僅僅是藏尸兩手,並没有起束縛 兩手的作用;而真正把尸手"交貫"起來的,在他看來,"用二決,左右皆大指 各一,皆組爲繫,借以連屬兩鴈",是在於左右二決之帶的互結於鴈。然而, 上文已證明決只有一個,根本不會有二決之帶互結於鴈的事,那末"兩手交 貫於牢"的説法就不能成立,而握手也不能"韜尸兩手"了。至於鄭玄的訓爲 "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一方面他以爲左手設有一個握手,(鄭注以爲左手 設有一個握手是對的;但他又以爲右手也設有一個握手,則是錯誤的。)那就 不是兩手共一握手了。既然握手設於左手而不是兩手共一握手,那很明顯, 握手是握在尸的手中而不是尸手放在握手的中間。另一方面他以爲握手的 中央即中間的四寸,削去其廣一寸成爲廣四寸,那就是中窄而端寬了。中窄 端寬,正好使這中間的四寸握在尸的手中以"安手"。照這樣說來,鄭説比郝 説自要正確得多、合理得多。基於以上的推斷,所謂握手,就是用一塊玄色 布一塊纁色布——長尺二寸,兩端的各四寸廣五寸,中間的四寸廣四寸— 縫合起來,玄色作面,纁色作裏;兩塊布中間放着絲綿;兩端各有一根帶子。

(三)設決之法和設握之法是怎樣的?《士喪禮》云:"設決,麗于鴈,自飯持之;設握;乃連鴈。"分明是先設決後設握手。喪禮的決就是射禮的決,那末設之之法當然也完全相同。設決是先把韘内端的紐貫在大指的"本"(近虎口處)上,次把韘繞在指上,再次把決貫上,再次把韘上的横帶從決外貫於紐內,繞手腕一匝,夾持在大指與食指之間的虎口處。這時没有把帶結起來,爲的要等待設握之後連鴈,所以經稱"麗(鄭注:"施也")於鴈,自飯(鄭注:"大擘指本")持之。"其"麗於鴈"以前的動作,經文没有交待,可能是由於凡設决都是相同而從略的。至於設握之法,經文没有提到,《既夕・記》加以補充:"設握,裹親膚,鈎中指,結于鴈。"就是把握手的廣五寸的一端,覆着在手背上,繞過來恰巧中間的廣四寸覆着在手掌中,再繞過來把廣

五寸的另一端掩在上面;食指、中指、無名指露在握手外面,於是把兩端之帶,鈎繞中指,縛住握手,迴結於手腕。握手玄面向外,纁裹覆着在手背手掌,所以稱爲"裹親膚";而握手的中間四寸握在手掌中,所以要"牢中旁寸",所以《釋名》解釋握手爲"以物着尸手中,使握之也"。

(四)兩手旁垂還是兩手交疊? 沈彤駁郝敬"兩手交貫於牢"之說,以爲 "(尸手)自古未有不旁垂者"。可見在郝敬以前的禮家,都認爲尸兩手旁 垂,根本不存在是否旁垂的問題。郝敬創立"握手如筩,韜尸兩手,……兩 手交貫於牢"的新說,很符合戰國墓葬裏所發現"兩手相交置於腹上"的葬 法,因此陳先生很贊同郝敬之説。但他没有理解郝敬所謂"交貫於牢"是二 决之帶互結於鴈,而誤認爲握手是一根布帶把尸兩手束縛起來。如上文所 指明,決只有一個,不可能決帶相連;而握手也不是一根布帶,不能起束縛 尸兩手的作用;那末陳先生之説和郝敬之説,都不攻自破了。但是,我否定 這些說法,並不是反對兩手交疊;因爲戰國墓葬裏的實物材料證明有這種 兩手交疊的葬法,這是無法否定的。那末使尸兩手交疊起來的是什麽東西 呢? 我以爲:是在於經文"乃連鴈"這一句話。據上文所闡述,右手先設決, 韘之横帶夾持在虎口處;等左手設握握帶結於鴈後,便與韘之横帶相互連 結於鴈(韘之横帶結於左鴈,握帶結於右鴈)。以《經》、《記》本文來解釋: "設決,麗於鴈,自飯持之",是設決之法;"設握""裏親膚,鈎中指,結於鴈", 是設握之法;"乃連鴈",是在設決設握之後,把尸手兩鴈連起來,成爲兩手 交疊。

關於握手的問題,這樣的解釋,似較能做到既符合於實物材料,又實事求是地處理文獻材料。

二、葬日遣奠的奠器是否送於壙内

陳先生考查隨葬器物的組合情形,認爲葬日遺奠是送於擴內,與明器一起放在棺槨之間的空隙處,因爲"在唐山賈各莊及 1954 年冬在洛陽所發掘的戰國墓中出土的銅鼎裏,常有小猪的骨頭,而且是没有見到頭骨的",

與《士喪禮》"陳一鼎於寢門外,……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胎,脊,肺"相符合;而"現在所發掘的戰國早期墓中都有鼎、豆、壺、罐等,並有的鼎內還盛着猪、羊的骨頭,當是奠時所用的器物";"在墓葬裏常常出現實用器與明器的具有不同意義的隨葬器物","可認爲葬日遺奠的奠器是和所陳的明器一同送於擴內的"。擴內有祭器(實用器),有地下實物材料可證明,是千真萬確的了。可是細案《士喪禮》、《既夕禮》兩篇的記載,這祭器是否即是葬日遺奠所用的奠器,還有商権的餘地。因爲下列三個問題,如果不能獲得妥善的處理,這奠器人擴的結論,就難以確立了。

(一)根據《士喪禮》、《既夕禮》兩篇記載,自始死至葬日,兩個多月中^①,曾舉行過十種不同名稱的奠,其次數約在百次以上^②。每次奠都有"徹奠"的儀注。所謂"徹奠",就是在設新奠之前,先把上一次設的奠,即鄭注所謂"宿奠"徹去。大遣奠雖是最後一次的奠,不再設新奠,可仍有徹奠的記載。不過它的徹奠,同時進行苞牲,經文夾敍,不甚明晰;加以記述上又採用"省文見義"的辦法,致使這一儀注不太顯明,易被忽略。可是《儀禮》>>>>>>>與所謂"省文",是有一定規律的。就是多次相同的儀注,在叙述上避免過多的重複,才採取這種辦法。只要加以詳盡的闡述,就會使這一儀注顯明起來。(甲)設奠徹奠的記載,有詳述,有省文:小飲奠、大飲奠的設、徹,都是詳述,如設小飲奠稱:"饌於東堂下,脯、醢、醴、酒,冪用功布,實於簞,在饌東。……陳一鼎於寢門外,……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鼏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乃奠,……夏祝及

① 《禮記·王制》、《雜記下》云:"士三月而葬";《春秋》隱元年《左傳》云:"士踰月(而葬),外姻至";鄭玄《箴膏肓》云:"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乃大夫之踰月也。"(《王制疏》引)就是説士葬的三個月要連死的一個月算在内,實際上是兩個月左右,所以《荀子·禮論篇》裏說:"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

② 陳先生說六次是不對的。始死奠、小斂奠、大斂奠、朝奠、夕奠、朔月奠("月半不殷奠",所以鄭注云:"士無月中奠,大夫以上有之。")、薦新奠、朝祖奠(上士祖、禰二廟,還有朝禰奠。見《既夕·記》)、祖奠、大遺奠,實有十種奠。朝夕奠每天各一次;朔月奠有二次;薦新奠爲"薦五穀若時果新出者",無定數;二個多月中算來實有百次以上。

執事留,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奠於尸東,……由足 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徹大歛奠稱:"徹者……升自阼 階,丈夫踊;祝取醴,……取酒立於其東,取豆簿俎,……祝先出,酒豆簿俎 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設於序西南,直西榮。"而設朝祖奠、祖奠,只稱"乃 奠如初";徹夕奠只稱"卒徹";徹祖奠只稱"徹者人,丈夫踊;設於序西南,婦 人踊";均是省文。大遣奠之徹,稱"徹者人踊如初;……徹者出,踊如初", 與祖奠之徹略同,也是省文。(乙)設奠與徹奠都由祝與執事者數人來執行 的,如小歛奠"乃奠,……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祝徹,……祝徹 巾,授執事者以待"。也有設奠泛稱"奠者",徹奠泛稱"徹者"的,都是包括 祝與執事者數人,如大歛奠"乃奠,……祝反降,及執事執饌,……奠者由重 南東……";"徹者……升自阼階,……祝取醴"。也有不稱祝與執事者或奠 者、徹者的, 顯然也由祝與執事者數人來執行, 如徹朔奠稱"徹朔奠, 先取醴 酒,其餘取先設者……";徹朝祖奠只稱"徹奠"。由此可見,無論明言祝與 執事者,或明言奠者、徹者,或不稱祝與執事者或奠者、徹者,都應看作是祝 與執事者數人。大遣奠稱"徹者人……徹者出"自亦可認爲是祝與執事者 數人把大遭奠徹去的。(丙)設奠徹奠都是"徹者人(升),丈夫踊;出(降), 婦人踊";或"主人要節而踊"(鄭注云:"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 人踊",也是人丈夫踊出婦人踊);可見徹者出入升降,以丈夫踊婦人踊爲 節。大遺奠徹者出人,有"踊如初"之文,自與其他徹奠相同。(丁)各種奠 徹後設在何處?小飲奠徹後"設於序西南,當西榮";大歛奠徹後也"設於序 西南,直西榮";朔奠徹後"設於外",鄭注云:"外,序西南";祖奠徹後"設於 西北",鄭注云:"設於柩車西北(柩車在庭中當階間),亦猶序西南";從這些 記載來看,徹下來的奠都設於序西南無疑。因此,凌廷堪從這裏得出一條 "例"來:"凡奠,饌(陳)於東方(脯醢醴酒饌於東堂下,鼎陳於寢或廟門外, 當東墊),徹於西方(序西南)。"這是非常正確的。可是凌氏在解釋徹遷柩 朝祖之夕奠無設於何處之文時,却同意了鄭玄"再設爲褻"的注解;在解釋 徹朝祖奠無設於何處之文時,雖不同意鄭玄"非宿奠"的注解,却又認爲"亦 再設爲褻"。顯然,鄭玄"再設爲褻"、"非宿奠"等注解,没有根據,出於臆 想;凌氏從其說,實在是自亂其例。徹大遺奠經文亦無設於何處之文,凌氏

更創"大遭奠爲事之終,以賓客事之,故不設於西方"的新說。可是不設在西方該設在何處,他又没有交待,可見其説亦僅憑臆度,不可輕信。大遭奠的設奠,僅稱"鼎入乃奠",没有説明奠於何處,據《既夕·記》知在柩車東;大遭奠的徹奠,也没有説明徹於何處,據小歛等奠的徹奠來推斷,亦在序西南。"饌於東方,徹於西方"的這條"例",應該適用於喪禮"凡奠"的。凡經文所沒有明叙的,均是省文。(戊)《儀禮》在記述上的通例,儀注相同可以省文見義,上文已闡明;而儀注相異,則一定詳敍。如十種不同名稱的奠,除了饌於東方,設於不同的處所①,徹於序西南之外,其間如有移動,均有明文記載。如遷柩朝祖之夕奠,從寢到祖廟,敍明"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到了祖廟,柩升自西階時,叙明"奠俟於下,東面北上";待正柩後,又叙明"奠設如初"。又如朝祖奠先設於堂上柩西,俟請祖期後,舉柩却下而載,亦叙明"降奠,當前東"。由此看來,如果大遭奠是送於擴內,就應該叙明徹出廟門外設於何處,至擴後設於何處;經文既無此等記載,足證大遭奠已被徹去,不再徹出廟門,隨柩到擴。以上五點,都足以證明大遭奠也是經過"徹奠"的儀注的。奠既經徹去,自不可能和明器一起送於擴內。

(二)大遭奠的以"遣"爲名,據《檀弓下》云:"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是取義於送奠入壙。這樣說是不是就證明遺奠被送於壙內呢?則又不然!《既夕禮》云:"徹者人……徹巾,苞牲,取下體,不以魚腊。行器:茵、苞、器(器,所陳明器),序從;車從;徹者出,……""至於壙,……乃窆,藏苞筲於旁。"《既夕·記》云:"葦苞長三尺,一編。"從這些記載裹,可以看出送於壙內的,只是用長三尺一編的葦苞包五俎中羊、豕二俎的"下體";陳先生證以"在戰國墓中及安陽大司空村的殷代墓中均曾出現過整隻的猪(?)或羊腿",可見喪葬禮中有苞牲是可信的。爲什麽送於壙內只有苞牲呢?《雜記》下云:"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歟?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饗禮已佚,無法探索;但

① 始死奠、大遭奠、朝夕奠、朔月奠、薦新奠都設於室;小歛奠、朝祖奠都設於堂;祖奠、大遺奠都設於庭。

《公食大夫禮》云:"賓出,公送於大門内,再拜,賓不顧。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魚腊不與。"可證《雜記》所述可信。《雜記》載曾子的比喻,可以 說明遺奠取羊、豕二俎的下體做苞牲送於壙內,就像大饗賓客卷三牲之俎 歸於賓館一樣,二者的儀注是相同的,意義也是相同的。因此,遺奠以"遺" 爲名,其取義於送奠入壙,僅是二牲下體的苞牲而不是全部遺奠。既然送奠入壙僅是二牲下體的苞牲,那就證明遺奠的奠器並没有被送於壙內。反過來說,如果以五鼎、五俎、四籩、四豆、兩甒的全部遺奠送於壙內,那又何必把羊、豕二牲的下體取出用葦苞包起來另外送於壙內呢?

(三)陳先生考查大遺奠的奠器組合是:四箋、四豆、兩甒、五鼎、(五)组、(五)匕。在這些奠器中,得探索一下鼎與俎的關係。在《儀禮》裏,有多少鼎就有多少俎。提到鼎時,只是用來盛放牛、羊、豕、魚、腊、鮮獸等食物的。這些食物,先在爨上用釜煑熟,然後放到鼎裹(由爨到鼎叫升);到食時,再從鼎裹用匕取出,放在俎裹(由鼎到俎叫載)。《士喪禮》、《既夕禮》裹,都是陳鼎於寢(廟)門外,到設奠時用扃把鼎舉到阼階前匕載。在這裏,有兩點應該注意:(甲)小飲奠、大飲奠匕載設奠後,即有"甸人徹鼎"之文。徹往何處?無明文可查;但牲從鼎內取出後鼎已無用處是可以肯定的。大遺奠有"鼎人"之文,鄭注云:"陳之蓋於重東北";雖不見"甸人徹鼎"的記載,但照當時柩在中庭、庭中狹窄的情况來看,五鼎實無久待於庭的必要,應與小飲奠、大飲奠一樣,匕載後即徹去。如果徹去,就很難想象會被送於擴內的。(乙)五鼎自匕載後,羊、豕、魚、腊、鮮獸都在俎內,鼎內是空的。假使空鼎也被當作奠器而送於擴內,那就與墓葬裏所發現的"鼎內盛着猪、羊的骨頭"的情况不相符合了。這也可反證墓葬裏發現的"盛着猪、羊骨頭"的鼎,不是大遺奠的鼎。

上面所述三個問題,都證明葬日遺奠的奠器没有被送於壙内。所以我說:這三個問題如果没有獲得妥善的處理,奠器人壙的結論,是很難確立起來的。

葬日遭奠的奠器既已證明並未送於擴內,而《既夕禮》陳器中又只有明器,並明白地說"無祭器",那末戰國墓葬裏所發現的祭器,結合到《既夕禮》 究竟應該怎樣解釋呢?我認爲:第一,要考查除了《既夕禮》以外,其他文獻

材料是不是都以爲葬器中没有祭器的?顯然不是!《檀弓上》云:"仲憲言 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 之,示民疑也。曾子曰: ……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分明是以爲有明 器又有祭器的。這樣說來,《既夕禮》在這個問題上,不僅與地下實物材料 相矛盾,而且與《檀弓》所述也相矛盾了。因此,第二,要考查《禮記》既然是 《儀禮》的傳記,爲什麽竟會自相矛盾起來?關於這個矛盾,鄭玄曾經解决 過,他在"無祭器"句的注裏說:"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有鬼器人器。"就是 説《既夕禮》是士的喪葬禮,入壙没有祭器;入壙有明器又有祭器(如《檀弓》 所述),是大夫以上的喪葬禮;那末所謂"周人兼用之",只是大夫以上兼用 之而已。這種説法是否可靠呢? 鄭玄是不是利用這種等級差别來作遁詞 呢?於是,第三,有必要追查鄭注的根據。《檀弓上》云:"祭器人器也",《周 禮·鄉師》鄭注云:"祭器,簠簋鼎俎之屬","祭器人器"是對"明器鬼器"而 言,明器是"不可用"(亦《檀弓》語)的器物,因而祭器是"簠簋鼎俎之屬"的 實用器物。可是,依《曲禮下》云"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孔疏 云"養器,供養人之飲食器也"來說,祭器雖是實用的,但不是人們日常生活 用器。(陳先生說"祭器即日常用具"是錯誤的。)因爲《曲禮下》云:"君子雖 貧,不粥祭器";又云:"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祭器原來是那麽隆重的 器物。既然這樣的隆重,是不是人人都能具備呢?當然不是。《周禮·大 宗伯》云:"四命受器",鄭司農云:"受祭器"。《曲禮下》云:"問大夫之富,曰 有宰、食力、祭器不假";又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王制》云:"大夫祭器 不假";《禮運》云:"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鄭玄就是綜合 這些材料,斷定:四命之大夫受祭器於公,方得具備;有田祿(即有采邑,亦 即所謂"有宰、食力")的大夫可以造祭器,但不具備,還得向人假借;至於無 田禄的大夫和士,不得自造祭器,都要向人假借,不假借是"非禮";因而他 在注《既夕禮》時,從總的方面着眼,說"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有鬼器人 器"。這種說法是有所根據的,因而是可信的。這樣看來,單從文獻材料來 論斷,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士的祭器,是向人假借的,當然不能送於壙内, 所以《既夕禮》云"無祭器";大夫以上有采邑,可以自造祭器,自可用祭器入 壙,所以《檀弓上》云"兼用之"。用祭器入壙,就須另外預備鼎、俎、豆、籩等

器物,器物裹盛放着羊、豕等食物,如《既夕禮》明器中的"筲三:黍、稷、麥; 穰三:醯、醢、屑"一樣;在陳器與葬具時與明器一起陳列在中庭, 変後與明器一起藏於棺旁。因此這祭器, 決不是大遣奠所用的奠器。

這樣的闡述,就文獻材料而論,可說是渙然冰釋的了。但是,結合 到實物材料上是否講得通呢?因此,最後還得探討這個問題。假使照 上面所說,士的葬器中只有明器,大夫以上始兼有明器與祭器,那末近 年所發掘的有明器又有祭器的墓葬,墓主一定是大夫以上的人物了。 (《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 以士祭以大夫。")可是,關於這一點,陳先生的論文和許多發掘報告 裹,都没有涉及墓主身份的探索,因而不敢作蓋然性的判斷。但是,我 認爲:無論如何,由於墓主身份的尊卑,必然有葬具多寡、隆殺的不同, 這是可以肯定的。比如陳先生在考查棺槨制度時說:"普通的墓在棺 的外邊僅有一層槨,較大些的墓在棺的外邊有三、四層槨。"顯然,這就 是因墓主身份的尊卑所産生的葬具多寡、隆殺不同的現象。所以,這 個問題雖然不能立刻得到解決,只要能引起考古學家的注意和探討, 我相信會得到滿意的答案的。

三、"茵"是藉棺的布袋還是槨底板 及其下面的二横墊木

陳先生"從 1951—1954 年長沙的五里牌、識字嶺、仰天湖、左家公山、楊家灣等處曾先後發現過完整的木槨墓"裏,看到戰國的棺槨制度是:"棺放在槨底板上,……槨底板是用二至三塊大木板拼接鋪平的。槨底板的下面用二條橫木墊起來。……槨壁板的下邊即貼放在槨底板上,……棺四周用槨壁板疊立圍繞起來。……四壁槨板將棺圍好以後,在槨壁及棺的上面平鋪一層蓋板;……在蓋板的四邊,又用木框圍繞一周,……木框與槨頂是齊平的。……在蓋板鋪平以後,上面則鋪以竹簾,簾用三或四張接合平鋪。"這些情狀,拿來與《既夕禮》所記述的

棺槨制度相比對,認爲都很符合。《既夕禮》陳器與葬具下有云:"折, 横覆之;抗木,横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 二横三。"陳先生認爲:折就是槨蓋板,蓋在棺與槨壁上的横板;抗木就 是圍在槨蓋板四周的框木;抗席就是鋪在槨蓋板上的席;茵就是槨底 板及其下面的二横墊木;並着重地指出:"所謂加茵用疏布的布,或是 用來覆蓋在茵木上的。因柩車赴壙,裝載木槨的車可能是將茵木擺在 最上面以便於先下於壙內,所以在茵上用疏布蓋起來,好像柩車有帷 飾一樣。前人以爲茵是布袋的説法,恐怕是不正確的。"戰國墓葬裹所 發現的棺槨制度,確與《既夕禮》所記有很大程度的脗合;但是,還存在 不少疑莫能明的問題,有些需要經過縝密的處理才能解決,有些甚至 一時尚無法解決的,陳先生加以臆測式的疏通,實有提出商榷的必要。

特别應該注意的,"茵"是否就是槨底板及其下面的二横墊木的問題。 如果依照陳先生的説法,"茵"不是藉棺的布袋而是槨底板和二條横木,那 末有兩點講不通:(甲)《既夕禮》是這樣記載的:"抗木……加抗席……加茵 用疏布……","加茵"之"加"與"加抗席"之"加"同義,陳器與葬具時,先入 壙的器物放在上面,所以抗席放在抗木上,茵放在抗席上。所謂"加茵",只 能作在抗席上放上茵解,而不能作在茵上放上疏布解。"用疏布",分明是 茵本身用疏布,絕對不是"在茵上用疏布蓋起來"。經文非常明確,陳先生 加以曲解,反説前人的説法不正確,恐怕是不妥當的。(乙)《既夕·記》裹 還有一段補充説明:"茵著用茶,實綏、澤焉。"(鄭注:"茶,茅秀也。綏,廉薑 也。澤,澤蘭也。皆取其香且御濕。")唯其茵是"用淺色緇布爲之,每將一 幅,輒縫合爲囊"(《禮器疏》引皇侃語),才好拿荼、綏、澤來充實;假使茵是 木板,茶、綏、澤怎樣"著"、"實"呢?《周禮·掌荼》云:"掌以時聚荼,以共喪 事", 喪葬禮中, 只有茵是"著用荼"的; 假使茵是木板, "掌荼"之文就没有着 落了。陳先生解釋茵時,把《既夕·記》丢開不管,更没有顧及《周禮·掌 茶》之文,那就顯得片面了。由此可見,舊説茵是布袋,並非"不正確",不應 該也不可能被推翻的。

墓葬裏所發現的棺下有二至三塊拼接鋪平的大木板及其下面的二條 横木,既已證明不是《既夕禮》的"茵",那末它結合到文獻材料裏究竟是什

麽呢?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只要了解文獻材料裏所記述的槨的形制。《十 喪禮》、《既夕禮》没有關於槨的形制的具體記載,因此只有全面地考查鄭玄 有關槨的注解。《周禮・閭師》注云:"槨,周棺也。"《喪大記》注云:"槨,謂 周棺也。"《檀弓上》注云:"槨,大也。以木爲之。言槨大於棺也。"《孝經・ 喪親章》明皇注云:"周尸爲棺,周棺爲槨。"(邢昺《疏》云:"此依鄭注也。") 鄭注所稱"周棺","大於棺",非常含溷,很難據以論定,還需參考後代禮家 的衍述,方能明瞭。孔穎達《禮器》疏云:"古者爲槨,累木於其(指棺)四邊, 上下不周,致茵於槨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槨之上,所 以抗載於土。"這是比較詳盡的記載;以後的禮家,如李如圭《集釋》云:"古 之爲椰,累木於棺之四旁,而上下不周;棺之下藉以茵,其上加以折,次加抗 席,次加抗木。"胡培翬《正義》云:"茵在棺下爲之藉,使棺不親土也。"都是 依據孔《疏》來衍述,並無異説,毋庸多引了。在他們看來,所謂槨,只有四 周的木板(槨壁板);槨上另有折與抗木,而棺下則只有茵,茵下就是土;茵 是布袋, 槨下没有底板的了。這樣說來, 實物與文獻, 一則是證明棺下有木 板的,一則是以爲棺下没有木板的,分歧很大。當然,實物是鐵證,問題只 在於如何正確處理文獻材料。陳先生認爲棺下大木板及二條橫木就是《既 夕禮》的"茵",好像這個分歧已經統一了。可是,如上文所證明,茵是藉棺 的布袋而不是木板,牽强的疏通實際上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我認爲在這個 問題上要達到正確處理文獻材料的目的,應該探討上文所引的鄭注、孔疏 的是否可信? 鄭注"周棺"、"大於棺"之説過於含溷,因此孔《疏》的衍述是 否符合鄭注原意,倒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要了解鄭注的原意,只有進一 步考查它的根據。《檀弓上》云:"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 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鄭玄的《孝 經注》,幾乎是摘引此文,可信他關於槨的注解是根據《檀弓》的。對《檀弓》 之文的正確理解,特别應該注意"槨周於棺,土周於槨"這二句話。"衣足以 飾身,棺周於衣",應解釋爲歛衣包裹着尸體,棺上下四周周於衣,這是無疑 義的。準此而論,"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句法相同,當然也應解釋爲槨上 下四周周於棺,土上下四周周於槨。假使槨没有底板,就不是像"棺周於 衣"那樣周於棺,而土也不是周於槨了。因此,《檀弓》所述槨的形制是有底

板的。這樣說來,《檀弓》所謂"槨周於棺",鄭《注》所謂"周棺"、"大於棺",都是上下四周周於棺的意思,並没有把槨説成"上下不周"。既然《檀弓》和鄭《注》都認爲槨是有底板的,那末結合到墓葬裹所發現的"槨底板是用二至三塊大木板拼接鋪平的,槨底板的下面用兩條橫木墊起來",本來就完全脗合,没有絲毫矛盾。自從孔《疏》歪曲了鄭注原意,創爲"上下不周"的槨没有底板之説,以後禮家,均沿其誤,遂使問題複雜起來。可見文獻與實物的扞格難通,僅僅在於孔《疏》以下諸家之説,這是必須辨別清楚的。陳先生可能也是惑於孔《疏》"上下不周"之説,不得其解,便憑空把藉棺的布袋一"茵",拿來當作槨底板,以凑合實物材料。經過上述的論證,他的說法,顯然是不正確的了。

棺槨制度中還有一個問題,陳先生的説法也值得商榷,那就是"抗木應該是圍在蓋板四周的框木,用使蓋板密合。"《既夕禮》云:"折,横覆之。(鄭注:"蓋如床而縮者三横者五。")抗木,横三縮二。"分明是二件器物。又云:"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先加折,折上再加抗席,抗席上再加抗木;非常清楚,抗木是加在抗席上的木板。再則,抗席、抗木之"抗",都是取義於"禦止塵土",没有如陳先生所說"用使槨蓋緊合"的意義。因此,抗木不是蓋板四周的框木。可是,把抗木作爲加在抗席上的木板,在實物材料裹確是得不到證實,陳先生引"長沙五里牌406號墓的木槨上面,即鋪有竹席",竹席上是没有木板的。那末是不是就可像陳先生那樣斷定戰國棺槨制度抗席上没有木板的呢?我覺得還不應過早地下結論。抗席上面再有一層木板來抗止塵土是很有可能的。在此只能存疑以待證了。

四、"葬於北方"不是"葬於其 居址的北面"

陳先生在考證"墓道或'頭向'多北向"時,引《檀弓下》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從而推斷"葬於北方,或指葬於其居址的北面"。把《檀弓》所説的北方,解釋爲居址的北面是錯誤的。古人有族葬之法。"《周

禮·大司徒》云:"以本族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冢人》云:"掌公墓 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 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墓大夫》云:"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 民族葬,而掌其禁令。"一族的埋葬事務,是由"冢人"、"墓大夫"來管理的。 《士喪禮》云:"筮宅,冢人營之。"鄭注云:"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與《周 禮》也完全一致的。據此,足以證明不是各家分散葬在其居址的北面,而是 一族集中葬在一個固定的地方。《檀弓》所説"葬於北方",北方即固定的族 葬之處。北方,鄭注云:"國北也",即國的北面。國就是邦,《説文》口部云: "國,邦也。"邑部云:"邦,國也。"《周禮·大宰》鄭注云:"大曰邦,小曰國,邦 之所居亦曰國。"而國、邦就是城、《考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國中九 經九緯。"鄭注云:"國中,城中也。"又《既夕禮》"至於邦門",鄭注云:"邦門, 城門也。"營國就是營城,所以國中就是城中,邦門就是城門;因此國北就是 邦北,也就是城北。"冢人"、"墓大夫"所掌的公墓、邦墓,就是城北的族葬 之處。因爲族葬之處在城的北面,所以《既夕禮》板車至壙有"至於邦門"之 文,是要經過邦門的。據此,所以我說陳先生"葬於其居址的北面"之說是 錯誤的。

提出這個問題,還不僅指出陳先生在解釋上的錯誤;更重要的,這裏牽涉到二個問題:第一,文獻材料方面有着很多關於春秋、戰國時代族葬的記載,但還有待於實物材料的證實;而族葬之法的任何材料,都對宗法制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不應忽視。第二,族葬之處是在城的北面,它與古城遺址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有這種材料的發現,無疑對古代史研究有重大意義。這兩個問題都要求考古學家在發掘古代墓葬時,不僅注意墓的本身,而同時要注意墓的周圍。

以上都是從文獻材料方面就陳先生論文中的幾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同時,我還要附帶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在實物史料與文獻記錄作結合研究時,應該抱着一種比較客觀的態度,不要多加曲解,强求一致。因爲關於喪葬的習俗,會因地域的南北、時代的先後而產生很多不同的現象的。《儀禮》這部古籍,成書於戰國初期至中葉的結論,大概可以肯

定的了。可是它所記錄的,究竟是哪一國的習俗,還是很難斷言。因此它與墓葬裏所發現的材料相比對時,不免有所分歧,這是在情理之中的。遇到有分歧處,與其牽强以疏通,不如存疑以待證。田野考古事業在飛躍地發展,將來一定會有更多的實物史料來證明古文獻記錄的可信與否的。

(原載《考古學報》1958年第2期)

宗周歲時祭考實*

從祀典上的殷周異制說到喪奠(祭) 與吉祭的聯繫和區分

晚周有一批佚名的"七十子後學者",纂述了"《記》百三十一篇",至今 殘存西漢二戴輯錄《禮記》八十八篇。這一項《漢志》著錄,似乎一百沒有引 起後人足够的重視。其實,這些《(禮)記》原文傳自孔子及其弟子,或輯錄 遺文殘句,或闡述萃語蓍言,是認識前代文明的重要依據,不應以其書出自 漢人整理、涉嫌依託而一筆抹殺。司馬遷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 他從官學裏接受西周部分傳統課程來教授私學弟子:《詩》、《書》傳改編讀 本,禮、樂傳威儀實踐,儘管"述而不作",畢竟"信而好古",口耳相傳,力求 保持原型;七十子四科分修,"文學子游、子夏",顯係專治四經,疏家所記師 承源流既難盡信,當時有無評釋記錄亦屬未詳。祇有彙輯孔子行事和師弟 問對的《論語》一書,中多至理名言,至今傳誦不衰。書中述及曾子之殁,而 吴起當師事曾子,則其成書不會早於戰國:還應注意,《坊記》引"《論語》曰" 云云,證明《(禮)記》的問世更在其後:由此得出結論,"七十子後學者"撰作 《(禮)記》當在戰國中期。以後,孟子"尤長於《詩》、《書》",而其書所引"禮 曰"云云,則亦見於《曲禮》、《禮器》、《玉藻》、《祭統》,他生前已見到單篇流 傳的《(禮)記》;荀子隆禮、樂,所著書中與《(禮)記》既有整章整節相同,也 有一二句文雖稍異而義實相同的。本來荀出孟後,《荀子》援引《禮記》是無

^{*} 本文係《周公與宗周禮樂文明》中的一個篇章,結集時擬改題爲《充滿"思親不已"之情的祖禰祭祀》。

可争辯的事實。其奈某些人懾於荀况高名,輕率地斷爲《禮記》抄襲《荀子》,以惑後學。爲此,我曾詳盡地作了具體的比勘和實事求是的辨析,立四證以反復審核,判斷爲荀子援引《(禮)記》①。又從傳述西周文明上着眼,應該祛除世俗偏見,確認孟、荀二人亦當在"七十子後學者"之列。經過以上的推比,把各種關係端正之後,非但今存大小戴《禮記》的重要意義完全呈現出來,而且從學術史上探求,也無疑會理解:當諸子之學興起之時,堅持西周四經之學的發揚光大,與道、墨、名、法相抗衡的,就是孔子再傳、三傳弟子以至"七十子後學者"。司馬遷又說"故《書傳》、《禮記》自孔氏",看來就是這個意思。

當然,某些人輕視《禮記》也有其原因的。《記》原有多少篇,經過秦火的摧殘已無法考實。殘存二戴《禮記》,不僅闕失錯亂,漫無統系,而且確有僞作滲入,內容龐雜,嚴重影響學者的徵引。如果就現存之篇,加以嚴格的審核和篩選,分清哪幾篇確是晚周人追述前代時事的,哪幾篇是秦、漢人仿作而滲入的,依然能够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其中,特別是那些超出《儀禮》十七篇範圍的佚禮殘句,將大有裨益於對西周典禮及其有關名物制度的論定。

審核和篩選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依據本師曹元弼先生的遺說,把二戴所輯《禮記》八十八篇劃爲論政、論學、論禮三大類,分別篩選,歸入禮類的計有三十九篇②。而每一篇中,還要剔除其可疑章節。記傳本來是解經之作,或直引其文,或概述其事,然後闡發其義。如例一,《燕義》說:"君立作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晚周人直引《儀禮·燕禮》原文外,釋義祇有文末三字。又如例二,《祭統》說:"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實,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牲體前後腿各分三段,肩是前腿最上一段,髀是後腿最上一段。殷人是否貴髀,不詳;周人確是貴肩,《少牢饋食禮》載俎節,羊俎、腊俎均云"肩在上"。以上兩種形式的引述存在於絕大部分的《記》中,以上述二例來推定佚禮,便如例三,《雜記下》說:"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 夫大饗既饗,卷

①② 見《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

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今存《公食大夫禮》歸俎節亦有"卷三牲"句,可證《雜記》直引《饗禮》原文;《郊特牲》說:"大饗尚服脩。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禮三本》説:"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這是概述《饗禮》內容,都是其禮的殘句①,它與《儀禮》十七篇具有同等的史料價值。

二戴《禮記》八十八篇中,《檀弓》等十四篇載有五十多項四代或三代的禮制對比②,而類似的記載也見於《論語》、《孟子》、《荀子》,他們關心禮制異同的探討是一致的。

四代異制大半屬於禮家所說的名物度數,如《明堂位》說:"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等等,既難於考定其是真是假,也說不出在損益上有什麼重大意義。爲便於與本文研究的祖禰祭祀相結合,選擇一組喪禮方面的殷、周異制,用上面所說的方法去審核,使前後呼應,易於瞭解。

甲、始死日襲屍後,斷治三尺之木,上穿一孔,繫二瓦鬲,中盛薄粥,樹立在殯宫庭中,當作死者魂氣依附之物,名曰重。《檀弓下》說:"重,主道也。殷主綴重,周主重徹焉。"殷禮,作木主後,繫於重而置於廟中;周禮,始死時樹重,俟葬後舉行虞祭,作木主,即將重徹去,埋於祖廟門外。

乙、象生時"出必告"於尊長,所以將葬要以柩朝祖。《檀弓下》說:"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殷禮,升柩於祖廟堂上朝祖後,還要停柩於西階上,叫"殯於祖";周禮,祇有正柩於兩楹間以朝祖,無殯於西階上之禮。

丙《檀弓下》説:"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封讀作窆,下棺於壙。 《坊記》也說:"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送葬返家,升堂入室,不見亡親, 觸景生情,最爲悲痛,周禮此時受弔,較爲適當;下棺於壙時是"哀之始",故 "孔子曰,殷已憝,吾從周",殷禮太質直而欠於斟酌。

① 本文對《禮記》頗多援引,凡經審訂確認爲佚禮殘句,字下概加"•"符,表明它與《儀禮》十七篇具有同等的史料價值。

② 胡厚宣先生對三代異禮,從二十多種古籍裏輯錄一百二十項,見所著《中國奴隸社會最高統治者的稱號問題》(《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巴蜀書社 1990 年)。我祇取七十子後學者所述,得五十多項。

丁、卒哭祭在葬後六日,次日舉行祔祭,把木主升於祖廟。練祭即親喪十三個月小祥祭。《檀弓下》説:"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葬後不到十天即藏主於祖廟,是太倉促了。

上列異制,周制均見於《儀禮·士喪禮》上下篇。《士喪禮》裏有夏祝、商祝,單稱祝指周祝。祝本是公臣,被稱爲"習夏、商禮者",可見喪葬禮的殷制記錄,也是有所根據的。

還有一項應該特别注意的記載,它是三代對鬼神的不同態度:《表記》 說:"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尊神與尊禮、先鬼與近人,是殷、周對待鬼神的原則分歧;周人的事鬼敬神主要表現在祖先祭祀上,而殷人的率民以事神,則貫穿到施政方針中去了。

探索殷、周異制還要從殷人自己的記載裏取得證明。

甲骨卜辭記載祭名很多,但祀典的性質往往弄不清楚。在這裏,舉三種最爲習見的祀典來進行考察:

- 一是合祭先公先王。"丁酉卜貞:王室彥自上甲至于武乙,衣①。亡 九。"(《卜通》第二九九片)"□□□貞:酒翌日自上甲至多后□□□自毗。 在九月,隹王五祀。"(《前》三·二八·四)周制合祭祖先,(一)"五歲再殷 祭",没有殷制那樣頻繁;(二)周宗廟有祧法,高祖以上祧入始祖廟,列於合 祭則不復有特祭;殷無此法。
- 二是先妣特祭。"癸未卜貞:王室武丁夹妣癸常,亡尤。""辛巳卜貞:□ 室武丁夹妣辛常,亡尤。""戊子卜貞:王室武丁夹妣戊常,亡尤。"(《卜通》第八三、八四、八五片)周制婦入配祭,祝辭所謂"用薦某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斷無先妣特祭。祇有父在母死,葬後的虞祭和卒哭祭是女尸受享,但這是喪祭而非吉祭。祔祭後祔於祖姑,祖姑配於祖父,仍然是附食於配祭。

① 甲骨文"衣"字,王國維氏釋爲"殷祭"。從祖先合祭上看是正確的。近有學者提出新說,言之亦頗成理。且看古文字學者們最後定論。從這些卜辭證殷有合祭的結論,大概不會被推翻吧?

三是祭兄。"癸亥□貞: 舰歲, 眾兒虫。"(《後上》七·七) 般制祭兄是 "弟及"制的特徵。周制嫡長子繼承, 無嫡長子以支子入嗣, 按昭穆排定, 與 嫡長子同。從王室到大夫士家, 絶無祭兄之典。

孔子說:"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禮"字屬下,從漢人讀。)他不僅深知殷、周異制的癥結所在,而且也明白周人所因所革的原則精神。對這些,他不止一次說過"吾從周",是評判二制的基本態度;但也有"善殷"的表示,或許"其先宋人",在個別問題上,贊成"殷練而祔",就是等到周年祭後送木主入廟。一個"從"字,一個"善"字,顯然屬於感情上一時扭不過來的表現。當然,從周禮方面衡量,"卒哭而祔"牽涉到喪奠、喪祭關係的妥善處理,是當革而不是當因的問題。由此可證,孔子的從周也是有條件的。

周禮在喪、祭過程中,奠和祭是第一區分,以葬爲分界,其特徵,奠僅設酒食而祭則立尸受饗。在祭祀中,喪祭和吉祭是又一區分,以終喪除服爲分界,其特徵,喪祭無定時而吉祭爲定時的常祀。

奠和祭都是爲亡親提供飲食。父或母的死亡,做子女的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奉進飯菜,所以在招魂(復)而不返時,急匆匆地在室中屍體之東"奠脯、醢、醴、酒"。脯是竹籩裹放幾片乾肉,醢是陶豆裹放些肉醬,一壺帶糟的甜酒和一壺清酒。《檀弓上》說"始死之奠其餘閣也歟",閣是庋藏生活用品的小木架,平時與几一起放在坐席附近,閣上常備一壺一豆一籩,主人疲倦時憑几而坐,喝一口酒,取一片乾肉拌着肉醬吃。人死了,家人們匆忙間即用閣上的殘肴剩酒,權充"始死之奠"。

親喪第二天小斂,就是用衣衾把屍體包裹起來,從室中遷到堂上兩楹之間暫設的矮牀上。於是"乃奠",醴酒外,宰了一頭猪,陳一鼎而載一大木俎:"兩脾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①兩後腿分置於俎的兩頭,兩前腿分列其次,舶即脅,兩脅又分列其次,脊骨和肺置於俎的中間。執事人員就在矮牀東面地上設奠:"豆錯,俎錯豆東,醴酒錯于豆南。巾之。"先在牀東偏北陳一豆一箋,次把牲俎縱放在豆箋之東,而一醴一酒則

① 此《士喪禮》記用一大俎載七體的所謂"豚解"。後代祭祀稱爲全豬全羊,即是此法的發展。

放在豆籩之南。這樣,酒菜錯成方形,還罩上粗麻布的巾。這就是"小斂奠"。

親喪第三天大斂和殯,在屍體上再包裹若干"稱"(套)衣裳衿衾,叫做大斂。先在西階上掘一長方形的"肂(坎)",棺材即放在肂中,然後主人(孝子)親自捧屍體放入棺中。叫做殯。大斂陳三鼎而載三俎:豕、魚、腊(乾兔)。既殯以後,設奠都在室中西南隅,一人執燭而侍。與生時宴飲一樣,鋪設坐席。席前二豆,葵菹(醃葵梗)在南,蠃醢(螺肉醬)在北。二籩,栗在豆南,其東是脯。脯北是豚俎,豚東是魚俎,腊俎在豚、魚二俎之北。亦錯成方形,罩上粗麻布巾。這就是"大斂奠"。

親喪第四天起,改爲朝一哭、夕一哭。哭必設奠,每天朝夕,徹去宿奠, "乃奠醴、酒、脯、醢",直到葬前(士三月而葬)二日。合起來稱之爲"朝夕 奠"。

其間,一、遇到"朔月"(初一),要設"殷奠"。殷訓盛,與大斂奠一樣,陳三鼎而載三俎,二壺、二豆外,二箋改用盛飯的二瓦敦。"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醴酒位如初。"陳設也相同。"月半不殷奠",士祇有"朔月殷奠"。二、遇到新穀登場、瓜果成熟,如生時的嘗新,還要以朔奠規模來安排"薦新奠"。

到葬日前二天,柩在送往墓地之前還要到祖廟去朝祖:"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上一日的夕奠,有人執持着一起送到祖廟。等到正柩、薦車之後,徹去宿奠,"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送來酒菜相同的新奠,稱之爲"遷祖奠"或"朝祖奠"。

葬前一日,柩將載於遺車,如生時遠行飲餞那樣,在祖廟庭中設筵舉行祖禮。先是"徹奠,巾席俟西方",遷祖奠徹去而留下巾和席,於是"乃祖",當還柩向外,改柩北首爲南首時,"布席,乃奠如初",用留下的席在柩東鋪成筵席,送上相同的酒菜,就是"祖奠"。

人壙之物名"遺",《周禮》的巾車、校人兩職都提到遺車。《荀子·禮論》説"輿藏而馬反",車人壙而馬不人壙。所以孔穎達説:"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遺奠,用此車載之以遺亡者。"遺奠在諸奠中最爲隆重,陳五鼎而載五俎:羊、豕、魚、腊、鮮獸。醴、酒外用四豆:脾析(羊胃)、蜱醢(蚌肉醬)、葵

菹、蠃醢。四籩:棗、糗(煎粉餅)、栗、脯。婚、喪士可以用大夫禮,叫做"攝盛",因而五俎裹有羊牲體。薦車先行時,"徹者人,徹巾,苞牲,取下體"。徹遺奠時,徹者從羊俎、豕俎中各取前腿"臂"、"臑"、後腿"骼"三段,用粗麻布巾包裹起來,叫做"苞牲",是送入壙中的"大遺奠"。

這十種不同名稱的奠都屬喪奠,葬後就不用奠而用祭了。

柩入於壙,"實土三",不等封墓,主人、主婦等匆匆的趕回殯宫,注家以爲"送形而往,迎精而反",爲了"日中而虞",舉行第一次虞祭。虞訓安,是安其魂氣的。"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士葬日初虞,後二日再虞,後四日三虞。《士虞禮》今存,卒哭、祔兩祭的書本已佚。喪中哀至而哭,卒哭祭後祇有朝夕哭了。祔祭是依昭穆之次把神主祔於祖廟,等練祭遷廟時重新排列。《土虞·記》説:"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從初喪到十三個月舉行小祥祭。又名練祭,是對主人喪服改用練布而説的。到二十五個月舉行大祥祭。到二十七個月舉行禪祭。這一連串的祭禮的書本都没有傳流下來。或者與《士虞禮》大同小異,舉行時參考斟酌而已。注家以爲虞祭是喪祭,卒哭以下諸祭都是吉祭。我根據《士虞·記》"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認爲到禪祭時才到吉祭階段,大祥以前還在喪期之中,都是喪祭。

虞祭是喪祭的開始,那末以後的祭和以前的奠在意義上有什麽區别? 孔穎達在《檀弓》疏裹作過扼要的闡述:"奠謂始死至葬之時祭名,以其時無尸,置于地,故謂之奠也。"這分析雖很深刻,還有一重意義却没有説出來。始死至葬之時,屍柩在殯宫,致祭有象,故設奠而已;葬後形魄歸於地,祭無所見,故需立尸。補充此義,孔説才完備充足。而近人所稱"祖先祭祀"應包括喪奠、喪祭、吉祭(歲時祭、合祭)。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

股族統治者也罷,周族統治者也罷,他們的頭腦裏,不可能有人死無鬼的思想。但是,對鬼神的祈求和信賴,隨着他們國力或衰落或强盛的變遷, 表現了或殷切或淡漠的不同態度,這正是殷人之所以"尊神"、"先鬼"和周 人之所以"尊禮"、"近人"的緣故。

周人"尊禮""近人"精神貫穿在所有祀典中,對祖禰祭祀尤爲明顯。

《祭義》說:"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其中四句是晚周人記錄而傳下來的古話。《中庸》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祭義》與《中庸》不見得出於一人之手,而且兩人所作也不見得同時的。這幾句古話分别流傳而演述微有不同。又見於《左傳》,哀公十五年,陳國的使臣芋尹蓋對吴太宰嚭說:"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在外交折衝時引用此語,一以證此一觀念爲周禮的原則,二以證此語流傳之廣,爲知禮者所承認。

周族統治者抱着"事死者如事生"的願望來祭祀祖禰的。這願望最初的實現就是任何祀典的祭前齋戒和將祭立尸。什麼叫齋戒?《說文·示部》:"爾,戒絜也。从示,命省聲。"經傳多作"齊",是齋字的假借。本文一律用"齋"。先秦古籍幾乎都提到"齋戒",可見在兩周時期普遍實行,其適用範圍,祭祀外,如疾病時,如妻妾人御前。什麼叫立尸? 屍體字本不作尸,而經傳多借尸爲屍。簡化後屍作尸的異體,已不知尸之本訓。《郊特牲》說:"尸,陳也。"《爾雅·釋詁》則說:"尸,主也。"武王伐紂,車載文王木主以行。用木主由來已久。喪禮中,葬後用桑主,練後用栗主,都是死者魂氣依附之物。鄭玄以爲祭時"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似乎木主起不了"如事生"的作用,要在諸孫中立一人以爲尸,與祭者獻酢飲食,如生時一樣。《坊記》說:"子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二者用於不同場合而有異,意義上是完全相同的。所謂尸者,應該解釋爲"表現亡親形象的神主"。

特性、少牢二禮一開始就是筮定祭日:以前旬的丁或已日筮定後旬的丁或己日。其間空十日,正好給主人、主婦做齋戒的。《祭統》説:"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筮日得吉,祭日已定,主人、主婦就從筮日起開始散齋七日。散齋內容,《曲禮》説:"齋者不樂、不弔。"《儀禮・既夕・記》説:"疾者齋,養者皆齋,徹琴瑟。"不聽樂人奏樂,自己也不鼓瑟鼓琴。喪家弔哭既不能去,嘉

禮、賓禮更不能參加了。鄭注以爲還有"不御",齋戒獨宿於外,避免性行爲 是不消説得的。大夫禮筮日畢"乃官戒",戒諸官及參與祭祀的"具其物,且 戒",可見衆主人、衆兄弟、衆賓和屬吏都要散齋的。

士禮"前期三日之朝筮尸",筮畢,主人、主婦開始致齋三日,其内容是 "思念親存之五事"。《祭義》説:"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 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②爲祖禰祭祀而 齋戒的日子裏,想起他平時在室内起卧、房中盥洗、堂上講論、庭除躑躅、門 塾出人;想起他什麼工作都幹得出色,自己陳述時有說有笑,受人贊賞時眉 飛色舞;想起他爲人耿直,辦事不阿私、不徇情;想起他晨起獨自徘徊,高誦 典謨誥誓,閑來鼓瑟鼓琴,低吟周雅齊風;想起他衣食節儉,每每要一褒烤 肝拌一豆螺肉醬來下帶糟的酒。經過三天聚精會神的思念,真像見到亡親 了。"《祭義》所引"五思"殘句,反映思念亡親的感情十分真切,確是"遠鬼 神"而"近人"的。

到舉行祭禮那天,《祭義》說:"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祭日設薦,尸還未來,走進堂後中室,仿佛相像而又看不清楚,亡親已經安坐在席位上了嗎?迎尸入室,子、婦進進出出,勸飲勸食,真像見到歡容、聽到笑聲了;祭禮完成,户外側耳静聽,亡親離去時的悵恨,依稀發出微細的嘆息!"《祭義》三段摹寫,刻劃頗近情理,明白如畫;但概括祭禮始末,過於簡單,分不清是虞祭還是歲時祭:《檀弓下》說"虞而立尸",立尸從虞祭開始,那末子、婦周還的是虞尸了。

尸由誰來充當?《記》的記載是含糊的。《曾子問》說:"孔子曰,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同姓可也。"《祭統》說:"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也。"又說:"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都有"主人宿尸"於尸家外門外,其人别有宅第,顯然是主人的弟或從弟(祭祖),

① 本文所用"~~~~"符號表示:以上是所引《詩經》、《儀禮》、《禮記》原文,以下是我所作的今譯。譯文所增加的句子,是根據禮儀場面推比出來的。

侄或從侄(祭禰),說"取同姓"、"子行"是對的。由於宗法昭穆原義後人不甚理解,遂有"子坐父拜"的驚詫。其實,孫爲王父尸以同昭同穆爲原則,當其爲祖尸時,祭者視之如父(或祖),行事父之禮,有何"鄙風"(唐杜佑説)和"迂誕"(明郝敬説)之足云!

尸是要祝來韶相的。《郊特牲》說:"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祝傳達主人與尸之間的誥教祝嘏等辭。主人室中獻尸,東西相向,祝南面韶告。在禮儀動作上,祝擔任輔相,尸來時,祝出門迎人;尸去時,祝導之出門。《士虞·記》有"前尸"之儀,前訓導,導尸出門。其文:"尸謖(起立),祝前,鄉尸;還(同旋,轉身),出户,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還①,及門,如出户。尸出,祝反。~~~~尸起立,祝走在前面引導,轉身面向尸而退走幾步;祝重又轉過身來同尸先後走出室户,[轉而向西]又轉身向尸而退走幾步;祝重又轉過身來同尸先後向西走,[至當階處轉而向南]走過主人西階上立位,又轉身面向尸而退走幾步;祝重又轉過身來同尸先後從西階降至西唐途,又轉身面向尸而退走幾步;祝重又轉過身來同尸先後到廟門,從闌西出去,又轉身面向尸而退走幾步,然後反身而人。"原來"前尸"之儀是種容禮,尸離去時面有戚容,而祝作爲相禮,在面向尸退走時當有還辟逡巡的神態。

《莊子·天運篇》說"尸祝齋戒以將之",將訓奉,祭祀無論在朝廷抑或在民間,都要依靠這些來實行,而立尸和齋戒是任何祀典舉行前所必須要做的。

祭禮是喪禮的繼續。喪禮有部分內容又在祭禮中重新出現,如大斂以後穿插在朝夕奠間的薦新奠仍以歲時薦熟的形式在祖先祭祀中蔚爲常祀 大禮——歲(烝)祭。

喪禮的最後一祭,祥祭過後的"中月而橝",鄭玄説:"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劉熙説:"澹然哀思益衰也。"子、婦痛遭"大故",以一個接一個的禮儀來節制他們的悲痛,到禫祭以後,"喪復常,讀樂章",生活完全恢復正

① 各本"還"上有"降階"二字。與上文重複,斷無兩次降階之理。王引之以爲 衍文,據《經義述聞》刪。

常了。

然而,儘管有形的禮儀要求殺減哀思;而無形的繫念,又往往隨着物候的變異,重又勾起。《祭義》説:"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這幾句話道出了子、婦"思念亡親"並未因舉行禪祭而澹然忘懷的心情。本師曹元弼先生囊年在講解喪祭禮時,對這一問題作過研討,他以爲思念亡親是終身不已的,既從物候勾起不已的思親之情,也應就在這裏從喪禮薦新奠延伸出烝嘗之祭。"思亡親之不已也而烝嘗以生",這是他當時說的話,把祖禰祭祀的真諦揭示出來了。

嘗新,顯然屬於季節性的。從後代的觀念來看,把烝嘗之祭編排在四時祭中是無可非議的。但是,把它與歲祭聯繫起來考察並確定其處於何種關係時,就很難説清楚了。看來,祇有從歷史進程中,通過具體事例加以全面評析,纔能作出符合事實的答案。

甲骨文有时字,記錄歲祭的卜辭如"甲寅卜,其又

對於高記一牢"(《殷契粹編》一六五),不勝枚舉。有愈、景、假、養等字,其卜辭曰"甲午卜,其愈黍于高記"(《殷契粹編》一六六),"甲辰卜,彭來泉……用"(《殷契佚存》八七七),"己巳貞,王其景南囧(明)米"(《殷虚文字甲編》九〇三),"辛酉……于翌日癸,傷新鬯,王□□"(《殷契粹編》九一二);金文有鲞、穩等字,其銘辭曰"有獎(柴)其祀"(康王時器《大孟鼎》),"唯王十又四祀有一月丁卯,王肅(在)畢壺"(昭王時器《段殷》)。其字象奉進粢盛之形,後人即假"烝"爲之。可見殷與周初宗廟"嘗新"祇有烝祀一祭,舉行似無定時。《書·洛誥》說:"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可見在周初烝祇是祭法而歲是祭名。是時祭,也是歲祭。甲骨文有春秋而無冬夏。在四時觀念没有出現、或出現了而没有普遍流行,時祭落實在歲祭上也是合理的。

烝祭內容本是嘗新,《商頌·那》的"顧予烝嘗",《逸周書·嘗麥》篇的 "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不僅出於後人追寫,不能作殷末周初已 有嘗祭之證;而且,《那》與《楚茨》的"以往烝嘗",都是祭祀現場的描寫,烝 當連文,不能説既是烝祭、又是嘗祭,祇能作"奉進祭品給祖先當新"解,因 而仍然祇有烝祭(亦即歲祭)一祭。

到《春秋經》裏就不同了: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又十四年"秋八月,乙亥,曾。"《左傳》裏也是一樣: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齊)當于太公之廟。"又襄公十六年,"春,(晉)烝于曲沃。"又昭公元年,"十二月,晉既烝,甲辰朔,(趙孟)烝于温。"又《魯頌‧閟宫》的"秋而載當",到春秋時烝、當分别舉行,纔從烝一祭演變成烝、當二祭。這個發展進程很清楚,是確鑿無疑的。

但是,注疏家以爲《小雅·天保》裏就有四時之祭:"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毛傳:"春曰祠,夏曰禴,秋曰當,冬曰烝。"孔疏:"《釋天》文。"以後說《詩》者從之無異詞。其實不然。《爾雅》相傳非一時一人之作,而以《釋詁》篇成書最早。《釋詁》說:"祠,蒸,當,禴,祭也。"而《釋天》則說:"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當,冬祭曰蒸。"就《天保》詩而論,和《釋詁》一樣,祇是四個祭名。由於毛傳據《釋天》作注,好像《天保》首創四時之祭,那是不對的。試以類似的例證推斷:《左傳》桓五年"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當,閉蟄而烝";《曾子問》"孔子曰,禘、當、郊、社,尊無二上":也是四個祭名,祇因郊祭天、雩祭山川、社祭土地之主,禘合祭祖先,盡人皆知,無法影戤;而祠與禴不知何祭,被人移花接木,編到時祭去了。

戰國時期,隨着社會變革的推進,爲適應各國"時王"擴張的需求,對西周沿用下來的禮制,紛紛進行由疏趨密、由簡趨繁的增補改訂。而烝嘗歲時之祭,被編入《周官經》吉禮十二目中:"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由此可證,戰國時,《周官經》作者改《天保》詩"禴祠烝嘗"爲"祠禴嘗烝",把春秋時的烝、當二祭擴充爲四時之祭。

處於同一時代的"七十子後學者",《千乘篇》春、夏俱云"享于皇祖皇考",秋則曰"嘗新于皇祖皇考",冬則曰"蒸于皇祖皇考",雖按四時,仍然祇有嘗、蒸兩祭。《明堂位》稱"夏礿秋嘗冬烝",而《郊特牲》、《祭義》説"春禘而秋嘗",《仲尼燕居》説"嘗禘之禮",《祭統》説"礿禘嘗烝",雖受不同程度的影響,終究没有合流。秦、漢以來,《爾雅·釋天》、《公羊傳》、《説文》,都與《周官經》完全一致,而《春秋繁露》説:"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加工修飾,真

是越來越精巧了。

上文凡所引述,俱屬禮制的記錄;而祭祀應是典禮。今殘存《儀禮》十七篇,其中四篇是描述祖禰祭祀的典禮。《士虞禮》是喪祭,《特牲饋食禮》和《少牢饋食禮》上下篇是吉祭,二者都是常祀。祭禮都寫明爲了某事,開門見山,絕不含糊。士虞禮初虞爲"祫事",再虞爲"虞事",三虞爲"成事"。特牲禮在宿賓時說"某薦歲事",少牢禮在筮日、筮尸、宿尸的命辭和陰饜的祝辭都說:"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典禮自身表明是歲祭。再從其內容上看,迎尸入室,奉進黍敦稷敦,尸食九飯(或十一飯)爲祀事開始,謂之饋食。非常明顯,二禮都是以烝爲祭法、以歲爲祭名的。西周禮樂文明全盛時,各種門類的典禮重在實行,不見得寫有書本。今殘存《儀禮》十七篇,我考定:由孔子傳述,弟子後學"于是乎書"。成書雖在魯哀公以後①,仍能保持西周的原型。從以上探索歲祭到四時祭的發展過程中,也能獲得相同的例證。

饋食享祖禰是歲時的"直祭"

祀典中的"饋食"祭法,在邦禮分類上屬於食禮。食禮以吃飯爲主體。 飯後飲酒或飲漿,其名曰酳。酳訓漱,寓潔口之意;又訓演、訓安,酒漿下 肚,寓有安其飯菜之意。這不僅《公食大夫禮》飯後漿飲是這樣;就是《昏禮》同牢合卺、三飯後酌酳也是這樣:與燕飲之禮的飲酒,在宗旨上是有所 區別的。

用"饋食"祭法的祀典,其書本記錄尚有三篇完整地保留下來:一篇適用於士級貴族的,其規模用一牲(豕)三鼎,故稱之爲"特牲饋食";還有上下兩篇適用於卿大夫級貴族的,排場就不同了,用二牲(羊、豕)成牢而五鼎,故稱之爲"少牢饋食"。但是,二者都是祭法,爲什麽書本記錄時都没有寫上祭名呢?

① 見《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

以今存唯一的喪祭禮——《士虞禮》作類比:"士虞禮特豕饋食",是葬後安其魂氣之祭,故首句先列祭名,下連叙祭法。祭禮當以此式爲準。歲時祭本來是祖禰喪祭以後的常祀,由於它在春秋時發展爲烝、嘗二祭,到戰國時又出現祠、禴、嘗、烝四時之祭,引起祭名不同的争議,遂使記錄者不易定名,在傳鈔中不知誰誤加"之禮"二字於"食"字之下,世俗便有所謂"饋食禮"之説了。但要指出,鄭玄《三禮目錄》說"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是堅持了正確的解説。

士的歲時祭,就書本所記以窺度其原型,無論從服飾器物上看,或者從儀容動作上看,縱然不够恢宏,而厚重樸實、尚儉戒奢的氣質,盎然溢於言表。與周族創業時期崇尚實際、不圖虛華的謙抑情趣,正相吻合。《郊特牲》說"直祭祝于主",直訓正,鄭玄以爲"祭以熟爲正",以薦進熟食開始而在室內舉行,叫做正祭。以後,隨着國力的發皇,典禮也增加等第、增加層次,逐漸繁富縟麗起來。於是,這一早期惟具正祭規模的歲時祭,祇適用於士級貴族;而卿、諸侯以至天子,則正祭以外增添又祭,變更祭法,即《郊特牲》所稱"索祭祝于祊"了。由此可見,歲時祭源遠流長,稱之爲"直(正)祭",正從基本規模上説的。

所有典禮,冠服是根據服用者的爵位,並參照典禮的性質,依尊卑文質相變法則來斟酌確定的。祭禮中的爵位標準依主祭者(主人)來定的:已死的父親是大夫,主祭的兒子是士,《中庸》說"葬以大夫祭以士"。歲時祭的士禮,賓、兄弟助祭者都穿朝服(玄冠、玄衣、纁裳、緇帶、爵鞸),主人、尸、祝、佐食都穿玄端[朝服的玄衣用大袖筒(侈袂),玄端則方袖];大夫禮則都穿朝服。

所有典禮,或微或顯地組織成主黨、賓黨兩造以揖讓周旋的。與之相適應,行禮所在地,外門、廟寢門、庭、堂上、室中,都是主位在東西向,賓位在西東向。筮日節:"主人即位于門外,西面;子姓(孫)兄弟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支子無廟,到宗子廟裏參加助祭。這些昭穆(子行、孫行)兄弟組成主黨。"有司群執事東面北上",記"私臣門東北面西上",士的私臣即在兄弟中。有司是從官府委派而來,賓、衆賓、宗人、祝就在有司中遴選的。這些人組成賓黨。其中有的是常設官,以官名稱呼,如宗人、祝等;有的是

臨時差遺,如選一人爲尸取食,以職務爲名,即稱佐食。

所有典禮都分若干節目,自首至尾,層層展開,前後照應,結構嚴密。今存 《儀禮》十七篇的章節劃分是原有的,而節目名稱則係後人補題^①。

直(正)祭的主要節目有三:第一是"尸人九飯":"祝迎尸于門外,主人 降,立于阼階東。尸人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尸至于階。"廟外主人尊於 尸,故祝迎尸而主人降階避位。尸從闌西入廟,到門左盥手,沿西唐途北 行,到西階下,於是"祝延尸",延訓進。祝導尸入門,走在前面;延尸以後, 執行"詔侑"的職務。詔是凡事提醒尸該怎麽做,侑是幫主人向尸勸進(進 坐或進食),所以鄭注説"在後詔侑曰延"。祝轉身到尸背後,告訴他要升堂 了。"尸升,人,祝先,主人從。~~~尸升堂,東北斜行至室户前,祝跟着,主 人從阼階升堂,跟在祝後,三人魚貫入室。"原來,室的西南隅名"奥"之處設 着"陰饜"之奠,即兩重坐席前放着二豆、二鉶、二敦、三俎、一觶。當祝就北 墉前南面立位、主人就東墉前西面立位之後,"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 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鄭注:"妥,安坐也。"尸已坐在席上,主人又 拜請安坐, 尸先答拜, 起立脱層, 復位安坐, 舉起鉶南奠鱓, 祝讀饗辭: "孝孫 某,奉進精潔的飯,庶幾來饗!"妥訓安坐,非一般的語詞訓詁所能講清楚 的。《儀禮》的坐如今之跪。兩周時無桌椅,器皿都放在地上,跪下纔好工 作和飲食②。由跪而臀加於踵,《鄉飲酒禮》謂之"坐燕",也即是"妥",即是 "安坐"狀態。飲酒禮的"坐燕"要到旅酬禮成之後,而祭禮則尸初入室即請 安坐,以示莫大的優禮。

尸安坐席上,取食不便,等候在户外的佐食就進來了。"祝命挼祭,尸 左執觶,右取菹抨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 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祭鉶,當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祝命

① 《儀禮》不分章節,很難讀懂。賈公彦疏裏已指明每章起訖,並説明"論某事"。但缺乏條例,仍不醒目。清張爾岐《句讀》分節俱補名稱,而一節中如分若干段亦一一注明。以後諸家如胡培暈《正義》都承用其法。

② 桌椅發明前,坐如今人之跪。但在意義上並非屈服於人的表示。本文釋"坐"爲"跪下",與今人所説跪下在觀念上不一樣的。勿誤會。

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設大羹涪于醢北。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 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肵俎于腊北。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 拜。~~~~祝官詔誥隋祭①,尸左手仍然拿起鉶南奠觶,右手從豆中取出 一支醃葵梗,在肉醬裹拌一下,放到兩豆間地上,以祭始爲飲食之神。佐食 從尸右邊,跪下而在黍敦裏取飯捏成飯團、在俎裏取出一塊切肺,一起送給 尸,尸又放到兩豆間地上,而後把觶中的酒傾倒少許在上面。接着,尸自己 也嘗了一口,向主人說'酒很甘美',主人一拜,尸放下觶答拜。尸又用勺在 鉶器中舀取肉汁煮蔬菜的羹湯,傾倒少許在兩豆間地上。接着,尸自己也 當了一口,說'肉羹很鮮美'。主人一拜,尸答拜。祝叫挪近二敦,佐食就把 黍稷二敦搬到席上。這時候,執事二人又把盛大羹(未經調味的純肉湯)的 鐙器設在醢豆之北。佐食從豕俎裏取一塊切肺和一段正脊,送到尸手裏, 尸右手接過來,振動之以祭食神,咬(嚌)一口以嘗滋味。將肺、脊由左手執 持着,用右手取食,先食肺,後食脊。主人親自爲尸在腊俎之北設置原來裝 載心、舌的肵俎,讓尸盛放食餘的菜肴。尸自己取飯捏了三個小飯團吃了, 向主人告飽,祝忙説'皇尸還没有吃飽'。代主人勸侑,主人一拜。"《少牢》 有侑辭曰"皇尸未實,侑"。皇訓君,大夫有采地、有私臣,故稱君。實訓滿, 與飽義近。如士之父、祖是大夫,也可用此侑辭。這是初三飯。在又三飯 中,佐食又送進豬的長脅、兔和鯽魚三俎,還有庶羞四豆,膮(豬肉煮爛成糊 狀)、炙(烤豬肉)、胾(小塊肉)、醢,這是西周時的美食了。尸又自己取飯捏 了三個飯團,食後告飽,祝又一次勸侑。在後三飯中,佐食又送進豬的後腿 第二段名叫骼的、兔和鯽魚三俎,尸吃了三個飯團,告飽,祝又勸侑,其儀式 完全一樣。總起來是九飯三侑。飯團,祝致嘏辭時名爲"摶黍"。此遺風至 今猶存,江南稱之爲"粢飯團",字亦作"糍",用一方棉布捏糯米飯成團,手

① 《儀禮》"隋祭"(各本多作"墮",乃俗寫),《士虞》作"隋",與《周禮·守祧》同, 爲古文正字;《特牲》作"桵",亦古文,乃假借字。《士虞·記》、《少牢》、《有司》俱作 "綏",用今文。《通典》四十八《立尸議》引《白虎通》云:"故座尸而食之,毁損其饌,欣 然若親之飽。"隋讀如隳,訓毀也。祭祀用木主,祭品原封不動;立尸,酒菜爲尸所食, 陳設之饌被毁損,遂有"若親之飽"的感覺。所以,尸初祭始爲飲食之神叫"隋祭"。

持之而食。黄以周先生説:"一手爲一飯,一飯三咽。"既然捏成飯團,自然可大可小,以不説死爲好。

直祭的第二主要節目是"三獻之禮"。飲酒禮主獻、賓酢、主又酬爲一 獻之禮,祭禮食後之酳,由主人初獻、主婦亞獻,再加上賓長之獻而組成三 獻之禮。其初獻節是這樣的:"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 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尸左執角,右取肝抨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 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 以醋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主人坐,左執角,受 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聽訓猶待)嘏(嘏訓受福)。佐食摶黍授祝,祝授 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 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 ~~~~主人從庭篚裏取出名角的飲器,在旁邊洗器裏洗滌,隨即升堂到室 户東盛酒之尊前酌酒,然後入室行酳尸之禮。尸一拜受角,主人退到東塘 前立位,一拜送角。尸把角中的酒傾倒少許於兩豆間地上以祭食神,自己 也當了一口。賓長送來從獻:一木俎盛烤豬肝,一陶豆盛細鹽。尸將角由 左手執持着,右手拿起烤肝,拌上些鹽,振動之以祭食神,咬(嚌)一口以當 滋味,放回醃葵梗豆中,而後盡飲角中之酒。祝走來接過空角,說'送進的 酒,君尸盡飲了'。主人聞聲西向一拜,尸答一拜。祝拿着空角到堂上酌滿 了酒而後送到尸手裏,尸即以此酒答報主人,主人一拜進至尸前受角,尸一 拜送角。主人退復立位。佐食捏個飯團又取了祭肺,給主人作隋祭。主人 跪下而左手拿起酢角,右手接受佐食所授飯團和祭肺,隨即放在地上以祭 食神,而後把角中之酒傾倒少許在上面,自己當了一口,於是進至尸席之 前,等待受福。佐食捏個叫'摶黍的'飯團送給祝,祝送給尸,尸拿起陶豆來 接受飯團,而後親手送給主人,表示皇尸給了長大之福。主人將角由左手 執持着,進至席前,再拜叩頭接受,退復立位,右手拉起衣襟來承受飯團,放 進左袖筒,用左手小指挑起袖口。右手重又執角,盡飲角中之酒,西向一 拜,尸答一拜。主人、祝出室入房,主人從左袖筒中倒出飯團,祝用空竹籙 接受。"主婦亞獻與初獻幾乎完全相同,祇少"受嘏"一節,而獻尸時"長兄弟 以燔從"。肝從、燔從都是從獻,是特進的下酒物。祭祀要夫婦同時進獻,

無非體現婚姻制度共承宗祧之重的理論原則。獻禮按一三五七九遞增,子、婦二獻需要凑個賓長三獻,而三獻在"燔從"後即"爵止",鄭玄説:"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祀典與賓客禮畢竟有所不同,初亞獻有酢而無酬,組織酬酒祇能用神惠的名義、以旅(衆)酬的形式來實現。然而,有獻斯有酬,受酬應在受獻之後,因此凡祀典參與者都要在三獻中或三獻後分别受獻:祝和佐食因事尸事重,在初獻、亞獻中分别受到主人、主婦兩次獻酒;主人、主婦因酒爲己物,不可以獻爲名,故採用互相致送而改稱"致爵";獻長賓於西階上,因而衆賓一個接一個同時連續受獻;獻長兄弟於阼階上,因而衆兄弟一個接一個同時連續受獻;獻內兄弟(即內賓宗婦)於東房中。主人、主婦都舖席,設兩豆兩篷一俎和從獻;長賓、長兄弟不舖席,薦兩豆一俎;衆賓、衆兄弟、內兄弟俱薦一俎。獻禮終了,酬禮開始。

直祭的第三主要節目是旅酬。賓客禮中,旅酬在正禮已畢、賓主坐燕而自由自在地喝酒作樂的時候。祀典中的旅酬,士大夫歲時祭不用樂,"無算爵"時没有"無算樂"來配合了。

在獻衆賓後,"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這不單是在庭中設置東方之尊、西方之尊爲旅酬作準備,而且即以此尊讓主人酌酒而到"西階前北面酬賓",並奠觶於薦南,爲旅酬發端。發端是開個頭的意思。旅訓衆訓陳,所以下面即分主黨、賓黨在兩階間陳列,按次序相酬。"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賓跪下而拿起奠於薦南之觶,走到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走過來立在他的右邊。賓放下觶一拜,長兄弟答一拜,賓立着盡飲觶中之酒,隨即在東方之尊酌酒,轉身東面而立,長兄弟此面群而受觶,衆賓長走過來立在他的左邊。長兄弟放下觶一拜,衆賓長答一拜。長兄弟立着盡飲觶中之酒,隨即在西方之尊酌酒,轉身西面而立,衆賓長北面拜而受觶,長兄弟北面答拜。又一拱手而復阼階東南西面立位。以後,衆賓和衆

兄弟一個對一個接連着東到西、西到東交叉送酬酒,一直到最後一人爲止,而儀式都相同的。"在獻禮終了前,長兄弟、衆賓長曾先後洗觚爲加爵,而後者的加爵送到尸前,尸即"爵止",不飲而留在尸席。等到賓發起的旅酬結束,衆賓長請將他所獻而被止的加爵,當作長兄弟發起的第二次旅酬:"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輝于篚。~~~長兄弟用止爵到西階前酬賓,其儀與賓酬長兄弟相同,也是一個對一個接連着西到東、東到西交叉送酬酒,最後受酬者把觶放回庭篚裹。"與飲酒禮涵義雖微有不同而做法是一樣的。旅酬之後,接着"爵皆無算",算訓數,無次第之數的取爵以飲,不分先後,唯己所欲,無一人不盡歡而罷,即所謂神惠及於庭了。

在室中,祝告利成,利訓養,"供養之禮成"了。主人出立户外,尸起立,祝以"前尸之儀"導之出門。

又祭的賓尸與不賓尸

"少牢饋食"是卿大夫級貴族對其祖禰的歲時祭。卿大夫是一定采邑内的君,氣派自非食祿於官的士可比,不僅祭用三鼎和五鼎、以至豆箋敦鉶有多少、華素的不同,其最關緊要的差異還在於:前者祇有室内直(正)祭,而後者則室内直祭外,還有堂上又祭。又祭區别於直祭:從性質上講,它要改變爲賓尸之祭。

"直(正)祭"的大部分内容,士與大夫禮不過繁簡、華素之别,"少牢饋食"上篇和"特牲饋食"大體相同,毋須複述。但開頭幾節,關係到下篇又祭的展開,有必要稍加陳説。

祖先祭祀,要求子、婦凡事親自主持,諸如羊豬的宰殺,黍稷的蒸炊,器物的洗滌,都當作重要事項而在主人、主婦監視下進行。《少牢》祭日視殺視濯節:"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主人穿着朝服立到廟門外東方南面之位上。總管家事的宰和管理宗廟事務的宗人立在主人左側西面北上。一頭羊、一頭豬

捆起來頭向北側卧在地,羊東豬西。主人審察有無病傷。司馬提刀刺殺了羊,司 士持棍擊斃了豬。宗人宣告省牲事畢,各自退去。"門東南有六座用土坯壘疊起 來的爨竈,四座燒煮牲體,名曰饔爨;兩座蒸煮黍稷,名曰廪爨。周族人喫牲肉是 分割成骨體、右手拿起來啃的。羊豬剥了皮,斬去首、四蹄、尾以外,分割爲二十一 體,有骨有肉。前後四腿十二體,每體一骨;脊、脅九體,則二骨成一體。皮剥下名 曰膚,選擇其精者名曰倫膚,又名脅革肉,好作庶羞。

分割洗浄之後,羊骨體並肺腸胃人一鑊,豕骨體並肺膚人一鑊,鮒魚十 五條入一鑊,腊是獵獲而晒乾的禽獸,少牢配麋,麋骨體不帶內臟入一鑊, 四鑊原放在爨西,牲肉入鑊,當即加於爨上燒煮①。等到"羹定"(煮熟),雍 人先在羊鑊之西陳羊、魚、腊三鼎,在豕鑊之西陳豕、膚二鼎,各並列一行; 然後,司馬從羊鑊裏取出羊右半體十一段,腸、胃(食)各三塊,舉(嚌)肺一 塊、祭肺三塊,升實於羊鼎;司士從豕鑊裏取出豕右半體十一段,舉肺一塊, 祭肺三塊,升實於豕鼎;雍人也從豕鑊裏取出倫膚九塊,升實於膚鼎;司士 的副手從魚鑊裹取出鮒(鯽)魚升實於魚鼎,又從腊鑊裹取出麋的左右胖十 九段升實於腊鼎。從鑊裏取出牲體送入鼎中叫做"升鼎"。升亦作香,故 "卒脋"之後,即將五鼎前後兩列變更爲"北面北上"一列。每鼎各有扃、鼏, 扃是扛鼎的木棍, 鼏是編束茅草的鼎蓋。主人知升鼎已畢, 即"出迎鼎", 屬 吏十人盥手後扛鼎隨主人人門,至庭中,"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 西面北上,膚爲下"。庭有三堂之深,靠北一堂之深處,中庭立碑以測日影, 庭洗、庭篚與碑並列而在其東。陳鼎之處,從南北看,在洗器之南;從東西 看,與堂上東序墻相對。北上,羊、豕、魚、腊、膚依次而南。改西面,便於匕 截。當五鼎入廟時,"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 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助),從入。匕皆加于鼎,東枋(柄);俎 皆設于鼎西,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饗正是饗人的班頭,饗府 是其副手。匕是大匙,用它來從鼎中取出骨體的。司士合執的是進於尸前 的羊正俎和肵俎。俎有横陳、縱(縮)陳之别,西肆是鼎西縱陳,亦便於匕 載。又設几加勺載俎節:"宗人遺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朼。佐食二人,上

① 《儀禮》炊器用鑊,鼎作陳列用。牲魚先在鑊中煮熟,然後升之於鼎。

利升羊, 載右胖, 髀不升, 肩、臂、臑、膊、骼、正脊一、挺脊一、横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 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 長皆及俎拒。舉肺一, 長終肺; 祭肺三, 皆切。肩、臂、臑、膊、骼在兩端, 脊、脅、肺, 肩在上。下利升豕, 其載如羊, 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司士三人升魚、腊、膚: 魚用鮒, 十有五而俎, 縮載, 右首, 進腴; 腊一純而俎, 亦進下, 肩在上; 膚九而俎, 亦横載, 革順。 ~~~~宗人指派長賓等人在主人監臨下辦事, 一起到洗器前洗手。長賓拿起長柄大匙從羊鼎裏取出十一段右胖骨體, 上佐食雙手接過來, 裝載到羊正俎裏, 髀骨近肛門不潔, 早被剔除了: 肩、臂、臑在俎的上端, 膊、骼在其下端, 脊、臀、肺在中央, 而腸、胃在其側邊, 下垂及於俎足。次賓拿起長柄大匙從豕鼎裏取出十一段骨體, 下佐食雙手接過來, 裝載到豕俎裏, 載法如羊俎。凡骨體裝載時必以其末向神。司士三人分别裝載魚、腊、膚俎: 鯽魚十五條縱載於俎, 首向右而以其肥美之腹向神; 腊左右胖十九體(二髀骨也剔除了)全載於俎, 亦以骨末向神; 膚橫載於俎, 九塊皮依原體上下排列。羊豕腊骨體都以肩放在俎的上端首列, 以示周禮貴肩之意。"這就叫做"載俎"。視殺, 煮牲, 升鼎, 載俎, 都是直(正) 祭的重要節目。

又祭在堂。《少牢》下篇首句"有司徹",是司馬、司士等徹去室中正祭的饋席和獻祝、佐食所進的俎。室中徹祭,堂上兩甒仍設於房西室户東,而司官更添新酒;尸俎牲體送去重温,名曰燅;鼎則減五爲三。

又祭爲賓尸禮。賓,通行本作"儐",諸本賓、儐錯互。武威出土西漢簡本作"賓",與鄭注"賓客尸而迎之"合,從漢簡。

實尸之義,承喪禮而來。大斂後屍柩肂於西階,《檀弓上》說"周人殯于西階之上,猶賓之也。"嗣子繼父爲主人,亡親處於賓位,與又祭的賓尸正相連貫,都是"父母而賓客之"的意思。士僅有直(正)祭,下大夫有又祭而不實尸,卿(上大夫)以上具有直、又二祭而又祭爲賓尸,正是尊卑文質相變法則的具體體現,因而這第二次祭在儀式上也作了一系列的改變:(一)輔尸不用祝與佐食而改用侑。賓禮相待,尸之與侑,如飲酒禮的賓之與介。祝擔任職務中有一項勸尸多吃飯菜名曰侑,賓尸禮輔尸者主要在於勸侑,即稱擔任此職爲侑。"乃議侑于賓,以異姓。宗人戒侑,侑出俟于廟門之外。"主人與賓長商定在衆賓中選一人擔任而宗人去通知,侑出門等候,主人把

他和尸一起迎到堂上來。(二)在堂上設筵:"司官筵于户西,南面",尸位在室户西牖東,在堂之正中;"又筵于西序",侑位在西序墙之前;主人位自應在東序墙之前:這樣,完全與飲酒禮的席位相同。(三)主人迎尸、侑與祝迎尸不同:"主人出迎尸、侑,宗人擯。主人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侑從,揖,乃讓,主人升阼階,尸、侑升自西階,主人北面拜至。""揖,乃讓"是"三揖,至于階,三讓"的省文,與飲酒禮入門升堂相同。(四)祭祀有獻、酢而無酬,張爾岐説:"特牲及下不賓尸皆無酬之事,此特有之。"這又與飲酒禮相同。(五)升鼎同而載俎不同,升鼎儀式云"如初",與直祭同,與飲酒禮亦無甚差異。載俎則用俎之法不一樣,特別是那"益送之俎",爲又祭所特有。

賓尸獻禮是龐大的、複雜的;雖同具三獻,但每一獻中包含的內容比直祭爲豐富多樣。第一,主人獻尸,連同獻侑、受尸酢爲初獻禮;第二,主婦獻尸,連同獻侑、致爵於主人、受尸酢爲亞獻禮;第三,上賓獻尸,連同主人酬尸、羞於尸、侑、主人、主婦、主人獻長賓、主人辯獻衆賓、主人自酢於長賓、主人酬賓、主人獻兄弟、內賓、私人、尸作三獻之爵而爲三獻禮。既具備飲酒禮規模,又體現了祀典應有的特徵。

五人參與獻、酢、酬,主方主人、主婦,實方尸、侑和上賓。獻禮共用十二俎:尸牲俎三,羊俎、羊肉湆俎、豕膏俎;侑牲俎二,羊俎、豕俎;主人牲俎三,羊俎、羊肉湆俎、豕膏俎;主婦牲俎一,羊俎:共九俎,又尸、侑、主人各有魚俎,合計十二俎。四人的羊俎爲正俎;八俎爲加俎,用二俎分别奉進,將骨體加於正俎,取還空俎,更番遞送,名曰"益送之俎"。上賓用一體之俎,不在正加之列。

當主人迎尸升堂、授几酌獻後,作爲佐酒的美食、當時名叫"從獻"的,分五個部分隨獻酒奉進。先薦豆籩,《有司》主人獻尸節:"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于南,昌在東方。興,取籩于房,麷、蕡,坐設于豆西,當外列,麷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主婦從東房自取醃韭菜一豆、肉醬一豆,走至堂上户牖間,跪下而放在尸席前,菹在醢西;婦贊者也從東房自取醃菖蒲根一豆、帶骨麋肉醬一豆,相隨至堂,主婦不起立,隨手接過來,陪設在南,菹在醢東,相間

成方形。主婦起立,走回東房,又自取乾炒麥粒(纜)一傷、乾炒子麻(費)— 簿,走近席前,跪下而放在豆西而南當豆外一列,纜在費東:婦贊者也從東 房取乾炒稻米(白)一簿、乾炒黍米(黑)一簿,相隨至堂,主婦不起立,隨手 接過來,放在麷、蕡之南,白在黑西,亦成方形。主婦起立,退回房中。"主婦 和她的贊者(助手)奉進豆籩時,司馬和司士升載牲體六俎、魚三俎,放在鼎 西地上。"卒升。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 取韭菹抨于三豆,祭于豆間。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 兼祭于豆間。~~~~牲、魚都已裝載人俎。上賓把載有十一段羊骨體、一 段羊腸、一塊羊胃、一塊羊切肺的羊正俎進設席前四豆之南。當上賓從西 階降、回復内東塾前立位時,尸從西楹西北面拜位,走到户牖間,由西側升 席,跪下而左手執持主人所獻之爵,右手取豆中醃韭菜在醢豆中拌了一下, 放到兩豆間地上;尸又取篷中炒麥粒和炒子麻,宰夫副手也幫着取篷中炒 稻米和炒黍米,尸受下來一起放到兩豆間地上:都是食前先祭食神。"與此 同時,饔人和次賓準備疏匕俎了。羊正俎已經在席前,尸要饗食這主要從 獻了:"尸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尸起立, 將爵由左手執持着。右手從俎中取那塊切而未斷的羊肺,拉下一片來,跪 下而放到兩豆間地上,右手又取過爵來,傾倒少許酒在肺上,然後將爵由左 手執持着。"接下去就是奉進羊匕涪。什麽叫做羊匕涪?羊鑊裹煮的,有骨 體,有散肉。升到鼎裹,骨體、散肉和汁是混合的。載到俎裏,骨體在正俎 裏: 諳訓汁,就是湯,有肉帶湯的名唤羊肉諳;有湯無肉的名唤羊諳。喝羊 涪時要用"疏匕",故名羊匕涪。疏匕是一種特製的食具,其前部是個淺斗, 後有柄。奉進時把羊湆注於淺斗中。"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 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 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次賓縮執匕俎 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受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 以受,縮匕于俎上以降。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 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饔人縱持木俎,上面放着一隻首有淺斗的疏 匕,授給立於鼎西的次賓;次賓接過來,左手縱執其邊框,覆右手執疏匕的 柄,翻過來使淺斗仰面而縱置於俎上,便於東面受治。司馬立於羊鼎之東,

兩手拿起長柄的桃匕從鼎中舀出羊溍,傾注於疏匕中。舀了三次。次賓縱 執俎升堂,席前仍縱持以進,尸仰右手拿起匕柄,跪下而傾倒少許於兩豆間 地上,然後嘗了一口。起立,覆手授給次賓,次賓也覆手接過來,縱置疏匕 於俎上而降。尸起立,向左移一步至席末,跪下而當一口酒,起立向右復 原,跪下而放爵於地,一拜而告'酒菜鮮美',又執爵起立,主人在東楹東北 面立位答一拜。"羊湯喝罷,還要喫湯中的羊肉:"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 坐奠爵,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湆俎于羊①俎南, 乃載於羊俎,卒載,縮執俎以降。~~~~司馬奉進帶湯羊肉,縱執邊框略爲 隆起的木俎。尸跪下而放爵於地,起立,從俎裏取那切而未斷的羊肺,跪下 而拉下一片來,放在兩豆間祭食神,又取一片咬了一口以嘗滋味。起立,把 喫剩的放回俎裏。司馬縱置湆俎於羊正俎南,把羊肉一塊塊載入正俎。載 畢,縱持空俎下堂。"此即所謂益送的加俎,就是把俎實加入正俎,取回空 俎。最後一道從獻是次賓奉進的烤羊肉:"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 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抨于鹽,坐振祭,嚌之,興, 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降。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 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 末。~~~~尸跪下取爵而起立,次賓送來烤羊肉,縱執其俎,取一塊放在俎 上,鹽放在右邊。尸左手執爵,右手接過烤羊肉,在鹽裹拌一下,跪下而振 動之以祭食神,咬(嚌)一口以嘗滋味,起立,把喫剩的放回俎裏。次賓把烤 羊肉一塊塊載入正俎,縱持空俎而降。尸從席上走下來,到西楹之西,北面 跪下而盡飲爵中之酒,執爵起立,跪下而放爵於地,一拜,持爵起立。主人 北面立於東楹之東答一拜。主人接過虚爵。尸重又升席,立於席末。"這便 是主人獻尸五從獻。賓尸的侑,猶如飲酒禮的介,故獻尸後即獻侑,禮殺, 用三從獻,即減去羊匕湆和羊肉湆。獻後受尸之酢,酢酒亦用五從獻。獻 尸、獻侑和酢主人組成主人初獻禮。

祭祀備三獻。主婦亞獻亦五從獻而内容不同,不用正俎而增設羊、豕

① 《唐石經》以下各本俱作"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李如圭、楊復、敖繼公、方苞皆以"湆"字爲衍文。張爾岐以"湆"字當在"奠"字下。今案:張校是也,據以改正。

二鉶,用糗、脩二簿而無豆,匕涪、瞀、燔俱以豕易羊:"主婦人于房,取一羊 鉶,坐奠于非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鉶之西。 興,入于房,取糗與腶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蕡西,脩在白西。興,立于主 人席北,西面。尸坐,左執爵,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鉶, 遂以挹豕鉶,祭于豆祭,祭酒。次賓羞豕匕涪,如羊匕湆之禮。尸坐啐酒, 左執爵,當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答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巹, 尸坐奠爵, 興受, 如羊肉湆之禮。坐取爵興, 次賓羞豕燔, 尸左執爵, 受燔, 如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主婦獻尸拜送爵後,走入東 房,自取羊羹一鉶,到尸席前,跪下而把羊鉶放在韭菹豆之西;婦贊者也從 東房自取豕羹一鉶,相隨至堂,主婦不起立,隨手接過來,陪設在西。主婦 起立,走回東房,又自取蒸糕(糗)一籩,擣肉成脯的腶脩一傷,出房至堂,跪 下而把糗篷放在蕡篷之西,把脩篷放在白篷之西。起立,退立於主人席北。 尸從西階上走到堂中户牖間,從西方升席,跪下而左手拿起爵來,右手取一 塊蒸糕和一塊肉脯,合併放到兩豆間原祭之處;又拿起羊鉶中的角製小匙, 先舀羊羹,又舀豕羹,也放到原祭之處,又傾倒少許酒在上面:以祭食神。 次賓接着進獻了豕匕溍,如進獻羊匕溍時的儀式。尸跪下而當一口酒,將 爵由左手執持着,右手舀羊羹嘗了一口,右手接過爵來執而起立,又跪下而 放爵於地,然後一拜,主婦答一拜。尸拿起爵來執而起立,司士接着進獻了 豬肉溜俎,尸跪下而放爵於地,起立,取肺祭、嚌,如進獻羊肉溍時的儀式。 尸跪下而取爵起立,次賓接着進獻了烤豬肉,尸將爵由左手執持着,右手取 烤豬肉祭、嚌,如進獻羊燔時的儀式。尸跪下而盡飲爵中之酒,一拜,主婦 答一拜。"主婦雖亦五從獻,儀式雖亦近似,但從意義上看,亞獻要減殺得 多。

獻侑和尸酬主婦都用三從獻,無鉶羹和豕匕涪。賓尸省去致爵主婦,而致爵主人則在亞獻中帶過,所以主婦亞獻禮包含獻尸、獻侑、致爵主人、酢主婦四節。

初、亞獻都有獻、酢而無酬。當賓長三獻於尸時,尸卻將獻爵奠於薦左,止而不舉,表示了欲神惠遍及於在庭所有助祭者。主人領會尸止爵之意,於是,既舉行了又(索)祭所特有的酬尸禮,又奉進了尸、侑、主人、主婦

同響的房中之羞和庶羞,使盡其歡心。以下,主人獻賓長而遍獻衆賓,又獻兄弟和内賓,以至獻及私人(家臣),神惠普及,而後"作三獻之爵"。三獻指賓長,尸舉賓長所進之爵,"祭酒,卒爵",先祭食神而後盡飲爵中之酒。及至賓長受酢而三獻禮成,然後可以進入旅酬和無算爵——"唯己所欲"的暢飲了。

禮家恒語:"上大夫,卿;下大夫,大夫。"卿是執政大夫,在又祭中,與天子、諸侯一樣的行賓尸之禮,而區别祇在祭日不同。有司執事的都屬下大夫,禮數遞減,雖有又祭而不得行賓尸之禮。

實尸祭在堂,不實尸祭仍在室中。《有司》尸八飯後事節"若不實尸則祝侑亦如之",是説又祭尸七飯告飽、祝獨侑以前與直祭相同;以後,既與直祭不同,而實尸又祭與不實尸又祭亦有同有異。舉例言之:第一,凡尸食之餘,都要盛於脈俎而歸於尸家。士直祭九飯而盛脈俎,下大夫又祭七飯而盛脈俎,卿實尸不設脈俎,即以尸俎全歸尸家;第二,"若不實尸"下,經文明云"如實"者有十三條,既云"如實",自與直祭不同;第三,禮終尸出節鄭注云:"自主人出至此,與實雜者也。"不實尸諸節,有與實尸同而與直祭異,也有與直祭同而與實尸異,鄭氏稱之爲"雜"。從這些繁縟中檢索其複雜的異同現象,士大夫歲時祭中表現出來的等級差別,就瞭如指掌了。

朝踐、祊祭、繹祭——天子、諸侯 歲時祭鈎沈

西周朝廷典禮幾乎全部失傳。宗官職掌禮儀,注重演習和實行,未必撰作詳載始末全程的"禮書"。在實踐中流傳,縱然參與者爲便於記憶而寫些節目單式的摘錄,如今存《覲禮》篇末所附"會同禮"那樣的綱領略記,以供價實們臨事備忘,但無法給後人學習以至據以實行的。東周以後,國力衰替,君臣荒嬉,巨典不再舉行,詳載始末全程的"禮書"既未寫成,知禮的賢者又不斷死亡或離散,文既未就,獻亦無成,宗周禮樂就這樣迅速地崩壞了。

然而,一代文明的人人之深畢竟是難以估量的。知禮者旦暮眷戀而難以割舍,不知者欲窺祕奧而不厭探求,整體是失掉了,部分殘文剩句還掛於人口而流傳不絶,而且這些又往往都是宗旨所在的警策之句。秦火之後, "散亡益多",漢儒抱殘守缺,也無非從這裏潛心尋索,希冀雖廢猶存。

就宗廟祀典來説,遺存似還不少:第一,《詩經》的雅頌裏,不乏有關宗祀的樂歌,有通篇描寫某一祭禮的始終,有綜述宗祀而例及歲時,有概説祀事共有儀注而可供移用補充,儘管體勢詭譎,層次顛倒,但文出西周,知見定較真切,祇要本其意向,妥爲推闡,便是當年實錄;第二,崩壞以後,老人們思古懷舊,説此道彼,儘管重叠疏漏,漫無統系,幸被後代學人收入傳記,流傳至今,祇要善於甄別,仍屬可靠的依據;第三,士大夫歲時祭既完整地保存在《儀禮》裏,祇要運用好尊卑文質相變法則,效法禮家推士禮以致天子,便能墜文重拾、散義復完:這樣看來,天子、諸侯的歲(烝)祭禮,大體上尚能做到粗略復原。

《祭統》、《表記》都有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的記載。士大夫祀典應當也有子、婦播種黍稷、紡織祭服等事,而《特牲》、《少牢》卻不見此等記載。疏家以爲這是祭前籌備內容,典禮正文從祭前十日筮日開始,不記親耕,不足爲怪。

《禮記》所說"天子親耕"在《詩經》裏得到了印證。《小雅·楚茨》章一: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 休閑田裏的蒺藜布滿地,要我摧除,你先得拔掉它的三角刺! 幹嗎太祖爺爺的遺訓成了老規矩,要曾孫去播種祭田裏的高粱和摩子? 不是農人們種的摩子碘碘地、種的高粱彧彧地茂盛呀! 我們的糧倉滿又滿,我們的露天囤數也數不清,足够釀好酒、煮好飯、煎好餅,盛滿酚、敦、鉶、俎、籩、豆,萬進席前讓皇尸啐和當!"周初定制"親耕以祭",以推動不忘勞作的意願是誠厚而樸實的。然而日子一久,不可避免地流於形式,詩人對這位幼君的親耕觀念作了如實的表達,又給以有分寸的微諷。

從不同的等級規模來推比天子、諸侯的歲時祭,其進程是:祭日從朝踐 (翦)開始;接着,舉行直(正)祭而先行祊祭;翌日舉行繹祭,也先行祊祭而 後實尸。所謂祊祭,指的是求神於不同處所。

舉行歲時祭時,天子諸侯不同於卿大夫士處,祇在於後者迎尸入室,薦進牲俎、黍敦,一開始就喫肉飯,故稱之爲"自熟始";而前者則尸人之後,即薦進秬鬯和血腥,是"自鬯始"而稱之爲"朝踐"。踐當作翦,訓殺也。殺牲之事在早晨,故又稱"朝事"。

《大雅·旱麓》章二:"瑟彼玉瓚,黄流其中。~~~~潔净而明亮的圭形 玉作柄、黄金作斗的酒器,玄酒(水)而和以鬱金草汁的秬鬯從斗中流出來, 那浮動的金黄色多好看呀!"又《棫樸》章二:"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威儀厚重的君王(捧玉瓚初灌),輔弼大臣捧半圭形 玉作柄、黄金作斗的酒器(捧璋瓚亞灌)。捧璋瓚的儀容多莊嚴呀! 這英俊 的卿士隨王助祭,再合適也没有了。"

《祭統》說"獻之屬莫重于灌",祭祀以或三獻至或九獻而初獻名裸、以秬鬯灌地降神爲最重要。《説文·示部》:"祼,灌祭也。"段注:"《周禮》'祼'字作果,或作课。鄭注曰:'祼之言灌,謂始獻尸求神時。'凡云之言者,皆通其音義以爲詁訓。"《郊特牲》説:"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禮記》所錄佚禮殘句,與《詩》的歌頌互證,凡吻合者便屬可信。

三獻之禮,天子諸侯九獻,君初裸,大宗亞裸。鄭玄説:"容夫人有故,攝焉。"他囿於推士禮以致天子之法,士禮主婦亞獻,便以爲亦當夫人亞裸。其實,君與大宗行初亞裸,成其朝廷巨典的尊嚴;而君親執鸞刀薦進嚌肺,夫人薦涚水、豆籩,方屬夫婦共奉宗祧之祀.義各有當,在當時不容許違反的。

取出腸間脂膏做什麼?《大雅·生民》"取蕭祭脂",蕭即是蒿,凡祭祀都要取多種乾蒿與牲畜脂膏同燒,以其香氣感神。《郊特牲》說:"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墙屋,故既奠然後焫(燒)蕭合羶薌。"乾蒿合黍稷同燒時,名曰馨香,將香浮室内;及至俎敦放到席前,取乾蒿合牲畜脂膏同燒,名曰羶薌,將香飄户外。

《信南山》章六:"是烝是享, 苾苾芬芬, 祀事孔明(備), 先祖是皇(暀)。 ~~~~這樣的奉進俎敦(肉飯), 這樣的奠酌爵解(醴酒), 燒起乾蒿合脂膏的羶薌多濃烈呀! 孝子舉辦祀禮完備而勤勉, 君祖一定能歸往而受饗了。" 與"殷人尚聲"相區别, 周人祭祀, 以秬鬯灌地降神, 以蕭合黍稷、牲膋的馨香、羶薌感神, 都是尚臭的充分表現。

《楚茂》章三:"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中間兩句與上引《信南山》章六的三四句相同,詩義亦無甚異。但此章"祊"字和"神保"一詞不易詮釋。祊,《説文》作"繋",説"門內祭先祖所旁皇也",恐有脱誤,當作一句讀,不應把繫、祊説成"門內祭"。《郊特牲》説"索祭祝於祊",《祭統》説"韶祝於室而出於祊",二文説同一件事。鄭注:"出於祊,謂索祭也。"可見《楚茂》的"祝祭于祊",即《郊特牲》"索祭祝於祊"所本。神保,馬瑞辰有二釋:一、以爲保與實同音通用,訓"實猶神也","神、保二字同義"。二、"保者,守也,依也,神之所依爲神保。"就祀事而論,後説爲長。從喪禮的重木,到虞、練祭的木主,都當作亡親魂氣憑依之物。尸既是"表現亡親形象的神主"而又稱之爲"神保",則保訓"守也"、"依也"是完全正確的。祭祀中的事事物物郡要改用嘉稱,如牛稱一元大武、羊稱柔毛、豕稱剛鬣、酒稱清酌、黍稱藥合、稷稱明粢等等,對皇尸理應加個嘉美的稱號,就叫"神保"。馬氏又說:"與先祖對舉,親之爲先祖,尊之爲神保";《楚茨》章五有"皇尸載起,神保聿歸"句,與皇尸對舉,同樣是:親之爲皇尸,尊之爲神保,嘉稱本來

就是"尊之"的意思。

孔穎達說:"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二是明日繹祭之時。"疏家所言,往往似是而非。祊既是祀事前的索祭,本身不是典禮,不過祝官執持些祭品到廟門口去求神,直祭時有之,繹祭時亦應有之,有何二祊祭可言!

歲時祭有視牲視濯、實鼎載俎諸節,而《楚茨》章二,正是天子諸侯正祭當具有的節目:"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當。或剥或亨,或肆或將。~~~卿大夫助祭的行容要慢步而合乎節奏,士助祭時的行容要急促而又很舒揚,陪侍我君察看有司洗滌鼎俎和牛羊,做好肉飯送進尸前讓先祖嚌和當。始而宰了牛羊豕又分割成二十一體(剥),繼而把骨體一牲一鑊放到一爨上去烹煮(亨),等到熟了又從五鑊或七鑊或九鑊分别升到五鼎或七鼎或九鼎裹,然後扛鼎人門陳列在阼階下(肆),終而賓與衆賓各自用長柄朼從鼎裹取出,佐食捧俎以待而分載入尸、主人、主婦、賓長的四正俎裹(將)。"本來,同姓衆兄弟和異姓羣臣來助祭,無非分擔有司的職務,而《曲禮下》所說"大夫濟濟士蹌蹌",正是他們按自己的爵位、在助祭職司所應表現的不同儀容動作。但《楚茨》作者限於寫作詩歌的具體要求,無法按典禮程序來描繪,不免造成詳略失衡的缺陷,如譯文的四個主要項目,詩祗用剥、亨、肆、將四個字去概括,而正祭卻又盡在於此了。

《楚茨》章四:"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我孝孫虔虔誠誠的,照宗官規程辦祀

事不敢錯忒。祝官致送錫嘏(給我摶黍),說賜給孝孫,還宣讀了嘏辭:'神歆受了羶香,喫了你奉進的酒菜。日後會給多福,好似約了期不會不來,定了數不會短缺。'"歲時祭都有皇尸錫嘏:士禮尸把摶黍親授主人,而嘏辭失傳了;大夫禮則尸命祝、祝嘏於主人,並致嘏辭曰:"皇尸命工祝,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不替引之。"錫嘏在主人初獻尸之後,而以後的又獻和旅酬,文多雷同,可以推而概見的。

釋是第二次祭。《爾雅·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殷曰彤,夏曰復胙(當作昨)。"對祖禰有二次祭,周人在理論上、在實踐上都有根據可稽考,而夏、殷則祇能存疑待證。《春秋經》宣八年提到"壬午猶繹",《左傳》祇 說"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對繹祭未作解説;《公羊傳》説"祭之明日也",《穀梁傳》説"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戰國至漢初的經義已説不清楚,倒可反證這一祀事不是他們的虛構。

釋祭開始也先行祊祭。《禮器》說:"設祭於堂,爲祊乎外"。以賓禮享 尸必在宗廟堂上,祊訓門,求神祊外自指廟門之外。《郊特牲》說:"孔子曰, 釋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庫門內即應門外,說祀事不在宗廟區 舉行,其失易見;東方是廟門外主人立位,客位在門外西方,說祊祭不在客位,其失亦易見。禮之通例,東方、西方皆指門外,廟寢皆然。門內則稱門 左或門右。疏家拘泥於祭必在宗廟門內,其失亦易見。孔子譏魯禮之失, 可證繹祭與祊祭的不同性質和相互關係如上文所釋都是前代傳下來的。

《周頌·絲衣》:"絲衣其紑,載(戴)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吴不敖,胡(壽)考之休。~~~~助祭的祝官喲!絲質玄衣多鮮明光潔呀,薰色弁帽上鑲嵌着實石又多光彩奪目呀!你求神到何處去,從堂上西序前直走到外西墊的階下,捧着羊俎又捧牛俎,放在前階的基址上,幾乎和陳列在門中那大的鼐鼎、小的鼒鼎聯結在一起了。他還拿起角爵來灑酒求神,真是獻美酒而思嘉德呀!主人臨祭時,寧静而無譁聲、謙敬而無慢容,真是壽考的休徵呀!"蔡邕《獨斷》說:"《絲衣》,繹實尸之所歌也。"《獨斷》所錄,陳喬樅以爲"即魯《詩·周頌》之序"。而《毛詩·序》云"《絲衣》,繹實尸也"。或即取自魯《詩》説。如上文所説,卿大夫級貴族在堂上又祭,用的是賓尸祭法;而天子、諸侯的又祭賓尸,在翌

日舉行,還加上個繹祭大名。可見魯、毛二家所釋,均欠分明。而且,《絲衣》一詩,就其内容來看,卻是繹祭開始時的求神祊祭,還没有涉及賓尸之祭呢!

《楚茨》章三:"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 ~~~饕人們烹煮三牲魚腊多勤奮而敏捷,裝載牲體的木俎真大呀,佐酒的 從獻──烤肉、烤肝也準備着了;后夫人措辦祀事清静而敬勉,配置籩豆庶 羞真是多樣而齊全。"又祭不殺,即用正祭的牲體放回鑊中在爨上重温(燅 俎),然後重又升鼎載俎,如正祭之儀。

燅俎後在户牖之間舖設重席。《祭統》説:"舖筵設詷几,爲依神也。"今 本作"同几",而鄭注云"同之言調也",其實皆誤。《説文·言部》:"嗣,共 也。"段注云:"假令經本作'同几',何煩以詷釋之!"據段説而知本作"詷", 鄭釋爲同。同几,如段氏所説"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考妣同饗,禮 規定一几一席。既是同几,一尸還是二尸,是個疑不能明的問題。《士虞・ 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必使異姓",就是不使 孫女而使孫媳;"不使賤者",就是不使庶孫之妾:這樣,祖妣的女尸祇能"使 庶孫之嫡妻"。虞祭既有女尸,宗廟祭祀考妣同時受饗,當用二席二几,何 來同几?《禮器》說:"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這是在始祖后 稷廟裏殷祭(合祭)四親(禰、祖、曾祖、高祖)廟和玟、珷二桃廟之主、使庶孫 爲尸時昭穆相旅的禮儀。它説明:一、殷祭始祖不與於旅,故祭時用主不用 尸;二、考妣女從於男,祇用一尸,故七廟合祭祇有六尸。至於虞祭所以有 女尸,虞是喪祭,喪有父在而母死,或父死已久而母新喪,在喪祭中不得不 用女尸,直到禫祭服除、以後配祭於禰廟,從此女從於男了。初着手這個難 題時似乎不易解決,經過有關記載彙集起來加以推比,歷史的真實原型就 顯現出來了。

《楚茨》章一的七八兩句"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是典禮開頭的重要節目。"以妥"是祝官迎尸入室、優禮尊者,初即位就讓他安坐席上;"以侑"是尸接受祝官輔導,以實行一系列禮儀:在《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士大夫禮中,這兩項也是重要節目,上文已有闡述,在此略一提及,證明《詩》與《禮》完全吻合。

《周頌·有瞽》:"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宗廟庭中的宫懸(或軒懸)齊全了,撞鐘擊鼓的金奏開始了,堂上的 排簫和駢管一起吹奏起來,始而宏大又渾厚的金革聲,繼而柔和又清越的 竹木聲,先祖可能像過去一樣在玩味那動人的樂聲吧!"《有瞽》是太廟合祭 的樂曲,首六句描繪宫懸的縟麗,與歲時祭容有未合,割愛了;中五句摹寫 鐘鼓和簫管的合奏,卻是祖禰常祀所當有。諸禮共有的儀注,本來就是相 互移用的。

又祭凡九獻尸。任咨運説:"按賓尸視正祭,皆加爵也。"加爵一爲王獻尸,《祭義》説:"君獻尸,夫人薦豆。"加爵二爲后獻尸,任氏據《周官經·太宰》以加爵一爲"薦玉幣爵之事",又據《内宰》以加爵二爲"后裸獻則贊,瑶爵亦如之"。我考定《周官經》是春秋、戰國間齊魯之禮,從其中發掘西周禮遺存,應該十分鄭重,《太宰》、《内宰》之文應當存疑待證。

加爵三爲上賓獻尸,《大雅·既醉》章四:"其告維何,籩豆静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公尸昭告什麼話,政平人和籩豆也清嘉。羣臣志同道合好輔相,祀事的進退周旋没有半點差忒。"

加爵四爲王世子獻尸,加爵五爲長孫獻尸,前者,《既醉》章五:"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表現其身份的儀容動作處處要卑亢合度,是我君之子而又是世子呀!世子本來就善行無虧,天賜給我周族以無盡的光輝。"後者,《小雅·賓之初筵》章二:"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尸把表示大福的摶黍(飯團)賜給王,世子、長孫都歡天喜地了。歡天喜地,世子、長孫向尸獻酒呢!"《賓之初筵》是記述射禮的詩,而這四句涉及祀事,也是共有儀注的移用。又,晋虞喜說"有嫡子者無嫡孫",清顧炎武更明確提出:"冢子,身之副也。家無二主,亦無二副。"根據宗法理論,應該没有嫡孫的。但事實上存在長孫而避嫌不立,故任啓運說"世嫡相承之序已于此默寄之"。既說"子孫其湛",故列加爵五爲長孫獻尸。

加爵六爲長兄弟獻尸和侑,同時獻王和后。《特牲》、《少牢》都有兄弟獻尸。兄弟,完整地説當稱諸父兄弟。後行兄弟對前行兄弟稱諸父,而諸父互稱亦兄弟,所以宗法昭穆制,單稱兄弟事實上即包括昭穆上下五行各

自兄弟在内。凡是祭祀稱兄弟,都是指按昭穆相間的五服兄弟。還有,兄弟獻尸之所以必要,因爲支子無廟,祭於宗子之廟,所有庶子來祭均稱助祭,都在祀事進行中擔任一項職務,因而有長兄弟對尸的一獻。

至此獻事已畢,於是,加爵七爲王酬尸,爲酬酒的第一爵。任啓運說: "士不酬尸,猶全乎尊,故不敢與酬也;大夫酬尸,尸既出廟而復入,不全乎尊,故賓之與相酬也。據此,則王尸出廟,越宿復入,知必與之相酬也。"所謂"全乎尊",是任氏據《祭統》及其鄭注立説。《祭統》說: "君迎牲而不迎尸,别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鄭注: "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是主人的庶姪,在廟中是祖考的神主,尊於主人;一出廟門就不能全其尊。任氏據此推比,以爲士無又祭,尸未出廟則全乎尊,故不敢與之相酬。大夫又祭,尸出廟而復入,不全乎尊;王尸則隔了一個晚上而重入廟,更不能全乎尊:不全乎尊,故可與之相酬了。

加爵八爲兄弟二人舉觶於尸、侑爲正酬之始。所謂正酬,就是尸酬王, 王酬侑,侑酬長賓,長賓酬衆賓,依次序酬徧。此是賓黨之酬。尸又酬兄弟,長兄弟酬次兄弟,按昭穆爲先後,依次序酬徧。此是主黨之酬。王又命獻内賓、内兄弟,於是后舉旅於内賓、内兄弟,依次序酬徧。

加爵九爲衆賓之長一人舉禪於尸,此是旅酬之始,尸不止爵,即以此爵作衆酬。

《楚茨》章三:"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矱)。'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先受獻,後勸酬。兄弟(主黨)之爵由東而西,衆賓之爵由西而東,進退、授受、坐興、拜揖、周旋的儀節符合法度,衆酬時的笑語既歡暢而又不失常規,真做到族親和睦,莊諧得宜,皇祖真的要來臨了,給王大福,給王萬壽啊!"酬必受獻,獻在酬前而不屬旅酬範圍,詩擷要合詠,本來不依行禮程式的。

任啓運列加爵十爲無算爵之始,還以佐食獻散爵於尸,拼凑爲加爵十一。這是不對的。《有司》賓尸"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 衆酬時即行"爵皆無算",這是祭禮酬酒與賓禮酬酒的略有異同,不必要以 此作卿與王禮的等級差别。 《祭統》說:"夫祭有畀輝、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畀之爲言與也。 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閻者,守門 之賤者也: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 至賤而以其餘畀之。"這也包括在"遂及私人"中,舉此以概其餘。

《楚茨》章五:"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鐘鼓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門墊祊祭啊,堂上加獻啊,遍獻衆賓和兄弟啊,交錯旅酬啊,一個節目接着一個節目的禮儀都完備了;堂上樂啊,庭中樂啊,也都奏過了。宗人讓孝孫到阼階下西面位拱立,祝官東面致告'利(孝養)成'了。祖考祖妣都喝醉了,皇尸不是起立了嗎,樂師們撞鐘擊鼓奏《肆夏》送皇尸出門呢!該給尊敬的皇尸起個嘉名?就稱他'神保'吧!他回歸天上去了!騰宰帶領宰夫、內宰,后夫人帶領嬪、御,急急忙忙去徹下尸席前的敦俎篷豆,還傳告送走衆賓後,胙肉快送去;昭穆兄弟要留下,快到寢宫去,主人、主婦設下私宴,要和你們喝一杯呢!"分食祭品,在主人、主婦叫做餕餘;在五服兄弟則包含酬謝助祭辛勞的意義。

《楚茨》章六:"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鐘鼓改懸到寢宮庭中,堂上樂和庭中樂一起奏起來了,昭穆兄弟歡樂於祭後的燕飲,使大家安享了今後的福祿。那肥美的殽俎羞豆遍送到人人的席前,親其所親就無怨而俱慶了。酬酒喝得快醉了,在禮飲中又飽受了美德,於是上下長幼都叩頭拜謝而又致以慶辭:'神尸歆嗜我君的酒飯,我君將得到壽考。這是順乎禮義、得乎時勢的,祇有盡其禮纔能終其事呀!後世子子孫孫,永遠行之勿廢!'"《楚茨》是首歲時祭禮的樂歌,多數學者都同意的。這屬於哪一級貴族?有的説王朝卿士,有的説諸侯;既無法取得確切的證據,就不必强求一致。但我以爲屬於有地之君是没有問題的。

《大雅·既醉》章一:"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交錯勸酬中喝得快醉了,在禮飲中又飽受了美德呀! 主人是我君之 子將得到壽考,又幫助你、給你大福呀!"又章二:"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 子萬年,介爾昭明。~~~~交錯勸酬中喝得快醉了,那肥美的殽俎羞豆,遍送到人人的席前!主人是我君之子將得到壽考,又幫助你走上政教常善、永作明君的光明之道。"又章三:"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我君既幫助你走上光明之道,融融不絕,使你有高明而善終的名聲。善終在於善始──始於享祀而終於饗燕,君尸早在嘏辭裹以善言相告了。"《雅》、《頌》裏多吉祥語,有些亦見於殘存的《禮經》,可見這些是西周行禮時的原話,而被《詩經》襲用了。也許有人會不加思索地說:這是後出的《儀禮》抄襲《詩經》呀!我想,果真如你所說,那末,西周詩人的創作,原來竟是這樣的缺乏文采呀!你説對嗎?

對天子諸侯歲時祭的探索,不過是殘存部分的鈎沈,不是對典禮全貌作詳盡完備的復原,而且也無法區分二者的等級差别。總之,堅持不知蓋闕的態度,力避以僞亂真。本篇章取材主要是《詩經》的《雅》、《頌》,參以《禮記》的有關章節。《周官經》既不敢採用,孔、賈唐人之疏自不必説。毛、鄭的傳、箋,僅用作辨釋。而清人任咨運《天子肆獻祼饋食禮纂》等書,參考之不過辨其誣妄而已。

歲時祭是貴族禮樂生活中的常祀,在諸祀典中最爲切近人情;禮書記錄雖從士起,但與昏、喪諸禮一樣,庶人也有歲時祭的。《論語·學而》記曾子的話:"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喪葬謂之慎終,祭奠謂之追遠,由於二禮自天子達於庶人,慎終追遠的事長期施行而終不能廢,浸潤日久,對周族庶民德性的趨於醇厚,該起過某些促進作用吧!

(原載臺北市《孔孟學報》第六十六期,1993年)

覲禮本義述*

序

觀禮,天子之禮也。禮由士起,有爵斯有禮;禮以爵分,爵彌高則禮彌繁。故大宗掌天子禮,其繁且富豈周官五禮所能盡,今則常朝之儀且不能舉其目,徒令大夫士之冠昏喪祭充有周一代之典,將何以見周文之郁郁哉!

禮以"成之"之爲貴也。成之者,唯視夫文與獻之足與否耳。獻謂賢者。唯賢者識禮之義也深,則執以行之也足,而後文章可觀焉。孔子謂夏、殷之禮吾能言之而杞、宋不足徵者,蓋以二國鮮有賢士良大夫可執以行之者,惡得復覩夏、殷之禮之文若質焉!《論語》言徵,猶《禮經》言成也。今存諸禮篇末均示禮成之意,而《士虞》、《特牲》、《少牢》言"祝告利成",則有明文可據矣。

《觀經》文多不具,或止存殘句,於十七篇中文體獨異,最爲質樸,讀之 久始知於今文《尚書》爲近,其爲西周遺文或無可疑。今文學家好推士禮以 致天子,士給事於覲禮者寡,推致亦殊不易,探之頗難得其涯涘。予讀《禮》 五十餘年矣,椎魯殊少心得,偶有所獲,登諸别册。殘冬重理《覲經》,寫定 若干則,當就高明求諟正焉。癸酉歲尾書。

覲經拾義

《記·郊特牲》謂"禮之所尊尊其義",無義,禮何云哉! 漢戴聖氏所輯

* 本文是由《蓟闍述禮》中關於覲禮的若干短篇連綴,並加序、跋而成。

《記》有"禮義"之篇凡七,曰《祭義》,曰《冠義》,曰《昏義》,曰《鄉飲酒義》,曰《射義》,曰《燕義》,曰《聘義》,而《喪服四制》、《三年問》、《間傳》、《大傳》、《喪服小記》、《喪大記》、《問喪》諸篇,當爲《士喪禮》、《喪服經》之義也。覲禮尊於昏、喪、燕、聘,乃無其義,殆傳者佚矣。清之中葉有熟於禮例者曰凌廷堪氏,曾補《覲義》一文,排比經注傳記以鋪演成篇,立論一準鄭氏,雖周悉亦無足觀也。予實病之,遂申本經之宏旨,祛注家之偏執,以復其本義焉。

審警夫《觀經》之義者:諸侯之"順命于王所",終生者有之,累世者有之。其來見也,必"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以待罪,執臣道無貳,俟天子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而頒命書,而錫車服,而受王之饗之食之燕,始略具賓客之義也。識禮之義,然後知非周初不能有此,洵爲殷、周之制焉。厥後,見於《詩》者,《韓奕》曰:"韓侯人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見於《左傳》者,隱公四年有"石子曰王覲乃可,曰何以得覲"。周衰,天子微弱,猶有行之或欲行之者,非明君良大夫孰敢公然左背之乎?迨至晚周,古制廢壞,唯賴孔氏後學師弟傳授,使其文其義未至全泯,豈非幸歟?《樂記》云:"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經解》云:"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祭義》云:"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繩繩焉夙夜持此以教者,蓋欲申其古義爾。

諸侯來覲,非天子之命不得至,其禮與聘賓之"久無事而相問"者絕異。 紀其事者自諸侯至近郊始而以其去王畿終者,蓋有故焉。盛世佐、胡培翬皆據聘禮所述,以爲郊勞以前、錫車服以後,當有"許多禮儀"而"文多不具" 耳。就事之始末言,二家之說未可厚非。觀夫《曾子問》所云"諸侯適天子, 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禮家皆能識 此儀也。而經不一及、注亦未據之以補者,蓋其禮主於天子,不當述及諸侯 未來、已去之事焉。盛、胡二氏實未審晉夫臣禮底蘊,囿於《聘禮》之文而比 例失當矣。然則覲禮明臣道,其非出於春秋之後復何疑也!

朝覲考異

諸侯來見天子,曰朝,曰覲。朝、覲連言惟見於《禮記》,《周官》、《孟

子》、《詩》、《書》、《禮》皆分言之,可證其義有别而非一禮也。

朝,通名也。分别言之:天子五門三朝,外朝詢衆庶,治朝日眡朝。其見諸侯亦在外朝,即與覲連言之朝也。《曲禮下》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朝禮行於皋門内、庫門外門屏之間,天子南面,諸公、諸侯分列東西兩側而見;覲禮行於文王廟之堂,天子南面,一侯氏率其衆介北面而見。又朝禮爲衆諸侯始終以臣禮見天子;覲禮則一侯氏初以臣禮待罪、其卒也,以賓禮受饗、燕、食而去。據上所論,則其儀其義之異昭昭然也。

觀夫東漢古文諸師之注《覲禮》也,僉謂諸侯見天子有四時之禮,然於本經無證,蓋皆本諸《周官經》立説耳。大宗伯掌邦禮,"以賓禮親邦國"有八目,皆天子待五等諸侯以賓客之禮,就中四時禮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其客禮諸官,如《大行人》職云:"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小行人》職云:"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典瑞》職云:"掌玉瑞之藏,以朝覲宗遇于王。"《齊僕》職云:"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列四時客禮者五職,而無一寓教臣之義,又昭昭然也。然則《周官經》之説四時來見之禮,與《覲》正禮以及《詩》、《左傳》、《禮記》所述,其鑿枘之甚爲如何耶!

夫諸侯之來見,以異其時而異其名復異其義者,果何爲乎?《大宗伯》職未釋其義,而《大行人》職釋之,以爲春來圖事,秋來比功,夏來陳謨,冬來協慮。然何以夏不能協慮、冬不能比功乎?使互易其次,究亦何足病哉!所言未見其有當也。至注家謂春朝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云云,言俚義淺,更不足信。就《周官》全經論之,六官共舉之官聯大事,尚有十三職但言朝覲會同,不舉宗遇,如《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司寇》職云:"凡朝覲會同前王。"八目中宗遇無與會同連言者,可見宗遇不得與朝覲相提並論焉。而博稽羣籍,乃又卒無一書述及夏宗,而遇禮則一見於魯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傳云:"秋九月,齊侯唁公于野井,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鞌爲几,以遇禮相見。"縱非冬遇之義,其時諸

受次節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文承戒期,將入覲而先受次也。前朝者,衆諸侯有同時來者,即同行朝禮,故云"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所受即前朝之次也。覲禮稱侯氏者,以諸侯不得並入,分别獨見焉。然則西周實制,固以前朝後覲爲序,非一在春、一在秋也。始至衆見,咸存咫尺之懼,至獨覲則寧侯百福矣。戰國之初,强國稱雄,競相以客禮待衆諸侯,以冀其來,篡《周官經》者以時王所尚,創爲四時分見之説,朝、覲用舊制,易其義而繫於春秋,取魯君之遇禮而繫於冬,别取"朝宗"義而繫於夏。制度之書,以整齊相尚,遂牽帥四時之序而自成其系統焉。古文經師於《周官經》尊信過甚,言禮奉之爲圭臬,遂使朝覲宗遇之說堅不可拔,鄭注迂曲,後儒紛紛彌縫,卒無一當,大道以多歧亡羊,其是之謂數!

五門三朝淺解

王宫門朝之辨,《觀經》無明文,禮家各逞私臆,援引紛紜,治絲而棼之也。然其事本非艱深,淺求之反易得其的解,清陳瞽説:漢儒皆主五門,鄭衆以爲臯、雉、庫、應、路,鄭玄從之而改"雉、庫"爲"庫、雉",則雉爲天子中門,其説是也。宋劉敞創天子諸侯同三門三朝説,清戴震從之而益廣其意,所論辭雖甚辯,終以未申尊卑等差之義,人皆知其非彼時所當有焉。予參伍推比,觕獻厥信:一曰,民居祇一室,篳門而已;士大夫既具大(外)、寢(内)二門,諸侯增一中門,蓋無可疑:然則依尊卑遞加,天子宜有五門也。二曰,既立五門,則門不可無專名矣。苟天子亦三門,專名將何由而生耶?然則後鄭據仲師義酌定:天子皐庫雉應路五門,諸侯皐雉路三門爲無可易矣。五門專名多見於載籍稱引,略著之以佐旁證:皋、應見於《詩・縣》、《記・明堂位》;應又見於《書・顧命》、《佚周書・作雒解》、《考工記》、《爾雅・釋宫》;維見於《記・明堂位》、定公三年《春秋經》及《公》、《穀》二傳;庫見於《禮記》之《檀弓》、《郊特牲》、《明堂位》;路見於《周禮》之《司士》、《考工記》。《書・顧

103

命》有畢門,論者以爲路之又名也。周之先公始立外中内三門,後增庫、應, 而阜、雉、路次第定名,五門之制,於是成矣。有門斯有朝,三朝緣五門而立 焉。天子諸侯均具三朝而其名多轇轕。必天子門數五而後天子諸侯之朝 可同於三也。《小司寇》職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外朝詢衆 庶,以近宫門爲便,鄭玄以皋門内、庫門前門屏間爲外朝,是也。而《朝士》 職亦云"掌建邦外朝之灋,孤卿大夫位焉,公侯伯子男位焉,三公位焉"。或 人據其正朝位而名外朝爲正朝者,其誤易見,不具論。《宰夫》職云:"掌治 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鄭注:"治朝,在路門之外。 其位,司士掌焉。"或人亦據其正王以下之位而名爲正朝者,其誤亦易見也。 《大僕》職云:"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鄭注:"燕朝,朝於路寢之庭。"又 注《朝士》職云:"内朝之在路門内者,或謂之燕朝。"孫詒讓釋之云:"内朝主 燕謂之燕朝,對外朝主治謂之治朝也。"燕朝,内朝之又名也。路門外日紙 朝,主治而非外朝;庫門外之外朝不主治,又何必以治朝爲又名,孫説誤矣。 質言之:惟路寢庭朝後圖事,斯可稱内朝也;惟路門外日眠朝,斯可稱治朝 也;亦惟庫門外朝諸侯,詢衆庶,斯可稱外朝也。三朝之義甚明,學者自誤 耳。

論三朝多據《周官》之文,皆經檢討而無可疑者。其書涉齊、魯之禮而成,可斷爲宗周遺文者無慮三之一焉。天官之酒、漿、籩、醢,地官之鄉、遂、虞、衡,春官之鬱、鬯、瑞、服,夏官之兵、矢、馭、僕,秋官之盟、圜、憲、戮,豈可一概列於戰國之制乎?而《大司樂》、《職方氏》二文,整章錄入,與全書文例殊不相類,其爲古之遺文,或無可疑!至於一職之中真贋滲雜,尤難甄别,如《司几筵》"春祠夏禴",予以爲戰國時編入四時之祭;而"裸用鷄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則其爲宗周遺文,益無可疑也。佞之近於愚,斥之近於妄,明乎此義,然後可以治《周官》!

彝銘證冕

古者以冠名服,曰冕服,曰弁服,曰冠服。鄭玄云:"凡冕服,皆玄衣纁

裳。"《荀子·富國》篇有祩衮衣,羣書則皆稱玄衣,則晚周上衣有染朱者。《詩》稱繡裳,《書·顧命》稱彤裳、蟻裳,《晏子》稱素繡之裳。古制難曉,必證之兩周彝銘而合,始得堅人之信。彝銘有記王授命而媵以車服之錫,如《吴彝》、《蔡殷》云"易玄衮衣、赤舄",《舀壺》云"易玄衮衣、赤市、幽黄、赤舄",《伯晨鼎》云"易玄衮衣、幽夫(黼)、赤舄",皆衮冕服也。而《大盂鼎》、《麥尊》皆云"易□(冕)衣市舄",不言何冕何衣何黻何舄,合上下文推之,皆玄冕服也。然則前者爲玄冕玄衣而畫龍,後者則玄冕玄衣而無飾也。《麥尊》爲成王、《伯晨鼎》爲厲王時器,所記爲西周服制,可以證載籍之無訛也。

零書所載冕服之異名,《詩・九罭》云"衮衣繡裳",又《采菽》云"玄衮及黼",即《禮記》之《玉藻》、《禮器》所謂"天子龍衮"也。毛傳云:"衮衣,卷龍也。"釋者以爲畫龍於衣,其形卷曲,故其字《禮記》多作"卷"。合《吴彝》諸器觀之,言衮冕爲得其實矣。《荀子・大略》云"天子山冕,諸侯玄冠"云云,玄冠爲便服,類之則山冕亦非尊服也。《詩・大車》云"毳衣如璊","毳衣如荔",傳云"大夫服毳冕以央訟",以懿王時器《守宫尊》銘"毳帝(布)三"證之,此冕雖止一見,或有此制。此外,《詩・終南》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即《左傳・宣公十六年》所云"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而《大戴禮記・五帝德》言之差詳:"黄帝黼黻衣、大帶、繡裳。"《禮器》則謂之"諸侯黼,大夫黻"也。其不見於《周官》五冕者有山冕、黼冕、黻冕;而《周官》五冕不見於羣書者有驚冕、絺冕:其互異處正見《周官》非周初定制,其書爲晚周或人輯錄,所記或實或虚,當博考彝銘載籍,一一爲之辨析而或取之或棄之也。

覲享已當重頒瑞玉考

侯氏入覲,俟卿訝者戒期,遂凛凛然順循其事焉。釋幣於行主者,猶受命於其父而敬畏將之也;乘墨車、執瑞玉以朝者,自明其治國無負於所命也。人門右奠圭,擯者傳辭而獲許,然後坐取圭就賓階以升,申其還玉以聽事之願,聽事者,治國容有獲咎之事而受王之勘問也。於是王受其玉而許

其升成拜矣。上所云者,皆覲正禮之大關目而當以綱紀視之者也。

瑞玉者,分封時所頒以爲符信者也。《周官·典瑞》職云:"公執桓圭,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 圭璧今有出土實物可證,謂爲五等諸侯所執,則出自《周官》。十七篇惟會 同禮一見五等爵名,殘文媵於覲末,自當别議。於《覲經》仍就"侯氏執圭" 之文討論之。

觀享既行,肉袒聽事。迨天子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於是錫車服以報其三享,"加命書于其上",太史右之而又爲述命焉。視其文似周密無漏,而終不復及還玉一事,其故何也?《太平御覽·珍寶部》引《尚書·大傳》云:"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曰有過行,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圭以表信,受封則受圭,聽事則還圭。既云"無事歸寧乃邦",豈有加命書而不重頒其圭也!《觀經》多缺失,"諸公奉篋服"時,其圭當與命書同加也。

釋神冕

東漢古文諸師合《三禮》共治,以《周官》說《禮經》者,則自賈逵景伯、馬融季長始也。鄭君兼通古今文學,而治禮守賈馬榘矱,其注羣經也,夙以簡質稱,獨《觀經》注冗長,蓋於《周官》琢磨尤深,輒委曲周浹以補其闕,必依乎注而經始得通讀焉。後儒議其失,諜諜訟之不少休,苟非陳其事而識其義,惡能燭其微而辨其正與訛焉。注家異説,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按其所補,獨得勝義者固數數見,以曲説傅合而失其本旨者亦比比皆是,必求其故義而明辨之,然後知其補闕者有當有不當也。

論。諸侯卿大夫用之,《司服》記其差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自公以下,或用其五,或用其四,遞減以至用其一,而王用以自尊者惟大裘而冕及衮冕繪升龍者耳。此五服差等,鄭君以裨冕當之,訓裨爲埤,蓋謂臣之正服自在王埤益之服中也。此説爲鄭氏首創,不特賈、馬諸師所未嘗知,即《周官》本經亦未必具有此義焉。

《弁師》述五冕而不詳其目,校之《司服》所述,注家以爲不數裘冕耳。 孫詒讓氏引佚《尸子》"君天下者黻衣九種",以實禮家六冕三弁之説,舉證 殊欠切合,失之專輒矣。宋緜初云:"大裘爲冬至祀天之服,其時必裘,故特 言之。"疑鄭注未合而未深究其誤,其説雖善而未暢其旨,惜哉!凡冕冬皆 用裘,祀天之禮,天子服大裘,仍以玄衣爲襲。深味《司服》之文,亦未必以 五冕外復有裘冕,六冕之説殆出鄭君臆斷耳。

《禮經》多佚,就今存十四典禮言之,冠服必依諸典而異,如冠、昏用朝服而聘享用弁也。同與於典禮者雖君臣、賓主亦皆同服(凡異服必有故,此不具論),祇以其飾以别其尊卑耳。覲禮天子衮冕,而諸侯亦皆服冕,上公衮而飾以降龍,侯伯以下,或飾以黼,或飾以黻,以至無飾,皆卑於天子之意,故總括言之則曰裨冕。《荀子·禮論》云:"卑絻黼黻文織。"楊倞注云:"卑絻與裨冕同。裨之言卑也。"《富國》、《大略》則有"大夫裨冕"之文,楊注亦云:"裨之言卑也。"《覲經》鄭注曰:"今文冕皆作絻。"豈《禮論》篇從今文作"卑絻"而《禮經》及其記傳皆從古文作"裨冕"歟?

釋前朝

經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注云: "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諸侯上介先 期受焉。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焉。"此鄭君惑於 《周官》四時來見之説作此迂曲之解,以《周官》補《覲經》之不當者也。"諸侯 前朝"對"侯氏後覲"而言。衆諸侯來朝,同行朝禮,然後先後一一行覲禮。 前者,前數日也。朝禮時受舍於外朝;侯氏行覲禮,仍用前朝所受之次耳。 舍即次也。用柱撩架成小屋形,四合施以帷布,中設矮床,供歇息以俟王命 焉。

釋几席同設

觀正禮天子負斧依以見侯氏也,曰"天子設斧依于户牖之間,左右几"。鄭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依經撰注,至此已足以解之矣。而注又云"其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豈以經文或脱、以注足之乎?爲坐布席,布席而設几其上以馮倚也。無席,几將安用?覲禮天子亦未坐,設几席以壯觀瞻耳。述禮者豈不知几席之必同設乎?鄭君據《周官・司几筵》補之是也,而所以述几不述席之故則猶未明焉。

釋傳擯

觀正禮天子負斧依以見侯氏也,曰"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云云,其人見之儀,經無明文。而鄭君補之曰:"嗇夫爲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又曰:"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人。"蓋據《周官·司儀職》"交擯傳辭"之法也。其職有"旅擯三辭"、"交擯三辭"之文,先鄭以爲二者皆主賓陳擯介以傳辭,而後鄭則以爲交擯傳辭而旅擯不傳辭。二鄭之異義,遂使解者紛紛如亂絲矣。然後鄭異其義者,蓋欲明天子交擯傳辭,而以旅擯屬之臣禮耳。《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公既陳三擯,賓亦當陳三介,其傳辭固不待言矣。而鄭注則據"擯者出請事"句而遂謂公無傳辭之儀,而斷此節爲臣禮旅擯焉。《覲禮》文略,據經文則謂之交擯可,謂之旅擯亦可。鄭氏補之以爲交擯傳辭,宗鄭義者遂多其分别的當焉。然按諸

《禮經》本文,實無分别之義,以《周官》解之而得斯義,固知鄭氏之補爲不當也。

篇末附見會同禮殘句,有"四傳擯"三字,可作"傳擯"明文。句無上下文,亦莫測其旨云何焉!鄭君據《周官》釋之,謂"皆如覲禮,是記之覲云"。 義亦如上釋矣。

釋三享

或曰, 覲後之享, 頗類於貢。其文曰: "三享, 皆束帛加璧, 庭實唯國所 有。"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經未詳於享儀,而鄭注多言乎享物。其 注曰:"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 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胡培翬《儀禮正義》謂此"據《禮器》文"。索其原 文,首云"大饗其王與",末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中述所饌之物,曰 三牲魚腊,蓋俎實也;曰籩豆之薦也,金也,東帛加璧也,龜也,丹漆絲纊竹 箭也。而彼注云"此饌諸侯所獻也",蓋取於多貨之饗以入多儀之覲,補錄 其物而未補其儀,豈非"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者乎?彼注又云"盛其饌與 貢","貢享所執致命者","此所貢也",則進而更有取於《大行人》之貢矣。 《大行人》謂"侯服貢祀物",注云"犧牲之屬";謂"甸服貢嬪物",注云"絲枲 也";謂"男服頁器物",注云"尊彝之物";謂"采服頁服物",注云"玄纁絺纊 也";謂"衛服貢材物",注云"八材也";謂"要服貢貨物",注云"龜貝也":然 則鄭氏固會通乎《三禮》之文,左右采獲,以成其說,誠見其學之深且博也。 雖然,禮之三書,非一代之作也。識其同其可不詧其異乎? 覲之三享,下文 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則庭實用馬有明文,不過天子禮用十 馬耳。享物之補闕又未見其當也。

釋匹馬卓上

庭實有"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云:"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

也。以素的一馬爲上。"其義未爲人知而致諸家之駁,然亦無勝義可易鄭 説。王引之曰:"卓之言超也、絕也、獨也。上,前也。卓上者,超絕其類,獨 行而前之謂也。"又引羣書以證其説。言訓詁斯誠卓矣、絕矣,而無以申夫 禮意,奈何!一馬爲上,識其何産耳,非欲以一馬之異於九馬爲尚也!《周官·校人》職云:"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鄭注云:"毛馬,齊其色。"《小宗伯》職云:"毛六牲,辨其名物。"鄭注云:"毛,擇毛也。"又注《牧人》職云:"毛之,取純色也。"庭實之馬,齊毛、純色爲貴。注以素的爲毛色、又以爲十馬皆同者是也。此則鄭氏以《周官》解覲經之當者也。

跋

凡上所論,辨經注之漏失,祛禮家之偏執,矻矻焉欲證《觀經》之必出於 宗周也。《記·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 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此佚名七十子後學者所論殊精深,適足以明 予所持之論爲不謬焉!

篇末起"諸侯覲於天子"、訖"祭地瘗"爲會同禮殘文,尤難得其本義。 當别論之。

> (原載臺北市《孔孟月刊》第三十二卷,第十二期, 1994年,收入本書略有增補)

略論宗周王官之學

引子

胡適氏在一九一七年發表《論九流出於王官説之謬》一文。他說:"此 說始見《漢書·藝文志》,蓋本於劉歆《七略》。説諸家所自出,皆屬漢儒附 會揣測之辭,其言全無憑據,而後之學者乃奉爲師法,以爲九流果皆出於王 官。甚矣先人之言之足以蔽人聰明也! 夫言諸家之學説,間有近於王官之 所守,如陰陽家之近於占候之官①,此猶可説也。即謂古者學在官府,非吏 無所得師,亦猶可説也。至謂王官爲諸子所自出,甚至以墨家爲出於清廟 之守,以法家爲出於理官,則不獨言之無所依據,亦大悖於學術思想興衰之 迹矣。"

我生於胡氏發表該文之年,過了二十多年,才從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衰看到書末所附改題爲《諸子不出王官論》之文,便把它與《漢志》對照研讀。年幼識淺,無法分别其是非,只以爲應該推求其故而不必遽言其誤。以後屬屬讀之,所知果已漸增,而蓄疑終未盡釋。最近重讀,又把

① 《漢志》陰陽二十一家,列天象之書,所謂"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九流十家之陰陽不言占候。又兵家立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目,其陰陽亦列時候、望氣之書。又術數立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目,天文中有占驗之書。胡氏説"陰陽家近於占候之官",非《漢志》之意。也許他别有所據,待考。但也可能只是隨口説説而已。

前前後後有關王官之學的諸家論辯一起研討^①,仍然認爲應就胡氏所論及而未盡研討的,再作探索。如所云"諸家之學説,間有近於王官之所守",王官所守究竟怎麽樣的?胡氏没有深推其故;又如所云"即謂古者學在官府,非吏無所得師",官府之學是怎麽樣的?非吏無所得師又是怎麽回事?胡氏又未加申説。好在他以後似乎不甚堅持,而諸家亦還在討論,所以我就把這個泛論而無所指實的問題當作引子,試將宗周的王官、王官之學弄個明白。弄明白了,也許比一味責備前人要好一些。

胡適氏發表《論九流出於王官説之謬》,看來針對章炳麟氏《諸子學略説》而 有所駁議。一九〇六年,章氏在日本東京辦國學講習會,講《論諸子學》,同年該講稿 即在《國粹學報》二十、二十一期全文發表,更名《略説》。該稿主要評論九流十家,不 可避免地提到"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指鄭玄箋《詩》所謂'百家 族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其欲學者,不得不給事官府,爲之胥徒, 或乃供灑掃爲僕役焉。故《曲禮》云'宦學事師',學字本或作御,所謂宦者,謂爲宦寺; 所謂御者,謂爲其僕御也"。章説可以解釋秦始皇焚坑詔的"以吏爲師",用來解釋西 周王官,真是擬不於倫了。他又知世卿而不明世官,用世卿來解釋王官,牛頭不對馬 嘴,也是徒勞的。胡氏否定王官而没有弄明白王官和世官之學,也没有能駁倒章説。 爲此他的學生傅斯年氏在一九二九年寫了篇《論戰國諸子除墨子外皆出於職業》,承 認其師"不盡揣得其情","若忽略此憑借亦不能貫徹也"。而胡氏在一九三〇年發表 《説儒》説"儒乃一種職業",似乎也想以此來彌縫其説。其説討論的問題不在諸子是 什麽而在諸子出於什麽。如果只回答諸子是一種職業,那就會走向"職業出於職業" 的困境。馮友蘭氏似乎有鑒於此,寫了《中國哲學史補》,也大唱職業論,但微加改動, 説"儒家出於文士,墨子出於武士,道家出於隱士,陰陽家出於方士,名家出於辯士,法 家出於法術之士",這樣套下去,真是一點也不費力的。在我看來,諸家論述,都没有 理解"出於"云云,實指事物在發展中的本質變化。在貴族世家世學制度下的文化學 術科學技能都操於社會上層貴族之手,各官的官學都是父子、祖孫相傳,"非吏無所得 師"。由於上層貴族相互吞並,一些没落者把文化科學傳到世官之外,隨着時間的推 移,獨占文化科學的局面終被打破,於是春秋戰國時代就出現"王官失散,諸子學興" (趙紀彬語)了。

周初始建王官的鳥瞰

劉歆論戰國諸子出自王官,自指周王之官。《左傳》定公元年"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亦指周王之官,可推以相證。

果然,西周的設官分職要一一考定落實,從而據以了解其職官系統,以 及各官的職務,確實是個難題。但從可靠的歷史遺存中進行實事求是的考 查,也不難發現"設官取决於政權機構發展中的需求而逐漸建置,又經過旋 置旋廢的選擇而趨於完善"的這個看似曲折、實係必然的進程。两周以至 晚周官制的創建、增置以至改制,無論王朝或侯國,都是根據王的意志,也 就是根據他的需求而隨時設置和任意廢棄的。具體地説,由其生活上需求 而設置的是宫内官,由其統治萬民需要而設置的是朝廷官,二者的關係,從 表面上看,朝廷官似乎正派而體面,而實際意義上總是前者駕馭着或者説 控制着後者的。這就充分證實設官原則精神的明確性。因此,凡是職官制 度的文字記載,不論如《周官經》那樣的述官專書,或者某些禮家有意無意 間輯録的多種形式的篇章,都是長期演變、陳陳相因、逐漸定型的總結反 映。再加上,它在寫作方法上,爲了便於説明其性質和結構,不要求交待演 變過程,往往從後則背前,信近而略遠,把某些發展中的異同、增减統統磨 滅掉了。這樣,不同時間的作者對某一制度的各記所聞,本來可從有同有 異處尋其脈絡,於今則由於異多同少而很難踪迹的了。於是,犯疑古病的 學者們,恰恰喜歡從這裏尋找岔子,在"二者矛盾,必有一僞"的機械法則 下,毫不費力地誣爲依託、僞造。對這一頗爲流行的研究方法,需要作全面 而恰如其分的評估:運用這種方法,對破除聖經賢傳的迷信具有促進作用, 但對辨認古書古史的虚實真僞,未能深入腠理,在事實的契合上未達一間。 因此,對《周官經》重作審察,應該從兩周史實着手,分别確認諸官是何時實 制。審察分三個步驟:首先作周初始建王官的探索,其次對《周官經》裏周 初之官予以確認,再次對某些晚周之官進行確認,以至與秦官作出界定。

佚名"七十子後學者"輯録的《禮記·曲禮下》結尾有一則職官制度的

原始記録,郭沫若氏曾最先注意到,先在《兩周金文辭大系·小盂鼎考釋》 裏,後又在《周官質疑》和《先秦天道觀之進展》裏反復援引過。後來,顧頡 剛氏撰《周公制禮的傳説和周官一書的出現》①一文,對這一記載續有闡述。他們都肯定"這是周初的官制",郭氏説"古史古禮,至可注意";顧氏説 "保存了真實的古史遺文"。這些説法無疑是正確的。

所謂"禮",應該分典禮、曲禮、禮制三個部分。以《曲禮》命篇的全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威儀,而漢人輯録時没有分别清楚。這裏引述的是滲入的一則屬於禮制性質的職官制度:

天子建天官^②,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③,典司六典。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水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這一職官結構與《周官經》顯有差異。鄭玄説"蓋殷時制",恐也未必有據,故出以疑詞。

① 發表在《文史》第六輯。當時顧先生特地寄贈抽印本,還讓他的學術助手、我的摯友王煦華兄轉達,要我認真提出意見。我讀後是有不同看法。但遵本師曹元弼先生生前囑咐,把對《周禮》的研究、著述放在最後,而師說凡未曾研討成熟,亦不應對該書率爾論列,以致未曾提過意見。經過若干年的探索,對師説逐漸明白過來,而顧先生已去世多年,不及討論。今爲研究宗周王官之學,重讀顧先生遺著,無從請益,抱憾無已。

② 援引二戴《禮記》,凡經審訂確認爲佚禮殘句,字下概加"•"符以表示之。

③ 郭沫若同志解釋《小盂鼎》"三左三右",以爲即《禮記·曲禮下》的"天官六大"。他繪了一圖:王在堂中南面,大宰、大宗、大士爲三右,大史、大祝、大卜爲三左,在王之左右而皆與王同南面。這是不對的。無論朝禮還是覲禮,斷無群臣與王同南面之理。《儀禮·覲禮》衆諸侯受次時"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有明文可據。曾爲秦"待韶博士"的叔孫通,降漢後爲高祖創建漢儀,據《史記·叔孫通傳》:"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人殿門。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均可證"六大南面"説之誤。

我們贊同郭、顧二氏所說周初就有如《曲禮》所述諸官,但要指出:這不是出於有系統的建置。"天官六大"都是近臣,但不全是顯要人物。如果與《尚書·立政》對照,不難發現其中常伯、常任、綴衣、虎賁、趣馬、小尹等群吏可能正是天官的屬官。周初爲適應形勢需要而首先建置天官,看來倒是事實。周公東征勝利,營建洛邑,大遷殷民,實施鄉遂制度。相應地,朝廷官不斷增設,也有某些宫内官改爲朝廷官,如大宗改爲宗伯,經過試行而陸續得到肯定,朝廷五官就慢慢地固定下來。它與《周官經》縱然不盡吻合,但大宰既是宫内官首領,而朝廷五官亦受其節制,這一原則精神,《周官經》也是吸收了的。而且,至今没有發現過與這一原則精神相違異的任何記載。

在這裏,首要的問題是要深入論證"天官六大"的性質:六大是天子晨 夕與共的近臣,生活、政務都依靠或通過他們去幹的。他們組織成天官,取 義就十分明白的了。本來,西周官名,一般地說,都以其中一個足以説明其 性質的字如"宰"、"宗"爲準,而附麗上去的大、小、内、外、司、掌、氏、人等修 飾詞,不過作爲複詞的詞素,依需要而遞加上去的。官制在分職上本來存 在事繁事簡、責重責輕的差别,實施後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大宰事繁責重,需 要增添小宰、宰夫的情形。大卜在卜日卜牲時代王命辭,屬吏幫着鑽契外, 蒞卜只需一人。這樣,六大試行稍久,定員必有增減,而官階也會隨之有升 有降,官名遞加的修飾詞就有變更了。《曲禮》六大都稱大,五官、六府都稱 司,可證它是尚待試行的原始記録。郭、顧二氏判爲古史遺文是對的;但論 述到它的性質時,他們所持的論點似乎還需要商榷。郭氏說:"古時候的官 職是以關於天事即帶宗教性質的官居於上位","六大中的大宗、大祝、大卜 都是宗教性質的官職。"顧氏依據郭説發揮得更爲徹底:"大宗是主宗廟祭 祀的","大宰的原始意義是掌祭祀時宰殺牲畜的一個頭子","大士該是助 祭的官,祭祀是件大事,奔走篩酒、上飯、送菜、焚帛一類服務人員一多,必 然有個司儀人員管他們,叫做司士①","這六種官總名爲天官","所謂天官

① 祭祀中,主人、主婦是主祭外,同姓昭穆兄弟、異姓群吏(天子、諸侯祭,異姓群臣)都屬助祭。助祭者,分擔一項祭祀中的事務。整個祀典中並無僕役參加。顧氏依據近代巨族祠堂歲時祭,以爲可能用僕役來作服務人員的。

就是六種代表神的意志的官","天官一詞《曲禮》上講的是神職"。可見二氏都主張天官是純粹的宗教機構,幾乎等同於西方的教會。那就不對了。說"天子建天官",不是該機構全是神職人員的意思!稱爲天官,首先,由於它是直接受天子控制的宫内官(中官),天子的任何事務,都要中官承擔的;其次,六大中確有大祝、大卜兩個接神之官,天子有求於天帝或祖先,由他們代王訴請,但並不代神傳旨,這是很清楚的。宗周的宗教問題應作專題研究,不必在討論周官時匆匆忙忙把天官簡單地説成宗教機構。

"天官六大"是不是神職的論證還不甚重要,而周初是否存在六大則必須作出切實的驗證。

宰官無論在鼎彝銘文還是文獻記載裏求證都不費力,它是直接從殷官 承襲而來的。《三代吉金文存》著録《宰椃角》、《宰出角》、《宰德角》(卷十六 47、48),舊定爲晚殷之器。我以爲《宰椃角》銘文三十一字,列入殷器,無非 以後半段"在六月, 隹王廿祀, 翌又五"爲殷紀年款式。但前半段"庚申, 王 在高,王各,宰椃从,易貝五朋,用作父丁障彝",又酷似周銘,顯係殷周過渡 時器。器主椃以殷官人仕於周,可證周初即有宰官。郭氏《周官質疑》又舉 《蔡段》證宰舀、《吳彝》證宰朏、《頌鼎》證宰弘、《師湯父鼎》證宰雁等西周中 期八器,正是周初宰官的延續。而宰官的性質及其歷史作用,試以"百官總 己以聽冢宰"的伊尹來説明:《墨子·尚賢上》說"湯舉伊尹于庖厨之中",又 《尚賢下》說"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孟子·萬章 上》記萬章問:"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莊子·庚桑楚》說"湯以庖人籠 伊尹"。諸子各記所聞而理解大致相同,而到《史記·殷本紀》裏則把這傳 説當史實來記述:"阿衡欲奸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説 湯,致于王道。"既尊重傳説一致的事實,又采取比較正確的説解;即賢相以 飲食進身既用不着掩飾,進身不走正道也不妨礙他做出巨大的功績。而我 們根據這些事例得出一個合理的認識:王所信賴的往往是他生活上長期接 觸的近臣。這種關係在大夫家就是冢宰、家相,是他們的管家;在王家就是 天官的首領——大宰(亦稱冢宰)以及其他宰臣。大夫祭祀由"司馬刲羊, 司士擊豕",有明文可據;天子祭祀,百官都來助祭,助祭即分擔一項職司, 而殺性即是百職司之一。如果參加祭祀即屬神職,朝廷百職司都是神職

了,這顯然是不對的。由此判定,大宰是一點神職氣息也没有的。

宗官是"主持典禮之官"。《周官質疑》列《洹子孟姜壺》並說"宗伯之職僅此一見"。齊國之器未必能證周官,當置勿議。姑且就《尚書·顧命》取證:"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授宗人同"。成王死後,康王繼立登極,是個隆重的典禮,但没有傳下來,《顧命》所述,縱然不是全程詳叙,但大關目尚依稀可見。大小宗官都參與禮事活動,起着指導和示範作用。而禮書所記載的,雖嫌瑣碎,但亦可取信於人。看來大宗也不是神職。

史官是"記録王言之官"。《史記·晋世家》記史佚之言"(王)言則史書 之",到《禮記・玉藻》裏則説"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發展爲記言、 記事二官,再進一步便成爲"言則《尚書》,事則《春秋》"了。然而必須明白 指出,周初的史官(作册),不應等同於後世的史家。文武周公時代著名的 史官是史佚,其次是《左傳》襄公四年魏絳追憶的"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 辛甲是武王大史。史官的職司是代王起草並宣讀册(亦作策)命,《顧命》説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執前王命書向今王讀之。以事名官,即名 "作册"。彝銘有《令殷》"作册矢令障图于王姜",《嗣卣》"公錫作册嗣鬯貝", 《大鼎》"公賞作册大白馬";載籍有《尚書·洛誥》"王命作册逸祝册",《顧 命》"命作册度",例不勝舉。以事名官之例,見於《儀禮》者最爲顯明:《士喪 禮》"族長蒞卜",他代王命卜並監臨其事,下文即稱"蒞卜即位門東",不再 稱族長了。又《特牲饋食禮》"嗣舉奠",使嗣子在陰饜時舉鉶南尊爵而飲 之,以示己將傳重。下文"舉奠左執爵","舉奠洗觶人",不稱嗣了。這是西 周稱謂上的習慣法。如果不明白這一意義,說史官又名作册,雖非謬誤,但 理解上仍屬未達一間;如果依此例而説族長又名蒞卜,嗣又名舉奠,那倒真 是荒謬了。

祝官是"祭祀時訴説贊詞並輔尸受饗之官"。成王時器《禽殷》、《禽鼎》云:"周公某(謀)禽祝","禽又跂祝"。《逸周書·王會篇》云:"阼階之南,祝維氏、榮氏次之。"周初有祝官是毋庸廣求多證的。《説文》"祝"字云:"从示从儿口。"段玉裁注:"此三字會意,謂以人口交神也。"交神,應分從人的方面向神乞求和從鬼神方面向人錫嘏(福)兩層意義。朝廷祝官偏重於前者;

民間廟祝與巫性質相同,則屬於後者。二者對比,前者有事則交神,無事則不相干;後者貧困無告,完全依靠神而存在,宗教意識自然濃厚得多。

士官是"主持群臣的黜陟、計最、徵召之官"。成王時器《臣辰盉》銘文 "王令士上眾史寅殷于成周",愈是會禮或同禮,會後王與士官、史官一起對 群臣有所評議,即《大戴禮記·盛德篇》所謂"天子論德行功能",《禮記·文 王世子》所謂"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 掄才銓選,在周初由王親自過問而大士具體承辦。《周官經》則地官負責銓 選,顯非周初之制。大士主掄才,一點神職氣息也没有。

卜官是"代王問吉凶于實龜之官"。西周有卜又有筮。近年周原有甲骨出土,可證周初卜官是從殷官承襲來的。孝王時器《舀鼎》云:"(王)若曰:舀,令女更乃祖考嗣卜事。"西周世官,卜官也綿延不絶。《士喪禮》卜葬日節"族長蒞卜",天子禮中即由大卜代王命卜。卜辭"貞"前人名,董作賓氏稱爲貞人,郭沫若、陳夢家二氏稱爲卜人的,即是大卜。卜問內容不過是卜日和用牲等事,用不着去徵詢受祭者,只要找實龜靈蓍去解答就行了①。

文、武初建宗周王朝,在武王死後,管、蔡、武庚叛亂中受到沉重打擊,有重又失去政權的危險。周公本着堅定地建立"嫡長子繼承"制以圖長治久安的胸懷,追於內外十分險惡的形勢,不得不甘冒恢復亡殷"弟及"制的風險,執政稱王,堅决平定叛亂以穩定周邦。在這樣紛擾的局勢下,必要的設官分職,就只能首建宫內官,逐漸擴大到朝廷官,所謂"先六大典司六典,立五官典司五衆",就是當時政治局面的反映。顧氏説:"其中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四官爲載籍所常見。"是的,《牧誓》有司徒、司馬、司空、《洪範》有司空、司徒、司冦。其實,這四官也是鼎彝銘文所常見的,《免殷》、《無惠鼎》、《揚殷》、《裁殷》有嗣土,《散氏盤》還有广司土,《舀壺》有冢嗣土,《師至父殷》、《師閪鼎》、《諫殷》有嗣馬,《南季鼎》、《揚殷》、《散氏盤》有嗣工,可見進入中期前後,朝廷五官已漸次建立。至於六府應是司徒屬官,六工應是

① 《儀禮》:"士冠禮,筮于庿門",主人爲其子舉行冠禮,卜問的是選定的冠日是否吉利,叫誰解答,没有提出請求。對這個問題,鄭玄表現出驚人的觀察力。注云: "庿謂禰庿。不于堂者,嫌蓍之靈由庙神。"回答者不是亡親而是靈蓍。

司空屬官,這二者從經濟着眼最爲重要,首先建置而隸屬層次未定,正是草創時期可能出現的現象。武王克商以後,"縱馬于華山之陽",表示不再用兵;文王崇讓息争,刑律亦不宜急於求全,因而司馬、司冦下都暫缺屬官,正是適應機構初建而采取的相應措施。至於大宗不在朝廷而設於宫内,更是謙抑之情的表現。可見《曲禮下》這一段記載,保持周初官制的原型,特別從觀念形態方面考察,顯然不是西周中期以後的思想。由此可證,載籍成書年代的考定,應該充分注意它所含蘊的觀念形態,要把它當作一個重要標誌來對待。

王官之學是怎麽樣的

所謂王官之學,似乎誰也没有弄明白過。就《漢志》而論,首列六藝經傳九種,次述諸子十家而點明某家出於某官,並闡發其義,說"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胡適氏似乎不理解事物在發展中的本質變化,研討離開實際,無法認識歷史的真實發展,所以他對先秦學術,只承認戰國諸子之學,而無視宗問官學的存在。

宗周官學的特點在"學在官府",對它的探索,首先要考查"學"這個字在當時的用法及其完整含義。《說文·教部》:"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擩,覺悟也。學,篆文擩省。"段注:"《兑命》曰:'學學半。'……上學字謂教,言教人乃益己之學半。教人謂之學者,學所以自覺,下之效也;教人所以覺人,上之施也,故古統謂之學也。"段氏善述古義,說明先知者的教和後知者的學是一個活動的兩個側面,古人質樸,不僅對二者不加區分,都叫做"學";而且把所教、所學的內容融化在二者之中,而無法單獨顯現出來了。

官學教、學的內容是根據官責首明職掌的原則,確定每個官所擔負的事務及其履行之法。凡官總有任免交接,接任者應該接受前任者處理所擔任事務的整套做法,加上自己多年履行時所得的經驗,通過口耳相傳,一一告訴後繼者,做到不遺不漏。這種百官在任職實踐中長期積累起來的經驗,經過不斷修訂,不斷條理化,匯集起來,即成宗周官學。在傳授關係中,

還有一個重大問題要考查清楚: 爵可世襲, 官是否隨之世職? 史書雖無明確記載, 而西周鼎彝銘文中, 授官時常有"更乃祖(或考)嗣某事", 更讀爲賡, 訓"續也"。據此而知, 宗周存在過世官制度。學者是子或孫, 教者是父或祖, 這使教、學更爲方便, 但却使知識本身無以顯現。當然, 這種制度的實行, 是整體還是個别, 現在無法考實; 而職位的升遷, 如《舀鼎》記"更嗣卜事",《舀壺》記"更冢嗣徒", 提升後而原官大卜作何處理, 也不清楚。這些一時雖弄不明白, 但世官制度在西周曾實行過——不僅顯要的冢司徒, 還有一般屬吏的左右走馬。而且, 某些學術或技能較强的職位, 將被某氏所獨擅, 史某、師某這種世官將非他姓所能問津, 世官也有可能成爲世學呢!

既然教的、學的是官府職掌的事務,則宗周王官之學不是局限於胡適 氏所說的學術思想——哲學思想、政治思想、經濟思想等等,而是門類十分 繁富的。從總體上說,是指國家在當時所能涉及(廣度)和所能達到(深度) 的百科之學。

説百科之學並不是排斥胡氏所説的學術思想。但是,我認爲一切幽微之 思無一不是從具體事務中升華出來的,以下的論述將不止一次證明這一點。

對百科官學,有必要舉例説明。

當然,出於西周人的直接記録,無論鼎彝銘文或者文獻舊籍都不可能有明確詳盡的記述。但是,由於當時傳業者不少,口耳傳授,流行較廣,因而到春秋、戰國間,還有一些博聞多識的賢良士大夫在他們闡述平生遺聞逸事時,往往簡略提及;或者在進行著作時,搜集到這方面的篇章,加以引述和評論。來龍去脈十分清楚,當可信據。下面舉《國語·楚語下》所載觀射父對楚昭王問話時,講述了一個祝官和一個宗官應該學些什麽和做些什麽,就是祝、宗二官的官學。祝官的官學是這樣的:"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①……要其人怎樣地安排好

① 本文所用"……"符號表示:以上是所引《國語》、《荀子》等的原文,以下是我所作的今譯。

神所憑依的室中或堂上的處所,受奠或受祭的坐位或立位,歇息更衣的帳幄,奠時的木主和祭時的神尸,並爲祀典準備祭牲、祭器和主賓們適合時令的祭服,然後讓"先聖王嗣子"(祭主)得到光明的稱譽;又要其人怎樣地通曉該給名山大川的嘉名美號,提供高曾祖禰按時應用的各式木主,二祧五廟的依例升遷,子行孫行的排定世序,以及在他的儐贊下使參與祀事的主賓們都能做到一散齋、致齋的虔敬勤勉,進退周旋的平穩允當,俯仰動止的切合原則,容貌神態的莊恭得體,尤爲突出的是:出於內心的忠誠篤信,而從那精意求享的外表(整潔祭服)上顯現出來,使他盡恭盡敬祈求於明神之前,這才是勝任的祝官。

宗官主管禮事,即是禮官。禮官的官學是這樣的:"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①,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屛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指派名門舊族的後裔,要其人熟悉並善於按照時令生産供奉祀事的不同祭品,選擇毛色純正、肢體完整的不同祭牲,分别主璧玄(纁)帛的不同搭配,按爵位確定衣冠裳韍的不同紋飾,校正鼎敦尊設的不同容量,計算帳幄與祭位的不同距離和選用神主的不同木材,斟酌安放屛風與羽扇(霎)的不同位置,修繕遠祖祭壇、道祭場地的不同所在(凡云不同,都指祭主爵位尊卑所引起的等級區分),以及辨認在於祀典的天神地祇,只有高門貴族出身而又一心遵守祖宗遺制、不稍差忒的,才够格擔當大宗這一職務。這祝、宗二官恰好在《曲禮下》"天官六大"之中,相互印證,同屬周初之制,當無可疑。

《荀子》的《禮論篇》、《樂論篇》,均屬名篇,所言實事,均確鑿有據。在《樂論篇》裏,記有一則"樂官"的官學:"其在《序官》也,修憲命,審詩章(原作"商",從王引之校改),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實施音律方面的所有規則,審核用來配樂的詩篇,禁止放浪侈張的聲調,及時加以贊賞或修訂,使那殊方激越奇聲,不來干擾我們純樸而典雅的正音:這是掌樂大師的事務呀!它與觀射父所述祝、宗二官相類似,

① 原誤作"儀",據《周禮·春官序官》疏引《國語》訂正。王引之改作"等",以爲 "儀、等義近相通",未允。

都是流傳於楚地的前代官制遺文。

在《王制篇》裏載有《序官》十五則,其第四則被引於《樂論篇》"故先王 貴禮樂而賤邪音"下,如上文所述。又在句首加上"其在《序官》也"五字,顯 然,荀況把它當作一種前代撰述來援引的。又《序官》第七則虞師、第五則 司空、第六則治田、第八則鄉師、第九則工師,亦被引於《管子·立政》,而文 多不同,可證《管子》作者亦以爲前代撰述而予引述。

十五則不全是官,著録方法亦不一致,分述如下:

《序官》首列三官:"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伯(原作"白",從王引之校改)之數。"楊倞訓宰爲膳宰,俞樾訓宰爵爲主爵,均未安。我以爲宰與司馬、司徒並列,當是大宰。爵訓爲主,通貫三職,並不犯複。此乃古義,説見上文。

《序官》次列大師、司空、治田、虞師、鄉師、工師、傴巫跛擊、治市、司冦 等相當於《周官經》大夫級九官。九官之間並無聯係,亦無系統可言。但就 每一官而論,任事界綫既很明確,所知範圍亦較具體。從不完整、無系統上 衡量,顯然不是有計劃的著作,而是像《曲禮下》"天官六大"那樣出於口耳 相傳而偶然加以記録的。九官中大師已見上釋,而傴巫跛擊一職不見於 《周官經》和其他經史之書,可證其官經試行而後被廢棄的。此舉七官,依 例今譯:甲,"修堤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臧,以時决塞,歲雖以敗水旱,使 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修築好障水的圩堤和渡水的橋梁,疏通好 田間或縱或橫的溝渠,巡行察看各地的水利和水害,從而修繕好蓄水的陂 池,並及時地按需要開决或堵塞。這樣,縱然遇到水旱災荒,農夫們還能够 播種而有收獲。這是司空官需要熟習農業技能而又認真處理好這項事務 呀!《周官經》的冬官大司空没有傳下來,漢人補以《考工記》,完全是百工 之事,本屬傳記,可置勿議。《序官》記録司空職只具水利一項事務,相當於 《周官經》秋官雍氏、萍氏二職,規模雖小些,其記録早於《周官經》則無可 疑。乙,"相高下,視肥燒,序五種,省農功,謹蓄藏,以時順修,使農夫樸力 而寡能,治田之事也。"……察看了大片的高原和隰地,又辨别其土質的肥 沃或貧瘠,於是安排好播種適宜的或黍或稷或豆或麻或麥,經常杳勘農夫 們的勤惰而鼓勵他們完成當年的農功,以及做好收穫以後的作物收藏,這

些,都要及時地修改管理方法,使農夫們一心一意於農事,防止分散其意志 而使技能不好好發揮,這是治田之官的職責呀!治田官不見於《周官經》以 及《詩》、《書》等書。楊倞説"田畯也",未必有據,而其名頗爲原始却是很明 顯的。丙,"修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素(原作"索",從王引之校 改。素、蔬古字通),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 制訂防火禁令,保養好山林裏的草木和大小湖泊裏的魚鼈,以及各種蔬果。 按照時令,有時嚴禁、有時許民採伐和捕捉,使國家財用充裕而民間不致廣 乏:這是虞師官的事務呀!《周官經》有山虞、澤虞二官,顯然就是從虞師官 擴充而成的。丁,"行(原作"順",據《管子·立政》校改)州里,定廛宅,省 (原作"養",從劉師培校改)六畜,簡(原作"間",從劉師培校改)樹藝,勸教 化, 趨孝弟, 以時順修, 使百姓順命, 安樂處鄉, 鄉師之事也。"……巡行州黨 間里,劃定居民區域,察看飼養的牲畜,選擇適宜種植的黍稷或瓜果,勸導 敦守德行,勉勵孝養父母、友愛兄弟,及時地稱揚善良、糾正邪惡,使新遷來 的諸族居民安心樂居鄉遂:這是鄉師官的事務呀!鄉師相當於《周官經》的 鄉大夫,鄉遂制度創建於周初,詳見下文。戊,"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 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于家,工師之事也。"……評估手工從業 者的技能誰是精良,誰是拙劣;體驗諸種器械製作要在適合的寒温、燥濕中 進行的必要性;辨定各種成品完成得精好還是濫惡。各種物品都要做到堅 實而又靈巧,便於使用:凡是雕琢精巧、文采優異的精品,不許在私家製造。 這是工師官的事務呀!己,"修採(當作"埰","塚"之異體)清(當作"圊"), 易道路, 謹盗賊, 平室律(當作"肆"),以時順修, 使賓旅安而貨財通, 治市之 事也。"……經常清除廢冢、糞便污穢,平整道路使其暢通;防止盜賊的蠢 動,治理好市樓候館的正常買賣,及時地保護善良,懲辦偷盜,使商販安全 而貨運暢通,這是治市官的事務呀!楊倞注:"此皆《周禮‧野廬氏》之職, 今云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同。"其實楊説恰恰顛倒了。此文極爲質樸,應 是周初遺制,而野廬氏才是戰國改制。庚,"拆愿(原作"抃急",從王念孫 《讀書雜志·荀子補遺》校改)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愿悍以變,奸 邪不作,司冦之事也"。……制裁奸詐者,打擊凶暴者,防範淫亂者,排除邪 惡者,用五刑之律來懲罰這些人,使奸邪的事不再發生,這是司冦官的職責

呀!此司寇與《周官經》大小司寇的任事性質、職掌範圍,均甚懸殊,又可證《序官》殘文確是前代官制原型。

其第三部分列冢宰、辟公、天王三節。冢宰與上文"宰"重出,楊注以宰爲膳宰,俞樾訓宰爲主,連下"爵"字以爲秦官主爵中尉本於古之宰爵。二説均未安。辟公頗似《周官經》"鄉老,公一人",出於民間負衆望者。天王更不應列於官制。這一部分可能荀況欲别有所議而表達其"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的精闢政論。這三者都是荀況所引述的晚周稱號。

上文所論諸官,且不問其系統結構何所繫屬,總是《周官經》諸職以外的周官。據以對照剖析,可以看出:一,古代設官,均非撰作官制全書而後付諸實施。二,《周官經》既非一時一人所作,其自身的矛盾,實自幾經分合所造成,毋庸詫怪。三,殷商之官,雖所知不多,而流傳下來的,尚能辨識;秦官則漢人知之甚審,《漢表》自可憑據。上下既無糾纏,分别周初、晚周就不甚困難,只要取得證據,便可信從。界綫既經劃清,自可進而研討有關《周官經》的若干問題。

從《周官經》裏 探索周初設官遺存(一)

上文搜輯並評析了十三個周官。又據以探索、闡明周王設官是陸續建置而在實際適用條件下决定或置或廢的。所以,對《周官經》的探討,同樣要用這一設官必經過程去作復原性質的考查,才能擇要評判,在相互比勘中分别周初創建和晚周更制,並在其職掌分合中辨認王官、王官之學的原型、原義。

綜核《周官經》全書,從其特徵上區分,可列爲三類。一類是具有充分證據確認爲周初建置。朝廷不可一日無官。文武周公初設之官已無法一一探究,如果《周官經》裏尚有遺存,自當力求證實。另一類是連同諸侯國的晚周建置或改制,疑古學者的舉證或判斷,往往失於輕率,要重加研討。

其持證堅實者自當信據。此外還有一大批擔負着王的飲食、服御、起居等事務的宫内官和執行郊社宗廟祭祀的宗官,都以所掌某器某物爲其官名,也正是禮家津津樂道的所謂"名物度數"。考查此等周官,自當以官從物,其器物周初已具而歷久未變,即可斷爲周初之官。

第一類確證爲周初建置,然後針對其不同内容,採用多種求證方法。 第一種屬於舉證確鑿、顯而易見者:

《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鑒,凡 外、内饔之膳羞,鑒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鑒。賓客,共 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秋,刷。"……凌人這個官主持斬冰、 藏冰、頒冰等事務而執行其政令。夏曆十二月,指派虞師官率領群吏,進入 深山窮谷去斬伐堅厚的冰塊,叫縣正的屬吏縣人們運送到王城,由隸人們 在凌人官督導下送進冰室。藏冰的數量,依前一年實際需用之數,另加二 倍作久藏溶化掉的損耗。到夏曆二月,凌人官開始準備和檢驗所有大口青 銅盆。凡是供應王宗廟以外的祭祀所需祭品的外饔官,供應王、后、世子的 牲肉正饌和野味美食的内饔官,以及酒人官、漿人官那裏,都得致送大口青 銅盆;内外祭祀活動,也要致送青銅盆。賓客到來,定期供應冰塊。王、后、 世子的喪事,供給置於屍床下的盛放冰塊的夷槃。夏天,王要賞冰塊給某 些臣僕,凌人官負責致送;秋天,冰已用完,凌人官叫屬吏洗刷冰室。冰政, 殷周以來已積累起斬、藏的整套工作方法,因此凌人官早已建置。《詩·豳 風・七月》的末章:"二之日(夏曆十二月)鑿冰沖沖,三之日(夏曆正月)納 於凌陰,四之日(夏曆二月)其蚤,獻羔祭韭。"即是冰政之事。《豳風》作於 周初,有《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吴季札"請觀於周樂",至"歌豳"時說"美哉 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可證①。以上是以同一件事物在同時間

① 《左傳》昭公四年,魯申豐因"大雨雹"而答季武子之問,涉及"冰政",他說: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觀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出人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申豐所説的"古者",如果上推五百五十年,就在成王晚年。記之以作旁證。

内用不同記載推比符合,從而取得《周官經·凌人》職確係周初設官的一個 堅實例證。

確認爲周初之官的另一種求證方法: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裹,(武,)延,紐,五采繅十有二 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 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 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 之,而掌其禁令。"……弁師這個官經管王所穿戴的、以繅就多寡爲區别的 五頂名"冕"的禮帽,都以黑色帶有微赤的麻布作面、朱黄色繒帛作裹。冕 以名"武"的帽圈和名"延"的長方形帽版纏結而成。戴時帽圈套在用緇色 縱帛包裹的髮髻上,其左右各有一孔,用一支(固冠的)玉笄(比安髮之笄要 長)插入左邊小孔,穿過髮髻,直到右邊小孔,使玉笄首尾露在孔外,再用名 "紘"的朱絲編織的闊帶子,一端繁住笄首,從頷下挽繞過來,將另一端繫住 笄尾。然後把帽版(延)覆蓋到帽圈(武)上,帽版下繫有形如小鼻的名"紐" 的兩個襻兒,分左右垂下,正好扣結住玉笄首尾,冕戴在頭上就牢固了。帽 版的前沿繫有十二條用五采絲編織名"繅"的繩子上貫穿着十二塊五采美 玉的玉串(每一寸繩子繞一塊玉成匝,不使十二塊玉壓叠起來),一串即是 一就。諸侯穿戴的冕,除"三采朱白蒼""似玉之石九就"兩項不同外,都和 王一樣的。[……]又經管王所穿戴的本族創製而用於"日視朝"的名"皮 弁"的禮帽,是用白鹿皮裁剪成十二片,一頭銳角向上,一頭寬平向下,會合 縫製成覆杯形,縫合處用十二串五采相間的似玉之石填嵌起來,而弁口則 用象骨鑲邊。又經管王弔喪用的弁經,即在弁上加粗麻布束成環形的經 帶。諸侯和在朝的孤(公)、卿、大夫所穿着的冕(服)、韋弁(服)、皮弁(服)、 弁經(服),按照各自的等差實行,由弁師官督促和糾察,並懲治他們違反制 度的行爲。弁師是經管王和群臣按制實行冠服之官。其文似有脱誤,就原 文研讀,引述有關記載,加以申說,以明原委:甲、所云"諸侯之繅斿九就,珉 玉三采",可據以勘定五冕繅斿之數應有不同,從本職結尾之文推比,諸侯 之繅斿三采九就,孤之繅斿三采七就,卿之繅斿二采五就,大夫之繅斿一采 三就。加上王之繅斿五采十二就,構成五冕等差。《説文・冃部》云:"冕,

大夫以上冠也。"許氏善説古義,所述適相吻合。至於王之五冕怎樣表現等差,其文失載,無從推論,但不會無所分别,當以不同用途以異其就數。乙、文中"〔〕"符中六字,"繅斿皆就"句不詞,當屬記述孤卿大夫繅斿等差而文有脱誤;至"玉瑱"二字當在"朱紘"下,瑱是充耳,唯王用來塞耳朵以示不聽讒言。丙、括弧裹"武"字,孫詒讓云:"冕當有武,文不具耳。"孫疏稱"不具"多可信。紐在武上,言紐則武自見,有武字更顯明易解。

"今譯"括弧裏"服"字,是我彙勘禮書有關記載後擬定的校補。服制雖冠、服對舉,事實上往往以冠該服,禮家有"以冠名服"之説,以其切合實際,遂成通例。冠有三,冕、弁、冠。古制多在冠名後加一"服"字以替代衣、裳,以至帶、韍,如《尚書·顧命》"相被冕服",《禮記·祭統》"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禮記·雜記上》"襚者降受爵弁服而門内霤將命",《儀禮·士喪禮》"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又《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素積,在素裳上打襇),《禮記·雜記上》"受皮弁服于中庭",由此可證,《弁師》原文當有"服"字,而王和群臣的冠服應該由弁師一官執掌。這在《周官經》裏縱然没有明文記録的憑證,但在《儀禮》裏却存在十分可靠的實際説明。

- (一)整體而正規的記録,如《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布衣素裳)、緇帶、素韠。"
 - (二)《覲禮》:"天子袞冕負斧依。"
 - (三)又:"王使人皮弁用璧勞。"
 - (四)又:"侯氏裨冕釋幣于禰。"
 - (五)《聘禮》:"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内。"
 - (六)又:"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
- (一)項冠、衣、裳、帶、轉全稱詳載,而(二)至(六)項非但不列衣、裳,連 "服"字也没有加上。這些句子放到《周官經》、《禮記》裏,無疑要被誤解爲 有冠而無服,但在《儀禮》則不然。因爲它所記録的,都是在莊嚴的宫殿裏, 王和百官舉行嚴肅的典禮活動,絕對不可能頭戴禮帽而身穿襖褲去與臣下 拱揖跪拜的。何况行禮時還有表達敬意的"裼""襲"動作,上衣(玄衣)裏面 襯有錦衣,拉開上衣的襟或褪下袖子、露出錦衣,叫做裼。這一動作的原樣 回復,叫做襲。穿戴整齊才好揖讓周旋。理解了這一意義,就能明白所謂

"以冠名服"本來就是"冠服成稱(套)"的意思。因此,無論如(一)項那樣全稱詳載,或者如(二)項以下的據冠簡記,以至《周官經》、二《戴記》和其他典籍所載,文字縱有出入,其實都是一樣的。

可是,令人困惑的是:《春官》裏還有個《司服》職,東漢注家没有處理好,使長期流傳着冠(弁師)、服(司服)分職管理之説,一直没有能及時澄清而得其真相。該職開頭就說:"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似乎司服官主持王幹什麽事時該穿戴什麽冠服的事務。按理冠、服既已分職,亦當以冠爲上,這一事務不應該由司服指派,一開口就露了破綻。注家們對聖經賢傳不敢議論,看到弁師外又有司服,没有經過多方面的深思熟慮,一味地在兩職間疏通協調,鄭衆、鄭玄是這樣,賈公彦也是這樣,孫詒讓縱然廣徵博引,又何嘗不是這樣想的!有誰去考慮實行冠、服分職管理的障礙在哪裏?會出現什麽樣的嚴重問題?

《司服》的職掌是這樣的:"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衣而)冕,享先公、饗、射則鷩(衣而)冕,祀四望、山 川則毳(衣而)冕,祭社稷、五祀則希(衣而)冕,祭群小祀則玄(衣而)冕。"正 好《弁師》裏的五冕除繅就之數不同外,都是"玄冕朱裹",没有紋飾,於是, 鄭衆就極力挖掘花紋式樣,裝點到衣裳上去。屈龍紋是現成的,就說"袞, 卷龍衣也",加上"鷩,裨衣也","毳,罽衣也",凑成三衣。希冕繳了白卷。 其實他對裨衣也説不清楚。盡管編造得並不堂皇,由他加上三個"衣"字, 即意味着《司服》職不管冕、弁、冠的。接下去鄭玄才好從容地沿着同一思 路去大事鋪張:先在《弁師》的注裏作了伏筆,"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 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撇開大裘,把《弁師》拉在一起,五服對五冕,那裏 有冕無服,這裏有服無冕,一拍即合。在《司服》注裏説:"玄謂《書》曰:'予 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 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希讀爲絺。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 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 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 曰黻,皆希以爲繡。凡冕服皆玄衣纁裳。"鄭玄以《尚書·益稷》作依據,以 爲古天子冕服原爲十二章,至周代以日月星辰三章畫於旌旗,冕服只用九

章:以龍紋當袞冕,以雉(華蟲)紋當鷩冕,以宗彝中虎彝、蜼(長尾猿)彝,取虎、蜼當毳冕,以粉米當希冕。玄冕無文,五冕用了四章,剩下山、火、藻、黼(繡斧形)、黻(繡兩己相背表)五個花紋作五章,繡在裳上作陪襯了。鄭注固多善詰,但此注調停異説,任意搭配,終難掩其求證不實之失。又上文引録《司服》"五冕"原文,經云"袞冕"、"鷩冕"而解釋作是在衣上畫龍紋、雉紋,總覺未安。我就仿"大裘而冕"句式而在五個冕字上用括弧各加"衣而"二字,似乎較易通釋。其實,我的校補不但證據確鑿,而且鄭玄也曾接觸過而没有深入研討,以致留此缺陷。證據有兩項:(一)《詩·九跋》"袞衣繡裳",(二)《禮記·雜記上》"公襲卷(同袞)衣一"。前者鄭箋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後者用作斂服,鄭氏無注。看來鄭氏没有意識到這個"衣"字的重要意義,眼看着兩職之間的矛盾有可能解决而不去解决。以後,疏家的推演疏通,疑古學者的片面詰責,都煩碎而不得要領,無補於真相的探索。上文摸清了《弁師》《司服》兩職重叠的始末根由,擬再從評析中作出判斷。

- 一,孫詒讓似乎有所察覺,說"弁師不與司服同屬春官,又不與屬人同屬天官,其義難明"。孫氏指責的是設官類屬問題,此種謬訛觸目皆是,我主張殘書不必苛求。但他說難明的"其義",倒是不容忽視的。
- 二、《儀禮·士冠禮》云"周弁,殷冔,夏收",弁是周族冠名,制弁的師傅 (司務)擔任王與群臣的冠服之官,名正言順。而司服這個官名,見於《禮 記·月令》:"仲秋,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 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文指畫,衣紋是畫的;裳紋是繡的。《月令》 所釋,與《司服》所述,基本一致。鄭玄《三禮目録》云:"本《吕氏春秋》十二 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者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禮記'。言周公所作,其 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據鄭説,《月令》輯自《吕覽》。《吕覽》雖然有些取 於《周官經》,但《司服》所述,當屬晚周時事。
- 三、《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上帝、不僅見於《詩》、《書》,也見於周初鼎彝銘文。而"祀五帝"則錢穆氏曾有考證。他指明《大宰》、《掌次》、《大司徒》、《充人》、《小宗伯》、《司服》、《大司寇》、《小司寇》、《士師》九職都有"祀五帝"之文,説"《詩》、《書》只説天、帝而無五

帝,五帝乃戰國晚起之説"①。錢氏辨《周官經》晚出,有些論證還缺乏實據,需要繼續研討;而以祀五帝起自晚周,則事簡易明,不難論定,當從其 說。

四、《司服》五冕之衣有袞、驚、毳、希(絺)等紋飾,鄭玄引《書》以撰注。孫詒讓云:"引《書》者,《虞書·皋陶謨》。僞古文在《益稷》。"其實在鄭氏之前,蔡邕《獨斷》云:"漢興,至孝明帝永平二年,詔有司採《尚書·皋陶謨》及《周官》、《禮記》定而制焉。"在鄭氏之後,《後漢書·與服志下》云:"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説。"二書所記是同一件事,鄭玄不過參照明帝有司所定,未必盡符《周官經》原意。鄭衆以袞冕爲卷龍衣,當據《詩》之《九跋》"袞衣繡裳"、《采菽》"玄袞及黼",其釋毳冕以下爲裨衣則據《荀子》。《禮論》"卑娩黼黻文織",楊注:"卑娩與裨冕同。裨之言卑也。"《富國》、《大略》有"大夫裨冕"之文,楊注同。由此可斷,《弁師》五冕不言衣,唯王有龍衣,故無須分别言之,並非掌冠不掌衣。據《荀子》稱裨冕而有"黼黻文織"的記載,與《司服》相較,文體之詳略不同而已。以《荀子》證《司服》,其爲晚周之制無疑。

五、《司服》云:"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此記諸臣爲王、后服喪,而出現"天王"這一稱號。《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公羊傳》何休注云:"言天王者,時吴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禮記·典禮下》云:"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假。'"又《昏義》云:"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爲后服資衰。"《司服》與《曲禮》、《昏義》同稱天王,即同出春秋之後,從這晚周稱號上可證同是晚周時記録的篇章。

六、《弁師》以王、諸侯、孤、卿、大夫爲五冕等差,《司服》以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爲五冕等差。周初畿外概稱諸侯,而《司服》衰已出現分三級的五等諸侯,顯屬晚周之制。《弁師》把卿與大夫分列而王自處於五等之首,與晚周"王自繫于天"而稱天王,適足見王室由周初的强盛而走向晚周的卑微。制度的更易,正確地反映了時勢的變化。

① 錢穆著《周官著作時代考》,載《燕京學報》第11期。

七,"弁師"創建在前,"司服"改置在後。兩職對照,前稱"王之五冕", 後稱"吉服大裘、袞冕、驚冕、毳冕、希冕、玄冕";前稱"王之皮弁",後稱"視 朝則皮弁服";前稱"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後稱"凡弔事弁經服";前者有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服"韋弁",後稱"凡兵事韋弁服"。此外,後者還有"凡 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大札、大荒、大災,素服",鄭注:"君臣素服縞冠。"如依二鄭所説,冠在弁師、服在司服,爲什麽這二弁一冠又由司服自己 管呢?很明顯,冠服由二官分掌之説,出於注家的臆斷,决非實制。二者對 照評析,正好證明其前後重叠而續有增補。

從以上七項考查評析中,證明了司服職是晚周改制,與弁師職不是同時並設之官。其文字記載,也不是一時、一人之作。前後重叠,一簡而一繁,一質樸而一誇誕,正表現了西周和春秋戰國不同的時代風格。

從上述兩個富有時代特徵的周官相互比照中,就能確切地認定晚周的司服官所具備的種種特征,據以上推,足以證明弁師是周初設官的遺存。可見這一"别一種求證方法"無疑是非常可靠的。

此外,在這兩種求證方法取得的成果中,帶來了第三種求證方法: 凡是衆官分職聯事必是同時建置的。因此,某官的職掌中涉及他官的職掌,即可據以判斷爲同時建置的官。例一:《凌人》"凡外、內饔之膳羞,鑒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可證同列於天官的外饔、内饔、酒人、漿人因聯事同屬周初之官。例二:《弁師》"掌王之五冕""皮弁""弁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當聯繫到《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屨人》"王及后之服屦,爲赤舄,黑舄,赤繶,黄繶,青句;素屦、葛屦",就能了解王、后、九嬪、外內命夫、命婦的冕弁冠首服(婦人不冠,以副、編、次等挽結髮型和飾物插戴爲首飾)衣裳屨舄都是嚴格規定的,可見這些服御之官是同時建置的。

此例豈止一見,旨在求證,僅據上述八官,就足以推而概見了。

從《周官經》裏 探索周初設官遺存(二)

地官司徒在《周官經》殘存五官中最切合周初設官的實際要求,最具備周族立國的醇厚精神,最富有宗周崇尚的質樸風格。其名當從鼎彝文字作"嗣土",是朝廷主管規劃土地之官。與前章論證大宰爲中官(宫内官)一樣,也是適應宗周開國需求而首批創建的初始原型官職。地官在克殷不久、作雒開始時實施了"鄉遂田制",圍繞它設置了大批負責督促鄉裏"萬民"、遂裹"甿"去艱苦生産所需衣食的鄉官、遂官。《地官·叙官》著録七十九職(《司祿》職有序而正文注"闕"字),直接、間接與田制有關的計有四十六職①。由此可證,從開始策劃到付諸實施,後來又寫成文本,從其結構嚴密、層次緊湊上看,鄉遂田制顯然已具備相對的穩定性,而其一佔司徒所屬半數以上王官組成了田制諸職,就其所叙職責的相互依存上觀察,這些官職可信是同時設置的。

任何制度都是爲適應當時現實需要而創置的。說"鄉遂田制"設置於周初,還得把它放到這一時期的歷史記載裏去驗證。田制具載於《周官經》,需要向《尚書》相應諸篇求取證據;反之,《尚書·誥誓》裏牽涉到有關田制而語焉不詳的,也有必要從《周官經》裏探索其全貌。以《周官經》通《尚書》,以《尚書》證《周官經》,從其相合或相悖處深入研討而得其真相。

① 官制注重合職聯事。地官司徒編組了周初的鄉遂田制,規模宏大,充分發揮"官聯"一法,除了正(大司徒)、貳(小司徒)、考(鄉師)外,列職於"田制"的,往往是以職務相聯來推動其各項工作的。其職有"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所"、"遂大夫"、"縣正"、"鄙師"、"鄭長"、"里宰"、"鄰長"、"戴師"、"間師"、"縣師"、"旅師"、"前人"、"委人"、"土均"、"草人"、"稲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等二十七職。其職司上有所關聯的有:"司門"、"司關"、"掌節"、"遊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杂"、"掌茶"、"掌蜃"、"囿人"、"塌人"、"廪人"、"倉人"、"司稼"、"春人"、"館人"、"稟人"等十九職。

說起來,前代學者早就這樣做了,有的還做得很出色。但他們没有碰上"古籍的辨僞"這個頗爲棘手的問題,處理起來要簡單得多;在我們還得把解决這一問題當作前提條件呢!

六十年代,楊寬氏著《古史新探》,中有《試論西周春秋間的鄉遂制度和社會結構》一文,論證過鄉遂田制。論點十分含糊,說到《周禮》時以爲"是春秋戰國間的著作,夾雜有許多拼湊和理想的部分",顯係持與疑古學派相同的觀點。可能由於《尚書·費誓》裏有"魯人三郊三遂"的明文記載,使他又不得不說"三郊三遂即是三鄉三遂",承認"鄉遂制度基本上還保存着西周春秋時代的特點"。但需要指出,《費誓》是平定三監叛亂之際,魯公伯禽討伐淮夷徐戎的文告,文中所述,正是魯國率先設置諸侯三郊(鄉)三遂的明證,"西周"下不該加上"春秋"兩字!加上了,無非把它拉到春秋時代,好與他堅持的"《周禮》是春秋戰國間的著作"的說法接榫而已。其實,只要楊氏曾經以《費誓》證明魯國有"郊(鄉)遂制度",就完全可以根據這個"諸侯三郊(鄉)三遂"來肯定同時存在"天子六鄉六遂",那末《周官經・地官》有四十六職組成"鄉遂田制",無疑就是周初設官遺存了。

依據楊寬氏論證過的《尚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是魯國創建的"鄉遂田制",就證明了《周官經·地官》所記在洛邑王城(國中)外郊地上設置六鄉,在郊外甸地上建置六遂,是周公父子同時創建的田制。這樣說,則就是以《尚書》來比勘《周官經》而恰相吻合的第一個例證。

周公反政成王時,在洛水人河附近營造洛邑王城。這一史實就是召公相宅、周公作雜、遷殷頑民,具載於《尚書》的《召誥》、《洛誥》和《多士》。《召誥》説"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相宅指勘察宗廟、朝廷的基址;而卜宅則得吉兆就動工了。又説"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位指廟、朝的方位;攻訓作,在所選基址上破土定位。庶訓衆,衆殷是周人迫之遷來服勞役的亡殷官民。等到"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時,太保已經籌備就緒,經過兩人共同審察,又祭了后土社神,"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命令下來,殷官殷民一律要服勞役,替周王營造洛邑王城。

成王隨即到了洛邑:召公説"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紹訓繼,自訓

用,服訓治,說成王來新邑繼體而受基命(文王受天之初命)、定命(武王受天之定命),用以治理這天下之中的王城和邦畿千里以至諸侯邦國。還稱述周公的話:"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於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二"自時"都訓"從是"。乂訓致治。從這裏配合天命,虔誠祭祀上神下祇;從這"土中"上取得完善的治理。所謂"土中"(亦稱"地中"),是選定王城所在地正處於天下的中心,從而表明自治於土中就是"繼天命、建王權"的意思。召公和周公的折衝,事實上就是爲成王向周公收回王權。反政的工作是召公費了大力,故記載在《召誥》裏;在《洛誥》裏,劈頭一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就同意了反政。整篇誥文,不過叙説叔侄間的一些囑咐和一些稱贊而已!

"土中"既是"繼天命、建王權"的象徵,所以在管理土地的"大司徒"職的職掌裏,"測土深"是個十分重大的任務:"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日南至則景短,多暑;日北至則景長,多寒;日東至則景夕,多風;日西至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合也,四時之交也,風雨之會也,陰陽之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營造王城和制定王畿千里,都是從"土(地)中"開始的。

這也是以《尚書》比勘《周官經》而恰相吻合的第二個例證。

周公營造洛邑王城,《尚書》記述雖欠詳盡,而方位定後,初則具觀新邑的營域,繼則宣告宅茲大邑,工程完成,終於安受威命和明德了。而《逸周書》也有《作雒》專篇,寫來更見切合:"周公……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周官經》是制度之書,著録倍見精詳。擇要而言,就是殘存五官《叙官》所説的"惟王建國,辨正方位,體國經野,……"。《小司徒》、《閭師》二職的"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載師》職的"以……任國中之地,以……任近郊之地,以……任遠郊之地,以……任廟地,以……任稱地,以……任縣地,以……任臺地";《鄉大夫》職的"國中自七尺……,野自六尺……";《遂人》職的"掌邦之野,……""凡治野,……"等記載。説國,亦稱"國中",指方九里的王城;說野,指城郭外四面各五百里的土地,即郊地、甸地、稍地、縣

地、畺地,以及設置在上面的鄉遂和都鄙。三書記述,體例縱然各異,從其原則精神上觀察是完全一致的。

這是以《尚書》、《逸周書》比勘《周官經》而恰相吻合的第三個例證。

此外,還有一證。但先得說清楚邦畿方千里上的不同田制及其耕地的不同"夫家",方可據以論證。王引之說:"夫家,據婚配者言之也。""夫家"亦稱"男女",男稱夫,女稱家,必一夫一婦而可稱"正夫",始得受田百畝而編入"五家爲比"或"五家爲鄰"。《尚書》的"三郊三遂"和《周官經》的"六鄉六遂",三與六的不同不過表現天子之禮的"以多爲貴";而郊與鄉的差異,則當從《載師》職的執掌裹探得確切的區别:郊是地區名稱,鄉是設置在郊地上的行政區域。六個鄉包含三十個州、一百五十個黨、六百個族、三千個間、一萬五千個比。《論語·公冶長》有"十室之邑",所以五家的小村落(比)也稱之爲"邑";王城名洛邑,所以管轄二千五百個比的鄉也可稱"邑"。這樣,在百里六鄉中,大大小小的"邑",星羅棋布,錯落地設置在王城外近郊、遠郊上面。康有爲氏把郊與鄉當作無所連屬的兩個地區,固然是個明顯的錯誤;即如楊寬氏所說"三郊三遂",也犯了前代學者經常提醒人們注意的"未達一間",意思就是他的話還没有說到家。

鄉遂同制,六遂在甸地上,只要换上縣、鄙、酇、里、鄰等名目,就和六鄉一個樣兒了。至於稍地上的家邑、縣地上的小都、畺地上的大都,那是都鄙井田制,就該另作一番考述:《小司徒》職和《考工記·匠人》都説"九夫爲井","失"即"夫家",由於"夫家"受田百畝,在描述井田形體時,證以《遂人》職的"夫間有遂"和《司馬法》的"畝百爲夫",説"夫"都指百畝之田而不是指受田之人。所以,"九夫爲井"事實上與《孟子》的"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一個意思。誰知鄭玄領會錯了,他説:"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他在注裏明明引了《孟子》"經界"之說,卻迴避了"八家皆私百畝",可見他决心否定公田,從而把"助法"也一筆勾銷了。然而,没有公田的井田制,令人難以接受,只得把"鄭義"放過一邊,而去改從《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它倒準確地描述了井田制最基本的形體。在這從橫看或從竪看都是三塊百畝之田上面,如據鄭説九家同井,井內三三相任,與《小司徒》職所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

甸爲縣,四縣爲都",前三後四,連在一起,終覺未安。如從《孟子》"八家同養公田",一井本是兩個四家;而井田制初建、"生田"待墾時,依照《大司徒》職規定:"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疏家以通率求之,以一易之地爲準,即一家受地二百畝,兩年輪種,一井只有四家。再以《小司徒》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證之,更爲明顯:"井"是衍沃地,是不易之地,應是一井兩個四家;"牧"是隰皋地,即所謂"一易之地",一井只有四家。但是,這種一易與牧都會起變化的。只要經過若干年的辛苦經營,"生田"逐漸成爲熟地,即牧逐漸成爲井了。無論在牧時(即一井四家)或在井時(即一井兩個四家),都能與諸井集合重叠結成四四相任。這樣,鄉遂區劃是以五五相任爲標誌、井田區劃是以四四相任爲標誌,看來也有其必要的。

孫詒讓氏以三等采地爲畿內之國而與畿外諸侯同制井田。又説:"百里之國凡四都。"六鄉六遂有明文記載,都鄙究有若干都,無考。如從孫氏判斷,則稍地、縣地、畺地各有四都,算來要包含四十八個縣、一百九十二個甸、七百六十八個丘、三千零七十二個邑、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個井,與鄉遂地區一樣,也是大大小小的邑,星羅棋布,錯落地設置在三等采地上面。

鄉、遂兩個名稱在訓詁上何所取義,該稍作詮釋。《説文·闘部》云: "鼬,國離邑,民所封鄉也。……从鰛皀聲。封圻之内,六鄉六卿治之。"段注説"嗇夫别治言漢制",其説是,未引。又説"按'封圻'上當有'周禮'二字",則不必加;上"國離邑"云云亦據《周禮》。又説"六鄉地在遠郊之内",不確。"遠郊"當作"郊地"。段説詳《經韻樓集》①。

遂,亦作隊,或據《說文》作隧。從訓詁着眼,很難斷定它的本義。除了 行政區域名稱,就是田間小溝。一說:《遂人》職"夫間有遂","遂、溝、洫、 澮,皆所以通於川也。"與徑、畛、塗、道、路並列,即所謂"五溝五塗"。又一

① 段玉裁《四與顧千里書》云:"郊之爲言交也,謂鄉與遂相交接之處也。"郊字"从邑交聲",毋須取義於交接,故他的《説文解字》"郊"字注並無此句解釋。其與顧氏函札辯難,别有所指,借題發揮,與《周官經》訓釋無甚關係。楊氏援引取證,略加申説耳。

説:《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 毗。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從田首二耦相連而得名。此外,我 從《説文》訓詁方面發現,似乎還有一重意義,構成别一種説法。《辵部》列: "逭,逃也。""遯,逃也。""逋,亡也。""遂,亡也。""逃,亡也。"而《亡部》"亡,逃亡也。"逃亡字有那麽多,而"遂"也在其中,莫非逃亡是遂的 本義而被遺落了。然則其字之義究竟從何説起?因而不由自主地要從住 在遂裏的"夫家"名唤"甿"的身份聯繫起來考察。

第一、《周官經》殘存五官裏"萬民"凡五十五見,而"人民"在地官裏凡八見,在秋官裏一見:二者都屬九種從業者(農、圃、工、商、牧、嬪、衡、虞、閑民無常職)的總稱。可見人民即萬民,異其名不過異其使用而已。稱"人民"除"質人""朝士"二職注稱"奴婢"、"内宰""宫正"二職注稱"吏子弟"外,都屬確認九種從業者的總數,如"大司徒"職說"掌建邦之人民之數";"小司徒"職說"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而對"萬民"則旨在使九職各盡其用,故黄以周云:"九職者任夫力也。任夫以興功,故九職亦謂之九功。"授田以夫(正夫或餘夫)計功,黄氏泛指九職爲"任夫力",即指萬民。據此知萬民即萬夫,是鄉遂田制中的主要力量,使王國在百里郊地上安頓了六鄉農業生產區。《大司徒》職云:"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間,四間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周族農人七萬五千家,故稱之爲"萬民"。

郊地外百里甸地安頓了六遂。《遂人》職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 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也有七萬五千 家,是王國又一農業生産區。如果依照注家以鄉遂異名同實的話,就無法 講清楚與鄉裏"萬民"一樣的"夫家",爲什麼在遂裏卻名之爲"甿"? 人們未 必都愜心信服於訓詁上的"民、甿聲同通叚"而不去深入探究的吧!

第二、《詩·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是周王的,給誰都得聽他。賈疏說"封、授不同",除畿外邦國諸侯、本文毋須涉及外,提到"封",一是給王子弟作"食邑",二是給公、卿、大夫作"(三等)采地"。至於"授",即按規定數量的土地給予"夫家"去耕種而收取田稅(地租)。而這種田稅是從田制和稅制混同起來表現爲兩種不同形態——一種由王官直接授予鄉遂裏的"夫家"去耕種而收取什一之田稅,即所謂"鄉遂用'徹法'";又一

種是王子弟和公、卿、大夫接受王所封的食邑和采地,而後授予這些土地上的"夫家"去耕種而收取九一之田税,即所謂"都鄙用'助法'(俗稱井田制)"。因此,要認識這兩種税法的真相,只有從被授方面去觀察、體味才能弄明白。

"鄉大夫"管鄉,"遂大夫"管遂,而"遂人"職卻"掌邦之野",鄭注:"郊外 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他把鄉和國中連在一起去了。然而郊地六鄉 農户不可能住到王城去,"鄉大夫"也無法插手國中的管理。與國中相對而言,鄉無疑該劃入野裏,只因"遂人"這個中大夫未便去管六鄉大夫的卿而已!可見鄭注的界定是錯了。再從力役的應服和應復(免除)上看,"鄉大夫"職規定:"國中自七尺(二十歲)以至六十,野自六尺(十五歲)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國中應服的少而歸"鄉大夫"執掌,豈非這一"野"字又用其原義而包括鄉了?人們以爲地官分職不明,殊不知其中的原因,全在於國中的貴者、能者把采地的生產任務壓到"甿"的肩上所造成的。

第三,"萬民"住在郊地上,"甿"住在甸地上,而鄉、遂間的郊門據伏勝《書傳》説是"執禁"的,出入要"持節而行","以譏異服、識異言",民與甿不許來往郊、甸。萬民到國中無限制,而甿則不準進人郊地和國中。鄭注:"變民言甿,異内外也。"既然區别在於"異"字,就該從"甿自外來"上追索其答案吧!《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引《三蒼》云:"邊人曰甿。"《旅師》職云:"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伐,以地之媺(美)惡爲之等。"六遂本無軍賦①,以授地美惡爲誘餌,不過招之使來。可見鄉遂的民、甿中有不同對待的事實被掩蓋着。其實,無論從防止逃亡還是招徠投靠看,都是從"遂人"職的"致甿"上引發的。《説文》訓甿爲"田民",訓致爲"送詣","送詣"不免

① 六鄉治軍之制,見於《地官·小司徒》職和《夏官·叙官》,所列伍、兩、卒、旅、師、軍,即郊地上的比、閭、族、黨、州、鄉。六鄉家出一人,即是六軍,故鄭注謂之"因農事而定軍令"。六遂不見出軍之法,而鄭玄硬説"遂之軍法如六鄉"。果如鄭説,則王有十二軍了。但《夏官·叙官》明明説:"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鄭説不可從。江永本持"天子六軍取足六鄉"之説,但又以"遠地獨逸、近地獨勞"爲慮。其實,田税之外,軍賦固重,役賦可能更重。因爲六鄉是"萬民",六遂是"甿",難免别有打算吧!

寓有迫使之意。但這個"甿"在秦漢間確如《說文》所說那樣的:《史記·陳 涉世家》附褚先生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陳涉 少時,(一)"爲傭耕";(二)"以居於閭左而被發戍(遷徙)",可見當時依據這 兩個條件就判作"甿隸"了。陳涉的遭遇,固然出於秦王的虐政,但未始不 是前代流傳下來的遺風。

第四,"遂人"治野,對"甿"採用七條措施。第二、三條是滿足羣甿最起 碼的生存需求:"以田里安甿", 里是住處, 使甿有田可耕, 有廬可住:"以樂 昏擾甿",使甿婚配以符授田條件。第四、六條是提高羣甿的生産技能:"以 土宜教甿稼穑",使羣甿懂得辨别土壤的肥磽以便其種植各類作物;"以時 器勘甿",使羣甿會使用耒、耜、錢、鎛等農具;第五條"以興耡利甿",讀耡爲 助,實在貧瘠之區,惟有鼓勵羣甿"令相佐助",以維持生産。從這五條措施 來看,周公、成、康等周初君相尚能理解一些民艱;但畢竟是帝王,最終在第 一、七兩條措施裹暴露其本來面目:一條"以下劑治甿",在鄉裏,民分三劑: 上劑七口之家,規定"家三人"受田;中劑六口之家,規定"二家五人"受田; 下劑五口之家,規定"家二人"受田。一家正夫一人受百畝,餘夫受二十五 畝。這樣算來:上劑受 150 畝,中劑受 142.5 畝,下劑受 125 畝。對遂裏的 甿採取每家不管人多人少,一律"以下劑治甿"受田 125 畝,地少人多的,勞 動力過剩了。於是七條"以强予任甿"發揮了微妙作用。鄭注:"强予謂民 有餘力,復予之田。"如果"復予之田"仍在遂裏,又何必一律給以"下劑"呢? 其實,"遂大夫"固然只管六遂,不出甸境;而它的上司"遂人"職卻是"掌 野",鄉遂、都鄙都歸他調度,這些六遂裏過剩勞動力正好投放到三等采地 和公邑上去。采地採用亡殷井田制,實施九一而税的"助法",税率比"徹 (頁)法"要高些,又促使八家樹立起"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以確保收穫的願 望,對此,采地主人是高興的。

總起來說,從"遂"爲"逃亡"這個久已遺忘的古訓重被拾起,與"邊人" 之訓應當有所牽連,進而被當作遷徙之徒而淪爲甿隸。拋開那些"民、萌、 甿聲同通叚"的訓詁常談,回復到"甿"的本來面目,應該說是符合事實的。 這個身份弄清楚後,計算六遂之"甿"也有七萬五千家,而從甸地上實施"下 劑致甿"政策而被擠到三等采地上來則不詳其數。在這一系列事例中叫人 注意到在周初創建鄉遂和都鄙田制怎會招徠這麼多的"甿"呢?

上文論證過,《召誥》《洛誥》裏所説周公營造洛邑,就是《周官經》的"國 中";郊地上的六鄉"萬民",就是周族務農的"夫家"。而周公迫之使來營造 王城的庶殷,王城竣工没有放回殷都,證諸《尚書·多士》而又被留在洛邑。 同一件事,還留在人們回憶裏,如《左傳》定公四年晉國子魚所說:"周公相 王室以尹天下,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 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前者當是 《費哲》的"三遂",後者當是《漢書·地理志下》所説的"遷邶、庸之民於洛 邑。"來龍去脈都很分明。《周本紀》說"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 《多士》。""多士"就是《召誥》裏的"庶殷侯、甸、男邦伯"們率領自己的佃農 以及附殷諸族的遺民,要他們來"作雒";《多士》裏"遷殷頑民"是不讓他們 回原居地而被迫落户在洛邑周圍當"夫家"的。周公說:"猷!告爾多士,予 惟時(是)其遷居西(洛邑)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是)惟天命!""無 違! 朕不敢有後(後命,意即決不改命),無我怨。""今爾惟時(是)宅爾邑 (即五家爲鄰),繼爾居(業),爾厥有幹(事)有年於茲洛,爾小子(子孫)乃 興,從爾遷!"要多士定居於洛邑城外。非常明顯,《尚書》的"殷頑"、"殷庶 (殷官、殷民的合稱)"、"庶殷(殷庶民)",就是《周官經》六遂裛的"甿"。

這就是以《尚書》比勘《周官經》而恰相吻合的第四個例證。

《周官經》論述都鄙比較含糊,對不同地區實施"徹(貢)"、"助"兩種稅制的闡發更欠詳明。要論定其事,只能從其他的典籍衰求取可靠的互證。 衆所周知,《孟子》裏對三代稅制,特别對"助法"曾反復辯論,學者多有援引和議論,本人總覺不易通解。最近與鄉遂田制諸職相互類比,領會到孟子上距周初七百多年,認識井田制之所以不够確切,全在於歷史傳聞引起的誤解;後來他在制度本身的變化上求證,所論始得差强人意。他論"井田"前後兩節,中間似有一段時間的間隔。前答滕文公説:"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皆什一"與"周亦助"自相矛盾,而《南山》詩是"助法"的鐵證。他對實施井田制的歷史背景真像一無所知,"遁詞知其所窮"了。後人訓釋,也少有善

詁,我以爲只有王夫之疏解朱熹之注最爲通達可取。《四書稗疏》云:"(朱熹《孟子集注》)云:'在《孟子》則以都鄙用助、鄉遂用貢,謂周之徹法如此。'周制:畿内之田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蓋通貢、助而謂之徹。《集注》之説,確有所本。"周初同時並存貢、助二法,徹訓通,通乎夏、殷,故謂之"周徹"。

孟子後來答滕臣畢戰之問,對井田制經過一番認真的研討,否定了前 説而作出的看法:"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方田而井,井九百 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這就是"小司徒"職和《考工記》 "匠人爲溝洫"的"九夫爲井"。夫受田百畝,與百畝連在一起的"夫"字,指 地不指人。從孟子對"井田制"前後不同的疏解,證明他對周初鄉遂與都鄙 並存的舊制的認識是逐漸完善的,最後達到符合事實的清晰程度而登諸簡 册的。

從《周官經》裏 探索周初設官遺存(三)

官制注重合職聯事。某些職掌具有制度性質、非一官所能獨任,往往採用"官聯"之法分工合辦,才能臻於完備。從諸職排列上辨認並不困難,無奈今存之本已非原次,有些部分要反復推比體認,始得復原。經過篩選,其典型的聯事之官,莫如"鄉遂田制",編入《遺存(二)》。而收入《遺存(三)》的,都屬十職以内的聯事,依次探索,使宗周早期創建以至晚周更制,據聯事特徵,相互比勘,較易判斷。其可信爲周初設官遺存,當以樂官十六職爲首選。

樂官,在人們想象中當屬宫廷供奉;但在周初宰執們"尊祖敬宗"思想支配下,被當做宗廟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隸屬於春官。

随着樂官職務性質的確定,它所屬十六職的結構也顯示出與同列諸官有所不同,從而在樂官任職記録上也表現出别具一格。"大司樂"職應是樂官之長,卻和"樂師"職"同府史"(二職合領一班屬吏叫"同府史",每一職都

有屬吏府、史、胥、徒若干人),但又不是"正副分職"。後面的"大胥"與"小胥"二職,"大師"與"小師"二職,都是"同府史"而不是一正一副。鄭注、賈疏則稱之爲"别職同官"。孫疏雖承認"同官",但又說"大司樂、樂師又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亦通謂樂正。"用《禮記·文王世子》比附而論證上既說大小、又說"通謂",可見孫氏還說不清楚。此其一。其二,"大師"與"小師"二職雖屬"别職同官",但一是下大夫,一是上士,縱然不分正副,難免遇事仍要士從大夫的。

"小師"職同官還有《瞽矇》職,分"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一盲必有一相,還得增添"瞽矇之相""眡瞭"職三百人。盲人作歌時、相無所事事,"小師"讓"眡瞭"去學會"播鼗、擊頌磬、笙磬、正樂懸",在"相瞽"餘暇做這些工作。

《大司樂》職云:"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樂 師》職云:"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 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鄭注:"謂以年幼少時 教之舞。《内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序事,次序 用樂之事。"這是樂官十六職的總綱。解釋這一綱領的,當推先鄭之注: "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依據二職之 文,故孫疏以爲"先鄭意:'樂師'主調樂音,此官主成均之法,即掌受'樂師, 成事已調之樂。"這正是"大司樂"與"樂師"二職"合職同官",各有所主而合 此"成事已調之樂"。鄭玄持論,微有不同:他引董仲舒"成均五帝之學"而 謂"周人立此學之宫";孫疏更據"諸子"職鄭注"學,大學"之訓,以爲"通掌 大、小學之政法":都以爲是教官之長。其實,晚周人早已識其本意而注疏 領會稍偏。據《禮記》諸篇,如《文王世子》云:"大樂正學(教)舞干戚,語説 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鄭注:"戚,斧也。語説,合語之説也。數,篇數。" 《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小學課程有三:從簡書的簡數、篇數中學 數,從養老"乞言"中學嘉言善語,從舞中學干戚。大學則有四術:書本的 《詩》《書》,儀容的禮,撞擊吹彈的樂。樂正教的"四術",一定要合起來才能 成學,而樂則非詩其學不著,二者幾成一體。

見於《周官經》的周大學就是"成均",見於《禮記》則還有東序、辟雍、瞽宗、上庠,合起來就是分處四郊的大學。而小學則據《王制》說在公宫之南。諸書所述,一一疏解,紛異難理。擇要而論,儘管未能曲盡,亦但求不中不遠而已。金鶚説:"五學以辟雍居中爲尊。成均在南,亦尊;'大司樂'總五學之教,而教樂德、樂語、樂舞必於成均,成均之尊亦可知。'大司樂'云云,乃是五學通稱也。然别而言之,則成均自是南學。"又云:"《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云:'天子視學,命有司祭先聖先師。'此〔指"大司樂"職所稱之〕樂祖即先師也。瞽宗爲周之西學,《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先賢亦先師也。"這些忠於"樂教"、被稱爲有道者(多才藝者)、有德者(能躬行者)的師儒,"死則以爲樂祖",視之爲神而祭於瞽宗(西學)。

在五學裏受"成均之法"教育的是"國子",就是王子弟和公卿大夫之子。升人大學了,學習的内容和方法不同了:減少書本的誦讀,去涵泳於"樂"的動静之中而默默地領會其"德······語·····"以至於"舞······"

"以樂德教國子:中(忠)、和(剛柔得宜)、祗(敬)、庸(不逾常規)、孝(善父母)、友(善兄弟)。"

"以樂語教國子興(託語於微而達意於著)、道(直言無隱,陳古以比今)、諷(朗讀善言,比類以正衆所未喻)、誦(有音節地背誦名篇)、言(應對無文)、語(傾吐積愫)。"

"以樂舞教國子《云門》《大卷》《大處》《大聲》《大夏》《大濩》《大武》。以上七項樂舞之名,相傳爲"六代之樂",孫疏云:"此六代大舞,所謂萬舞也。" 又云:"此官教二十以上之國子,咸肄大舞,而亦不遺歌奏,二官所教,足互相備。"

"樂儀"是"樂師"職傳授的:"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樂師"給國子們邊說邊演行禮時的儀容動作:行走時的舉足落步要按照《肆夏》樂調的拍子,表示致敬的"趨進"步伐(幾同疾走)則要按照《采薺》樂調的拍子。駕車的徐速之節也是一樣的。向左、向右的"旋步"和直前而進的拜式則要按照撞鍾擊鼓的節奏。

"大胥"、"小胥"别職同官。胥訓才智,"能任位叙之事",故賈疏云:"既

有才智爲什長,當次序官中,須人驅役之處,則科次其徒。"所謂"位叙""次序",簡言之,就是挑選合格的音樂人才。所以,前者的執掌是:"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人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人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後者的執掌是:"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學士與國子本來無甚差異,但放寬到"卿大夫諸子",羅致來的勢必都是大夫庶子。"版,籍也。"入學著籍學舞,便是學士。其籍,"大胥"主之,"小胥"佐之。有事則據籍召之。此云"致諸子",是爲了在諸子中造就一批"樂舞"人才的專項學習。"春人學合舞"、"秋頒學合聲",要達到"聲、舞相合"的要求,就必須經過"等其進退,使應節奏"這個艱苦練習的過程。如鄭注"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爲",賈疏補釋爲"分其才藝高下",使達到"舞必應其節奏始能稱合"的成績,從再一次選擇中獲隽,好去參與《詩》《書》"禮""樂"四術的深造了。

《大師》職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皆播之以八音。"賈疏云:鄭注謂"聲之陰陽各有合者,六律爲陽,六同爲陰,兩兩相合,十二律爲六合。即言陽聲黄鍾、大蔟、姑洗等據左旋而言;云陰聲大吕、應鍾、南吕等據右轉而説。""其左右相合之義,按斗柄所建十二辰而左旋,日體十二月與月合宿而右轉。"

又:"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毛詩大序》引同,並稱"故《詩》有六義焉"。云"故"則前代本有"六義"之説,不是像孔疏"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那樣理解的。當然,鄭玄自己的領會也不够明確,"言詩"也存在"别解",但《周禮注》裏卻完成了"詩六義"的"正義":"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鄭義往往在《周禮注》裏作定論,此是一例。

又:"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凡國之瞽矇正焉。"先鄭云:"登歌,歌者在堂也。下管,吹管者在堂下。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鄭注:"擊拊,瞽乃歌也。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穣(一作"相",撫之以節樂)。鼓朄,管乃作

也。"賈疏:"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將作樂時,大師帥瞽人登堂,於西 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歌詩也。""拊所以導引歌者,故先擊拊,瞽乃 歌也。歌者出聲謂之奏。"孫疏:"此奏堂下之樂,謂升歌之後,笙師帥衆笙 及瞽矇在堂下以管播詩而不歌也。""大師"職執掌凡七項,選録其三,即已 認識:"大師"一職,應該遴選一位在音樂理論和實踐上俱臻優異的權威學 者來充任;而這樣的事例在西周歷史上又恰恰取得了事實的證明。《國 語·魯語下》云:"齊間丘來盟,……子服景伯問之,對曰:'……昔正考父校 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 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①儘管周太師名姓無考,但正考父到他那裹校 正周頌,無疑是位深通音律的專家。據《史記·宋微子世家》,正考父是孔 子的五世祖,在宋國時"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戴公三十四年、武公 十八年、宣公十九年,合計七十一年。正考父生卒、年壽雖俱無考,生活在 這七十一年中是確鑿的。校"商頌"應在晚年,一再排比,當在武公之世。 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確認,斷定在周平王六年至二十三年間(公元前 七六五——前七四八年)這十八年中,也是史家稱爲東周剛開始的時候。 樂官應是世官。這位周太師繼承前代太師遺制,不見得有什麽重大的變 革;商頌能校,西周中期以來的遺音,顯然是相承不替的。

《小師》職云:"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

《瞽矇》職云:"掌播鼗、柷、敔;塤、簫、管;絃;歌。"鄭氏注前者云:"教,教瞽矇也。出音曰鼓。"注後者云:"播謂發揚其音。"一是執教,一是受教,讓盲人從演習中學會三件打擊樂器、三件管樂器、二件絃樂器,以及"依樂誦《詩》"的歌。陳鍾凡云:"周代音樂較爲發達,除打擊樂的鍾鼓和鞉磬柷圉(敔)等器而外,又加管樂的笙簫箎管籥,和絃樂的琴瑟。"②没有提到的只有"塤",這種陶製圓形中空六孔,與箎籥同屬管樂器。

《眡瞭》職云:"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

① 此説亦見《毛詩·序》。先鄭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

② 陳鍾凡著《朱謙之著中國音樂文學史序》。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9 年第 1 版。

瞽。"鄭注:"磬在東方曰笙,在西方曰頌。"此文當係傳鈔有誤。眡瞭是瞽矇的"相"。"相瞽"是其主要工作,應列首行;相瞽餘暇,幫着做些"播鼗"、"擊磬"等簡單易學的樂器,當列次行。鄭注、賈疏真像不理解樂官挑選盲人的重要作用,從而在"教瞽矇"和"教眡瞭"的不同對待上就分不清主次了。

《典同》職云:"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叙官》鄭注:"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先言,是指《尚書·堯典》"同律度量衡",《大師》職"執同律以聽軍聲"二文,都是"同律"二字、以同字在前爲"先言"。其實以先言、後言分主次是無意義的。不如依先鄭説:"同故書作銅。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凡十二律。"製作銅管的難度也許大得多,但一樣用人工,總比截竹爲管要精確些,所以此官不以"典律"而以"典同"爲名是對的。

既說"以爲樂器",而注又訓"爲"爲"作也",誰都以爲這是製作樂器的官。而孫疏卻指出"此官掌調鍾。凡八音之樂器,其律度通以鍾爲本也。"原來"典同"職非但不是一般概述多種樂器的製作,而且也不是鐘的專業製造;它是從已經製成之鐘的撞擊效果來揭露製作上的失誤,從而只用七十四個字來指明其十二種"聲病",使人不得不承認:被某些人誣爲"僞書"裏,竟有此等絶妙的奇文!十二種"聲病"牽涉鐘的構造,爲便於鐘體的辨認,徵引一節錢玄先生《三禮通論》裏的解釋:"鐘是周代主要的打擊樂器。古籍常作'鍾',用借字,其本字應作'鐘'。鐘體非正圓,爲合瓦形。鐘口兩側有鋭角,名'樂',亦名'銑'。兩銑之間下緣名'於'。於上名'鼓',鼓之中部名'隧',即打擊之處。鼓上名'鉦',有鐘帶分鉦爲縱三横四,成十二格,鐘帶名'篆'。篆間有鐘乳突出,名'枚',枚亦名'景',每格三枚,共三十六枚。鉦上爲鐘頂,橢圓形,名'舞'。鐘頂上有柄,名'甬'。甬端平正,名'衡'。甬之近下部分有半環,名'幹',或鑄成獸狀,亦稱'旋蟲'。半環中貫一正環,用以懸於虞,名'旋'。"錢氏依據清代諸家考訂折衷而成,對鐘的形體說得够全面而詳審的了。

鐘的製作是否完善,要用擊撞的聲音來辨認。"典同"職裏有一則"鍾體"擊撞聲響的驗證記録,值得研究。當然,也就是"典同"職的主要職掌。

又:"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

ſ

回聲衍; 侈聲作, 弇聲鬱; 薄聲甄, 厚聲石。"以上十二"聲病"當分五組評釋: 第一組"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三句,鄭玄以"上大"釋"高",鐘頂内部大 了一點,"聲易上藏",盤旋不出,其聲"醌",杜子春讀作鏗,鄭輿讀作袞,都 不很確切,不如作吴音,讀如"甕"。鄭玄釋"下"爲"下大",即"於上名鼓", 鼓之中部受擊之處,孫疏所謂"當擊其隧時,兩面全體動盪而成聲",難怪要 用"放肆"這個詞來形容了。至於"正",先鄭稱之爲"上下正傭",《爾雅·釋 言》"傭,均也。"説鐘的中央部位與上鉦下銑大小均等,其病表現在"緩"上。 遲緩了,其聲響必然缺乏雄勁回蕩的氣勢。第二組"達聲贏,微聲韽,回聲 衍"三句,鄭注云"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者,《説文•貝部》云:"贏,賈有微 利也。"孫疏據之,以爲"鐘通體微大於常度,則聲閎大有餘,故若大放也。" 鄭注又云"微謂其形微小也"者,孫疏謂"亦言鐘通體微小於常度也。"又云: "韽與瘖通。《釋名•釋疾病》云:'瘖,唵然無聲也。'"鄭注又云"回謂其形 微園也,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者,賈疏云:"凡鍾依鳧氏所作,若鈴不園。 今此回而微園,故聲淫衍無鴻殺也。"賈氏之釋,多影響之談,惟此則明審可 喜。第三組"侈聲筰,弇聲鬱"二句,二者相對成義。鐘體中央部位稍緊名 侈,反之名弇。侈則聲似廹之而突出,故曰筰。弇則聲似積滯而出不來,故 日鬱。第四組"陂聲散,險聲斂"二句,亦相對成義。鄭注:"陂謂偏侈,陂則 聲離散也。險謂偏弇也,險則聲斂不越也。"孫疏:"鐘形一邊偏大,則聲不 内斂,故離散也。"又云:"《爾雅·釋言》'越,揚也。'謂鍾形大弇則聲斂於 内,不外揚也。"第五組"薄聲甄,厚聲石"二句,亦相對成義。鄭注:"甄讀爲 甄燿之甄,甄猶掉也。鍾微薄則聲掉,鍾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故賈疏 云:"案鳧氏爲鍾云:'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 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是厚薄得中也。"

關於"典同"職十二"聲病"問題,鄭玄撰注時援引了杜子春、鄭興、鄭衆三家之説,具體地説明漢代注四家和賈、孫二疏,都曾傾其全力以評釋周代音樂的重要成就,並對保存古樂作出貢獻。

"鍾"、"鎛"、"聲"、"笙"四師:"鍾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笙師掌教獻竽、笙、塤、籥、簫、箎、篴、管,舂牘、應、雅,以教械樂。"《磬師叙官》孫疏云:"此官與鍾師、笙師、鎛師,皆分主教奏樂器

之官,以其各有專掌之器,不通掌衆樂,故蒙典同而次之。"《儀禮·燕禮》有 "鍾人",其注有鑮人,學者疑此官同稱人,非也。樂官掌教者皆稱師,似無 例外。四師雖各有所主,又多獨奏;終以合樂爲重,故合論而分辨其事:

一、金奏,鄭注云:"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合奏衆樂,以金聲爲節奏。金鶚云:"古樂節,一曰金奏,二曰升歌。金奏堂下,用鍾鎛,兼有鼓磬,以奏《九夏》;春牘、應、雅以節之:此樂之始也。"金説似甚明,而江水則以爲"樂有金奏、有升歌,升歌爲詩。金奏以鍾鼓奏《九夏》,有篇名而無辭: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也。"當從江説。

二、金奏之鼓,孫疏云:"此經諸樂官,若磬師掌擊磬,笙師掌吹笙,職名並相應。此官既名鎛師,自當以擊鎛爲專職,不宜反掌擊鼓而不擊鎛也。竊疑先樂金奏,其節最重,或當鍾師擊鎛,故此官改而擊鼓,其他節則皆此官自擊鎛,而以鼓人擊鼓。"孫氏調停之説不足據,而問題卻在於:鍾鼓當並列,而"鼓人"職當在春官而今本在地官。其職"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儼然與"鍾師"職並列的"鼓師"職。由於增加了"以和軍旅、以正田役"等內容,也許就與"舞師"職一起被改編到地官"封人"職之後、《牧人》職之前而改稱"鼓人"的。類此的改纂痕迹不止一二見,留待以後詳論。

《籥師》職云:"掌教國子舞羽獻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鄭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孫疏:"即'大司樂'之'六大舞',故文武兼備。"還引《逸周書·世俘》云:"甲戌,謁戎殷於牧野,籥人奏《武》,王人,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並說"籥人"即此"籥師"。可證"籥師"職是周初的樂官。

《典庸器》職云:"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處,陳庸器。" 鄭注:"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其兵物所鑄銘也。"孫疏以爲 "此官爲樂器受藏府,並主藏銘功之器。"此官典庸器,其府當爲庸器而設; 必待日久庸器不多,始可接受他器。

《司干》職云:"掌舞器。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鄭注:"舞器,羽籥之屬。"此官名"司干",鄭氏欲明其文武器並掌,故作此釋。其實與

"司兵"、"司戈盾"二職聯事,仍有明確分工。孫疏云:"此經云掌舞器,不辨文武大小,凡舞器悉掌之可知。""既通掌舞器,而'司兵'、'司戈盾'又授武舞之兵者,蓋'司干'於文舞羽籥等器,大小通掌;其武舞則惟掌大舞之朱干玉戚,不掌餘兵也。""其他大小武舞所用之干戈,既無朱玉之飾,則與戎器無異。以其不專爲舞器,'司干'所不掌,故大舞之兵掌於'司兵',小舞之兵掌於'司戈盾',此三官職掌各異之微意也。鄭君未憭,賈氏緣注以推經,遂益糾互。"孫氏據事剖析,持論平實,鄭、賈之誤立見。書中多有此例。

樂官十六職,有三職述及從事於樂事,其時正在西周。就樂器而論,陳鍾凡氏研究周代音樂,以爲最早是用土器的墳缶,繼之以石器中的磬,銅器中的鍾鎛,革器中的鼓。樂器是樂官活動於周初的直接證據,樂官十六職是宗周前期之官蓋無可疑。

與樂官同樣在宗周開國時期就活動於周王室的是卜筮之官,計有六職:

《龜人》職云:"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上春釁龜,祭祀先卜。"鄭注:'先卜,始用卜筮者。《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策'相互矣。"先卜後筮,卜必用龜,故六職首列"龜人"職。

《大卜》職云:"掌三兆(玉兆、瓦兆、原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鄭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覺罅。"孫疏云:"《説文·卜部》'粉,灼龜也。'此經多古文,則當以作'兆'爲正。"

《卜師》職云:"掌開龜之四兆:方兆、功兆、義兆、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華氏》職云:"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二職合觀,其義易明。

《占人》職云:"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兇。 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以上五職,研究殷虚卜辭的學者經常徵引評述,其事甚明,不必爲它的 是否爲周初之官重作任何考證;而下列"簭人"一職,其"掌三易"中有《周 易》,也毋庸再作考釋。

《籍人》職云:"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以辨九簭(巫更、巫 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参、巫環)之名,以辨吉凶。"鄭注:"更, 謂筮遷都邑也。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要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爲)也。易,謂民衆不説(悦),筮所改易也。比(《説文》訓"密"),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參乘)也。環,謂筮可致師(挑戰)不也。"

與卜官相駢比的有祝官五職。《大戴禮記·公符篇》云:"成王冠,周公 使祝雍祝王。"盧注:"雍,太祝。"《周書·當麥篇》有少祝。可證。《大祝》職 云:"掌六祝(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筴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 祥,求永貞。作六辭:祠、命、誥、會、禱、誄。辨九拜:稽首、頓首、空首、振 動、吉拜、兇拜、奇拜、褒拜、肅拜,以享右祭祀。"《小祝》職云:"掌小祭祀將 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辠 疾。凡事,佐大祝。"賈疏云:"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侯;寧風 旱、彌烖兵、遠辠疾,三者皆是禳;求福謂之禱,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喪 祝》職云:"掌大喪勸防之事。"是王、后、世子大喪的"在廟"、"在道"的事。 先鄭以"引柩"解"勸防"是總釋其事,甚確。引柩者,引柩及墓,故下文"及 辟、及朝、及祖、及葬、及壙,是喪及葬的全過程。杜子春破防爲披,後鄭據 之而强解"勸防"爲"勸猶倡帥"、"執披備傾戲",仍然無法包括"令啓"、"禦 置"、"飾棺"、"説載"、"除飾"等事。喪中"勸防"原義已佚,存以待證。《甸 祝》職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在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的田獵時,如《大司馬》職所述云:"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 表貉於陳前。"注家以"表貉"爲兵祭,那是與馮祭混淆了。我以"貉"爲田祭 總稱,把四周圍起來,用驅逆之車或驅或逆,以捕捉野獸。《詩·駟驖》"輶 車鸞鐮",鄭箋云:"驅逆之車也,車驅而犬獲",這種大規模的圍獵,箋語簡 潔生動! 而"甸祝"就在貉祭時唱祝號以求神的。《詛祝》職云:"掌盟、詛、 類、造、攻、説、檜、祭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

劑信。"鄭注云:"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於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載辭,爲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於其上也。質,正也,成也。"

惹人注意的是治藏之官,一共有九職。《漢書・食貨志下》云:"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顏注引李奇説"圜即錢也"而謂"此説非也。《周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内'、'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①。"今本"泉府"、"天府""職金"分隸地、春、秋三官而補以"司會"、"司書"、"職歲"。九府之設,本是宫内治藏,今本爲後人調整,便成財用會計之官。案圜法之立,旨在財富藏於王所,與顏氏所見唐前傳本較爲符合。尚有可議處,"職歲"掌賦出,"職內"掌賦人,正好合職聯事,"聯歲"亦當屬九府,"職金"職賈疏謂"掌受金罰貨,亦刑獄之事",當屬秋官。下文即按所更定的九府,試加評析。

《大府》職云:"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人,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凡頒財,以式法受之。"鄭注:"受藏之府,若内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内也。"

"大府"是"九府"的中樞。它既與"大宰"有着"正副相贊"的關係,又凡事知"貳"、受咨照而執有副本的。不僅這些,更具關鍵性問題還在於,如賈疏所說"大宰掌其正、此官掌其副貳者,以其物入'大府'故也"和孫疏所說"明凡貨賄之人,此官總受之"上面。"大宰"職各項財政收入,都要送交"大府"職,就徹底貫穿了上文論述過的"旨在財富藏於王所"的意圖。執行"物入大府"的具體做法,就是"大宰"收集了所掌九貢、九賦、九功的貨賄,連同"法籍副本"解送"大府"收執。

貨是金玉,賄是布帛,王從貢、賦、功中得來的。頁是"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是畿外諸侯國的人貢。賦是"以九賦斂財賄",是王畿方千里内各地區平民繳納的地稅。九功即九職,"以九職任萬民",是向三農、園圃、虞衡、藪

① 《史記·貨殖列傳》云:"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唐張守節《正義》云:"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

牧、百工、商賈、嬪婦、臣妾、閑民(無職業者)九種人"任夫力"而取得的。 黄以周云:"任夫力以興功,故九職亦謂之九功。"九職任民之法,具載於《地官・閭師》職:"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大宰》"以任百官"鄭注:"任猶傳也。"傳同則,《漢書・蒯通傳》"不敢則刃公之腹中",如果則訓"刺人"以喻虐民之甚,仍然不甚貼切,不如從賈疏之釋:"傳謂立也,使民之事得立"較爲簡明。

以上依據"九貢""九賦""九職"來評析王的歲入;下面還應從"九式均節財用"來探討王的歲出。"九式"是九種支付財物的"式法"。鄭注以爲先分"受藏"或"受用",並舉例説明"受藏如內府","受用如職內"。財物撥到"受藏之府"就給王留着;撥到"受用之府"就按照"式法"去分配了。式訓"用財節度",縱然說了不少撙節財用的話,而"九式"準用的項目:祭祀、賓客、喪荒(大喪和凶年)、羞服(王的飲食、車服)、工事(製作器物)、幣帛、芻秣、匪頒(遇事分賜羣臣)、好用(優給寵臣)凡九項。最後兩項,特别那"好賜予"在五府裹任意發給,成爲難以控制的漏洞。

"内府"和"職內"二職都是"受藏之府",前者"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 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 賄人焉。"後者"掌邦之賦人,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 人之數","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外府》職云:"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職歲》職云:"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於職歲。"以上二職都是"受用之府"。

《職幣》職云:"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録,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職幣"之"幣"當作"敝"。敝,餘也。九式所用之餘財轉解"職幣"職收貯。"振"字鄭注:"振猶抍也,檢也。"抍、檢皆"收取"之意。又云:"奠,定也。定其録籍。"收貯殘餘財物,辨别其優劣,評定其等第,一一記録,外揭標簽,分類貯存,以待王的"小用、賜予"。朝廷財政出入運轉,即如上文所

述,由六府承擔。而貨幣以金玉與布帛並行,則玉、泉二府之藏更見重要。

"玉府"職是王的"受藏"之官,其職"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大喪共含玉,合諸侯共珠槃、玉敦",這兩項雖從玉府取出,但其性質不屬"受用"。

《泉府》職云:(一)"……"(二)"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 用者,以其賈(價)買之,物楊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鄭注:"不時買者, 謂急求者也。"賈疏:"夏皮冬絺,旱舟水車,即滯於民用之物,不能急售者 也。""玉府"、"泉府"二職同屬王的"受藏"之官,在九府中一藏金石,一藏錢 布,是王治財的左右手。玉府藏品多樣,職掌需要詳述;藏錢但求無誤,職 掌遂失所記。據顏師古所見唐前傳本,"泉府"職列於天官"九府園法",而 今本則在地官"市官十職"之末。"外府"職鄭注:"布,錢也。其藏曰泉,其 行曰布。"泉、布縱然異名同物,而藏、行分繫之説,當非鄭玄首創。如果此 解出現於兩周間,那倒有其重要意義的。當王家聚斂財物,錢庫全屬儲備, 泉是"其藏";及至商業興隆、貨物周轉加快,布真是"其行"了。再就"泉府" 職所掌内容來評析:所謂"市之征布",即指"廛人"職"掌斂市絘布(列肆之 税)、總布(無肆立持而賣者之税)、質布(罰犯質劑之泉)、罰布(罰犯市令者 之泉)、廛布(物積邸舍之税)"五種税款;所謂"斂市之不售貨、以待不時而 買者",其實就是挪用稅款、以原價(應該說"低於原價")買下滯銷貨物,等 待時機,賣給急求其貨者而獲得善價。這種買賣性質應屬商業很發達興隆 以後出現屯積貨物的現象,與地官"司市""質人""廛人""賈人""肆長"等職 的市官倒是十分合拍,難怪有人要把它從天官"九府"裏劃了出去,匆匆忙 忙塞在"肆長"職之後,凑成"市官十職"。

《天府》職云:"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熾惡。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全文一百十七個字,可分八節。在全書諸官職掌記事中最爲精練。今本"天府"職在春官,鄭注和賈、孫二疏都説"是周始祖后稷之廟"。翻覆推

比,終有未安:一、"天府"職編排在"司尊彝""司几筵"二職之後、"典瑞""典命"二職之前,不倫不類,顯非原次;二、職掌内容缺乏宗廟特徵;三、陳玉"華國"説與宗廟莊嚴氣氛不够協調:據以探討,我以爲"天府"是始祖廟前面的饗殿,由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史、胥、徒二十五人看守。首節"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是他們的職責。"陳玉"只有一條:"凡國之玉鎮"云云,倒與《尚書·顧命》的"陳寶"相類似。還有三條:"上春釁寶"、"季冬貞來歲"和"遷寶",各有不同的事務。此外,還有兩項職掌:一是保管好官府、鄉遂、都鄙的"治中",這是各地的"治職簿書",頗似今之檔案卷宗,供主其事者稽察。二是在祭祀"司民""司禄"二星時,要接受"司民"職送來"全國民數"和"司祿"職(今本正文闕)送來的"全年收穫穀數"的上報統計。

春官"大宗伯"掌"邦禮",是王的掌禮之官。五禮以吉禮爲首,故禮官亦當稱宗官。

宗官以"鬱人""鬯人"二職繼"正"(大宗伯)、"貳"(小宗伯)、"考"(肆師)之後,賈疏云"祭祀宗廟先灌。"而二職任其事。《鬱人》職云:"掌裸器"。鄭注:"裸器,謂彝及舟與瓚。"《鬯人》職云:"掌共秬鬯而飾之。"鄭注:"秬鬯,不和鬱者。"鬯人取似黑黍之秬,釀之成鬯酒,鬱人取鬱金香草,用木杵捣碎,煮之以和鬯酒,注入彝中,陳於神前。到用時,即將彝中之酒倒入圭璜或璋瓚的斗中,依照一定的儀式,傾注地上,取其芳香以降神。此是二職共任一事之例,爲全書所罕見。

降神之後,安排個"鷄人"職"報曉":"掌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嘂 訓"大聲高呼"。鷄人戒旦,使參加者聞聲及時趕到。

祀典官具祭器,奠尊陳彝,鋪筵設几。《司尊彝》職云:"掌六尊(獻尊、象尊、著尊、壺尊、大尊、山尊)六彝(鷄彝、鳥彝、舉彝、黄彝、虎彝、蜼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位是所陳之位,孫疏云:"各以尊卑爲陳設之位,室中爲最尊,户內次之,堂上又次之,堂下爲下。"詔酌,分獻酌、縮酌、说酌、脩酌四法:獻與儀通叚,酌時威儀有多式;縮酌用醴酒,濁而多滓,酌時用茅去其浮滓;说通棁,说酌是棁勺而後酌酒;脩酌用凡酒(家常酒),以水洗勺而酌酒。辨用,指祭祀之用,即四時之祭: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以及四時之間祀。王的"時祭"之禮已佚,以士、大夫禮(《儀禮》的《特牲饋食禮》

和《少牢饋食禮》、《有司徹》)推比而知之:祠、禴裸用鷄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用獻用兩象尊;當、烝裸用斝彝、黄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間祀裸用虎彝、蜼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

《司几筵》職云:"掌五几(左右玉几、彫几、形几、漆几、素几)、五席(莞席、藻席、次席、蒲席、熊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鄭注:"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賈疏:"及其處者,王受朝覲,席在廟牖間;大射在虞庠;祀先王在廟奥及堂;酢席在廟西面。"凡此等事,王位設黼依。依是屏風,以絳色帛作底,繡白黑色的斧形。依前南向設莞席(葦或蒲織成的席,用白繡鑲邊)加繅席畫純(重席則一正一加。加席用虎皮,畫帛作邊。)左右玉几。這就是所謂"王有事設席三重"。

史官(五史二歷)七職。根據《春官·叙官》,"大史"下大夫二人,當爲 史官之長;而"内史"中大夫一人,"掌王之八枋之法",爵尊權重,厠身五史 之列,很不協調,疑文有脱誤。當據諸職分合條辨,擇要評析。

《大史》職云:"掌建邦之六典(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這本是"大宰"職六典、八法、八則的職業,故鄭注云"大史又建焉,以爲王迎受其治也"。所謂"其治",賈疏説得清楚:"欲見大史重掌此三者,非是相副貳",不過"迎受其治職文書"。很明顯,這才是史官的本職工作——"蒐討治職文書"。

又:鄭注:"大史,日者也。《春秋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禮也。'"服虔注:"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是居卿者,卿居其官以主之,重歷數也。"杜預注:"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左傳》"居卿"之義,二注含糊,頗難信據。由於天子、諸侯迷信歷數,治歷之官又負有"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以至都鄙"的責任。雖具"居卿"之尊,而其爵卻在大夫:這種爵卑職尊造成不甚協調的局面,當時用"居卿"之說來搪塞,遂使史官擔任起這種重要工作——"主持歷數"。

又:"頒告朔於邦國",鄭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鄭意受朔必在前年歲終,則周正建子,頒朔在十二月,布告諸侯。故《春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春秋》謂之"視朔",《玉藻》謂之"聽朔"。這是史官又一重要工作——"實施頒朔"。

又:"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此文不易通釋。孫疏引《尚書大傳》武王伐紂,"王升舟入水,觀臺惡。"鄭注云:"觀臺,靈臺,知天時占候也。"又釋之曰:王在軍,蓋以觀臺占候器自隨,水行則載之舟,陸行則載之車。大史所抱者,即觀臺器法之一也。案孫說太煩碎,當依惠士奇說:"式即栻也,占卜用具,如今之星盤。"有疑憑以決斷,人們都重視史官這一執掌——"主知天時"。

又:"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鄭注:"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劑謂券書。凡是邦國、官府、都鄙及萬民的盟約券書,其正本留給六官作憑證、檢校,而史官則需要寫一別本,藏在大史。這是史官的一項極爲繁重的工作——"寫録副本"。

上述大史所掌諸項職務,其實就在所屬諸職的職掌裏實施的。如"小史"職的"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國事之用禮法者,掌其小事";顯然,"小史"是副職,由他承擔了。而"外史"的"掌四方之志"和"小史"的"掌邦國之志",工作性質相近,可合職聯事的。至於"馮相氏"的"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鄭注:"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歲星與日常應大歲、月建以見,歲日月辰星宿之位,謂方面所在。會天位者,合此歲日月辰星宿五者,以爲時事之候。"又如"保章氏"職的"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正如《國語·魯語》"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昭注:"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大史'相儷偶也。"由此可見,"大史"主持的"歷數",實施的"頒朔",主知的"天時",其實都是"馮相氏"、"保章氏"二職所職掌的。

"大史"屬官中還有"内史"、"御史"二職,前者"詔王治",後者"贊冢宰",倒與"大史"職無甚瓜葛。自當分别論述。

《内史》職云:"掌王之八枋(柄)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鄭注:"大宰既以詔王,内史又居中貳之。"王對臣民的生殺予奪,是由"内史"職來執行的。

又:"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賈疏云:"以'內史'掌

爵祿殺生之事,('大宰'執其正),故'内史'執國法及國令之貳。"孫疏云: "周初尹佚嘗爲内史。《左傳》莊公三十二年見内史過,僖公二十八年見内 史叔興父,文公元年見内史叔服:與大史相左右,亦稱右史。又與外史、御 史則爲長。

《御史》職云:"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鄭注云:"冢宰掌王治。爲書寫其治之法令,來受則授之。"孫疏云:"法令,謂應行之條律。其文繁多,故爲書寫授所司,使受而行之也。""御史"一職爲書寫王之治令,凡各職來求知其令者,則授之而使執行之。

又:"掌贊書數凡從政者……"其文有誤,下又有脱。二鄭之注多牽强, 賈、孫之疏遂失所據。全經類此者不止一見,俱宜"不知蓋闕"爲好。

從《周官經》裏 探索周初設官遺存(四)

殘存《周官經》五官中有一批擔任王的飲食、衣著、侍從、玩好等供應的 宮内官和供奉宗廟、郊社祭祀的宗官,都是以其所掌某事、某器、某物爲其 官名的。既然以官從物,只要考查清楚其事、其器、其物的確是周初王家起 居或齋供使用,即可斷定其官是周初設官遺存。

天官是六官之首。除了少數執政宰輔外,就是一大批王在生活上所依賴而各有分職的宫内官。其中有以事名官的,一般説都是擔任諸官之間的組織或聯絡,比如宫内事務由"宫正"、"宫伯"二職各二人統率處理,鄭注訓正、伯爲長而既無屬官,又不分正副,他們不過在王左右、以王命指派各官事務。

宫内王官,一是食官,以"膳夫"職爲長,"掌王之食、飲、膳、羞"的供應。 王與諸侯、公卿等均有禮食、常食之分。王的常食由"膳夫"職安排:"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舉,殺牲設饌(區别於羣臣常食可市買牲肉)。常日用少牢;朔、望則用太牢十二鼎,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膚、腸胃合、鮮魚、鮮腊; 陪鼎三:腳、臐、膮。物,鼎實,指鼎內的牲體和魚腊。"甸師"職當門陳鼎:東行正鼎九,西行陪鼎三,讓執事人員用匕取出正鼎內的牲體裝入木製的俎內;又用勺取出陪鼎內的肉羹裝入木(或陶)製的豆內。〔王與后同食〕。樂工撞鐘擊鼓,作起樂來勸酒、勸食。"膳夫"職還要充當王、后的"佐食",爲他們"授祭"——從俎內取少許菜肴,次第遞給他們,放到席前地上,以祭始爲飲食之神。祭畢,"膳夫"職又在所有酒菜中各取少許爲王、后"嘗食"——他自己吃了,以示潔净,然後王與后放心吃喝起來。食畢,"膳夫"率領執事人員徹下所陳鼎俎簋豆等器物,放到原來儲藏的地方。

"膳夫"職以"深究滋味"爲主要職責,直接帶領食、飲、膳、羞四個方面的專業屬官,來供應王、后、世子等的常食以至禮食。而工作則從"甸師"職的"耕耨王籍"開始做起的。籍田裏生産的"粢盛",本是王親耕的收穫,以供奉天地祖宗的祭祀。儘管"天子三推",親耕不過做個樣子;而"甸師"職只得認真地督責所屬"徒三百"去完成生産任務呢!

築盛有了,菜肴讓屬官們去張羅:"獸人"職"掌罟田獸",據《爾雅·釋器》記載,鳥、兔、麋、彘是用田罟(羅、置、罗、羉)捕獲的鮮獸。又,"歔人"職"掌以時數爲梁,辨魚物,爲鮮薨。"又,"鼈人"職"掌取互(介)物,以時籍魚鼈龜嚴凡貍物",他是"以权刺泥中搏取之"的。又,"腊人"職"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薦脯、膴、胖凡腊物。"四官分掌供應,而總攬供應、烹調兩項事務的卻是"庖人"職,"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鄭注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庖人"應對配料和烹調都具專長,故能爲後人留下了一些美好的"食譜":"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鯆,膳膏臊;秋行犢磨,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鄭注云:"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又《禮記·內則》也録有此文而字有異同:無首句四字,四"行"字俱作"宜","香"作"薌"。而鄭注則云:"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爲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藥,犬膏臊,鷄膏腥,羊膏羶。"所謂休廢之法,就是用牛脂煎和外羊、小豬,犬脂煎和雉、魚乾,鷄脂煎和小牛、小鹿之脯,羊脂煎和鮮魚、鴈,使減少油膩而其味鮮美。可見周人考究烹飪之法,然後在生活中積累一些飲食衛生的習慣和經驗來。

"庖人"主持王家烹調,而具體操作則由其屬官"内饔""外饔"二職承

擔。《内饔》職云:"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凡掌共(當作'具')羞、脩、刑、膴、胖、骨、鱅,以待共膳。""内饔"是割烹煎和的能手,他所奉進的"百品味"、"百羞"都是美食庶羞。《外饔》職云:"掌外祭祀之割亨",外祭祀是祭天地、山川的,他的技能就用不上了。食官中不被人注意的是"亨人"職,可不要輕視他。其職云:"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這"水火之齊"的"齊"上,鄭注釋爲"多少之量",不下苦功夫能達到最恰當的水準和火候嗎?

飲食過量,易患疾病。醫官中有"食醫"職,其職:"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同視)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君子之食恒放焉(和是調以五味)"。王的食、飲、膳、羞以及百醬、八珍都要按時令調和五味,即食類諸品按春時多加些酸,羹類諸品按夏時多加些苦,醬類諸品按秋時多加些辛,飲類諸品按冬時多加些鹹:四者還要用飴、蜜、堇、苴收味。王、后、世子的飲食,總是依照這一成法去做的。

二是酒漿之官,以《酒正》職爲長,其職云:"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之名,辨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物,辨四飲(清、醫、漿、酏)之物,掌其厚薄之齊。"其次是"酒人"職的"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再次是"漿人"職的"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而"淩人"職"共冰正",已見上引,從略。

三是膳羞之官,五職無長。《籩人》職云:"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體、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鱅;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 蒋、榛實;加籩之實,蓤、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醢人》職云:"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笞菹、鴈醢,笱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糁食。王舉,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醯人》職云:"掌共五齊、七菹

凡醯物。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審,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鹽人》職云: "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四職所供,非褒即豆,需要用巾幂覆之以禦塵,故繼之以《幂人》職云"掌共巾幂,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畫布巾幂六彝。凡王巾皆黼。"《膳夫》職的"食、飲、膳、羞",膳指牲肉,羞指庶羞,自當"分别言之";而《禮記·內則》云"膳:膷、臐、膮、牛炙、醢、牛胾、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這上大夫庶羞二十豆,以"膳"字發端,又可證二字通言無别的:此是諸羞之官合稱,用"膳羞"標目,依《內則》例也是可以的。

四是服御之官,爲王役使的:《宫人》職云:"掌王之六寢之脩,爲其井 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四方之舍事亦如之。"《掌舍》職云: "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爲壇壝宫,棘門。爲帷宫,設旌門。"《幕 人》職云:"掌帷、幕、幄、帝、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 (之)。"《掌次》職云:"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 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密、重案。"爲后夫人服役的:《内 宰》職是内官之長,其職云:"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内之政令。"惠士奇以爲 "王宫、后宫皆曰王内",於是,孫疏云:"皋門以内爲王宫,路門以内通爲王 内,此官與小宰治王宫之政令,内外互相備"了。其職又云:"以陰禮教六 宫,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陰禮是婦人之禮,婦職指織紅 組紃縫線之事。受禮教自后以下,學女功則限於嬪、世婦、女御。而所謂 "二事",即指"典絲"職的"掌絲人而辨其物","典枲"職的"掌布緦縷紵之麻 草之物",並由"典婦功"職來"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及内人女功之事齎" 的。先鄭釋"内人謂女御",不確。鄭玄云:"言'及'以殊之者,容國中婦人 賢善工於事者。事齎,謂以女功之事求取絲枲。"九御、世婦在宫閣不易操 作女功,自可由城中民婦來取絲枲去代織。鄭注自較切實可行。

經管后服之官是《内司服》職,其職云:"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前三服皆畫羽飾,後三服則以布帛所染顏色分别:一黄、二白、三黑,而以素沙爲裏。婦服皆袍製,衣與裳連屬。素沙用白縳,使裳面顯得鮮明。

王、后諸服的縫製,由"縫人""染人"二職承辦:前者"掌王宫之縫綫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後者"掌染絲帛。"其職云:"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此職將未織之絲和已織之帛,經四時而受染以畢其功。春時以絲或帛曝之凍(練)之,而絲必補織成帛;夏時染之,或纁或玄;秋時精染五采之帛,然則帛有三種,有纁、有玄、有五色。男服用玄衣纁裳,女服有用五采的。

男服以冠名服,王惟具"司服"一職,以録其冕服、弁服和冠服。女服無冠,后服具於"内司服",而髮髻盛飾插戴,稱之爲"首服",於是别具《追師》一職:"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内命婦之首服。"至於"服屨",則王與后合具於《屨人》職,其職云:"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黄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内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舄、屨之異,鄭注:"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下者指鞋底。

五是車旗之官,計有四職。首列《巾車》職云:"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 與其旗物而等叙之。"辨其用,指"以祀"、"以賓"、"以朝"、"以即戎"、"以 田"。旗指大常、大旂、大赤、大白、大麾。物指旗上的不同花紋。等叙,以 親疏定旗物的次序。

王、后各有五路,都有整套裝飾的明細記録。試舉王的玉路和后的重翟、厭翟二路來做例證:"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在轅、衡、轂等車材末端鑲嵌玉飾,故名玉路。鍚是套在馬額上的"當盧",形如半月而"刻金(金銅)①爲之。"其實當說"刻金爲鏤",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鏤鍚"(一塊刻鏤空花紋的黄銅片)。樊,後鄭以爲與鞶帶之鞶字通假,俗稱馬大帶,用五彩的罽(羊毛絞成的粗綫)織成的。纓,從先鄭説:俗稱"當胸","以削革爲之"。即以鞶帶將"當胸"周匝繫於馬的兩肋之前,以帶垂下爲飾。

車上在"輢外"建旗,玉路以太常畫日月者爲最尊。鄭注"正幅爲緣,族則屬焉",正幅正方形,禮圖斿屬於緣側者誤,孫疏:"緣爲旌旗之正幅,以弧

① 據《急就篇》顏注有"以金銅爲之"說。凡金飾都用銅爲之,爲區别於青銅,故稱"金銅"。其實都用黄銅。

張之,懸於杠者。族,其屬縿垂者也。族别以練爲之,縫著於正幅帛之下, 垂以爲飾也。"

"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續總:皆有容蓋。"鄭注:"重翟,重翟雉之 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凡 婦人車皆坐乘。鄭司農云:'錫,馬面鍚。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 裳幃。'玄謂朱總、續總,車衡輨亦宜有焉。續,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 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 賓響諸侯所乘。"賈疏:"凡言翟者,皆謂翟鳥之羽,以爲兩旁之蔽。"鍚面,先 鄭稱之爲"馬面鍚"。勒面,孫疏云:"鄭以勒即是馬面絡馽之具。且上言鍚 面,下言雕面,並據飾言,明此'勒面'勒亦當是飾,故知即以龍勒之韋爲面 飾。"而"總"字據黄以周説,"總當以絲縷織爲組",又據《廣雅》總亦訓束,故 總爲束物之組,在翟車上遂稱之爲組總。總起來疏解:把一條絲縷編織起 來的組帶,一頭繫於馬的面鍚與勒之間,其結頭正好對着馬耳;另一頭迴過 來結在勒上,末端垂下爲飾,又"與銜鐵之旁出口角"處相當,所以先鄭説 "總着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婦人坐乘,兩側置車蔽,然後施以容蓋。先鄭 以容爲裳幃,後鄭以蓋爲即漢時小車蓋,於是,唐孔穎達就在他的《詩・氓》 疏裹作了簡括的鋪陳:"以幃障車之傍,故謂之幃裳。其上有蓋,四傍幃裳 隨時可垂而下。"幾句話就把那莊重絢爛的后車呈現在人們眼前了。

周代車制,依據"巾車"職的綜合記録,一是王的五路,上文例舉玉路外,還有金路(金銅爲飾)、象路(象牙爲飾)、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二是王后的五路,上文例舉重翟、厭翟二路外,尚有安車(雕面、鶯總)、輦車(組鞔、有翣)、翟車(貝面、組總);三是玉路所建之旗:玉路建大常(畫日月),金路建大旂(畫交龍),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均通帛無畫),木路建大麾(或説純黑)。車旗之官應具的諸項職務,除"車僕"職"掌戎路之萃"係王的兵車外,"巾車"一職已經包舉無遺了;"典路""司常"二職所列職務,經逐項核對,確證與"巾車"職重叠,可見三職不可能同時並列設置的。

《典路》職云:"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説。"孫疏云:"此官專掌王及后之路,與'巾車'通掌公車之政令異。"孫氏長期研治《周禮》,從

來不敢懷疑其書之有衍章脱句,從而有意無意間掩飾上述三官職務之有重叠,故意用公車政令之説來誇大三職之不同。其實周初創建王、后五路,辨别物名,無非分别其飾有金玉象革之不同;論述功用,無非辨説王乘之以朝、祀、賓、田之差異;而車之建旗,亦無非以日月、交龍諸飾作標幟:以此等通常内容來衡量"典路"職的著録,從其職掌上考察,一是王、后各有五路;二是大祭祀、大喪、大賓客要"出路";會同、軍旅、弔於四方要"以路從":叙說雖簡,款目齊全,其出周初創建時模式,蓋無可疑。再依據"典路"職以比較"巾車"職的著録,顯係從原規格上擴充而趨向富麗,當屬宗周全盛時期調整後的型類。名之曰"巾車",孫氏借用《華嚴經音義》"以衣被車謂之巾"的現成訓詁,最爲恰當。飾其車材(轅、衡、轂)之末,漆其車身,后車更以雉羽爲蔽,上有蓋,四周有容,極爲華麗,注家遂贊其"意在華國"。

有車必有旗。周初之旗,不見於"典路"職。也許二者的配合形式和方法均已失傳。"巾車"職開始創建王路一車一旗: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斿";金路"建大旂",疏家據《考工記·轉人》補"九斿";象路"建大赤",補"七斿";革路"建大白",補"六斿";木路"建大麾",補"四斿"。

旗之最尊者爲大常。配五路即成常、旂、赤、白、麾。日久由五旗發展爲九旗,别置一職爲《司常》,其職云:"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與"巾車"職經文合者僅"大常""大旂"二旗;加上鄭注"通帛爲旜"謂大赤一旗。以後禮家推比多附會,實難徵信。較爲平實者有金榜氏,他補了"大白爲熊虎,大麾爲龜蛇",可見九旗中含"巾車"職五旗,儘管出於禮家的抉擇,還是有所依據的。

更應該引人注意的:在五旗搭配五路出現分歧現象裹,孫疏曾探究於五方五色之説,引述《初學記》載《河圖》云:"風后曰,予告汝帝之五路:東方法青龍曰旂,南方法赤鳥曰旟,西方法白虎曰旗,北方法玄蛇曰旐,中央法黄龍曰常。"這與"巾車"職單用常、旂、赤、白、麾,縱然其字有所襲用,而原則精神是不一樣的。而且,在這裹恰好使人領會到:"司常"職的及時建置,促使它表現了自己的時代特徵!旗擺脱了車的制約而獨自發展,讓它來實現晚周增制的設官構想吧!

從職掌內容上辨認:車旗之官四職中,可以確證爲周初建置的只有兩職:一是供應王、后使用各種車輛的"典路"職,已如上述;二是主管王兵車的"車僕"職,其職云:"掌戎路之萃,廣車(橫陳之車)之萃,闕車(替換損壞之車)之萃,萃車(對敵陣而自隱蔽之車)之萃,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之萃。"鄭訓萃爲"副",不確。當從王安石、王昭禹釋爲隊,五戎即五個車隊。鄭注云:"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既言"萃數",當知一萃不是一輛而是一隊,他不過没有講明白而已。

"典瑞"、"典命"、"典祀"三職,爲王掌管符信、遷秩、外祀之官。瑞有五,即珪、璧、琮、璜、璋,賜羣臣以爲符信之物。命,王命。據王命以執行羣臣的遷秩。祀,指外祀。即《小宗伯》職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祭之之法,鄭注云:"兆,爲壇之營域。"

"守桃""内、外宗"三職,都是周初創建宗廟祭祀制度的初始原型。遷主所藏曰桃。其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其遺衣服藏焉。"鄭注: "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廟當指先王即大祖和四親廟。桃指先公。以武王立廟計算,后稷爲大祖,公祖、太公、王季、文王爲四親廟,高圉、亞圉爲二桃。以後據以推定。此法計算簡便。鄭説三昭三穆,即四親廟上面加二桃。又云"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服即上云"遺衣服",注所説的"大斂之餘"。

《内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王后有事則從。"《外宗》職云: "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王后有事,則從。"《叙官》云:"内宗,凡内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鄭注:"内女,王同姓之女。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二職所掌,俱屬佐助王后祭祀,而於"薦進豆籩"時表現宗法上的差異:宗女(内宗)在王后薦後"薦進豆籩";而非宗女(外宗)只能"佐后薦"而已。此等記載過於瑣碎,舉一例以概其餘。

"冢人""墓大夫"二職,是周初公墓、族葬之法。前者云:"掌公墓之地, 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孫疏引《皇覽》"文王、 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而按之云:"鎬聚即周鎬京,文武 葬地即畢原,在鎬京之東,蓋王城外近郊内之隙地,周初諸王及王子弟皆族

165

葬於彼,即此經所謂公墓也。"後者云:"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孫疏以爲分邦墓之地令民各以其族相從而葬,其説失之於固。族葬之法,當如《周書·大聚篇》所云"墳墓相連,民乃有親。""昭穆相從"在平民百姓中恐怕是做不到的。

(原載《學術集林》卷十、卷十二,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7年)

附識.

"傳信"、"傳疑"與"疑古"、"辨偽"®

司馬遷在《史記•三代世表》裏記錄了一則孔子"春秋之義"的史書撰述方法: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在我看來:"次《春秋》"和"序《尚書》"的不同記述,不過是認識其詳略出於時代先後的必然現象。而對於"信則傳信"、"疑則傳疑"二者相反相成的關係,就是要求首先把歷史事實完整而翔實地記述下來,取得"信則傳信";但不管怎樣,人類的史迹,追溯上去,總會無例外地陷於史實被遺落、從而某些事物被曲解的境地,以致不易區分真偽、虚實而墮入迷惘。處於這種境地,至關重要的是,堅持"疑則傳疑":一時無法考實,就該允許照原樣流傳,

① 此章乃作者女兒沈葹教授根據作者草稿整理而成(編者注)。

存疑以待證。具體地說,即假以時日,積極地通過多種方法去不斷探索。於是可能取得證明,舍疑就實;也可能經過反復推比,認識到所疑確係謬妄,則應果敢地破疑爲誤而加以揚棄。因此,孔子治史的"傳信"、"傳疑"之相對成義,是對待歷史記載的積極態度;表面看來像是治史的"史法",其實在這一方法的運用中,却蕴含着燭照無遺、祛妄就實的極爲嚴謹、公正的"史觀"之反映。在《春秋》一書裏,從隱公元年(前722)到哀公十四年(前481)獲麟絕筆一起二百四十二年的記載中,不乏某些典型事例,可供後人作求證的榜樣。此後多少史家撰寫各體史書,都信守"傳信"、"傳疑"這一原則之精義,不敢加入本人絲毫臆測之見,讓可信的記載和可疑的記載(凡未能證實或證偽的)保持原樣而流傳下去。

然而近百多年來,這一傳信、傳疑以相對成義的古老"史觀",逐漸被新進史家所拋棄;特别是當西方各色各樣哲學思潮湧人時,諸般傳統觀念或被冲决、或被歪曲,這一"史觀",竟被"疑古"、"辨僞"的浪潮淹没了。誠然,着意"疑古"、"辨僞",似無可非議;但如果對於上古史實,凡涉嫌虚妄的,未經細緻考核,就輕率地把記載這些史實的典籍臆斷爲僞作,那就很成問題了。如此妄爲,令人殊感不安。而最動人視聽的,要算爲了否定周公制禮作樂這一歷史事實的真實性,就誣《周官經》爲劉歆僞纂;甚至還進一步妄斷:劉歆是爲了助莽篡漢的政治需要,遂僞纂《周禮》的!

堅持《周禮》爲劉歆僞纂之説者不少,而在以"辨僞"爲治學目標的諸家中,最爲著名而影響頗大的有兩家,一是十九世紀後期出版了《新學僞經考》的康有爲氏、二是 1932 年在日本出版《金文叢考》、其中包含辨僞專著《周官質疑》的郭沫若先生(《金文叢考》收入 1982 年起出版的《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這兩家以康氏謬説尤爲明顯、荒唐。

先提一提郭氏所論。實際上,他是接受了康氏所謂《周官經》乃"劉歆僞作"之謬説的。《周官質疑》開頭有一段文字已表明了郭氏的結論:"《周官》一書,其自身本多矛盾,與先秦著述中所言典制亦多不相符,然信之者每好曲爲皮傅";"良以舊有典籍傳世過久,嚴格言之,實無一可以作爲究極之標準者"。而綜觀《周官質疑》全文,郭氏斥《周官經》之僞,自恃最有説服力的在於:"就彝銘中所見之周代官制揭櫫於次而加以考覈,則其真僞純駁

與其時代之早晚可以瞭然矣"。用實物遺存以證史實,當然是最客觀、最可靠的方法;况郭氏嫻熟金甲文字,對此得心應手。他從傳世的周初重器中,證得有十九項(因編號有重,實爲二十項)"乃彝銘中言周代官制之卓著者,同於《周官》者雖亦稍稍有之,然其骨幹則大相違背,如此鐵證,斷難斥爲鄉壁虚造"。其實,這十九項倒是爲《周官經》非僞提供了"鐵證"。即使這些尊彝重器,時代有先後,有些辨認未甚確切,但一般考定在西周中期以前,則是毋庸置疑的。《周官》與有關官制的這十九項周初彝銘正相符合,并非"其骨幹大相違背",只是因郭氏持有《周官》之僞的先入之見,才會從彝銘中得出相反結論。對此當另行作詳細評析。

再回過頭去說說康有爲氏的《新學僞經考》,這是一部人所共知的"辨僞"名著。有人說,康氏編著《大同書》、《孔子托古改制考》、《新學僞經考》等書,無非爲他的變法思想準備理論根據;又有人說,康氏信奉和提倡經今文學,之所以在排斥古文經時要把它統統說成劉歆托古僞造,完全出於派别鬥爭上的强烈敵愾。這些議論很有見地,使人得以領悟:康氏著書,别具政治目的,未必專注於(周秦)學術的研討;而他的"疑古"和"辨僞"又非憑藉於學術研究成果來完成的。

康氏將今文經套上"新學"招牌,發動大規模的"辨僞"活動,企圖把古文經一刀切,統統打成"僞經"①;縱然聲勢浩大,無奈因其舉證粗疏、判詞武斷,終究激起不少績學之士的層層申駁②。其實,康氏可謂無證妄斷,試舉數例。其一,他說:"王莽以僞行篡漢國,劉歆以僞經篡孔學,二者同僞,二者同篡。"此語對他來說,似乎帶有綱領性質,很多無證妄斷都從這裏比

① 《新學僞經考》卷首有云:"主人所著《毛詩僞證》、《古文尚書僞證》、《古文禮僞證》、《周官僞證》、《明堂月令僞證》、《費氏易僞證》、《左氏傳僞證》、《國語僞證》、《古文論語僞證》、《古文孝經僞證》、《爾雅僞證》、《前來僞證》、《說文僞證》,既徧攻僞經何不合作一書。"

② 康書出版,病其專斷而申駁者大有人在。章(太炎)黄(季剛)派中符定一氏著《駁誼》,計三十一事,頗詳備。完全是據證申駁。態度極爲公正,絕無偏頗之見。事事立證,句句落實,令人欽佩,可惜出版於抗戰前夕(1937年1月),印數甚少,流傳不廣,影響不大。解放後,康書有新版,而《駁誼》無人提及,甚望出版界考慮及之。

照出來,但又怎麽能以王莽的僞言僞行來證明"劉歆僞作古文經"這樣的命題成立?其二,康氏之書雖名之爲"考",却無考而斷:孔子是今學、周公是僞古學(古文經與周公無關);以今、古文派劃缐,使孔子作爲今文經首領,與周公隔絶、對立起來(康氏意在把中國學術文化定作從孔子開始,倒是爲胡適氏的中國哲學史從孔子開始"導夫先路")。然而《論語·述而》明明記載着孔子之言:"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本人却是欲行"周公之道",且"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其三,誣班固的《漢書》爲飲僞纂,胡言"散亂諸證,作《漢書》"。

其四,判定《周禮》亦爲劉歆僞造的赝品。① 他指斥《周禮》爲"後出"之 書倒是對的。《周禮》成書確實較晚,成於晚周(但决非漢初);而且其書散 亂,是在秘府的亂書堆裹發現的。近代學者(不僅僅康氏)往往不理解禮書 與《詩》、《書》等書的功用不同,就一般特徵而言:《書》是朝廷文誥,《詩》是 宮庭樂詞,都是托文字以流傳;而"禮"則在於實踐。"儀禮"指各項典禮,重 在從演習到實行的儀容動作;"周禮"指朝廷實施的職官制度。所以,當實 行時最多札記備忘,毋須寫成文本;一直到快要(或已經)失於實用時,才有 好事者加以記録。理所當然,成書在其部分亡佚之後。因此,縱然《周禮》 "後出",也不妨礙這書本保持"周禮"的本來面目;不該因"後出"而將其看 成"僞作"。可是,正因康氏的"辨僞"和"疑古",學術界的部分學人就以爲 《周禮》是漢代的劉歆僞纂,與兩周歷史全無關係;這是一種很不良的影響。

本文即論述了我關於《周官經》的部分研究結果;概言之:殘存三百四十五官(《考工》是記,當别議),基本上取諸於兩周實制(周初創建和晚周更制)。但"禮"的特徵,在於人們的實行而不在於文本的編撰。"周禮",無論"官經"還是"儀則"(今稱儀禮),都在周公攝政時的施政原則精神貫徹下試行。以後,幾經長時間的旋置旋廢、反復實踐,待主管機構研討更動以至相對穩定後才有所記錄;初期固然不可能遽作定稿,到晚周亦無人敢於寫定,

① 康氏把禮書的著作權"慷慨地"分送:殘存《儀禮》十七篇有今文、古文兩種傳本,康氏讓它擺脱周公、皈依孔子——今文本送給孔子,古文本遭到排斥。《周禮》祇有古文本,康氏判定不出孔子,則完全是劉歆僞造的赝品。

記錄稿都藏於祕府。周人質樸而又十分謙抑,這種品格亦在禮書里處處流露。我之所以肯定"周官經"在兩周已經存在,道理很簡單:兩周朝廷不可一日無官;隨着官制的建置及其變遷,先是零星記錄,然後補綴充實。而兩周官名以一個表明性質的字(諸如"宰"、"宗"、"馬"、"徒"等)爲準,再附上别的字以作同官隸屬的差别;這些官名可與彝銘相核議。

康氏將《周官經》斬釘截鐵地斷爲劉歆所作,與兩周實制全不相干,真可謂"天才的發現"。然而令人不解的有下述一例——在劉歆僞造的《周禮》裏,却存在他所"讀不懂"的内容(見《漢書·王莽傳》),而且對於劉歆"讀不懂"自己撰作的文句,康氏還作過引證和討論。

具體說來,劉歆"讀不懂"的《周官經》之文是指《周官經·地官》所記載的"鄉遂田制"。這是本文所論之周初實行過的實制,即如《尚書·費誓》裏,就有句"魯人三郊三遂",諸侯三鄉三遂,周天子實行的是六鄉六遂;《尚書》與《周官經》互證相合。所以,這便成了前代學者的共識。然而,"鄉遂田制"被康氏劃人"莽制"範圍。他說:"凡莽措施,皆出於劉歆之僞《周禮》,蓋爲歆所欺者!"語氣十分堅定。試問倘若劉歆果真纂作了《周禮》,他何以不熟悉鄉遂田制?

可是,據《漢書》的記載,劉歆和王莽都確實沒有讀懂《周禮》中關於這一制度的文字。《漢書·王莽傳中》云:"莽以《周官》、《王制》之文,……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内、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蓋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看來是,王莽、劉歆從祕府取得《周官經》,胡亂地實施了書中的部分內容,把《周禮》改爲"莽制"。據《漢地理志》記載:一,在京兆尹長安城旁設置"六鄉";二,從三輔以東諸郡中選河東等六郡當作"六隊(遂)";三,把編入"六遂"的河南郡就原有廿二縣增加到三十縣,改稱"六郊",每郊立州長一人,各轄五縣。這裏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六鄉"之外又有"六郊","鄉"與"郊"成爲兩個地區。《周禮》記述鄉、郊關係十分明確,劉歆怎麼會把二者關係混淆了呢?

其實由《周官經》得知,兩周之"鄉遂田制",分繫各職。《大司徒》職云: "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間,四間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一鄉

實有一萬二千五百家。大司徒執行區劃:天子六鄉,共有七萬五千家。又 《遂人》職云:"令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酂,五衞爲鄙,五鄙爲縣,五縣 爲遂。"一遂實有一萬二千五百家。遂人執行區劃;天子六遂,共有七萬五 千家。土地上的事務,即所謂"任土之法",本來全歸於"載師"職的職掌。 但地區上既建置了行政區域,如"五家爲比"云云的六鄉以及"五家爲鄰"云 云的六遂,那末這些正田已分繫於各主管之官(即鄉裏從比長到州長、遂裏 從鄰長到縣正),祇有正田以外的"餘地",由"載師"來"任土作貢",並規定: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 地"——這二者就是所謂的"郊地"。郊分近遠,實際上是王城爲接待朝觀 諸侯及其使臣而設置;就鄉官區劃無此必要。其事詳見《儀禮・覲禮》,《周 官經》裹僅見於此,其又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鄭玄以爲"謂六遂餘地" 是對的。《載師》職又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指大夫采地),以小都之田任 縣地(指卿之采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指公之采地和王子弟食邑)。"稍、 縣、畺三采地實施都鄙井田制。再者,《大宰》職云:"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 (指城)中之賦,二曰四郊(指郊地)之賦,三曰邦甸(指甸地)之賦,四曰家削 (指稍地)之賦,五曰邦縣(指縣地)之賦,六曰邦都(指畺地)之賦……"。九 賦中的前六賦與鄉遂、都鄙所述適相符合。對這個問題,鄭注賈疏以至清 代諸經學家都有論列,在不同程度上使其有所澄清。其中,程瑶田氏説得 最簡明,且以他的話作爲結論:"六鄉之田在郊,宅田、士田、官田、牛田、賈 田、牧田則六鄉之餘地;六遂之田在甸,公邑則六遂之餘地也。家邑之田在 稍,小都之田在縣,大都之田在畺,皆有餘地,亦謂之公邑。今於郊、甸言其 餘地,於稍、縣、畺言其正田,既互相足,亦以鄉遂形體詳《司徒》、《遂人》職 中,不煩復言其正田也。"那末,若僅就鄉遂田制言之,郊地、甸地是地區名 稱,而六鄉、六遂是在郊、甸上建置的行政區域。郊與鄉並不同等。 照此説 來,王莽聽從劉歆而定的"莽制",既有"六鄉"地區,又有與其無所連屬的 "六郊"地區,因没有讀懂《周禮》而篡改;所以據康有爲所論,劉歆是没有讀 懂由他自己蓄意精撰的《周官》職文,這豈非一大笑話? 因此我覺得:意欲 "辨偽",就得認真查證;康氏之誤,必須引以爲鑒。當然,我這樣說,既是用 以"自警",也是奉勸某些不求實際、動輒無證判斷的年輕學者。此外,還對

除康氏之外的幾位學壇名宿(胡適等)的見解,結合《周禮》、《儀禮》中的若干問題,在拙著《周公與宗周禮樂文明》中擬作較詳盡的討論;即便對康氏, 書中的論證亦將比上述詳細得多。

本文考述宗周官學、討論鄉遂田制的職官組成等,不期然就與批判康 氏之謬聯繫起來了,遂附識於此。本文是《周公與宗周禮樂文明》的一個篇 章,未盡之意在該書其他篇章裏續解之。

漢簡《士相見禮》 今古文雜錯並用説

武威出土西漢竹木簡本《禮經》七篇,持與今行鄭注之本相校,俱屬今 古文雜錯並用之本,不過異同互見而已。今錄《士相見禮》今古文異字而疏 解之如下文。

《士相見禮》"左頭奉之",簡本頭作"梪"。又大夫相見節"左頭",簡本頭作"短"。二文鄭注並云:"今文頭作脰。"《士虞記》"取諸脰膉"鄭注云: "古文脰膉爲頭益也。"據以知簡本用今文作脰,惟一誤寫爲木旁,一誤寫爲矢旁,陳夢家校云:"皆脰字",是也。《白虎通》引作"左顧",蓋頭之形譌,實用古文,與今本同。

又"某將走見",簡本同。鄭注云"今文無走",則今本、簡本俱用古文也。

又"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簡本"不"作"非",無"固"字。案此篇今本作非敢者二,作不敢者十;簡本爛缺一句,作非敢者六,作不敢者五。鄭注二文並云"今文不爲非",則二本俱今古文雜錯並用。雖虚字往往誤於書手,未盡可據,要之今本、簡本非純粹之今文本或古文本則無可疑矣。鄭注又云:"古文云固以請也。"今本用今文,簡本與今文爲近,蓋又誤脱固字耳。

又"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簡本無"也"字。案此篇某下除簡本、今本俱無也字者外,"某也固請"三句,"某也既得見矣"三句,"某也不依于摯","某也非敢求見","某也命某",《燕禮》"使某也以請",簡本俱無也字。"某也願見","某也使某還摯",簡本有也字,與今本同。某爲賓主之名,名下也字爲語助,胡培翬所謂"取其配文足句,非有他義"。徵之《論語》"回也"、"賜也",應以有也字爲長。鄭注二文並云"今文無也",則簡本與今本俱屬今古雜錯並用之本,蓋皆古文本隸寫時據今文删去。鄭注又云:"古文曰某將走見。"簡本、今本俱無某字,皆用今文。

又士見於大夫節"一拜其辱也",簡本"一"作"壹"。下"主人答壹拜"、 "君答壹拜"及《士冠》、《鄉飲》、《鄉射》、《聘禮》、《公食》、《少牢》、《有司》鄭 注並云:"古文壹作一。"阮元《(有司)校勘記》云:"毛本古作今,按全部注内 壹爲一並云古文。"是古文作一今文作壹,簡本用今文。

又同上節"若嘗爲臣者",臣見於君節"若他邦之人",燕見於君節"若不得",進言之法節"衆皆若是","若父",臣侍坐節"若君賜之食","若有將食者","若君賜之爵","君若降送之",尊爵者來見士節"若先生異爵者",簡本"若"皆作"如"。《有司》辯獻衆賓節"若是以辯"鄭注"今文若爲如",則簡本用今文。又下"若君賜之爵"鄭注"今文若賜之爵,無君也",似鄭氏所據本今文亦有作若,故徐養原《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云:"若、如一聲之轉,經傳多互通,《康誥》'若保赤子',《大學》引作如;《秦誓》'如有一介臣',《大學》引作若。"以爲二字傳寫不別,其實不然。二字多通用,只證明傳本易訛,不能證明古今文無別。鄭此注只言今文無君字,而於若字或係偶然失照,或爲厥後傳寫之誤,今據簡本,始知今文作如不作若也。

又同上節"使賓者還其摯于門外",簡本于作"於"。案今本、簡本俱于、於雜錯並用,且多互異。阮元《校勘記》云:"唐石經于字一千四百四十三,於字一百四十二,莫詳其義例。諸刻注疏尤參差不一,各依舊本可也。"《士昏》、《大射》鄭注並云:"今文於爲于。"《既夕》鄭注云:"今文于爲於。"胡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云:"于、於二字,經傳通用爲語辭,鄭於《昏禮》、《大射儀》從古文作於,《既夕》又從古文作于者,欲見古文二字已通用矣。"案胡説大誤。鄭兩注不同,正見古文今文二本俱屬于、於雜錯並用,亦借以證明鄭氏所據本如簡本之古今文滲雜,沿用舊本,無所更易。賈疏以下誣鄭氏以改易經字,據簡本而知此論之非是焉。

又臣見於君節"若他邦之人",簡本他字俱作"也"。案字當作它,俗誤作也耳,《周憬功勳銘》"檀柁提口",顧靄吉《隸辯》云"《廣韻》俗從衐作柂"可證。《士虞記》:"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鄭注云:"今文他爲它。"簡本用今文。

又進言之節"衆皆若是",簡本衆作"終"。鄭注云:"今文衆爲終。"簡本 用今文。徐養原《疏證》云:"衆與終古字通。《周易·雜卦傳》'大有衆也', 《釋文》云'衆,荀作終。'《史記·五帝本紀》'怙終賊刑',徐廣曰:'一作衆。' 《説文·蚰部》'盜,从蚰穴聲。 穴古文終字。螺,螽或从蟲衆聲。'"是衆正字,終爲假借字。

又同上節"若父",簡本同。鄭注云:"今文父爲甫。"今本、簡本同用古文。

又侍坐於君子之法節"君子欠伸",簡本伸作"申"。鄭注云:"古文伸作信"。按《禮記·儒行》"竟信其志",鄭注:"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説文·人部》"伸"字段注云:"疑此字不古,古但作詘信,或用申爲之,本無伸字。宋毛晃曰古惟申字,後加立人以别之。"然則今本、簡本同用今文作申,作伸乃俗寫耳。

又臣侍坐節"徧嘗膳",簡本徧作"呫"。簡本用今文。臧琳《經義雜記》云:"《廣雅·釋詁》呫、當同訓爲食,呫既訓賞,呫下不當更有當字。蓋古文徧嘗膳,今文徧呫膳,'今云徧當膳'當作'今文云徧呫膳',文字脱,當字衍也。"徐養原《疏證》云:"呫與徧形聲絶遠,《説文》無呫字,呫既訓嘗,則呫當不得連文,《周禮·膳夫》'品當食',注云'品者每物皆嘗之。'《禮記·玉藻》'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注云'必先徧嘗之。'疏云'品猶呫也。'此文古文作徧,今文作呫,竊疑當爲品,因字形相涉而誤耳。"呫嘗連文,決爲有誤,臧、徐之説均善,但簡本已作呫當膳,則其誤蓋在漢初。

又同上節"若君賜之爵",簡本無君字。鄭注云:"今文曰若賜之爵,無君也。"簡本用今文。胡承珙《疏義》云:"案無君字則不明所賜,且此文上下與《玉藻》文略同,《玉藻》有君字,此不當異。"案《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與"君若賜之爵"不相連屬,自成一節;此文"若賜之爵"承前段"若君賜之食",可以無君字,胡説未允,今文可從。

漢簡爲《禮經》白文,間有方圓符號,陳夢家氏謂之章句號,然所加符號無義理可尋,則陳説非也。然則漢簡爲郡國文學弟子傳習之本無疑也。西漢《禮經》爲后、戴今文學,其本决無雜用古文者。漢簡之今古雜錯並用,蓋古文新出,學者不能通其讀,輒用今文比對隸定,滲入今文字,遂成今古雜錯。以其本屬古文系統,爲隸定者所亂,故斷爲古文或本。

[原載《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 年增刊]

漢簡《服傳》考*

武威漢墓出土木竹簡《禮經》九卷,其中木簡《服傳》兩本,頗異於今本,最爲重要。一本大字,整理者定爲甲本,計六十簡,每簡容六十字左右。爛缺第五、九、三十四三簡,第一、四、十八簡有四處折斷而缺失若干字。一本小字,整理者定爲乙本,計三十七簡,每簡可容百字以上,而繕寫則字數不等。因折斷而有很多缺失。兩本互有衍脱訛誤,當係書手鈔誤,全文相同,可信同出一源。别有竹簡《喪服》大字一本,整理者定爲丙本,計三十四簡,每簡可容六十字以上,而繕寫亦字數不等。亦因折斷而有很多缺失。丙本單經無傳,與《服傳》甲、乙本同墓所出,相互比勘,對弄清西漢時經傳關係的真相,頗多裨益。

《服傳》為魏晋以來歷代禮家所未及見,各家書目所未著錄,它的出土 值得引起人們重視。對此篇所應探討的問題,就陳夢家氏《武威漢簡·叙 論》裏所涉及的有:第一,與丙本核校,《服傳》錄經記之文不到二分之一,究 竟它是删經删記之本還是當時自成體系之作?第二,西漢官學《禮經》惟有 傳自高堂生的今文后氏本,此簡本《服傳》究竟是今文家或古文家所持之 本,還是今古文以外的禮家所傳習之本?第三,《服傳》既與《喪服經》别行, 顯非同時之作,那它的撰作當在何時?第四,在《禮經》中它與其他十六篇 具有何種關係,與經傳合編之本又具有何種關係?

^{*} 此稿撰於一九七四年。翌年三月,將此稿等幾篇寄請顧頡剛先生審定,於四月三日得其復函云:"自武威漢簡出土以來,至今始得有確切之評價,歡喜贊歎。所惜者,近來無一刊物可發表大作者。便中當與某某一商,何時能實現此願,尚難預知,但望剛多活數年,俾不負台端苦心。"並為題簽於卷端。至今十年,顧先生去世亦已三年餘,每念及此,不勝憮然。今檢舊稿,略本顧先生曩年所提意見,重行寫定,謹告慰於知者。

一、《服傳》當爲《喪服》單傳

《服傳》雖未著錄於《漢書·藝文志》,但《白虎通德論》卷三《封公侯》、卷六《王者不臣》、卷八《姓名》、卷九《嫁娶》凡四引《禮·服傳》,文字稍有異同,可信即據此篇。又其别引經文稱《喪服經》或《禮·服經》,與《服傳》嚴格區分,絕不混淆,可證東漢時單經、單傳分别流傳,而簡丙本與簡甲、乙本即是彼時流傳的别行單經、單傳之本。據同墓所出日忌木簡有"河平□[年]四月三日諸文學弟子出穀五千餘斛"字樣,可見《服傳》甲、乙本爲漢成帝時或成帝以前所鈔,兩本互有衍脱訛誤,其所據鈔之本則更在其前。由此可見,這《喪服》單傳在兩漢時期曾流傳於某些學者之間。

說《服傳》是别行《喪服》單傳,是根據它本身顯示的特徵來作出判斷的。它的特徵是:與今行經傳合編之本互校,傳文完整,除個別誤寫和異體字外,全文相同;而所錄經文、記文則僅有七百四十餘字,不到二分之一。陳夢家氏根據這個特徵,說它是删經删記之本,是西漢通行《喪服》有所縮減的反映。我們經過全面考察,按諸喪服實際,陳說處處自相矛盾,扞格難通。關於這個問題,將在第二章詳細論述。我也根據這一特徵,從其內容上探索,確認它是別行單傳。單傳而錄有經記之文,是出於撰傳者爲解經所需的引述;有些經、記之文意義顯明,可以錯互參見,没有撰傳必要,其文就不見於單傳。

為解經撰傳必須引述經文,《春秋左氏傳》是最好的例證。《漢書·藝文志》之《春秋》類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非常明顯,除古文經十二篇外,還有寫以今隸的單經、單傳,分別成書、分別流傳。今本《春秋左氏傳》是經傳合編本,每年之下,前列經文,後列傳文,界劃甚明,雖合編而單經、單傳的痕跡尚在,可以覆按。單傳除無經之傳外,幾乎所有傳文都引述經文的,舉例如下:

經(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傳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

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經(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

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此等傳文中都包含經文,因别有單經之文列於上方,絕不會把它看作經傳混合之本,而祗能看作爲解釋上需要而引述經文,而且這些被援引的經文已溶化於傳文之中,人們不再把它當作經文了。而無傳之經,如隱公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三年"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如此之類,因無傳而不見於《左氏傳》,至今没有人說這是《左傳》對經文的删削。今本經傳合編,俱出於後人之手。當時撰傳者將傳文單獨成書,别行於世,與單經相對而言,稱之爲單傳。這是單傳的完整涵義,有必要加以明辨。

《服傳》撰作體例與《左氏傳》大體相同,看來這是為經撰傳的通例。但《服傳》引述經文的情况比《左氏傳》要複雜得多,為便於説明問題,把《服傳》全文結合經傳合編之本分條合校,將其撰作之例區分為六類,加以具體分析,以證明"傳中經文,出於引述"這一判斷是符合事實的。

下面, 迄録《服傳》全文, 校以今本。合校時簡本與今本的不同, 用各種符號來區别, 説明如下: (一)《服傳》以甲本為主, 甲本缺失補以乙本。兩本同源, 不加分别。甲、乙兩本均缺失者即補以今本。今本多出之字, 均加"[]"號以識别之。簡本多出於今本之字則不加别白。(二)簡本與今本文字有異者, 今本之字加"()"號附見於後, 但一見不再見。此等異文的疏證和正訛, 别見《禮漢簡異文釋》。而簡文有衍脱, 則定其謬譌, 隨文考辨。(三)簡本文句有移前移後者, 隨文訂正, 並加考辨, 句前加"∀"號以識之。(四)傳文引述經文, 字下加"・"號。(五)簡本無傳未引的經文, 亦照今本補入, 以備比勘, 每字外加"□"號爲識。至於今本的"傳曰", 爲合編者所加, 故一概不錄。

斬衰常(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屢(履)者。斬者[何],不網(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賁(養)者也。苴絰大鬲(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資(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資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總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

也,長(杖)各齋(齊)其心,皆下本。而杖者何也,爵也。無爵而杖者何也,儋(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也,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也,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也,〔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縪(畢),段(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屢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浸(寢)蕈(苫)枕塊,哭晝夜無時。吹(歠)粥,朝一洫(溢)米,夕一洫米。復(寢)不捝(脱)經帶。既虞,贊(翦)褊(屏)柱糜(楣),復有席,食疎(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采(菜)果,反(飯)素食,[哭無時]。

案:篇首經文十四字,係斬衰三年章章首。喪服者,鄭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也。"喪服分五服十一章,每章有章首,記述下列内容:1. 冠、衰(即上衣)、裳所用麻布的不同升數及其縫製的不同方法;2. 首經、腰經(一條繼繞纏於首者曰首經,束於腰曰腰經,腰經代帶)的用麻、葛或布;3. 用杖或不用杖以及杖的用竹或桐;4. 鞋的用草、麻或布;5. 有受或無受(服喪過程中以輕服易重服謂之變,亦謂之受);6. 時限。十一章章首所述不同之服是表現服者與死者不同親疏的宗族關係、外親關係或臣屬關係,是喪服的總綱,賈疏稱之爲"上陳其服",無此即無法表示各種不同喪服的等級;在這十一章即十一等中安排不同親疏關係的人,賈疏稱之爲"下列其人",服喪之人都統屬於所陳之服之下。每章章首是總括全章的。一章中任何一條傳文都根據章首來作出解釋,因此《服傳》對章首經文不得不全文引述。以下各章章首均同此例,定爲第一類。

又案:今本"斬者"上有"傳曰"二字。今本為經傳合編之本,合編者在 每條傳文上加"傳曰"二字以界劃經傳。《服傳》全篇無此二字,正好證明它 是合編前的單傳。

又案:簡丙本單經篇首有"喪服"二字,今本同。可見《喪服》本是單經篇首題名,經傳合編時照錄此二字。《服傳》不用此篇名,正是單傳之證。

父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赭侯爲天子,天子至尊也。

君,君至尊也。

案:此是斬衰章的三正服,一問三答,義實一貫,而經、傳文體不同,亦 於此見之。子爲父服,不分尊卑貴賤,皆斬衰三年。臣爲君服,在王朝,卿 士之於天子;在侯國,卿大夫士之於諸侯;在私家,家臣之於卿或大夫:亦皆 斬衰三年。爲天子之服,其嫡子庶子自在子爲父三年中;王朝卿士自在臣 爲君服中;而侯國之卿大夫曾接見於天子者,别有繐衰三月章。惟此條限 定,諸侯爲天子亦斬衰三年。傳云父至尊,天子至尊,君至尊,義甚顯明,無 須引述經文。全篇凡同此例者,均定爲第二類。

父爲長子何以三年也,正 贈(體)乎(于)上,[又乃] 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爲人後者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 = 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 = 母=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祖父以下甲乙本、今本互有衍脱,互勘而得原本真面如上。①)

妻爲夫=至尊也。

妾爲君=至尊也。

案:有些傳文需要結合經文而其義始明,如上"父為長子"四字是經文,如果不引述則下"正體乎上"云云的宗法之義就不易理解;引述而溶化於傳文之中,義既明曉,而文氣亦甚融貫。下文凡同此例者,均定爲第三類。

女子=在室爲父布總、替(箭)枅(笄)、矬(髽)、衰三年,傳曰,總六升, 長六寸,簪枅長尺,吉枅尺二寸。

案:"布總"云云實是婦人異於男子之服,為章首之補充,必與婦人服者連屬言之,其義始能明瞭。斬衰章有正服四婦人,即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子嫁反在父之室(女子子已嫁在不杖期章)。三、四兩條時或變化,故此補充章首繫於未嫁之女,而反在父之室(即被出歸宗)之女條又加"為父三年"四字,欲使其義明確,便不顧其文之犯複。凡此等補充章首之文亦屬第一類。

① 説見拙撰《菿闍述禮・喪服傳脱文》。

又案:"傳曰"二字在傳文中者,均屬援引舊傳。此條"傳曰"二字恰恰 界於經傳之間(合編者以犯複不加"傳曰"),注家俱未詳考,陳夢家氏遂誤 以為簡本"初見傳曰",其實非也。《服傳》所引舊傳,絕大部分均見於《禮 記》。《檀弓上》云:"南宫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 毋扈屬,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榛笄,鄭注以爲即惡笄,亦即此文 之箭笄,故"長尺"同;而此文吉笄加於惡笄一等,故尺二寸。彼是婦爲姑之 服在齊衰章,布總八寸;此是爲夫爲君爲父之服在斬衰三年章,故六寸。推 比均合,足證《服傳》"傳曰"實引舊傳,殆亦《檀弓》佚文。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案:有些經文明白易曉,或其義已見於他條之傳,即無撰傳解釋的必要。無傳自不需引述經文,與《左傳》不為"伯姬歸于紀"、"葬宋穆公"撰傳而不引經文同例。凡此等均定為第四類。還有些經文、《服傳》釋其中一部分而引經亦限於有關部分,如不杖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基也,為其無祭主[故]也"。"姑姊妹"以下十一字是經文,傳文解釋"無主者",故引此十一字;經文"者"字下尚有"姑姊妹報"四字,報服之釋見"世父母"條,此傳不釋報服,故不引此四字。此等最為"傳中經文,出於引述"的有力證據。下文凡同於此例者,亦均屬第四類。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屢。繩屢者,繩菲也。衆臣 者何也,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 V 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

案:斬衰三年皆用絞帶菅屨,此衆臣為君服特異於貴臣而用布帶繩屨,故此文所述亦係補充章首,當屬第一類。此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與上"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髽衰三年"同例,撰傳者必引述經文而後能闡述其義,而此條未引經文,於例不合。但傳已解釋繩屨和衆臣,顯非有意刪削此條經文,當屬《服傳》傳鈔過程中誤脱經文十四字。又案:"衆人杖"云云十四字,甲、乙本都在上"為人後者"條傳文"若子"下。傳釋衆臣非喪主,不以杖即朝夕哭位,當係此條釋衆臣之文,甲、乙本鈔寫誤移於前,

據今本改正。

疎衰常資、牡麻経、冠布纓、削杖、布帶、疎屢三年者。資者[何],網也。 牡麻者,恃(泉)麻也。

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古(沽)功也。疎屢者,靡(藨)類(蒯)之菲也。

父卒則爲母。

繼母如母,繼母何以如母也,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弗(不)敢 殊也。

慈母如母,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毋(無)子者,妾[子]之毋母者也(此 "舊傳"後句不是解釋前句,甲、乙本句末"也"字當屬衍文。①),父命妾曰女 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 母,貴父之命也。

母爲長子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案:以上三條屬第三類。

疎衰常資、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疎屢基(期)者。問者曰何冠也,[曰],資衰大功冠其綬(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父在爲母何以基也, 詘(屈)也,至尊在,不敢信(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后娶, 達子之志也。

案:此條屬第三類。

妻 爲妻何以基也,妻至親也。

案:此條屬第二類,與"区 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句例相同。

出妻之子爲母出妻之子爲母基,[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絶族無易(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軆,不敢服其私親也。

案:此條當屬第三類。從今本看,與同類諸條如"父爲長子何以三年也"、"父在爲母何以基也"等似有不同。但爲出母之服有期服和爲父後者

① 説詳《〈禮〉漢簡異文釋》。

無服兩種,傳文不得云"何以基也",故經傳合編時,其他各條為避免重複,可省去所引述之經文,而此條如果省去前六字則"基"字無所繫屬,如並"基"字同省則義又不明,不得不保留重複六字。可見犯複之病在於今本,對《服傳》來說,與上述各條是可視同一例的。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何以[期]也,貴終也。 案:此條亦屬第三類。

不杖麻屢者。

祖父母何以基也,[至]尊也。

案:此條亦屬第三類。

世父母叔父母世父叔父何以基也,與尊者一軆也。然則爲昆弟之子何以亦基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軆也,夫妻一軆也,起弟四軆也。故昆弟之卷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官,有西官,有南官,有北官,異居而同財,有餘則ك宗,不足則資於(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基也,以名服也。V夫之昆弟之子何以亦基也,報之也。

案:此條屬第二類。傳末兩句,今本在"夫之昆弟之子"下,誤,當從簡本。此傳最具有單傳特點,試為剖析之。經文不杖期章"下列其人"計二十二條,擇其有關諸條錄之如下:(一)祖父母,(二)世父母叔父母,(四)昆弟,(五)為衆子,(六)昆弟之子,(十五)妾為女君,(十六)婦爲舅姑,(十七)夫之昆弟之子,(十八)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昆弟之子爲世叔父母、世叔父母爲昆弟之子同在不杖期章,以長服幼、以尊臨卑而相互服同等之服曰報服。在經文,如律令條款,各立專條,以類相歸,不嫌犯複,故爲世叔父母承爲祖父母後列第二,爲昆弟之子承爲昆弟,爲衆子後列第六,而爲夫之昆弟之子則承妾爲女君、婦爲舅姑後列第十七,體例極爲嚴謹,層次極爲分明。在傳文,二者既是互服同等之服,自應統括合釋,解釋爲世父叔父之服而並及報服民弟之子,解釋爲世母叔母之服而並及報服夫之昆弟之子,義既明曉,文亦完整。但今本爲合傳於經之本,當其合編時,爲了牽合經文,移末

二句"夫之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報之也"繫於(十七)"夫子昆弟之子"下;按照此例,亦當移"爲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四句繫於(六)"昆弟之子"下,但與下文"昆弟一體"、"昆弟之義無分"不相銜接,不得不對此傳略加删削而在彼經下别加"何以期也報之也"七字,以致前後重複。今得簡本,知(六)昆弟之子、(十六)夫子昆弟之子下本無傳文,並從二本對勘中看出經傳合編時改易傳文的痕跡,從而使《服傳》是單傳這個事實,獲得充分的證明。

大夫之適子爲妻何以基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 父在則爲妻不杖。

案:此條屬第三類。

昆弟。

爲衆子。

昆弟之子。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何以基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適孫何以基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毋適孫=婦亦如之。

案:以上二條均屬第三類。

馬人後者馬其父母報何以基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也,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選(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者璽(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案:此條屬第三類。

又案:上"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云"貴終也",據鄭注"嘗爲母子 貴終其恩",即釋報服之義。可見彼傳解釋報服,故引述經文有報字;此傳 不解釋報服,就不引述了。這正是《服傳》爲單傳而非删經之本的有力證 據。不引述經文報字屬第四類。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爲父何以基也,婦=人=不

一貳一斬一也一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道之行(當從今本作"無專用之道"①),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一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 V 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基也,婦人雖在外,必[有] 題宗,曰小宗,故服基也。

案:此條經文包含兩種不同關係的服者,必須分别闡發,纔能説明各自的意義。"女子子"以下十七字是經文,引述是總的;解釋則是分别的:先釋婦人斬衰不能有二,已嫁之女為夫服斬衰三年,為父當降一等服不杖期;次釋已嫁的姑姊妹爲兄弟本服大功,但對其中繼承父後的兄或弟一人爲自己的小宗,加一等服不杖期。因此,句首"女子子適人者"六字直貫兩條傳文,不引述經文,其義就無法説明。此例雖屬僅見,以其頗能説明問題,單獨成一類,定爲第五類。

又案:甲、乙本"為昆弟"至"服基也"廿七字在"夫死從子"下,顯係書手誤移,據今本訂正。②

繼父同居者何以基也,傳曰,夫死,妻釋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官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資衰基,異居則[服]資衰三月[也],必嘗同居然后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爲夫之君何以基也,從服也。

案:以上兩條均屬第三類。

姑姊妹女子一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無主者(此三字甲、乙本原簡用重文號),[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基也,爲其無祭主[故]也。

案:為姑姊妹女子子服不杖期,已嫁者當降一等,但因夫家無後,歸於本宗,當加一等,與未嫁者同。此即所謂當降不降之服。無後即無祭主,故傳必先釋"無主者",使引述經文與"何以"問句不相銜接,有些同例傳文且有文氣不貫和犯複之病。如果把此等語詞訓釋抽去,就和第三類諸條完全相同。此例較為複雜,當另立一類,並每條加以説明,定為第六類。

①② 説詳《〈禮〉漢簡異文釋》。

又案: 傳不解釋報服,故不引述"姑姊妹報"四字,屬第四類。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何以基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后爲祖後「者」服斬。

妾爲女君何以基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咎(舅)姑等。

婦爲咎姑何以基也,從服也。

案:以上三條均屬第三類。

夫之昆弟之子。

案:今本此條有傳文"何以期也報之也"七字,係合編者所臆加,説見上 "世父母叔父母"條。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何以基也,妾不得軆君,爲其子得遂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何以基也,不敢降其祖也。

案:以上兩條均屬第三類。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無主

[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基,故不言(今本作"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服基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貴(尊)於朝則妻亦貴於室矣。

案:此條屬第六類。此大夫之子為六大夫六命婦服,傳先釋大夫、命婦、無主及唯子不報之義,以致"大夫者"至"皆報也"等語夾在中間,使引述經文與後文"何以服基也"問句不相銜接,文氣不貫,如將此等文句抽去,就與第三類諸條完全相同。如再參照上"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條,其例更爲明顯。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何以基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何以基也,妾不得軆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案:以上兩條均屬第三類。

疎衰常資、牡麻経、無緩者。

185

寄公爲所禺(寓),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禺①服資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案:此條屬第六類。傳先釋寄公,使引述經文與下"何以"問句不相銜接,文氣不貫。如將此二句抽去,與第三類諸條完全相同。

丈夫、婦人爲宗=子=之母、妻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 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案:此條屬第三類。

爲舊君三之母、妻,爲舊君[者]孰胃(謂)也,士(仕)焉而已者[也]。何 以服資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案:此條屬第六類。傳先釋為舊君,使引述經文與下"何以"問句不相 銜接,文氣不貫。如將此二句抽去,與第三類諸條完全相同。

庶人爲國君。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案:此條屬第三類。

繼父不同居者。

曾祖父母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 = [至]尊者也。

大夫爲宗子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案:以上兩條均屬第三類。

舊君大夫爲舊君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大]夫去,君騷(埽)其宗廟,故 服資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胃也(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絶 也。

案:此條屬第二類。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何以[資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① "何以"下"爲所禺"三字犯複,以同類諸條例之,當係衍文。

案:此條屬第三類。

案:此條屬第六類。傳先引舊傳以釋嫁者未嫁者,此數語夾在中間,使 引述經文與後文"何以"問句不相銜接,文氣不貫。如將舊傳抽去,與第三 類諸條完全相同。

又案:此"傳曰"二字界於經傳之間,注家未指明舊傳。舊傳者,禮家舊 說,有些見於二戴《禮記》。此文與成人大功章"女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 母叔父母姑姊妹"下引傳曰同,其義有異於他條所釋,顯係相傳舊解如此, 其爲佚《禮記》無疑。

大功布衰常、牡麻絰、無綬者。

子、女子=之長殤(殤)中殤何以服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緩也,喪成人者其文儒(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儒,故喪(當作殤)之經不漻(樛)垂,蓋弗(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命(名)之,死則哭之,未命則弗哭也。

案:此條屬第三類。

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通孫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其長屬皆九月纓経,其中屬七月不纓經。

大功布衰常、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姑姊妹女子=適人者何以大功也,出也。

案:此條屬第三類。

從父昆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案:此條屬第三類。

庶孫。

適婦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案:此條屬第三類。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姪=丈夫婦人報者何也,胃(謂)我(吾)姑者我胃(謂)之姪。

案:此條當屬第二類,即傳文自身能確切表達經意,無須引述經文。"姪"下有重文號,爲書手誤加。

又案:傳文不解釋報服,故經文"丈夫婦人報"五字以無傳不必引述經文,屬第四類。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胃弟之妻婦者,是嫂(嫁)亦可胃「之」母也(乎)。

[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毋慎乎。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爲士者何以大功也,尊不同 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案:以上二條均屬第三類。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妾子爲母、妻、昆弟何以大功也,先君之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案:此條亦屬第三類。為母、妻、昆弟本服雖不同,但二庶為三人服受 壓降之義則相同,喪期又同,故合為一條。傳所釋者,主要爲母服,引經當 至母字爲止。母妻多連文,故連帶引及妻字。昆弟則無傳不引述經文,屬 第四類。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三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案:此條屬第六類。

又案:鄭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又云:"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舊讀曲解經文,鄭氏的指斥是對的。但此傳之不够周詳,亦屬顯而易見。經文二"爲"字界劃甚明,其爲兩條,毋庸置疑。齊衰三月章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不敢降其祖也。"然則此傳引舊傳既與彼文相同,引文後亦當有所解釋,疑有誤脱。至於"妾爲君之黨服"云云,顯屬前條"大夫之妾"傳文,故鄭疑"文爛在下"。今據簡本與今本相同,其誤當在簡本之前。鄭玄以下諸家紛紛改訂,均所未安,闕之可也。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君馬姑姊妹、女子一嫁於國君者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 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一子一不得壐(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一孫一不得 祖諸侯,此自卑别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是世一祖是人 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别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 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案:此條屬第三類。

繐衰常、牡麻絰、既葬除之者。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妾(接)見乎天子。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

案:此條屬第三類。

189

又案:今本以末兩句為章首之傳,係合編時所移易。傳於章首解釋總 衰之義,固亦可通。但原文之次當如此本。

小功布衰常、澡麻帶經五月者。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 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 。 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 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案:此條屬第三類。

又案:此亦《服傳》非删經之本最為有力的證據。傳祗要解釋殤小功章不見中殤,就斷章取義,僅從八種殤服中節引第一種下殤和第八種長殤,甚至爲了出現"長殤"二字,就不顧文義的是否完整,對第八種"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祇截取下半句。可見傳文引述經文不過作撰傳之依據,而決不是對經文作有意識的删削。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小功布衰常、[牡麻絰]、即葛五月者。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

孫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禹]外祖父母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何以服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

案:以上兩條均屬第三類。從母傳不解釋報服,故不引述經文"丈夫婦 人報"五字,屬第四類。

夫之姑姊妹、弟(娣)以(姒)婦報,弟以婦者弟長也,何以服小功也,以 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撃とり

案:此條屬第六類。傳先釋娣姒婦句夾在中間,使引述經文與下"何以"問句不相銜接,文氣不貫。如將此句抽去,與第三類諸條完全相同。

又案:"相與居室中"句是釋報服之義,故此條引述經文有報字。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庶婦。

君母之父母、從母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 服。

案:此條屬第三類。

君子=爲庶母慈已者,君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服小功敢,以慈[己]加也。

案:此條屬第六類。

緦麻三月者。緦者,十五升陶(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民弟。

庶孫之婦。庶孫之下殤。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外孫。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從母之長殤報。

庶之爲[父]後[者]爲其母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爲[一]軆,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總也,有死[於]官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

士爲庶母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貴臣貴妾何以緦也,以其貴也。

乳母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案:以上四條均屬第三類。

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子姑。

191

從母昆弟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案:此條屬第三類。

甥一者何也,胃我咎者吾胃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

案:此條屬第六類。傳先釋甥二句夾在中間,使引述經文下與"何以"問句不相銜接,文氣不貫。如將此兩句抽去,與第三類諸條完全相同。

智(壻)何以緦也,報之也。

妻之父母何以緦也,從服也。

姑之子何以緦也,報之也。

咎何以緦也,從服也。

咎之子何以緦也,從服也。

案:以上五條均屬第三類。

夫子姑姊妹之長殤。

夫子諸祖父母報。

君母之昆弟何以緦也,從服也。

案:此條屬第三類。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 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資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案:此條屬第三類。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三衣線緣,爲其妻線冠葛[經帶]麻衣線緣,皆既葬除之。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 [亦]不敢不服也。

案:據今本知此以下爲記文,而簡本無任何區別經記的標識。傳釋記與釋經之體例並無不同,"公子爲其母"、"爲其妻",亦是出於撰傳需要而引述記文,屬第三類。"練冠"云云,"縓冠"云云,亦是"上陳其服",如十一章章首,屬第一類。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

| 兄弟降一等報。| 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兄弟皆在他 | 邦加一等。

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何如則可胃[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案:此條屬第三類。此節記文補述爲兄弟之加服與降服。傳祇解釋兄弟服之義,故引述記文僅截取最後一句,足證單傳之例,爲撰傳需要而引述經記之文,其未引述部分並非删削。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己。朋友麻。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庶子鳥後者鳥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 不鳥後如邦

人。

宗子孤爲殤, 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 親則月算如

邦 人。

改葬總。

童子雖(唯)當室總,童子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案:此條屬第三類。

凡 妾 爲 私 兄 弟 如 邦 人。

大夫 市於 命婦錫衰, 命婦 市於 大夫 [亦] 錫衰, 錫者何也, 麻[之] 有錫 [者] 也。錫者, 十五升陶其半, 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也。

案:此條屬第三類。

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咎姑,惡枅有首以經,卒哭,子折枅首 以奸,布總析有首者,惡枅[之]有首也。惡枅者,樳(櫛)枅也。子折枅首 者,折吉枅之首也。吉枅者,象枅也。何以言子折枅首而不言婦也,終之 也。 193

案:此條屬第三類。傳不解釋"布總",故不引述記文"布總"二字,屬第四類。

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衰外削幅, 裳内削幅, 若齊裳内衰外。 幅三 枸。 負廣出於適寸。 適博四寸出 於良。 衰長六寸博四 寸。 帶下尺。 衣 衽二尺有五寸。 袂屬幅。 衣二尺有 寸。 祛尺二寸。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 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以上所有條目按不同情况依撰作體例歸納為六類,分别觀察,易於看出癥結所在。六類中屬於第三類計五十八條,屬於第六類計十條,而後者異於前者,不過傳文中夾雜一些語詞的訓釋,實際是相同的,都是引述經記之文而後撰述說解,最為符合單傳體例。其屬於第二類計六條,是傳文自身能表達經意而未引經文,可見這些經文並非被删削,從而使删經本之說不足憑信。至於未見於《服傳》的條目,逐一檢驗,都屬經記義本顯明,無須撰傳,因而未曾引述。經此全面考察,可見《服傳》所以録有經記一千五百八十餘字中的七百四十餘字,不過為便於解釋經記之義。經記之文一經援引,即已溶化於傳文之中而成為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不應該再把它當作經或記了。因此,我們不能說:由於《服傳》錄有經記之文就不能成為單傳之本;也不能說:錄經記不全就是删節之本;更不能說:凡不見於《服傳》的經記之文都是為縮減守服範圍而被删削掉的。

通過上文的疏通證明,可以做出結論:簡甲、乙本《服傳》是兩漢時代離《禮經》全經别行、又與《喪服》單經並行的《喪服》單傳。

二、駁《服傳》爲刪經本之說

《服傳》甲、乙本與今本傳文核校,除若干異體字、兩處誤脱、多處移前或移後和一些虚字互見有無以外,全文相同。其迻錄《喪服》經記計七百四十餘字,不到全篇二分之一。對此現象,陳夢家氏以爲出於撰傳者有意識的删削,說"經記俱大有删節","作傳與删經、删記兩件事是同時進行的"。

爲什麼要刪節?他說:"《喪服》一篇有實用的意義,其經文的撰作較早, 行至昭、宣之世不但有經義解釋上的紛歧,而其守服者範圍的過廣亦有精簡 的要求。《喪服》最主要的内容是衣服之别、年月之别和親疏之别。《服傳》 對於衣服、年月無所更易而縮減了應服者(即守服的人)的範圍,免去較疏之 親的守服的義務,這表現在殤大功章、殤小功章、成人小功章和緦麻章的大 段删去經文,最爲明顯。其次則删去'庶人爲國君'之服。"又說:"《石渠論 議》引今本經'庶人爲國君'及記'宗子孤爲殤',乃甲、乙簡本所删,則甲、乙 本宜在甘露以後。"顯然,這是要證明《服傳》的撰作在宣帝以後。他又提出: "戴聖、聞人通漢和韋玄成在《石渠論議》中所持意見不同於《服傳》者,則戴 德的《喪服變除》和《喪服記》,也和甲、乙本《服傳》有所不同。"①很清楚,這是 竭力想證明《服傳》和二戴之説不屬同一家法。在這裏,再加上把《服傳》說 成大量删節經記之文,縮减守服範圍,那末,既在宣帝以後,又是異於二戴的 别一家法,而后蒼之後今文學傳禮者祇有二戴和慶普三家,因此就推斷《服 傳》"可能是屬於慶氏之學","《服傳》之見於慶氏十七篇中或爲慶氏之學"。 口頭上雖說"可能"、"或爲",但在實際做法上,已把推論納入事前規定好的 框框中去進行,就祇能得出删經删記是慶普、服傳也是慶普的結論。

這個結論對不對呢?下面,依據陳氏所提出的論證,結合歷史上喪服實際施行情况和《服傳》的具體內容,——加以檢驗。

第一,陳氏説《喪服》有實用的意義,在當時有精簡的要求,因此我們

① 《武威藻簡》第34頁。

首先要弄清楚西漢社會上所施行的喪服究竟是怎樣的。當然,由於很少有 這方面的歷史記載,要詳細瞭解其全面情况是困難的,祇能就可能搜集到 的片斷記載,加以分析闡發。筆者摸索到這樣兩種情况。

一種情况:皇帝、諸侯王、列侯、公卿是不實行三年之喪的。

《史記·孝文本紀》載漢文帝遺詔:"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 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 天下何!""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 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孟康曰"踐,跣也"),絰帶無過三寸,毋 布車及兵器,毋發民男女哭臨宫殿,宫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 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 七日,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此文注家解釋有分歧,不 詳引,現取其較通達之説。遺詔包括三項規定:(一)嗣王爲父、羣臣爲君當 服斬衰三年者,葬前服斬衰,葬後(即所謂"已下")變服大功十五日,再變服 小功十四日,再變服緦麻七日,凡三十六日而服除。(二)吏民則令到後出 臨三日除服。(三)其他族親之服比率從事。比率雖無法詳知,五服俱全是 可以肯定的,不過在日數多少上斟酌。據此可證皇帝是不實行三年之喪 的。文帝以後呢?《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七引習鑿齒《漢晉春秋》云: "(傳)玄云,漢文以來,世乃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顏師古《漢書·翟方進 傳》注云:"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爲常。"再與下列事實相印證, 自可視作西漢定制。

諸侯王、列侯、公卿爲父母之服是怎樣呢?《漢書·翟方進傳》云:"方 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遂擢 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户。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内行修飭, 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 國家之制。"翟方進在經學上應是三年之喪的擁護者,格於國家的制度,祇 能照漢文帝的規定在葬後三十六日除服。《漢書·薛宣傳》云:"初,宣有兩 弟:明、脩。明至南陽太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 後母常從脩居官。宣爲丞相時,脩爲臨菑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 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脩遂竟服,繇是 兄弟不和。"薛宣獄吏出身,以明法而為丞相封列侯,所以他直截了當地不去官、不持三年之喪,而且還阻止薛脩的去官服喪。他說的"少能行之者"即翟方進説的"不敢踰國家之制"。以上二例是列侯公卿不服三年之喪的明證。《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成帝建始元年,復立(河間孝王子)元弟上郡庫令良,是為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韶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户。"河間王良服三年喪而得到哀帝的表揚,一則説明文帝的遺令逐漸在廢弛,二則説明諸侯王中惟有他實行三年喪制,反證其他諸侯王是不服三年之喪的。

另一種情况:公卿以下的中下級官吏以至民間是實行三年之喪的。

薛宣之弟薛脩是臨菑令,是"去官持服"的。河間惠王良是從上郡庫令被選來繼立爲諸侯王,脫離民間不久,他堅持三年喪是有歷史原因的。此外,《漢書·公孫弘傳》云:"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至太常。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一歲中至左内史。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公孫弘後來也官至丞相,封平津侯,這時在武帝初年,他剛從博士遷左内史,在九卿之下。《漢書·游俠傳》云:"原涉字巨先,涉父哀帝時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産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以上諸例均證明中下級官吏服三年之喪。

《漢書·哀帝紀》載綏和二年六月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顏注:"寧,謂處家持喪服。"此是給讀經博士的弟子員以喪假,足證未任官職的人服三年喪是朝廷承認的。又《宣帝紀》載地節四年二月詔:"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歛送終,盡其子道。"這時還在西漢中葉,而宣帝又不是崇尚儒術的,他規定百姓遭喪可免除徭役,不管實際上能否施行,足證無論以前或以後,民間普遍實行三年之喪無疑。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一、在制度上,三年喪制是普遍存在的。不僅從中 下級官吏以至民間實行這種制度上證明其存在,即如漢文帝廢除爲皇帝久 喪,還是承認過去的"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而翟方進不爲後母服三

年,不過遵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减少日數的規定:薛官反對為後母喪去官 持服,亦不過當時"少能行之者",恰恰證明三年之喪這個制度的存在。同 時,在輿論上,更是普遍得到承認,薛宣堅持不爲後母喪去官持服,後來竟遭 到博士申咸"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封列侯、在朝 省"的詆毁;而河間惠王良因服三年喪而得到"爲宗室儀表"的稱譽;原涉亦 以"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皆可證明三年喪制取得輿論的支持和 贊揚。何况這些"短喪",充其量不過在皇帝、諸侯王、列侯公卿少數人中間 實行。因此,用西漢的實際施行制度來檢驗《喪服》單經、《服傳》單傳,既證 明它和漢文帝以前的制度並無不同,這裏没有任何差異可以當作單經或單 傳出於漢文帝以後的依據;也證明漢文帝以後在少數人中間實行短喪,並不 是廢除三年之喪這個制度,它不會影響經傳的流行。二、《喪服經》和《服傳》 在五服等差和時限上都是相同的,其差異祇在於:後者在十一章,特别在殤 服部分没有提及若干應服之人,陳氏誇大其詞,據以提出删經之說,以爲這 是由於當時實際施行上有精簡的要求,縮減了應服者的範圍。可是,這些非 但缺少歷史記載可資證明,而且根據漢文帝遺詔所稱"佗不在令中比率從 事",亦不過减少五服的喪期,與《服傳》缺少若干應服之人而喪期無所更易 的情况完全對不起頭來。據此可見,陳氏根本没有考查西漢實際施行的情 况,他提出的《服傳》適應實用的意義、减少應服範圍云云,不過是憑空遐想 而已。

第二,《服傳》所載,斬衰、資(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五服齊全,即陳氏所稱"對於衣服、年數無所更易",本與《喪服經》一致的。而應服之人,除了君臣義服、外親從服或名服以外,五服包括小宗,是宗法制度的基本結構,所以在五服之内是不能隨意删削或增加的。五服之制,可分上行、旁行、下行三個方面,列圖如後(見下頁)。

圖中稱謂上畫有線框,表示此爲《服傳》所無。依陳氏刪經之說,這些都被縮減了。在小宗之內的親疏等差上進行這樣的縮減,還成什麼五服,還存在什麼宗法制度呢?用不着多加辯駁,觀圖所示,自知其說之謬誤。

第三,從五服相互關係方面檢驗,陳説處處自相矛盾,扞格難通。關於爲母之服,經於齊衰三年章列(一)"父卒則爲母",(二)"繼母如母",(三)

"慈母如母";於杖期章列(四)"父在為母",(五)"出妻之子為母"等五條。《服傳》無"父卒則為母"條,依陳氏删經之説,此條被縮减了。試問:(一)如果為親母没有"父卒為母"之服,那末父先死而母後死,子就可以不必服喪,情義上有這種道理嗎?而且,無"父卒"即無所謂"父在",而傳文"至尊在不敢伸其餘尊"之説也將失其依據而自陷於矛盾之地。(二)如果為親母祇有杖期章"父在為母"一條,那末為繼母、慈母之服反而要服齊衰三年,何其顛倒若此!而經之"如母",傳之"與因母同"、"如母貴父之命"等説也將難以理解。(三)由於父卒為母服齊衰三年是為母正服,父在為母服杖期是為母降服,所以被出之母可以同列於杖期章。如果為母祇有"父在為母"一條,那末母與出母竟一無區别,還成什麼喪服等差?據上文所論,可見《服傳》不見"父卒為母"條決非縮減之意,而删經之説實為無據妄説。

第四,齊衰不杖期章經列(一)"祖父母",(二)"世父母叔父母",(三) "大夫之嫡子為妻",(四)"昆弟",(五)"為衆子",(六)"昆弟之子"等條,《服傳》無(四)、(五)、(六),依陳氏刪經之說,為昆弟、為昆弟之子、為衆子都被縮減了,然而此等顯非較疏之親,陳氏"免去較疏之親的守服的義務"之說不知將作何解?又父為長子服斬衰三年而為衆子無服,這樣的處理嫡庶關係,又不知將作何解?

第五、《服傳》於不杖期章無為昆弟服,於成人大功章無為從父昆弟服,於成人小功章無為從祖昆弟服,於總麻章無為族昆弟服,依陳氏删經之說,凡昆弟之服統統被縮減了。否定宗法旁行五服的存在,無論如何講不通的。尤有甚者,不杖期章《服傳》有"大夫之庶子為嫡昆弟"、"大夫之子為昆弟",成人大功章《服傳》有"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夫為昆弟為士者",總麻章《服傳》有"為從母昆弟"、"為君母之昆弟"等服,縮減了昆弟正服而又保留了昆弟降服和外姓昆弟的從服,還有什麽"免去較疏之親的守服的義務"可言呢?

第六,不杖期章經列"繼父同居者"條,齊衰三月章經列"繼父不同居者"條,《服傳》無後者,依陳氏刪經之說,此條在縮減之列。他又在對照《服傳》與《石渠禮議》的異同時,斬頭截尾地節引戴德"繼父不分别同居異居"之說來作縮减之證。可是,既不分同居異居,則傳文所稱"同居者","同居則齊衰

				高祖父母 月	
			族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齊衰三月	
		族祖父母・緦	從祖祖父母・小功	祖父母 明	
	族。總	後祖父母・小功	世叔父母・不杖期	·	慈繼 母 父卒・齊衰
族昆弟	後祖昆弟	・ 大功 ・ 大功	・ ・ ・ 不 校 期	己	妻 . 杖 期
	従祖昆弟之子	従父昆弟之子 ・小功	・不杖期	競子・斬衰三年	庶婦・ ・ ・ ・ ・ ・ ・ ・ ・ ・ ・ ・ ・ ・ ・ ・ ・ ・ ・
		従父昆弟之孫	展 ・ ・ 小 孫 功	庶孫・大功・大功期	
			昆弟之曾孫	曾孫	
				玄孫郷	

基,異居則齊衰三月",將作何解?其實這裏不存在縮減的事是十分明顯的。至於戴德所說"女子子適人者爲繼父服齊衰三月,不分别同居異居",明明限於女子子適人者,而《服傳》所言又分明指"子",二者如何可以混爲一談?

第七,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條,是小宗支子出為大宗無主之後而為其本生父母之降服,實為《喪服》中表現宗法制度的重要條目。由此遞降,為昆弟(包括姊妹未嫁者)本在不杖期,出為人後降一等,故在成人大功章"為人後者為其民弟";為姊妹已嫁者本在成人大功,出為人後降一等,故在成人小功章"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服傳》有前者而無後者,如依陳氏刪經之說,此條被縮減了。這樣的話,出為大宗後者為其昆弟服大功而為其姊妹適人者無服,在二降服間不成等差;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服大功而出為大宗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無服,在正服與降服亦不成等差:那末這個嚴密的喪服等差不是由於縮減而被破壞無遺了嗎?可見縮減之說不是《服傳》作者的原意。

第八,《喪服》長幼之間互服同等之服,對長者來說稱為報服。為世叔父母服不杖期,世叔父母報服不杖期。《服傳》將經文"世父母叔父母"、"昆弟之子"、"夫之昆弟之子"三條合併解釋:"世父叔父何以基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為昆弟之子何以亦基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又云:"夫之昆弟之子何以亦基也,報之也。"合成兩條而無"昆弟之子"條,陳氏《校記》遂以為"此本删",就是說此條被縮減了。如果依照他的說法,既不成其為報服,又造成世叔母為夫之昆弟之子有服、世叔父為昆弟之子無服的混亂現象,這怎麼能說得通呢?

第九,《服傳》在殤大功章裏祇有"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條,在殤小功章裏祇有"叔父之下殤"、"從父昆弟之長殤"二條,而總麻章裹没有一條殤服。陳氏據此,以爲"縮减了應服者的範圍,免去較疏之親的守服義務"。照陳氏的説法,我們不禁要問:(一)爲什麼殤小功章爲"叔父之下殤"有服而殤大功章的"叔父之長殤中殤"被縮减?(二)爲什麼殤小功章爲"從父昆弟之長殤"有服而殤大功章的"姑姊妹之長殤中殤"、"嫡孫之長殤中殤"、殤小功章的"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之下殤"被縮減?這些,究竟是免去較

疏之親還是免去較親之親之服呢?

殤服本是成人服的降服。《服傳》有殤服三條,又一再說"不敢降"云云,在總麻章的傳裏還說"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明白無誤地承認殤服等差即是成人服的降服等差。我們根據這一原則來檢驗陳氏删經縮减之說。(一)不杖期章有"世父母叔父母"條,弟之子不可能遇到世父之殤,而世叔母成人來嫁,不會有殤,故殤大功章祇有"叔父之長殤中殤",降一等;殤小功章祇有"叔父之下殤",降二等。《服傳》既有"世父母叔父母"條,爲什麼成人有服而殤服要删削縮減叔父之長殤中殤呢?(二)不杖期有"嫡孫"條,故殤大功章有"嫡孫之長殤中殤",降一等;殤小功章有"嫡孫之下殤",降二等。《服傳》既有"嫡孫之長殤中殤",降一等;殤小功章有"婚孫之下殤",降二等。《服傳》既有"始姊妹女子一適人無主部宗與在室同,故殤大功章有"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降一等;殤小功章有"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降二等。《服傳》既有"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條,爲什麼成人有服而殤服要縮減姑姊妹之長殤中殤下殤和女子子之下殤呢?此外可以類推。凡此均證明陳氏删經之說與《喪服》實際不相符合,是出於懸想虛構的。

第十,《服傳》齊衰三月章無"庶人爲國君"條,陳氏即斷爲"删去庶人爲國君之服"。但《服傳》在該章有爲舊君之服三條:"爲舊君,君之母、妻何以服資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妻言其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大夫爲舊國君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大夫去,君騷(埽)其宗廟,故服資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傳文既屢言"與民同",可見《服傳》不見"庶人爲國君"條並不是删削縮減的意思。

第十一,《喪服·記》云:"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此是爲大宗子無父而殤者之服,在五服之内(即所謂"親")者,各以其親疏之殤服服之;在五服之外者,則長殤中殤用大功布衰裳、下殤用小功布衰裳,三月而除之。《服傳》無此記文二十一字,陳氏乃斷爲"甲、乙本所删"。可是,大宗負有收族的義務,百世而不遷,喪服以宗法結構爲基礎,對宗子之服在五服內者,《服傳》闡述甚明,如齊衰三月章傳云:"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

祖之義也。"關係雖疏,喪期雖短,以尊祖敬宗之義甚重,豈容删削縮減,《服傳》絕無此意。殤服是成人服的降服,成人既有服,故記文補出五服外的規定。前後關聯甚密,陳氏删記之說,與删經之說一樣的謬妄。

第十二,陳氏云:"甲、乙本删本記文最後一百三十七字,遂以'終之也'為篇末。"又云:"甲、乙兩本之記都止於'終之也',是爲全篇的終了。" 很清楚,陳氏是以傳文"終之也"三字當作《服傳》作者交代傳文到此完了的 意思,並以此爲後文一百三十七字被删削的證據。案陳氏删經删記之說, 其荒謬莫過於此條,試爲釋之。

《服傳》此條原文:"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咎(舅)姑,惡枅(笄)有首以經(髽);卒哭,子折枅首以枅。[布總]。枅有首者,惡枅有首也。惡枅者,得(櫛)枅也。子折枅首者,折吉枅之首也。吉枅者,象枅也。何以言之折枅首而不言婦也,終之也。"首五句是傳引述記文,以下是傳的解釋。笄有二:一曰吉笄,即象笄,笄首有刻紋,喪事去飾,故用象笄時要折去其笄首;一曰惡笄,即櫛笄,《檀弓》作榛,簡作棏,是榛之假借字。女子子已嫁爲父母、婦爲舅姑,既葬卒哭以前均用惡笄,以後變受輕服,爲父母改用象笄而折其笄首,爲舅姑則仍用惡笄,以至終喪。此條之女子子,對父母稱"子",對舅姑稱"婦",實是一人,故傳發問"何以子折笄首而不言婦也","終之也"是答詞,說婦以惡筓終喪,不必折笄首,故折笄首言子不言婦。問答甚分明,不可能以"終之也"句作《服傳》表示全篇終了之意而使傳有問無答。

通過以上的考辨,可以充分證明,按照陳氏的説法,把《服傳》定作删經 删記之本,也就是在實用的基礎上縮減應服者的範圍,那末,就删後所存而論,如上文所揭示,它將成爲一個親者服輕而疏者服重,宗族無服而外親有服,或者同等之親而有服有免,漫無標準,缺乏條貫,理論上既講不通,實用上也難以施行的服喪制度,完全破壞了喪服的宗法結構和等差體例,怎麽能稱它爲《喪服經》的傳記呢?陳氏以《服傳》爲慶普所撰,慶普雖然没有著作流傳下來可資核證,但可以斷言,不可能憑此條例混亂的著作而能自成別一家法的。陳氏由於完全抹殺喪服具有嚴密的條貫性,既未考察全經的具體內容,又未加以鎮密的邏輯推比,輕率地作出縮減應服者範圍、免去較

疏之親的守服義務的論斷。可是一經深入考查,把這種論斷放到《喪服經》 上具體地逐條檢驗,就能明顯地看出處處自相矛盾,無法自圓其説而不攻 自破了。可見删經删記之説完全出於臆想,斷難成立。

本來,喪服是在處理死者與服喪者的宗族、臣屬和外親等關係上産生 的,《喪服經》就是這些關係的實際反映。它在宗族關係方面,以同族小宗 五等親爲範圍;在臣屬關係方面,以存在主奴隸屬爲範圍;在外親關係方 面,以"名"(有母之名)、"從"(從於宗族)為範圍:三者都具有極為嚴密的親 疏等差上的分界線,不能任意加以增益或删削。《服傳》為解釋《喪服經》而 作,目的在闡發喪服制度上一些重要的或者有爭議的問題、辨析一些帶有 專門性質的語詞,在撰作體例上不受經文嚴格安排條目次第的約束,它既 可以詳此略彼、省文見義,比如在"父在爲母杖期"條裏講明這是由於"至尊 在不得伸其餘尊"的意思,那末父卒後餘尊可伸,故列母於齊衰三年,自屬 不言可喻,就不必再加論列而應該略去不議了。它又可以前後移易、合併 處理,比如爲繼父有同居異居之别,就把齊衰三月章的"繼父不同居者"條 移到不杖期章,與"繼父同居者"合在一起解釋,易於分清二者的界線,更易 於顯示其輕重等差。它還可以舉一反三、同例合釋,比如殤大功章在"子女 子子之長殤中殤"條下闡明殤服的意義和上中下殤的年齡規定,下面"叔父 之長殤中殤"等八種同等的殤服,以其例不異,就不必一一羅列而其義自 明。這樣,它的解釋,勢必集中在部分條目,即全經一百三十餘條的七十餘 條上面,因而爲解釋經義需要而引述經記之文,也勢必集中在不到二分之 一上面。從表面上看,《服傳》對全篇經記之文,有的引述,有的没有引述, 似乎有所取捨;但從二者的内在聯繫上看,除了一些衣服器物和記末所述 衰裳縫製法等在當時爲人所共知、無須解釋以外,事實上後者都已包括在 前者之内而並無任何捨棄,因此,没有被《服傳》援引的經記之文,並不是撰 傳者有意識地加以删削,更不是對服喪範圍有所縮減。弄清楚《服傳》這個 撰作體例上的特點,就能明白它是和《喪服經》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說,它對 《喪服經》根本不存在删削的問題。

三、《服傳》撰作時代的探討

西漢簡本《喪服》單經、單傳的出土,不僅使我們看到漢代流傳本的真面目,而且對《喪服傳》撰作時代的考定,對經和記、經記和傳的發展關係的確認,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簡本單經有一不同於今本之處,值得注意。記文首句與十一章章首標有同樣的"·"符號,没有如今本的"記"字和其他標誌。《特牲饋食禮》、《燕禮》也有附經之記,簡本俱無"記"字,《特牲》首句祇有"○"符號,而《燕禮》則無任何符號。從這個發現中,可以斷定今本用以分别前經後記的"記"字為後人所臆加。由此可證《禮經》十二篇所附之記(《既夕·記》通貫《士喪》、《既夕》兩篇,嚴格地說,有附經之記的共計十三篇),不過把行文上不便插入正文的解釋性、補充性文句,在後人可以用雙行夾注或加括弧來處理,在它就安排在篇末作附録而已。因此,經和附經之記不應看作前後撰作的兩種書,而應作為同時同人撰作一書的兩個部分來看待。對這個問題的論證,詳見本書《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篇。

簡本單傳亦有與今本不同之處,篇名下無"子夏傳"題名。今本題"子夏傳",似本唐石經,而《經典釋文》無此題名。《隋書·經籍志》稱"子夏先傳之",而賈疏云:"傳曰者,不知何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子夏所為。"出以疑詞,故單疏亦無此三字。瞿中溶云:"石本原刻作《喪服經傳》,後磨改。"可見唐石經原刻亦無此題。《喪服》稱子夏傳雖始於唐人,但當時並無一致之説。簡本無此三字,解決了這個懸案,子夏撰傳之説不足信據。

單經、單傳合起來考察,很易看出一個重要事實:在西漢時經文(包括記)和傳文是各自單獨成書、分別流傳的。基於這個事實,可進一步推斷:一、考定《服傳》是離經(記)別行的單傳,亦即不是附經(記)撰傳,這對考查《服傳》撰作時代的上限,具有重要意義;二、《服傳》有若干章節見於《禮記》。《禮記》內容龐雜,要而言之,可分論政、論學、論禮三類,就論禮諸篇來說,實是《禮經》的傳記。《禮記》和《服傳》是屬於同類性質的著作,二者

之間顯然存在因襲關係;三、《服傳》和《禮記》絕大部分篇章一樣,無確實的撰者可考。

説《禮記》是《禮經》的傳記,突出地表現於下列諸篇,如《冠義》之於《士冠禮》,《昏義》之於《生昏禮》,《鄉飲酒義》之於《鄉飲酒禮》,《射義》之於《鄉射禮》、《大射儀》,《燕義》之於《燕禮》,《聘義》之於《聘禮》,《喪大記》、《奔喪》之於《士喪禮》、《既夕》,《喪服小記》、《雜記》、《間傳》、《大傳》、《三年問》以及《檀弓》、《喪服四制》等篇之於《喪服經》。這些篇章所題的記、傳、義是一個意思,即十七篇經義,它是爲解經所未明,補經所未備而撰作的。

為了確定《服傳》的撰作時代,自當從弄清楚它和《禮記》論禮諸篇的因襲關係入手。下面,把二者的某些章節相同或類似的部分,列表對照。

服 傳(字體改從今本)	禮記
(1)直經大鬲,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總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	經殺五分而去一。(《喪服小記》)
(2)苴杖竹也,削杖桐也,長各齊其心,皆下本。而杖者何也,爵也。無爵而杖者何也,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也,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也,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也,〔亦〕不能病也。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喪服小記》)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視,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問喪》) 杖者何也,爵也,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喪服四制》)
(3)[冠]繩纓,條屬[右縫]。	喪冠條屬,以别吉凶,三年之練冠, 亦條屬右縫。(《雜記上》)

服 傳(字體改從今本)	禮記
(4)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歡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脱 時。歡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脱 經帶。既虞,朝屏柱楣,寢有席,食疏 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 〔舍外寢,始食〕菜果,反素食,〔哭無 時〕。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説 經帶。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 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斬衰三日 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 米,莫一溢米。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 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間傳》) 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 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 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問喪》)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檀弓上》)
(5)父爲長子何以三年也,正體於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
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	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大傳》)
子三年,不繼祖也。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
	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喪服小
;	記》)
(6)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
尺,吉笄尺二寸。	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
	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檀弓上》)
(7)近臣君服斯服矣。	近臣君服斯服矣。(《養服小記》)
(8)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	—————————————————————————————————————

服 傳(字體改從今本)	禮 記
(9)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
〔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	喪者不祭故也。(《喪服小記》)
服其私親也。	
(10)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宫。(《内
有東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異居	則》)
而同財。	
(11)繼父同居者何以期也,傳曰,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
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	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
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	爲異居。(《喪服小記》)
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	
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	
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	
必當同居然後爲異居,未當同居〔則〕不	
爲異居。	
(12)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
	升十二升。(《間傳》)
(13)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何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
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	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
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	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
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	大者也,可無慎乎。(《大傳》)
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	
之大者也,可毋慎乎。	
(14)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	總麻十五升去其半 ,有事其縷無事
縷無事其布曰緦。	其布曰緦。(《閩傳》)
(15)妻之父母何以緦也,從服也。	傳曰,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
	(《服問》)

^	^	^	

服 傳(字體改從今本)	禮記	
(16)童子唯當室總,童子不當室則無總服〔也〕。	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 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問喪》)	
(17)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 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 事其布曰錫。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雜記上》)	
(18)惡笄者,櫛笄也。何以言子折 笄首而不言婦也,終之也。	齊衰惡笄以終喪。(《喪服小記》)	

表列十八條可分三類:第一類,文字完全相同,如(7)、(8)、(13)、(14) 四條,其為據原文援引,自無疑義;第二類,其義相同而文字有異,如(1)、(2)、(3)、(4)、(5)、(9)、(11)、(15)、(16)、(18)十條,有的删繁就簡,有的鋪陳演説,其為襲用其義而改撰其文是很明顯的:兩類均不必多加闡述。惟有第三類,義既有異,文亦不同,如(6)、(10)、(12)、(17)四條,可能各據舊義申説而致分歧。可是,究竟是什麼樣的分歧,祇有經過深入的探討,方能斷定是否屬於截然相反的異說。

下面,對此四條逐一審議。(6)喪中之總,易繒為布,覆裹髮髻,六寸八寸指垂於髻後的餘布。《檀弓》是説婦為姑服不杖期,《服傳》是説女子子未嫁為父服斬衰三年,相差一等,故餘布長短相差一級,推比其等差恰好吻合。此節應是《檀弓》佚文。(10)異宫即異居,《內則》所述是父子異宫,《服傳》所述是兄弟異居,有父子異宫才能有兄弟異居,所述之事雖異,其意義則同。而《服傳》所云"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更屬於從這個意義上的申說。(12)大小功布的升數問題,除《間傳》、《服傳》外,《喪服・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三文不同。服有正、降、義之分,降、義之名雖不見於《喪服經》,但降服表現在服之等差上,如女子子未嫁為父斬衰三年,已嫁降服不杖期,等等。而義服指諸侯為天子、庶人為國君等所謂"有君之義",而非宗族之親,故稱義服。然則服之有降、義,實際上存在於五服之中。服有正、降、義之不同,故用布之升數亦隨之而異。又服喪過程

是要逐漸遞減其服以至服滿規定時限,稱為變除。《喪服經》稱變為受,有 明文可據、《喪服・記》又有具體規定,如"齊衰四升有半,其冠七升,以其冠 爲受,受冠八升"。齊衰成服時,衰布用四升半,冠布七升;既葬受輕服,以 冠布爲衰布用七升,而冠布改用八升。所謂升者,指麻布幅廣二尺二寸的 經線之數,一升八十縷,七升布經線五百六十縷,八升布經線六百四十縷。 餘可類推。《喪服經》"大功布衰裳、牡麻絰、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 月者",即在三月既葬後受輕服,正服大功九升减服小功十一升,並改麻布 為葛布,以終九月的時限。《服傳》正是解釋此經,故曰"大功布九升,小功 布十一升",是據正服言之。《喪服·記》"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 一升",是兼據正服和義服言之。《間傳》大小功各分三等,是兼據正、降、義 三服言之。因此,三文所述之不同,不過是所據正、降、義之差别而已。 (17) 總和錫都是"十五升抽其半", 朝服用十五升布, 經線一千二百縷; 總、 錫减半爲七升半,經線六百縷,二者相同。其相異之處在:總是"有事其縷 無事其布",在成布以前加灰椎洗其縷使成熟潔白;錫是"無事其縷有事其 布",在成布以後加灰椎洗。《雜記》以爲錫是取緦布加灰椎洗,似爲既有事 其縷又有事其布了。其實不然。《雜記》對總布既無任何解釋,没有深究其 成布前如何椎洗,顯然這是由於行文不够周密所引起的差異,未必存在相 反之義。根據以上的審議,第三類的其義有異,不過或據全面言之或據局 部言之而形成不一致,有些僅屬不同等差上的分歧,經過推比而仍然符合 的。因此,實質上既非截然違異,就不應貿然斷爲不同師法的異說。

上文既證明三類十八條都屬於一書襲用另一書,那末,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問題是:究竟是《服傳》襲用《禮記》,還是《禮記》襲用《服傳》? 這在十八條本身上是找不到答案的,須從其他方面來考查。

第一、《喪服》經傳合編之今本,每條傳文上冠有"傳曰"二字,已考定為合編者所加。而有些傳文中間又有"傳曰"二字,計有六條,顯係《服傳》作者援引他書以釋經,注家稱之爲"舊傳"。查明此等舊傳的來源,就能知道它撰作時曾參考何書。

《服傳》援引六條舊傳中有:

一、齊衰杖期章傳:"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絶

族無施服,親者屬。""傳曰"下兩句與《大傳》同。見上表(8)。

二、不杖期章傳:"繼父同居者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稺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宫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傳曰"以下之文,與《喪服小記》所述,雖文有繁簡之殊而其義無異。見上表(11)。

還有一條,今本"傳曰"二字在傳文之首,注家没有注意,其實也是舊傳。

三、斬衰三年章經文"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下云:"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與《檀弓》不同,經推比其等差而知此是其篇佚文,故其義仍能吻合。見上表(6)。

以上三條所引舊傳均屬《禮記》之文,而《喪服小記》與《大傳》本是《喪服經》的傳記,《服傳》作者既援引《禮記》論禮諸篇有相同或文雖有異而義實相同的,顯然都是《服傳》襲用《禮記》而不是《禮記》襲用《服傳》,可證明它的撰作在《禮記》論禮諸篇成書之後。

第二,還應從《禮記》、《服傳》闡述經文原意有無違失上進行考察。

記、傳為解經而作,但在解經未明、補經未備中,可能存在與經意不甚符合之處。如果發現《服傳》解經而與經意相違反,就得考查這些違反經意之文與《禮記》論禮諸篇的解說具有何種關係。當然,在這裏不是要評判其異同的孰正孰誤,而僅僅是從異同的因襲關係中,檢驗《服傳》襲用《禮記》之文這個結論是否正確。

一、婦人用杖的問題。斬衰三年章"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 屨者",在下列服喪之人中,有"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子嫁反在父之室"等,均是婦人。婦人喪服與男子不同處,經補充章首云"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所異在首服,没有提及用杖與否,承上文則婦人亦用杖可知。我師曹元弼先生《禮經校釋》云:"杖是喪禮之大者,婦人果或不杖,經必明著之矣。齊衰期以杖不杖分輕重,三年之喪無有不杖者。不杖乃未成人之不備禮也。"在經文,這本來是没有疑義的。可是《服傳》云:"杖者何

也,爵也。無爵而杖者何也,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也,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也,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也,〔亦〕不能病也。"文與《喪服四制》略同,見上表(2)。以為凡婦人而非命婦,或非嫡婦為喪祭之主者,均不得用杖。顯然與經文原意相違反。在《禮記》裏,《喪大記》云"婦人皆杖",與經合。《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注: "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就是說父母死無子,使同姓代為喪主,代為喪主不得用杖,於是長女可以用杖。反過來說,有昆弟為喪主,女子子未嫁者不得用杖。這種說法顯然與經意不符。可見《服傳》是從記而違經的。

二、近臣的問題。斬衰三年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屦",衆臣是公卿大夫的私臣,本來包括在"臣為君"中。但私臣中有貴臣,君為之服總麻三月,衆臣賤於貴臣,其為君之服應有區别,故經作此不用絞帶菅屨而用布帶繩屨的補充規定。《服傳》云:"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區别貴臣與衆臣是符合經意的。但經無近臣,從衆臣中又分出近臣,並說近臣從服,完全出於《服傳》的補充。《喪服小記》云:"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税。"就是說君朝聘在外,親死而不及時知之,如聞喪而喪期未過,則依常禮服之;喪期已過,則為之稅服。稅服者,追服也。衆臣隨君在外,喪期未過則從君而服,已過則不必從君服稅服。惟有近臣(鄭注:"近臣,閱寺之屬也。")特賤,無論君服常服還是稅服,都要從君而服。《喪服經》所載均屬常禮,此節規定衆臣應有所降,故改用布帶繩履;而《小記》所述當係變禮,是後世議禮者强加分别而特製稅服,與經意不符。《服傳》勉强凑合,以致義不相蒙而文不相貫,又可見其往往不顧經意而唯記是從的。

三、為出母有服與否的問題。杖期章"出妻之子為母",子為被出之母服杖期,與父在為母同,不但有服,而且用杖。但《檀弓上》裹有兩節截然不同的記載,其一云:"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其二云:"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

則從而污。伋則安能! 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子思名伋,伯魚之子,孔子之孫。子上名白,子思之子。孔子譏伯魚逾期而哭出母,可證前者言出母服杖期;子思説"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則後者言出母無服。《喪服小記》云: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不喪出母爲歷代禮家所皆議,事之可信與否不足深究,在此祇要證明《檀弓》有此二説。《喪服經》列出母於杖期章,與不喪出母自孔氏始之説相矛盾。《服傳》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經文並無此義。《服傳》採用《喪服小記》之說來彌縫經記的牴牾,可見它信賴《禮記》是十分堅定的。

四、妾為其父母服不杖期的問題。不杖期章《服傳》云:"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體即所謂"夫妻一體"。妾不得與夫一體同尊,故不以己尊降其私親之服。以此例推之,公妻、大夫士妻與夫一體同尊,應該以己尊降其為父母之服於大功。但是不杖期章有"女子子適人者為父母"之條,當然包括公、大夫、士之妻在内,可見經文並無此義,《服傳》之說不可通。鄭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鄭玄已指出其違反經義。然而此傳亦有所根據,《雜記上》云:"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據《雜記》推比而創為此說,又《服傳》從記而違經之一證。

五、三年喪由期加隆的問題。《喪服經》對五服的時限(三年、一年、九月、五月、三月)是十分明確的。《士虞記》云:"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對三年之喪也絕不含糊。可是在《三年問》裏却出現"正服皆期"的説法:"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這是戰國時期主張短喪者企圖修改《喪服經》的理論。三年喪既是由期喪加隆起來的,那麼不要加隆就很自然地縮短到一年。《服傳》作者也深受其影響,在世父叔父條的傳裹提出:"然則爲昆弟之子何以亦期

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以至尊爲加尊,顯然是依據《三年 問》之義來修正經義。

上述五例都能證明這樣一個事實,凡《服傳》解經而違反經義,都是採 用了《禮記》論禮諸篇的説法來推演的。這樣,《服傳》襲用《禮記》之文,又 從它的從記違經上獲得進一步的證明。

根據上文兩個方面的對照和考查,可以作出這樣的結論:《服傳》在爲 了解釋、補充《喪服經》的未明、未備而撰作時,充分參考了《禮記》的《喪服 小記》、《大傳》、《雜記》、《喪大記》、《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檀 弓》、《喪服四制》等篇有關喪服的記載,有的援引其文,有的襲用其義,甚至 有些記文與經文有出入,又往往寧違經義,不背記説。由此可見,《服傳》是 在《禮記》的嚴重影響下寫出來的,是與《禮記》之義一貫相承的,因而它的 撰作出於《禮記》論禮諸篇成書之後是不言自明的了。《禮記》論禮諸篇寫 成書本的時候,就是《服傳》撰作時代的上限。

當然,考定《禮記》論禮諸篇何時撰作是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我在《略 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一文裏對二戴所輯《禮記》作了詳盡的 考查,就現存大戴所輯《禮記》三十九篇、小戴所輯《禮記》四十九篇,按其性 質分為論政、論學、論禮三類,把論政、論學諸篇和漢人滲入之作剔除,確切 評定屬於《禮經》的傳記計三十九篇。其中《檀弓》、《雜記》、《祭義》等述及 七十子後學的言行,可以推定,論禮諸篇成於魯康公、景公之際,也就是説 最遲不遲於周慎靚王時,即公元前三二○年前後

《服傳》撰作時代的上限考定如上,下面再研討下限問題。

簡甲、乙本出土於新莽時的墓葬,其文有很多衍字脱句,當屬未經禮家 精校的傳抄本,而它所據之本亦當在宣、元之際。陳夢家氏把它定作宣帝 甘露以後慶普所撰,是經過一番精心安排,表面上看頗有道理。然而這個 論斷是錯誤的。他作出這樣的結論,主要的根據不外以下兩點:其一,宣帝 甘露三年二月舉行石渠閣會議所寫成的《石渠議奏》,引有經"庶人爲國 君"、記"宗子孤爲殤";戴德撰《喪服變除》,引有經殤服若干條,這些都不見 於《服傳》,陳氏遂以爲此等經記之文已被《服傳》撰者所删削,從而判斷簡 甲、乙本爲删經删記之本而撰作"宜在甘露之後"。其二,根據《石渠議奏》、

《喪服變除》,大小戴、聞人通漢等人說解《喪服》之義與《服傳》有同有異,陳氏遂以爲《服傳》"不能出於后氏諸徒小戴、聞人之手","是二戴以外的家法",從而斷定簡甲、乙本"可能是慶普之學",而"删經與撰傳同時進行"的。關於前者,上文已反復證明,《服傳》單傳逐錄經記出於引述,單傳没有爲經"庶人爲國君"等條撰傳,無傳自無引述此等經記文的必要。何况,如第二章第十節所證,《服傳》爲舊君條撰傳而云"與民同",已明確承認有庶人爲國君之服;又如第十一節所證,《服傳》既在齊衰三月章爲宗子、宗子之母妻條撰傳稱"尊祖故敬宗",又爲大夫爲宗子條撰傳稱"不敢降",那麼對五服外的宗子殤服,決無抹殺正降之差而遽予廢除之理。可見《服傳》對此等之服,並無删削之意。删經之說既破,依據删經删記說提出的推論自無法成立。關於後者,陳氏的論證很不確切,聞人通漢、大小戴等人的《喪服》說解與《服傳》有同有異,祇能證明《服傳》不出彼等之手,而不能證明彼時不存在《服傳》其書,更何况《石渠議奏》明明引有《服傳》之文,如何可以把二者異說當作《服傳》成書在甘露以後的證據呢?

當然,《石渠議奏》、《喪服變除》等書久已亡佚,《通典》所引殘文是非常實貴的,應該加以研討來考定《服傳》撰作時代的佐證。但我研討此等記載的結果,與陳氏之說恰恰相反。

第一,《服傳》之文見於《石渠議奏》的有:1.《通典》卷八十一引"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當總線,既葬除之,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既葬除之",與《服傳》總衰章之"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同。2.《通典》卷九十六引"戴聖亦云,大宗不可絶"云云,與《服傳》不杖期章"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同。3.《通典》卷八十九引"又問,夫死,妻釋子幼,與之適人"云云,與《服傳》不杖期章"傳曰,夫死,妻釋之幼,與之適人"云云同。據此可證彼時聞人通漢等人參加石渠閣會議,所論縱有不同,而議論中都曾援引其文,足見彼等都見過《服傳》其書。

第二,關於石渠閣會議,《漢書·宣帝紀》云:"甘露三年二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本來爲了統一《五經》解説的分歧。會議參加者所論《喪服》之義與《服傳》相違異者有下列諸條:

一、《服傳》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也,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嫡子不得後大宗。"此傳説明:一是大宗不可絕,大宗無後,必須以小宗支子為後。二是小宗的嫡子不得為大宗之後。界劃清楚,並無漏洞。但在會議上偏偏提出"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絶父祀以後大宗不"的問題。這祇能説是個假設,事實上大宗一族包括四小宗,不可能没有庶子(嫡妻所生第二子以下和庶妾所生之子)。討論中,《通典》卷九十六引"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絶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可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聞人"大宗可絕"之説固然違反宗法制度的總原則,成了往後禮家的攻擊對象;而戴聖"絶父以後大宗"之説,也不符合宗法之制。他們的議論都無實際意義,似乎故意對《服傳》作不必要的非難。

二、《服傳》總衰章:"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 〔以〕時接見乎天子。"凡諸侯為天子、臣為君等所謂"義服",都存在一定的 主奴關係。諸侯之大夫於天子本屬無服,惟時接見於天子者服總衰。時接 見者,當如《説文》訓"妾"字所云"有罪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之義,非一 般的晋見。《通典》卷八十一引:"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大夫之臣為國君服 何? 戴聖對曰: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為國君也。聞人通漢對曰:大夫 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為國君也。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 侯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不?聖對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 侯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不?聖對曰:諸侯大夫臣無接見諸侯義,諸侯 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不得為接見;至於大夫有年獻於君,君不見,亦非 接見也。侍郎臣臨,待韶聞人通漢等皆以為有接見義。"聞人通漢、梁丘臨 都未理解"時接見"之義,其曲解《服傳》至為明顯。

三、《服傳》杖期章:"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又:"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何以〔期〕也, 貴終也。"經本是兩條,故其義不同:一是被出之母,《服傳》祇補充(一)為外祖母無服,(二)子為父後者則無服,於本經無傳;二是父卒復嫁之繼母,父 卒為母本服齊衰三年,因再嫁而降在杖期;子從母適人,故復嫁之母為子報服杖期。《服傳》衹解報服之義,於本經亦無傳。義本甚明,而石渠閣會議上却引起了爭議。《通典》卷八十九引:"問,父卒母嫁為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為父後則不服。韋玄成以為父殁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為無義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為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又問,夫死,妻釋子幼,與之適人,子後何服?韋玄成對:與出妻子同服周。或議以為子無絕母,應三年。"蕭望之為父後者無服之說是移出母條於父卒母嫁條來議論的,韋玄成不制服之說又是撇開子從母報來議論的,或議是反駁韋說但無依據,三者都是議論父卒母嫁條而又與出母條相混淆。看來石渠閣討論時與經尚有不合,而對《服傳》則都採取無視的態度。

四、《服傳》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不言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服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子、女子子無主者為父母之服不在不杖期章,故曰"唯子不報"。本來很易理解,而戴聖忽生異議,《通典》卷九十九引:"經云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何? 戴聖以為唯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為文。唯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宣帝制曰:為父母周是也。"不引世父母等,顯係着眼於議論女子子不報上。此等本是期服,大夫之子從其父降其旁親,女子子未嫁或被出歸宗降大功,已嫁降小功,已嫁而無祭主與被出歸宗同,亦在大功。但為大夫妻者與己同尊,不在降旁親之列,故仍服不杖期。而女子子為父,已嫁服不杖期;未嫁或被出歸宗或無祭主均服斬衰三年,故言不報。石渠會議從戴聖説以為猶斷周,則服報服而非不報了。可見戴聖由於無視《服傳》之義,遂至與經義相違反。

五、《服傳》齊衰三月章:"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戴聖、蕭望之對此都有不同解釋,《通典》卷九十引"戴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絶其祿位,使其

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子爲文。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爲文。宣帝制曰:以在,故言長子。"宣帝從《服傳》未去之説,正好反證戴、蕭之無視《服傳》。

根據上文的對勘,可以看出:(一)石渠閣會議的參加者都曾見到《服傳》,足見其書久已流傳,決非甘露以後慶普所撰。(二)后蒼弟子聞人通漢、戴德、戴聖以及其他習《禮》經師如蕭望之、韋玄成、梁丘臨等解説《喪服》經、記均不同於《服傳》,無疑《服傳》不是彼等所撰。(三)聞人等人既對《服傳》處處持異議,當時官學重師法,不能與立學的師説有明顯違異,可藉以證明《服傳》亦非后蒼所撰。據此而論,漢武帝所立五經博士中的《禮》博士即是后氏,而西漢《禮經》的傳授,至后蒼始有撰述,《服傳》既證非后蒼師弟及並時習《禮》經師所撰作,那末它的撰作時代的下限自應提到武帝以前。(四)從聞人等人對《服傳》抱無視、曲解、非難的態度中,可推斷它實是彼等對立學派之作。漢初今文《禮》祇有一家之學,今文經師所歧視的祇有景、武間出土的古文《禮》,《服傳》既為今文經師所非難,就應該探索它的今古文問題。

后蓍及其弟子都是今文經師,他們所持有的經本即是高堂生所傳的今文本。武威出土的漢簡,其中《士相見禮》、《特牲饋食禮》等六篇和《喪服》單經丙本,我考定為古文或本,就是以今文讀古文並在隸寫時滲入了部分今文異字的古文之本。而《服傳》是今文本還是古文本,是個需要認真探討的問題。陳夢家氏説:"《喪服》經傳,鄭玄注中不叠今古文,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確是值得注意。陳氏定《服傳》為慶普所撰,他提出要注意這個問題,雖未作任何判斷,但其用意很明白,就是《喪服》經傳没有古文本而祇有今文本。可是,他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是錯誤的。說他不確切,因為《喪服經》中明明鄭注叠有一條今古文異文,經的部分是有古文本的;傳的部分鄭注中雖不叠今古文,也曾提到古文義;視而不見,其説遂陷於偏頗。說他是錯誤的,因為經過縝密考察,恰恰相反,《服傳》没有今文本而祇有古文本。

《喪服經》杖期章:"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疏屨期者。"鄭注:"今文無冠布纓。"徐養原《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云:"按《喪服》一篇古今文

不同者,惟齊衰期章冠布纓三字古有今無爲異,至傳則更無一字異同何也? 疑傳非古今兼有者也,但不知其爲古文乎爲今文乎?"徐氏就今本而論,故 作此依違兩可之説,但他提出"傳非古今兼有",誠爲卓識!今得漢簡《服 傳》單傳甲、乙本相證,可以確認傳的部分祇有古文本,試舉其證:

第一,《喪服經》齊衰三年章、齊衰杖期章章首,古文本均有"冠布纓"句,今文本則三年章有"冠布纓"句而期章無此句。《服傳》引述二章章首均有此句,與古文本同。其爲二章撰傳,前者云"冠者沽功也",後者云"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經各視其冠"。乃總解各章冠布不同升數之義。據此而論,其爲古文之本,不是一清二楚嗎?

第二,成人大功章章首"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鄭注:"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此雖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內喪也。古文依此禮也。"阮元《校勘記》云:"毛本脱下六字,徐本、《集釋》俱有;《通解》、楊氏俱無。戴校《集釋》云:古文下當有訛脱。"徐養原《疏證》云:"按下經'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然則所謂古文依此禮者,正指此傳而言,謂古文 説尊同得服親服,乃依諸侯外喪禮也。"徐説是也,但欠顯豁,須加申説。天子諸侯以尊絶旁期,無旁親期功服,大功章祇是大夫士之禮,大夫士三月而葬,葬後受輕服,故章首云"三月受以小功衰"。但此章中有"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條,在彼國自是七月而葬,葬後受輕服。國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條,在彼國自是七月而葬,葬後受輕服。國君爲姑姊妹女子子無論未嫁已嫁俱屬無服,但嫁於國君者與己同尊,應爲制外喪之服,用常禮已嫁降爲大功,且亦三月受輕服,故列於大功章。鄭注所謂古文,不是説文字上有古今之異,而是指此傳"尊同則得服其親服"之釋爲古文義。鄭氏既指此傳爲古文,而全傳注中又無一條叠見古今之異,則《服傳》祇有古文本而無今文本,自屬灼然可見。

第三,《服傳》斬衰章:"冠六升,外縪,段而勿灰,衰三升。"鄭注:"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賈疏:"鄭注《儀禮》之時,古今二禮并觀,今此注而云今之禮,則今古禮皆作升字,俗誤已行久矣。"鄭注云"今之禮皆以登爲升",則今文布縷升數字本作

登,俗誤作升,使今古不别;而其義則作登為善,故云當為登。可見今文俗誤作升,而《服傳》作升自是古文本,故鄭氏補出今文之義而注之之法與諸注不同。

第四,用鄭玄十七篇注中所叠古今文異字來核校《服傳》甲、乙本之文, 恰恰證明其爲古文本。

- 1.《服傳》甲、乙本(單經丙本同)期年字皆作基,《士虞·記》"朞而小祥",鄭注:"古文朞皆爲基。"甲、乙本用古文。
- 2.《服傳》斬衰章"既虞贊楄柱麋",今本作"翦屏柱楣"。"翦屏"實誤, 賴簡本存真,説詳《〈禮〉漢簡異文釋》。楣、麋乃今古文之異。楣與眉聲同 通假,《説文・木部》:"桴,眉棟也。"段注:"許之眉棟即《禮經》之楣。"《土冠 禮》加冠節"眉壽萬年",鄭注:"古文眉作麋"。甲、乙本用古文。
- 3. 又"布總曆笄矬衰三年",單經丙本曆作晋,隸寫形體稍異,從丙本。 今本作箭,《大射儀》射日陳燕具席位節"綴諸箭",鄭注:"古文箭作晉"。 甲、乙本用古文。
- 4.《服傳》杖期章"至尊在,不敢信其私尊也"(乙本"信"作"降",顯係寫誤),今本信作伸。《士相見禮》侍坐於君子之法節"君子欠伸",鄭注:"古文伸作信"。甲本用古文。
- 5.《服傳》不杖期章"夫妻辨合也",今本辨作胖。《周禮·媒氏》鄭注引《喪服傳》、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引《喪服傳》均作判,宋本《釋本》辟合作胖合,判、胖音義俱同,當從宋本。簡本《少牢饋食禮》"司馬升羊右辨",今本辨作胖,鄭注:"古文胖皆作辯"。辨與辯通,《喪服四制·釋文》云"辨又作辯"是也。《士虞·記》"明日以其班祔",鄭注:"班,次也。古文班或爲辨,辨姓氏或然。今文作胖。"是作判作胖爲今文。作班爲古文,作辨(辯)爲古文或字。甲、乙本用古文。
- 6.《服傳》不杖期章"與婦之事咎姑等",又"婦爲咎姑何以基也",總麻章"咎何以總也"、"咎之子何以總也",今本咎皆作舅。《士昏禮》婦見舅姑節"贊見婦於舅姑",鄭注:"古文舅皆作咎"。甲、乙本用古文。

從上述諸條考辨來看,《服傳》有這麽多的古文異字,而鄭玄在《士冠》、《士昏》、《大射》、《士虞》等篇的注裏均叠見此等古今文之異,在《喪服傳》注

裹則絕不提及。對此種矛盾現象,祇能作這樣的解釋:鄭氏所據即是與簡甲、乙本出於同源之本而別無今文之本;並且他深知今文經師所持十七篇《禮經》中没有《服傳》其書,所以在注《服傳》時祇稱"古文依此禮"、"今之禮"云云,而用不到叠見古文某作某、今文某作某。至於今本之用今文字者,今文多同於當時通用字,如咎之作舅、信之作伸,都是後人據通用字校改的(《白虎通義》引《服傳》已作"舅姑",可證)。

論定了《服傳》祇有古文本,然後才能理解石渠會議上聞人通漢、戴聖等對《服傳》所採取的態度,他們都是今文經師,所持有的今文經無《服傳》,故對古文《服傳》加以非難,甚至公然曲解其義,或者無視其存在而别作解釋。

《服傳》祇有古文本,當然不是西漢人之作,它的撰作在秦火之前。唐人《喪服》子夏傳之説不可信,撰人已無法查考。《士喪》、《既夕》、《士虞》、《喪服經》四篇,我在《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裏已論定爲魯哀公命孺悲所書,《服傳》是《喪服經》的傳記,又是在七十子後學所撰《禮記》論禮諸篇的嚴重影響下撰作的,它也屬於齊魯之學是没有疑問的。

到此,對《服傳》的撰作時代可以作出最後的結論:其上限在《禮記》論禮諸篇成書以後,即周慎靚王以後(公元前 315 年),其下限在秦始皇帝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 年)焚書以前。其時儒生經傳已不被重視,成書後傳習者少,流傳不廣,故漢初秦博士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尚不知有《服傳》其書,因而没有被隸寫成十七篇那樣的今文本。景、武間古文"禮"、"記"同出,《服傳》可能也是在此時被發現而同時被隸定的。

四、《喪服》經傳合編出於馬融說

漢簡丙本《喪服》是單經,甲、乙本《服傳》已證明爲單傳,分别流傳,並 未相合。然則一千七百多年來爲鄭玄所注、諸家所釋的經傳合編之本,究 竟出於何人之手?

《服傳》是單傳古文本,在西漢今文立學之時,如上章所論證,一直受后

蒼師弟的排斥,當時很少被人徵引。漢簡丙本單經既是别行之本,當時《喪 服》必有别行之學,當考查何人傳授。《漢書·夏侯勝傳》云:"夏侯勝字長 公,少孤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説災異。後事藺 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説《禮服》。"案勝即《尚 書》大夏侯學的創始人,《儒林傳》謂"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 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藺卿,藺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 建,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又贊云:"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 書》。"夏侯勝是《尚書》博士而兼傳《禮服》,其時在昭、宣之世,不知其《禮 服》之學受自何師?顏師古注:"《禮》之《喪服》也。"顯然即是離十七篇别行 的《喪服》單經。又《蕭望之傳》云:"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 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 從夏侯勝受《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蕭望之是《齊詩》博士,《儒 林傳》謂:"諸齊以《詩》顯貴,皆(轅)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 明。""后蒼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授翼奉、 蕭望之、匡衡。"他的《齊詩》專經受自后蒼,又兼說《禮服》則受自夏侯勝。 石渠閣會議時以太子太傅平奏其議,《通典》所引《石渠議奏》尚保存"蕭太 傅曰"兩條都屬《喪服》之義,當本夏侯勝之説。勝、望之都習《禮服》而未通 《禮》全經。此在宣帝末年,以後這《喪服》别行之學不知授於何人。由此可 見:一、夏侯勝、蕭望之的《禮服》不屬於高堂生五傳至二戴的今文禮學系 統;二、《喪服》在西漢有别行之學。陳夢家氏以爲"后氏禮學有三部分,一 為東海孟卿之學,一為魯徐氏禮容之學,一為夏侯勝禮服之學"。據史書記 載,徐生之容與后氏之禮根本不同,《漢書·儒林傳》顔注引蘇林云:"爲此 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豈可混爲一 談!

夏侯勝傳經與后蒼絕無師承關係,《漢書》記述甚爲明確。可見徐氏容禮、夏侯氏禮服不可能包括在后禮之中。

武威出土的元、成之際傳抄丙本單經是古文或本,既非后蒼今文官學之本,看來即是昭、宣之世夏侯勝、蕭望之傳授的《喪服經》别行之學;别行單傳係古文本,西漢無傳人可考;如上文所論證,史書記載、出土實物都證

明河平以前經傳各自别行,尚未合編。

劉向校理中秘書,《漢書·劉向傳》云:"成帝即位,上方精於《詩》、《書》,觀〔覽〕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是在成帝之世。又云:"(宣帝甘露三年)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更生年少於(蕭)望之、(周)堪,然二人重之。"劉向受《穀梁》與戴聖參加石渠閣會議同時,到他領校中秘書,相距不過二十年左右,二戴編有篇次的十七篇今文經本和所輯《禮記》,未必能人秘府,因此劉向所編篇次,顯然不是在二戴篇次的基礎上斟酌的。劉向編《喪服》第十一,不言經傳,也用單經之本。他校定十七篇不知所據何本,如果東漢馬融、鄭玄所據之本即用劉本,那末劉向校定的也是古今文錯雜並用之本,與漢簡本基本上是一致的。①古文《服傳》究竟在二百四篇古記中抑在三十九篇逸禮中,無法考查,當以前者的可能性較大。這樣說來,《喪服》經傳合編不可能出於劉向之手。

《後漢書·孝章帝紀》云:"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减省,至(明帝)永平元年,長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當時與會諸儒有魏應、李育、淳于恭、楊終、賈逵、魯恭、丁鴻、桓郁、樓望、劉羨等,其中無一禮家。據《後漢書·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集其事",又《儒林傳上》作"顧命史臣著爲《通義》",而班固"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不是經學儒生,不過史臣擅文詞,命他記錄其事而已。今本《白虎通德論》署"班固纂集",正是據諸儒議奏輯錄,不致有師法門户之見的。《白虎通德論》卷八《宗族》篇引"《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卷九《嫁娶》篇引"《禮服經》曰貴臣貴妾",卷十《喪服》篇引"《喪服經》曰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均見於丙本單經。或稱《喪服經》,或稱《禮服經》,無論用十七篇經本或者用别行之本,都祇能證明諸儒援引的是單經。《白虎通德論》卷六《王者不臣》篇引"始封之君不臣諸

① 説詳《〈禮〉漢簡異文釋》。

父昆弟何,不忍以己一日之功德加於諸父昆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子孫盡臣之。"①首句和"《禮服傳》曰"云云兩句俱見《服傳》,而諸父下尚有"而臣昆弟"四字,孫下無"盡"字,臣下尚有"諸父昆弟"四字而無"之"字。卷七《三綱六紀》篇引"傳曰夫婦辨合也",見於《服傳》。卷八《姓名》篇引"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父名之於祖廟",見於《服傳》而無"於祖廟"三字。卷九《嫁娶》篇引"《禮服傳》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同也",見於《服傳》而"舅"作"咎","同"作"等",無"也"字。字雖有異同,其據單傳則無疑。《白虎通德論》所引《喪服經》與《禮服傳》,截然分别,不相混淆,一以證後漢章帝時經傳尚未合編,二以證《服傳》仍然單行。同時對劉向校理時並未將經傳合編補充了一個有力的旁證。

陳夢家氏提出了鄭玄合編《喪服》經傳之説,"或者開始由鄭玄才附入了傳"。又說:"我們所以推測鄭玄可能是以《服傳》之傳分繫於經記本之下者,根據以下兩條注文。今本'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昆弟'及'皆爲'云云(凡加旁點者)是簡所無之經文,鄭注在傳文後'皆爲'經文前注云:'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此謂鄭玄以前的舊讀,是將經文'昆弟'二字聯下句'皆爲其從父'而讀的(此讀合乎文法,是正確的),故簡本作傳者不爲'昆弟'二字作傳而並以下'皆爲其從父'經句而删之。今鄭氏以爲'昆弟'二字應提至'爲母妻'之下,因他認爲傳文'爲母妻'中之壓降之義,可以蒙'昆弟'。又今本經文'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下有傳文,簡亦同。鄭氏于庶子下注云:'下

①《白虎通德論》此下尚有"《禮服傳》曰子得爲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等語。陳立《疏證》云:"今《喪服傳》無此文,著逸禮也。"日本武内義雄以爲"《大戴》佚篇"。均屬無證臆説,不具論。其實這是白虎會議諸儒不理解《喪服》經傳此條的宗法之義,用王者所臣所不臣的意義來作解釋,以爲《服傳》既說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同時也具可以臣其子的意思,所以引《江漢》詩始封之文王臣其子召公來證明其説。可見又稱"《禮服傳》曰子得爲父臣"云云,不是別引《服傳》原文,而是據上引之文衍述其餘義而已。

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又姑姊妹下鄭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簡本不爲此前兩句經文('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作傳而删其經,然於'大夫之妾'兩句經文,則存而併爲之傳,故知舊讀乃指同于簡本的句讀。由此可知《服傳》本的作者在編定時,對于若干經句有他上下屬的讀法;鄭本編綴時,將《服傳》的傳文插入于全經本中因異讀而引起了一些差異。這些現象,正説明了先有删定的《服傳》本而後有鄭本、今本,而鄭玄可能是最先作此安排的人。"①

陳氏從鄭注兩舊讀入手來解決經傳合編出於誰手的問題,這樣做是對的。他說"舊讀乃指同于簡本的句讀",似乎也無可非議。然而他没有深入探討舊讀的意義與經文是否相合,又狃於删經之說,對於因《服傳》是單傳纔有可能與單經合編這個事實,始終没有正視,僅僅從表面上進行牽扯凑合,輕率地作出鄭玄合編的結論,那是十分錯誤的。我也從兩舊讀上追索,發現舊讀是由單傳與單經合編所引起的,它不特與經意相違失,而且也不符合傳文之意。鄭玄反對舊讀,足以證明經傳合編在鄭氏之前。對此,分條辨析如下:

第一,單經丙本:"〔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中字為丙本爛缺而補以甲、乙本或今本所作者,下同。)就單經而論,每章下所列各條依次連寫,未加句讀,不存在舊讀問題。單傳甲、乙本:"公之庶兄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何以大功也先君之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就單傳而論,從所引經文上看,它為前條撰傳而不為後條撰傳,為前條撰傳又把重點放在闡述二庶為生母降服之義上,没有涉及昆弟二字屬下讀將作何解的問題,事實上也不存在舊讀問題。祇有經傳合編者將單傳分條插入經文之下,才會出現兩條怎樣分拆,即兩句怎樣斷句的問題。鄭玄所稱舊讀,就是指"昆弟"二字屬下讀。他認為此讀有誤;"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壓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根據傳義判斷不當在"妻"字斷句。

① 《武威漢簡》第33頁。

既然鄭玄指出舊讀義不可通而加以移易,既然他看到的書本是"昆弟"與"皆為"云云連讀,那末他所據以撰注並提出指責的,顯然不是單經、單傳而是別一經傳合編之本。舊讀問題起於經傳合編,合編不出鄭手是不言自明的。

舊讀"妻"字斷句倒很可能根據《服傳》而定的。但它把《服傳》的意思 領會錯了。《服傳》主要闡述以尊壓降之義,上二句解釋"公之庶昆弟"所以 父卒而不得爲生母伸其齊衰三年之本服,因爲已死之君的餘尊尚在,不許 為賤妾之服超過大功,故其子為生母應壓降二等。下二句解釋"大夫之庶 子"所以父在而不得爲生母伸其杖期之本服,因爲大夫以尊降其爲妾之服, 妾生之子不得不從大夫而壓降爲其生母一等。重在解釋爲生母之服,本來 引經至"母"字而其義已明,祇因《喪服》多"母妻"連文,如"宗子之母妻"、 "舊君之母妻"等而連帶引述了"妻"字。傳不解釋壓降昆弟本服不杖期為 大功,自不必引述"昆弟"二字。顯然這不是把二字删去,更不是屬下讀的 意思。妻、昆弟俱在壓降之列,鄭玄所稱宜蒙,就是妻既蒙此傳,則昆弟亦 "宜蒙此傳"。從《喪服》全篇文例來衡量,這說法是對的。如果依舊在"妻" 字斷句,"昆弟"二字祇能屬下讀而成"昆弟皆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我 師曹元弼先生《禮經校釋》云:"若'昆弟'屬下,成何文理!"凡《喪服》各條言 某為某者,二者都表示宗族關係或臣屬關係的一定稱謂,必是雙方對稱的, 如"父爲長子"、"妻爲夫"、"諸侯爲天子"等;亦有單稱一方的,如"父",當然 是子(不分嫡庶)為父,"為衆子",當然是父為嫡長子一人以外的庶子,這些 稱謂含義明確,不致被人誤解;至於昆弟、從父昆弟,在服制上彼此稱謂相 同,毋庸更言昆弟爲昆弟、從父昆弟爲從父昆弟,故此條作"皆爲從父昆弟 之為大夫者"。昆弟與從父昆弟不相對稱,死者是自己的從父昆弟,自己也 定是死者的從父昆弟,怎麽會有昆弟為從父昆弟這種稱謂呢? 實是不成文 理! 這一點鄭玄没有指出,因為按理不會有人這樣理解而不必預為申辯 的。然而陳氏竟然引作"昆弟皆爲其從父"! 首先是斷句已誤,《喪服》對父 與母喪期不同,故需分列;世父世母、叔父叔母等喪期相同,全經都稱世父 母、叔父母或世叔父母,無單稱世父、叔父的。(殤大功章有"叔父之長殤中 殤",緦麻章有"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因世母、叔母不可能有殤服,故此等

服單稱叔父。)更因從母指母之姊妹,故世叔父母絕無稱從父母的;單稱從父祇用於從父昆弟、從父姊妹等。退一步講,縱然這是特例而稱從父,從父即世叔父,死者是自己的世父或叔父,自己也定是死者的昆弟之子,"昆弟皆為其從父",不通之尤甚者,陳氏還說"此讀合乎文法",不知這是什麼文法!總之,由於陳氏無視《喪服》文例,以致所在皆誤。其實,祇要"昆弟"二字屬上讀,此條就很易理解,所謂"皆為"云云,即是為士之從父昆弟為大夫之從父昆弟服大功而已。

第二,單經丙本:"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 [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就單經而論,亦不存在舊讀問題。單傳甲、乙本引 述經文與單經同,下接所撰之傳云:"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 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鄭玄於經"庶子"下注云;"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為此也。" 又於經"姑姊妹"下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又於傳文下注云:"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即實為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下言"云云廿一字今本誤人正文,依胡氏《正義》改訂為注文,甲、乙本無此廿一字,足見胡氏改訂是也。)《服傳》與舊讀同。鄭注破舊讀之誤,又說傳文爛脱,可見其未見《服傳》。三注文皆重起,不相銜接,又可見其據經傳合編本以分條撰注的。舊讀問題起於經傳合編,合編不出鄭手在此又得到充分的證明。

鄭玄指出:此經當分"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兩條,不應如舊讀所釋,此是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君之女子子已嫁者和成人而未嫁者三人之服,又為己之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等私親之服。鄭氏這一辨析是正確的。但説傳文"文爛在下"云云,據西漢簡本與今本相同,則其説不確。其實,經文二"爲"字界劃甚明,不可能引起舊讀那樣的誤解。可見所謂舊讀問題,不僅傳文的移下或移上,更爲重要的在於指斥某人注解的錯誤。因此,祇有查明舊讀的具體內容,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從舊讀問題的考查中,證明鄭玄所據之本已屬經傳合編,那末經傳合編必在章帝建初四年白虎觀會議以後、鄭玄撰注以前。

上文既已探明舊讀爲經傳合編所引起,下面應該進一步追索"舊讀"究竟是誰的"讀"。在"公之庶昆弟"云云條下,賈公彦疏云:"言舊讀,謂鄭君以前馬融之等以'昆弟'二字抽之在傳下,今皆易之在上。"在"大夫之妾"云云條下,賈疏又云:"此馬融之輩舊讀如此,鄭以此爲非,故此下注破之也。"唐時馬融之注尚存,賈氏必核校而言之如此。馬注今已亡佚,但在《通典》引文中還有部分保存,可以覆案。《通典》卷九十一引"公之庶昆弟"云云夾注:"馬融曰:庶者,諸侯異母兄弟也。庶子,大夫妾子也。諸侯貴妾子,父在爲母周,父殁申服三年;大夫貴妾子,父在爲母周,賤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從大夫而降也。"鄭注但言妾子,不分貴妾賤妾,雖與馬義不同,没有涉及昆弟,尚不足據以確定馬義即是舊讀。又引"大夫之妾"云云夾注:"馬融曰: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同服。"原來鄭注幾乎一字不易地援引了馬融之注,可見他所指斥的"舊讀"即是馬融之讀,所以賈公彦直指馬融之輩。在經傳合編時才會產生句讀問題,舊讀是馬融的讀,無疑的合編出於馬融之手。

爲别行《喪服》作注,就今所知,始於馬融。《隋書·經籍志》列:"《喪服經傳》一卷,馬融注。《喪服經傳》一卷,鄭玄注。《喪服經傳》一卷,王肅注。"《經典釋文·序錄》云:"鄭玄注《儀禮》十七卷,馬融、王肅、孔倫"云云,自注云:"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據《隋志》,馬融是第一個注《喪服》的人,書名標明《喪服經傳》,與劉向《别錄》但著《喪服》二字迥然不同,亦是馬融合編經傳的有力證據。

《後漢書·馬融列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早年未從博士官學受經。《世説新語·文學》篇劉孝標注引馬融《自叙》云"少而好問,學無常師",祇求通習經傳,對今古兩派未必有所從違。本傳又云:"(永初)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這是初次入東觀校書,在三十至四十歲之間。又云:"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免

官, 髡徙朔方。自刺不殊, 得赦還, 復拜議郎, 重在東觀著述。"這是二次入東觀, 年已六十多歲。兩次入皇家藏書之所, 自能看到各種今古文的"中書"原本。《喪服經》有古今二本, 《服傳》祇有古文本, 用中書原本核對民間流傳的"外書"來校成定本, 他既具備了此等有利條件; 對今古文無所偏倚, 把不同家法系統的單經、單傳合編成《喪服經傳》, 這個任務由他來完成也最為合適。又云: "但著《三傳異同説》, 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没有提到《喪服》,先編注《喪服經傳》,故其書别行; 後遍注《三禮》,自當包括在內, 故本傳不必另列。又云: "年八十八, 延熹九年卒于家。"逆推其生年為章帝建初四年, "重在東觀著述", 著書當在六十多歲時, 即桓帝初年二次人東觀以後; 但《喪服注》别行在前, 應是中年之作。鄭玄著書在被禁錮以後, 即靈帝熹平、光和之際。馬、鄭兩家《喪服》之注的撰作, 相距約三十餘年。馬融合編經傳並撰注以後, 單經、單傳以無傳人而亡佚, 鄭玄未見單傳本是不足為怪的。

馬融怎樣合編《喪服經傳》?由於西漢單經、單傳的出土,與今行合編本參照觀察,就使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易於接近事實。合編必據單經作底本,除了單傳全文引述十一章章首和若干補充章首因重複而完全摒棄,以及未曾撰傳的七十餘條經記之文保存原樣以外,將所有傳文按單經分條逐一插人,繫於經記文之下,每條傳文上加"傳曰"二字以區分上經下傳。各條傳文縱有繁簡之殊,而處理起來也不出下列二例。其一,有些傳文因自身能表達經意而没有引述經文的,把傳文插入即可,如:

單經丙本:"世父母叔父母。"

單傳甲、乙本:"世父叔父何以基也,與尊者一體也。……世母叔母何以〔亦〕基也,以名服也。"

今行合編本:"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

其二,有些傳文因撰傳需要而引述了經文的,傳文插入時嫌於重複,就 得省去所引之文,如:

單經丙本:"父在爲母。"

單傳甲、乙本:"父在爲母何以基也,誳也。至尊在,不敢信其私尊也。

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今行合編本:"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下文同上)"

看起來合編是很簡單的。然而,單傳與單經在撰作體例上有所不同, 二者合一,難免發生窒礙,例如有的在分合上安排不够妥貼,不杖期章前有 "世父母叔父母"條後有"昆弟之子"條和"夫之昆弟之子"條,《服傳》彙合三 條在前條撰傳以包括後兩條,而合編時因分列三處,硬拆末二句移屬後兩 條,便與傳義有出入了。又例如有的由於編者對經傳之義研討不深,對傳 例又不甚注意,以致斷句上發生偏差,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 母妻昆弟"條,誤將"昆弟"屬下讀,自陷於昆弟皆為其從父昆弟云云的謬 妄。這些已在上文中一一辨正,在此再次提出,不過藉以指明,因合編草率 從事,既影響了所撰注文的精確程度,又遺留下不少漏洞,造成歷代禮家的 長期聚訟。直到今天重又獲見西漢單經、單傳之本,才得知其原委而使這 些問題得以解決。

經過以上四個方面問題的探討,我們可以弄清楚這樣幾點:

- (一)《服傳》是《喪服》的單傳,從體裁上講,它不是逐章逐節、全經無缺的疏解,而是有所側重、但無遺漏的自成體系之作。
- (二)它是在《禮記》論禮諸篇的强烈影響下撰作的,其時在秦火前夕,儒生經傳已不受重視,成書後傳習者少,流傳不廣,故漢初無今文之本。
- (三)景、武間與古文經記同出,祇有古文隸寫本單行别傳,又受今文經師的排斥和非難,其學不顯,無傳人可考。
- (四)東漢時仍單傳别行,曾為《白虎通德論》所徵引,馬融初入東觀典校秘書時,把它與單經合編,成《喪服經傳》一卷,並撰注單行,晚年撰《三禮》全注,合於十七篇中,以後鄭玄等相繼撰注,鄭本流傳至今。唐人始有"子夏撰傳"之説,故今本仍題"子夏傳",早就引起人們懷疑,今得西漢簡本無此題,足證唐人説之謬妄。

(原載《文史》第二十四、二十五輯,中華書局 1985 年)

從漢初今文經的形成說到 兩漢今文《禮》的傳授

《禮經》在兩漢祇有今文學。今文《禮》立於學官較《易》、《書》諸經爲晚,立學前的傳授源流,禮家述說尚有分歧;立學後的分爲三家,史書記載又多失實。這是需要認真考證的。然而,探索今文諸經傳授有個前提,就是先要弄清楚漢初今文經是怎樣形成的。對於這個問題,過去學者們似乎没有感到有進行討論的必要,但要是提出來詢問,可能又都作不出明確的答案。而今文《禮》由於傳習者十分落寞,這方面更加不容易講明白。因此,在全面探討漢初怎樣形成今文經的基礎上,進而考查今文《禮》的傳授源流,對兩漢經學發展的研討,無疑是很有裨益的。

兩漢經學所謂今文、古文,最初祇是指用不同書體繕寫的經文書本:前者是漢隸書本,後者是六國文字書本。由於出現了六國文字繕寫的經文書本,人們不易辨認,混稱之爲古文;與古文相對而言,才有把已經流傳了的漢隸書本稱之爲今文(如《史記·儒林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這種古文經本,本來就是秦始皇爲"書同文字"而發動焚書事件時被搜繳銷毀並頒律禁止的書本。漢惠帝解除挾書律、即撤銷了秦朝的禁令之後,《五經》經師逐漸公開傳習,朝廷和諸侯王不斷收集到秦時藏匿起來的用六國文字繕寫的各種典籍,其中一部分在民間隸定、傳抄,于是才有今文、古文的區分。經之分爲今、古二本,事實上是秦朝"書同文字"的結果。這樣看來,從兩種書本的某些不同字句上產生不同解説、從而分成不同學派,那是以後的事情,最初名之爲今文、古文並不是從經學分成兩

個對立學派所引起的。

"古文"是一個涵義不很明確的名詞。司馬遷説:"周道廢,秦撥去古 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廣玉版圖籍散亂"(《史記·太史公自 序》)。似乎没有考慮到秦時撥去的古文究竟與東周以前的文字有無差異。 而東漢許慎則以爲壁中古文與鼎彝文字"皆自相似"(《說文解字敘》),鄭玄 亦以爲《尚書》出於屋壁"皆周世象形文字"(《書序》孔疏引《書贊》),他們都 把古文與西周文字等同起來了。兩漢人既没有追根究底,以後自然更加含 含糊糊地相傳下來,直到近代才有人經過研究辨析而逐漸把它弄清楚。近 百年來,隨着地下實物的大量出土,古文字學起了巨大的變化。根據甲骨 卜辭、銅器銘刻、竹木簡書、帛書、刻石以及璽印、泉幣、符節、玉器、陶器、兵 器上鑄刻或書寫的字,通過對比不同形體而理解到:從殷、西周到戰國,文 字在不斷變易之中,誠如唐蘭氏所說:"西周文字,幾乎每個王朝都不很一 樣","春秋以後,(各國)幾乎各有各的文字"(《中國文字學》)。即如郭沫若 同志持"西周官方文字大體上一致"之説,到底還是承認:"晚周的兵器刻 欵、陶文、印文、帛書、簡書等民間文字,則大有區域性的不同。中國幅員廣 閥,文字流傳到各地,在長遠的期間發生了區域性的差别"(《古代文字之辨 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可見自殷至西周既有縱的變易, 到春秋戰國又發生了各國間同時並存的異體。學者們在研究古文字變易 的基礎上,很自然地對經書的古文,獲得較爲正確的認識。王國維氏首創 古文爲六國文字之説(見《觀堂集林‧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説》),而 唐蘭氏則更直截了當地説:"長沙發見的(帛書)是楚文字,汲冢是梁文字, 孔壁是魯文字。"用以區别於秦文字來說,兩家之説都是正確的。但是,王 氏考定古文爲六國文字是爲了證明戰國文字分屬東土、西土兩系,既無視 六國之間文字存在同樣大的差異,又缺乏深考而把燕、趙、齊、楚的文化歸 屬於同一系統,二者都顯與事實不符,文字分隸東土、西土兩系之説是存在 頗大程度的片面性。至於唐氏之説,既没有對古文作全面的考察,也就没 有注意到經書的古文除了孔壁、魯淹所出外,還有河間獻王所搜集到的古 文,無法斷定出於何地;"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漢朝廷所得而以 後藏於中秘的,更難考查其來源;而伏勝壁藏的古文《尚書》究係齊文字抑

是魯文字,似乎没有分别的必要。因此,說孔壁是魯文字是可以的;把所有古文經書一一查明其爲某國文字,顯然是不可能的。唐説失於狹窄,亦不可取。根據許慎《説文解字敘》所云"秦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凡不用秦文字書寫的一切典籍都在焚毀或秘藏之列,那末説古文經本用六國文字書寫,應該比較妥貼。但必須明白指出:我們承用王氏的名稱,並不接受他東西土兩系之說。

依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 軌,書同文字"。二十八年,始皇帝登琅邪刻石,文中亦云:"器械一量,書同 文字。"三十四年,李斯爲焚書上議云:"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 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 《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 爲城旦。"分析上引之文,可見秦始皇焚書的目的有兩個:一個屬於意識形 態方面,即鏟除以古非今思想,也就是鏟除六國儒生非議秦朝新制的思想; 另一個屬於政治設施方面,就是與統一正朔、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相適應 的統一文字。李斯提議、得到始皇帝"制可"而付諸實施的一系列規定,就 是要貫徹這兩個目的。六國史記、《詩》、《書》、百家語,既是以古非今思想 的根據,又是統一文字的障礙,他們不遺餘力地加以徹底銷毁,制訂了實施 棄市、族、黥爲城旦等刑罰來懲辦那些不同程度阻礙貫徹焚書法令的反抗 者。至於博士官署的藏書不在銷毀之列,不過采用送入秘藏、永禁流通的 措施,其用意也是十分明顯的。由於焚書的措施十分周密,六國遺存的史 書、經書和百家語遭受到毀滅性的摧殘,一部分就永遠消失了,一部分由個 别人藏匿而後來重又發現,但或者已殘缺不全,或者已次序錯亂了。秦代 焚書給兩漢學術帶來嚴重的禍害,其中最大的惡果是由此引起的經今古文 的爭論長期不得解決。

孔壁、魯淹、河間三大宗古文經是在漢景帝、武帝間發現的,而孔安國 "以今文讀"古文《尚書》,可見那時今文經已經全部流通於世。由此可證今 文經形成時期大致在惠帝解除挾書律以後、武帝立《五經》博士以前。但 《史記》、《漢書》對今文《五經》的出現,只説某經傳自某人,既没有説明《五 經》出現的先後次序,又没有交代第一代大師根據什麼來寫定漢隸經本,這 是今文形成過程中至爲重要的關鍵問題,不容許含糊過去。現在,只有聯繫漢初四十多年朝廷和地方上經學流傳狀況,根據每一經開始傳授的各種記載,加以詳審的考辨和恰當的推理,始能弄清具體、確切的事實經過。關於漢初經學流傳狀況,劉歆的《移太常博士書》概括得十分清楚:

漢興,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漢書·楚元王傳》)

我們對今古文没有成見,不會把晚清今文學家所持古文經出於劉歆僞造之 說當作定論,因而也不會把《移太常博士書》簡單地斥爲"牴牾鑿枘"而摒棄不議。正確的態度是把上引之文與散見於《史記》、《漢書》等書的有關記載 進行對勘,看看與事實是否符合。

一、焚書時頒布的挾書律,雖是秦王朝的措施,但漢承秦制,仍屬有效。朝廷固然"未遑暇庠序之教",民間亦未必敢公開傳習《五經》。據《史記·叔孫通列傳》,他初任博士,後升爲奉常卿(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下文一律作太常),太常的職掌是"宗廟禮儀"。其時禮儀殘缺,要他去"略定",而他所定的漢儀,不過適應高祖"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的需要,表面上"願頗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其實是"大抵皆襲秦故"(《史記·禮書》),這位漢儀博士所略定的是秦儀而不是《五經》的《禮》;而高祖要求"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更明顯地表明不是重視禮樂。焚書時,《易經》以卜筮之書而被列於"所不去者",既不禁止,在挾書律解除以前,自然仍用於占卜,不是把它當作經書看待的。《漢書·惠帝紀》云:"四年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這是因實施大赦、檢查法律而連帶廢除這不易執行的禁止藏書令,並不是爲了提倡經學。對於經學,不僅周勃、灌

嬰等"莫以爲意",而吕后又何嘗在意。《史記·孔子世家》云:"(孔)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長沙太守"(《漢書·孔光傳》作"太傅"。長沙國無太守,《史記》誤)。這不過秦制太常卿有博士屬官,漢初續置不廢,與叔孫通一樣,孔子襄也不是傳習經書的。據上所論,高祖、孝惠、吕后三朝二十七年中,漢朝廷没有經學。

二、到文帝時代,《太平御覽》卷二百三十六引《漢官儀》云:"孝文皇帝時 博士七十餘人,朝服玄端章甫冠。"這些博士,有的如《史記·封禪書》所云 "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曆服色事";有的如趙歧《孟子章句 題詞》所云"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 士";有的如《史記·賈誼列傳》所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 秦漢之際,《論語》、《孝經》、《孟子》、《爾雅》以及七十子後學所撰記傳、漢人輯 爲二《禮記》的,都屬百家語,所以劉歆稱之爲"諸子傳説猶廣立於學官"。既 非傳習《五經》,當然談不上經學。但賈誼所通"百家之書"中,包括七十子後 學所撰記傳之篇,亦即今存《新書》中與《大戴禮記》相同的篇章。由於他博 通經傳,故劉歆稱之爲"在漢朝之儒"。固然,文帝曾注意到《尚書》,下詔書 給太常卿訪求唯一的《尚書》學者伏勝,《史記·鼂錯列傳》云:"太常遺錯受 《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説,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 令。"《漢書》"家令"作"遷博士"。鼂錯本來"學申商刑名",而受《尚書》還朝廷 上書,首言"人言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並没有"以 《書》稱説"。《史記正義》引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齊人語多與潁川異, 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可見他的受《書》不過虚應故 事,而學《書》的時間也很短暫,即使他曾由太常掌故提升到博士,也決不可 能成爲《尚書》的專經博士。《史記·儒林列傳》云:"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 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 善也。"這是容禮,徐生父子善容而不通《禮經》,它與《禮經》的聯繫與區别, 留在下文討論。文帝時並無《禮經》。這時,《春秋》還没有興起。文帝在位 二十三年中,朝廷祇有《詩經》。《漢書·楚元王傳》云:"文帝時,聞申公爲 《詩》最精,以爲博士。"文帝時曾立過《詩經》博士。又:"元王立二十三年薨, 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元王子)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爲夷王。申公爲博

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爲中大夫。"據《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元王死於文帝元年,夷王郢客在二年嗣立,然則申公任博士即在元年,失官而隨郢客歸楚在二年,魯《詩》之立,祇有一年或不到一年。申公大部分傳授魯《詩》的活動仍在楚都彭城和受楚王戊"胥靡"而歸魯家居時,《史記·儒林列傳》云:"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漢書》作"韓嬰"。)關於韓嬰的記載僅見此傳,無法考定其始任博士至博士罷官究在何年。《史記·五宗世家》云:"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韓嬰任常山太傅在中五年後。既不是由博士遷,可見在文帝時已離開太常。《後漢書·翟酺傳》云:"初,酺之爲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五經當作"一經"①。文帝祇立《詩》博士,初任申公,申公不久失官,後改任韓嬰。

三、到景帝時代,《史記·儒林列傳》云:"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漢書》無"生"字)不知始任在何年。後因論老子書得罪實太后,"罷之,居頃之,拜爲清河王太傅。"據《五宗世家》,封清河哀王乘在景帝中三年,轅固生罷博士官應在中三年前,然則齊《詩》之立,亦不過五、六年。文、景之際,《五經》中祇有《詩經》立爲博士,經學剛興起,今文三家《詩》的異同未必爲很多人所詳悉,不同派别還未明顯對立,而三家第一代弟子又未能繼其師爲博士。據《漢書·儒林傳》,魯《詩》方面固然有申公"弟子爲博士十餘人"的記載,但都在楚都彭城或歸魯家居時所教授,以後如孔安國爲《尚書》博士,徐偃爲《易》博士,俱在武帝之世,且無一《詩》博士。至於《王式傳》所謂"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那是"瑕丘江公"

① 惠棟校據北宋本作"一經"(王國維云:"案北宋景祐、南宋嘉定本作一經")。王 先謙《後漢書集解》載周壽昌據《玉海》引作"一經博士"。二家之説是對的。但李賢注 云:"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據?"據 注知李賢所據本實作"五經",故疑酺言爲誤。可見其誤在唐前,后人逕改作"一經",與 李注不相應。此條校語,應該明確説據李注改正。

之孫,不是申公的弟子^①。關於齊《詩》,轅固生傳夏侯始昌,始昌没有擔任 過博士。關於韓《詩》,韓嬰傳淮南賁生和河間趙子,也都没有擔任過博 士^②。綜上所述,申公、轅固生、韓嬰先後任《詩》博士,罷官後其職暫缺,當 時没有三家並立的事,故劉歆稱之爲"《詩》始萌芽"。

景帝還立過《春秋》博士。《史記·儒林列傳》云:"董仲舒,廣川人也。 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漢書·儒林傳》云:"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 治公羊《春秋》爲孝景博士。"均無法考定其始任博士至博士罷官究在何年。 劉歆提到"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均指武帝時事,則此時公 羊學尚無成就可資論述。文景時雖相繼立《詩》《春秋》博士,但正如《史 記·儒林列傳·序》所云:"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 而實太后又好黄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没有採取什麼措 施來發展其學術,不過名義上在太常屬官中增加二個經學博士而已。其 實,當時諸博士的"具官待問",完全由博士官制度本身決定。漢初博士的 職掌仍然沿襲秦制的所謂"通古今",也就是在它專業知識範圍內備皇帝的

① (1)《漢書·儒林傳》於《詩》類《申公傳》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顏注引晋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北宋景祐本無"博士"兩字,王念孫《讀書雜志》云:"景祐本無博士二字是也,此涉下博士江公而誤。"(2)於《春秋》類《江公傳》云:"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此是大江公,今文《穀梁傳》的第一代大師,未得立於學官。其治魯《詩》,則不知有無成就。(3)於《詩》類《王式傳》云:"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説》。"此即所謂"傳子至孫爲博士"。《藝文志》云:"《孝經》者,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據上引諸文綜合言之:事申公之瑕丘江公,世稱大江公,沒有擔任過博士。今本大江公上"博士"兩字爲衍文。"世爲魯《詩》宗"的江公是大江公之孫,宣帝時特徵爲穀梁博士,世稱博士江公。據此知文、景時代申公弟子沒有擔任過博士。

② 韓嬰之孫商曾爲博士。《漢書·儒林傳》云:"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可見韓商是施、孟、梁丘、京房以外的《易》博士。司馬遷云"爲今上博士",則立於武帝之世。

顧問。文、景時代增加《詩》、《春秋》博士,與以前的傳記博士性質並無不同,轅固生與黄生在景帝前爭論湯武受命,就是"通古今"備顧問的例證。從制度上看,這時候博士還不是教育官,自然不可能在太常官署傳授弟子,因此申公等《詩》、《春秋》今文大師,雖曾一度擔任博士官,而他們的傳授弟子仍然在民間。根據這一情况,可證自高祖到景帝這六十多年中,儘管立過經學博士,實質上經學始終沒有受到朝廷的重視。

經過史書記載的核實,劉歆論述的漢初經學流傳狀况,基本上符合事實,是可以信據的。而漢初經學衰落的癥結所在,也昭然若揭了。

上論漢與六、七十年朝廷經學衰落,而作爲西漢官學的今文經學和它的《五經》漢隸書本,就在這段時間,在齊、魯、燕、趙民間先後形成。《史記・儒林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漢書》改《五經》次第爲《易》、《書》、《詩》、《禮》、《春秋》。)自惠帝解除挾書律後,那些在焚書前傳習經書、有的還擔任過秦博士的儒生,開始在民間傳授弟子、講說經書。司馬遷所稱"言"字,當訓爲"講説",就是用《五經》書本解説其義。但當時《五經》書本有存有佚,第一代大師開始傳授也有先後,《五經》寫成漢隸書本和建立師法,情况不完全相同,因而這"言"字所含內容也就不一樣了。可見司馬遷、班固對這個今文經學的形成過程,缺乏足够的認識,叙述强求一律,過於含糊,不得要領,需要作詳盡的推比和闡發。

(一)《易經》 李斯爲焚書上議最後一條是:"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這些都是民間日常實用之書,不問可知,大部分是秦文字書本,而内容又不會牽涉當時的思想政治問題,故不在銷毀之列。但究竟哪些書屬於此類,已無法詳考。《漢書·儒林傳》云:"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絶也"。此文不見於《史記》,而"《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

行,故長於變"(《史記·太史公自序》),歷來用於筮卜,可知《漢書》的記載 是根據事實的。但班氏演述不够確切,後人往往根據此文而認爲秦火後 《周易》經學傳受不絶,那完全是誤解,班氏並無此意,祇要看《藝文志》的記 載就明白了:"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絶。"易"書"爲"事",意 義並無大異,而界綫比較清楚,"傳受不絶"實指筮卜之事。《漢書·百官公 卿表》云:"奉(太)常,秦官,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 丞。"筮卜之事原屬太常屬官的職掌,傳受自在官署。本來,既因筮卜之事 而不禁其書,以後其書也祇能用於筮卜,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易經》儘 管没有被銷毁,作爲經學的傳習,它和《詩》、《書》一樣,在秦、漢之際也是中 斷了的。這一點非常重要,有必要作以上的辨析。還有,焚書也是爲了"書 同文字",豈能容忍六國文字書本的繼續流傳,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大部分 是秦文字書本,當然也應有一部分六國文字書本。規定"不去"的自以秦文 字書本爲限,對六國文字書本不是銷毀也得送入秘藏,禁止流通,《藝文志》 云"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脱去'無咎''悔亡'"可證。焚 書議雖没有具體交代,根據事實推理,相信他們會這樣處理的。當時的秦 文字指篆書、隸書。《晋書・衛恒傳》載衛恒《四體書勢》云:"隸書者,篆之 捷也。"郭沫若、唐蘭二氏均以爲篆書寫得簡易、草率即成秦隸(漢隸)。然 則秦火中保留下來的《秦紀》和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都是秦隸書本。由此 得出結論:《易經》在秦火前就有隸書本,到漢初用不着隸定改寫。《五經》 公開傳習,經師就可以用這種本子來講授了。

《史記·儒林列傳》云:"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漢書·儒林傳》云:"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顔注:"高祖用婁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徙關東大族事在高祖九年十一月,田何是生於秦火以前的齊國人,幼年學《易》,用六國文字書本。至漢初,他是傳《易》第一代大師,當時已有現成的隸書本,用以教授,不必另行隸定。他没有撰作章句解説,因而未成師法。漢人所説某經師法即指傳經某師所撰的章句解説,如"(秦)恭增師法至百萬言"(見《漢書·儒林傳》),是其明證。田氏弟子周王孫、服生,再傳弟子楊何,都著有《易傳》,而《漢書·儒林傳·贊》記武帝所

立《五經》博士有"《易》楊"之文,可見至楊何時開始建立師法,完成《易經》 今文學。

(二)《春秋》 漢初《五經》第一代大師,《詩》之申公、轅固生、韓嬰,《書》之伏勝,《禮》之高堂生,《易》之田何,都生於秦火之前,有的還是秦始皇的博士,幼年學經,用六國文字書本。惟獨《春秋》的胡毋生、董仲舒、江公,生於文帝時代,没有經歷秦火,其學何人所授,其書本從何取得,司馬遷、班固均不詳悉,其間史事必有闕漏。

《春秋傳》除《左氏》古文不論外,《公羊》在景帝時出現的,到武帝元朔、元狩間出現《穀梁》。《公羊解詁序》徐彦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是也。"《公羊傳》隱公二年何休注:"其説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東漢人所述《公羊傳》傳授系統,近人都不敢輕信。而蘇與著《董子年表》,根據莊公三十二年、昭公元年傳"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句,以爲"秦二世時已有'人臣無將'語,見《史記·叔孫通傳》,又《公羊傳》成於秦前之證。"就以上記載綜合評議,《史記》所載"人臣無將"句,尚不屬原文徵引,意義亦微有差異,持此孤證,不足爲《公羊傳》成書於秦前的依據。但不應抹煞它與《公羊傳》義有某些聯係,作爲公羊氏世代口授傳說,倒是個合適的旁證。司馬遷既以爲胡毋生始傳《春秋》,何休注《公羊傳》也承認胡毋生著於竹帛,戴宏所述,大致可信。據以論定:《公羊傳》是公羊壽受先代口授大義,由弟子胡毋生寫成書本。它在晚周尚未成書,到漢景帝時才用漢隸寫定,一開始就是今文經傳。

《史記·儒林列傳》云:"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史記·平津侯列傳》云:"(弘)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説。建元元年,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他受胡毋生之本在景帝初年。又主父偃學《春秋》亦應受胡毋生之本,《史記·主父列傳》云:"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主父曰:臣結髮遊學四十餘年。"立衛后在元朔元年,燕王自殺在二年,據以上推,他生於吕后時代。又:"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學《春秋》至遲在景帝中年。那末董仲舒

"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見《史記·儒林列傳》,下同。《漢書·董仲舒傳》襲《史記》之文而作"少治《春秋》",恐屬臆改),學《春秋》也應在景帝初年。《漢書·儒林傳》云:"(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亦受胡毋生之本。凌曙《春秋繁露注序》云:"自高至壽,五世相承,師法不墜,壽乃一傳而爲胡毋生,再傳而爲董仲舒。"其說不知所據。公孫弘、主父偃、董仲舒與胡毋生行輩略同,並無師承關係,三人不過用其所寫定之本來研習推闡而已。胡毋生"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仲舒"以修學著書爲事",論成就以董氏最爲卓著,所以説"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公羊傳》書本雖定於胡毋生,撰解説、完成今文學師法則出於董仲舒。

《穀梁傳》晚出,《史記·儒林列傳》云:"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 孫弘得用,當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語極簡略,而《漢書・儒林傳》叙述較 爲詳明:"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 時,江公與董仲舒並。江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於是上因尊 《公羊》家,韶太子受《公羊春秋》。"申公傳《春秋》和江公受學於申公事,均 不見於《史記》,很難考實。元朔五年,公孫弘爲丞相;六年,弘請爲博士置 弟子員;次年即元狩元年,立皇太子;二年,公孫弘死,所以蘇輿《董子年表》 繫二家議《春秋》事於元朔六年。《穀梁傳》出現於此時是確實的,但它的撰 人和傳授諸問題,說者多分歧,一直没有論定。《穀梁集解序》楊士勛疏云: "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於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 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此文本應劭、桓譚、阮孝緒之説而以意補苴,所稱 子夏三傳至申公顯屬謬誤:1. 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夏少孔子四十 四歲,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 479)孔子死時子夏年二十九;又據《史記·荀 卿列傳》所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李園殺春申君在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即 秦始皇九年(公元前 238),子夏、穀梁赤、荀卿縱然都是高齡,要穀梁赤受 於子夏而又傳於荀卿,顯然是不可能的。2. 據《史記·儒林列傳》,武帝建 元元年(公元前140),"(趙)綰、(王)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迎申 公,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據以上推,申公生於秦始皇二十年 前後。荀卿生卒年雖無法考實,據應劭《風俗通•窮通篇》所云"齊威、宣王

之時,聚天下賢十於稷下,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與《史記。 荀卿列傳》所云"年五十(當爲十五之誤),始來遊學於齊",適相吻合,較爲 可信。姑以齊威王卒年爲準。威王卒於周慎靚王元年(公元前 320),到秦 始皇九年,計算起來荀卿已近百歲,要他在秦火前一二年間授經於申公,無 疑也是不可能的。至於穀梁赤爲經作傳,亦不可通:1.《四庫全書總目提 要》云:"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既爲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其説;且此 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鞅既誅,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 預爲引據。"2. 僖公二十二年傳云:"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 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是用孟子語,見《離婁上》。豈有子夏 弟子著書而引及《孟子》之説者。凡以上所論,都可以證明楊疏誣妄,不足 信據。當然,《穀梁傳》作者事實上還不止出於孟軻、尸佼之後的問題,從傳 文觀察,到處可發現它根據《公羊傳》而撰作的證據。陳澧《東塾讀書記》卷 十《春秋三傳》論述這一問題甚爲詳備,舉證最堅實的有下列幾點:1. 莊公 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羊傳》云:"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於邾 宴? 國之也。曷爲國之? 君存焉爾。"《穀梁傳》則云:"公子貴矣,師重矣, 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2. 文公十二年"子叔姬 卒",《公羊傳》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傳》則云:"其曰子叔 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很明顯,所稱"其一 云"、"其一傳云"都是《公羊傳》之文。3. 陳氏云:"定三年、哀十年、十一 年,《公羊》皆無傳,《穀梁》亦無傳;定五年、六年、七年、九年,《公羊》每年祇 有傳一條,《穀梁》亦然,此尤可見《穀梁》之因於《公羊》也。"4. 陳氏又云: "《公羊》、《穀梁》二傳同者,隱公不書即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 '成公志';鄭伯克段於鄢,皆云'殺之',如此者不可枚舉矣。僖十七年夏滅 項云云,更句句相同,蓋《穀梁》以《公羊》之説爲是而錄取之也。《穀梁》在 《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説,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己説兼存之,其 傳較《公羊》爲平正者,以此也。"陳氏舉證中以一、二兩項最具典型意義:二 傳義異,而《穀梁》附存一説却與《公羊》相同,實是《穀梁》成書在《公羊》之 後的鐵證。此外,還可補充一證,定公元年《穀梁傳》云:"正君乎國,然後即 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而《公羊傳》云:"正棺於兩

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昭公於二十五年謀伐季平子失敗,出亡於外,三十二年病死,次年從乾侯遷柩歸魯。《儀禮・既夕》遷柩朝祖節"正柩於兩楹間",是將葬朝祖之禮。"正棺"是記其禮事(何休、范寧之注均誤),"定君乎國"才是沈子的經義。《穀梁》顛倒其文,恰恰是襲用《公羊》而復有誤失的證據。以上俱屬內證,是十分確鑿可據的。那末究竟是誰的著作呢?近人金德建氏立一説:"試看《史記·儒林列傳》便曾這樣地説過:'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爲'字應該當'作'字解釋,這就明白地說《穀梁傳》這部書是瑕丘江公所作"(《司馬遷所見書考·瑕丘江公作穀梁傳的推測》)。金説是對的,《漢書》改"爲"作"受",把原意歪曲了。這樣說來,《穀梁傳》是江公採用當時經師口頭相傳的一些經義、並參照《公羊傳》而編寫的一部仿作。它既在景、武間用漢隸寫定,也是一開始就是今文經傳。

公羊《春秋》雖在景帝時曾一度立爲博士,但到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時,武帝命江公"與仲舒議",對二者的選擇,本來並無成見。由於公孫弘的"集比其義",《穀梁》没有能取代《公羊》,從此"其後浸微",祇在民間傳授。據《漢書·儒林傳》記載,江公傳榮廣、皓星公,榮廣傳蔡千秋、周慶、丁姓。到宣帝甘露三年石渠會議中,"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因爲"上(宣帝)善《穀梁》説",而"《公羊》家多不見從",不得不打破一經一師法的局面,開創了一經幾個家法並立的設置,《尚書》、《易經》各立三個博士,而《春秋》亦在《公羊》外增立《穀梁》博士。這時候周慶、丁姓"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看來要到"慶、姓皆爲博士",才得完成《穀梁》今文學。

《漢書·藝文志》云:"及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班固明白指出,解説《春秋》的記傳,都是依據經師們先後口頭傳授的經義以記錄成書的。上文考證的結論也證明了這一點。由此可見,在文、景、武三朝爲《春秋》作傳的有好幾家,《公》、《穀》二傳都是西漢經師的著作。

又:"《春秋經》十一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爲卷帙,以《左傳》附經,始於杜

捡

預;《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於何人?觀何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異例,知漢末猶自别行。今所傳蔡邕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文,足以互證。"然則《春秋經》十一卷的漢隸書本,不知出於何人之手?班固自注:"公羊、穀梁二家。"依經作傳,經文都被引述於傳文之中,亦即出於傳者口述。《公羊》、《穀梁》二傳寫成書本,經文的絕大部分亦隨之隸定了。二傳字有不同,故經文字亦有不同,班固自注稱爲"二家",就是二傳引述經文之字有異同的意思。

(三)《尚書》 伏勝是西漢傳《尚書》的第一代大師,如上引《史記·儒 林列傳》所述,他是秦博士,當文帝"欲求能治《尚書》者"而找到他時,"年九 十餘,老不能行",故命太常掌故鼂錯去受學。據《漢書・鼂錯傳》,他受《尚 書》還,改官太子舍人、太子門大夫,不久又升爲太子家令。文帝前十五年 "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鼂錯對策稱"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以此核定 文帝求能治《尚書》事當在前十一、二年。據以上推,伏勝當生於秦昭王五 十年前後。秦始皇三十四年焚書,他已四十多歲(康有爲説"年已六、七十 矣",是錯誤的)。《史記·儒林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 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 之間,學者由是頗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康有爲斷 此文爲"劉歆竄亂以惑人者",他說:"伏生爲秦博士,秦雖焚書而博士所職 不焚,則伏生之本無須藏壁而致亡也。知此,則壁藏亡失之説更不待攻。" (《新學僞經考·史記經說足證僞經考》)康氏爲了否定《漢書》所記孔壁古 文,遂並《史記》所記伏勝壁藏亦歸之劉歆竄亂,空言無據,顯屬誣妄。"博 士官所職"不焚(康氏故意删去官字),自指博士官署所藏之書而非私人藏 書;伏勝是治《尚書》的專門家,故私人持有六國文字書本;他在焚坑事件中 没有觸及, 怵於"黥爲城旦"之禍, 又不願把藏本繳銷, 砌在屋壁中以求保 存,實屬事理之必然;竹木簡書本體積大,在戰亂中散失一部分,也完全有 可能;《史記》此文絶無可疑之處。二十九篇六國文字書本既在伏勝手惠, 以後在齊、魯間用以教授,就由他根據此本隸定,王國維氏《漢時古文本諸 經傳考》云:"其傳授弟子則轉寫爲今文",是完全正確的。

齊、魯間學者"無不涉《尚書》以教",伏勝的弟子應該很多,而知名者祇

有兩人:一是歐陽生,一是張生。《史記·儒林列傳》云:"張生亦爲博士,而 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漢書》明下有"定"字)張生何時爲博 士,伏生孫何時被徵,史無明文。《漢書·藝文志》云:"《傳》四十一篇。"《玉 海》卷三十七載《中興書目》引鄭玄《尚書大傳序》云:"張生、歐陽生從其學 而受之,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乖,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 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别爲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爲 《傳》。"今殘存《尚書大傳》是張生、歐陽生記其師之說,《尚書》今文學事實 上完成於伏勝。

(四)《詩經》 今文《五經》中《詩經》最爲特殊,六國文字書本在秦火中 没有被遺留下來,惠帝解除挾書律後,秦時的儒生憑記憶、默誦口説,於是 在不同地區出現三個文字有所不同的漢隸書本。《漢書·藝文志》云:"凡 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詩經》在秦前本是用 於音樂、舞蹈的樂曲,有韻便於歌詠,章什多重句容易記憶,因而它不像 《書》、《禮》那樣亡佚了一部分而獨得保存全經。

先述魯《詩》:《漢書·楚元王傳》云:"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生也。及秦焚書,各别去。"漢高祖生於秦昭王五十一年,秦火時已四十四歲。元王死於孝文帝元年,但不知其年壽幾何,故生年不可知。與高祖異母,相距至少在十五歲以上。上文考定申公生於秦始皇二十年前後,秦火時不過十三、四歲,因而元王等從浮丘伯受《詩》不能早於秦火前二、三年。申公童年初學,没有學成,所以到挾書律解除後還要赴長安再次從浮丘伯"卒業"。當年浮丘伯所持以教元王等用的是六國文字書本,無疑在秦火時已繳銷焚毀了。"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遺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不言可喻,他們在長安傳受時,由浮丘伯默誦口説而由申公記錄寫成漢隸書本。司馬遷撰《楚元王世家》不記元王父子學《詩》事,撰《儒林列傳》不記申公先後兩次從浮丘伯受學事(祇説"吕太后時,申公遊學長安,與劉郢〔客〕同師"),既使前後史實銜接不起來,又導致含糊地作出"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帶有片面性的判斷。這和他撰《五宗世家》不記河間獻王從民間得"古文先秦舊書"和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古文經傳"一樣,俱屬見聞疏漏的結果,既不可

據,亦不足怪。

《史記·儒林列傳》云:"(申公)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絶賓 客,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 則闕不傳。"《漢書・儒林傳》訓下增"故"字,不重"疑"字。《史記索隱》根據 這不重疑字之文而斷爲"申公不作詩傳",其實是不對的。二傳字都是動 詞,疑者不得確解之意,作訓故教授的原則是"無傳疑",遇到不得確解的地 方, 寧闕不傳授。《漢書·楚元王傳》云: "元王好《詩》, 諸子皆讀《詩》, 申公 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顏注:"凡言 傳者,謂爲之解説,若今《詩毛氏傳》也。"《漢書》二傳不應自相矛盾,顯係前 者傳寫誤脱疑字。申公確曾撰作《詩傳》。姚振宗《藝文志條理》、王先謙 《漢書補注》都以爲"申公爲《詩傳》"即是《藝文志》所列的《魯故》。 這樣說 來,在吕后時代,申公即承師説撰《魯故》而完成魯《詩》今文學。

次述齊《詩》:據《史記·儒林列傳》,武帝建元元年"復以賢良徵固", "時固已九十餘矣",上推秦火時已二十餘歲,幼年學《詩》,自用六國文字書 本。"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齊《詩》的漢隸書本是他默誦、記 錄下來的。《漢書·藝文志》云:"漢異,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 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採雜説,咸非其本義。"王先謙《補注》云:"此謂 齊、韓二傳推演之詞,皆非本義,不得其真耳。"姚振宗《藝文志拾補》云:"轅 固爲之傳,而其書不見。"又引荀悦《漢紀》"齊人轅固生爲《詩外內傳》"而作 按語云:"轅固生作《外内傳》唯見於此。《藝文志》所謂'取《春秋》採雜説非 其本義'者,似即指兩家外傳而言,則實有其書也。"轅固生著作雖不見於 《藝文志》著錄,但據王、姚二氏的闡述,他也曾解説《詩經》,從而建立齊 《詩》師法,由他來完成今文學的。

再次述韓《詩》:《漢書·儒林傳》所云"武帝時,(韓)嬰當與董仲舒論於 上前",不知在何年?蘇與《董子年表》繫於元朔三年,大致可信。他在文帝 時與申公先後立爲博士,而"韓生孫商爲今上(武帝)博士",可見與董仲舒 論難時已在高齡,推算起來,其年與申公相仿,生於秦火前,童年學《詩》,自 用六國文字書本。"其語頗與齊、魯間殊",漢隸書本是由他默誦、記錄而寫 定的。"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外傳》尚存,在他手裹完成

246

韓《詩》今文學。

轅固生、韓嬰兩人的經學傳授活動雖不甚詳悉,但漢隸書本的寫定、 《詩傳》的撰作這兩個主要問題還是很清楚的。

經過以上的考查,對《易》、《春秋》、《書》、《詩》四經今文學的形成過程基本上弄清楚,確實,它決不如過去學者們想象那樣簡單;而且《禮經》的成學,情况還要複雜,這將在下章闡述。總起來說,今文經的形成包括兩個内容,一是漢隸書本即今文經本的寫定,二是隨之而來其經師法的建立,比較起來前者更爲重要。《易經》用於卜筮,"書同文字"以前即有秦隸書本;《春秋經》是隨着文、景時人撰作《公羊傳》、《穀梁傳》一起用漢隸寫成的;《尚書》根據壁藏六國文字書本改寫隸定,完成於惠帝、吕后之間;祇有《詩經》在三個地區各自由儒生默誦口說而記錄成漢隸書本,出現縱有先後,不會遲於文帝初年。漢隸書本寫定以後,大師們在民間傳授弟子,各經師法逐漸建立,爲漢武帝獨尊《五經》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兩漢經學才得從此進人興旺時期。至於成學以後的師承傳授和家法分途,就四經①而論,《史記》、《漢書》、《後漢書》的記載比較翔實,没有重加論列的必要,本文也就不再重複這方面的問題了。

《史記》、《漢書》記述《禮經》今文學的形成過程,疏漏缺略,前後刺謬,頗難董理。《禮經》傳自高堂生,而馬、班都不爲高堂生立傳,事跡不詳。《史記索隱》引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他經歷秦火,幼年學《禮》,自用六國文字書本。據焚書議,《詩》、《書》是焚、禁的主要對象;《春秋》是魯史,應在"非《秦紀》皆燒之"中;《易》以卜筮之書列於"不

① 這裏的《易》《春秋》《書》《詩》次第,不過按寫定漢隸書本的不同方式而編排的,不牽涉今古文兩派安排《五經》次序的問題。所稱"四經",不過爲了寫作上的方便,把《禮經》作另章闡述而使此章祇論四經,並非過去有此名目。

去";百家語不應包括經書,《五經》中祇有《禮經》没有明文見於禁令。《史記·儒林列傳》云:"本禮(本字與禮字連文,説見下文)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至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漢書·禮樂志》云:"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遭秦滅學,遂以亂亡。"《禮經》曾否被焚、禁,二書既含糊其詞;對士禮的來龍去脉,更未交代清楚,這兩點很難落實。《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加上篇數,頗失《史記》原意,又把問題攪亂。這些都是不易解決的難題。

大家知道,《詩》、《書》、"禮"、"樂"是儒生專門修習的科目,是不分主次 的;"禮"傳自齊、魯,而秦朝又别創禮儀(見《史記·封禪書》、《禮書》、《漢 書・禮樂志》,説詳下文),從制度上看兩者是對立的;因此,無論怎麽説也 不可能把它置於焚、禁之外。《論衡·謝短篇》云:"秦燔《五經》,坑殺儒 士。"説《五經》一起焚毁,惟見此文。上文已論定《易經》的六國文字書本也 在焚、禁之列,那末王充此説雖出後世傳聞,倒頗能反映焚書真相。由此可 證《禮經》的搜繳銷毀是無可置疑的。之所以成爲難題,其原因在於它的情 况遠比《詩》、《書》復雜,祇有從它的特點上去探索,方能弄明白上述這些問 題。"禮"與《詩》、《書》不同,《詩》、《書》是文字記錄的書本,而"禮"是人們 實行各種禮典的具體儀式。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經常舉行各種禮典,他 們必須自幼學習,成人後又長期實行,十分熟悉,在當時不需要記錄成文。 春秋以後,周王朝日漸衰落,諸侯國都出現權力下移的傾向,相應地在制度 上發生僭上的現象,舊制度被新執政者所破壞,造成了"禮壞樂崩"的局面, 某些統治者爲了防止它的湮滅,才有必要撰作書本,以利保存。大約在魯 哀公到魯共公這一百多年中,自孺悲受哀公命從孔子學士喪禮開始,孔氏 弟子或後學相繼論次,陸續寫成《禮經》書本若干篇(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證, 見拙撰《略論禮典的實行和〈禮經〉書本的撰作》載《文史》第十五、十六輯〉。 司馬遷所説"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就是各種禮典在孔子時還没有 寫成書本的意思。《禮經》成書以後,凡提到"禮"時,在理解上固然包括禮 典、禮書二者在內;但禮典給人的印象較爲深刻,大家心目中仍然以它爲主 體,秦火中如果"禮"也被當作主要對象的話,勢必以禁止舉行禮典爲首要 任務,其次才是焚禁《禮經》書本。可是,那時候大夫以上的禮典已經逐漸

廢棄,事實上用不着大事張揚,所以没有必要在焚書議中特立"禮"這個項目,因而對《禮經》書本也相應地没有加以更多的注意,很可能與百家語等應毁之書一起處理了。《史記》稱"書散亡益多",《漢書》稱"遂以亂亡",都是說《禮經》在秦火中亡佚了大部分而没有全部焚毁的意思。

禮典是按爵位尊卑來分别的。因政治變革而被廢棄的都屬大夫以上 的禮典;士禮接近民間,與民風土俗聯繫較多,又不存在僭上的問題,不可 能也不必要禁止其舉行,在秦火中没有受到影響。今存《禮經》十七篇中, 土禮占七篇,即《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士喪禮》上下篇(下篇題 《既夕》)、《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喪服》雖說"自天子達於庶人"(《孟 子・滕文公下》),但天子絶旁期,大夫無緦服,祇有士具備五服,它基本上 屬於士一級的。還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兩篇,當時稱之爲"鄉禮",是鄉 大夫、州長等地方官在民間推選"處士賢者",並會民習射,以觀其能。雖屬 大夫禮而其事接近士庶,等級並不森嚴,與士禮相仿佛。《史記・儒林列 傳》云:"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大射當作鄉 射①,劉、項戰爭剛結束,鄉禮隨即恢復。據以推證,冠、昏、喪、祭等士禮與 庶人之禮差别不大,關係尤爲密切②,在民間照常舉行,從未間斷過。司馬 遷所説"於今獨有士禮",既是指仍在民間實行的八個禮典和喪服,同時也 是指被保留下來的十篇六國文字書本,並且它隨着"書同文字"的實施,不 言可喻,已在民間改寫爲漢隸書本了。就禮典言祇有八個,就書本言却有 十篇,他在土禮下没有標明篇數是毫不足怪的。但後來據以演述的記載不 知何所據而加上篇數?班固説"《士禮》十七篇"是從劉向那裏抄來的。荀 悦《漢紀》(卷二十五)云:"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云,禮始於魯高堂生傳 《士禮》十八篇,多不備。"班的十七和劉的十八以及王充的"見在十六篇"

① 《大射》爲"諸侯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民間講之,如《史記·孔子世家》 "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家",講而不習猶可;如使習之,則扮演諸侯大夫,既多不便,衣飾器皿,措辦尤難。故民間習禮,必用二"鄉禮"而決不用大射。史家重文詞,嫌於犯複,擅改鄉射爲大射。

② 庶人之禮没有文字記載可資徵信。但昏、喪之禮允許"攝盛",即庶人往往攝用士禮,使兩者的區分並不十分嚴格。

(見《謝短篇》),不過是上下篇分合所引起的差異,不必深究。十七篇明明包括天子禮一篇、諸侯禮四篇、大夫禮兩篇("鄉禮"兩篇除外),禮典處處講究爵位等級,豈容以卑統尊而總稱之爲"士禮"!由於劉向對禮學不太在行,在典校經傳處理今文經師所傳之本時,没有弄明白"獨有士禮"的相對意義,冒用《史記》所稱"士禮"之名,導致後世禮家以訛傳訛,説漢初《禮經》又名《士禮》,這後果是很嚴重的。《禮記·奔喪》孔疏引鄭玄《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改傳爲得,使司馬遷所說"高堂生能言之"的事得到落實,祇有從民間取得了漢隸經本,才能據以講說傳授。但他同樣没有能分辨被保留下來的祇有士禮這一部分,可能受劉氏的影響,對高堂生取得七篇天子諸侯大夫禮的事仍然說不清楚,可見鄭氏對漢初今文《禮》的形成也失於深考。

關於七篇天子諸侯大夫禮的來源問題,司馬遷没有提及,如上文所論, 他述魯《詩》不記申公從浮丘伯受學,同屬見聞疏漏所致,既不可據,亦不足 怪。張淳《儀禮識誤》云:"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 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張氏所疑 是有道理的,但説高堂生所得十七篇都是士禮,非今存之本,顯屬毫無根據 的臆想,不足信據。根據史書記載,高堂生外别無其他傳人可考,我們祇能 作這樣的假設:高堂生在秦火前學《禮》,讀過全經,秦火後從民間取得七篇 士禮、兩篇"鄉禮"和一篇《喪服》的漢隸書本,在傳授弟子過程中,對佚亡的 部分篇章尚能記憶,極力連綴成篇,如《詩經》的轅固生、浮丘伯那樣,默誦 記錄而成漢隸經本。可是,《詩經》韻語便於諷誦,而七篇大夫以上《禮》三 萬三千九百多字,背誦而無脱訛,有没有可能,還得深入研討。《漢書·藝 文志》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及孔氏,多三十九篇,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 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天子之法。"《漢書‧禮樂志》云:"河間 獻王採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 天子。"歷代禮家對《藝文志》的記載頗多指責,如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云: "若《燕》、(大)《射》、《朝》(當作覲)、《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后倉是 武帝、昭帝時人,既没有見過全經,對佚亡的篇章全無印象,自然無從推究; 又所持之本不完全是士禮,說他創立"推士禮以及天子"之法更爲不確切。

可是,與《禮樂志》的記載聯係起來考察,就能明白它的真相:一、西漢今文學者都承認十七篇不是全經,不但"倉等",還有其他"今學者"說經時都曾使用"推致"之法以探究大夫以上的禮,可見這是今文《禮》學者世代相傳的師法,而應該上溯到第一代大師;二、就"推致"之法的内容來檢索,也祇有高堂生最切合,他取得士禮書本之後,才有可能用士禮來推究早年讀過的大夫以上的佚禮。由此可證所謂"推致"之法當是高堂生所首創,后倉及"今學者"們不過承襲成法而已。

高堂生進行"推致"的具體做法,雖無明文可據,但分析十七篇之文,其 事本來很易明瞭。第一,《鄉飲酒禮》和《燕禮》同屬飲酒禮,獻、酢、酬、舉 輝、以樂娱賓、旅酬、無算爵等節目完全相同,不過器物、儀容有隆殺、繁簡 之殊;《鄉射禮》和《大射儀》同屬射禮,三番射事中的納射器、誘射、請射比 耦、拾取矢、釋獲、數獲、飲不勝者等節目完全相同;根據《鄉飲酒禮》來推致 《燕禮》,根據《鄉射禮》來推致《大射儀》,就能按節比附,易於默誦,何况所 謂射禮,不過把射的部分加於飲酒禮中,《鄉射禮》、《大射儀》的前段和後段 諸節更是直接抄自《鄉飲酒禮》、《燕禮》。第二,《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和 《少牢饋食禮》、《有司》都是祭祀祖先的禮典,除了因爵位不同而引起器物、 儀容的差級差異之外,祀典的主要節目大致相同,自可據前者以推致後者。 第三,祭祀饋食用食禮,即先食黍稷(飯)而後飲酒;《公食大夫禮》是"主國 君以食小聘大夫",與饋食禮雖分隸賓、吉兩類,禮意有異,而禮儀則頗多相 同,也可按節推究。第四,惟有《聘禮》是諸侯禮,《覲禮》是天子禮,非士禮 可推究,但仍有一些章節可以類比,如《聘禮》禮賓節與《士冠禮》醴冠者節、 《士昏禮》贊者醴婦節,同屬有獻而無酢、酬,其儀注還是相同的。第五,至 於器物、儀容的隆殺、繁簡,表面上縱然千差萬别,其實因等級而異,祇要掌 握其通例(如《禮記·禮器》所云"有以多爲貴"、"有以少爲貴"、"有以文爲 貴"、"有以素爲貴"等),也不難推比而得。高堂生熟於禮儀,根據士禮來推 致早年讀過的若干篇大夫以上的《禮》,默誦記錄了其中的七篇,是完全可 能的。經過上述各方面的推證,可以作出這樣的結論:高堂生在惠帝解除 挾書律後,爲了講授《禮經》,從民間取得七篇士禮、兩篇"鄉禮"和一篇《喪 服》的漢隸書本,又創立了"推士禮以致天子之法",默誦記錄了《燕》、《大

射》、《覲》、《明》、《公食》、《少牢》、《有司》七篇天子諸侯大夫禮,匯輯、寫定《禮經》今文十七篇。

鄭玄《三禮目錄》著錄戴德、戴聖、劉向三家所編排《禮經》篇目次第。戴德的篇次是:《士冠》第一、《士昏》第二、《士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第九、《鄉飲》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從三家不同篇次的對比中,看出戴德編排方法的依據有下列三點:1. 士禮七篇排在前面,保持了"獨有士禮"的原目;2. 以《少牢》、《有司》置於《士虞》、《特牲》之後,以《燕禮》、《大射》置於《鄉飲》、《鄉射》之後,以及以《聘禮》、《公食》、《覲禮》置於大夫禮之後,都是"推士禮以致天子之法"的反映;3.《喪服》不是禮典,附列最後。這些,恰恰與上文所論證及其結論若合符契。可見大戴之本即用后倉篇次,也就是高堂生遞傳下來的原編次第。戴聖與后倉、戴德立異,將十七篇次第重行編排,《漢書・藝文志》所列"《禮經》十七篇,后氏,戴氏",就是后氏與小戴不同的意思。

高堂生所定今文經本不久即已流傳,除弟子傳抄外,如文帝時容禮學者徐延就曾讀過。但高堂生没有撰作解說,師法没有建立起來。其弟子及再傳弟子,同樣祇是授讀經文。一直到武帝末年,后倉寫成《后氏曲臺記》,立爲博士,才完成《禮經》今文學。

《五經》今文學是在民間形成的。《詩》、《春秋》雖在文、景時代立過博士,但那時的博士都是通今古、備顧問的性質,無論《詩》、《春秋》博士或傳記博士,都没有在太常官署傳授弟子的任務①,經師教授仍在民間。劉歆說:"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書》、《春秋》先師,起於建元

① 王國維氏《漢魏博士考》據《漢書·循吏傳》所載"文翁景帝末爲蜀郡守,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遺詣京師,受業博士",以爲彼時已有博士弟子。固然,文翁興辦蜀郡學校,實爲武帝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之先聲;但遺送張叔等人詣京師受學,祇是個别現象,不應與制度上的本質變革相混淆,何况所謂"受業博士",不過拜在博士門下受學而已,尚不足爲太常官署已有弟子的證據。

之間。"由於田蚡的推動,武帝在建元五年設置《五經》博士;由於董仲舒、公孫弘的鼓吹,又在元朔五年爲博士置弟子員五十人。到這時候,博士才由顧問官轉變爲教育官,今文經也由此而從民間私學轉變爲朝廷官學。從制度上看,這一性質的轉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四

《禮經》的成學過程既較複雜,因而它的師承傳授和家法分途也迥然不同。由於兩漢學者對"禮"的認識很模糊,既没有分辨齊、魯所傳古禮與以秦儀爲藍本的新制漢儀有何不同,又與漢儀實行中派生的"容禮"混淆起來,以致史家對今文《禮》的傳授,記事頗多失實,家法系統的糾葛亦未一一明辨;而後代禮家又踵誤襲謬,罕有提出異議。對這些問題,自應鈎沉索隱,切實探討,力求回復它的本來面目。爲了便於評述,根據前後期不同的特點,把整個發展過程劃分爲三個階段,從相互比勘中逐一辨析。

今文《禮》傳授的第一階段最爲複雜,祇有弄明白它和"漢儀"、"容禮"的區别和聯係,才能確定高堂生的傳授系統。

兩漢修訂漢禮儀是史不絕書的。在漢初,第一個要評議的是首創者叔 孫通。《史記·叔孫通列傳》云: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韶博士。漢二年,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並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説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即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隸(肆),會十月。

叔孫通於二年降漢,五年高祖即位,拜博士當在三、四年間,正是劉、項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漢官九寺大卿雖本秦制,但那時還不可能有此完備的建置,不過用舊職名稱之爲博士。但從制度上看,它已具有太常漢儀博士的性質。定朝儀在六年夏秋之間,還不可能考慮全部漢禮儀,不過適應整肅朝規的急切需要,並迎合高祖"令易知"的要求,倉卒制訂,無疑是很簡陋的。

漢七年,長樂官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宫,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寶,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爲太常。

《漢書》顏注:"漢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朝歲當屬視朝禮範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無朝禮,叔孫通也不可能别傳古禮。此時九卿逐漸建置,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他當了漢代第一任太常卿。

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孝惠即位,乃謂叔孫生曰: "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

根據《本傳》所載,叔孫通於七年定朝歲儀後升任太常卿,九年改任太傅,至惠帝元年復爲太常,開始定全部漢禮儀。《漢書·郊祀志·贊》云:"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高帝時所定朝儀,曾寫成書本並

付諸實施;而《漢書·禮樂志》云:"以通爲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 惠帝時創制其他禮儀則没有完成。《漢書·梅福傳》載成帝時人梅福上書 云:"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他不知完成多少篇;而東漢人則記明篇 數,如王充《論衡·謝短篇》云"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後漢書·曹褒傳》 載章帝章和元年班固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但其數又不同。《禮樂志》 又云:"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因爲書 没有撰成,書名既未定,篇數所傳又不一致,看來這個未定稿在他死後曾流 散在廷尉官署,後來被班固收得其中十二篇。

叔孫通雖自稱"頗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但就其所定朝歲儀來檢驗, 却絲毫没有古禮的痕跡;相反,採用秦儀則確鑿有據:《禮樂志》又云:"高祖 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宗廟樂是祖先祭祀的一個組成部分,祀典 用秦儀是無可置疑的。《史記·禮書》云"叔孫通頗有增益减損,大抵皆襲 秦故。"他本來主張"三王不同禮",定漢儀不過利用現成的秦制,結合當時 需要來增删,與齊、魯所傳古禮没有任何因襲關係。由此可證,兩漢實行的 禮儀,立足於秦制,學者們就不願意去辨别齊、魯與秦兩種文化在制度上的 異同,因此史家評述禮學的發展,往往承認"叔孫通制定禮儀,卒爲漢儒宗" (《漢書·禮樂志》);而文帝以後歷朝修訂禮儀,有時也吸收《禮經》學者參 加,又往往被説成漢儀異源於古禮,因而使兩漢禮學更加複雜,很難分别。 經過對叔孫通事跡的考查,可以據以論定:第一,漢儀根據秦儀增删,既與 齊、魯所傳古禮没有因襲關係,就不應該把叔孫通當作傳《禮》的學者,評述 《五經》禮學的傳授,絕不容許對他有任何的牽扯。第二,漢代實行的禮儀 是排除古禮的;《禮經》祇單純供經學傳授者研習,因此對某些既傳授《禮 經》又參加漢儀修訂的學者,應該嚴肅對待,要依據具體情况,弄清楚究竟 是《禮經》學者還是漢儀學者。

在漢儀創制和實施過程中,曾出現一個"容禮",當時很盛行,但與《禮經》傳授頗多瓜葛,而過去禮家没有給以足够的重視,需要鎮密探討,以明底蘊。《史記·儒林列傳》云: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

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由徐氏焉。

《史記》此文晦澀,後人多不得其解。《漢書》移易删節,頗失原意。今略加 詮釋如下。"多言禮",禮字泛指。秦、漢之際,如《史記·封禪書》所說,有 齊、魯學者所傳古禮,"(始皇)即帝位,(議封禪,)於是徵齊、魯之儒生博士 七十人,議各乖異";也有秦朝創制的禮儀,"(高祖)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 祝大宰,如其故儀禮",禮字包括古禮、秦儀和正在據秦儀修訂的漢儀,諸學 者中惟有高堂生講説古禮,故稱之爲"最"。今人多誤於"本"字逗,義不可 通,當從日本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於"最"字逗。"本禮"與"經禮"、"正 經"同義,都是指區别於秦、漢新儀的古禮,它在孔子時還没有寫成書本,故 曰"其經不具"。後來孔氏後學把大部分古禮典記錄成文,但在秦火中又有 一部分散失亡佚,惟有士禮獨存。"於今"指司馬遷撰傳時,他祇知道士禮 幸未亡佚而由高堂生講説流傳的。"善容",《漢書》顔注引蘇林云:"《漢舊 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 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容貌威儀本是各種古禮典的重要組 成部分,其特著之節,需要善容者才能勝任其事,因此禮典參加者必須講究 容貌威儀。從原來的意義上理解,不應該也不可能把禮與容截然分割開 來。但是,秦、漢以來,古禮典已不再舉行,殘存的《禮經》書本在漢初祇當 作經書供學者們講説研討之用;而新創的漢儀尚未具有完備的規模,所用 容貌威儀往往從古禮典里移植,善容成了個人的特長,可以不知經而在朝 廷任禮官大夫、在郡國任容史。這樣,《禮經》書本的傳授者和漢儀的善容 者分離開來,成爲二個並列的系統,所以在此文中"禮"和"容"不是一個東 西而分别傳授:徐生、徐延、徐襄和徐氏弟子以及張氏都是傳"容"的,而高 堂生和蕭奮是傳《禮經》書本的,"以容"和"以禮"分道而行了。關於傳"容" 一系比較清楚,而傳"禮"一系不甚明確,容易引起誤解。文中對高堂生傳

給誰和蕭奮受於何人,均没有交代,兩人有無關係就成了問題。近人洪業 僅僅根據"《史記》言'奮以禮爲淮陽太守'句前敘徐氏弟子也,句後又云'是 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儀禮引得序》),便把蕭奮斷爲徐氏弟子。洪 氏没有深入領會司馬遷原意,其説實誤,試爲辨解之:第一,徐生及其子孫、 弟子皆言"以容",而蕭奮言"以禮";言"以容"者在朝廷任禮官大夫、在郡國 任容史,而言"以禮"的蕭奮没有擔任此等職務,二個並列的傳授至爲顯明, 不應混爲一談,足證蕭奮不是傳"容"的學者。第二,蕭奮傳孟卿,孟卿傳后 蒼,《漢書·儒林傳》有明文可據。后蒼是傳《禮經》的大師,容與禮既屬不 同系統,蕭奮就不可能屬於徐氏弟子。第三,洪氏是單純從《史記》的文氣 來作出蕭奮屬徐氏弟子的判斷的。可是就文氣而論,倒恰恰證明蕭奮不是 徐氏弟子。此文首論《禮經》書本,"於今"兩句是總結上文。下云"而魯徐 生善爲容",徐生與高堂生同時,兩人所傳不同,故轉而言容禮。叙容禮畢, 接以"而瑕丘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又轉而言《禮經》書本,二"而"字都是 轉折之詞,用以界劃禮與容,非常分明。蕭奮以後的事,司馬遷或不及知。 末句"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是總結容禮。此"言禮"與文首"多言 禮"同義,也是泛指古禮和秦、漢新儀,與"以禮"之禮內涵有廣狹之不同。 洪氏既不注意前後禮字所指有異,又不區分禮與容之不同,遂有此誤。從 上文辨析中可以看出,祇要撇開傳"容"一系,《史記》的叙述縱屬含溷,高堂 生傳蕭奮的事實還是顯而易見的。其實司馬遷述蕭奮另發端,不言從何人 受學,也不過文情詭譎而已。

漢初朝廷輕視經學,以漢儀替代古禮,以致高堂生在民間講說《禮經》的事跡湮没不彰,所傳弟子見於記載的祇有蕭奮一人。《禮記》大題孔疏引鄭玄《六藝論》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這不僅確認高堂生爲《禮經》第一代大師,而尤關緊要的是落實了這五傳弟子中的一傳蕭奮。

五

今文《禮》傳授的第二階段是兩漢禮學的全盛時期。《漢書・儒林傳》

云(本章引《漢書》之文較多,故祇標篇名,下同。):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蒼、魯間丘卿。蒼説《禮》數萬 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 沛慶普孝公。

后蒼字近君,東海剡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

后蒼治齊《詩》,著有《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又治《禮》,著有《后氏曲臺記》九卷,二經都曾完成師法。所云"通《詩》、《禮》爲博士",不知他是《詩》博士還是《禮》博士?《儒林傳》爲后蒼立傳列於《詩》類,其《禮》學傳授則附見於《禮》類《孟卿傳》中,所以有人認爲他是《詩》博士。可是,《傳·贊》述武帝所立今文經博士明記"《禮》后";而齊《詩》"夏侯始昌最明",又受武帝推重,尚且没有被立爲博士,怎會反而立其弟子,由此可證后蒼是《禮》博士。

根據上引《孟卿傳》,很清楚地看出,在西漢今文《禮》的發展中,后蒼是個中心人物,祇要弄明白他從政、治學的活動,其他問題都迎刃而解了。后蒼的今文齊《詩》受自夏侯始昌而傳授給翼奉、蕭望之、匡衡,他的今文《禮》受自孟卿而傳授給聞人通漢、戴德、戴聖、慶普,縱然他的生卒年不可知,活動的年代無明文可據,但可以從和他有交往的人物方面推算出來。

(一)夏侯始昌是后蒼的齊《詩》本師。《夏侯始昌傳》云:"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韓嬰在文帝時爲博士,輩份高於董仲舒,兩人論於武帝前在元朔二、三年,以後無事跡可述,當死於仲舒前。仲舒生卒年亦無考,根據蘇與《董子年表》的考證,董氏死於武帝元封二年至六年之間。此説可信,然後知夏侯始昌得武帝器重在太初以後。所稱昌邑王即哀王劉髆,《武五子傳》云:"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爲昌邑太傅自在天漢四年以後。又稱"年老以壽終",假定七十左右,但死於何年仍難考實,不得不從他的親族中找旁證。一證之於其族子,《夏侯勝傳》云:"勝少孤,

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牛年無考,從始昌學亦不知在何 年:又云:"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官。"不知何年遷太傅。 今案:宣帝時任太傅者有丙吉、疏廣、黄霸、蕭望之等人,《本傳》俱有記載, 還可以據以查核。《丙吉傳》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 遷御史大夫。"《疏廣傳》云:"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在位五歲,上疏乞 骸骨,許之。"兩人相繼任太傅,疏廣離職在元康三年。《循吏傳》云:"天子 以(黄)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據下詔稱揚事知在神爵四年。《百官公卿表》不列太子太傅職,但於他官升 遷往往有所涉及,於五鳳三年:"黄霸由太傅遷御史大夫。"於神爵三年:"大 鴻臚蕭望之爲御史大夫,三年貶太子太傅。"黄霸於神爵四年任太傅,至五 鳳三年離職,由蕭望之繼任。於黄龍元年:"太子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這 是受宣帝遺詔輔政而改官的。根據傳、表所述核算,自地節三年至黄龍元 年,太子太傅一職,祇有元康三年至神爵四年不知由何人擔任。《內吉傳》 又云:"制韶丞相,其封吉爲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太子 太傅夏侯勝曰:'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丙吉受封時夏侯勝任太傅,據 《外戚恩澤侯表》"博陽定侯丙吉,元康三年二月封。"恰好正是這段時間。 由此可證,夏侯勝於元康三年由長信少傅遷官,繼疏廣爲太子太傅,至神爵 四年"卒官",即由黄霸繼任。死時年九十,由神爵四年上推,當生於景帝中 三年。據勝之生年推始昌生年,勝"少孤"而從族父受學,必在童年,至少少 於始昌二十多歲,則始昌當生於文帝前十年以後。再證之於其族父,《儒林 傳》云:"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張生 從伏勝受《尚書》當在吕后時代,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始昌,兩世當歷四 十年,始昌受《尚書》當在景帝中六年間,年二十左右,與上文推定生於文帝 前十年以後適相吻合;年壽七十左右,當死於武帝天漢、太始之間,與上文 推定任昌邑王太傅在天漢以後亦相吻合。推定始昌生於文帝前十年以後, 年三十授經,則后蒼從始昌學齊《詩》當從武帝建元、元光間開始。

(二)孟卿是后蒼的《禮經》本師。《儒林傳》云:"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而《疏廣傳》云:"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

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后蒼與疏廣既是同郡,又是同學,年齡不會相差太大。又云:"徵爲博士、大中大夫,徙爲太傅,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許之。"皇太子即元帝,《元帝紀》云:"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然則年十二時在元康三年,疏廣以"年篤老"求去,當在七十以上,以此上推,生於武帝建元之間。與孟卿同爲蘭陵人,云"少好學",少年從師受《春秋》,當在武帝元狩、元鼎之間。后蒼從孟卿受《禮》,也不會早於此時,是從元狩、元鼎間開始的。

(三)蕭望之是后蒼的齊《詩》弟子。據《蕭望之傳》,他於地節三年從諫大夫選充平原太守,以後歷少府、左馮翊、大鴻臚、御史大夫、太子太傅,宣帝死時受遺韶輔政,改前將軍、光祿勛。自少府以後,《百官公卿表》都有記載,升遷歷歷可考。初元二年,被弘恭、石顯誣陷,逼令自殺。臨死時云"吾嘗備位將相,年逾六十矣",而前一年鄭明奏記,稱望之"至於耳順之年",可證死時年六十一,據以上推,當生於武帝元封四年。生卒年既如此確鑿,自可根據他的受學時間來推定后蒼的授經時間。《本傳》云:"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人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丙吉薦望之在誅上官桀後,誅上官桀在元屬元年九月,次年被薦而爲霍光召見,算來此時年二十九歲。被薦之前,在太常爲博士弟子員和從白奇、夏侯勝問學,至少兩年,那末他從后蒼學齊《詩》的"十年",當在武帝徵和元年至昭帝始元四年之間。

依據以上論證推定:后蒼從夏侯始昌受齊《詩》於武帝建元、元光間開始,從孟卿受《禮經》於元狩、元鼎間開始,蕭望之從后蒼受齊《詩》在武帝徵和元年至昭帝始元四年,這三點確定下來,后蒼的一生經歷自可約略考定。他於武帝初年從夏侯始昌受學,如果援蕭望之年十七受齊《詩》的例子作類比,其生年不會早於景帝中元年。從生年推定卒年,他到武帝末年已六十多歲,到昭帝末年已七十五、六歲。據《霍光傳》載廢昌邑王賀奏有"臣敞等

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蒼議",霸即《孔光傳》"霸昭帝末年爲博士"的孔霸,蒼即后蒼。事在昭帝元平元年六月,與《百官公卿表》"宣帝本始二年"下云"博士后蒼爲少府,一年遷",《本傳》云"爲博士至少府"均合。后蒼從建元、元光間起受《詩》、《禮》兩經,經過若干年學成,徵和以後開始傳授弟子,即在此時立爲博士,一直到本始二年遷少府,少府遷官以後,就更無其它事跡可考。《宣帝紀》云:"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這次石渠閣會議由后蒼齊《詩》弟子蕭望之主持,又有《禮經》弟子聞人通漢、戴聖參加,會議討論涉及《禮經》,分歧很大,如果后蒼還健在,豈有不備顧問之理!可見他在本始二年由少府遷官,因病廢或死亡而未曾到職,所以各種記載都没有下文了。

《武帝紀》云:"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百官公卿表》同。而《儒 林傳·贊》則云:"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 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 秋》。"二説相矛盾。有人根據《贊》語,以《禮》后氏立博士在建元五年。這 種説法是錯誤的,因爲照上文的推比,后蒼從孟卿學《禮》從元狩、元鼎間開 始,不可能在建元時被立爲博士。《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 十七篇, 訖孝宣世, 后蒼最明。"《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李善注引《七 略》云:"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蒼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有人據 此二文,以爲后《禮》立於宣帝,並以《贊》語爲誤。這種説法也是錯誤的,因 爲明明昭帝元平元年廢昌邑王賀奏有"博士蒼"的記載,其時昭帝已死,官 帝未立;而昭帝一代又没有立過任何博士,后《禮》不可能立於宣帝之世, 《贊》語固屬含糊,武帝末年已立后《禮》則無可疑。其實,各種記載雖有不 確切處,但都不是憑空臆造。武帝在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在元朔五年 置博士弟子員,都是從制度上確立經學獨尊的局面,是非常重大的事件;但 事屬草創,不可能一時《五經》俱立。文、景時代曾在太常立過博士的三家 《詩》也不見得同時有適當的大師招之即來,何况從未立學的《禮經》,遴選 博士決非易事,遷延至武帝末年方得立於學官是完全可能的。后蒼至本始 二年以後尚健在,説宣帝世禮學他爲"最明"是對的,但不是此時其學初成

的意思;《曲臺記》九篇"說《禮》數萬言",未必全屬《射禮》解說,平時有所輯撰,因從事習射,完成其書,如服虔所謂"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也不是至此時始完成師法的意思;因此二者都不能作后蒼在宣帝時立爲博士的證據。各書記載縱有不一致處,加以疏解,並非絕不可通。這樣說來,后蒼的生卒年及其一生經歷,雖没有系統詳備的記載,經過反復推比,大致可以弄清楚,如上文所論述。

論定后蒼從孟卿受《禮經》在武帝元狩、元鼎間,於是,孟卿從蕭奮學, 蕭奮從高堂生學,其時間亦可據以推定。高堂生經歷秦火,惠帝除挾書律 後,匯輯、寫定《禮經》十七篇,其傳授弟子,當在吕后、文帝時代。蕭奮傳孟 卿,當在景帝中元年以後。這些學者,不過講誦經文,没有撰作記傳,師法 未備,不僅在文、景立《詩》、《春秋》博士時,不能與申公、胡毋生等人相頡 頏,就是到武帝置《五經》博士時,也没有具備人選的條件,以致《禮》博士一 直空着,到武帝末年后蒼學成,今文《禮》才得立於學官。

后蒼所授齊《詩》弟子和《禮經》弟子應有區别,前者是私人傳授,《蕭望之傳》可證^①;後者才是太常的博士弟子員。其中知名的有四人,都在武帝後元到宣帝本始這十七、八年中先後在太常從后蒼受學的。《儒林傳》云:

孝公(慶普)爲東平太傅。(戴)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戴)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聞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

四弟子的事跡已無法詳考。聞人通漢和戴聖曾參加過甘露三年召開的石渠閣會議,可惜當時編定的《石渠議奏》關於《書》、《禮》、《春秋》、《論語》、《孝經》

① 《蕭望之傳》云:"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顏師古注:"常同於后蒼受業,而奇後爲博士。"蕭望之事后蒼十年在詣太常受業之前,詣太常後又事已立爲博士的同學白奇,足證他和白奇從后蒼受齊《詩》,俱屬私人傳授。其時后蒼正在太常任博士,又爲后蒼不是齊《詩》博士添一旁證。

共一百五十五篇已經散佚,遺留下來的祇是一些討論《喪服》的殘文。就這些殘文而論,聞人通漢的見解頗爲精深,可信在四弟子中最爲傑出,但偏偏他没有建立家法,始終被排擠出官學之外。其原因可能由於石渠閣會議討論《喪服》時他堅持"大宗可絶",遭到很多人反對,這一主張,不僅違反師法,違反本經,而且政治上直接動摇宗法制度的根本問題,官學是不能容忍的。他居四弟子之首,顯然年齡最大,從學最早,但既未繼立爲博士,又未傳授弟子,對今文《禮》的發展貢獻不大,後人就不再多加論列。

大、小戴、慶氏分爲三家,歷代學者深信不疑,其實當時立於學官的過程非常複雜,《漢書》有關各篇的記述自相矛盾,非查明底蕴,不應輕作判斷。《藝文志》云:

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後漢書·儒林列傳》述前書云:"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 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但三家怎樣完成家法,何時立爲博士,則隻 字不提,史家所述太不明確,斷難信據。《儒林傳·贊》云:

至孝宣世,復立大、小戴《禮》。

據此則慶氏《禮》在西漢並未立於學官,與前文不同;再根據上引《儒林傳》之文,則戴德亦未曾擔任過博士,與此文又異。祇有戴聖立於學官,志、傳吻合,似屬可信;但所謂"孝宣世復立"和"以博士論石渠",同《何武傳》所述,在時間上又對不起頭來。因此這千載懸案,祇有盡可能把他們的經歷一一疏通,才有解決的可能。戴德擔任過"信都太傅",元帝以後有二信都王:(一)中山孝王興,於元帝建昭二年初封信都王,至成帝陽朔二年徙封爲中山王;(二)楚孝王囂之孫景,於成帝綏和元年立爲定陶王,哀帝建平二年徙爲信都王;其事俱見《宣元六王傳》和《諸侯王年表》。戴德所傅,從年齡上約略估計,當屬前者。《通典・禮》、《禮記》孔疏引戴德《喪服變除》(又名《喪服記》)殘文十餘條,都是排比經文,絶少勝義,恐難據以别起家法。此

書不知撰於何時,與"善説禮服"的蕭望之應該頗多淵源(蕭望之的《禮服》 之學受於夏侯勝),但没有被引爲同調,看來不像在官帝時所作,據此可證 他治學從政主要在元、成之世。《後漢書》以戴聖爲戴德的兄子,叔侄齊名, 年齡相差不大。《何武傳》云:"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 夫,遷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 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 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惧,自免。後爲博 十,毁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盗,得,繫廬江,聖 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 未嘗不造門謝恩。"其事在何年?據《百官公卿表》於成帝河平三年下:"侍 中中郎將王音爲太僕,三年遷。"又於陽朔二年下:"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 夫。"可據以推定,何武遷揚州刺史,戴聖免九江太守,都在陽朔二年以後。 《何武傳》又云:"(宣帝)神爵、五鳳之間,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 《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復衆等共習歌之。"五鳳元年何武年 十五,至陽朔二年已五十歲,而戴聖斥爲後進生,則他自己當在七十以上。 以此上推,當生於武帝天漢、太始間,到昭帝末年不過二十三四歲,"年十八 以上補博士弟子",他詣太常從后蒼學《禮》當在昭、宣之間。二戴同事一 師,戴德縱使受業較早,亦必在昭帝之世。《儒林傳》説聖先爲博士,後"至 九江太守",而《何武傳》則説聖先任太守"自免,後爲博士",《漢書》二傳自 相矛盾。據《宣帝紀》,"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乃立梁丘《易》、 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小戴《禮》不可能在甘露以前别起家 法,立於學官,甘露三年之詔與《儒林傳·贊》所述是同一事件,而詔書上没 有提及大、小戴《禮》博士的事,是不是記述疏漏,應在其他記載裏求取證 明。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 施、孟,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 相反,猶並置之。"非但與《宣帝紀》完全相同,可互證其可靠;而且劉歆爲爭 立古文經而責讓太常博士,其述前代所立博士,豈容有絲毫差忒。還有一 點應特别注意,宣帝所立,大、小夏侯之於歐陽,梁丘之於施、孟,穀梁之於 公羊,都屬與已立之學"相反"而"並置"。戴德、戴聖此時尚在初學,不可能

别起家法,與后蒼師弟相承,義無相反,同此次立學宗旨不符。據此數端, 知大、小戴《禮》都不是甘露三年所立,《傳·贊》之語,界劃不明。王國維氏 以爲戴聖"實爲后氏《禮》博士,尚未自名其家",似亦有見及此而爲此説。 但他如能一讀《何武傳》,就會明瞭彼文依事詳述,層次分明,與《儒林傳》所 說"以博士論石渠"一樣的確鑿可靠,則論證將更爲完備。這樣說來,戴聖 與公孫弘在武帝建元中、師丹在元、成之際先後兩度擔任博士一樣,他在甘 露中以其師后蒼師法立爲博士,至陽朔二年以後,別起小戴《禮》師法,復爲 博士。《漢書》叙事疏略,故有此失。

大戴《禮》怎樣别起家法,還得聯繫二戴弟子的經歷和學術成就全面考察。《儒林傳》又云:

(慶)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 斿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 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 橋、楊氏之學。

關於慶普及其弟子的所謂"慶氏《禮》",放在下文一起評述。在這裏主要探討二戴用何種解說來别起家法。戴德撰有《喪服變除》,戴聖在石渠閣會議上發表過自己對《禮經》的見解,這些雖可算是《禮經》解說,但前者不及全經,後者恐未必成書①,作爲家法的依據是不够的。除此以外,兩人都曾選輯古"記",《禮記》大題孔疏引鄭玄《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記》四十九篇。"此說不見於《漢書》,而《後漢書·橋玄傳》云:"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橋君學。"橋仁繼承其師之學,爲《禮記》作章句,則二戴選輯古"記"之說是可信的。慶普撰述不詳,其後學曹褒亦"又傳《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曹褒傳》)。可見三家都以選

① 《隋書·經籍志》著錄《石渠禮論》四卷,題戴聖撰。按《漢書·藝文志》禮類列《議奏》三十八篇,班氏自注"石渠"。《隋志》所列之書,顯係後人從議奏裏輯出來的。

輯古"記"作解説《禮經》的著作文式。大戴弟子徐良爲博士,雖不知曾否研討古記,但可以推定,他也是繼承其師之學而立爲博士的。戴德生前未任博士,其弟子徐良爲博士,與孟氏《易》"上(宣帝)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至其弟子白光、翟牧,"皆爲博士",正好類比。《百官公卿表》於孝平元始二年下:"大鴻臚橋仁",又於五年下:"大鴻臚左咸",則橋仁任大鴻臚在元始二年至四年。徐良與橋仁同行輩,他任博士在何年,雖不可知,總不出哀、平之際。這樣說來,西漢確曾立過大、小戴《禮》,《儒林傳》所述並非全屬子虚,不過傳聞失實、《傳・贊》誤繫於宣帝之世。

徐良、橋仁、楊榮之後無傳人可考。《後漢書·儒林列傳》述前書,連徐、橋、楊三人都没有提及,可見今文《禮》至徐良一代已成"絶學",再也没有什麼發展的了。

六

兩漢禮學傳授的第三階段是慶氏《禮》的興起。慶氏學以修訂漢儀爲 内容,本來不應屬於今文《禮》範疇。但是它的首創經師慶普是后蒼的弟 子,一向被當作后《禮》分爲三家的一家;同時,"習慶氏《禮》"的學者也曾學 習過《禮經》,議論漢儀時往往摻雜一點古禮作緣飾,因此歷代禮家含糊地 没有把他們排除在今文《禮》傳授之外。我們論述禮學的發展,固然要承認 兩者易於混淆的事實,但更爲重要的是必須明辨其真相,使人們了解慶氏 後學所推行的東漢重修漢儀,仍然以秦儀爲藍本,與十七篇古禮的性質完 全不同,應該嚴加分別。

慶普事跡無考。他擔任過"東平太傅",《漢書·宣元六王傳》云:"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奸犯法,上以至親貰弗罪,傅相連坐。"慶普可能就在此時任太傅,因連坐而仕進受挫折,以致後來不甚顯名。《漢書·藝文志》云"三家立於學官",但無其他記載證明其曾任博士。東漢初年盛行慶氏《禮》,對其學內容,史家絶少記載,禮家亦懵然無所知,以後代傳人之學來窺測其本師之所爲,然後知慶普實是從事漢禮儀的

學者。

東漢禮學衰微,《後漢書·儒林列傳》禮類祇列慶氏《禮》學者董鈞一人,其傳云:

董鈞字文伯,犍爲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永平中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爲通儒。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年七十餘,卒於家。

董鈞從王臨學慶氏《禮》,而王臨其人則無從稽考。《漢書》有兩王臨,一爲 王莽子統義陽繆王,一爲平昌釐侯。前者顯非傳經之士,而後者曾欲從翼 奉受學,還擔任過太常卿,頗似經師。然據《漢書·外戚恩澤侯表》云:"(元 帝)永光三年,釐侯臨嗣,二十一年薨。"死於成帝鴻嘉元年;而董鈞死於明 帝永平中,年七十餘,上推當生於成帝鴻嘉、永始之間,無從學可能。《漢 書·百官公卿表》於孝成建始四年下:"河南太守漢爲大鴻臚,一年免。"於 河平四年下:"大夫韋安世爲大鴻臚。"其間缺自河平元年至三年行此職者 一人,可見史有闕文。上文論證,戴聖任博士在陽朔以後,年已七十餘;戴 德從政、治學在元、成之世;慶普任東平太傅在宣、元之際;三者互證,可信 慶普傳授弟子在元帝永光、建昭之間,這史書失載的王臨,當與夏侯敬、慶 咸同時受業。陳延傑《經學概論》所附《士禮傳授表》把三人同列爲慶普弟 子,雖無任何説明,看來也出於同樣的考慮。

董鈞以"習慶氏《禮》"而參與明帝時草創五郊、宗廟的祭祀禮儀,他的參議,又"多見從用",顯然不屬於《禮經》十七篇的內容。

同時習慶氏《禮》的還有曹充,《後漢書·曹褒傳》附見其父事跡云:

曹褒字叔通,鲁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大漢當自制禮以示百世。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

受詔議禮儀事在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完成禮制在明帝永平二年,前後五年,即《後漢書‧禮儀志上》所云"於是七郊禮三雍之義備矣"。重修漢儀,早在建武十九年就由張純提出來的。他認爲"舊章多闕"而"宗廟未定,昭穆失序",需要依據"七經讖、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來恢復西漢禮制。到永平定禮儀,雖仍由張純主持,而董鈞、曹充的參議,起了決定作用。曹充主張"大漢當自制禮以示百世",當然不會考慮到古經與古"記"應如何繼承,所以董鈞的"習慶氏《禮》",曹充的"持慶氏《禮》",其實都是表明異於后、戴之《禮》的意思,歷代禮家忽視這一點,還以爲慶普不過是后氏系統的一個家法,真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了。

到章帝、和帝時代,又有曹褒繼承慶氏之學,《曹褒傳》又云:

褒傳充業,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宫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騎。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有頃,徵再遷,復爲侍中。褒博物識古,爲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曹褒"慕叔孫通漢禮儀",所定天子至庶人冠、婚、吉(祭祀)、凶(喪葬)制度一百五十篇是取得叔孫通二十篇《漢禮儀》原本之後撰作的,顯然這是爲漢朝廷制定的"新禮",不見得對《禮經》十七篇有所參考;而《通義》十二篇,更無疑是對《漢禮儀》的逐條闡發,他完全繼承了叔孫通的遺法。

根據上引諸文,可以說明三個至爲重要的問題:第一,三人中祇有曹褒明確提及"慕叔孫通漢禮儀",而事實並不如此,在前,曹充已提出過"三王不相襲禮;",與叔孫通所主張的"三王不同禮",都是引申《禮記·樂記》之義來否定古禮;而董鈞參議的五郊、宗廟祭祀,又何嘗不是惠帝命叔孫通"定宗廟儀法"的重複;可見三人是一脉相傳的,都是叔孫通定漢儀的繼承者。他們都不是今文《禮》的學者。

第二,曹充"作章句辯難"之後,"於是遂有慶氏學";曹褒"撰次百五十篇""作《通儀》十二篇"之後,"慶氏學遂行於世",那末所謂東漢盛行慶氏《禮》,它的內容應該包括:甲、曹充的定封禪禮、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乙、曹褒的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而董鈞所參議而"多見從用"的草創五郊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也應屬於甲項。丙、曹褒撰作《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前者可能援引《禮經》的一些威儀章服作緣飾,後者顯然從小戴所輯《禮記》中擷取郊天社地明堂月令養老等禮的殘文剩義,作自己創制新禮的依據。這些,與《禮經》十七篇、《禮記》述禮諸篇是没有多大關係的。上文説過,二戴用選輯古"記"來替代經義解説,畢竟還是緊密配合十七篇經文,以傳經爲主要任務。而慶普的禮學,從東漢慶氏後學奉行師說來看,也無非上述三個方面的內容,與其師后蒼和同門聞人通漢、戴德、戴聖大有徑庭,事實上也屬於叔孫通一流人物。這樣說來,不僅董鈞三人,而且連慶普在內,都不是今文《禮》經師。

第三,東漢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議論建置的封禪、七郊(或五郊)、三雍等禮,就是秦始皇、漢文帝、武帝所要實行的祀典。撇開方士怪誕之說,秦始皇實行封泰山、禪梁父,祇是"其禮頗採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漢文帝祇是"始郊見雍五疇祠,衣皆上赤","以郊見渭陽五帝",在長安門"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武帝祇是"(郊)天地牲角蠒栗",祠后土"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黄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黄"(以上引文並見《史記・封禪書》)。這些都是史祝之官草擬的,而史祝都是秦故祝官及其後代。叔孫通創制漢禮儀是"皆因秦故",可見名爲漢禮實是秦儀。而東漢再受命制禮以示百世,不過是西漢所創新禮的恢復,而董鈞、曹充的"參議",更不過是一些祀典中的"禮儀"、"威儀章服",曹褒的"撰次",顯然祇是

叔孫通《漢禮儀》的抄襲和輯錄。總起來說,東漢重修的禮儀,事實上仍然是秦儀的復現。這種秦儀當時稱之爲"慶氏學",那末慶氏《禮》的內容也就是秦儀的參酌而已。《漢書·禮樂志》載劉向上議云:"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秦儀與齊、魯儒生所傳《禮經》在儀式上是不一樣的,在制度原則上說是對立的。慶普雖是后蒼弟子,他的禮學與其師完全相反,從經學立場看,他在生前不能取得傳經之士的擁護,以致湮没無聞,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從上面三個問題的分析中,揭示了慶氏《禮》的真相,分清了慶普與 大、小戴在禮學上的本質差别,從而使歷代學者對兩漢禮學的模糊認識 得到了澄清。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漢書》記載三家博士存在志、 傳自相矛盾的問題,才有可能獲得解決。《儒林傳·贊》所說"立大、小戴 《禮》",上文已核定證實;《藝文志》所説"三家立於學官",還没有落實。 對待這個問題,需要從解決《後漢書》存在同樣的問題入手。《後漢書・ 儒林列傳》云:"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 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 顏,凡十四博士。"《續漢書·百官志》、《漢官儀》同,都説光武帝立十四博 士中祇有大、小戴《禮》,而董鈞三人的傳裏又都說"習慶氏《禮》"而被拜 爲博士,也是自相矛盾的。王國維氏《漢魏博士考》(《觀堂集林》卷四) 云:"案後漢初曾置慶氏《禮》,當時爲《禮》博士者,如曹充,如曹褒,如董 鈞,皆傳慶氏《禮》者也。傳二戴《禮》而爲博士者史反無聞。疑當時《禮》 有慶、大、小戴三氏,故班氏《藝文志》謂《禮》三家皆立於學官,蓋誤以後 漢之制本於前漢也。後慶氏學微,博士亦中廢,至後漢末《禮》博士祇有 大、小戴二家,故司馬彪、范曄均遺之耳。"果如王氏所論,則東漢初應有 十五博士,其考證失於周密,不足憑信。其實問題的關鍵在於:太常所拜 是不是全部經學博士,董鈞三人是不是《禮經》博士?在辨明慶氏《禮》真 相之後,從博士官制度上考察,這些問題是不難作出正確答案。在西漢,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奉(太)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又博士及 諸陵縣皆屬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 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太常職掌朝廷實行的禮

儀,需要有通曉古今禮制的學者擔任顧問;所屬博士在漢初的職掌是"通 古今",備皇帝諮詢,都是熟習傳記百家語的人物,當時稱爲傳記博士,其 中也包括與本職關係密切的漢儀博士,叔孫通任博士草擬朝儀,即是顯 例。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員,其職掌改 爲教授弟子。但百家廢而太常禮儀不廢,這種漢儀博士是否保留雖無明 文可據,但《漢書》諸列傳裹曾記載一些不明治何專經的博士,如《薛官 傳》"博士申咸給事中,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兩壟傳》"博士夏 侯常(與)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常復謂(龔)勝:禮有變",兩人所言,都 涉及當時所行喪祭禮制。又《北堂書鈔》六十七引司馬彪《續漢書》云: "魯充爲博士,受韶議立七廟、三雍、大射、養老",則完全是漢儀。無疑這 些都是太常的漢儀博士。到東漢時,《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常卿一 人,本注曰: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每選 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 廟。""博士祭酒一人,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 對。"完全承襲武帝以後的制度。太常的職掌,首要是"奏其禮儀",非但 不屬於《易》、《書》、《詩》、《春秋》博士的專業,即使《禮經》博士也不見得 在行,因此在他"選試博士能否"中必然包括漢儀博士,才能執行其任務。 董鈞三人"習慶氏《禮》"而熟習漢代新儀,彼等被"徵拜博士",無疑像叔 孫通那樣,擔任了太常的漢儀博士而不是《五經》的《禮》博士,所以東漢 《五經》十四博士中没有慶氏。"習慶氏《禮》"的董鈞三人既屬太常漢儀 博士,那末慶普本人如果曾任博士的話,不可能不是這種漢儀博士,這是 不言自明的。班固、范曄等分辨不清漢代禮學同時並存齊、魯所傳《禮 經》和當時創制"漢儀"兩個部分,又不明白今文官學不應容納漢儀博士, 在他們的書裏作了含糊籠統、自相矛盾的記述,以致懸疑千載,一直得不 到解決。其實祇要辨别兩種禮制的對立,這個疑案就涣然冰釋了。

東漢十四博士中雖有大、小戴《禮》,但無一傳人可考。《後漢書·儒林列傳》云:"中興以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就是說東漢官學一直有二戴博士教授弟子員的,不過博士或博士弟子員都把它當作仕進的階梯,在經學上没有成就可言,因而没有傑出的經師可記述。東漢初年盛

捶

行慶氏《禮》,但曹褒以後也没有傳人可考。當然,每年舉行各種禮典,太常漢儀博士的議禮文章照例要寫的,不過和帝以後禮儀方面也没有重大的興革。看來,不但今文《禮》日益衰落,漢儀也僅僅處應故事而已。

最後需要附帶提一下的、《後漢書·董鈞傳》云:"中興,鄭衆傳《周官 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 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 《三禮》焉。"據《後漢書‧鄭玄傳》云"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 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如果這樣標點無誤,《三禮》受自張恭祖, 但不知張氏是否小戴《禮》博士? 黄以周氏據《董鈞傳》以爲"所云小戴《禮》 即十七篇也"。又云:"漢初傳今文十七篇者,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其本 各異,當時别其家法,又稱曰大戴《禮》、小戴《禮》。"(《禮書通故》第一)。此云 "小戴《禮》"與《何武傳》所稱"《禮經》號小戴者也"同意,都是后蒼弟子二戴各 立家法的名稱。師法、家法都是指他們對經文的解説。家法之不同取決於 解説經文之義的不同而不在經本文字之有異。固然,所持經本的文字不同 會引起解説的不同,但不等於説解説不同都是經本文字不同所引起的。黄 氏没有提出任何證據,僅僅以"别其家法"來證明"其本各異",實屬武斷。鄭 玄《三禮目錄》詳列大、小戴編排篇目次第的不同,其注《禮經》,又把今古文 二本以及二本或作的不同文字,甚至不屬於今古文的異字,一一疊之於注。 如果"本習小戴《禮》"而小戴所持之本文字"各異",他豈有不把這些異文收 入注内?根據這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我們判斷戴德、戴聖所據經本都是后蒼 所傳之本,文字並無異同。二戴是以輯錄古"記"替代解說來建立家法的,二 家所輯不同,導致對十四個禮典和一篇《喪服》(即《禮經》十七篇)構成系統 的認識就不一樣,因而在篇目次第的編排上也不一致,這倒表現了他們"别 其家法"的意思。至於此傳所云,不過說鄭玄早年受學時,《禮經》受小戴家 法,因而他後來又爲小戴所輯《禮記》四十九篇作注。到他學成之後,對今古 文無所軒輊,對本無傳人的古文《禮》尚且採錄,大、小戴編次上的不同當然 不足介意;注《禮經》又改從劉向《别錄》編次,完全擺脱今文小戴家法的羈絆 了。因此,我們論述兩漢今文《禮》的傳授,没有必要把鄭玄列人今文學系 統,只要附帶交代一下就可以了。

N N S	K Ki Ei Ei 54 13 25			1 回	開入通漢 戴德 戴聖	横仁徐良楊榮夏侯敬慶咸王臨	
大	¥ 2		墨	后倉間			
*************************************	下 5	╁╂┈	相	匝	-		

七

根據以上的考證,編制了《兩漢今文〈禮〉經師傳授年代表》。對今文《禮》經師的傳授,前人的考證是很疏略的。而我們探討的結果,也幾乎没有一個經師考得出確切的生卒年。但依據各種記載作了嚴密的推比後,取得上述八世經師的大致年代,雖都是約數,但可以相信不致有大的偏差。事實上看了此表,對兩漢今文《禮》的傳授也已瞭然。

今文《禮》方面,實際上都是漢儀學者。所謂"后蒼最明",就是后蒼以前没有立於學官;而后蒼也祇有編撰了《曲臺記》之後,才得完成師法,故立學已在武帝末年。后氏弟子聞人通漢、戴德、戴聖學有成就,但立爲博士的祇有戴聖一人;二戴弟子中祇有徐良用其師大戴的名義立過博士,這就是所謂西漢"立大、小戴《禮》"。慶普雖名隸后蒼弟子,現在通過東漢"慶氏學"查明他是從事修訂漢禮儀的學者,可能曾在太常擔任過漢儀博士,事實上已不是今文《禮》經師了。過去禮家侈談慶氏《禮》盛行於東漢初年,現在查明董鈞三人都是參與重修漢儀的學者,不是今文《禮》的傳授者。東漢官學設有今文《禮》一席,還立了大、小戴兩個家法,但無傳人可考,《禮經》在東漢經學史上是個空白點。總起來說,今文《禮》在兩漢並不興旺,與《詩》之有魯、齊、韓三家,《書》之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易》之有施、孟、梁丘、京房四家,《公羊》之有嚴、顏兩家,那樣的師法、家法完備,弟子傳授不絕,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原載《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巴蜀書社 1990 年)

《禮》漢簡異文釋

甘肅武威漢墓出土《禮》漢簡九卷,其異於今本之文,大率非用今、用古之殊,即二本各有謬誤耳。予既研討有年,以鄭君《禮·注》所疊今古文比勘考覈之,然後知此漢簡爲《禮》今文、《禮》古文以外之古文或本也。尋索諸禮之實行,考定《禮書》之撰作,進而推比西漢《禮》今古文之發生與流傳,覈校鄭君《禮·注》所據底本及參校各本之異同,以論定簡本爲古文或本者,别造專論評述;疏通相異之文,隨字分釋,判其爲今爲古,以證前説之有據,悉具於斯編。

《禮》今文者,漢初高堂生所得士禮八篇,並據以推致默記大夫以上禮 九篇,當時稱之爲十七篇者是也。厥後四傳弟子所守(高堂生傳蕭奮,奮傳 孟卿,卿傳后倉、間丘卿,倉傳聞人通漢、戴德、戴聖、慶普),至大、小戴一傳 (德傳徐良,聖傳橋仁、楊榮),慶氏再傳(普傳夏侯敬、慶咸、王臨,臨傳董 鈞),後遂無繼之者。然則后、戴所持今文本,東漢馬融、鄭玄諸師殆未之見 也。《禮》古文者,惠帝除挾書律,禁書紛紛復見,景、武間魯淹、孔壁所出, 河間所得,皆晚周六國文字之本,甫出民間,旋登秘府,非領校中秘,自不易 得見,衛恒所謂"漢世秘藏,希得見之"是也。而盧植乃謂"古文科斗,近於 爲實"(《後漢書》本傳),鄭玄乃謂"《書》初出屋壁,皆周世象形文字,今所謂 科斗書"(《書序》孔《疏》引《書贊》),科斗爲彼時泛指前代文字之稱,言之既 未能甚審,當屬懸度之談,可見東漢諸師除馬融校書東觀容或見之外,盧、 鄭猶未目驗(盧、鄭古學,傳自馬融。盧爲議郎時,曾與蔡邕等在東觀校中 秘書,然爲時甚暫,且留意"補續《漢紀》",未必專事古經),他無論矣。斯二 者,往昔經師雖能道之而未甚詳明焉。至於古文或本者,前人或據鄭君 《禮·注》有今文某或爲某、古文某或爲某,但知今文古文皆有或本,以爲不 過多寫其文稍有異同而已。今得簡本而知其不然。古文初出,以秦廢其字

且百年,非才識特達之士不能盡識。《史記·儒林列傳》云:"孔氏有古文 《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隋·志》謂"孔 安國以今文校之,以隸古字寫之"。必以今文比對,始能識其字而通其讀。 隸古字者,古文隸定也。其書終獻中秘,必經隸寫,始得爲學者所持有而流 傳。《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者,出于魯淹及孔氏,與十七篇(原作學 七十篇,從劉敞校改)文相似,多三十九篇。"云文相似必比對而後知之, 《禮》古文亦有或人如孔安國者以今文讀之、以隸古字寫之也。予三復乎此 文,遂據以造爲一説曰:景、武間古文問世,必經以今讀古並隸寫始得流傳, 否則即歸於逸。當以今讀古並隸寫之時,頗有今文滲人而成今古錯雜並用 之本,古文原本藏於秘府,今文本爲禮家所守,其流傳於通學者間皆是本 也。今所得《禮》漢簡,其文頗異於劉向校定之本,論者侈談當屬某家家法, 其實漢世《禮》唯后氏學,二戴、慶氏並受后本,其經無異。簡本經記或用今 或用古,断非二戴、慶氏所持而必爲古文隸定時滲入今文之本,此蓋斯編反 復論證其事使義無凝滯者也。考明漢世有古文隸定時滲入今文之本,乃恍 然悟鄭本(即今本)之或從今或從古,非如賈《疏》以下所云出於鄭君擇善而 從、改易經字,蓋其所據亦如簡本之錯雜並用,彼祇能辨今古、疊其異文於 《注》並論其正誤耳。據漢簡而發此千載之覆,使誣陷鄭君雜糅今古文、破 壞家法之冤獄,卒得大白於世,此又斯編反復證明期於廓清瞽説者也。簡 本爲邊陲學官所持古文或本,轉輾傳抄,書手寡識,校勘不精,而學師本屬 具官備員之徒,初非才識之十,於《禮經》未通其讀,不能正其謬誤,遂使重 衍脱譌,所在有之,斯編用相同儀注彼此互證之法,一一爲之辨析而釐訂之 也。簡本縱多衍脱,終屬西漢之本,於原本爲近,其特善之處,往往可證今 本千載之誤而息禮家無窮之訟,斯編又一一爲之鈎稽而表襮之也。十七篇 之書,劉向校定而后氏今文本日以衰替,鄭玄注行而今古文各本俱廢(范書 稱"康成本習《小戴禮》"者,蓋以古經參校橋仁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非别 有異於后氏之載聖經本,説詳拙撰《禮漢簡非慶氏經本辨》),禮家遂有憾於 鄭氏之誤而深慨夫不得取證西漢舊本者矣。此漢簡之出,爲王肅以下諸家 所未見,予何幸而一旦遇之,既據以證古文之非僞,復藉以論定漢世流傳者 皆今古文錯雜並用之本,設四説以條貫之,終使積疑盡釋、違忤悉蠲,蓋若

剖符之復合也。釋其異文都五百零九條,用以質諸當世通人達士,甚望有以彈正之,當拜百朋之錫焉。

凡例:

- 一、凡錄簡文,除當校之字外,其與今本異者,今本字用小字加圓括弧 附注於下;今本多出於簡本之字,或簡本爛缺而補以今本字者,概加方括弧 以示别。
- 二、當校之文出於摘錄,不計文義之完整,用逗號以斷句外,不加其他符號。
 - 三、篇名字異者照錄。引文稱篇名用截取首兩字之例。

四、簡文悉注簡數,原簡一篇有重起至再至三者,陳夢家氏《校記》銜接編號,今從之,不復注原簡之數。

五、《服傳》甲、乙本與《喪服》丙本合校,以甲本爲主,附見乙、丙本。甲本缺以乙本當校,甲、乙本未錄經記以丙本當校。

六、引諸家之説,其見於胡氏《正義》者,但稱某某云,不列其書之名。 七、簡本誤字,陳校已改正者,不復釋之。

1. 士相見之禮(第2簡簡背) **第三**(第1簡簡背)

今本篇次同。簡本九篇篇首均無"禮"或"禮經"字樣,可見西漢十七篇經本實無今本之大題。《漢書》《儒林傳》、《藝文志》並稱:"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經四世之傳,據鄭玄《三禮目錄》,至大、小戴曾編定篇次,此特就傳禮顓家言之耳,通學者所持經本未必皆如是也。《史記·儒林列傳》云:"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子長猶不知篇數;《論衡·短謝篇》云:"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荀悦《前漢紀》云:"禮始於高堂生,傳《士禮》十八篇,多不備。"東漢人追述傳聞,雖記篇數則其數復有出入。足證當時全經未曾彙輯成書,篇數既未確定,其書亦未定名。《藝文志》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首禮字貫下行"經十七篇",即"《禮經》十七篇"),本於《别錄》。目錄之書,不得不列書名,十七篇既經劉向校定,《禮經》之名,自必定於彼手。(《儀禮》之名爲東晉人所加,辨見黄以周《禮

書通故》,此不贅言。)

簡本九篇除《服傳》外均無正文外之篇名,可見西漢十七篇經本亦無今 本之小題。十七篇正文首句即題名,簡本除《服傳》甲、乙本外首句均與今 本相同。首句指明某禮,既是其篇正文,又具題名性質。視爲題名,歷來無 異議;視爲其篇正文,恐未易爲學者所首肯,特舉四證以明之:一、正文首句 言某某禮或某某之禮,本爲指明其事,如"士冠禮,筮于廟門";"士相見之 禮,贄,冬用雉,夏用腒";上下文氣連貫,絶無隔閡,如以"士冠禮"、"士相見 之禮"爲篇名而不屬正文,則下文文無主語,將不知何事矣。二、簡本"特牲 饋食禮"、"燕禮"、"喪服"(丙本)篇首均有"□""○"標記,在特、燕、喪字之 上,可證經師將某某禮視作正文,如以爲篇名,標記應在禮字服字之下。 三、王國維云:"《詩》、《書》及周秦諸子大抵以首句二字爲名,此古代書名之 通例。"諸禮經本本同此例,亦截取首句二字爲篇名,祇因後人不識此例,故 今本小題均改某某禮全稱,截取之義遂不可復見;但《既夕》、《有司》兩篇, 以顯非正文外之篇名,故至今仍得保持截取二字爲名之意。(唐石經作"既 夕禮",顯出無知妄加。《既夕》下尚有人敢妄加禮字,《士冠》、《士喪》下爲 人臆加"禮"字蓋無可疑。)四、《服傳》爲單傳別行之本,"服傳"二字非其篇 正文,故簡本此二字不在篇首。凡此足證西漢十七篇以首句正文作題名, 别無正文外之篇名。今本小題在上,據近出熹平石經殘存"鄉飲酒第十"五 字,又鄭玄《目錄》所述《别錄》篇次,均出劉向之後,殆亦劉向所加。

簡本第一、二簡簡背題有篇名,有與正文首句相同者,如"士相見之禮"、"燕禮";有截取首句二字者,如"特牲"、"少牢"、"有司"、"泰射",既無固定欵式,自非正式篇名。竹木簡編繫成卷,此亦不過卷外標識,便於取讀而已。簡背又題有篇次(丙本《喪服》單經無篇次),與鄭玄《目錄》所列大、小戴篇次及劉向《别錄》篇次均不相同。今就其本身所示情狀而辨析之:一、武威磨咀子六號漢墓出土祇有七篇九卷,而《論衡·正説篇》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祇有一篇。證之鄭玄《禮》注,凡引《禮》、《禮記》祇舉篇名,如《禮記·少儀》注引《鄉射禮》、《周禮·掌次職》注引《大射》,蓋以簡書繁重,一篇一卷,往往單篇别行,故武威所出祇九卷,而河内老屋祇藏一篇。劉向校定以前,凡所流通,

多單篇别行之本,此墓之習禮經師,僻處邊陲,求書不易,絡續收得,實未獲見十七篇全經,所題篇次何足爲據。二、簡本九篇分三種類型,一爲甲本木簡七篇,其型式、字數、字跡略同,二爲乙本《服傳》小字木簡,三爲丙本《喪服》單經大字竹簡,顯非一人之傳、完整之書,甲本七篇蓋墓主據流傳本合鈔,而乙、丙本殆得之他家之藏,篇次不過錄自原鈔舊次耳。三、據鄭玄《目錄》知大、小戴對十七篇各有篇次,然鄭氏《禮》注絕無涉及二戴之異文異義,然則同出后倉之今文本,亦祇二戴所加篇次有不同耳。禮家次第前後,容有義理可循,其他持有者,所得有多寡,各自編排,率多錯雜無義,全經既未最後編定,次第安能統一? 然則所謂篇次者,不過持有者作檢索之用耳。簡本七篇之次,無論用何種編排方法補足十七篇,均無義理可言,以篇次論簡本,適足證其爲《禮》今文、《禮》古文外之古文或本也。

弟,陳夢家氏漢簡《校記》(以下簡稱陳校)云:"簡竹頭字寫作艸頭。"案 漢碑亦然。顧靄吉《隸辨》云:"諸碑從竹之字與艸無别。"

2. 墊,冬用雉,夏用居,左梪奉之(第1 簡)

今本"墊"作"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摯'正字,'贄'俗字。《土冠》、《土昏》皆用'摯'字,獨《土相見篇》皆作'贄',蓋張淳所改。"是"贄"當作"摯"。陳校云:"此簡第一'墊'字與第九簡第一'墊'字,其所從之'土'皆後加,墨色淡。"案第2簡"聞吾子稱執"作"執",當是從"土"爲後加而此字遺漏,可見所據鈔之本原作"執"。《史記·五帝本紀》"二生一死爲摯",《集解》引馬融云:"摯:二生,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土所執。"《正義》云:"摯,執也。"以聲類爲訓。作"執"爲聲同通假,"摯"爲加形旁後製正字,而"墊"乃書手鈔寫譌字。

今本"居"作"腒"。《周禮·庖人職》、《禮記·内則》鄭注並云:"腒,乾雉。"簡本作"居"爲聲同通假,"腒"亦後製正字。

簡本"摯"之作"執","腒"之作"居",蓋即論者所謂古字無偏旁與有偏 旁往往以聲同通假。徵之《説文》,亦有此例,如"臤"字云"古文以爲'賢' 字","哥"字云"古文以爲'謌'字","㬎"字云"古文以爲'顯'字","爰(即 袁)"字云"古文以爲'轅'字"是也。簡文異字,此例甚多,計《相見》五文: "摯"作"墊(執)","腒"作"居","曏"作"鄉","荅"作"合","幣"作"敝";《喪

服》單經並《服傳》十四文:"費"作"費","福"作"鬲","鍛"作"段","楣"作 "麋(眉)","菜"作"采","沽"作"古","藨"作"麃(麂)","蘱"作"類","禰 (瓕)"作"壐","寓"作"禺","謂"作"胃","仕"作"士","接"作"妾","娣"作 "弟";《特牲》十七文:"塾"作"孰","儀"作"義","籩"作"邊","鉶"作"刑", "筵"作"延","飪(腍)"作"念","側"作"則","槃"作"股(般)","醢"作"痘", "篚"作"匪","酬"作"州","薇"作"微","荁"作"亘","壁"作"辟","墉"作 "庸","纁"作"熏","懷"作"褱";《少牢》一文:"妃(娶)"作"肥";《有司》六 文:"攝"作"聶","議"作"義","臂"作"辟","糗"作"臭","縮"作"宿","殿" 作"段";《燕禮》五文:"膳"作"善","侍"作"寺","旅(臚)"作"盧","笙"作 "生","牲"作"生";《泰射》六文:"揉"作"柔","鉤"作"句","政"作"正", "墨"作"黑","隈"作"畏","搢"作"晉"。(括弧中爲考定之字或今古文異 字,見各該字下校釋。)凡五十四文。其見於羣書可援爲前例者約五之三, 注家僉謂同聲相假。近數年來,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竹簡遺詞與帛書古 籍、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兵書,頗多此類假借字,持與相覈,其不見於 彼竹簡帛書者僅數文耳,可見漢隸皆如是作也。古時字少,無其字而借用 他字必依乎聲,故往往一字而以聲同聲近假作數字。譬如"刑"字,有假爲 "型",《荀子·彊國篇》"刑范正",楊注"鑄劍規模之器",《國語·魯語》"夕 省其典刑";又假爲"鉶",《周禮・内饔職》"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關",鄭注 "鉶羹也",《漢書·司馬遷傳》"歠土刑"。譬如"辟"字,有假爲"避",《荀 子・榮辱篇》"不辟死傷"、《喪服傳》"則辟子之私也":又假爲"闢"、《詩・召 旻》"日辟國百里",《荀子·議兵篇》"故辟門除涂以迎吾人"。此等例證,見 於羣籍,俯拾即是,不勝舉也。然此類假借之法,初尚易明,日久人事逾繁, 其用終屬有限,淆亂萌生,勢必加形旁以便區别,孳乳寝多,形聲之字乃驟 增。然則由發展趨勢以觀察演變,當是借字在前,加形旁正字實係後製。 雖然,形聲字以漸成,"型""鉶"、"避""闢"之形旁非同時所加,故此之正字 已出現、彼之假字仍通用者,乃例之變也。更有臨文取便而略去形旁,或嗜 古成癖而故作古文者,不過俗寫或炫耀耳,皆非文字發展之正涂,誠不可據 以爲典要也。

今本"梪"作"頭"。下第9簡下大夫相見節作"左短"。二文鄭注並云

"今文'頭'作'脰'",《士虞記》"取諸脰膉",鄭注"古文脰膉爲頭膉也",是簡本用今文作"脰",惟一誤"木"旁,一誤"矢"旁,陳校云"皆脰字"是也。《説文》訓頭爲首,訓脰爲項,義本有别。《公羊傳》文公十六年何注"殺人者刎頭",《釋文》"頭本又作'脰'",今文當作"脰"也。此奉雉之法,左項亦通,其義未必古文長於今文也。《白虎通》引作"左顧",蓋頭之形譌,實用古文,與今本同。

3. 主人對曰,某子以命命某見,吾子又辱,請吾子之就家,某將走見(第1簡)

今本"對"作"對"。《說文· 對,潛無方也。从举、口,从寸。 對,對,或从士,漢文帝目爲責對而面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目從士也。"簡本有作對,有作對,錯雜並用,當時正、或通作也。

今本無"以命"二字。上文賓到門之辭云"某子以命命某見",鄭注:"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敖繼公云:"以命,以主人之命也。言某子以主人之命命某見乃敢見也。"凡相見必先有求見者,求見者爲賓,被求見者爲主人。求見必有介紹通意,介紹者將主人願與交往之意告於賓,實始往見。到門之辭稱某子,指介紹者;稱"以命",指主人願與交往之命,故賓辭必有"以命"二字。此文爲主人答賓到門之辭。今本作"某子命某見",某子指介紹者,命爲介紹者之命。欲申述謙抑之意,故表示先往見賓,下云"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即是不敢出見,請賓回家,己將往見。依簡本則"以命"指何人之命,無所係屬,實難通釋。簡本顯係涉上句而誤衍二字,蓋書手不明賓主人對答之辭之應有異也。

今本"又"作"有"。"又"、"有"古同聲通假,羣書有用"又"爲"有",如《易·繫辭傳上》"又以尚賢也"、《釋文》:"鄭本作'有以'。"亦有用"有"爲"又"、《内則》"三王有乞言",鄭注:"'有'讀爲'又'"。簡本此篇"有"字均作"又"。鄭注:"有,又也。"今本用"有"爲"又",簡本逕作"又"。簡本《特牲》、《少牢》、《有司》均用"有"爲"又",見第 154 條。

今本"家"下有"也"字。簡本九篇中也、故、者、而、其、亦、于等虚字,與 今本互見有無,殊不一致,兩相比較,簡本傾向於少用虚字。虚字之有無, 除有關今古文之異同者外,凡無害文義者,已具於陳校,此不一一校釋。 鄭注"今文無'走'",簡本與今本俱有"走"字,均用古文。

4. 某非敢爲儀. 諳吾子之就家[也](第2簡)

今本"非"作"不"。此篇問對之辭簡本作"非敢"者六,作"不敢"者五; 今本作"非敢"者二,作"不敢"者十。鄭注云"今文不爲'非'"者二,簡本與 今本均今古文錯雜並用。雖虚字誤於書手者多,未可信其悉符原本。要 之,二本均非純粹之今文或古文本,爲無可疑也。

今本"請"上有"固"字。鄭注:"固,如故也。"上文主人已請賓就家,賓 辤;再請其就家,故曰"固請"。與下文賓云"固以請"相呼應,當有"固"字。 鄭注"古文云固以請",今本用今文。簡本與今文爲近,蓋誤脱固字耳。

5. 某固辤,不得命,將走見(第2簡)

今本"某"下有"也"字。此篇"某"下除簡本、今本均無"也"字者外,"某 也固辤"三句,"某也既得見矣"三句,"某也不依于摯"、"某也非敢求見"、 "某也命某"、"某也夫子之賤私"、"某也命某",《燕禮》"使某也以請",簡本 均無"也"字。"某也願見"、"某也使某還摯",簡本有"也"字與今本同。 "某"爲賓主之名,名下"也"字爲語助詞,胡培暈所謂"取其配文足句,非有 他義"。徵之《論語》"回也"、"賜也",應以有"也"字爲長。鄭注云"今文無 也"者二,簡本與今本均今古文錯雜並用,蓋皆古文本隸寫時據今文删去者 也。

今本"辤"作"騂"。"辤"、"騂"之别,《說文•辛部》云:"辤,不受也。" "辭,說也。"段注:"按經傳凡辤讓皆作辭說字,固屬假借,而學者乃罕知有 辤讓本字。"簡本辤讓字作"辤",用其本字;辭説字亦作"辤",則又假"辤"爲 "辭"。

鄭注:"古文曰某將走見。"簡本與今本俱無"某"字,均用今文。

6. 敢固以請(第3簡)

今本"固"上無"敢"字。主人辤摯,初辤曰"敢辤摯",再辤曰"敢固辤", 故賓對以"敢固以請"。以上下文比勘,簡本爲長。《特牲》宿尸節"占曰吉 敢宿",鄭注"今文無敢",簡本或用古文。

7. 出迎再拜,實合拜(第3簡)

今本"迎"下有"于門外"三字。凌廷堪《禮經釋例》云:"凡迎,賓主人敵

者於大門外,主人尊者於大門内。"出迎既有門内門外(大門内即寢門外,此門係指大門)之别,當無籠統言之之理。士相見賓主人尊卑相敵,當出大門相迎。又下云"主人揖,人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出大門迎,始有主人人門右、賓入門左之儀。凡此均證簡本誤脱。

今本"合"作"荅","荅"下有"再"字。陳校云:"合,今本及熹平石經俱作荅。"簡本此篇惟第9簡一見"荅"字,餘均作"合"。《有司》第49簡以前作"荅",第50簡後作"合",第74簡後又作"荅"。《燕禮》惟記中一見"荅"字,餘均作"合"。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孫臏《兵法》"荅"字亦作"合"。《禮記·郊特牲》、《祭義》鄭注:"荅,對也。"《爾雅·釋詁》:"合,對也。"《左傳》宣公二年"既合而來奔"杜注:"合猶荅也。""合"、"荅"聲同通假,簡本錯雜並用。

士相見賓主人尊卑相敵。主人出迎再拜,賓荅亦再拜。下士見於大夫 節"於其人也,壹拜其辱也","賓人,奠擊再拜,主人荅壹拜";臣見於君節 "士大夫則奠擊再拜稽首,君荅壹拜"。尊卑不敵,始有尊者一拜。簡本誤 脱"再"字。

8. 主人拜受,實拜送墊(摯),出(第4簡)

今本二"拜"上俱有"再"字。下第6簡主人還摯節"主人拜受賓拜送墊(摯)出",今本二"拜"上俱有"再"字。賓主人尊卑相敵,拜應相當。簡本於出迎,主人再拜而賓祇一拜,上已斷爲誤脱"再"字。此文奉摯與下文還摯,賓主人俱一拜,亦相敵之義。迎送皆再拜,摯之奉、還皆一拜,於不同儀注見禮意之隆殺,簡本爲長。

9. 主人送再拜(第4簡)

今本"送"下有"于門外"三字。凌廷堪《禮經釋例》云:"凡送,賓主人敵者於大門外,主人尊者於大門内。"與出迎相同,送亦有門內門外之别,自亦不應籠統言之。士相見尊卑相敵,當送於大門外。又下還擊節有"主人(即原來之賓)送于門外"之文,簡本與今本同,可見迎送均於大門外。凡此均證簡本誤脱。

10. 復見之,以某墊(摯),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第4簡)

今本"復"上有"主人"二字。王士讓云:"賓既見而主人復見之,所謂相

見也。"此儀稱"還摯",即主人受賓之摯後即到賓之門還其摯而復見之。事既更端,文亦重起,非承上文而來,則"復見之"上無"主人"二字,既無主詞,又不明"之"字何所指,實不可通。及至主人(被求見者)到賓(求見者)之門後,賓主互易,稱主人即原來之賓,稱賓即原來之主人。簡本抄寫者不識下文稱"主人對曰"即原來之賓,以爲與"主人復見之"必有一誤,遂誤删"主人"二字。

今本"以某"作"以其"。此還賓之摯,故云"以其摯"。此篇"某"字均代 賓主人或介紹者之名,此文毋須用名。細審圖版,簡本"某"字寫作"東"、 "集"、"東",中豎略短即成"其"字,故多"其"、"某"互誤。但此文"夷",摹本 不誤,乃陳氏《釋文》誤定爲"某"。

今本"鄉"作"曏"。"鄉"字削改重寫。經傳多假"鄉"爲"曏"、《論語· 顏淵》"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釋文》云:"又作曏、同。""曏"、"鄉"聲同 通假、"曏"爲後製正字。

11. 對日(第5簡)

今本對上有"賓"字。士相見賓主人對語,通篇俱明言賓或主人。此賓即原來之主人,簡本抄寫者不明賓主互易之故,遂删"賓"字,誤與上同。

12. 壹拜其辱也(第6簡)

今本"壹"作"一"。下"主人荅壹拜"、"君荅壹拜"及《士冠》、《鄉飲》、《鄉 射》、《聘禮》、《公食》、《少牢》鄭注並云:"古文壹爲一。"《有司》鄭注"古文壹作 一",阮元《校勘記》云:"徐本、《集釋》同,毛本古作今。按全部注內壹爲一並 云古文。"是古文作"一",今文作"壹"。今本"壹"、"一"錯雜並用,當屬傳寫之 誤。簡本作"壹"用今文。

13. 實退再拜(第6簡)

今本"退"下有"送"字。此記士見大夫與土相見之不同儀注,而不同處 俱在大夫而不在士。此句無"送"字,則再拜者爲賓。凡主人送賓,無論尊 卑,皆主人拜而賓不顧,無賓答拜之儀。上云"於其人也,壹拜其辱也",是 士再拜大夫一拜。賓退而大夫送亦再拜者,因大夫舜摯不受,即不再還摯 往見,故於其退時,當減一等而不減,以見加隆之意。簡本誤脱送字。

14. 如當爲臣者則禮辤其墊(摯)(第6簡)

今本"如"作"若"。今本"若"字簡本均作"如"。《有司》辯獻衆賓節"若是以辯"鄭注:"今文'若'爲'如'。"則簡本用今文。又此篇"若君賜之爵"鄭注:"今文若賜之爵,無'君'也。"似鄭所據本今文亦有作"若",故徐養原《儀禮今古文異同疏證》云:"若、如一聲之轉,經傳多互通。《康誥》'若保赤子',《大學》引作'如';《秦誓》'如有一介臣',《大學》引作'若'。"以爲二字傳寫不別,其實不然。二字多通用,祇證傳本易訛,不能證今古文無別。鄭此注祇言今文無"君"字,而於"若"字或乃偶然失照,或乃厥後傳寫之誤,今據簡本,始知今文作"如"不作"若"也。

今文"當"作"嘗"。《特性》第 43 簡嗣子長兄弟籑節"祝命當食",今本亦作"嘗"。以摯相見爲客禮,有臣屬關係者即不應以摯相見。"嘗爲臣者",即往昔曾隸屬爲臣而今也無此關係,雖得以摯相見,但應減常禮一等。作"當爲臣者"、"當食",均不成文義,實不可通。細審圖版,下第 13 簡"嘗騰"作"嘗",此文及《特性》作"營",不過形體微調,不應逕定爲"當"。

今本"摯"下有"曰某也辤不得命不敢固辤"十一字。此亦記士見大夫 與士相見之不同儀注。士求見於大夫一辤而許,其辭上文未見,辤辭又不 同,不應省略,此十一字顯係誤脱。

15. 實入鄭墊(摯)再拜(第6簡)

今本"鄭"作"奠"。簡本此篇與《喪服》、《特牲》、《少牢》、《燕禮》、《泰射》俱作"鄭",《有司》有作"鄭",有作"塻"。案"鄭"、"塻"俱爲"奠"之加形旁字。卜辭彝銘地名之"鄭"俱作"奠"或"酋",不從"邑"。而"奠"之作"鄭",猶"豐"之作"酆","會"之作"鄶","成"之作"郕",俱以假作邑名而後加形旁耳。"塻"字字書不見,加土旁與邑旁義亦相近。但奠置、奠定字當作"奠",簡本實爲誤加形旁。簡本此例數見,《服傳》之"受"作"綬";《喪服經》之"加"作"駕","朋"作"崩";《特性》之"充"作"統";《有司》之"脊"作"脐","先"作"洗","反"作"販";《燕禮》之"豐"作"酆","鄉"作"薌";《泰射》之"象"作"豫","席"作"掂"皆是也。

16. 使擴者還其墊(摯)於門外(第7簡)

今本"於"作"于"。《廣雅・釋言》: "於,于也。"《説文・亏部》、《爾雅・

釋詁》"亏,於也"。二字互訓通用,段玉裁所謂"今音于羽俱切,於央居切,古無是分别也"。簡本今本俱"于"、"於"錯雜並用,且多互異。阮元《校勘記》云:"唐石經'于'字一千四百四十三,'於'字一百四十二,莫詳其義例。諸刻注疏尤參差不一,各依舊本可也。"《士昏》、《大射》鄭注並云"今文'於'爲'于'"、《既夕》鄭注"今文'于'爲'於'",胡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云:"'于'、'於'二字,經傳通用爲語辭,鄭於《昏禮》、《大射儀》從古文作'於',《既夕禮》又從古文作'于'者,正欲見古文二字已通用矣。"案胡説大誤。鄭兩注不同,正見古文、今文二本俱屬"于"、"於"錯雜並用,並藉以證鄭氏所據本如簡本之今古文滲雜,沿用舊本,無所更易。賈《疏》以下,誣鄭氏以雜糅今古文,改易經字,據簡本而知此論爲非是。參見第 150 條,說詳拙撰《禮漢簡七篇爲古文或本考》。

17. 賓擴者〔對〕日,某〔也〕使某,非敢爲儀〔也〕(第7簡)

今本無"賓"字。此節大夫使擯者至門外還摯,上下均爲擯者與賓對語。大夫有擯者,賓爲士,士無擯者。簡本顯係誤衍。

今本"使"作"命","非"上有"某"字。此擯者荅賓之辭,敖繼公謂"擯者自爲之辭",郝敬謂"擯者述主人命己之辭",注家説有不同。還摯之事乃擯者代大夫爲之,初辭曰"某也使某還摯",三辭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上"某"爲大夫名,下"某"爲擯者名,均擯者自爲之辭,事本易明。祇因再辭今本"非"上有"某"字,遂有以此"某"字爲擯者述大夫之名,而不得不改"使"爲"命",致啓後人之訟。簡本再辭與三辭無異,前後一貫,聚訟立解,然後知今本之誤,蓋初衍"某"字,繼又臆改耳。

18. 飭之以布(第8簡)

今本"飭"作"飾"。羣書"飭"、"飾"二字通、《柳敏碑》"汶飭不雕"、假 "飭"爲"飾"也;《禮記·樂記》"復亂以飾歸",假"飾"爲"飭"也,故《史記· 樂書》作"飭"。此文簡本亦假"飭"爲"飾"也。

19. 上大夫相見以睪,〔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短(頭),應執之(第8-9簡)

今本"睪"作"羔"。此記上大夫相見所用之摯及執之之法。《春秋繁露》、《説苑》、《白虎通》均謂卿(即上大夫)之摯以羔,與今本同。羣書"睾"

與"皋"通用,《尚書》"皋陶",《列女傳》作"睾陶";《左傳》哀公二十四年"皋如",《春秋繁露》作"大夫睾"。《范鎮碑》"綜睾陶甫侯之遺風",别體又作"睾"。"皋"與"羔"通,孔子弟子高柴,其字《論語·先進》、《左傳》哀公十五年、《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子羔",《禮記·檀弓》作"高子皋"、"季子皋",孔《疏》云"'羔'、'皋'通"。而《家語·子夏問》"子睪問於孔子"又作"睪",然則"睪"實"皋"之形譌也。

今本"麃"作"麛",上有"如"字。《説文·鹿部》:"麛,鹿子也。"《爾雅·釋默》:"鹿,牡麚牝麀,其子麛。"《釋文》:"本或作'麂'。"《白虎通》亦作"麂"。《釋獸》又云:"麋,牡磨牝農,其子奧。"《國語·魯語》章注:"鹿子曰麂,麋子曰奧。"麋亦鹿屬,是廢、奧均爲幼鹿。《史記·孝武本紀·集解》引章昭曰:"楚人謂麋爲麃。"《説文》又云:"庶,麋屬。"(據小徐本)然則"庶"爲"廋"之形譌。許慎以麃爲贾省聲,與奧聲亦近,簡本"鹿"當作"廋"也。又麛,據鄭注爲孤之摯,恐出臆想。《白虎通·文質》"右贄執麑",劉師培《禮經舊説》以爲"右"當作"古","謂古贄本用麑鹿,嗣則雖以羔代而執法仍同"。又"廣"上無"如"字,不成文義。上記"下大夫相見摯用鴈",云"如執雉",簡本有"如"字,則此爲誤脱無疑。"上大夫摯用羔",雉鴈兩足,羔麝四足,執之之法不同,故别云"如廢執之"。

20. 見于君,執墊(摯)至下,容送俶(第9簡)

今本"見"上有"始"字。此臣見於君節,盛世佐云:"摯唯新臣有之,常朝及燕見則不用也。"語猶未達。臣(包括卿、大夫、士)之於君,《喪服》稱之爲"至尊",具臣屬關係,無賓主之義,見不用摯。卿大夫之私臣,其義同。上文士嘗爲臣者見於大夫,當時已無臣屬關係,故可稱摯;此爲新臣,初次見君,於其來也,臣屬關係猶未樹立,故允其稱摯,以後則不以摯見。此"始見"之義也。無"始"字義不顯豁,簡本誤脱。

今本"送俶"作"彌蹙"。下第 15 簡"容彌蹙以爲儀"句適爛缺。案"送" 當爲"迷"之形譌,迷與彌聲近通假,《左傳》之"彌子瑕",《大戴禮記・保傳篇》作"迷子瑕"。又"蹙"當作"踧",《説文・足部》:"踧,行平易也。"行容平易以示敬。"踧"與"俶"聲同通假。

21. 士大夫則鄭(奠)墊(摯)再拜稽首,荅賣拜(第9簡)

今本"荅"上有"君"字。此節記見君之禮容,遂及用擊時之拜法。臣見 君再拜稽首,凡禮皆然;而君之相荅,則各有不同。此文欲明君之拜法,不 應無"君"字,今本爲長。

22. 如(若)也國之人則使擯者還其墊(擊)(第 9-10 簡)

今本"也國"作"他邦"。簡本"他"字俱作"也",本作"它",俗誤作"也",《周憬功勳銘》"檀柁提口",顧靄吉《隸辨》云"《廣韻》俗從鉅作'柂'"可證。《士虞記》"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鄭注:"今文'他'爲'它'。"簡本用今文。《説文》邦、國互訓。簡本避劉邦諱俱作"國"。高堂生漢初今文當避"邦"爲"國",此亦用今文。

今本"摯"下有"曰寡君使某還摯"七字。此他國之人見於君,使擯者還摯之辭。其辭已見士見於大夫節:"賓出,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兩節相異之處:彼節擯者與賓對語,應錄全辭;此節他國之人不辤而受還摯,祇須錄賓之對辭"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辤"爲已足,不必復述前語。此重出之文,得簡本而可證今本爲後人所臆加。

23. 辨君所在(第10簡)

今本"辨"作"辯"。上"必辯君之南面",簡本作"辯",與今本同。《禮記·喪服四制》鄭注:"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釋文》:"辨,本又作'辯'。"《説文·辡部》"辯"字段注云:"俗多與'辨'不别。"簡本每多正假並用不别也。

24. 凡言,非對也,稱而復傳言(第 10-11 簡)

今本"稱"作"妥","復"作"後"。陳校云:"'稱'字削改。"不知原作何字? 此節言進言之法,鄭注:"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與尊者言事,對尊者 之問必隨問隨答,不待坐定;己所陳說,必安坐而後出言。依簡本,稱,舉也; 復,又也。待尊者舉某事爲問而重又出言,則與"非對也"相矛盾。簡本經師 所改實誤。鄭注:"古文'妥'爲'綏'。"彼經師對今古文亦不盡詳悉,其爲臆 改無疑矣。

25. 與衆言, 言忠信〔慈諹〕(第 11 簡)

今本"諹"作"祥"。《集韻》十陽:"諹,譽也,讙也。"别一義。此殆假"易(即陽字)"爲"祥"而誤加形旁。陳校云:"此二字上下有圓括弧,是讀者所

作删去號。'忠信'與'慈祥'相重,故讀者欲删去之。而《大戴記》引此句無'忠信'二字,可見不同家法,或删'忠信',或删'慈祥',俱嫌其重。"按陳説非也。據經文"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敖繼公據《大戴記》注,以爲"因下有'言忠信'三字而誤衍"。敖説近是。"忠信"與"慈祥"義不重複,而删"慈祥"則"衆"與"居官者"無别,《禮經》無此文例,有何"不同家法"之足云!

26.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袍,卒視面,無改,終皆如(若)是(第 11 -12 簡)

今本"袍"作"抱"。《説文·衣部》列"袍"、"裛"二篆,"袍,襺也"。即衣有表有裹而充之以絲綿或麻絮者。"裛,裹也。"即懷抱字。段玉裁注云:"《論語》'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釋以懷抱,即褱裛也。今字'抱'行而'裛'廢矣。""中視袍",正是"褱 裛"之"裛"而非訓襺之"袍"。"裛"、"抱"古今字,古有作"裛"而隸定爲"袍"耳。此即簡本保存古正字之一也。

今本"無"作"毋"。下第 12 簡"無上於面,無下於帶",今本亦作"毋"。 第 14 簡"君無爲興",今本同。《服傳》第 41 簡"可毋慎乎",今本作"無"。 《燕禮》第 52 簡"吾子毋自辱焉",今本亦作"無"。《泰射》第 50 簡"毋射護 (獲),毋獦(獵)護(獲)",今本同。第 103 簡"衆毋不醉",今本亦作"無"。 又第 59、92 簡"毎周","毋"爲"毋"之誤加形旁字,今本作"毋",實同。鄭氏 此篇二注、《公食》"毋過四列"注並云"古文'毋'作'無'",是簡本、今本俱 今、古文錯雜並用,祇互見歧異耳。《説文・毋部》"毋"字段注云:"古通用 '無',漢人多用'毋',故《小戴禮記》、今文《尚書》皆用'毋',《史記》則竟用 '毋'爲有無字。"是"毋"爲正字,"無"爲假借字。

今本"終"作"衆"。鄭注:"今文'衆'爲'終'。"簡本用今文。徐養原《疏證》云:"'衆'與'終'古字通。《周易·雜卦傳》'大有終也',《釋文》云:'衆,荀作終。'《史記·五帝本紀》'怙終賊刑',徐廣曰:'一作衆。'《説文· 蚆部》:'蟲'从烛穴聲。穴古文終字。蟓,螽或从蟲衆聲。'作蟓。"是"衆"爲正字,"終"爲假借字。

陳校云:"簡文'與'作'與'、'與'、'舉'作'舉'、'舉'、'與'作'舉'、'舉'

或'興'。"案《周憬功勳銘》"郡又典南海接比",又"奉孝廉",是簡本與、舉、興等字多係漢隸别寫。凡此等别寫之字,此略舉以見例,下不悉校。

27. 如(若)父,則遊目,無(毋)上於面,無(毋)下於帶,立則視足,坐則 視膝(第 12 簡)

鄭注:"今文'父'爲'甫'。"簡本與今本同用古文。

今本"立"上有"若不言"三字。此節記上與大人(卿大夫)或父進言時之禮容。鄭注:"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此一節爲與大人或父言訖,視其足或膝以知其將行起也。如無"若不言"三字,則此二者專屬於父,不第使上下文失却照應,且不能明其義也。簡本抄寫誤脱。

28.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吹申,問曰(日)之蚤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第 12 簡)

今本"吹申"作"欠伸"。《禮記·曲禮上》:"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 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少儀》:"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 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均與此文略同。"欠"與"吹"聲義俱 不可通,簡本作"吹",殆如他文"奠"之作"鄭"、"反"之作"販",俱屬誤加形 旁耳。

鄭注:"古文'伸'作'信'。"《禮記·儒行》"竟信其志",鄭注:"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説文·人部》"伸"字段注云:"疑此字不古,古但作詘信,或用'申'爲之,本無'伸'字。宋毛晃曰:古惟'申'字,後加立人以别之。"又云:"虫部'尺蠖屈申蟲也',《太平御覽》引作'曲信蟲'。"然則簡本與今本同用今文作"申",作"伸"乃俗寫耳。《服傳》甲本第 12 簡《齊衰期章》"不敢信其私尊也",作"信"用古文,别有説,見《漢簡服傳考》。

今本"蚤"作"早"。鄭注:"古文'早'作'蚤'。"胡承珙《疏義》云:"'早'正字,'蚤'古文假借字。《漢書》多借蚤爲早晚字。"《楚元王傳》顏注:"'蚤',古'早'字也。"簡本用古文。

29. 膳儀(第 13 簡)

今本"儀"作"葷"。鄭注:"古文'葷'作'薰'。""膳儀"不成文義,書手抄誤,特不知簡本用今抑用古耳。

30. 呫嘗膳(第13簡)

今本"呫"作"徧"。鄭注:"今云'呫嘗膳'。"盧文弨改"云"爲"文"。簡本用今文。臧琳云:"《廣雅·釋詁》呫、嘗同訓爲食,呫既訓嘗,'呫'下不當更有'當'字。蓋古文'徧嘗膳',今文'徧呫膳','今云呫嘗膳'當作'今文云呫膳',文字脱,'當'字衍也。"徐養原《疏證》云:"呫與徧形聲絕遠,《說文》無呫字,呫既訓嘗,則呫、當不得連文。《周禮·膳夫職》'品嘗食',注云'品者每物皆當之'。《禮記·玉藻》'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注云'必先徧嘗之',疏云'品猶徧也'。此經古文作'徧',今文作'呫',竊疑'呫'當爲'品',因字形相涉而誤耳。""呫嘗"連文,決爲有誤,臧、徐之説均善,但簡本已作"呫嘗膳",則其誤蓋在漢初。

31. 君命之食然後食授(第 13 簡)

今本無"授"字。陳校云:"今本奪'授'字。"陳氏《校記》對二本異文絶少斷案,此獨定今本奪字,其實大誤。此君賜食節今本全文:"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本師曹元弼先生《禮經校釋》(卷三)云:"'若君賜之食'節,言見客於君之禮。《論語》'侍食於君'節,《玉藻》'若君賜之食而君客之'節,皆與此同。'若有將食者'節,言侍食常禮,《玉藻》'若有嘗羞者'一節與此同。"見客於君而賜食之儀,當在逸禮,據《玉藻》之記,可推比而知。此節前段,君臣均無將食者;後段,君有將食者而臣無將食者。將食者即佐食者,惟尊者有之。就食時,將食者每取食必先嘗以示無它,然後授與尊者,尊者食將食者之所授,名曰"食授"。"食授"爲禮儀之專詞,尊者有將食者始有"食授"之儀。此節前段君無膳宰佐食,於君取酒食祭始爲飲食之神時,臣即取諸食先嘗,如爲君佐食皆膳。君既無將食者,臣自不當有;無將食者自無授食之儀,又何來"食授"?後段君有將食者,即膳宰佐食,臣不必爲君嘗膳。但臣仍無將食者,君有"食授"之儀而臣仍無之。前後兩段"然後食"句均屬臣食,君前臣卑,均無將食者而無"食授"之儀。簡本"食"下"授"字,實爲誤衍無疑。

32. 如(若)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 爵,而後授虚爵(第 13-14 簡)

今本"賜"上有"君"字。鄭注:"今文'若賜之爵',無'君'也。"簡本用今文。胡承珙《疏義》云:"案無'君'字則不明所賜,且此文上下與《玉藻》文略

同,《玉藻》有'君'字,此不當異。"案《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與"君若賜之爵"不相連屬,自成一節;此文"若賜之爵"承前段"若君賜之食",可以無"君"字,胡説未允,今文可從。

今本"而後"作"然後"。《聘禮·記》"君還而後退",鄭注:"而後猶然後也。"王引之《經傳釋詞》云:"然猶而也,然後,而後也,乃也,常語。"

33. 坐取屢,隱辟而後屢(第14簡)

今本二"屢"字俱作"屨"。簡本此篇與《喪服》丙本《服傳》甲、乙本之 "菅屨"、"繩屨"、"麻屨"以及《泰射》第102 簡之"説屨"俱作"屢"。《説文・ 履部》"屨"字段注云:"晉蔡謨曰:'今時所謂履者,自漢以前皆名屨。'履本 訓踐,後以爲屨名,古今語異耳。"是古文當作"屨",漢隸通行字作"履"也。 簡本作"屢"者,蓋原以聲同假"婁"爲"屨",後加"屝"旁作"屨",漢人不識 房,抄寫脱彳。徵諸篆文"屨"、"屜"、"脬"、"屩"等字,《説文》均云從"履" 省,則固有"屝"旁,非如許氏釋"履"爲從"尸"從"彳",彼不過欲以諸字隸履 部,遂曲説以爲從履省耳。

34. 大夫則辤下,比及門,三辤(第14簡)

今本"則辤"下有"退"字。此節記臣侍坐於君而退去之儀,而士與大夫 其儀不同。上文云:"退,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辤。'君若降送 之,則不敢顧辤,遂出。"敖繼公以爲下文言"大夫則辤",則此爲士明矣。士 祇有退而君爲興一辤,君若降堂而送,則不敢再辤,不顧而去,蓋士卑不敢 與君爲禮。大夫尊於士,應有相異,得與君三辤爲禮:退者,大夫告退而君 爲之興,一辤;下者,鄭注云:"下亦降也。"降堂而君從降,再辤;將出門,三 辤。君送不出門,三辤至於門。無"退"字,祇有"降堂"、"及門"二辤,足證 簡本誤脱。細審圖版,"則"下有削改痕,空一格,似寫時"退"與"辤"誤倒, 削去而未補寫者。

35. 如(若)先生與爵者請見之,則辤,不得命(第 14-15 簡)

今本"與"作"異"。此節記致仕大夫求見於士之儀。據簡本則求見於 士爲先生與爵者二者。泛稱爵者,士亦爵名,與以尊降卑之義不合。《玉藻》"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士喪禮》"他國之異爵者","凡異爵者拜諸其位","告於異爵者",均與本文異爵者同義。鄭注:"先生,致仕者也。異爵, 謂卿大夫也。"致仕卿大夫來見,尊於士,故其儀有不同也。簡本作"典",蓋 爲"異"之形譌。

今本重"辤"字,屬下讀。大夫爵尊,來見當辤;舜而未得許可,應告以當往彼求見而先出拜見之,例無固辤之儀也。然則"則辤"爲禮之常;一辤而"不得命"則先見之爲禮之變。"不得命"句上文屢見,今本此文涉下辤辭"辤不得命"句而誤衍。

36.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寫,大夫則曰寡君之恭(第 15 簡)

今本"寫"作"寡"。陳校云:"'寫大夫'即'寡大夫',《燕禮》第 45 簡'寡君'亦作'寫君'。"簡本寡字作"寫",又有作"寫",前者與《薌它君石祠題詞》 (《故宫博物院院刊》總二期)"靡養孤寫"略同,後者形稍變耳。陳氏《釋文》、《校記》不當逕定爲"寫",且當在"寡"字逗,不應與大夫連文。

今本"夫"下有"士"字。此節注家均依《玉藻》立解,"謂擯贊者之辭",乃使臣之擯者對主國稱其使臣之稱謂。此禮主於士,上句指士爲擯者,非以君命出使;如使臣爲卿則不稱"寡君之老";使臣爲大夫則不稱"寡",寡即寡大夫。下句連類而及大夫爲擯者,今本作"大夫士",與上句矛盾,無法通釋。戴震以下,均以爲文有譌舛,或説"士則曰"三字衍文;或説誤"使"爲"士",迄無定論。得簡本而知本無"士"字,則此大夫爲擯者,使臣當爲卿,仍稱寡君之老。今本誤衍"士"字。

今本"恭"作"老"。老即室老。作"恭"義不可通。細審圖版,第 11 簡 "老者"作"**志**",《服傳》第 8 簡"室老"作"**老**",此作"**志**",仍屬"老"字寫誤,不 當遽定爲"恭",陳氏《釋文》、《校記》均誤。

37. 凡執敝執敝者不〔趨〕(第 15 簡)

今本"敝"作"幣"。《說文·尚部》:"敝,帧也。一曰敗衣。"《巾部》: "幣,帛也。"二字義别。古多用"幣"爲"敝",《泰山都尉孔宙碑》之"雕幣", 皇象本《急就章》之"叱幣"(顏本作"叱敝"),《國語·魯語》之"幣器"(景明 金季校刊本作"敝器"),《管子·輕重甲篇》之"靡幣",《周禮·大宰職》之 "幣餘",俱爲敝敗之敝,作幣爲誤加形旁。簡本作"敝"爲聲同通假,今本作 "幣"爲後製正字。 今本不重"執幣"二字。《周禮·小行人職》:"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 璧以帛,琮以錦,號以繡,璜以黼。"此云"執幣者"乃執皮、帛等,下别云"執 玉者",乃執圭、璋等,鄭注所謂"重玉器尤慎也"。然則此文云"凡執幣"乃 總冒六幣,下分兩段:一爲皮、帛等,稱執幣者,二爲圭、璋等,稱執玉者。今 本不重"執幣",二執之相對意義不顯,而"凡"字亦無着落,得簡本而義始顯 豁。今本誤脱。

38.〔執玉者則〕**唯艳戎舉前肆踵**(第 15-16 簡)

陳校云:"唯上今本有'則'字。"案第 15 簡簡尾爛缺若干字,唯字半泐, 無法斷其必無"則"字。鄭注"今文無'者'",亦不知簡本有無"者"字。

今本"艳"作"舒"。舒有作"舒"者、《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玉篇·邑部》舒字下引作"邻"。《集韻》九魚"舒"下云"通行舒"。是舒字予旁有作『8。又漢印舒有作"覺"。據此證"艳"實"舒"、"覺"之形譌。

今本"戏"作"武"。陳校云:"以它簡校之乃'戒'字也。"但作"戒"字屬 上或屬下均不可通。此字簡本雖與《燕禮》、《泰射》之"戒"字同作,仍當爲 "武"之形譌,不應遽定爲"戒"。

今本"肆"作"曳"。鄭注:"古文'曳'作'枻'(嚴本作'抴')。"《檀弓上》《釋文》:"枻,亦作曳。"簡本《燕禮》"奏肆夏",《泰射》作"奏世夏",肆、世聲同通用而此當作"世"。枻或抴之作世,猶腒之作居、幣之作敝也。簡本實用古文。

39. 詫者,在國(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第16簡)

今本"詫"作"宅"。鄭注:"今'宅'爲'託'。"阮元《校勘記》云:"毛本作 '今文"宅"或爲"託"',徐本無'文'、'或'二字,《集釋》有'文'字無'或'字, 《通解》無'文'字有'或'字。"案當從毛本。宅、託俱是今文。《説文·人 部》:"侂,寄也。从人厇聲。厇,古文宅。"《宀部》:"宅,所託也。从宀乇聲。 冠,古文宅。厇,亦古文宅。"古文當作"厇"而鄭注未錄,蓋其所據非古文原 本也。簡本詫爲託之涉宅字而誤加宀旁,實用今文或本。

鄭注:"古文'茅'作'苗'。"簡本與今本同用今文。

40. 服傳(第2簡簡背) 第八(第1簡簡背)

漢簡《喪服》有三本:單傳二本,皆木簡,一本大字,陳校定爲甲本;又一本小字,陳校定爲乙本。單經一本,亦大字,係竹簡,陳校定爲丙本。陳校以甲本爲主,今從之。合校附見乙本、丙本。

《釋文·敍錄》云:"《喪服》一篇,又别行於世。"又云:"鄭玄注《儀禮》十七卷。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儁之、劉道拔、周續之。"自注:"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隋書·經籍志》云:"《喪服經傳》一卷,馬融注。"禮家據此,知十七篇中《喪服》有别行之本。專注《喪服》自馬融始,遂以爲别行亦始於馬融。馬注《喪服》有經有傳,稱《喪服經傳》。今西漢竹木簡甲、乙、丙三本之出土,可據以證明:一、非因馬融等專注《喪服》而遂使《喪服》單行,無注之本早在西漢别行於世;二、别行不僅有單傳之本,且有單經之本,由此可推斷《服傳》撰作時不附於經,經傳合編出於别一人之手。又單傳既錄經文不全,自不應與其他十六篇經記全文合編,由此可推斷漢初十七篇中《喪服》,當爲單經而非單傳;三、漢簡單傳題名《服傳》,可見《白虎通》所引《禮服傳》即據此本,又可由此推斷經傳合編必在東漢之末,拙撰《漢簡服傳考》以爲出馬融手也。

甲、乙本《服傳》所錄經記之文不及二之一,實出傳文引述,《漢簡服傳考》論證其事,並駁正陳夢家氏《服傳》爲删經本之説,俱詳彼文,此不備載。

今本作第十一。篇次不同,説見第1條。

丙本第一、二簡簡背不標篇名與篇次,除作單經别行之證外,亦據以反證,凡他篇簡背題名及編次,不過爲持有之經師作卷外標誌及檢索之用耳, 非有他義焉。説詳《禮漢簡七篇爲古文或本考》。參見第1條。

41. 斬衰常(第1簡)

丙本"斬"上有"喪服"二字,與今本同。經文有此二字,即所謂既是正文,又屬題名也。甲、乙本無此二字,實爲單傳之鐵證。參看第1條。

乙本同,今本"常"作"裳"。《説文·巾部》:"常,下帬也。从巾尚聲。裳,常或从衣。"經傳俱用或體,簡本猶保存古正字。

42. 斬者,不鰼也,苴絰〔者〕,麻之有賁〔者也〕,苴絰大鬲,左末在下(第1簡)

乙本同(丙本單經無傳)。今本"斬者"下有"何"字。傳多設問荅之詞。

解説服制與親等,均用"何"、"何也"、"何以"、"何謂"等問辭;其對某一服飾之用材與製法,喪具之取象與形狀,如苴絰、絞帶等,則不用問辭。傳解斬、齊、總、總等字,當屬後者,簡本俱無"何"字,前後一貫;今本則於斬、齊、總字下有"何"字,總字下無"何"字,殊乏條例。又《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六引此傳亦無"何"字。足證簡本單傳以近原本爲善,而今本出合編者之手或有所增删也。

乙本同。今本"鰼"作"緝"。《楚辭·九懷》"襲英衣兮緹鰼",洪興祖補注:"鰼,緶衣也。"《説文·糸部》:"緶,交臬也。一曰緁衣也。从糸便聲。""緁,緶衣也。从糸疌聲。鰼,緁或从習。"《廣雅·釋詁》:"緶,鰼,緁也。"《玉篇·糸部》:"緶,交枲縫衣也。亦作緝。"《集韻》二十六"緝":"緁,鰼,緶衣也。或作鰼。"緁、緶互訓相通,鰼爲緁之或體,緝爲緶之或體,均是交枲縫衣也。枲,麻也。縫麻衣以兩邊側交裹,使斷處不外露,以見整飭。不鰼不緝,乃縫麻衣兩邊側不交裹,斷處外露,以示無飾。此文斬之不緝,下文齊之緝,簡本俱用俗寫或體。

乙本同。今本"賁"作"蕡"。簡本《有司》第 9 簡"糟(麵)賁",今本亦作 "蕡"。鄭注:"蕡,熬枲麻實也。"蕡爲麻實。《説文·艸部》:"蕡,雜香艸也。 從艸賁聲。"義不同者,據《爾雅·釋草》:"黂,枲實。""蕡"實"黂"之假借字。 《艸部》又云:"萉,枲實也。从艸肥聲。黂,萉或從麻賁。"然則其正字作 "萉","黂"爲或體。《貝部》:"賁,飾也。"别字别義。《漢書·地理志上》"襄 賁"顏引應劭注、又《英布傳》"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顏注,並云:"賁音 肥。"蓋"肥"與"賁"以古音微部與文部相轉而假耳。"賁"、"蕡"聲同通假, 作"蕡"、作"賡"俱"賁"之加形旁後製正字。

十一"麥":"捅, 拢, 扼, 或作拢、扼。"故"捅"、"拢"、"益"古通用。

乙本、今本"末"作"本"。本爲麻之根,末爲麻之梢。張爾岐《儀禮句讀》云:"首經之制,以麻根置左,當耳上,從額前遶項後復至左耳上,以麻之末加麻根之上,綴東之也。"齊衰三年章"牡麻右本在上",張爾岐又云:"牡麻爲經,其本在冠右而居末上。"惟麻根麻梢聯結之處,始有左本右本、本上本下之分别,而此一分别正顯示斬衰、齊衰二服之首經不同。齊衰之首經,麻本在上,亦即末在下,則斷無斬衰之首經亦末在下之理。簡乙本既作"本"與今本同,則甲本作"末"之爲誤寫,自屬無疑。

43. 資衰之経, 斬衰之帶也, 去五分一以爲帶, 大功之経, 資衰之経 (帶) 也, 去五分一以爲帶(第1-2簡)

乙本同。今本二"資"字俱作"齊"。簡甲、乙本"齊衰"字俱作"資"。丙本經"疎衰常(裳)齊",記"齊衰四升",俱作"齊"與今本同;"若齋常(裳)内衰[外]"作"齋"。"齊"當作"齋",以聲同通假,"齋"乃加形旁後製正字。"齋"亦假"資"爲之,《荀子·禮論篇》:"卑絻黼黻文織,資麤衰經菲繐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楊倞注:"資與齋同,即齊衰也。麤,麤布也,今麤布亦謂之資。"《説文·衣部》:"齋,緶也。从衣齊聲。"《廣雅·釋詁》:"緶、網、濟,緁也。"緶、網、緁之義俱爲縫,謂交裹縫衣。五服一斬四齊,區别於斬,縫衣以兩邊側交裹使斷處不外露爲齊,故下傳云:"資(齊)者網也"。參見第42條。陳校引《少牢》鄭注"今文'資'作'齎'",彼别義,不當引以爲從今抑從古之證。

44. 繡麻之経(第2簡)

乙本同。今本"繣"作"緦"。甲、乙本"緦"俱作"繪"。《州輔碑》"湟而不繣",則漢隸"繣"爲"緇"字。陳校云:"它篇亦用爲'緇'字。"案緦爲麻縷甚細而成布甚疏之麻布,而緇訓"帛黑色"。丙本"緦麻三月者"作"緦"與今本同,以丙本決之,可斷甲、乙本實係形近誤寫。

45.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長各齋其心,皆下本(第 2-3 簡)

乙本同。今本"長"作"杖"。《通典》卷八十七:"削桐木爲杖,長與心齊,下本。"此言杖之長度依人之長度而定,文承杖之用材下,非更端重起,

當作"長"。此簡本之善者。今本誤。

乙本同。今本"齋"作"齊"。經傳"齋戒"字多以"齊"爲之。此齊等之義,羣書無作"齋"者,簡本當係抄誤。參見第 152 條。

46. 儋主也(第3簡)

乙本同。今本"儋"作"搶"。《說文·人部》:"儋,何也。""何,儋也。" 《漢書·揚雄傳》"儋人之爵",顏注:"儋,荷負也。"段玉裁云:"儋俗作搶。" 《集韻》二十三"談":"儋,搶,《説文》何也。或從手。"《羊實道碑》"騎馬儋 負",《隸釋》云:"儋即擔字。"簡本多保存古正字,如"裳"之作"常","抱"之 作"袍"也。

47. 繩纓徐(條)**屬,冠**[六升,外]**縪,段而勿灰**(第 3-4 簡)

乙本同。今本"繩"上有"冠"字,"屬"下有"右縫"二字。此傳釋經章首斬服之"冠繩纓"句。冠由梁與武組成,梁即冠之頂梁,武即冠之邊卷(即帽沿),武下又有纓(帽下帶)。吉冠武與纓用材不同,故不相連屬,纓繫屬於武;喪冠用一條繩爲武,繩之末垂下作纓,即所謂"條屬"。冠梁用麻布(吉冠用帛)製成,必有摺疊,謂之辟積。摺疊有向左向右之異,梁三辟積,重服摺疊向右而縫,謂之右縫;小功以下摺疊向左而縫,謂之左縫。準此而論,條屬乃釋繩纓之武纓連屬,右縫乃釋斬服冠梁異於小功服以下之左縫。《既夕·記》云:"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於冠梁辟積無釋,故"纓"上無"冠"字,"屬"下無"右縫"二字。以彼決此,然後知今本與簡本之異,不過於冠梁辟積一有釋、一無釋而已。簡本非脱,今本亦非衍,應屬今古文之不同,特不知孰爲今、孰爲古耳。

乙本同。今本"縪"作"畢"。卷子本《玉篇》殘卷《糸部》:"縪,《埤蒼》冠縫也。"《既夕·記》鄭注:"縪謂縫著於武也。"梁之兩端縫合於武時,縫合處必有餘布,吉冠餘布向內而不外露,以示整飭,謂之內縪;喪冠餘布向外,以示無飾,謂之外縪。《既夕·記》"外縪",今本亦有作"縪"者。《通典》亦作"縪"。是"縪"爲"畢"之加形旁後製正字,今本"畢"、"縪"錯雜並用。

乙本同。今本"段"作"鍛"。《説文·殳部》:"段,椎物也。"《金部》: "鍛,小冶也。"二字義别。麻布用人功椎治,使其成熟,又加灰洗濯,使其潔白。段而勿灰者,蓋喪冠無飾,祇椎治使其成熟而不必加灰洗濯。麻布椎

治使成熟,與椎物之義正合,則字當作"段"。經傳"段"、"鍛"多通用,《考工記》:"函人爲甲,凡甲鍛不擊則不堅",爲椎治之義而假"鍛"爲"段";《曲禮下》"金工"鄭注"築、治、鳧、栗、段、桃也",《釋文》"段,本又作鍛",爲冶鍊之義而假"段"爲"鍛"。據此而知簡本作"段"用正字,今本作"鍛"用假字。

乙本同。今本"寝"、"寑"俱作"寢"。下"寑有席",今本亦作"寢"。《說文·一部》:"寑,卧也。从一侵聲。窶,籀文寑省。"《癮部》:"寢,病卧也。从窗省,覆省聲。"二字義異,今概作"寢"。《廣雅·釋詁》:"寑,藏也。"王念孫云:"'寑'今通作'寢',寢者,人所寢息,故爲藏也。"簡本作"寑"爲正字。寝水名,今隸作浸,别字别義,書手誤人旁爲水旁耳。

乙本同。今本"蕈"作"苫"。"寢苫枕塊",《既夕·記》、《墨子·節葬》、《禮記·問喪》同。《荀子·禮論篇》作"席薪枕塊",《左傳》襄公十七年作"寢苫枕草",其義無大異而用字不同。《說文·艸部》:"苫,蓋也。从艸占聲。"《左傳》昭公二十七年《釋文》引李巡云:"編菅茅以蓋屋曰苫。"《既夕》鄭注:"苫,編藁。"《檀弓上》、《問喪》《釋文》俱云:"苫,草也。"苫以編草爲之,本以蓋屋,喪中即用以藉喪主之寢。苫、薪均爲草,簡本作蕈,《集韻》二十二"覃":"蕈,艸名,生淮南平澤。"是以蕈草爲藉。字不同者,殆亦今古文之異也。

乙本同。今本"吹"作"歠"。《荀子》作"啜粥"。"吹粥"義不可通。《說文·歓部》:"歠,欽也。从欽省,叕聲。映,歠,或从口从夬。"《汗簡》卷一:"喽,歠或篆。"當據《說文》。此或體,注家以爲即《莊子》"映"字,《玉篇·口部》訓"小聲"者也。然許書如作"映"字則爲别義,當云一曰而不作或從,頗疑其文有誤。《說文·奸部》:"奸,敎食屰氣不得息曰失。从反欠。失,古文失。"段注:"觀此則知小徐欠作'尽',與此爲一正一反,正是古文'欠'也。蓋今本'欠'下有小篆而失古文矣。"案段説是也。失爲反欠,其古文作"尽";則欠之古文當作"皮",而歠之或體當作"眩"。二徐本作"映"者,蓋或人以其從口從欠,與吹嘘字不別,遂略變其形耳。《說文》或體實爲古文,簡本正用此字,隸定誤爲吹嘘之"吹"耳。

乙本同。今本"洫"作"溢"。長沙馬王堆、銀雀山漢墓出土"古佚書"溢亦作"洫"。《説文·水部》:"溢,器滿也。从水益聲。"卷子本《玉篇》殘卷《水部》:"溫,餘質反,《説文》器滿也,从水从皿。""溢,《聲類》亦溫字也。"溢不出音,實爲溫之或體。廣益本《玉篇》無溫字。野王所引《説文》爲六朝舊本,自較近於原書。二徐誤據《聲類》,以"溢"爲"洫",遂逸"溫"字;而廣益本《玉篇》復據二徐删"溫"字。《集韻》五"質":"溢,溫,《説文》器滿也,或省。"猶略存舊本面目,不過正、或互易耳。"溢"爲"溫"之或體,故《莊子·齊物論》"以其老溫也",《釋文》:"本亦作'溢'。"此溫非溝洫字,古"皿"、"血"不别,漢簡俱從"血"。《釋文》引王肅等云:"滿手曰溢。"吴紱云:"滿手曰溢者,溢與描同。"溢訓捉也,義不相當,以溢爲本字非也。然則《禮經》之"一洫(溢)米",據器滿義引申,滿手之義實無本字,作溢作溫俱聲同通假。

乙本同。今本"棁"作"説"。《禮經》"捝手"字《釋文》音始鋭反者今本 皆作"棁","説服"、"説履"字《釋文》音吐活反者今本皆作"説",唐石經有作 "脱"。簡本則"捝手"、"説服"、"説屨"字皆作"捝",惟《燕禮》第 35 簡立司 正節"及卿大夫皆説屨"作"説",與今本同。又第39簡賓獻主人節"坐捝 手"形旁漫滅,無法辨認,陳氏《釋文》定爲"棁",不確,不具論。鄭注於"坐 脱手"下云"古文'挽'皆作'説'"者五、《鄉飲》《釋文》云:"坐脱,始鋭反,拭 也。注'帨'同。"阮元《校勘記》云:"今注中無'帨'字,疑'説'字本作'帨'。" 今案:《釋文》"注'帨'同"句蓋誤,而見"帨"字則甚善。阮校以"帨"當"説", 則誤中之誤矣。《有司》主婦受尸酢從獻節"坐捝手"鄭注:"捝手者于帨,帨 佩巾,《内則》曰'婦人亦左佩紛帨'。古文'帨'作'説'。"此注"'帨'作 '說'",惟《集釋》作"捝",各本俱作"帨"是也。《內則》"授巾"鄭注"巾以帨 手",《少儀》鄭注引《鄉飲》"坐帨手",可見今文經實作"帨",不作"捝"。《説 文·巾部》"帥"字段注云:"據賈氏《鄉飲》、《公食》二疏,知經注皆作'帨', 别無'捝'字。"胡氏《正義》云:"淺人疑於帨爲佩巾,不得訓拭,盡改經注 '帨'爲'捝',不知捝巾亦無拭義,以帨拭手謂之帨,猶以巾拭手謂之巾。"以 名詞作動詞用,帨手者,以帨巾拭手也。"帨"爲"帥"之或體字,《説文・巾 部》:"帥,佩巾也。从巾自聲。帨,帥或从兑聲。"《聘禮》授幣節"帥衆介夕" 鄭注:"古文'帥'皆作'率'。"胡承珙《疏義》云:"佩巾之帥,鳥畢之率,借爲

將帥、率由之字,二字又互相通借。"此假爲率領字,其義不同,但證帥(帨) 爲今文則無可疑矣。然則此文必作"帨"而始可云用今文,而今本作"捝"者 皆"帨"之誤也。簡本作"捝",《説文·手部》:"捝,解捝也。从手兑聲。"段 注:"今人多用'脱',古則用'棁',是古今字之異也。今'脱'行而'棁'廢 "説"正合,蓋用古文。鄭注於"説服"、"説屨"下云"今文説皆爲'税'"者五, 《詩·碩人》"説於農郊",《釋文》:"'説'本或作'稅',毛始鋭反,舍也。"毛字 作"説"而讀爲"税",胡承珙以爲"古文之假借者"是也。《爾雅·釋詁》, "税,舍也。"可見"脱去"義古文作"説"者今文則作"税"也。今本作"説",簡 本作"棁"又作"説",俱用古文。帨、棁、説、脱、税,羣書多通用,《内則》《釋 文》"帨,又本作'棁',同",《韻會》"捝,本或作'説',通作'脱'",《詩・甘棠》 "召伯所説",《釋文》"説,本或作'税'",《爾雅》郭注引作"召伯所税",《荀 子·正論》篇"而務説人以勿辱也"楊倞注"説讀爲税"、《文選》陸機《招隱 詩》"稅駕從所欲"李善注"'脱'與'稅'古字通",徐養原《疏證》以古字通用, 遂未能明辨夫今古。予以爲正由今古文之不同,而又錯雜並用,致使本義、 假義淆亂莫辨。據衆本而分别之,拭手字今作"帨(帥)"古作"説",脱去字 今作"税"古作"説(锐)"。簡本脱去字作"锐"本字,爲古文本之善者;而拭 手字亦用古文作"棁",古文固二字不别也。古文初出,禮家以今文讀之而 以今隸寫之,有以今文易古文,遂多錯雜。簡本此字猶保存原本面目,足證 其爲古文之本。參見第 150 條。

49. 既虞贊編柱麋(第4簡)

今本"贊槁"作"翦屏"。"翦屏柱楣"句,禮家所引無異文。《禮記·間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文有變易;又《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既葬,柱楣,塗廬",文有不同。馬融云:"倚木以爲廬,在東墻,西向門端也。"鄭注此傳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注《既夕·記》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户。"馬、鄭均不及翦屏。賈疏云:"乃改舊廬西鄉開户,翦去户傍兩厢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竪柱施梁,乃夾户傍之屏也。"聶崇義《三禮圖》云:"案唐大曆年中,有楊垂撰《喪服圖》説廬形制云:'凡起廬,先以一木橫于墻下,去墻五尺,卧於地爲楣,即立

五橡於上,斜倚東墉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此皆唐人之説而義猶未顯。程瑶田《儀禮喪服足徵記》云:"倚廬者,廬倚東壁,但一片陂陀垂之,西至於地楣也,即梁也。非如後世以持楹之横木曰梁也。楣不納明,北户而已。屏謂楣,但結草屏蔽之,初不翦,既虞乃翦其屏,於是柱其梁之垂於地而西啓户焉。"説雖明晰,然依文解義,究不足證其當時實制必如是也。今得簡本,文作"贊槁",則"翦屏"之説殊不足據。《説文·木部》:"楄,楄部,方木也。从木扁聲。"《文選·景福殿賦》:"爰有禁槁,勒分翼張,承以陽馬,按以員方。"李善注:"煸附,陽馬之短桷也。陽馬,四阿長桁也。禁楄列布,衆材相接,或員方也。"梁上於陽馬(即桁),陽馬上加方木(即煸附),以便于架椽。初喪之倚廬,横置楣梁于地,無柱,其椽一頭倚東壁,一頭架于地楣。既虞哀殺,倚廬改建,楣下竪柱,楣上加煸附方木以承椽。《漢書·東方朔傳》顏注:"贊,進也。"是謂進偏而柱楣。《漢書·嚴助傳》"劗髮文身之民也",顏注引晋灼曰:"《淮南》云'越人劗髮',張揖以爲古'翦'字也。"贊翦、楄屏並爲一聲之轉。贊楄之作翦屏,蓋聲之訛也,禮家遂曲説以爲柱楣而翦其草苫屏蔽。

乙本同。今本"楣"作"麋"。麋與眉聲同通假。《荀子·非相篇》"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楊倞注:"麋與眉同。"《漢書·王莽傳下》"赤麋聞之",《北海相景君銘》"不永麋壽",俱假"麋"爲"眉"。眉、楣聲同通假,《説文·木部》:"桴,眉棟也。"段注:"許之眉棟即《禮經》之楣也。"許所見今文《禮經》或即作"眉"。楣是加形旁後製正字。《士冠禮》加冠祝詞"眉壽萬年"鄭注:"古文'眉'作'麋'。"簡本用古文。

50. [始食]采果,反素食(甲本第5簡爛缺,此據乙本第3簡)

今本"采"作"菜"。陳氏《釋文》逕作"菜",以爲"采"上之字爛缺,艸頭亦漫滅。案《周禮·大胥職》:"春人學,舍采合舞。"鄭注:"舍即釋也。采讀爲菜。始人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禮記·月令》"命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然後釋菜",是鄭注所本。釋菜即《小爾雅·廣物》"菜謂之蔬"之菜。簡乙本"采"與《周禮》同作,皆"菜"之聲同通假。

今本"反"作"飯"。鄭注:"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可見鄭本不作 "飯"。敖繼公即據此而謂"《傳》之'飯'似當作'反'"。盧文弨《儀禮注疏詳 校》云:"《白虎通》正作'反',俗本譌作'及'。"本無疑義,而諸家猶多未信,如胡氏《正義》云:"鄭注或本《白虎通》之義,但此《傳》自作'飯',與《論語》'飯疏食'文法一例。"今得簡乙本正作"反",則今本作"飯"爲後人所臆改無疑。

51. 正體乎上(甲本第5簡爛缺,此據乙本第3簡)

今本"體"作"體"。簡本各篇"體"字或從月或從身,無從骨者。漢碑多作"軆"。《玉篇·身部》:"軆,俗體字。"字書無"體"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古佚書"作"膿",與簡本同,是漢隸有作"膿"。

52. 何如而可爲後,同宗則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 (第6簡)

乙本同。今本"可爲"下有"之"字。案"爲之後"之"之",即"爲人後"之 "人",實指大宗無後之人。傳釋經設二問,首明爲後限於同宗,次明同宗限 於支子,前義爲主,故問辭概説,自以無"之"字爲長;答辭實指,故稱"爲之 後",問答應有異,當從簡本。今本蓋涉下句誤衍。

乙本同。今本"則"下有"可"字。可有限定之意,下答辭云"支子可〔也〕"有"可"字,則此句亦當有之。簡本誤脱。

53. 爲所爲祖母=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第 6-7 簡)

乙本作"爲所爲後祖□□(爛缺)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今本作"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此節甲、乙二本有明顯不同,爲全篇所罕見,而乙本爲善。乙本之"所爲後"與今本之"所後者"同義,下記文"於所爲後之兄弟",今本與簡丙本同,則今本亦有作"所爲後"者。大宗無後,小宗之子人繼曰"爲人後者"或"爲後者",其所繼之父曰"所後者"或"所爲後",此"後"字至爲重要,以簡乙、丙本校甲本,可斷甲本誤脱"後"字無疑。

此"所爲後"云云與下記文"所爲後之"云云句例正同,則此連接詞不可省,以丙本校甲、乙本,斷其誤脱"之"字。

全篇均祖父母連稱,豈有爲所後者之祖母服而不爲所後者之祖父服者? 甲本誤脱"父"字。乙本爛缺,不具論。

所爲後之祖父母、妻即爲人後者之曾祖父母與母。今本實少所爲後之

父母一等。簡甲本"祖母"下有重文號,其原本當作"祖父=母=",抄寫誤脱"父=",其保存"母"下重文號,猶是西漢本之最善者。乙本"祖"下爛缺如係兩格,則當作"父=母="。據甲本校今本,則今本誤脱"父母"二字無疑。

所爲後之妻之父母即爲人後者之外祖父母。乙本"妻之父母"無重文號,與今本同,可決甲本"父母"下誤衍重文號,蓋"妻之父母父母"實不可通。

據以上所論,三本均有衍脱,互勘而得原本真面。此蓋歷代禮家所不 及知者。

54. 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第7簡)

乙本同。今本此十四字在"公士大夫之衆臣"傳"君謂有地者也"下。 案此係甲、乙本抄寫誤移於此,當從今本,説見第 56 條。

55. 布總醫枡脞衰三年(第7簡)

乙本同。丙本"誓"作"晉"。今本"誓"作"箭"。下"善析長尺"又作 "晉"。簡本《泰射》第5簡"綴諸簮"作"簪"。漢隸從艸從竹通作,俱屬晉之 加形旁後製正字。《大射》鄭注:"古文'箭'作'晉'。"《周禮·職方氏職》"其 利金錫竹箭",鄭注:"故書'箭'爲'晉',杜子春云:晉當爲箭。《書》亦或爲 箭。"是《禮經》古文與《周禮》故書同作"晉"。《説文·日部》"晉"字段注: "《禮》古文、《周禮》故書皆假'晉'爲'箭'。"然則今文作"箭"爲正字,古文作 "晉"爲假借字。簡丙本用古文,甲、乙本作"朁"爲"晉"之形譌,亦用古文。

乙本同。丙本、今本"枅"作"笄"。《説文·木部》:"枅,屋欂櫨也。"《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三蒼》:"柱上方木曰枅。"皆非卷髮或繁冠之笄。《禮記·問喪》作"鷄",鄭注:"鷄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淮南子·精神訓》高注:"枅讀鷄。"二字聲同通用。

乙本、丙本同。今本"锉"作"髽"。字書無"矬"字。《説文·髟部》: "髽,喪結也。禮女子髽衰,弔則不髽,魯臧武仲與齊戰于狐鮐,魯人迎喪者始髽。从髟坐聲。"鄭氏此經注云:"髽,露紒也。"段玉裁云:"露紒漢人語,謂不用韜髮之縰,露髮爲髻也。"平時用繒爲縰(即纚)以裹髮成紒,喪禮去飾,去繒縱露髮成紒謂之髽,故鄭釋髽爲露紒。許書"紒"作"昦",《髟部》又 云:"界,簪結也。从髟介聲。"蓋有脱文。《廣雅·釋詁》:"界,髻也。"曹憲《音義》云:"案《説文》即籀文髻字也。"可證《説文》古拜切,簪結也。"野王朔"髡"為"髻"之重文,復分别加簪爲緊、不加簪爲髻,益證今本《説文》爲二徐所亂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十四引《説文》:"髻,結髮也。"據《玉篇》當作"髮結"。今本《説文》無"髻"字有"緊"字,證以《玉篇》、曹憲《博雅音》、《御覽》所引,其原本當作:"髻,髮結也。從髟吉聲。緊,籀文髻,簪結也,從介聲。""髻"、"緊"一字,用縱輻髮謂之髻若緊,對喪中去縱露髮則謂之髽也。許書有髻無結,有籀文緊而無紒,然則有髽而無繰,其例正同,不過結訓締也爲本義見於系部,紛見於他書,而髽字獨被遺落耳。《士冠》主人與實就位節"將冠者采衣紒",孤子當室冠法節"主人紒而迎賓",鄭注並云:"古文'紒'作'結'。""緊"由籀文隸定作"紒",故"紒"爲今文也。"髻"由秦篆隸定亦今文。六國文字作"結",即所謂古文也。依此例則此"經"字亦"髽"之古文,鄭所據各本已俱作今文"髽",故未得見於其注矣。

56. 繩屢(屨)者繩菲也,衆臣者何也,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有地者也(第8簡)

乙本同。今本首六字在文末,無"衆臣者何也曰"六字。此傳解經"公 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衆臣之帶非絞帶、之屨非菅屨,依例先解 服飾,此文當在傳首,簡本是。大夫家臣有二,命於諸侯者曰貴臣,大夫自 命者曰衆臣。此傳解衆臣,故設此問辭,今本誤脱。

乙本同。今本"有"上有"君謂"二字。大夫有采邑封地得自命家臣,無 "君謂"二字,文承"皆衆臣也"下,家臣有地,顯屬剌謬,當從今本。

乙本同。今本"者也"下有"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也"十四字。此十四字甲、乙本在上"爲人後者"傳"若子"下。此解衆臣爲其君服雖有杖而非喪主,故不以杖即朝夕哭位,又連類而及近臣從嗣君之服,與"爲人後者"絶不相涉,顯屬謬誤。當係甲、乙本所據抄之本有錯簡,遂誤移於前。

57. 〔疏〕衰常(裳)(甲本第9簡缺失,乙本第6簡與今本同,此據丙本第3簡)

今本"裳"下有"齊"字。乙本"常"下有"資"字。甲、乙本"齊"俱作

"資",乃"齊"之假借,說見第 43 條。齊衰之别於斬衰,即在衰裳之緝與不 緝。齊,緝也。無"齊"字則其事不明。丙本齊衰期章章首亦作"疏衰常 齊",此文誤脱。

58. 牡麻者恃麻也,牡麻経右本在上,冠者古功也,疏屢(屨)者, 툙類之非也(甲本第 9 簡缺失,此據乙本第 6 簡)

今本"恃"作"枲"。《間傳》"齊衰貌若枲",鄭注:"'枲'或爲'似'。"俞樾《羣經平議》云:"'似'爲'枲'之假字。""枲"、"似"與"恃"同部,《禮記》或本"枲"有作"似",《服傳》作"恃",均屬同聲假借也。

今本"古"作"沽"。"古"、"沽"聲同通假。《既夕·記》"弓矢之新沽功",鄭注:"今文'沽'作'古'。"簡本用今文。徐養原《疏證》云"此無正字,'沽'、'古'皆假借字",是也。《周禮·典婦功職》"辨其良苦",《典枲職》"受苦功",即此傳"古功"。作"苦"亦假借字也。

今本"툙類"作"藨蒯"。二字簡本漫滅,憑圖版無法辨認,此據摹本。字 書無툙字,殆即麃之形譌。《説文·艸部》:"藨,鹿藿也。从艸麃聲。讀若 剽。一曰蔽之屬。"《爾雅·釋草》:"藨,麃。"邢疏云:"藨一名麃。"實則"麃"、 "藨"聲同通假,"藨"乃加形旁後製正字。

"蒯"字篆作"蔽"。《説文·艸部》云:"蔽,艸也。从艸椒聲。"此即藨之 "一曰蔽之屬"。《文選·西京賦》李善注引《聲類》云:"蔽草中爲索。"簡本 作"類",蘋之聲同通假。《廣雅·釋草》:"蘱,蔽也。"王念孫《疏證》云:"蔽 爲索爲屨,與蘋同是一物也。"《爾雅·釋草》:"蘱,薡董。"《龍龕手鑑》云: "蘋,草也。一名鼎董。""蘱"之作"類",與"薡"之作"鼎",實同一例。"麃"、 "類"均爲草,可作繩索,亦可作屨。

59. 妾之毋(無)子者,妾之毋(無)母者也(第 10 簡)

今本下句"妾"下有"子"字,無"也"字。乙本有"子"字與今本同,有 "也"字與甲本同。此引舊傳解經"慈母如母"。此經所稱慈母,與小功章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不同,彼是嫡子爲任師保之庶母服小功,此是父有 二妾,一妾無子,一妾生子而死,如下文所云"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 以爲母",無母之妾子稱無子之妾爲慈母。甲本無"子"字,義不可通,有乙 本互勘,可斷爲誤脱。又句末有"也"字,即屬後句解前句,更爲不詞,甲、乙 本俱誤衍"也"字。

60. 疎衰常(裳)資(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疎屢(屨)基者(第 12 簡)

乙本同。丙本"布纓"以下爛缺。今本"基"作"期"。《士虞·記》"朞而小祥",鄭注:"古文'朞'皆作'基'。"簡本用古文。《説文·禾部》:"祺,復其時也。从禾其聲。《虞書》曰,祺三百有六旬。"是作"期"作"基"皆假借字也。《士喪》筮宅兆節"度兹幽宅兆基,無有後艱",鄭注:"古文無'兆','基'作'期'。"古文"期"屬下讀,非期年字,二注不相關涉也。胡承珙《疏義》云:"此假'基'爲'朞',《士喪禮》兆基之'基',古文又作'期',蓋古文二字互借,鄭各取本義,故皆從今文。"古文無兆,豈又假期年字作基址字耶?古文固多假借,"期無有後艱"則用本字。鄭氏各隨所據本所作而疊古今異字於注,實無或從古或從今而改易經字之事,胡氏實所未喻。

鄭注:"今文無'冠布纓'。"則簡本與今本同用古文。

61. [日]資(齊)衰大功冠其緩[也],緒(總)小功冠其衰[也](第 12 簡) 乙本同。今本"緩"作"受"。簡甲、乙本"受冠"、"受服"、"無受"字皆作 "緩"。第 40 簡成人大功章首"受以小功衰"作"受",丙本同,乙本爛缺。喪 服於虞及小祥後,未除者均以輕服易重服,此服之變,謂之受。受承也。承 受輕服,斷非組緩字。古"授"、"緩"俱假"受"爲之,後加形旁爲"授"、"緩"。 此字則傳抄誤加形旁耳。

乙本同。今本"總"下有"麻"字。總麻章首"總麻三月者",鄭注:"總麻,布衰裝而麻經帶也。"胡氏《正義》云:"以總布爲衰裝,以麻爲經帶,故服名總麻也。"鄭注又云:"不言衰經,略輕服,省文。"敖繼公云:"齊衰三月不言'繩屨',大功不言'冠布纓',小功不言'布帶',總麻不言'衰經',服彌輕則文彌略也。"鄭氏謂此等爲省文,是也,而敖氏云服輕彌略則可商。蓋此經總麻已是省稱,而《傳》文"何以總也"、"何以服總也"更省"麻"字,則"彌略"之説爲無據矣。此《傳》"總小功冠其衰",簡本無"麻"字正相一致。經作"總麻",傳並省作"總",今本爲後人臆加"麻"字。

 "詘五指以頓之",楊倞注:"詘與屈同。"《莊子·知北遊》《釋文》云:"'屈',司馬、向、崔本作'詘'。"《禮記·喪服小記》"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鄭注:"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以屈解詘,而殤小功章注引《小記》逕作"屈"。凡此等皆假"詘"爲"屈"之證。

今本"信"作"伸",乙本作"降"。《漢書·蕭何傳》顏注:"信讀曰伸,古通用字。"《士相見》侍坐於君子之法節"君子欠伸"鄭注:"古文'伸'作'信'。"簡甲本用古文。此父在爲母服齊衰期本屬降服,故曰"不敢伸其私尊"。簡乙本作"降",義不可通,顯係寫誤。

63. 絶族無易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則爲出無服(第13-14 簡)

乙本同。今本"易"爲"施"。《禮記·大傳》"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釋文》云:"'移',本或作'施',同。"此所引舊傳即《大傳》之文。《論語·微子》"君子不施其親",《集解》引孔云:"施,易也。不以他人親易己親也。"《史記·田叔傳》"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集解》引徐廣云:"移猶施也。"《吕覽·蕩兵》"而工者不能移",高注:"移,易。"《廣雅·釋詁》"移,施,敷也。"王念孫云:"易與敭通,施讀當如'施于中谷'之'施',《周南·葛覃》傳云'施,移也'。"是"施"、"移"、"易"三字聲近義同相通假。

乙本同。今本"後"下有"者"字。不杖期章"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又傳"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基(期)也",甲、乙本並經丙本均有"者"字。"者"代詞,指昆弟中承父後之人。以彼決此,當有"者"字,簡本誤脱。參見第53條。

今本"爲出"下有"母"字。乙本"則爲"下爛缺。此節辨"出妻之子"爲母之服。對夫言爲出妻,對子言爲出母。夫爲出妻無服,子爲出母則爲父後者亦無服,不爲父後者服期。"出"下無"母"字義不可通,簡本誤脱。

64.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何以也,貴終也(第14簡)

乙本同。今本"以"下有"期"字。齊衰期章傳文問辭"何以基也"句,簡本除爛缺外存十九句,惟此句無"基"字。案此傳所問,不僅從繼母嫁之子何以爲母服期,亦問母爲子何以有報服,與其他問辭微有不同,無"期"字爲長。簡本甚善,今本必爲淺人所臆加。

65. 祖父母何以基(期)也, 尊也(第 15 簡)

乙本同。今本"尊"上有"至"字。乙本第 20 簡齊衰三月章爲曾祖父母 "不敢以兄弟之服服尊者也",甲本第 24 簡爛缺,不知其文所作,今本"尊者" 作"至尊"。至尊對私尊、旁尊而言。"天子至尊"、"君至尊",以至尊服義服 斬衰三年;"父至尊"、"夫至尊",以至尊服正服斬衰三年。簡本均與今本同。 齊衰杖期章"父在爲母"傳云"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在不得爲母三 年,降在杖期,父卒方得爲母服齊衰三年,以伸其私尊。齊衰三月章"世父母 叔父母"傳云"然則爲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世叔父與父爲昆弟一 體,故稱旁尊。稱私尊、旁尊,簡本與今本亦同。惟祖父母、曾祖父母,簡本 或稱"尊也",或稱"尊者",與今本亦稱"至尊"者異。下傳又云:"世父叔父何 以亦期也,與尊者一體也。"此尊者指父,今本與簡本同,可見父至尊亦有稱 尊者,然則曾祖父母稱尊者,與彼無異,而此文"尊也"或脱"者"字耳。以親 之遠近等差五等之服:爲父服正服斬衰三年;爲祖服正服齊衰杖期,减一等; 然則爲曾祖當服正服大功;爲高祖當服正服小功。然而喪服爲曾祖父母在 齊衰三月,爲高祖父母不見於經,禮家以爲同於曾祖父母,仍在齊衰之中者, 蓋如傳所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尊者也"。(兄弟之服均在大功小功章,故稱 功服爲兄弟之服。)故鄭氏釋之曰:"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 宗法仍以尊尊爲重,制服之精微,意在於斯矣。

66. 世父叔父何以基(期)也,與尊者一軆(體)也,然則爲昆弟之子何以亦基(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第 15 簡)

乙本同。今本"昆弟"上無"爲"字。此經昆弟之子爲世叔父母正服不杖期,下經"昆弟之子",乃世叔父母爲昆弟之子亦正服不杖期,傳發報服之義,遂於此總釋之,則有"爲"字義長。

67. 夫妻辨合也(第 16 簡)

乙本同。今本"辨"作"胖"。鄭氏無注。《少牢》第9簡羹定實鼎饋器節"司馬升羊右辨",今本"辨"作"胖"。鄭注:"古文'胖'皆作'辯'。"《既夕》略言葬後儀節及喪祭之目節"明日以其班祔",鄭注:"班,次也。今文'班'作'胖'。"《士虞·記》"明日以其班祔",鄭注:"古文'班'或爲'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爲'胖'。"《周禮·媒氏職》鄭注引《喪服傳》作"判",《一切經音義》卷二引《喪服傳》亦作"判",皆不作"牉"。宋本《釋文》作"胖合"(今各本

俱作"胖"),可證今本作"胖"誤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判合,《古文》胖又 作牌,同普旦反。""古文"者引衞宏《古文》,即《隋志》所稱《古文官書》,其云 "又作胖"乃古文或字也。《集韻》二十七删"班或作辨",《漢書·王莽傳上》 顔注"辨讀曰班",班、辨古讀同。辨與辯通、《戰國策・齊策》"靖郭君善齊 貌辨",《漢書・古今人表》作"昆辯",《喪服四制》《釋文》:"辨本又作辯。"是 也。《國語·周語》"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章《解》:"班,分也。"《説 文• 玨部》:"班,分瑞玉。"又《刀部》:"辦,判也。""判,分也。"又《片部》無 "胖"字。《楚辭·九章》洪興祖補注引《字林》:"胖,半也。"《廣雅·釋詁》: "胖,半也。"然則班、辨(辯)、胖、判、胖義並同,其本義爲分也;訓次也、列 也,爲引申之義也。《周禮·司士職》"掌羣臣之版",鄭注:"故書'版'爲 '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爲'版'。"又《腊人職》"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 鄭注:"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讀判爲版。"《周禮》本古文,其稱故書 者,對寫以今隸之本言爲古文舊本。故書作"班"作"辨",鄭衆據故書或本 作"版",均爲古文。鄭興讀胖爲判,胖、判均爲寫以今隸時滲入之漢世通用 今文之字。杜子春讀胖爲版,又改今文以從古文也。綜上所述,班、辨 (辯)、牉、版爲古文,胖、判爲今文,其音古俱在元寒桓删先部,諸文義雖有 殊,以音同相通假也。《士虞》、《既夕》今本作"班"用古文正字,今文作"胖" 乃假借字。《喪服傳》今本作"判"或作"胖"、《少牢》今本作"胖"俱用今文正 字,簡本俱作"辨"用古文假字。

68. 適孫何以基(期)也,不降[其適也](第 18 簡)

乙本同。今本"不"下有"敢"字。傳凡言"不敢降"者,俱屬當降不降,蓋或承宗桃之重,或壓於至尊,故云"不敢降"也。此等處簡本亦多有"敢"字,如母爲長子傳云"母亦不敢降也",大夫之適子爲妻傳云"子亦不敢降也",女子子爲祖父母傳云"不敢降其祖也",大夫爲宗子傳云"大夫不敢降其宗也",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傳云"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云"不敢降其祖也"。惟此文與第29簡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云"〔大夫〕不降其祖〔與〕適也"無"敢"字,前後參照,當屬誤脱。

69. 爲人後者孰後也,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也,尊之統也(第19簡) 乙本同。今本"尊"上有"大宗者"三字。答辭"尊之統也"實是總括後

311

大宗之義,下文乃分述"尊統"與"收族"二義,文相承接,毋庸重起,簡本是,今本蓋涉下二"大宗者"句而誤衍。

70. 野人曰父母何選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璽矣(第20簡)

乙本爛缺。今本"選"作"算"。《一切經音義》卷四引《三蒼》"算,選也"。《集韻》二十四緩"選,或作算、筹"。《論語·子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阮元《校勘記》云:"《漢書·公勝賀傳·贊》及《鹽鐵論·大論》並引作'選',乃'算'之假借字。"

乙本同。今本"璽"作"禰"。《堯廟碑》"縣紀祖種所出",《隸釋》云:"褈即禰字。"漢碑"禰"作"禋","禋"、"璽"聲同通假,作"禋"爲"壐"之加形旁後製正字。

71. 無專用道之行(第 22 簡)

乙本同。今本"道之"作"之道",無"行"字。胡氏《正義》云:"婦人之義在從人,無自專自用之道。"本師曹元弼先生《禮經校釋》云:"《易·家人》'六二曰無攸遂',注'言婦人無敢自遂也',即下傳無專用之義。"無專用道之行,義不可通。道,行也。似經師以"行"旁注"道"字,書手誤入正文而又倒之。

72. 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基(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歸宗曰小宗,故服基(期)也,〔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第 22-23 簡)

乙本同。今本"爲昆弟"至"服期也"二十七字在"貳尊也"下。此傳解女子子適人者服不杖期者二:一爲父母,乃正服;一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乃不降正服。女子子在室爲父斬衰三年,爲母及已嫁爲父則服不杖期。所以然者,婦人無貳尊,故無貳斬。所稱"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云云,正是闡明其義,當與上文"夫死從子"相接,不當以"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云云插人爲父母傳中。簡本顯屬有誤。陳校云:"簡首十餘字削後改寫,故現擁擠。"當係甲、乙本所據抄之本有脱簡,遂致前後文誤倒。

乙本同。今本"必"下有"有"字。凡婦人歸宗,一爲被出,一爲夫家絕族,故婦人雖嫁,仍必有所歸之宗。吴紱云:"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簡本作"必歸宗",實屬不詞,顯係誤脱"有"字。

73. 同居則資(齊)衰基(期),異居則資(齊)衰三月〔也〕(第 24 簡)

乙本同。今本二"則"下俱有"服"字。簡本省"服"字。猶它辭"何以期也"、"何以大功也"、"何以小功也"、"何以總也"之有"服"字,今本多省而簡本多不省;又下第 35 簡齊衰三月章"何以也",今本以下有"齊衰三月"四字,則又簡本省而今本不省;或省或不省,其義固無異也。

74. 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謂其〕無祭主也(第 25 簡)

乙本同。今本"也"上有"者"字。此傳以"無祭主者"釋"無主者",即已嫁之女夫族小宗無後而無祭主者,則爲之服不杖期,當降而不降也。"者"指所嫁夫族小宗爲後之人,無"者"字義不完整。下第 27 簡經"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無主爲大夫命婦者",乙、丙本同,今本"主"下有"者"字。傳"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甲、乙本"主"下俱有"者"字,與今本同。二條義既相同,彼此互校,簡此文傳、彼文經"主"下俱脱"者"字。

75. 父卒然后(後)爲祖後服斬(第 26 簡)

乙本"祖後"下有"者"字,與今本同。"者"指爲祖後之人,與它辭所稱 "所後者"、"爲父後者"同義,當有"者"字。《通典》卷八十四引戴德《喪服變除》"孫爲祖父後者"云云,蓋據《服傳》衍述,亦有"者"字。甲本誤脱。

76. 與婦之事咎姑等(第 26 簡)

乙本同。今本"咎"作"舅"。丙本本章"婦爲舅"條爛缺,總麻章"舅"、 "舅之子"俱作"菩"。《士昏》婦見舅姑節"贊見婦于舅姑",鄭注:"古文'舅' 皆作'咎'。"簡甲、乙本均用古文。《荀子·臣道》"晉之咎犯",楊倞注:"咎 與舅同。"胡承珙《疏義》云:"'舅'正字,'咎'借字。"丙本作"菩"爲誤加形旁 字.乃古文之别構。

77. 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基(期),故不言報〔也〕,**言其餘皆報也**(第 28-29 簡)

乙本同。今本"不言"作"言不"。此大夫之子爲世父、叔父、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大夫者(所謂六大夫),爲世母、叔母、姑、姊、妹、女子子之爲命婦而無主者(所謂六命婦)服期服。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爲此等親之爲士者,以尊降服大功,爲大夫命婦者則與己同尊,當降不降,故仍服期服。反

之,六大夫六命婦(除去子與女子子實爲五大夫五命婦)爲此大夫之子服,亦以與己同尊,當降不降也。凡兩相爲服謂之報,子爲父斬衰,女子子已嫁者爲父本是期服,俱不屬報服,故經云"唯子不報"也。子爲父斬衰,服不同,其非報服,夫人而知之;女子子本是期服,等差適同,故傳明之曰"女子子適人爲其父母期"也。傳問辭"何以唯子不報",答辭自當云"故言不報"。簡本誤倒。

78.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何以基(期)也,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第 29 簡)

乙本"不"上有"大夫"二字,與今本同。大夫尊,於旁親當降,於一本之親則不敢降。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簡甲、乙本與今本同。此亦當有"大夫"二字,甲本誤脱。

79. 寄公爲所禺(第 31 簡)

乙本、丙本同。今本"禺"作"寓"。下"何以爲所禺服資(齊)衰三月也"同。"禺"、"寓"聲同通假。《史記·封禪書》"木禺龍樂車一駟",《漢書·郊祀志》作"寓",而《孝武本紀》"而以木禺馬代駒焉"又作"禺"。《史記索隱》云:"禺一音寓,寄也,寄龍形於木。"段玉裁《説文·一部》"寓"字注云:"《史記》曰木禺龍,'禺'者'寓'之假借也。"然則簡本亦假"禺"爲"寓"。

80. 丈人婦人爲宗=子=之母妻(第 31 簡)

今本"丈人"作"丈夫"。乙本、丙本俱作"丈夫",與今本同。"丈人"義不可通,甲本誤寫。

81. 爲舊君者孰胃也(第 32 簡)

乙本同。今本"胃"作"謂"。《吉日壬午劍》"多之少虞"(見《商周金文錄遺》),"謂"作"胃",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古佚書、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古 兵書,凡"謂"字皆作"胃",俱屬聲同通假。説見第2條。

82. 士焉而已者〔也〕(第 32 簡)

乙本同。今本"士"作"仕"。"士"、"仕"亦聲同通假。馬王堆漢墓出土 古佚書"仕"作"士"。《靈臺碑》"魚 肺衛仕",《隸釋》云"疑'仕'當讀爲 '士'。"《馬江碑》"仕喪儀宗",《隸釋》云:"仕讀爲士。"漢碑假"仕"爲"士"。 《左傳》宣公二年"宦三年矣"、《史記·晉世家·集解》引服虔注:"宦,宦學士。"《曲禮》上"宦學事師"孔疏引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服注假"士"爲"仕"。簡本亦假"士"爲"仕"。

83. 繼父不同居(甲、乙本無傳不引述經文,此據丙本第 10 簡)

今本"居"下有"者"字。爲繼父服,同居者在不杖期章,不同居者在齊 衰三月章。丙本"繼父同居者"有"者"字與今本同,則此文誤脱"者"字。

84. 君騷其宗廟(甲本爛缺,此據乙本第 21 簡)

今本"騷"作"埽"。簡本《泰射》第 66 簡君與賓耦射節"隸僕人騷侯道",《有司》第 1 簡將儐尸整設節"搔堂",今本俱作"埽"。"騷"與"埽"通,《史記·李斯傳》"由竈上騷除",《索隱》云:"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掃"爲"埽"之俗字,是假"騷"爲"埽"。《内則》"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鄭注:"搔,摩也。"《説文·馬部》:"騷,摩馬也。"(據段氏刪正)段注:"人曰搔,馬曰騷,其意一也。"是"騷"、"搔"義同。然則簡本"埽"字作"騷"、作"搔"俱屬聲同義近而假借也。

85. 喪成人者其文儒,喪未成人者其文不儒(第 37 簡)

乙本同。今本二"儒"字俱作"縟"。鄭注:"縟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與儒義絕異。案"儒"、"縟"皆半齒音,同隸日紐。然則"縟"之作"儒",蓋聲之誤也。

86. 故喪之経不漻垂,蓋弗成也(第 37-38 簡)

乙本爛缺。今本"喪"作"殤","漻"作"樛","弗"作"未","也"上有"人"字。胡氏《正義》云:"'樛'當从手旁,石經原刻作'摎'是也。《廣雅》'摎,束也'。《衆經音義》引《倉頡篇》亦云'摎,束也'。摎垂謂結束其帶之垂者。今本作'樛',假借字。"《説文·水部》:"漻,清深也。"别一義。摎垂當从手旁。作"樛"作"漻"均屬誤寫。

張爾岐《句讀》云:"凡喪至小飲,大功以上皆散其麻帶之垂者,至成服乃絞之;小功以下初喪即絞之。此殤大功亦于小歛服麻散垂,至成服亦不絞,以其未成人也。"此指繫於腰間之經帶。以散麻糾合成繩曰絞,不絞即用散麻束腰,束後兩端下垂曰摎垂。大功以上初喪不絞,成服後乃絞;小功以下初喪時即絞;殤服則雖至成服,仍散麻不絞。然則不摎垂乃殤服之腰

經而非凡喪之腰經,簡本作"喪之經不漻垂"顯屬誤寫。殤服之所以散麻不 絞,以其尚未成人,上文"未成人也"、"喪成人者"、"喪未成人者",簡本均與 今本同,則此文"蓋弗成也"既不詞,義又前後剌謬,顯係誤"未"爲"弗",又 誤脱"人"字。

87. 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一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命之,死則哭之,未命則弗(不)哭也(第 38-39 簡)

乙本同。今本重"無服之殤"四字。案"以日易月"句乃解"無服之殤",即鄭注所云"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以上下文氣論,必重起"無服之殤" 包而義始完足,以今本爲長。

乙本同。今本二"命"字俱作"名"。《内則》云:"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君名之,乃降。""撫其首,咳而名之。""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命名曰名,與今本作"名"同。《左傳》閔公元年"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史記・魏世家》作"命"。《禮記・祭法》"黄帝正名百物",《國語・魯語》作"成命"。"命"、"名"聲既相近可假,義又相同,故《廣雅・釋詁》云: "命,名也。"

88. 大功布衰常(裳)牡麻経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葛九月者(第 40 简)

乙本同。今本"葛"上有"即"字。丙本小功下爛缺,斷處相距可容二字,似有"即"字。成人小功章"即葛五月者",甲、乙、丙本俱有"即"字。即葛者,初喪大功衰八升,三月葬後受以十一升之小功衰,而冠與帶則"説麻經帶就葛經帶也"。初喪服重服,葬後受輕服,即所謂"變除"之變也。無"即"字不成文義,顯係誤脱。

丙本無"者"字。十一章章首句末均有"者"字,鄭注云:"'者'者,明爲下出也。"丙本它章除爛缺外均有"者"字,則此文抄寫偶脱無疑。

89. 経丈夫婦人(甲、乙本傳不引述經文,此據丙本第 15 簡)

今本"絰"作"姪"。丙本第 20 簡"爲絰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第 24 簡 "從父昆弟絰之下殤"俱作"絰",陳校謂"知非誤寫也"。甲、乙本單傳,以無傳不引述經文,無從覈校。然"姪者何也"、"吾胃(謂)之姪"作"姪"與今本同。"絰帶"之絰丙本亦作"絰",而此等經文顯非"絰帶"字,其爲"姪"之誤

寫至爲明顯,陳校非也。

今本"人"下有"報"字。敖繼公云:"章首已見爲姑適人者之服,此似不 必言報,疑'報'字非誤則衍。"得簡丙本相證,知今本"報"字爲衍文。

90. 胃(謂)我姑者吾胃(謂)之姪(第 41 簡)

乙本"吾"上四字爛缺。今本"我"作"吾"。下第 55 簡"胃(謂)我咎者 吾胃(謂)之甥",乙本同,今本亦"我"作"吾"。《爾雅·釋詁》:"吾,我也。" 二字義同。《説文·口部》:"吾,我自稱也。"《我部》:"我,施身自謂也。"段 注以爲"語言輕重緩急不同"。簡本分别用之,猶許氏之意也。

91.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何以大功也(第43 簡)

乙本同。今本"妻"下有"昆弟"二字。鄭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 夫之庶子則父在也。"經以父卒、父在别之,則一以先君餘尊壓降二等,一以 從大夫而降一等,故皆在大功也。傳釋二庶爲生母之服,引經至"母"字而 其義已明,徒以"母妻"多連文,如"宗子之母妻"、"舊君之母妻",遂及"妻" 字。傳之於經也,不爲撰傳則不引其文。引"妻"字而不引"昆弟"二字,遂 啓昆弟屬上、屬下之訟。其實就經文言之,此二庶爲生母、爲妻、爲昆弟之 服,至爲顯明,昆弟屬下,義不可通,爲此説者,蓋不明傳之例耳。

92. 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第 43-44 簡)

乙本同。今本"也"下有"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十一字。今本此 傳,本屬可疑。不杖期章"大夫之適子爲妻",傳云"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 降也",又"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云"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如此 條乃"大夫之庶子爲庶昆弟"釋義,則當云"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不 當如今本所云也。今得簡本,知此傳未及爲"庶昆弟"之服,故述經無"昆 弟"二字,又無此二句,其疑始涣然冰釋矣。今本"父之"二句爲衍文無疑 也。

93. 得與女君同(第 45 簡)

乙本同。今本"同"下有"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 親也"二十一字。胡氏《正義》云:"今案'下言'以下二十一字,諸家辨爲注 文,確不可易。"又云:"唐石經及各本皆如此,其誤已久。"今得簡本,無此二 十一字,諸家考辨得以證實。

٤

94. 何以大功也, 尊同也, 尊同則服其親服(第 45 簡)

乙本同。今本"則"下有"得"字。上文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服大功,傳云:"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簡甲、乙本有"得"字與今本同。爲世父母等當服期,因大夫爲士,尊不同,故降在大功。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當服大功,君爲此等親,以己尊降在小功;但其嫁於國君者,與己同尊,當降而不降,故服大功。尊同不降,故稱"得服其親服"。二傳均爲此義起例,其文當相同。簡本誤脱。

95. 溉葬除之者(甲本第 48 簡、乙本第 29 簡與今本同,此據丙本第 18 簡)

今本"溉"作"既"。《史記·五帝本紀》"帝嚳溉執中而偏天下",《集解》引徐廣云:"古'既'字加水旁。"其實此亦誤加形旁,如此篇"受"之作"綬"、"加"之作"駕"也。

96. 諸侯之大夫時妾見乎天子(第 48 簡)

乙本同。今本"時"上有"以"字。《通典》卷八十一引《石渠禮論》述此 文有"以"字。以,因也。諸侯之大夫因時接見於天子,故爲此服,否則如鄭 注云:"其士庶民不服可知。"無"以"字義不可通,簡本誤脱。

乙本同。今本"妾"作"接"。"妾"、"接"聲同通假,"接"爲加形旁後製正字。説見第 2 條。此接見非晉見之意也。大夫之家臣不見於諸侯,以己臣屬於大夫也。諸侯之大夫不見於天子,以己臣屬於諸侯也。臣屬於大夫者不得越等而復事於諸侯,臣屬於諸侯者不得越等而復事於天子,無臣屬之義則自無義服可言。然有因時而接見於天子者,一接見之,雖非臣屬於彼而終不得已於情者,故製此恩輕服重之總衰以見之,此即接見之義也。《説文·辛部》:"妾,有辠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事雖不同,接君之義惟見此文,可以推而得之。

97. 總者〔何〕,小功之總也(第 48 簡)

乙本同。今本"者"上有"衰"字。繐衰、大功、小功皆以衰布之名爲服名,全稱當作繐布衰、大功布衰、小功布衰。通用既可簡稱大功、小功,則亦可簡稱總,據簡本知傳原本單稱總。

乙本同。今本"小"上有"以"字。程瑶田云:"繐也、大功也、小功也,皆

衰名非縷名也。其縷名則大功衰之縷即名'大功之縷',其小功衰之縷即名 '小功之縷',獨繐衰不治繐之縷。即治小功之縷以織爲繐衰之布;其布之 成也,不同小功之十升、十一升而但爲四升半,故其布雖細而疏于小功,名 之曰繐衰之布,即較之大功衰布亦猶麤也。"案下記云:"繐衰四升有半,小 功十升若十一升。"喪服以布縷粗細以見不同關係者對死者之哀戚程度,關 係越密,其縷越粗。繐衰用小功之縷則其縷較細,但成布則小功十升或十 一升而繐用四升半,較小功爲疏。鄭注云:"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 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傳"以小功之繐也"即是此意。《説 文·已部》:"吕,用也。"用小功之縷成繐之布,無"以"字不成文義,簡本誤 脱。

乙本同。今本"縷衰"二句在章首"既葬除之者"下。案繐衰章特爲"諸 侯之大夫爲天子服"而設,故釋繐衰之文繫於傳末,以恩輕服重之義見曾接 見於至尊之殊遇,必顛倒其次而文義始得連貫。今本經傳合編,編者以爲 "以小功之繐也"句正解經章首"繐衰"之義,使傳分繫於經,故移於章首之 下。二本不同,適可作《服傳》爲單傳之佳證也。

98. 嫘麻帶經(甲本第 49 簡、乙本第 30 簡與今本同,此據丙本第 19 簡)

今本"燥"作"澡"。《荀子•正論篇》"慅嬰",楊倞注:"當爲澡嬰,謂澡 濯其布爲纓。"是假"慅"爲"澡"也。《集韻》三十七號"操"字出音"七到切", 下列"燥"、"慅"等字,二字同。又四十八感"惨"字出音"七感切",下列 "懆"、"嗲"等字,"懆"與"嫪"通。《説文・女部》:"嫪,婪也。""婪,貪也。" 《龍龕手鑑・女部》:"嫪,婪也。"當本《説文》。《廣雅・釋詁》:"慘,貪也。" 王念孫云:"姼與懆通。""慅"、"懆"、"嫪"同隸清紐,故得相通。然則簡本之 假"嫪"爲"澡",猶《荀子》之假"慅(懆)"爲"澡"也。

99. 小功布衰常(裳)即萬五月者(第 50 簡)

乙本、丙本同。今本"裳"下有"牡麻絰"三字。案十一章章首九章均著 經帶,或言牡麻經,或言澡麻經。其二章所記不同:齊衰不杖期章不言經帶 者,蓋文承齊衰杖期,服同而祇用杖與否及疏屨、麻屨爲異,故祇著異於上 服者曰"不杖麻屨";緦麻三月章不言絰帶者,胡氏《正義》以爲"以緦布爲衰

裳,以麻爲絰帶,故服名緦麻也"。不過簡言而已。然則十一章皆著絰帶, 而简本於成人小功章無"牡麻絰"之文,顯係誤脱。成人大功章言"大功布 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乃初喪時衰裳帶用大功 布,絰纓用牡麻,三月既葬受輕服,衰裳帶變用小功布,絰變用葛,即,就也, 改麻就葛,以終九月之服。此小功衰裳帶三月既葬不變,惟絰改麻就葛,以 終五月之服。如無"牡麻絰"三字,則"即葛"之"即",文無所承,實不可通。 簡本之誤脱也,益無可疑矣。

100. 外祖父母何以小功也(第 50 簡)

乙本同。今本"外"上有"爲"字。下第 56 簡總麻章"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何以總也",今本"夫"上亦有"爲"字。丙本單經有"爲"字與今本同,甲、乙本單傳述經省"爲"字,此乃附經撰傳之明證也。

101. 從母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親之服皆緦也(第50簡)

乙本同。今本"親"上有"外"字。鄭注:"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案外親之服均在緦麻三月章。上爲外祖父母,傳云"以尊加";此爲從母,乃母之姊妹,有母之名,故云"以名加",二者皆加一等服小功。"外親之服皆緦也",蓋申其以尊加、以名加之義。無"外"字義不可通,簡本誤脱。

102. 夫之姑姊妹弟以婦報,弟以婦者弟長也(第50簡)

乙本同。丙本"以"作"似"。今本"弟以"作"娣姒"。《特牲·記》"主婦及內賓宗婦",鄭注"宗婦之弟婦舉觶於其姒婦",《釋文》:"弟婦,或作'娣',下弟同。""姒婦,本或作'似'。"原本當作"弟似"。《釋名·釋親屬》:"娣,弟也。"《公羊傳》莊公十九年:"娣者何,弟也。"俱以聲訓。然則字當作"弟",作"娣"爲加形旁後製正字。《說文·女部》無"姒"字,《人部》:"似,象也。"《釋名·釋親屬》:"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亦以聲訓。據丙本字本作"似",甲、乙本作"以"爲聲同通假,今本作"姒"爲後製正字。二字俱當依丙本。

103. 君=子=爲庶母慈己者(第 51 簡)

今本不重"君"字。乙本、丙本"君"下無重文號,甲本傳文亦作"君子 ="。鄭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本係專稱,簡甲本"君"下誤 衍重文號。

104. 爲庶母何以服小功也,以慈加也(第52簡)

今本"慈"下有"己"字。乙本亦有"己"字,與今本同。傳引述經文甲、 乙本俱有"己"字。任君子子師、慈、保母者,乃衆庶母中之一人耳,故爲慈 己加服,無"己"字義不能明,簡甲本誤脱。

105. 十五升陶其半(第 53 簡)

乙本同。今本"陶"作"抽"。《少牢》第1簡"右繇上韇",今本"繇"作"抽"。是簡本"繇"、"陶"兩作。《書·禹貢》"厥草惟繇",馬融注:"抽也。"《左傳》閔公二年"成風聞成季之繇",服虔注:"繇,抽也,抽出吉凶也。"《易·繫辭下》"爻繇之辭"、《釋文》引韋昭云:"繇,由也,吉凶所由出也。"《左傳》之"繇"、《説文》作"籀";《逸周書·世俘解》"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即籀書。"抽"、"曲"、"籍"、"繇"聲同相通假。《書》之"臯陶"、《離騷》、《説文》亦作"皋繇"、"陶"、"繇"聲轉通假。以是簡本"抽"字或作"陶"或作"繇"。

106. 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甲、乙本無傳不引述經文,此據丙本第 24 簡)

今本"族祖"上有"族曾祖父母"五字。總麻三月章首列四總麻,即《大傳》所謂"四世而總,服之窮也"。族曾祖父爲曾祖父之昆弟,五服旁行最疏遠之一等,無"族曾祖父母",不成爲五服。簡丙本應屬誤脱。

107. 庶子爲後爲其母何以總也,與尊者爲〔一〕軆(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第53簡)

乙本同。今本"後"上有"父"字、下有"者"字。丙本單經與甲、乙本引述經文同。下記丙本"庶子爲後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裝無服",今本"後"下有"者"字。《禮記·服問》鄭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正據此文而與簡本爲近。今本作"爲父後者"、"爲後者"義雖無異,而原本必無"父"、"者"二字。

乙本同。今本"與"上有"傳曰"二字。"與尊者"二句乃引舊傳之文,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其母"云"傳曰與尊者爲〔一〕軆(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簡甲、乙本有"傳曰"二字,與今本同。此當與彼同,簡本此文誤脱。

108. 士爲庶母何以總也,以名服也(第54簡)

乙本同。今本"服也"下有"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九字。鄭氏無注。

雷次宗云:"爲五服之凡不稱其人者皆士也,此獨稱士,何乎?蓋大夫以上 庶母無服。"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爲衆庶母降一等當服總,然而無 服者,以大夫以上無總服。此與諸侯絶旁期,同爲宗法之樞機,傳應發此 義,簡本誤脱。

109. 智何以總也(第 55 簡)

乙本同。丙本寫作"靚",同。今本"聟"作"壻"。《唐公房碑》"期聟谷 口山上",《隸釋》"'聟'即'壻'字。"《禮記·昏義》之《釋文》:"'壻'字又作 '聟',依字从士从胥,俗从知下从耳。"《干祿字書》:"'聟',俗'壻'字。"顧炎 武《金石文字記》云:"'壻'字一傳爲'埍',再傳爲'埧',三傳爲'聓',四傳爲 '聟',皆'胥'之變也。"此實"壻"之傳寫别構,似非俗字。

110. 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第 56 簡)

乙本同。今本"相"上有"以爲"二字。成人小功章"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傳云"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簡本與今本同。此文與彼句例相同,此簡誤脱。

111.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麻衣縓緣(第 57 簡)

乙本、丙本同。今本"葛"下有"經帶"二字。此下爲記文。"練冠麻"即練冠麻經帶,"線冠葛"即線冠葛經帶,如總麻即總布衰麻經帶,例得省"經帶"二字。大功小功章之即葛亦是葛經帶。據以相校,簡本爲長。

112. 〔於所〕**爲後之兄弟若子**(甲、乙本無傳不引述記文,此據丙本第28簡)

今本"弟"下有"之子"二字。敖繼公疑"之子"二字衍文,金榜《禮箋》引《通典》載賀循《爲後議》作"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遂據以改今本經文。今得簡丙本無"之子"二字,似敖、金之説得以證實,而其實非也。所爲後之兄弟乃入繼大宗爲人後者之世叔父,則所爲後之兄弟之子,乃其從父昆弟。上斬衰三年章"爲人後者",傳云:"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爲内外親之服若親子,本已包括在内,而此記又補之者,以上下均述兄弟之服,故連類而及爲後者爲從父兄弟服。如無"之子"二字,即爲世叔父服,雜厠其間,殊無倫次。敖、金之説不可從,簡丙本實係誤脱。

113. 兄弟皆在也(他)國(邦)駕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駕一等(甲、乙本單傳不引述記文上句,此據丙本第 28-29 簡)

今本二"駕"字俱作"加"。甲、乙本單傳引述記文下句作"加",又不杖期章"不足以加尊焉"、成人小功章"以尊加也"亦作"加",均與今本同。簡本《特牲》第 40 簡旅酬節"爲駕爵者作止爵",今本"駕"作"加"。《莊子·庚桑楚》:"譬猶飲藥,以加病也。"《釋文》:"崔本作'駕',云加也。"其實此亦誤加形旁,如此篇"既"之作"溉","受"之作"授"也。

114. 崩友皆在也(他)國(邦)但免(甲、乙本無傳不引述記文,此據丙本第29簡)

今本"崩"作"朋"。《易·復》"朋來無咎",《漢書·五行志》引作"蝴來無咎"。《趙曹鼎》"册卿倗砮",即朋友。有加人旁,有加山旁,其實均屬誤加。

今本"但"作"袒"。簡本《泰射》"袒"亦俱作"但"。"但"爲"袒"之本字, 《説文・人部》:"但,裼也。"段注:"古'但裼'如此,今之經典凡'但裼'字皆 改爲'袒裼'矣。"簡本用正字。

115. 童子雖當室縄(總),童子不當室則無縄(總)服〔也〕(第58簡)

乙本同。今本"雖"作"唯"。丙本作"唯"與今本同。《問喪》:"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正釋此記。《莊子·庚桑楚》:"唯蟲當蟲,唯蟲當天。"《釋文》:"一本唯作'雖'。"童子無總服,唯爲父後承家事者得有總服。甲、乙本之作"雖",猶《莊子》一本之所作也。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帛書《孫子兵法》"雖"字作"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老子》甲本及古佚書"雖"字亦俱作"唯",可見二字多互誤也。又丙本"當"作"堂"。當室,鄭注:"爲父後承家事。""堂室"不詞,當屬形譌。

乙本同。今本"不"上無"童子"二字。傳以相反之義釋記文,文當重起,簡本爲長。

116. 杆(笄)有首者恶杆(笄)有首也,恶杆(笄)者导杆(笄)也,子折笄(笄)首者折吉杆(笄)之首也(第 59-60 简)

乙本同。今本"桿"作"櫛"。鄭注:"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 笄。"敖继公云:"此傳之櫛,疑即《檀弓》之榛,蓋聲相近而轉爲櫛耳。"案《説 乙本同。今本"折"上無"子"字。傳下文解經"子折枅首以枅","折"上當有"子"字。此文解"折枅首者","折"上當無"子"字。甲、乙本涉上下文誤衍"子"字。

117. 幅三約(甲、乙本無傳不引述經文,此據丙本第 32 簡)

今本"絢"作"袧"。《説文·糸部》:"絢,纏繩絢也。"《説文》無"袧"字。《廣雅·釋言》"袧,襞也。"本文鄭注:"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二字義別。簡丙本蓋誤寫衣旁爲糸旁耳。

118. 特性(第2簡簡背)第十(第1簡簡背)

今本作"第十五"。篇次不同,説見第1條。

119. 特牲餽食之禮(第1簡)

今本"餽"作"饋"。簡本二餽食禮篇首並篇内"如餽之設"句俱作"餽"。《説文·食部》:"饋,餉也。从食貴聲。"又:"饒,吴人謂祭曰餽。从食鬼,鬼亦聲。"似是二字二義。案饋从遺得義,故《廣雅·釋詁》、《檀弓》上"饋祥肉"鄭注、《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往饋之馬"杜注,均云"饋,遺也"。《左傳》昭公四年《釋文》、《列子·黄帝篇》殷敬順《釋文》均云:"饋,餉也。"與《説文》合。《廣雅·釋詁》又云:"餉,遺也。"是饋、餉、遺同義。《文選·祭顏光祿文》李善注引《倉頡篇》:"饋,祭名也。"古訓亦有以爲祭典之名者。羣書"饋"字多作"餽",《孟子·公孫丑》下"於宋餽七十鎰而受",《莊子·庚桑楚》"夫復謂不餽而忘人",《漢書·禮樂志》"齊人餽魯而孔子行",又《律曆志》"在中餽之象也"。顏師古云"餽亦饋字"、"餽與饋同"。《爾雅·釋詁·釋文》:"饋也,本或作'餽'。"是餽實饋之或體。鄭注"饋食"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食道者,生人飲食之道。孰指黍稷。士祭祖禰如張爾岐所云"初祭即薦飪熟之牲體及黍稷",以别於"天子諸侯之祭,先有灌鬯朝踐饋獻之事,至迎尸後乃進熟黍稷也"。《特牲》"尸人九飯",《少牢》"尸人十一飯",與生人飲食無異,故《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323

《特性》及《少牢》上下篇均爲"歲時祭于祖禰之禮",故饋爲祭名;其義爲事死如生,故又當訓饋爲遺也、餉也。《國策·中山策》"飯食餔魄",高誘注: "吴謂食爲魄,祭鬼亦爲魄。古文通用。"包括二義,最爲顯豁。《説文》列饋、魏二篆,分繁二義,與諸家之注不合。廣益本《玉篇》亦分列二字,訓同《説文》,而卷子本《玉篇》殘卷則饋、魏二字相接,魏字不出音,釋曰:"《説文》吴人謂祭曰饋也。《聲類》亦饋字也。"野王多采許書,而卷子本所引與二徐本每多不合。我友胡吉宣《玉篇校釋》云:"原本以'餽'爲'饋'之重文,故不出音,字列饟、餉下,樣、饗上。廣益本饋在餪下,並失原次。"以魏爲重文,當本《説文》舊本。《廣韻》六至亦以魏爲重文,《禮部韻略》饋下注云"亦作魄",均出同源。據以推斷《説文》原文應爲:"饋,餉也。从食从遺省。餽,或从鬼,鬼亦聲。吴人謂祭曰餽。"而高誘、李登以下並本《説文》爲説。今本《説文》分饋、魏爲二字,實亂於二徐;廣益本《玉篇》又爲或人依二徐竄改。今據卷子本《玉篇》復原,方得滯義盡釋。

《聘禮》歸饔餼於賓介節"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鄭注:"今文歸或爲饋。"《記》"夫人歸禮"鄭注:"今文歸作'饋'。"注文有誤,"今"字當作"古"。《論語·先進》"詠而歸",《釋文》:"如字。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陽貨》"歸孔子豚",《釋文》:"鄭本作'饋',魯讀爲'歸'。今從古。"魯《論》今文作"歸",鄭用古《論》作"饋"。云"今從古",陸德明不從所據本也。《論衡·明雩篇》引《論語》作"詠而歸",釋云:"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引本文據魯《論》而述説從古《論》,徐養原以爲"充此論乃古文説"是也。然則《聘禮》作"歸"是今文用假借字,故鄭注當作"古文'歸'作'饋'"。《特牲》、《少牢》作"饋"用古文正字。餽爲饋之或體,簡本用古文。

《聘禮·記》"如饋食之禮",鄭注:"今文無'之'。"簡本、今本二饋食禮俱有"之"字,用古文。

120. 不詛日(第1簡)

今本"詛"作"諏"。簡本下兩命詞"諏此某事"亦作"詛"。鄭注:"今文 '諏'皆爲'詛'。"簡本用今文。《少牢》諏日而《特牲》不諏日,大夫禮盛於 士,禮盛者先議定筮日,至是日筮而得吉日爲祭日。不詛日,不議定筮日 也。諏、詛一聲之轉,胡承珙《疏義》謂"'諏',正字,'詛'假借字"是也。徐養原《疏證》云:"諏本訓謀,疑詛乃謀之譌。"亦可備一解。

121. 席于門中樲西棫外(第 1-2 簡)

今本"樲"作"闑"。鄭注:"古文'闑'作'槷'。"《士冠》鄭注:"闑,門橜也。"闑爲門中央短豎木,即《曲禮上》所謂"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類篇》:"樲,杙也。"《考工記》"匠人建國,置槷以縣",鄭注:"故書'槷'或作'弋',杜子春云,槷當爲弋,讀爲杙。玄謂槷古文'臬',假借字。"《爾雅·釋宫》云:"樴謂之杙,在地謂之臬。"又云:"壓謂之闑。"《說文·木部》:"檿,弋也。"杙之作弋,闑之作臬,均爲聲同通假,杙、闑均爲加形旁後製正字。樲爲杙之俗字。古文作"槷"或作"弋",今文作"闑"或作"臬"。簡本用古文。

今本"棫"作"閾"。鄭注:"古文'閾'作'蹙'。"《説文·門部》:"閾,門榍也。"《自部》:"限,一曰門榍也。"《木部》:"榍,門限也。"段注:"一物三名。"《爾雅·釋宫》:"柣謂之閾。"柣即榍字。閾爲門限,《曲禮上》所謂"不踐閾"。簡本"棫"字,毛傳、《説文》均訓"白桵也",係木名,與門限之義不相涉,必是誤字。胡承珙《疏義》云:"閾爲蹙者,《文選·西京賦》'右平左城',薛綜注:'城,限也。',是城與閾義同。《景福殿賦》'其西則有左城右平',李善注引《七略》曰:'王者宫中必左城而右平,城猶國也,言有國當治之也。'案閾國並从或聲,蹙城並从戚聲,蓋古音或聲戚聲相近,城之爲國,猶蹙之爲閾。"古文"蹙"或本作"城","棫"實"城"之形譌。簡本用古文。

122. 筮人取筮于西孰執(第 2 簡)

今本"孰"作"塾"。孰、塾聲同通假,塾爲加形旁後製正字。假孰爲塾,猶假孰爲熟,其例同,不過後者爲習見耳。今本"執"下有"之"字。《少牢》第1簡筮日節"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有"之"字與今本同。《士冠》筮日節"筮人執莢,抽上韇,兼執之"。"執之"或"兼執之","之"指蓍或蓍與韇,無"之"字不詞,簡本誤脱。

123. 筮者許若(諾),還即席,西面坐,刲者在南(第2簡)

今本"環"作"還"。下第 34 簡獻賓與衆兄弟節"環東面"作"環",《有司》第 6 簡主人獻尸節"尸儇几"作"儇",《泰射》全篇除爛缺外凡十一見俱作"環",惟第 92 簡將樂射拾取矢節"且左瓌"作"瓌",顯係"環"之誤寫。此

篇第3簡筮日節"筮者還",《燕禮》第34簡立司正節"左還"作"還"凡二見與今本同。環即環字,《周禮·樂師職》"環拜以鐘鼓爲節",鄭司農云:"環即旋也。"《山海經·大荒北經》"共工臣名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郭注:"言蟠轉旋也。"《廣雅·釋詁》、《華嚴經音義》下引《字林》:"旋,還也。"經傳多以還爲旋,《玉藻》"周還中規,折旋中矩",《釋文》:"音旋,本亦作'旋'。"《左傳》襄公十年"還鄭而南",又哀公三年"道旋公宫",《釋文》均云:"本又作'環'。"是環、還、旋音義俱同相通假。作"環"爲"還"之加形旁字。作"儇"爲"還"之假借字,《荀子·禮論》"設掩面儇目",楊倞注:"儇與還同。"《噩侯鼎》"唯儇自征",金文從彳從亻同作,儇亦還字。

今本"刲"作"卦"。簡本此篇"卦者"作"刲","寫卦"作"卦";《少牢》"卦者"、"卦以木"、"筮卦占如初"作"刲","書卦于木"、"史兼執筮與卦"作"卦"。陳校云:"簡分别之爲刲爲卦。"雖未作斷語,既贊其分别,其意蓋以簡本爲是。案分别之說甚爲無義。凡筮用二人,一人以蓍之數定得爻之陰陽爲筮者,一人用木畫陰陽爻於地爲卦者,六爻畫畢,知爲某卦,遂書於板。卦者畫卦書卦,決無分别爲二字之理。《說文》卜部:"卦,筮也。"刀部:"刬,刺也。"二字義别。《易》歸妹、《國語·楚語》、《少牢》均有"刲羊"之文,乃"刬"字本義。簡本下刧羊作"劸",乃"刧"之誤寫,則此作"刲"乃涉下文而誤。《少牢》"書卦于木"之卦有削改痕,似已發現抄者有誤,但於筮事不甚明曉,遂未盡改耳。

今本"南"作"左"。筮者西向,卦者在筮者之左,即在其南,"南"字似不誤。《少牢》筮祭日節"卦者在左坐",簡本亦作"左"。今本則《士冠》、《特性》、《少牢》皆作"左"。《禮經》通例,二人並立或並坐,祇言左右而不言南北或東西,蓋因面向時有更易,言南北或東西頗易混淆,言左右則明確無疑,仍以作"左"爲長。

124. 如初義(第3簡)

今本"義"作"儀"。簡本《特性》、《有司》、《泰射》"儀"皆作"義",惟《有司》第49簡主人獻兄弟節"儀也"及《泰射》第1簡篇首各一見"儀"字,又《士相見》全篇除爛缺一字外凡五見"儀"字。簡本儀、義錯雜並用。《周禮·肆師職》鄭注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義'讀爲'儀',古者書'儀'

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楊信碑》"追念義刑"即儀型也。《有司》辯獻衆賓節"其脅體儀也",簡本爛缺,據獻兄弟節例之,亦當作"儀"。鄭注: "今文'儀'皆爲'騰',或爲'議'。"《集韻》五支:"度牲體骨曰臟,通作儀。"此亦儀度字,古文皆作"義",今文加形旁而有作"儀"有作"臟"耳。然則今本用今文,鄭注當云"古文'儀'爲'義',今文或爲'臟'或爲'議'"。

125. 卒曰筮子爲尸,占曰吉,宿(第5簡)

今本"尸"上有"某"字。此宿尸節,筮尸得吉,往告被筮爲尸者。胡氏《正義》云:"某尸,或言'祖尸'或言'禰尸',不稱名與字也。"士或有祖、禰二廟,此"某"字實代"祖"或"禰"字。主人告彼,必使其知爲祖尸或禰尸,則"某"字不可省,簡本誤脱。

今本"宿"上有"敢"字。鄭注:"今文無'敢'。"《少牢》宿尸節"敢宿",鄭無注。簡本亦無"敢"字。是俱用今文。《特牲》、《少牢》"宿尸"、"宿賓"、"宿諸官"簡本俱作"宿",與今本同。鄭注:"古文'宿'皆作'羞'。"是簡本、今本俱用今文。

126. 宿寶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合(荅)拜(第 5--6 簡)

今本重"實"字。上宿尸節"乃宿尸,尸如主人服",簡本與今本同。此不重"實"字,屬上則不明如主人服爲何人;屬下則不明所宿爲實。簡本誤脱重文號。

今本"荅"下有"再"字。此主人到賓門宿賓,賓出門左拜主人之辱臨, 再拜;賓爲主人之有司,卑於主人,但既被選爲賓,應與主人尊卑相敵,主人亦應如今本作"再拜"。簡本祇一拜,似誤。其實不然。下賓從主人之請, 主人謝其允來,再拜,賓荅一拜。今本與簡本同。前後合觀,當是荅皆一 拜。據今本,到門賓主皆再拜,從請謝允主人再拜而賓荅一拜,反成尊卑不 敵。又《士冠》宿賓節,到門賓再拜而主人一拜,從請謝允主人再拜而賓答 一拜,實同《特牲》簡本。據以參證,當從簡本,今本誤衍"再"字。

127. 宗人擯臼,某薦歲事,吾子將泣之,敢宿,賓曰,某敢不敬(第6簡)

今本"泣"作"涖"。《泰射》第 47 簡請納射器誓射比耦節"射正泣之",今

本亦作"涖"。《周禮·鄉師職》"執斧以涖匠師"、《大宗伯職》"涖玉鬯"鄭注並 云:"故書'治'作'立'。"又《肆師職》"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鄭注:"故書 '位'爲'涖'。"又《小宗伯職》"掌建國之神位"鄭注:"故書'位'作'亢'。"徐養 原《周官故書考》云:"《説文》無'涖'字。立部:'竦,臨也。'是'涖'即竦之俗 字。蓋古者'位'、'竦'俱借用'立'字,至篆文而'立'、'位'、'竦'始各爲一字, 後復於'位'旁加水作'涖',或於'位'上加艸作'莅',以代'埭'字,去古益遠 矣。"羣書有假"泣"爲"立",《素問·五藏生成篇》"凝于脈者爲泣",注:"泣謂 血行不利。"又《調經論》"寒則泣不能流",注:"泣謂如雪在水中,凝住不行 也。"俱爲"立"之假借。簡本亦假"泣"爲"立"。

今本"敬"下有"從"字。《士冠》宿賓節"賓對曰某敢不從"。彼賓爲主人之 僚友,此賓爲主人之有司,彼賓尊,荅辭可無"敬"字。然無"從"字則允命之意無 由表達,且不詞也。以彼決此,簡本誤脱"從"字。

128. 厥明日夕,陳鼎于少(門)外北面北上,有密(第6簡)

今本無"日"字。鄭注:"宿賓之明日夕。"鄭氏作"明日夕",顯係述經而 非以之釋明夕者。《士冠》爲期節"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鄭氏無注。然 則原本俱作"明日夕"而後人省"日"字耳。

今本"密"作"鼏"。簡本《特牲》、《少牢》、《有司》俱作"密"。今本當作 "鼏",而毛本、《通解》有作"幂",惟嚴本不誤。覆鼎用編茅,今文作"鼏",古 文作"密";覆尊甒等用布,今本作"幕",古文作"幂"。今本頗多淆亂,簡本 作"密"作"幕",截然分别,得簡本而今本得以訂正。此篇與《士冠》、《士 昏》、《公食》、《士喪》、《士虞》、《少牢》、《有司》鄭注並云"古文'鼏'作'密'", 簡本用古文。胡承珙《疏義》云:"《禮經》今文作'鼏'者正字,古文作'密'者 假借字。"

129. 執洗于作階東南(第7節)

今本"执"作"設"。簡本有作"執"有作"設"。除爛缺者外,《特牲》"執" 凡十五見而"設"祇一見;《少牢》"執"凡四見,"設"凡二十見;《有司》"執"凡 八見,"設"凡十九見;《燕禮》"執"凡二見,《泰射》凡二十二見,均無作"設" 者。執、設錯雜並用。簡本"執"字均作"執",偶有寫作"執"者,如《有司》第 69 簡不賓尸賓長三獻節"主人〔左〕執爵",《泰射》第 46 節三耦射節"執菁

(旌)以負侯",第 62 簡三耦再射節"小臣肺(師)執中",俱當作"熟"。亦有 "執"字偶寫作"執"者,如《有司》第 73 簡不賓尸賓長三獻節"佐食執柤(俎) 于豆東"。凡此當屬寫誤。字書無"執"字,不詳其音訓。裘錫圭先生云: "漢隸執字及執旁作執者習見。古音執屬祭部,設屬月部,二字陰入對轉。 執可讀作勢,勢、設聲母相同。"(見《古文字研究》第 12 輯)裘説可從。

今本"作"作"阼"。阼階、阵俎,簡本《特牲》、《少牢》、《燕禮》、《泰射》四篇除爛缺者外俱作"作",《有司》惟第3簡迎尸及侑節"主人先升自阼階",第12簡獻尸節"阵俎羊肺一",第34簡主婦致爵于主人節"主婦北面于阼階上荅拜",第48簡主人獻兄弟節"獻兄弟于阼階上",第50簡主人獻私人節"升獻私人于阼階上",作"阼"與今本同,此外亦俱作"作"。阼階,主人所升降。阼俎,鄭注"主人俎"。"作"與"昨"通,《淮南子·天文訓》"歲名曰作鄂",高誘注:"作讀昨。""昨"與"胙"通,《爾雅·釋天·釋文》:"復昨,本亦作'胙'。""胙"與"阼"通,《荀子·哀公篇》"登自胙階",楊倞注:"'胙'與'阼'同。"《周禮·膳夫職》"則徹王之胙俎"即"阼俎"。作、昨、胙、阼均從乍聲相通。酢酬字簡本亦作"作",見第167條,可參證也。

130. 豆邊刑在東房南上,几延兩敦在西堂(第7簡)

今本"邊"作"籩","刑"作"鉶"。邊、籩,刑、鉶,俱以聲同通假,籩、鉶均 爲加形旁後製正字。籩作邊羣書無證,以刑爲鉶,則如《周禮·內饔職》"凡 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鱅",《漢書·司馬遷傳》"啜土刑"是也。

今本"延"作"席"。下第 29 簡賓三獻節"延末坐卒爵",今本亦作"席"。 簡本筵席字俱作"延",延、筵聲同通假。《靈臺碑》"玄磉菟蘆,生莚臺涯", 《隸釋》云:"'莚'即'延'字。"延續字亦作"莚",正二字通假之證也。《大射》 飲不勝者節"賓升就席"注"今文'席'爲'筵'";《士虞·記》"几席設如初"注 "古文'席'爲'筵'",胡承珙、徐養原説皆未諦,究不知二注孰誤,竊疑簡皆 作"延",《士虞》注是也。

131. 實及衆實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實西北南上(第8 簡)

今本"西北"下有"東面"二字。此廟門外視濯視牲之面位,與上筮日面位有所不同。筮日之位:"主人即位于門外西面,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南西

面北上,有司羣執事東面北上。"此視濯視牲之位與筮日相同者,即上文所云"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如初,如筮日面位及所上;所不同者,賓及衆賓本在有司中,宗人及祝本在羣執事中,宿賓之後,須與有司羣執事分列,立位雖仍在門西,而宗人、祝在賓之西北,即略後退;面向雖仍東面,而宗人、祝改北上爲南上;且自賓分列後,公有司即改東面爲北面:凡此均需重述,故鄭注云"不蒙如初"。然則此文不特須著立位與所上,而面向亦不應從略,可證簡本誤脱"東面"二字。

132. 主人再拜,實合(苔)拜(第8簡)

今本"荅"下有"再"字。《鄉飲》迎賓節:"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 賓荅拜。"《鄉射》迎賓節:"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鄉 飲酒禮爲推選賢能,賓尊,故荅祇一拜;鄉射禮爲習民以禮樂,不專爲賓己, 賓主相敵,故俱再拜。特牲饋食禮之賓,本爲有司,選以擔任三獻,尊卑相 敵,亦應再拜,簡本誤脱。

133. 宗人視牲告統(第9簡)

今本"統"作"充"。《儒行》"不充詘於富貴"鄭注:"充或爲統。"《説文· 儿部》云:"充,長也,高也。"此文之充,鄭注云"猶滿也",仍是本義之引申。 作"統"爲充之誤加形旁,如下文亞之作"惡"也。

134. 日羹念(第9簡)

今本"念"作"飪"。下第 10 簡祭日陳設節"羹念實鼎",今本亦作"飪"。 《聘禮・記》"賜饔唯羹飪"鄭注:"古文'飪'作'腍'。"《説文・食部》:"飪,大 孰也。"《郊特牲》"腥肆燗腍祭",鄭注:"腍,孰也。"二字音義相同。念、腍同 聲假借,簡本用古文。

135. 視則殺(第10 簡)

今本"則"作"側"。則、側聲同通假,此簡"側"之作"則",猶他簡"腒"之作"居"、"接"之作"妾"也。説見第 2 條。

136. 主婦視飢煲于西堂下,享于門外東方(第 10 簡)

今本"配"作"饎"。鄭注:"古文'饎'作'糦',《周禮》作'熙'。"《周禮· (個人職》序官作"饎人",鄭注:"故書'饎'作'熙'。"是"蝕"亦古文,隸定時人 今文"饎"矣。《説文·食部》云:"饎,酒食也。蝕,饎或从巸。糦,或作米。" 以儷、糦爲饎之或字。段注謂"轉寫多灬"。徐養原《疏證》云:"本屬古文,而小篆亦兼仍其體,許明六經,故歸之或字;鄭校《禮經》,故屬之古文。"《集韻》七之云:"饎、糦、餁,酒食曰饎,或作糦、餁。"亦以糦、餁爲饎之或體,蓋據《説文》而儷又省作餁。是知《集韻》之"餁",簡本之"釲",均爲"儦"之省。糦、儭俱爲古文,簡本用古文。又第 48 簡記"飽學在西辟"作"飽",此别一書手所抄,顯係誤加"勹",陳校云"釲之誤"是也。

今本"學"作"爨"。簡又寫作"學"。《說文》爨部云:"爨,齊謂炊爨。 窭,籀文爨省。"《集韻》二十八翰:"爨,或省作窭。"遼釋行均《龍龕手鑑》火 部:"罴、爨、鱟三俗,罴通。爨或作爨今。"然則簡之學、聚,亦爨之俗字也。

今本"享"作"亨"。《燕禮·記》第 48 簡"享于門外東方",亦作"享"。 亨爲烹之本字。《張公神碑》"元享利貞",漢隸亨多作享。

137. 執事之柤陳于階間(第 11 簡)

今本"柤"作"俎"。簡本俱作"柤",惟《少牢》第 35 簡一見"俎"字。《韓 劝碑》"爵鹿柤梪",《隸釋》云:"以'柤'爲'俎'。"《集韻》八語"俎或从木",漢 隸作"柤",當屬俗寫,如觚之作柧也。

138. 藉用藿(第 11 簡)

今本"崔"作"崔"。摹本失真,陳氏《釋文》、《校記》遂誤定爲"雚"。唐石經初刻作"雚",磨改作"萑",均誤。《説文·艸部》:"產,薍也。""萑,艸多兒。"《雀部》:"艎,雚爵也。"三字義别,而羣書殊多淆亂。《易·説卦傳》"震爲萑葦",《詩·七月》"八月萑葦",又《小弁》"萑葦淠淠",《周禮·司几筵職》"其栢席用萑黼純",《内則》"編萑以苴之",《左傳》昭公二十年"澤之萑蒲",《莊子·則陽》"爲性萑葦兼葭始萌",《漢書·鼂錯傳》"萑葦竹蕭",均用萑爲萑。《小弁》"萑葦淠淠"韓詩作"雚",《周禮·巾車職》"駹車雚蔽",《夏小正》"七月莠雚葦",《穆天子傳》"休于深雚"、"爰有雚葦芫蒲",《溪書·貨殖傳》"雚蒲材幹器械之資",均用雚爲萑。此文今本"藉用萑",《公食、記》"加萑席尋",亦用萑爲萑。羣書無作正字萑而簡本獨作"萑"。《公食》鄭注:"今文'萑'作'莞'。"案《司几筵職》"其栢席用萑黼純",鄭注訓萑爲細葦,而箋《詩·斯干》訓莞爲小蒲,則莞席萑席之異在於用材之不同,故古今文乃用席不同而非字之正假。簡本作"萑",用古文,保存古正字,獨足

珍貴。

鄭注:"古文'用'爲'于'。"簡本、今本俱用今文。

139. 尸浣匜水, 實于股中, 匰巾, 在門内之右(第 11 簡)

今本"浣"作"盥"。陳校云:"簡凡'盥'字作'浣',亦作'涫',間亦作 '盥'。"《士冠》、《鄉射》鄭注:"古文'盥'皆作'浣'。"簡作"浣"者用古文。案 《説文·皿部》:"盥,澡手也。"《水部》:"騺,濯衣垢也。浣,今騺从完。"二字 義别。此文乃澡手之盥,胡承珙《疏義》以爲"古文以聲近借'浣'爲'恕'"。 《水部》又云:"涫,鬻也。"與盥義别。《列子•黄帝篇》"進涫漱巾櫛",殷敬 順釋文云:"涫音管,《莊子》作'盥'。"蓋同音假借。簡本盥、浣、涫並見,疊 用古今文,實係以今讀古時滲入今文之堅證,説見第50條。

今本"股"作"槃"。股爲般之誤寫。《易·明夷》"明夷于左股",《釋 文》:"馬融、王肅作'般'。"亦形近之譌。又云:"姚(信)作右槃。"卜辭彝銘 盤庚作"般",《左傳》莊公十四年"《商書‧般庚》",《釋文》:"本又作'盤'。" 《漢書·人表》亦作"般"。《書·君奭》"則有若甘盤",《史記·召公世家》作 "般"。《爾雅·釋水》《釋文》:"鉤般,又作盤。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鈎,折 如人股,故曰鉤股。"《説文·木部》:"槃,承槃也。盤,籀文从皿。"是則般、 槃聲同通假,盤爲槃之籀文。

今本"匰"作"簟"。《説文・匚部》:"匰,宗廟盛主器也。《周禮》曰祭祀 則共匰主。"又《竹部》:"簞,笥也。漢律令簞小筐也。"本是一物,以所用不 同而釋義微異。宗廟神主平日置於石室,祭祀時取出盛以竹厘。《士冠》 "櫛實于簞"鄭注:"簞,笥也。"《曲禮上》"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鄭注: "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左傳》哀公二十年"與之一簞珠"杜注: "簞,小笥。"均訓簞爲笥。《廣雅・釋器》:"匰,笥也。"匰亦訓笥,王念孫謂 "壓通作簞"是也。蓋"匰"之作"簞",猶"匥"之作"笲"也。

140. 主婦絖枅(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第 12 简)

今本"統"作"纚"。纚、《内則》作"縰"。《問喪》"鷄斯徒跣",鄭注:"'鷄 斯'當作'筓纚',声之误也。"《说文·糸部》"纚,冠織成也",段注:"凡繒布 不須翦裁而成者謂之織成。此纚蓋織成緇帛廣二尺二寸長祇六尺","本爲 韜髮之偁。"韜,藏也。用未加翦裁之繒帛作帶裹藏髮辮謂之纚,引申之凡

贈帶皆曰纚,如《詩·采菽》"紼纚維之"毛傳"纚,緌也"、《後漢書·張衡傳》錄《思玄賦》"纚朱鳥以承旗"李賢注"纚,繫也"是也。絖爲纊之或體,《説文·系部》:"纊,絮也。从糸廣聲。絖,或从光。"與縄異義。《大戴禮記·子張問人官》云:"競絖塞耳,所以弇聰也。"段玉裁、朱駿聲均以絖爲紞之形譌,又《糸部》:"紞,冕冠所以縣塞耳者。"塞耳即瑱,紞爲懸瑱之纚帶。然則縄與紞縱有長短、闊狹、韜髮懸瑱之不同,其用相似而同於《采菽》毛傳之"緌"、《思玄賦》李注之"繋"矣。段玉裁又云:"自紞譌絖,漢初諸儒不能辨證。"故簡本用紞之譌字絖爲纚。

141. 佐食北面于中庭(第 12 簡)

今本"于"上有"立"字。此佐食原爲私臣在羣執事中,至此被選爲佐尸食者,當與羣執事異位。初見其庭中北面立位,不應省"立"字,簡本誤脱。

142. 主婦院(盥)于房中,薦南豆葵菹蠃盒,盒在北(第 13 簡)

今本"南"作"兩"。主婦房中之筵,葵菹一豆,嬴醢一豆,豆北無它器,南豆義不可通,簡本寫誤。

今本"贏"作"蝸"。《土冠》、《土喪》、《既夕》、《少牢》今本俱作"蠃醢",鄭注"今文'蠃'作'蝸'",皆用古文;此篇作"蝸醢"用今文,鄭氏無注。今本今、古文並用,足證鄭氏悉依舊本,無所改易,僅疊異文於注,否則何不併此文亦改從古文耶?段玉裁《周禮漢讀考》云:"蝸與蠃同物而異名,異名而同聲類,故《周禮》、古文《禮》作'蠃',今文《禮》作'蝸',戴《記》从今文者也,故《内則篇》作'蝸赢'。"簡本作"蠃",亦用古文,不過字誤"蠃"爲"蠃"。

今本二"盍"字俱作"醢"。簡本此篇俱作"盍",《少牢》第19 簡作"硁",第35 簡作"醯",該兩簡又見"醢"字。《有司》俱作"酭",而第68、72 簡又見"醢"字。傳鈔多異寫。《説文·酉部》:"醢,肉醬也。从酉盍聲。蘛,籀文醢。"籀文體繁,作"酭"爲籀文之省變。盍、醢聲同通假,醢爲後製正字。作醖作醯又不過醢之稍變其體耳。

143. 宗人執櫸先入(第 14 簡)

今本"桿"作"畢"。鄭注:"畢狀似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簡本作 "檡"爲"畢"之誤加形旁,猶《相見》"奠"之作"鄭",《喪服》"受"之作"綬"也。

144. 鼎西面措,右人陶(抽)扃,委于鼎北,贊者措柤(俎)加批,乃比

(第14簡)

今本二"措"字俱作"錯"。簡本《泰射》第 85 簡獻獲者節"卒措",今本亦作"錯"。此篇第 40 簡旅酬節"交錯以辨",與今本同。措、錯,錯雜並用。《説文·金部》:"錯,金涂也。从金昔聲。"又《手部》:"措,置也。从手昔聲。"二字音同義别。羣書多借錯爲措,《禮器》"錯則正",《莊子·達生》"而錯之牢筴之中",《釋文》並云:"本又作'措'。"《論語·爲政》"舉直錯諸枉",《釋文》:"鄭本作'措'。"鄭從魯讀,是今文作"措"用正字,作"錯"爲古文用借字。簡本作"措"者多,偶有作"錯",是用今文改古文而未盡,其爲以今讀古之或本無疑矣。

今本"枇"作"七"、"比"作"朼"。今本七、朼錯雜並用,《士昏》、《公食》 均作"七",無作"化";《士喪》"執七"作"七","化載"、"卒化"、"化者"均作 "札";《士虞》"七俎"、"七載"作"七","札者"作"札";《特牲》"加七"、"棘心 七"作"七","乃杜"作"杜";《少牢》"一七"、"四七"、"匕加"作"七","長杜" 作"札";《有司》"一七"、"二七"、"疏七"、"七加"、"執七"、"受七"、"縮七"。 "七溍"均作"七","杜羊"、"杜豕"、"杜魚"均作"杜",殊不一致。鄭注《士 喪》"杜載"、《少牢》"長札"並云:"古文'札'作'七'。"而於它篇經作"七"者 均無注,初不明其用今文抑用古文。段玉裁《説文·七部》"七"字注云:"七 牲之七,《易》、《詩》亦皆作'七',《大東·傳》、《震卦》二注皆云'七所以載鼎 實'是也。古經作'七',漢人或作'桃',非器名作七、七載作朼以此分别也。 若《士喪》、《士虞》、《特牲》、《有司》篇七載字皆作札,乃是淺人竄改所爲。" 段氏斥以動、名詞分别化、七爲非是,其説甚善;而淺人竄改之説則未必然。 證以簡本,此字凡見四體:七、比、朼、枇。《特牲》"加七"、"棘心七"作枇, "乃七"作比;《少牢》"一七"、"四七"、"七加"作札,"長七"誤作出;《有司》 "一七"、"疏七"等均作七,與今本同,又有四字作札。段玉裁又云:"以妣籀 作处、袦或作礼、秕或作秕等求之,則朼亦可作匕也。"以段例推之,簡本作 比實即七字。《雜記上》"枇以桑",《釋文》"本亦作朼"。則簡本作批實即朼 字。四體實爲二文,與今本不異,亦屬今古文錯雜並用。而朼又即匕之加 形旁後製正字,二文原是一字,正如段氏所云"古經作七,漢人或作朼",不 過今、古文之不同耳。古文初出,學者以今文讀之,改寫漢隸,多以今文易

古文而未盡,以今讀古之本往往今古文錯雜並用,而傳本又有並用之不盡 劃一,簡本如是,鄭氏所據之本亦復如是,鄭氏初無改今改古之抉擇,不過 據別本以注存今古文異字以見其所從而已。得簡本以證今本,此例最具典 型。參見第50條。

此文"抽扃",鄭氏無注。《有司》第 1 簡將賓尸整設節"乃設扃密 (騙)",鄭注:"今文'扃'爲'鉉'。"簡本、今本俱用古文。

145. 佐食升聖〔俎〕(第 14 簡)

今本"聖"作"肝"。今文斯字簡本所作有四體:聖、歷、甄、致。後一體陳校云"最近于甄",其釋文乃概定爲"甄"。《有司》第 62 簡一見"肝"字,余頗疑四體摹寫失真,恐非甄字。裘錫圭先生謂余:"漢碑甄作'甄'(《武榮碑》)、'甄'(《張納功德敘》)可證。肝从斤聲,微文對轉。簡文作'甄'、'甄'者,當是假借爲肝,作脛者殆即肝字異體。"其説甚善,足祛我疑,從之可也。盛羊曰羊俎,盛豕曰豕俎,盛魚或腊曰腊俎,均以所盛牲體有異而異其名稱。肝俎盛心舌,斯當爲心舌之專稱也。

146. 腊直于柤(俎)北(第 15 簡)

今本"直"作"特"。特、直二字通、《詩·栢舟》"實維我特"、《韓詩》作 "直"、似作"特"爲古文。《吕覽·分職》"豈特宫室哉"、高注"特猶直也"。 《説文·牛部》"特"字段注云:"引申之爲凡單獨之偁。"是"特"正字"直"借 字。

147. 主婦執(設)而(兩)敦黍稷于柤(俎)南北上,反兩刑(鉶)刑(鉶) 芼,執(設)于豆南南陳(第 15 簡)

今本"北"作"西"。此在室之西南隅陰厭設饌,饌東面。《士虞》陰厭節:"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鄭注:"簋實尊黍也。"黍敦在稷敦之西,故西上。《少牢》陰厭節:"設俎,羊在豆東,魚在羊東,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少牢大夫禮,有二敦黍二敦稷,前列一黍一稷,亦黍西稷東;後列一黍一稷,則黍東稷西,兩行相錯,雖不言所上,以前列爲主,仍西上。黍稷依席之面向東西

陳設,斷無北上者。簡本誤。

今本"反"作"及"。陳校云"'反'是'及'之誤"是也,然未必爲簡本寫誤,羣書亦多有此誤者。《樂記》"武王克殷反商",鄭注:"'反'當爲'及',字之誤也。"《易·繫辭上》"原始反終",《釋文》:"鄭、虞作'及終'。"

今本不重"鉶"字。阮元《校勘記》云:"唐石經重'鉶'字。張氏曰:監本 云'及兩鉶鉶芼',多一'鉶'字。從諸本。"王引之《經義述聞》云:"作'兩鉶 鉶芼'是也,上'鉶'是盛羹之器,下'鉶'即羹也。鉶所以盛羹,故因謂'羹 芼'爲'鉶芼'。又下文尸祭'鉶當之',鄭注云:鉶,肉汁之有菜和者。引《曲 禮》'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疏曰:以其盛之鉶器,因號羹爲鉶。然則'兩鉶 鉶芼'猶言兩鉶羹芼,必重一鉶字而其義始明;若云'兩鉶芼',則是兩鉶中 有芼而無羹,於文爲不備矣。"今得簡本,可證漢時或本本重"鉶"字,王説似 更確鑿有據。今案:簡本重"鉶"字,祇證明唐石經之别有所本,而不能由此 斷定重鉶字之必爲原本;反之,亦可據以證明重鉶字之或本實爲劉向校定 所排除也。鄭玄《聘禮》注云:"鉶,羹器也。"《公食》注云:"鉶,菜和羹之 器。"盛羹之器用鉶,猶盛黍稷之器用敦。而所謂羹者,《公食·記》云:"鉶 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大夫禮用牛羊豕。《士虞·記》云:"鉶芼,用 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士禮惟用豕。肉汁和菜謂之羹,如牛汁和 藿,羊汁和苦,豕汁和苦或薇,又加葵或荁作滑。然則稱羹應包括牛或羊或 豕之汁與藿或苦或薇調和而成,非單指肉汁也。食羹以菜爲主,亦自可稱 芼不稱羹,有何有芼無羹之嫌。必如王説單稱芼爲於文不備,則單稱羹亦 於文不備,而合稱羹芼實爲不詞,蓋鉶芼不應解作羹芼也。此文之兩鉶芼 猶上文之兩敦黍稷,仍以不重"鉶"字爲長,王説未允。

148. 祝洗酌鄭(奠)于刑(鉶)南,遂命佐食,佐食啓福,却于敦南(第 15 簡)

今本重"奠"字。此陰厭奠觶也,奠觶於鉶南,以備嗣子舉以獻尸。奠 觶簡稱奠而爲儀注專名,此"祝洗酌奠"下文"嗣舉奠"均屬名詞,胡氏《正義》謂之"上奠目其事";"奠于鉶南"之"奠"爲動詞,《正義》謂之"下奠言所奠之地",今本重"奠"字是也。然陰厭奠觶,《士虞》、《特牲》、《少牢》俱有此儀而記敍之法不同。《士虞》云:"祝酌醴,命佐食咨會,祝奠于鉶南。"《少 今本上"佐食"下有"啓會"二字。《士虞》: "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簡本《少牢》: "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蓋)。"與今本同。"命佐食啓會"乃記祝命事,"佐食啓會"乃記佐食執行其事,不重"啓會"二字,則不明所命何事,證以《少牢》之文,簡本顯係誤脱。

今本"福"作"會"。簡本《少牢》亦作"會"。會爲敦之蓋,福爲盛矢之架,簡本誤寫。

149. 尸升,入,祝主人從(第 16 簡)

今本"祝"下有"先"字。此尸人九飯節,祝迎尸入門升堂入室。《少牢》云:"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人,主人從。"簡本爛缺,不知所作。《特牲》儀與《少牢》相同,不過一詳述、一略舉耳,其義固無異也。無"先"字,祇見尸入室而祝與主人從入,不能明二人從入之先後,更不能明主人從祝之義。簡本誤脱。

150. 祝命繻祭,尸左執爵,右取菹擩醢,祭于豆間(第17簡)

今本"繻"作"挼"。挼祭字據鄭注古文今文各本異文甚多,頗難董理。《土虞》饗尸尸九飯節"祝命佐食隋祭",鄭注:"下祭曰隋。隋之言猶隋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今文'墮'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又記"不綏祭",鄭注:"'綏'當爲'墮'。"此文鄭注:"《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挼'讀同耳。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也(《士虞》賈疏引作擩蓋誤)。"又主人初獻節"佐食授授祭(張淳據注改妥是也)",鄭注:"'妥'亦當爲'挼',今文或皆改'妥'爲'报'(當作'綏')。"《少牢》尸酢主人節"上佐食以綏祭",鄭注:"'綏'或作'挼',授讀爲墮。古文墮爲'肝'('爲'上當有'或'字)。"又尸酢主婦節"其綏祭如主人之禮",鄭注:"'綏',亦當爲'挼',古文爲'肝'('爲'上當有'或'字)。"《有司》不償尸者主人初獻節"其綏祭其嘏亦如儐",鄭注:"綏皆當作'挼',授讀爲藏其隋之隋。古文爲煗('爲'上當有'或'字)。"綜核諸文,古文作"隋"(墮爲俗寫),作"挼",作"肝",作"堧";今

337

文作"綏",作"妥",作"羞"。隋祭之義,凌廷堪云:"尸未食前之祭謂之隋 祭。"張爾岐據鄭注衍述云:"下祭曰隋,謂從俎豆上取下當祭之物以授尸使 之祭,佐食但下之而已。"皆就儀注形式泛解,義實未盡。《通典》卷四八《立 尸議》引《白虎通》云:"故座尸而食之,毁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其説是 也。尸祭謂之隋,隋者毁也。《士虞》作"隋",與《周禮》守祧職同,爲古文正 字;《特牲》作"挼"亦古文,乃假借,故注云讀同、讀爲。古文有作"肵",胡承 珙《疏義》以爲"聲近而誤"。又有作"瘈",《疏義》以爲"又因'桵'字形近而 誤",實涉下文"換于醢"而誤耳。二字祇見於注,當爲或本,注脱"或"字,鄭 氏備校而已。《士虞·記》、《少牢》、《有司》均作"綏",蓋用今文,徐養原《疏 證》以爲"墮與綏同音相借"是也。今文又有作"妥",《疏證》以"妥"爲古文, 非也,據注稱或,當爲今文或本,而妥、綏聲同假借。又有作"羞",《疏證》以 爲"羞與隋音絶遠","羞則大失"是也。羞祇見於注,當爲或本,鄭氏亦備校 而已。簡本無《士虞》,《特牲》三篇俱作"繻",陳校云"簡本从委、从妥、从 需、从耎之字往往通用",應是綏之異寫,亦用今文。今案:就今本異文而 論、《士虞》作"隋"、《特牲》有作"挼"、均用古文;《士虞·記》、《少牢》、《有 司》均作"綏",《特牲》又有作"妥",均用今文。可見鄭氏所據當時流傳之 本,一如簡本他文之今古文錯雜並用,已非純粹之今文本或古文本,彼亦不 過羅列衆本而能辨别今古文之異字而已。鄭氏於隋祭字固從古文正字,然 於古文之"挼"字祇云"讀同"、"讀爲",於今文之"綏"字、"妥"字祇云"當爲 堕"、"當爲挼",以見其所從,既未嘗改今文"綏"、"妥"爲古文"隋"、"挼",又 於古文異字亦未予劃一,甚至對今古文或本之折、羞、腝等不見於所據本之 字,亦一一收錄,備載於注,視同一律。據此足證鄭氏於今古文固擇善而 從,而所從僅於注中見之而未嘗改易經字。然則如後人所訾議,鄭氏從古 文則古文在經而注中疊見今文,從今文則今文在經而注中疊見古文,以致 淆亂家法云云,實爲臆必鑿空之談,而卒無一人爲之辨白者何耶? 今得簡 本相證,然後知兩漢流傳者,除今文家所守之外,均屬以今讀古而致今古文 錯雜並用之本,鄭本之或用古或用今,非出鄭氏所改也。參見第 16、48、 139、144、175、191、216、234、260、268、333、365、384、412、427、485、503 等 條,説詳《禮漢簡七篇爲古文或本考》。

今本"爵"作"觶"。下記云:"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 散。"則《特性》所用爵觶,其數可據記文核計。鄭注:"二爵者,謂賓獻爵止, 主婦當致也。"其一爲賓三獻用爵,其二爲主人致於主婦用爵。主婦亞獻尸 與致於主人亦用爵,彼云"主婦洗爵于房",乃實於房中内篚之爵,非取於庭 篚所實二爵也。鄭注又云:"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 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盛世佐衍述其義云:"一觶奠于神前,餘三觶 在;其一主人以之酬賓,賓奠于薦南,尚餘二輝;其一兄弟弟子舉之於其長 兄弟,長兄弟奠於薦北,只餘一輝;及賓舉薦南之鱓以酬長兄弟辨,卒受者 奠于篚, 篚中仍有二觶; 及長兄弟舉薦北之觶以酬賓, 未辨而賓弟子、兄弟 弟子又各舉鱓於其長,則二鱓盡用矣。"此文爲尸九飯前先行隋祭,尸所就 之席即陰厭之神席,此所用者即奠於神席鉶南之觶。此時尚未獻,二爵在 篚中尚未用,此決非爵字。又簡本"觶"皆作"帪",下云"尸鄭(奠)脈〔荅 拜〕",作"賑"不作"爵",即是此"觶",前後當一致。凡此均證簡本誤脈爲 爵。今本"擩"作"瘈"。今本《特牲》、《少牢》、《有司》"瘈祭",《公食》、《士 虞》又作"擩"。《周禮·大祝職》"六曰擩祭",鄭司農云:"擩祭,以肝肺葅擩 鹽醢中以祭也。"段玉裁《周禮漢讀考》改爲換祭,云:"注杜子春云換讀爲虞 芮之芮,讀爲當作讀如,擬其音如芮耳。經注腝字今本作'擩',其誤自唐至 今矣。凡耎聲之字在弟十四元寒部,音轉入弟十五脂微部,需聲之字在弟 四侯部,音轉入弟五魚虞部,而後人作偏旁多亂之,以子春讀如芮、《周禮》 《儀禮》《釋文》皆曰而泉反、一音如劣反、劉又而誰反證之,則其字定爲耎聲 非需聲。"《説文·手部》:"擩,染也。从手需聲。《周禮》曰六曰擩祭。"段注 亦改爲"瘈",云:"古音耎聲在十四部,需聲在四部,其音畫然分别,後人乃 或淆亂其偏旁,本从耎者譌而从需,而音由是亂矣。唐石經《周禮》、《士虞》 皆作'擩',《特牲》、《少牢》、《有司》皆作'腝',參差乖異,此非經字不一,乃 《周禮》、《士虞》經淺人妄改矣。"又云:"《説文》已爲俗改之本,有'擩'無 '腝',而不知《説文》古本之有'腝'無'擩'也。"段説甚辯,《正義》從之。簡 本《特牲》、《少牢》、《有司》均作"擩",與今本《公食》、《士虞》同,據以知經文 均作"擩"不作"腝",非如段氏所臆斷誤自唐後。又鄭氏《公食》注"擩猶染 也"與《説文》同,《士虞》"擩"下,《特牲》、《少牢》、《有司》"腝"下均無注,《周

禮》注引《少牢》亦作"擩",足證鄭氏所據二《禮》均作"擩"不作"腝"。得簡本而斷今本有誤字,而段氏妄改,說雖辯而實無據。

今本"擩"下有"于"字。《特牲》神席設二豆:葵菹、蝸醢。尸就席九飯前 隋祭,即右手取一豆之葵菹,染於另一豆之蝸醢,然後置於兩豆之間以祭。 《公食》窗祭正饌節"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鄭注:"今文無'于'。"阮 元《校勘記》云:"《釋文》無'于'字,與注合。"《釋文》摘句無"于"字,不足爲本 無"于"字之證;注"換醢者染於醢",訓故非述經,不得據以證經之必無"于" 字也。阮説殊疏。阮氏又云:"按《公食大夫》'擩于醢'注云今文無'于',此 經不疊今文古文,是今古文俱無'于'字也。"説亦未允。據今本核校:《十虞》 主人獻尸節"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又"祝取肝擩鹽",又記"尸左執爵,右 取脯擩鹽",俱無"于"字,用今文。《公食》賓祭正饌節"賓升席,坐取非菹,以 辯擩于醢,上豆之間祭";《特牲》除本文外又賓三獻節"主人左執爵,取肝于 換鹽";《少牢》尸十一飯節"尸取韭菹辯換于三豆,祭于豆間",又主人獻祝節 "祝取菹瘈于醢,祭于豆間",又"祝取肝堧于鹽";《有司》主人獻尸節"左執爵, 右取菹抨于三豆,祭於豆間",又"尸左執爵,受燔,抨于鹽",主人獻侑節"左 執爵,右取菹堧于醢,祭于豆間",主婦受尸酢節"左執爵,右取菹堧于醢,祭 于豆間",主人獻賓長節"左執爵,右取脯換于醢,祭之",不儐尸主婦亞獻節 "尸兼取燔ా于鹽,振祭",不償尸賓長三獻節"主人左執爵,右取菹堧于醢, 祭于豆間",又"主婦左執爵,右取菹換于醢,祭之",均有"于"字,用古文。鄭 氏於《公食》注中見之,自可推而概見之矣。《士虞》今文無"于"字,鄭氏不改 從古文,可見其所據本亦今古文錯雜並用,而彼實無改易經字之事,此前人 所未喻,今已一一證實之矣。簡本缺《公食》、《士虞》,無從核校,《特牲》用今 文,《少牢》、《有司》用古文,亦今古文錯雜並用,與今本不過有互異耳。

今本"縣"作"觶"。簡本《燕禮》第 17 簡、《有司》第 40、41 簡作"觶"各一見,《泰射》第 40 簡作"觖"一見外,餘均作"縣"。《説文·角部》:"觶,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觶受四升。从角單聲。脈,觶或从辰。紙,《禮經》解。"段注:"鄉當作'禮',《禮經》十七篇用觶多矣,非獨鄉飲酒也。"段改鄉爲禮是也。"角"字據大徐本,小徐作"觶"。古《周禮》説以觶受四升,今《韓詩》説四升爲角,許從古《周禮》説,故云禮飲酒觶也。大徐作"角"誤。《考工記》"梓人爲飲器"賈疏引鄭玄《駁異義》云:"觶字角旁友,汝潁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阮元《校勘記》云:"(臧琳)《經義雜記》作角旁支,云'舊誤友,今改正。《字林》觶音支,本此'。《周禮漢讀考》作角旁辰,云'作友蓋誤'。角旁辰,字見《説文》。"據此知作脈作觖均爲觶之或體,作"觶"爲今文,作"紙"爲古文。簡本作"觶"二見,與今本同,用今文,作"脈"作"檢"均用今文或本。

152. 佐食舉乾,尸受,振祭,嘯之(第 19 簡)

今本"乾"作"幹"。下"舉獸乾"同。《易·說卦傳》"離爲乾卦",《釋文》:"鄭云'乾'當作'幹',陽在外能幹正也。董作'幹'。"簡假"乾"爲"幹"。

今本"嚓"作"嚓"。《特牲》均作"嚓";《有司》第 11、13、16 簡作"嚓",第 62、65、70 簡作"嚓";《燕禮》、《泰射》作"齋";唯《少牢》作"嚓"與今本同。 簡本《服傳》"長各齋其心",誤齊爲齋。字書無嚓字,《說文·口部》:"嚓,嘗也。从口齊聲。"《雜記下》:"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鄭注:"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人口。"《荀子·禮論篇》"祭齊大羹而飽庶羞",假"齊"爲"嚌",故楊倞注:"齊,讀爲嚌,至齒也。"據此知簡本有作"齋",爲"齊"之誤寫。齊誤齋,故嚌亦有誤作嚓。齊、嚌聲同通假,故簡之"嚓"亦有作"齋"也。

153. 佐食羞庶羞四豆于左,南上,有醬(第19簡)

今本"于"上有"設"字。此節與《少牢》尸十一飯節正相當,彼篇云"上佐食羞兩刑(鉶),坐設于韭菹之南"。"上佐食羞胾兩瓦豆,設于薦豆之北"。簡本與今本同。此四豆文承設大羹涪下,即設於涪北。席東向,在左即在北。實在尸席北盡處,更無他饌,故曰設於左。無"設"字則北端之義未明,當係誤脱。

今本"醬"作"醢"。此佐食進四豆有一醢,簡本作"醬":《少牢》上佐食 進胾瓦豆有醢,簡本亦作醬。《説文•酉部》:"醬,醢也。从肉酉,酒以龢醬 也。 爿聲。""醢,肉醬也。从酉ં五聲。"二字之義微異。簡作"醬",固不知爲 今古文異字否也?

154. 尸有三飯(第 19 簡)

今本"有"作"又"。簡本此篇與《少牢》、《有司》均用"有"爲"又",又、有 古同聲通假。《鄉射·記》"唯君有射于國中"鄭注"古文'有'作'又'",則三 篇簡本俱用今文。參見第3條。

155.〔詩〕**衷**(懷)于左袂,卦于季指(第 23 簡)

今本"懷"下有"之實"二字。此初獻節主人受尸親嘏(摶黍)以示受福。 《少牢》第33簡尸酢主人命祝致嘏節:"詩壞之,實于左袂。""壞"爲"懷"之 誤寫,與今本同。主人受嘏,先承(鄭注"詩猶承也")摶黍於懷中,復用右手 取以置於左袂中而以小指鈎祛。如無"之實"二字,其儀既不能明,而其文 義又不可通,簡本顯係誤脱。

今本"卦"作"挂"。《少牢》第34簡同節亦作"卦"。鄭注:"古文'挂'作 '卦'。"簡本俱用古文。胡承珙《疏義》云:"'挂'正字,古文作'卦'借字。"

156. 主人寫嗇于房,祝以邊(簿)受(第 23 簡)

今本"人"下有"出"字。《少牢》第34簡尸酢主人命祝致嘏節:"出,宰 夫以邊(籩)受嗇黍。"簡本與今本同。鄭注:"出,出户也。"獻尸在室,主人 受尸之概(即摶黍,此文變言嗇),由室出至堂,復由堂入房,祝(《少牢》大夫 禮,由宰夫任之)用籩受主人之寫嗇。《特牲》與《少牢》儀注略同,以《少牢》 决此文,誤脱"出"字。

157. 坐祭酒啐酒,肝從(第 24 簡)

今本"肝"上有"以"字。此主人初獻尸而從獻其祝。肝從爲肝燔從設, 乃從獻之肝燔也。篇中記從獻句例有二,爲某某進獻者,用"以"字,上文 "賓長以肝從"及主婦亞獻節"兄弟長以燔從"是也。爲執事進獻者,不著其 人則不用"以"字,如主婦致爵主人節但云"肝從"是也。此文亦執事進獻, 不著其人,有"以"字將被視作承上文而受獻者自進,義不然也。《少牢》同 節"祭酒啐酒,肝牢從",今本無"以"字與簡本同,以此相決,可斷今本誤衍。

158. 祝左執角,取肝擩(抨)于監(鹽)(第24簡)

今本"取"上有"右"字。此乃左手執角右手取肝換於鹽,言"左"省 "右",義本可通,故此篇尸人九飯節"尸左執觶,右取菹換于醢";主人初獻 節"祝左執角,祭豆",今本簡本俱同,有省,有不省,固非有他義也。簡本省 "右"字與今本不同者,除此文外,《有司》第 21 簡主人受尸酢節"又取糟 (麵)費(費)同祭于豆祭,興,左執爵,取肺,坐祭之"。又第 44 簡主人獻長 賓節"賓坐,左執爵,取脯擩(換)于酢(醢)"。然則簡本更多省字。

159. 酌獻佐食北面拜受角(第 24 簡)

今本重"佐食"二字。此主人初獻尸而遂獻佐食。《少牢》第 36 簡主人獻兩佐食節"主人酌獻佐食,佐食户内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亦重"佐食"二字,與今本同。主人洗爵酌酒以獻佐食,無"佐食"二字則不明所獻何人;佐食北面拜而受主人之獻,無"佐食"二字則不明何人拜受。不重"佐食"二字,無論其屬上、抑屬下,均不得通讀。以《少牢》決此文,實係誤脱。

160. 降反于匪(第 25 簡)

今本"匪"作"篚"。《周禮・肆師職》"共設匪罋之禮",孫詒讓《正義》云 "經典多叚篚爲之"是也。《説文・匚部》:"匪,器侣竹匧。"段注:"古盛幣帛必 以匪,匪篚古今字。"竹匧盛幣帛,亦可盛爵觶。《説文・竹部》:"篚,車笭也。" 另一義。簡本多用古正字,此其一也。

161. 升復位(第 25 簡)

今本"復"上有"人"字。此主人獻佐食訖,以角反奠於庭篚,然後復室中主人之位。上云"拜受角,降反于匪",由室下降至庭,必出室户始可降堂,故言降而省"出"字。由庭反室。徒言升,則亦可復堂上立位;必復言"人",始明升堂又入室,乃可復室中之位。簡本誤脱"人"字。

162. 惡獻尸(第 25 簡)

今本"惡"作"亞"。《少牢》第 20 簡陰厭節"豕惡其北",今本亦作"亞"。 "惡"與"亞"通。《易·繫辭上》"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釋文》:"於嫁反,荀作'亞',亞、次也。馬、鄭烏洛反。亞通。"《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鼓鐘惡",鄭注:"惡當爲'亞'。"馬王堆漢墓出土古佚書有假"亞"爲"惡",然則亞惡多互借焉。

163. 尸受,振祭,嚌反之(第 25-26 簡)

今本"嚌"下有"之"字。此主婦亞獻尸,兄弟長以燔從獻,尸受燔振祭後,嚌燔少許以示嘗食,然後還授長兄弟,長兄弟反於肵俎。嚌之,嚌燔;反之,反燔。"嚌反之"不成文句。上尸人九飯節、主人初獻節俱有"嚌之"句,簡本俱有"之"字與今本同,可證此文誤脱。

164. 主婦坐, 左執爵, 右撫祭(第 26 簡)

今本無"坐"字。古無桌椅,器皿置於地,凡祭與食飲,必坐(《禮經》稱坐,即如今之跪)而始得就地上取置。有坐必有興,以事繁,全書記載坐興之節遂多省略,而於《特牲》、《少牢》、《有司》爲尤甚。然則簡本於此文有"坐"字,恐亦偶著其文,非獨於此節當爲文備也。

165. 主婦洗酌,致爵于主人(第 27 簡)

今本"洗"下有"爵"字。鄭注:"今文曰'主婦洗酌爵'。"注文有誤。胡承珙《疏義》云:"案《有司徹》云'主婦荅拜,受爵酌以致于主人',鄭蓋約彼文知今文'爵酌'二字誤倒,故從古文。"案胡説亦誤。下"洗爵致于主婦",鄭注:"今文曰'洗致'。"則此注當作"今文曰'主婦洗酌'","爵"字爲傳寫誤衍,而簡本實用今文。洗酌即洗爵酌爵,下第 29 簡同節:"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今本亦無"爵"字與簡本同,則此文不應有"爵"字也。

166. 執(設)兩豆邊(箋)(第 28 簡)

今本"籩"上有"兩"字。上視濯視性節"豆籩鉶在東房南上",陳設於房。尸席之兩豆兩籩,陰厭時,"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主婦亞獻時,"宗婦執兩籩户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蓋主婦先後薦進,設非同時。此主婦致爵於主人,始爲主人鋪陳西面之席,故同時薦進兩豆兩籩;但其設時,"宗婦贊豆如初",亦房中取兩豆,户外坐,主婦受,設於席;又取兩籩坐於户外,主婦受,設於豆北,如爲尸設豆籩然也。言"贊豆"不及贊籩者,祭主於豆。先設兩豆,後設兩籩,自以今本爲長。

167. 受爵酌酢(第 29 簡)

今本"酢"作"醋"。酬醋字,今本《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均作 "酢",《特牲》、《有司》作"酢"又作"醋",《少牢》作"醋"。簡本無作"醋",《燕禮》、《少牢》遇此等字適爛缺,《泰射》作"酢",《特牲》第29、32簡作"酢",第

30、31、45 簡作"詐",第 42 簡作"作",《有司》第 53、76 簡作"昨",第 70、74、 76 简作"作"。《説文·酉部》:"醋,客酌主人也。""酢,驗也。"段注:"按諸 經多以'酢'爲'醋',惟《禮經》尚存其舊,後人酢醋互易。"是作"醋"正字,作 "酢"假借字。此篇主人獻尸節"尸以醋主人"鄭注"古文'醋'作'酢'":《有 司》不儐尸主婦亞獻節"尸以醋主婦"鄭注"今文'醋'曰'酢'",二注矛盾,莫 辨其孰爲古孰爲今。胡承珙《疏義》云:"經典每多以'酢'爲'醋',惟《禮經》 間有'醋'字,鄭於此必作'醋'不作'酢',從其正字也。其有古今文皆作 '酢'者,則姑存之不復改耳。"胡説殊謬。古今文皆作"酢"則不復改,而於 經用正字"醋"下,一注今文一注古文以見義,全書有此例乎?何厚誣鄭君 之甚耶!鄭氏改經之説今已證其誣妄,而二注經文均作"醋",鄭注不應互 歧。徐養原《疏證》云:"《周易·繫辭上》'是故可以酬酢',《釋文》:'酢,京 作醋。'京《易》今文之學也。"據此,知今文作"醋",古文作"酢",不可混淆。 《有司》鄭注各本不同,阮元《校勘記》云:"徐、陳、《通解》同'酢曰酌',《集 釋》作'醋曰酌',閩、監、葛本俱作'酌曰酌',按'曰酌'二字諸本俱與疏標目 合。毛本作'醋曰酢'。"其誤顯然。胡氏《正義》定作"今文'醋'作'酌'",於 古今文互歧固可廻避,但此文明明尸醋主婦,安可誣今文於不通之地,故當 定注"今"字爲"古"字之譌,"曰"亦當作"爲"。今本作"酢"又作"醋",是今 古文錯雜並用。簡本此文作"酢"乃用古文。有作"昨",《周禮·司尊彝職》 "諸臣之昨也",鄭注:"昨讀爲酢,字之誤也。"又有作"詐"作"作",《禮記・ 月令》"毋或作爲",鄭注:"今《月令》'作爲'爲'詐僞'。"是"詐"字爲"作"字 之譌。又《少儀》"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鄭注:"酢或爲作。"是"作"字爲 "酢"字之或體。作與昨通,《淮南子·天文》"歲名曰作鄂",高注:"作讀 昨。"作與酢通、《徐王義楚鍴》"自酢祭鍴",假"酢"爲"作"。此假"作"爲 "酢"。凡作酢、作昨、作作、作詐俱從乍聲相通假,簡本俱用古文。

168. 坐祭立卒爵拜(第 29 簡)

今本"立"下有"飲"字。下第 33 簡獻衆賓與兄弟節:"衆賓升,拜受 〔爵〕,坐祭立飲。"簡本與今本同。此亦當有"飲"字,《鄉飲·記》"立卒爵者 不拜既爵",立卒爵則不拜矣,此有"拜"字,其儀當是坐祭立飲坐卒爵,遂拜 既爵也。簡本誤脱。

169. 主人受爵詐(酢)卒降,實爵于匪(能),入復位(第 30 簡)

今本"受"作"更"。《燕禮》主人自酢於公節、《大射》主人受公酢節"更 爵洗",此文並下"更爵酢于主人",鄭注並云:"古文'更'爲'受'。"今本俱用 今文。簡本《燕禮》該文爛缺,《泰射》第 19 簡作"更",用今文;此文並下第 31 簡俱作"受",用古文,簡本今古文錯雜並用。惠棟《九經古義》(卷九) 云:"《周禮·巾車》云'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春秋》昭二十九 年《傳》云'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作'受'。知古文'更'字皆爲'受'。" 案今文作"更",義主易爵;古文作"受",非特字有不同,義亦有異。

今本"酢"上有"酌"字,"卒"下有"爵"字。此主人更爵自酢,與下賓更 爵酢主人,其儀相同。下第 31 簡"受(更)詐(酢)于主人,卒,復位"。簡本 與今本同。又第 35 簡獻賓及兄弟節"更爵酢,卒,降,實爵于匪(篚),入,復 位。"今本"卒"下有"爵"字。與此文相校,簡本凡無"酌"無"爵"字,均屬省 文,非誤脱也。

170. 獻祝及佐食,洗致于主人主婦(第 30 簡)

今本"獻"上有"酌"字。《少牢》有獻祝節,又有獻兩佐食節,彼大夫禮盛,詳記之則其儀甚繁。士禮雖稍殺,不過用一佐食耳。其儀則設席、受獻酒、薦豆設俎、挼祭祭俎、祭啐卒爵,各節皆備。此總敍一句,則"酌"字可不必有,簡本爲長。

今本"洗"下有"爵酌"二字。鄭注:"今文曰洗致。"簡本用今文,參見第 165 條。

171. 實辤,卒洗(第 31 簡)

今本"辤"下有"洗"字。鄭注:"今文無'洗'。"簡本用今文。

172. 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柤(俎),坐捝手(第 32 簡)

今本"祭"上有"絶"字。據記主人俎賓俎俱用離肺。離肺對切肺(一作 "刌肺")而言,謂切而未絶,故離肺必爲絶祭。絶祭者,絕末而祭,即用手斷 絶其切而未絶之肺葉,置於豆間以祭也。斷絶肺葉,手必染污,故祭離肺下 必有棁手之文。又主婦致爵於主人,主人亦"取肺坐絶祭",簡本與今本同。 用此數證,簡本之誤脱爲無可疑矣。

173. 西面鄭(奠)于位如初(第 32 簡)

今本"于"下有"其"字,重"位"字。《特牲》等祭禮,堂上不設席位,賓位在西階下東面。獻賓薦脯醢、設折俎、受爵酌酢,均於西階上行之。獻畢,上文云"執祭以降"者,賓將祭所用之脯肺降至堂下;下文云"薦俎從設"者,執事將暫設於西階上之薦俎遷於堂下位,俾受賓所執之脯肺也。"其位"者,文承"以降",明位在堂下,無"其"字則此義不顯。下獻衆賓"薦俎從設于其位",儀同此文,簡本亦有"其"字。"位如初"者,乃補充説明之文,即視濯視牲節"主人揖人,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彼云"如外位"乃如門外位之所上與面向;此云"位如初"即如視濯視牲之位也,無"位"字義亦不顯。簡本無"其"字又不重"位"字,則此等儀注均不能明矣,必係誤脱。

174. 衆賓升拜受(第 32-33 簡)

今本"受"下有"爵"字。拜受爵省作拜受,諸篇多有此例,不應遽斷爲誤脱。但此文前無所承,無"爵"字不明所受爲何。又上文賓受獻"賓北面拜受爵",簡本亦有爵字。以此相決,此有"爵"字爲長。

175. 加勺南柄(第 33 簡)

今本"柄"作"枋"。《士冠》實體冠者節"加柶面枋"、《士昏》將親迎預陳饌節"加勺皆南枋",鄭注並云:"今文'枋'作'柄'。"《少牢》將祭即位設几加勺載俎節"南柄",鄭注:"古文'柄'皆爲'枋'。"胡承珙《疏義》云:"古音方聲丙聲同部,从方从丙字多通,故鄭於此(《士冠》)从古文作'枋';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案今古文異字聲相通者豈止枋、柄,何獨此兩存其字,胡説非也。此蓋鄭氏所據之本今古文錯雜並用而彼實無所改易也。如謂鄭氏於今古文擇所欲從而改易經字,則何不併此而統一之,而乃任其今"柄"古"枋"並存乎?此説之不可通者也。參見第 150 條。簡本俱作"柄",用今文。

176. 北面州賓(第 33 簡)

今本"州"作"酬"。州、酬聲同通假,酬爲加形旁後製正字,猶它簡寓之作禺、沽之作古,不過此文於羣書無例證耳。説見第2條。

177. 賓坐取帳(觶),環(還)東面(第 34 簡)

今本"面"下有"拜"字。戴震校《集釋》云:"案此下各本衍一'拜'字。

考上經'賓北面拜',主人奠耀于薦北下云'主人荅拜',荅賓北面之拜也。 賓坐取耀,下乃云'賓坐奠耀于薦南',賓方執耀在手,不得拜明矣。"胡氏《正義》云:"汪氏中《儀禮》校本删'拜'字,謂無賓兩拜主人止荅一拜之理。" 今得簡本,知原本無"拜"字,益證戴、汪之説爲不可易。

178. 洗致主人主婦如初(第 36 簡)

今本無"主人主婦"四字。鄭注:"致,致於主人主婦。"鄭所據本及所參校之今古文各本俱無此四字,故有此注也。上第 31 簡"洗致于主人主婦",用今文;今本作"洗爵酌于主人主婦",用古文。此云"洗致如初",今古文各本同,簡本有此四字,依今文每多省字之例,其爲古文本與?

179. 尸備合(荅)拜焉(第 37 簡)

今本同。鄭注:"古文'備'爲'復'。"上第 32 簡獻賓與兄弟節"主人備 合(苔)拜焉",今本同,鄭氏無注。簡本、今本俱用今文。

180. 宗人告祭升(第 38 簡)

今本"升"作"脅"。簡本亦有作"脅",升、脅錯雜無别。《燕禮》"無脅" 作"香"與今本同,而《泰射》"無升"則作"升";此篇"告祭升"、"殽升"均作 "升";《少牢》二"卒膏"句俱作"膏"與今本同;《有司》"羊升"、"豕升"、"薦 升"、"先生之升"凡今本作"脀"者均作"升"。案今本升、脀二字似有分别, 牲體初在門外爨上鑊中煮熟,由鑊取出置於鼎謂之升;舉鼎入門,陳於庭 中,然後由鼎取出置於俎謂之載,亦謂之升。脅爲牲俎,實指俎實,如"無 霄"、"殺脅"、"祭脅"、"薦脅"、"先生之脅"、"羊脀"、"豕脅"。惟《少牢》二 "卒膏"句,前者言由鑊寶鼎已畢,後者言由鼎實俎已畢,非指牲俎,而《有 司》由鼎實俎已畢則作"卒升",所以偶有混淆者,恐係今古文舊本二字不 别,至劉向校定,始加分别而又改之未盡。考二字均屬假借。升之本義, 《説文》訓"十龠",爲計量之名。升有作昇,《易·升卦·釋文》:"升,《序卦》 云上也。鄭本作'昇'。"《韻會》升通作陞,《廣雅·釋詁》:"陞,上也。""陞, 進也。"升與登通,《樂記》"男女無辨而亂升",《史記·樂書》作"登"。《後漢 書·明帝紀》李賢注:"升,登也。"《周禮·羊人職》鄭注:"登,升也。"《爾 雅·釋詁》:"登,陞也。"《曲禮下》鄭注:"登,上也。"牲體由鑊實鼎、由鼎實 俎曰升,其義爲上爲進,是"升"爲"登"之假借字。腎之本義,《説文·肉

部》:"脅,騃也。"《廣雅·釋詁》:"脅,癡也。"均非牲俎之義。《左傳》宣公十六年之"殺烝",即《特牲》之"殺脀",鄭注《燕禮》、《大射》訓脀爲"俎實"、"折俎",蓋以"脀"爲"烝"之假借字。《詩·信南山》"是烝是亨"毛傳、《豐年》"烝畀祖妣"鄭箋均云:"烝,進也。"《書·多方》"不蠲烝"馬注、《國語·周語》"定王饗之殽烝"韋解、《左傳》"殽烝"杜注均云:"烝,升也。"升牲體於俎遂名俎爲烝,蓋以動詞作名詞,故胡氏《正義》云"以牲體實于俎謂之脀,因謂俎爲脀"是也。升爲登之假借,胥爲烝之假借,其義俱爲上也、進也,故《燕禮》賈疏云:"脀,升也。"

181. 賓坐舉帳(觶)(第 38 簡)

今本"舉"作"取"。此旅酬節兄弟弟子舉東階一輝酬長兄弟爲旅酬發端。舉輝即揚輝,其儀爲高舉其輝,與取輝不同。賓不參與旅酬,惟取薦南 奠輝以酬長兄弟,其時尚不屬舉耀,必待長兄弟以此奠輝行旅酬而後爲舉輝 也。且舉觶必立,斷無坐舉者。簡本誤寫。

182. 衆寶及兄弟交錯以辨(辯)(第 39-40 簡)

今本"兄"上有"衆"字。第 53 簡記"獻次衆兄弟",今本無"衆"字。第 35 簡獻賓及長兄弟節"洗獻衆兄弟",第 40 簡旅酬節"如賓州(酬)兄弟之義(儀)",均與今本同。可見二本均有省"衆兄弟"爲"兄弟"者,不過互有同異耳。

183. 舉帳(觶)者皆鄭(奠)于薦右(第 41 簡)

今本"奠"下有"觶"字。鄭注:"今文曰奠于薦右。"簡本用今文。上第 34 簡獻賓與兄弟節:"主人洗,賓辤。""主人合(荅)拜,賓鄭(奠)于薦南。" 今本"洗"下"奠"下俱有"觶"字。主人所洗,賓所奠,同用一觶,而此觶即下 賓舉以酬長兄弟而爲旅酬者。簡本均省"觶"字,殆亦用今文耶? 然則今本 俱用古文有"觶"字也。

184. 爵毋(無)算(第 42 簡)

今本"爵"下有"皆"字。旅酬無算爵、《鄉飲》、《鄉射》、《燕禮》、《大射》 舉觶惟一觶。此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於其長,有二觶並行,故曰皆。其文 有"長皆苔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荅 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凡言皆者均以二 耀並行之故。此"爵皆無算",胡氏《正義》謂"此總結上文","云皆者,謂賓 黨主黨二鱓並行無算也"。可證與飲、射諸禮用一鱓旅酬者不同,必有皆 字,始與前文相貫。簡本凡上述諸句均有"皆"字與今本同,惟此總結之文 乃無"皆"字,顯係誤脱。

185. 利洗散獻尸(第 42 簡)

今本"獻"下有"于"字。《有司》第76簡不賓尸佐食爲加爵節"利獻于 昨(醋)",今本"利"下有"洗爵"二字,"于"下有"尸尸"二字。利即佐食,佐 食獻尸,此文無"于"字尚可通,《有司》"利獻于昨(醋)"實不成文義。兩文 對勘,顯係此脱"于"字而彼脱四字,爲書手鈔寫致誤也。

186. 實散于厓(第 42 簡)

今本"厓"作"篚"。簡本"篚"俱作"匪",陳校云:"厓是匪之誤。"據圖版 "匡"字不過書手漏寫一竪耳,仍是"匪"字。摹本書左竪爲撇,稍有失真,陳 氏不應遽定爲"厓"字。凡此等處,《釋文》往往貿然依形似别定,此文雖已 指明其誤,仍不能掩其輕率之病,況他文實有未申其説者。

187. 主人出,立于户外西面(第 42 簡)

今本"面"作"南"。阮元《校勘記》云:"南、《集釋》、敖氏俱作'面'。張 氏曰:'下文有"立于户外西面",此"南"字亦當作"面",從下文。'按唐石經 亦作'南',張氏以意改爲面,而李氏、敖氏從之。"張淳《識誤》以意改經,率 多謬誤,而此據下文改"面"則甚是。王引之《經義述聞》云:"户外西面者, 主人之位也,故主人事尸禮畢、事養者禮畢,皆出立于户外西面。主人西 面,故祝東面告利成,與主人相鄉也。"其實《詩·楚茨正義》引此文正作"西 面",而《少牢》祭畢尸出廟節"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有司》不儐尸者禮 畢尸出節"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南"字之誤可推比而得。張淳見不及 此,遂成意改而偶中。今得簡本,更證作"面"無疑。唐石經作"南",則其誤 在唐以前矣。

188. 尸休(第 42 簡)

今本"休"作"謖"。《少牢》同節簡本亦作"休"。《士虞》祝告利成尸出 節"祝入尸謖"鄭注"古文'謖'或作'休'",《記》"尸謖"鄭注"古文謖作休", 而《少牢》祭畢尸出廟節"祝入尸謖"鄭注"謖或作休",則不知爲古文抑爲今

文。今參諸家之説,以《士虞·記》注爲正,"謖"爲今文,而《少牢》注脱"古文"二字,又二"或"字俱屬衍文,簡本實用古文。胡承珙《疏義》云:"'謖'之爲'休',猶'蹙'之作'愀','縮'之爲'酋',聲本同部。"

189. 徹庶羞于西序下(第 42 簡)

今本"于"上有"設"字。此尸出歸俎節,祝告利成,尸即出廟門,祝命佐食徹尸俎並徹庶羞。"俎出于廟門",將歸於尸家;而庶羞不同歸尸家,則當有設處。"于西序下"上無"設"字,徹而復設之義不能明也。又下改饌陽厭節"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簡本有"設"字與今本同。事既相類,文例亦同,可證此文誤脱。

190. 佐食分軌刑(鉶)(第 43 簡)

今本"軌"作"簋"。《公食》爲賓設正饌節"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鄭注:"古文'簋'皆作'軌'。"簡本用古文。《周禮·小史職》"史以書敍昭穆之俎簋",鄭注:"故書'簋'或作'九'(原作几,段玉裁改九是也),鄭司農云'九讀爲軌',書亦或爲軌(軌字據段説補),簋古文也。"段玉裁《周禮漢讀考》云:"簋字古音同九,其古文作'軌',軌古音亦同九也。蓋古文字少,假借車轍之字爲之,若《周禮》故書作'九',則更古矣。"《周禮》本古文,隸定每以通行字易古字,如此文簋字也。

191. 選者舉鄭(奠)許若(諾)(第 43 簡)

今本"選"作"籑"。簡本《少牢》第 43、44、45、47 簡籑節有作"饌",有作 "饑",有作"箧",與此篇作"選",異寫凡四。今本作"籑",據《說文》"籑,从 食算聲",胡承珙、徐養原俱以爲作"籑"爲"傳寫之誤"是也。然則簡本"箧" 字、今本"籑"字,不過左形右聲與下形上聲之異,實爲同字。此文與《有司》 籑節"乃籑如儐"鄭注並云"古文籑作'餕'",文疑有誤。《論語・爲政》"先 生饌",《釋文》:"馬云飲食也。鄭作'餕',食餘曰餕。"段玉裁《說文》"籑"字 注云:"按馬注者古論,鄭注者校問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其讀正者 皆云'魯讀爲某,今從古',此不云'今從古',則是從魯論作'餕'者。何晏作 饌,從孔安國、馬融之古論也。"魯論作"餕",則"餕"字今文。段氏又云:"又 按《禮記》之字於《禮經》皆從今文,而皆作'餕',疑《儀禮》注當云'今文籑作 餕'。"段説是也。鄭注"古"字爲"今"字之誤。簡本《燕禮》第1簡告戒設具

匍"善(膳)宰具官選干寝(寢)東",《特料》第47簡《記》"選于東序",《少牢》 第12 簡羹定實鼎饌器節"改選豆簿干房中",今本選皆作"饌"。《有司》第 79 簡不儐尸陽厭節"衞(徹)牢(室)中之送",送當爲選之形譌,今本亦作 "饌"。《説文・食部》:"籑,具食也。从食算聲。饌,籑或从巽。"饌爲籑之 或體字。段注又云:"許書則無餕有籑、饌字,《禮經》饌訓食餘,而許書纂饌 同字,訓爲具食,則食餘之義無著。且《禮經》言饌者多矣,注皆訓爲陳,食 餘之義皆作篡,未有作饌者。然則《禮經》饌、籑當是各字,饌當獨出訓具食 也,饌、餕當同出訓食餘也,乃與《禮經》合。"剖析似精密而義猶可商。今 案:祭祀嗣子與長兄弟食神食之賸餘,以示受神餘惠,其事亦飲食,故古文 陳食、具食與飲食不分而暮、饌通作。今本"暮",簡本"饃",皆用古文。簡 又作"饑",選與算古聲同通假,簡本《服傳》算有作選,說見第70條,則饑與 饌亦通。又饑、選聲同通假,故字又作選。簡又作"饌",亦爲饌之異寫,如 還之作環,見第123條。是作饑、作鰈、作選、作饌,均爲籑之異寫,簡本皆 用古文。《説文》無餕有籑、饌,與古文《禮經》同。今本陳食作饌,食餘作 幕,本亦皆用古文。鄭氏意主今文餕字,故注中對陳食、食餘之義界畫甚 明,古文無此義也。段氏據鄭注立説,推求過密,反不得其實。《論語》"先 生饌",鄭本用魯讀今文作"餕";此文見於注今文餕,而經皆用古文,以彼決 此,鄭氏縱意主今文,亦未當改易經字,於此又獲一佳證。參見第 150 條。

192. 合(答)拜(第 43 簡)

今本"答"上有"皆"字。此兩籑者答主人之拜,當有"皆"字。下"皆取舉",簡本亦有"皆"字,文例正同,此文誤脱。參見第 184 條。

193. 酳上選(籑)上選(籑)拜受爵(第 44 簡)

今本"酳"作"酳"。《少牢》第 30 簡主人獻尸節"乃酳尸"作"酳", 酯、鸸 均係書手誤寫。飯後以酒安食曰酳,《公食》賓食饌三飯節"宰夫執觶漿 飲",以漿安食曰飲,義並同。

摹本作"上選選",誤脱"上"字,陳氏《釋文》、《校記》據之亦誤。此據圖版。

194. 兩選(籑)執爵(第 44 簡)

今本"爵"下有"拜"字。此主人戒籑者,上"主人拜,祝曰云云",下"祭

酒,卒爵拜,主人答拜",戒時主人有拜,此即答其拜也。"執爵"下無"拜"字 則賽者一拜而主人二拜。唯婦人於男子爲俠拜,此必不然也。簡本誤脱。

195. 上選(籑)即坐合(答)拜(第 45 簡)

今本"即"下有"位"字。"即坐"不詞,且不明拜於何處。上籑升酌酢主人於室,主人拜受;上籑即降至阼階下位而答拜之。無"位"字則其義不能明也,簡本誤脱。

196. 主人立于户外西面(第 45 簡)

今本"立"上有"出"字。籑在室内,主人事籑之事畢,始出於室,立於堂上户外之位,以待室内改饌陽厭,及祝告利成,乃降即堂下之位矣。出室而立於堂,當有"出"字。簡本誤脱。

197. 祝命徹作(阼)柤(俎)邊(籩)豆(第 45 簡)

今本"籩豆"作"豆籩"。下"宗婦徹祝邊(籩)豆入于房",今本亦作"豆邃"。《公食》"籩豆六",《既夕·記》"凡籩豆",今本亦有作"籩豆"者。簡本亦有作"豆籩",如此篇第7簡視濯節"豆邊(籩)刑(鉶)在東房",第11簡陳設節"實豆邊(籩)刑(鉶)",第28簡實三獻節"執(設)兩豆〔兩〕邊(籩)",均與今本同。豆實醢,籩實菹,飲食醢之用繁,宜其作豆籩者多矣。

198. 佐食徹尸薦柤(俎)敦,執(設)于西北隅几(第 45-46 簡)

今本"几"下有"在南"二字。"几"字屬上屬下均不詞,必有脱文。上陳設節:"祝筵几于室中,東面。"《少牢》將祭即位設几加勺載俎節:"司宫筵于奥,祝設几于筵上,右之。"《特牲》不言奥及几設之處,《少牢》不言面向,互文見義。奥爲室之西南隅,席東面,右几,几即設於席之南端。陰厭之神席,《特牲》、《少牢》相同。此陽厭改饌,未言面向。《有司》陽厭節:"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南面右几,几在席之西端,與《特牲》今本"几在南"不同。簡本此文几下當有脱文,但不知其在南抑在西。《士虞》陽厭節:"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如其設,如陰厭之設,即其席東面,則《士虞》改饌不過改西南隅爲西北隅,面向不變。几在南即几在右。以《士虞》决此文,知簡本誤脱"在南"二字。《士虞》、《特牲》之改饌東面與《少字》之改饌南面,實係土禮與大夫禮之不同。

199. 菲用延(筵),入一尊(第 46 簡)

353

今本"非"作"罪"。《士虞》、《特牲》、《有司》鄭注俱云:"罪,隱也。"祭畢改饌陽厭,神席移至西北隅,其地曰屋漏,亦曰當室之白,與户相對,得户之光,故用席爲蔽,使幽闇耳。謂之罪者,或用席,或用他物,不定,故鄭注但云隱也。《詩·載驅》"簟茀朱鞹"毛傳:"車之蔽曰茀。"編草爲茀,用於與後、《有司》鄭注:"古文'厞'作'茀'。"物不同而爲障蔽則一。然則古今文之不同,用物之異耳,非字之正假也。《荀子·禮論篇》"以象菲帷幬尉也"楊倞注:"或曰菲當爲厞,隱也,謂隱奧之也。"簡本字同《荀子》,均假"菲"爲"罪"。簡本字與今本異而同用今文。

今本"入"作"納"。《説文・入部》:"人,内也。""内,入也。"《廣雅・釋詁》:"納,入也。"《荀子・富國篇》"婚姻娉内"楊倞注:"内讀曰納。"《詩・烝民・釋文》:"納亦作内。"《吕覽・無義》高誘注:"入猶納也。"人、内、納三字羣書多通假。

200. 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縄(第 47 簡)

今本"縪"作"韠",上有"緇"字。下同簡"皆爵縪",今本亦作"韠"。《廣雅·釋器》云:"韍謂之縪。"《集韻》五質:"韠通作縪。"韠爲蔽膝,《説文》作"市",從市象其連帶之形。《詩》作"芾",《易》作"祓",《禮記》作"韍",《左傳》作"黻",《方言》作"禕"、"祓"、"神",《易緯乾鑿度》作"茀",《白虎通》作"紼",均屬市之假借,鞸、縪乃後製正字也。

此帶禪同色也。凡記同色之例,《士冠》曰"玄冠玄端",《特牲》曰"冠端玄",彼冠與衣同色也。持以例此,當從今本。又朝服皆緇帶素禪,此見士下於大夫用緇鞸,然則更不應省"緇"字。

201. 執(設)洗,南以堂深,東直東榮(第 47 簡)

今本"南"下有"北"字,"直"上有"西"字。《鄉飲》、《鄉射》設洗均有"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之文,簡本無此兩篇,不知所作。洗設於庭,所置之處非可實指,必虛擬以爲度。庭有三堂之深,依今本知設於一堂之深處,近堂抑近門仍不能明,反不若簡本無"北"字則近堂之義瞭然矣。其東西之度,正當東屋翼,《士冠》作"直于東榮",無"西"字義更顯豁。今本"直"作"當"。《史記·天官書》"前列直斗口三星",《索隱》云:"直,當也。"又《樗里子甘茂傳》"武庫正直其墓",《索隱》云:"直猶當也。"直當蓋通訓也。

202. 實二爵柧四魬(鱓)一角一散(第 47 簡)

今本"柧"作"觚",上有"二"字。《説文·角部》:"觚,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觴受三升曰爵。从角瓜聲。"又《木部》:"柧,核也。从木瓜聲。又柧棱,殿堂上最高之處也。""棱,柧也。从木夌聲。"觚柧音同義别。《史記·酷吏傳》"破觚而爲圜",《索隱》引應劭云:"觚,八棱有隅者。"《莊子·大宗師》"其觚而不堅也",《釋文》:"崔云觚棱也。"《文選·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李善注:"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以爲書,猶今之簡也。"俱爲假"觚"爲"柧"。簡本則假"柧"爲"觚"也。庭篚置飲酒器凡十。全書之例,器物牲禽俱詳記其數,不因數同而省字。簡本則有省有不省,如此文"二爵柧"省"二"字而"一角一散"又不省,甚無例,當係誤脱。

203. 明日卒尊,暮用却(第 48 簡)

今本"尊"作"奠"。尊爲奠之誤寫。簡本作"鄭"作"塻"而無作奠者。 此誤寫作"尊",可見其所據抄之本有作"奠",益信作鄭作塻之爲誤加形旁 也。參見第 15 條。

今本"暮"作"幂"。幂,簡本《燕禮》、《泰射》、《少牢》俱作"幕";《特牲》作"暮",暮爲幕之或體。《説文·巾部》作幎,胡承珙《疏義》云:"不過偏旁有在左在下之異耳。"《説文》云"《周禮》有幎人",今本《周禮》作"幂人",而宋嘉祐石經正作"幎"。有作幂,孫詒讓謂"幎之變體"。《幂人職》:"掌共巾幂,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畫布巾幂六彝。"鄭注:"共巾可以覆物。"《國語·周語》"淨其巾幂",韋解:"巾幂所以覆尊彝也。"孫詒讓謂"即幂之俗"。《禮經》幂覆尊甒壺外,《公食》覆簠,《士喪》覆重之二鬲,又覆小斂之奠,《既夕》覆三罋,均爲覆物之巾。其所用之材爲疏布、功布、綌或絺。《周禮》"共巾幂",非拭物之佩巾,乃《小爾疋·廣服》所謂"大巾謂之幂"。《說文》"幎,幔也","幔,幕也"。《周禮》又有幕人,"掌帷幄帘綬之事",幕爲帷幕,非覆物之巾。而《既夕·記》云"明衣裳用幕布",鄭注:"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顯屬粗麻布可作帷幕,亦可作明衣裳。覆物之巾可用疏布、功布,亦可用帷幕之布,故字亦可作幕。幂字未必爲幎字之變體,恐係幕字之誤加一旁。"幔幕也"亦未必如段注"由幂而誤"。《説文》"幕,帷在上曰幕",乃帷幕,幕之本義;大徐本此下有"覆食案亦曰幕"句,是幕之引申義,即用幕

布作覆物之巾,此又未必如段注"淺人所增"。《公食·記》"簠有蓋幂",鄭注:"今文或作'鼏'。"《釋文》、嚴本鼏作幕,不誤。《少牢》羹定實鼎饌器節"皆有幂",鄭注:"今文幂作'鼏'。"鼏亦當作幕。鼏爲覆鼎之物,編茅爲之,非其義。簡本作"幕",實用今文。

今本"却"作"給"。上第 15 簡陰厭節"却于敦南",今本作"卻"。《燕禮》第 2 簡告戒設具節"幕(幂)如(用)却",今本亦作"給"。《集韻》十八藥:"卻或作却。"却是俗字。《士昏》婦至成禮節"卻于敦南",鄭注:"古文卻爲'給'。"胡承珙《疏義》云:"'卻'正字,'給'借字。""卻于敦南"之卻,賈疏訓仰也,敦蓋啓後仰置於敦南。"幂用給"之給,《説文・系部》訓粗葛也,尊壺等用粗葛爲幂而覆掩之。物不同用亦不同。簡本俱作"却","却于敦南"用今文,"幕(幂)如(用)却"、"邊(褒)巾却"蓋書手誤以仰卻字古文作"給"乃寫給爲卻耳。

204. 熏裹(第 48 簡)

今本"熏"作"纁"。《士冠》陳服節"爵弁服纁裳"、《士昏》納徵節"玄纁束帛",鄭注並云:"今文纁皆作'熏'。"徐養原《疏證》云:"《鄉射·記》云'袒薰襦',是纁、熏、薰三字古皆通用。"簡本用今文。

205. 刑(鉶) 芼用枯若微,皆有滑,夏葵各亘(第 48 簡)

今本"枯"作"苦"。鄭注:"今文苦作'苄', 苄乃地黄, 非也。"《公食·記》 "鉶芼, 牛藿、羊苦、豕薇", 鄭注"今文苦作'苄'", 以苦爲古文, 其實非也。《士 虞·記》"鉶芼用苦若薇", 鄭注:"古文苦爲'枯', 今文或作'苄'。"是古文作 "枯", 今文作"苦", 今文或本作"苄", 此注及《公食》注俱誤脱"或"字耳, 胡承 珙、徐養原均所未論。鄭所據本用今文而以或本作"苄"爲非, 簡本用古文。 鄭注苦爲"苦茶", 即苦菜, 以苦菜煮羊或豕汁爲羹者。今文用正字, 古文用 假字。

今本"微"作"薇","亘"作"荁"。微、薇,亘、荁俱聲同通假,薇、荁皆加形旁後製正字。此簡薇之作微,荁之作亘,猶他簡之籩之作邊,筵之作延也。説見第2條。今本"各"作"冬"。簡本各有寫作冬,以形近而誤寫作各。

206. 飽(饎) 爂(爨) 在西辟(第 48 簡)

今本"辟"作"壁"。《釋文》:"西辟,步曆反。又音壁。"陸氏所據本作 "辟"。《爾雅·釋天》"娵觜之口營室東辟也"《釋文》:"本又作壁。"俱假辟 爲"壁"。

207. 心舌皆去本末,午創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槭柤(俎)(第 48-49 簡)

今本"創"作"割"。《少率》第 15 簡將祭即位設几加勺載俎節:"心皆安下刊(切)上,午割勿没。""舌皆刊(切)本末,亦午割勿没。"簡本創、割兩作。案二字義通。《説文·刃部》:"办,傷也。从办从一。創,刃或从倉。"《廣雅·釋詁》:"傷,創也。"《玉篇·刀部》:"創,割也。"《廣雅·釋詁》:"剝,割也。""剝,創也。"皆義同之證也。此所俎之心若舌,用刀交叉割之而未絕,故鄭注云"午割,縱橫割之"也。

今本"槭"作"縮"。《禮經》"縮霤"、"縮俎"、"縮執"、"縮委"、"東縮"、 "西縮"等均解作縱橫之縱。簡本《泰射》、《特牲》、《少牢》俱作"摵"(有誤从 木旁),《有司》第 4、5、6、15、16 簡作"宿",第 52 簡作"摵"。《鄉飲·記》"階 間縮霤"、《鄉射》數獲節"十純則縮而委之"、《士虞》陰厭節"東縮"又記"縮 祭半尹"、《少牢》主人獻尸節"縮執俎肝亦縮"、《有司》陳鼎設俎節"亦西 縮",鄭注並云:"古文縮(皆)爲'蹙'。"《説文・糸部》:"縮,一曰蹴也。"《曲 禮上》"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釋文》:"本又作蹴。"故《文選‧羽獵賦》李善 注云:"蹙蹙古字通。"《論語·鄉黨》"足蹜蹜如有循",皇侃疏:"蹜蹜猶蹴蹴 也。"《集韻》一屋:"蹜通作縮。"《詩•節南山》"蹙蹙靡所騁"鄭箋:"蹙蹙,縮 小之貌。"是縮、蹙聲義俱通,故胡承珙《疏義》云:"今文作'縮'者正字,古文 作蹙者同聲借字。"簡本有作"摵"、《廣雅·釋詁》:"摵、至也。"王念孫《疏 證》云:"摵之言造也,造亦至也。造與摵古同聲,《孟子》'舜見瞽쨩,其容有 蹙',《韓子·忠孝》作'其容造焉'。《大戴禮·保傅》'靈公造然失容',造然 即蹙然。"是蹙與摵亦相通假。簡本有作"宿",《玉藻》"蹜蹜如也",《釋文》: "宿宿,本或作蹜,同。"當作"宿",或本作"蹜"。《集韻》一屋:"蹜,宿,或省, 通作縮。"宿、縮同聲假借。然則作"摵"即蹙之假借,用古文;作"宿"即縮之 假借,用今文。簡本一篇之中或用古或用今,乃以今讀古時滲入今文之明

證,亦隸寫古文或本之特徵也。

今本"房"上有"東"字。士宫堂後一房一室,即所謂二内。房在東室在西,對西室言稱東房。主人初獻節"寫嗇于房",主婦亞獻節"以爵人于房",單言房自是東房。然視濯視牲節"豆籩鉶在東房",簡本亦有"東"字與今本同,此記補彼經所未備,仍以有"東"字爲長。

209. 奉般(槃)東面,奉釶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釶北(第 49 簡)

今本"槃"下有"者"字。者指奉槃、奉匜、執巾之人。"奉匜"、"執巾"下均有"者"字與今本同,則"奉槃"下當有"者"字。

今本二"釶"字俱作"匜"。《少牢》亦作"釶"。彝銘有作"也",有作"监",而《史頌匜》、《陳伯元匜》均從金作"釶"。字本作"也",象形,加"匚"若"皿"旁表其類屬,加"金"旁表其材質。鄭注:"今文'淳'作'激'。"簡本、今本俱用古文。

210. 凡祝嘑(第 50 簡)

今本"嘑"作"呼"。《説文·口部》:"嘑,號也。""呼,外息也。"二字義别。 羣書多假呼爲嘑,《詩·蕩》"式號式呼",《周禮·銜枚氏職》"禁嘂呼歎鳴于國中者",《曲禮上》"城上不呼",《莊子·讓王》"仰天而呼",皆當作"嘑"。《周禮·鷄人職》"夜嘑旦以ൊ百官",段玉裁謂:"此嘑字之僅存者也。"《釋文》"嘑本又作'呼'",鄭注"呼旦以警起百官",是或本亦作"呼",而鄭氏以呼釋嘑,可知"嘑"爲古正字而漢以後假用"呼"字。《詩·蕩》《釋文》:"呼,崔本作'謼'。"《漢書·灌夫傳》顏注:"謼,古呼字也。"此又假謼爲嘑。簡本作"嘑"獨存古正字,可見漢世猶嘑、呼正假互用,漢後始悉改呼。

211. 尊兩壺于房中西庸下南上(第 50 簡)

今本"庸"作"墉"。《説文·土部》:"墉,城垣也。从土庸聲。草,古文墉。"庸墉古今字。《詩·崧高》"以作爾庸",毛《傳》:"庸,城也。"《王制》"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注:"小城曰附庸。"《左傳》襄公九年"祝宗用馬于四庸",《釋文》:"本又作墉,城也。"皆假庸爲墉。簡本作"庸"爲聲同通假,今本作"墉"爲加形旁後製正字。

212. 正脊二骨衡脊(第 51 簡)

359

今本"衡"作"横"。簡本横多作"衡",唯《泰射》第 59、76 簡見"横"字。古 多以衡爲横,《考工記》"衡四寸",鄭注:"衡,古文横,假借字也。"《檀弓上》"今 也衡縫",鄭注:"衡讀爲横。"簡本亦假衡爲横。

213. 祝柤(俎),脾,脰脊二骨(第 51—52 簡)

今本"脾"作"髀"。《少牢》、《有司》簡本亦均作"脾"。案《説文·骨部》:"髀,股外也。踔,古文髀。"又《肉部》:"脾,土藏也。"此文是髀而非脾。《士昏》將親迎預陳饌節"髀不升"、《士喪》小飲奠節"載兩髀于兩端"、《既夕》葬日陳大遺節"髀不升",鄭注並云:"古文髀作'脾'。"徐養原《疏證》云:"《説文》骨部髀古文作'踔',此脾字或踔之誤。"徐説固甚善,然《詩·車攻》毛傳"射左髀"、《莊子·人間世》"兩髀爲脅"《釋文》"本又作'脾'",俱作脾爲髀之假借。以此相證,胡承珙《疏義》以爲"髀正字,脾同音假借字",亦自有據。簡本用古文。

今本"脰"作"脡"。簡本唯此文作"脰脊",《少牢》第 9、16 簡,《有司》第 10、11、61 簡俱作"脡脊",與今本同,顯係誤寫。

214. 長脅二(第 52 簡)

今本"二"下有"骨"字。此主人之俎所載牲體。上尸俎爲"長脅二骨", 祭禮三篇脊與脅俱用二骨,簡本唯此無"骨"字,當屬誤脱。

215. 主婦柤(俎)穀折(第 52 簡)

今本"穀"作"觳"。同下簡"佐食柤(俎)穀折",今本亦作"觳"。鄭注: "古文觳皆作'穀'。"簡本用古文。徐養原謂"穀爲觳字之誤"是也。

216. 賓胳(第 52 簡)

今本"胳"作"骼"。《鄉飲·記》"介俎,脊脅肫胳肺",鄭注:"今文胳作'骼'。"鄭所據本作"胳"。《有司》主人獻長賓節"羊骼一",鄭注:"古文骼爲胳。"鄭所據本作"骼"。簡本無《鄉飲》,《有司》亦作"胳"。《說文·肉部》:"胳,亦下也。"又《骨部》:"骼,禽獸之骨曰骼。"二字義别。今文"骼"爲正字,古文"胳"爲假借字。鄭所據本或用古或用今,正見其唯從所據本而疊古今文之異於注文,並無改易經字之事。參見第150條。簡本用古文。

217. 少牢(第2簡簡背)第十一(第1簡)

今本作"第十六"。篇次不同,説見第1條。

218. 右繇(抽)上犢(第1簡)

今本"犢"作"轅"。下第 2 簡"下犢"、"執犢",第 3 簡"舍犢"、"史犢筮",今本亦俱作"轒"。犢、轒音同義别,犢當爲櫝之形譌。《廣雅·釋器》:"頗丸,矢藏也。"《方言》九:"所以藏箭弩謂之箙,弓謂之鞬,或謂之頗丸。"《後漢書·南匈奴傳》"弓鞬轅丸一",李賢注引《方言》作"藏弓爲鞬,藏箭爲韥丸"。馬融注《詩·大叔之田》、服虔注《左傳》昭公廿五年均作"櫝丸"。豈所用有異而又用材不同遂易其所從之形旁歟?

219. 來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肥肥某是尚薌(第 1-2 簡)

今本"來"下有"日"字。此筮日節主人命詞與祝述命詞兩見"來丁亥",下第 4、5 簡筮尸宿尸節主人命詞與祝宿詞又兩見"來丁亥",今本俱有"日"字。《特牲》筮日節宰贊主人之命詞"筮來日某",簡本有"日"字與今本同。上諏日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凡筮日,以前一旬之某日筮後一旬之某日,謂之來。卜辭多有此例,《殷虚書契前編》卷七頁 27 片 2:"戊辰卜,爭貞:來乙亥,不雨。〔戊〕辰卜,爭貞:〔來〕〔乙〕亥,其雨。"《殷契萃編》790 "癸未卜,來壬辰,雨。"又 785:"辛□〔卜〕,至來辛,亡大雨。"簡本命詞猶是殷禮歎式,當以無"日"字爲長。

今本上"肥"字作"妃"。《集韻》八微:"妃,娶,《説文》匹也,一曰嘉偶曰妃。或作娶。"肥、娶聲同通假。楊雄《太玄》内:"初一,謹于嬰执,初貞後寧。"林楀《釋文》:"與妃同。"嬰孰即妃仇,《左傳》桓公二年:"嘉耦曰妃,怨耦曰仇。"漢時有作娶,當係妃字同肥而又加形旁。

今本下"肥"作"配"。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伊尹論·九主》"配"字並作"肥"。《説文·酉部》:"配,酒色也。"段注:"本義如是,後人借爲妃而本義廢矣。"《釋文》屢云"配本作妃"(《詩·匏有苦葉、鷄鳴、皇矣》,《周禮·大司樂職》,《儀禮·聘禮》,《左傳》文公十四年、襄公二十五年)。則古本如是作,乃假妃爲配也。段所譏者,厥後復有假配爲妃耳。

今本"是"作"氏"。是與氏通,《曲禮下》鄭注"'是'或爲'氏',《漢書· 地理志》顏注"氏與是同",《後漢書·李雲傳》李賢注"是與氏古字通"。臨 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孫子兵法》氏作是;《韓勑修孔廟後碑》"韓君於氏憤慉 之思","於氏"即於是;《韓非子·難三》"龐橺氏",《論衡·非韓》作"龐澗是";《士昏》"惟是三族之不虞",《白虎通·宗族》作"惟氏"。《覲禮》王賜侯氏車服節"太史是右",鄭注:"古文'是'爲'氏'也。"簡本用今文。

今本"薌"作"饗"。《燕禮》第 31 簡間歌合樂節"遂歌薌樂",今本作 "鄉"。《特牲》第 17 簡尸人九飯節"祝鄉",今本作"饗"。饗食之"饗"正字 作"高",《説文·高部》:"高,獻也。"又《食部》:"饗,鄉人飲酒也。"經傳多假 饗爲高也。《聘禮》主國君臣饗食賓介之法節"公於賓壹食再饗",鄭注:"古 文'壹'皆爲'一',今文'饗'皆爲'鄉'。"《公食》陳具節"設洗如饗"、大夫相 食之禮節"皆如饗拜",鄭注並云:"古文'饗'或作'鄉'。"徐養原《疏證》既疑 《聘禮》注"今"字亦當作"古",又云:"或《公食》誤。"其實如羅振玉氏所云: "古公卿之'卿',鄉黨之'鄉',饗食之'饗',皆爲一字。"古文饗食作"鄉"與 鄉樂同作,《聘禮》注誤衍"今文"二字耳。"鄉"之作"薌"爲誤加形旁,陳校 云"丙本《喪服》'咎'作'蓉'皆此類"是也。簡本饗食字用古文。

220. 遂術曰, 假女大筮有常(第2簡)

今本"術"作"述",下有"命"字。《説文·行部》:"術,邑中道也。"《廣雅·釋詁》:"術,法也。"義與"述"有别。《士喪》筮宅兆節"不述命",鄭注: "古文述皆作'術'。"簡本用古文。《詩·日月》"報我不述",《釋文》:"本亦作'術'。"《祭義》"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鄭注:"術當爲述,聲之誤也。"《漢書·賈山傳》"術追厥功",顏注:"'術'亦作'述'。"均證二字通假。《張表碑》"方伯術職",《樊敏碑》"臣子哀術",《韓勑修孔廟後碑》"共術韓君德政",《靈臺碑陰》"州里稱術慈孝",俱屬假術爲述。

此命筮之詞。上主人曰孝孫云云,乃主人命史;此史以主人之命命卦者,故曰述命。《特牲》爲士禮,卦者直接受主人之命,無述命之儀,以"宰自主人之左贊命",仍有"命曰"句,簡本與今本同,可見命字甚重要。此大夫禮,史述主人之命,無命字更不成文義。簡本誤脱。

221. 乃舍犢(韇)立筮(第3簡)

今本"舍"作"釋"。《大射》三耦射節"獲而未釋獲",鄭注:"古文釋作 '舍'。"簡本用古文。《鄉飲》拜賜拜辱息司正節"主人釋服",鄭注:"古文釋 作舍。"今本皆用今文。《周禮·大胥職》"舍采",鄭注:"舍即釋也。"《占夢 職》"乃舍萌于四方",鄭注:"舍讀爲釋,古書釋采釋奠多作舍字。"《甸祝職》 "舍奠于祖廟",鄭注:"舍讀爲釋。"《周禮》古文,故均作"舍"。《禮記·祭統》"而舍奠于其廟",鄭注:"舍當作釋,聲之誤也。"《祭統》用古文;又《王制》"反釋奠于學",用今文。或謂《禮記》全書皆用今文,非也。《説文·采部》"釋,解也"爲本義,又《亼部》"舍,市居曰舍"。舍本爲居止之客館,段注謂"引申之爲凡止之偁",故凡訓去也、除也、置也、棄也等,均當作"舍"。 羣書多作"舍"爲假借字,胡承珙謂"惟'釋'字於義訓較切",孫詒讓謂"聲義相通",均屬辨析未精。

222. 宗人命灈(第3簡)

今本"濯"作"滌"。《大射》前射三日戒宰視滌量道張侯節"射人宿視滌",簡本滌字漫漶。《詩·泂酌》毛傳:"濯,滌也。"《士喪》鄭注:"濯,滌溉也。"俱屬浣洗之名,細辨之則有别。《説文·水部》:"濯,熬也。""驁,濯衣垢也。"爲浣洗之義。"滌,洒也。""洒,滌也。古文爲灑埽字。"兼有埽除之義,故《周禮·條狼氏職》序官鄭注:"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玄謂滌,除也。"《詩·七月釋文》:"滌,埽也。"《禮經》有"視濯"之儀,《特牲》云"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少牢》云"雍人摡鼎七俎","廪人摡甑七與敦","司宫摡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亦爲浣洗之義,故鄭注"濯,溉也"。此文爲筮祭日時"宗人命滌",《特牲》士禮無此儀注。《大射》亦有"宿視滌",鄭注:"滌謂溉器,埽除宗廟。"彼兼有二者,故鄭注兩釋是也。《少牢》則别有視濯之儀,此命滌唯有埽除宗廟,鄭注乃云:"滌,溉濯祭器,埽除宗廟。"釋義未精。簡本作濯,實爲書手涉下視濯而誤。

223. 朝筮尸(第4簡)

今本"朝"下有"服"字。上筮日主人朝服,下祭日主人亦朝服,故此筮 尸主人必服朝服。無"服"字不成文義,顯係誤脱。

224. 司馬劫羊,司土擊豕(第7簡)

今本"劫"作"刲"。陳校云:"刬,簡誤从力。"是也。今本"土"作"士"。陳校云"簡文土、士往往混而不分"是也。《史記·吕太后本紀》"齊内史士"《集解》引徐廣曰"一作出",簡本"士"有作"土"而"出"作"虫",蓋一誤土,再誤出,如《燕禮》之"士"又作"出"也。參見第 352 條。

225. 雍人溉鼎朼(七)柤(俎)于雍爂(爨)(第7簡)

今本"溉"作"概"。《説文·水部》"溉"字乃水名,非其義也。又《手部》:"摡,滌也。"《周禮·世婦職》鄭注:"摡,拭也。"作滌拭義者當以"摡"爲正字,今本是也。羣書多假溉爲摡,《詩·泂酌》"可以濯溉",《曲禮上》"器之溉者不寫",《長笛賦》"溉盥汙歲",均是。段玉裁云:"凡《周禮》、《禮經》 概字皆从手,《釋文》不誤,俗本多譌。"簡本亦假溉爲摡。後世刻本不過有據假字誤改耳。

226. 廩人溉(概)**甑鱶朼**(七)與敦于廩爂(爨)(第7簡)

今本二"廩"字俱作"廩"。《魏孝文帝弔比干文》禀作棄,《魏張玄墓誌銘》 作稟,《魏鄭義下碑》作稟,並此簡文廩,下俱從米,乃俗體。

今本"儀"作"甗"。《說文·瓦部》:"甗,甑也。一穿。从瓦鬳聲。讀若言。"段注:"甑七穿而小,甗一穿而大。"字書無甗字。《書·大誥》"民獻有十夫",《尚書大傳》獻作"儀"。獻儀通假,則甗自亦通儀,蓋漢時有儀字,假以爲甗,字書遺落耳。

鄭注:"古文'甑'爲'烝'。"簡本、今本均用今文。

227. 司宫溉(摡)豆邊(箋)勺爵柧(觚)帪(觶)几洗匪(篚)于房東堂下(第7—8 簡)

今本無"房"字。《禮經》於宫室制度,隨文記載,多屬部分,當時人所共知,體例宜如是也。今欲知其整體,必彙合此等記載而董理之,始能明瞭。東堂、西堂在正堂之東西,與堂相並,各有序墉相間。《士喪》饌小歛奠節"饌于東堂下",鄭注:"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坫。"沈彤云:"堂之東下謂之東堂下,亦謂之堂東;堂之西下謂之西堂下,亦謂之堂西。"東西堂亦統於正堂。東堂下者,東堂東之階下也。而房者,大夫有二房,曰東房西房,在堂後,亦在東堂西堂之後,與室相並。簡文"房東堂下",房東無堂,全書無此名目,義不可通。《大射》命賓納賓節"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簡本與今本同,彼簡亦無"房"字,可見此房字爲衍文。

228. 枋于西方(第8簡)

今本"枋"作"放"。《説文·木部》:"枋,枋木也。"簡作"枋",義不可通。 鄭注"放猶依也",與《廣雅·釋詁》、《國語·楚語》韋解、《莊子·天運·釋 文》引司馬彪注同。放爲徬之假借,作枋當爲徬之形譌。

229. 董鄭(第8簡)

今本"鄭"作"定"。今本"奠"字簡本有作"鄭"有作"獎",均爲加形旁字, 説見第15條。此文今本作"定"爲正字,簡本作"鄭"或作"獎"爲假借字。 《書·禹貢》"奠高山大川",《史記·夏本紀》作"定"。《周禮·司市職》"平肆 展成奠賈",鄭注:"奠讀爲定,杜子春云:奠當爲定。"此外,《職幣職》之"皆辨 其物而奠其錄",《瞽矇職》、《小史職》之"世奠繫",《司士職》之"以久奠食", 《考工記》弓人爲弓之"寒奠體",《太玄·玄攤》之"天地奠位",皆爲定之假借 字。鄭注"定猶孰也",王引之《經義述聞》云:"定者成也,言成孰也。《吕氏 春秋·仲秋篇》,以待陰陽之所定',《淮南·天文篇》,秋分而禾蔈定',高注 並曰'定,成也'。《吕氏春秋·明理篇》'五穀萎敗不成',高注曰'成,孰也'。 是定、成、孰三字同義。"羹定者,鑊中之牲體已孰,可以速賓。簡本作"奠"爲 "定"之假借,而非奠祭奠爵之奠,陳校以爲"此爲奠定之定",大誤。《特牲》 作"羹飪",飪亦訓孰。參見第134條。

230. 雍人陳鼎,三鼎在羊灌之西,二鼎在豕灌之西(第8-9簡)

今本"陳鼎"下有"五"字。《禮經》記陳鼎之數有二式:其一,《士昏》陳饌節"陳三鼎于寢門外",《士喪》陳鼎實節"陳一鼎于寢門外",又陳大斂衣奠及殯具節"陳三鼎于門外",又朔月奠節"陳三鼎如初",《有司》儐尸整治節"乃升羊豕魚三鼎",鼎數俱在鼎字上。其二,《聘禮》致館設飧節:"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歸饔餼於賓介節:"饔,飪一牢,鼎九;腥二牢,鼎二七。上介饔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公食》陳具節:"甸人陳鼎七。"鼎數俱在鼎字下。絕無略去鼎數者。陳鼎多少,與主賓爵位之尊卑,禮儀之隆殺,以及其他器物之多寡,均有配合,應有記錄。或以爲下"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其數已見。其説非也。此二句爲分述之文,而"鼎五"乃示用鼎之數,詎可詳其末而略其本乎?今本"灌"作"鑊"。灌字顯係誤字,陳校云"簡文灌應是濩之誤"是也。《爾雅・釋訓》"是刈是鑊,鑊煮之也"。《釋文》:"鑊又作濩。"濩爲鑊之假字。

231. 肩臂臑肫胳(第9簡)

今本"肫"作"膞"。簡本《少牢》、《有司》均作"肫";今本《少牢》作"膞",《特牲》、《有司》作"肫"。胡氏《正義》云:"膞胳,唐石經、嚴本俱如是,注同。毛本'膞'作'膊',盧氏《詳校》改'膊',下並同。"《説文·肉部》:"肫,面頯也。""膞,切肉也。"義不相通。段注:"《儀禮》説牲體,前有肩臂臑,後有肫髀骼,髀不升于俎,故多言肫骼。肫亦作膞,經肫、膞錯出,皆假借字也。經本應作腨,腨,腓腸也,以腓腸該全脛,假肫膞字爲之。"段説是也。

232. 伐魯一,皆二骨以姘(第9簡)

今本"伐"作"代"。簡本《少牢》俱作"伐",《有司》第9簡作"伐",第10 簡作"代"。陳校云:"今本作'代'者誤。"代脅即前脅,陳氏何所據而云然? 細審圖版,《少牢》第9簡、《有司》第10簡"伐"字均後加一"丿",墨色淡而 畫細,當係原寫作"代"而後改,出於或人之手,未必有據,仍以作"代"爲是。

今本"讲"作"竝"。簡本此篇"二骨以讲"句凡三,俱作"讲"。《説文· 人部》:"併,竝也。"又《竝部》:"竝,併也。"二字互訓。此骈當爲併之俗寫, 立旁人旁俗多互寫,如竢之與俟,竚之與佇,螇之與傒。鄭注:"今文竝皆作 '併'。"簡本用今文。

233. 雍人論膚九(第 10 簡)

今本"論"作"倫"。鄭注:"倫,擇也。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公食》載鼎實俎節"倫膚七",鄭注:"倫,理也,謂精理滑脃者。"釋義不同。此文雅人擇,《公食》文承"載者西面",乃載者擇,亦應訓倫爲擇。《國語·晉語》韋解、《説文·手部》、《廣雅·釋詁》俱云:"掄,擇也。"王念孫云:"倫掄通。"倫爲掄之假借。《公食》鄭注:"今文倫或作'論'。"是今古文俱作"倫"而今文或本有作"論",簡本用今文或本,蓋以今讀古並隸寫時,今文或本字有滲入者。《莊子·齊物論·釋文》:"倫,崔本作'論'。"《荀子·性惡篇》楊倞注、《王制》鄭注俱云:"論或作倫。"然則"論"亦"掄"之假借。

234. 腊一肫而鼎,腊用麋(第 11 簡)

今本"肫"作"純"。《士昏》將親迎豫陳饌節"腊一肫",鄭注:"肫或作'純',純,全也。古文純作'鈞'。"今文作"肫",或本作"純",古文作"鈞"。簡本用今文。鄭此篇注云:"全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士昏》注云:"腊,兔腊也。凡腊用全。"兔、麋左右胖合升,羊、豕則升其一胖。純爲左右

胖合升之名, 肫膊爲體解之一體, 義自不同。今文或本作"純"爲正字, 古文作"鈞"爲假借字。今文作"肫"與肫膊之肫無别, 故鄭以爲當作"純"。簡本乃以今讀古並隸寫時滲入今文"肫"字。今本《士昏》作"肫",《少牢》作"純", 鄭氏雖以"肫"爲非而仍未改從"純"字, 可證其對所據本實未嘗改易經字。參見第 150 條。

235. 司宫尊兩廡于房户之間(第11簡)

今本"廡"作"甒"。簡本俱作"廡"。《土冠》、《既夕》、《少牢》鄭注:"古文甒皆作'廡'。"《士虞·記》鄭注:"古文甒爲'廡'也。"簡本用古文。《說文·广部》:"廡,堂下周屋也。"《後漢書·順帝紀》李賢注:"廡,廊屋也。"古文假廡爲"甒"。甒亦作甒,《廣雅·釋器》:"甒,瓶也。"《方言》:"甒,閱也。周、魏之間謂之甒。"胡承珙《疏義》云:"《説文》無'甒'字,古皆借廡爲之。《方言》'甒甖也',此亦必本作'廡',瓦旁乃後人所加耳。"徐養原《疏證》云:"《集韻》九虞'甒或从廡作甒',則又因廡而加瓦。"胡氏《正義》云:"案《廣雅》云'甒瓶也',廡旁瓦乃後人所加,又省作甒耳。"諸家之説皆可備一解,廡、甒不同訓,以同音假借也。

236. 司宫設雷水于洗東,有科,執(設)匪(篚)于洗西,南肄(第 11—12 簡)

今本"雷"作"罍"。《燕禮》第 1 簡告戒設具節"雷水在東",今本亦作 "罍"。《漢禮器碑》"雷洗觴觚",作"雷"與簡本同。《説文·雨部》:"靁,陰 陽薄動靁雨生物者也。从雨,晶象回轉形。靍,籀文靁間有回,回,靁聲也。 闆,古文靁。"今隸作雷爲靁之省。又《木部》:"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靁 象,象施不窮也。从木从畾,畾亦聲。罍,櫑或从缶。疊,櫑或从皿。蠶,籀 文櫑,从缶回。"櫑尊以刻雲雷得名,本用木,或用匋,故或從缶作罍。籀文 臘即古文關之從缶,故雷罍聲義均通。《禮記·明堂位》云:"山罍,夏后氏 之尊也。"孔疏:"罍,雲雷也。"《周禮·司尊彝職》:"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 罍。"鄭注:"山尊,山罍也。"俱爲盛酒之尊,刻雲雷之形,故曰罍。此文之罍 爲盛水匋器,亦刻雲雷而名罍,故亦假雷爲之。今本"科"作"枓"。《説文· 木部》:"枓,勺也。"又《勺部》:"勺,枓也。所以挹取也。"枓爲挹水之器,本 作斗,如《詩·行葦》"酌以大斗",《大戴禮·保傳》"大牢持斗而御戶右",从

367

木之科爲後製加形旁字。細審圖版,木旁上寫時誤落墨瀋,與"丿"不同,摹本依樣畫之,陳氏《釋文》定爲科,遂不可通。今更定爲枓,與今本不異。

今本"肄"作"肆"。《聘禮·記》"俟于郊爲肆",鄭注:"古文肆爲'肄'。" 簡本用古文。

237. 司宫延(錠)于隔(第12 簡)

今本"區"作"奧"。《說文·心部》:"奧,宛也。室之西南隅。"又《自部》:"鴈,飯也。"二字義别。《詩·無衣》"安且奧兮",《釋文》:"奧本又作'燠'。"《集韻》十八尤:"燠、奧,飯休,痛念聲。或作奧。"燠休出《左傳》昭公三年,《釋文》:"燠,徐音憂。"《集韻》十九侯:"漚,烏侯切。漚箭,深下皃。"奧嘔雙聲,燠嘔疊韻,簡本奧之作"漚",蓋以聲近而誤耳。

238. 兼以升,乃剧二尊之蓋幕(幂)(第 13 簡)

今本"兼"下有"執"字。此節司宫取篚中二勺兼執以升堂,"兼以升"不成文義。凡取器物,二以上稱兼執、合執或兼取、合取。簡本誤脱。

今本"削"作"啓"。作剧係書手俗寫。鄭注:"今本啓爲'開'。"簡本、今本俱用古文。據此可證今文避景帝諱作"開",而鄭所據亦屬别本。

239. 鼎徐入(第13 簡)

同,當依一定次第從門外扛至階下。

240. 心皆安下刊上(第 15 簡)

今本"刌"作"切"。《説文·刀部》:"切,刌也。""刌,切也。"二字雙聲互 訓。簡本《特牲》、《少牢》作"切",《有司》作"刌",此文鄭注"今文切皆爲 '刌'",而《特牲·記》鄭注"今文刌爲'切'",徐養原《疏證》云:"按此與《特 牲・記》切刌互易,則此注'今文'當作'古文'。"簡本、今本俱刌切今古文錯 雜並用。

241. 上利升羊右辨(胖)(第 16 簡)

今本"右"上有"載"字。下"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簡本同。其載如 羊,即如羊之載右胖。此無"載"字,下如羊句失却照應。又上羹定實鼎饌 器節"司馬升羊右胖"、"司士升豕右胖",由鑊取出實之於鼎,無載之之法; 此文爲由鼎取出實之於俎,在俎有載之之法,必有"載"字,其義始明。《士 冠》夏殷冠子之法節"載合升",鄭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即此義。簡本 書手涉上節而誤脱"載"字。

242. 長皆及柤(俎)椐(第 17 簡)

今本"椐"作"拒"。鄭注:"拒,讀爲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横節也。" 俎拒即俎足,拒當作"距",作"拒"乃"距"之假借字。《説文·木部》:"椐,樻 也。"非其義。椐爲距之聲譌。

今本"臂"上有"肩"字。此節載俎,記由鼎升牲體實於俎中並載之之 法。鄭注:"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乃全書記述載俎之最詳備者。牲體 分二十一體爲"體解",牛羊豕同。脊分正脊、脡脊、横脊,凡三體。左右兩 胖,每胖前脛骨謂之肱,肱骨分爲三:肩、臂、臑;後脛骨謂之股,股骨亦分爲 三:髀、肫(或作膞)、胳;肱股之間謂之脅,亦分爲三:短脅、正脅、代脅。每 胖九體,合左右爲十八體,併三脊總計爲二十一體。用牲或左胖或右胖,而 三脊俱用。《少牢》用羊豕,俱屬體解。此爲神俎,用右胖,又"髀不升",九 體去髀併三脊爲十一體。此節上述由鼎升俎,云:"肩、臂、臑、膊、胳,正脊 一, 挺脊一, 横脊一, 短脅一, 正脅一, 代脅一, 腸三, 胃三, 舉肺一, 祭肺三。" 順次記述,鄭注所謂"升之以尊卑"。下述在俎載之之法,云"肩、臂、臑、膊、

胳在兩端",即將前肱後股五分盛於俎之兩端。云"脊、脅、肺",即將三脊、三脅併四肺盛於俎之中央。又云"肩在上者",俎之兩端分上下,此補記前脛骨在上端,即《祭統》"周人貴肩"之意。補記有"肩"字。豈能記述載之之法時反省肩字?簡本誤脱,至爲明顯。

244. 膿(體)其在于柤(俎)皆進下(第 17 簡)

今本"在"作"載"。牲體有本有末,本曰腠,末曰下。此神俎,"進下"即以體末向神。此文作"載"作"在"均通,載法上文已明,此作"在"爲長。在、載聲同,《説文》"在"從土才聲,"載"從車找聲,"找"從戈才聲,以聲同相通假。

245. 主婦被錫,衣袳袂,薦自東房,韭菹湛醖(醢)(第 19 簡)

今本"袳"作"侈"。下"亦被錫,衣衫袂",今本亦作"侈"。阮元《校勘 記》云:"唐石經、嚴本、《要義》、楊氏俱作'移';徐氏、《釋文》、《集釋》、《通 解》、敖氏、毛本俱作'侈'。"又引臧庸云:"'移字當作袳,《説文》袳衣張也。' 按'衫'乃正字,'移'乃袳之假借字,作'侈'誤也。"陳校據之,以爲:"臧氏之 推定,得簡本可定矣。"今按臧説未允。侈袂者,袂三尺三寸,較常袂二尺二 寸爲特大。《國語・吳語》韋解:"侈,大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侈, 廣也。"則作"侈"其本義,臧氏謂"作'侈'誤也",實屬武斷。《禮記·表記》 鄭注:"移,猶廣大也。"假"移"爲侈,臧氏云"'移'假借字"是也。《考工記》 興人爲車"飾車欲侈",鄭注:"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孫詒 讓《正義》云:"大夫昌上之車有重較,較上重耳反出,校之常車爲張大,故欲 侈。"杜子春不從故書,正是用正字不用假字之例。《説文》訓袳爲"衣張", 《玉篇·人部》"傃"下引《聲類》云"開衣領也",非侈袂之義。《春秋》桓公十 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公羊傳》作"侈",是袳侈通假之證。簡 本作"袳",實乃假袳爲"侈"。本篇《釋文》:"'侈',本又作'袳'。"作"袳"爲 或本。今本"湛"作"醓"。陳校云:"沈、湛古音同,故此假湛爲醓。"《文選・ 答賓戲》李善注:"湛,古沈字。"甚、冘音同,故從甚從冘之字多通假,而湛、 醓相通則羣書無證。《説文·水部》:"湛,没也。"酉部無醓字。又《血部》: "监,血醢也。"又《肉部》:"耽,肉汁滓也。"湛與耽、蓝義不相通。鄭氏注《聘 禮》"醓,醢汁也"。注《公食》:"醓醢,醢有醓。"注《周禮·醢人職》:"醓,肉

汁也。"醓醢爲醢醬之有汁者。醓即"肬"字,孳乳爲"蓝"字,俗又變爲"醓"。 《醢人職·釋文》:"醓,本又作'盗'。"作"盗"爲别本。"湛"爲古"沈"字,由 "盗"譌"沈",由"沈"假"湛"。

246. 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袳(侈)袂,執葵菹醢,以受主婦(第19簡)

今本"婦贊者"上有"主"字。《特牲》宗婦爲主婦之贊者,《少牢》、《有司》大夫禮盛,特立主婦贊者與婦人贊者二職,以贊助主婦。今本"主婦贊者"有作"婦贊者",敖繼公云:"不言'主',省文也。"簡本俱作"婦贊者",有全稱始得有簡稱,此文初見主婦贊者,不當省字,仍以今本爲長。

今本"醢"上有"赢"字。此陰厭節主婦薦四豆:韭菹、醓醢、葵菹、蠃醢。《特牲》陰厭節主婦"薦兩豆,葵菹、蝸醢",簡本"兩"誤作"南","蝸"作"蠃",此文當與之相同。《有司》主人獻尸節、主人受尸醋節俱云"主婦薦韭菹醢",今本與簡本同,省一醓字。但不能援彼例此。《聘禮》鄭注:"醓,醢汁也。"《釋名·釋飲食》:"醢多汁者醓,醓,籓也。宋、魯人皆謂汁爲瀋。"(畢校改醓爲歷是也。)醢爲肉醬,整醢爲肉醬之帶汁者,無甚分别,故可單稱醢。至於蠃醢,鄭注:"蠃,螔蝓。"即蝸牛,《特牲》作蝸醢,是以蝸牛和入肉醬,不稱蠃醢,即與肉醬無别。又據《周禮·醢人職》韭菹醓醢屬朝事之豆,葵菹蠃醢屬饋食之豆,二者不同,故韭菹醓醢可省作韭菹醢,葵菹蠃醢则不可省作葵菹醢。簡本誤脱。

今本"受"作"授"。金甲文受授皆作"受",受、授古今字。簡本有授字, 此文於義當作授,而作"受"者,或爲古文本之殘留未改者。

247. 伓設于東(第 19 簡)

今本"伓"作"陪"。簡本《泰射》第 38 簡作樂娱賓節"羣工伾于後"作 "伾",今本亦作"陪"。《説文·人部》:"伾,有力也。"别一義。又《土部》: "坏,丘再成者也。"段改一成是也。自部:"陪重土也。"《書·禹貢》"至于大 伾",《史記》作"呸",一作"坯"。《漢書·溝洫志》顔注引鄭玄注:"山一成爲 伾。"可見字當作坯、呸,或作陪。作伾爲假借字。陪、胚本義爲丘一成或重 土,引申之則如《曲禮下》鄭注之"陪重也",《國語·魯語》章解之"陪猶重 也"。簡本《泰射》作"伾"用假字,此文作"伓",當係書手漏寫一畫。

248. 有(又)興受贊者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入于房(第 21

Œ

簡)

今本"稷"上有"敦"字。敦盛黍稷器。簡本上下黍稷字上俱有"敦"字, 此係書手鈔寫誤脱。敦黍,一敦黍;敦稷,一敦稷也。

今本"婦"下有"興"字。鄭注:"今文曰主婦人于房。"簡本用今文。坐 興之節多省字,而此節主婦爲神筵設兩敦黍、兩敦稷,詳記坐興,上云"坐 設",則此必明其興後而人於房也。古文義長。

249. 佐食剧(啓)會口(第 22 簡)

今本"會"下有"蓋"字。陳校云:"簡剜去而忘補寫,遂成空白。"似以今本爲是。《士虞》陰厭節"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鄭注:"會,合也,謂敦蓋也。"《特牲》陰厭節"佐食啓會,卻于敦南。"簡本"會"誤作"福",詳彼校。會爲敦之蓋,今本《少牢》不當有"蓋"字。敦之爲器,下半與上半相同,傳世實物可證,與鄭注"會合也"之訓正符,故不蓋而言會。"會"下"蓋"字係經師旁注,書手誤鈔入正文,簡本傳習者剜去之是也,得此而證今本誤衍。

250. 敢用柔毛剛腸(第 22 簡)

今本"揭"作"鬣"。鄭注:"羊曰柔毛。豕曰剛鬣。"注據《曲禮》爲說,彼注"號牲物異于人用",即祭物須用美稱之意。《說文·髟部》:"鬣,髮鬣鬣也。从髟巤聲。躐,鬣或从毛。獵,或从豕。"又《囟部》:"巤,毛巤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巤巤之形也。"段注云:"按巤與鬣蓋正俗字。《即象髮,不當復从髟矣。髟部鬣字之爲增竄無疑。"朱駿聲《通訓定聲》云:"鬣,即巤字。既从《象形,又从髟,此俗體也。"巤表人髮巤巤,重文躐不别人獸,重文獵專指豕毛,《爾雅·釋畜》"獵牛",郭注"髀膝尾皆有長毛",專指牛毛,據此而知鬣當即巤字。《一切經音義》卷十九引《通俗文》"豬毛曰獵",應爲剛鬣之本字,作鬣爲俗字。巤與臘通,《考工記》:"桃氏爲劍,臘廣二寸又半寸,兩從半之。"鄭注:"臘謂兩刃。"鄭司農云:"謂劍脊兩面殺趨鍔。"朱駿聲云:"臘假爲巤,巤即脊也,隆然如巤,故名。"劍之廣合兩刃,中脊隆起如巤,故名臘廣。臘,《漢張遷碑》作"臈",故簡本"腸"即巤字,今本作"鬣"爲巤之俗字。

251. 嘉薦薄淖(第 22 簡)

今本"薄"作"普"。鄭注:"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薄、普一聲之

371

轉。《說文·日部》:"普,日無色也。从日並聲。"此普之本義也。《淮南子·精神訓》"薄蝕無光",《漢書·天文志》"日月薄食",顏注"日月無光曰薄",俱假薄爲普。《孟子·萬章上》"普天之下",趙岐注:"普,偏也。"《士虞》、《少牢》"普淖"鄭注俱云:"普,大也。"俱假普爲溥。薄从溥聲,《淮南子·本經訓》"旁薄衆宜",猶言旁溥,乃假薄爲溥,故薄、普二字通假。

252. 尸取韭菹辨(辯)擩(拠)于三豆(第 25 簡)

今本同。《燕禮》第 22 簡公舉媵爵酬賓節"夫:辨(辯)受酬",鄭注:"今 文辯皆作'徧'。"本篇下第 44 簡餕節"司土(土)乃辨(辯)舉"與此文鄭注並 云:"今文辯爲'徧'。"是簡本、今本俱用今文。

253. 佐食璽(爾)上敦黍于延(筵)上(第 25 簡)

今本"佐"上有"上"字。《少牢》禮繁,佐食有二,下佐其上,不與尸相接。上佐食佐尸飲食,遇事有相因者,可省"上"字,如本節"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今本與簡本同。蓋以下佐食不與其事,省字不嫌相混。此文則先舉牢肺正脊,後又爾敦,中間無尸之動作,事出更起,執事者必明著之,鄭注所謂"重言上佐食,明更起不相因"也。此文簡本實係書手不明更起之義而涉下文誤脱耳。又據此例,下第 36 簡主人獻兩佐食節"主人酌獻佐食,佐食户內牖東北面拜","獻"下亦誤脱"上"字。

254. 受,加于豎(肵)(第 28 簡)

今本"受"上有"上佐食"三字。此文以上條所引三例例之,可省"上"字而不可並省"佐食"二字。此等儀注,實係上佐食與尸相間之動作,無佐食二字,則受爲誰受,加爲誰加,俱不能明,簡本誤脱。

255. 祝西面于主人〔之〕南,屬侑不拜(第 28 簡)

今本"屬"作"獨"。侑,勸也。勸其更飯。祝至主人之左,明意出主人,以主人不命,故曰"獨侑"。《荀子·成相》"到而獨鹿棄之江",楊倞注:"獨鹿與屬縷同,本或作屬縷。"是假獨爲屬。《書·盤庚》"爾忱不屬",《釋文》:"馬云獨也。"乃假屬爲獨。簡本亦假屬爲獨也。

256. 皇户未實,或(第 29 簡)

今本"或"作"侑"。簡本侑、或錯雜並用。此篇俱作"侑",惟此文一見 "或"字;《有司》俱作"或",惟第61 簡一見"侑"字。或與有古音同部,《書・ 無逸》"亦罔或克壽",《漢書·鄭崇傳》作"有";又《洪範》"無有作好"、"無有 作恶",《吕覽·貴公》作"或"。有與又、右、侑、宥同聲通假,《易·繫辭上》 "又以尚賢也",《釋文》:"鄭本作'有以'。"《王制》"王三又",鄭注:"'又'當 作'宥'。"《説文》左右字作"ナ又"。《周禮·大祝職》"以享右祭祀",鄭注: "右讀爲侑。"《荀子•宥坐篇》"此蓋宥坐之器",楊倞注:"'宥'與'右'同。" 凡此例不勝舉。《聘禮》主國君臣饗食賓介之法節"以侑幣",《有司》選侑以 輔尸節"乃議侑于賓",鄭注並云:"古文侑皆作'宥'。"徐養原《疏證》云: "《管子·法法》'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此借侑爲宥。《周禮·大司樂》'王 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與此經古文皆借宥爲侑。二字音同互相通。"胡承 珙《疏義》云:"侑正字,宥古文假借字。"簡本作侑用今文,又作或,或當爲有 之假借,而有與侑、宥均可通,不知或字屬今文抑屬古文?鄭氏注《禮》箋 《詩》俱云:"侑,勸也。"《少牢》祝與主人侑尸爲勸尸更食。《説文·女部》: "姷,耦也。從女有聲。讀若祐。侑,或從人。"則侑之本義爲輔相,《有司》 儐尸于堂,以賓禮接待神尸,更立侑者一人以輔相尸。

257. 上佐食受尸牢肺脊(第 29 簡)

今本"脊"上有"正"字。此即上"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彼文簡本亦有"正"字。脊有正脊、脠脊、横脊,無"正"字則無以分别。簡本誤脱。

258. 乃酳尸(第 30 簡)

今本"輎"作"酳"。陳校云:"從'小'與從'幺'同。"此當屬誤寫。《特性》主人初獻節"酳尸",簡本第 20 簡爛缺,不知所作。二文鄭注並云:"古文酳皆爲'酌'。"簡本、今本俱用今文。

259. 祝酌授尸,主人拜受爵,尸合(答)拜(第 31 簡)

今本"授尸"下有"尸醋主人"四字。此節尸酢主人,祝代尸洗爵並酌酒以授尸,尸遂以酢主人,而後主人拜受爵。無"尸醋主人"句,祝自授尸爵,何來主人之拜受? 脈絡不貫,顯係簡本誤脱。

260. 以假于主人(第 33 簡)

今本"假"作"嘏"。鄭注:"古文嘏作'格'。"《士冠》醮辭節"孝友時格",

鄭注:"今文格爲'嘏'。"《釋文》:"爲嘏,又作假。"簡本用今文。今本兩作, 足證鄭氏並無改易經字之事,否則何不並改之。參見第 150 條。

261. 牛壽萬年(第 33 簡)

今本"牛"作"眉"。鄭注:"古文眉爲微。"《士冠》加冠祝辭節"眉壽萬 年",鄭注:"古文眉作麋。"今文作"眉",古文作"微"或作"麋",徐養原謂"三 字古通用"是也。簡本此文作"牛",羣書無證,未能詳論,亦不敢遽斷其誤, 俟達者定之。

262. 勿瑟引之(第 33 簡)

今本"瑟"作"替"。鄭注:"古文替作抉, 抉或爲载, 载、替聲相近。"《説 文・至部》無裁字。《集韻》五質有裁字,而瑟隸櫛韻,質、櫛古同部,蓋古文 或又假瑟爲载耳。

263. 執以興(第 34 簡)

今本"執"下有"爵"字。《少牢》、《有司》兩篇多"執爵以興"或"取爵以 興"句,簡本有省"爵"字。《有司》第26簡主人受尸酢節"主人坐取爵興", 今本"興"上有"以"字。簡本有省"以"字。此或原本有省有不省,而今本爲 劉向所潤色也。

264. 祝再于席上(第 34 簡)

今本"再"作"拜"。陳校云;"書手筆誤。"此主人獻祝,祝賤,又無卒爵 拜,故受時再拜。此當簡本脱"拜"字而今本脱"再"字也。

265. 佐食設俎,牢衡(横)脊,短脅,腸一,胃一,膚三(第 35 簡)

今本"牢"下有"髀"字。此佐食爲祝設俎。肩、臂、臑、髀、肫(膞)、胳爲 牢正體,髀近竅,尸俎不升,用五體。祝賤,不得用五正體,髀雖近竅,猶是 正體,故祝俎用之,謂之"牢髀"。無"髀"字則牢祗有横脊,脊非正體。獻二 佐食云"其俎折",即所謂"折俎",鄭注云:"擇取牢正體餘骨,折而用之。"雖 非全骨,仍是正體。佐食尤賤於祝,祝俎豈能無正體?凡此均可證簡本誤 脱"脾"字。

今本"脊"下"脅"下各有"一"字。《少牢》、《有司》記述牲體文例,肱股一 體一骨,故不記數;腸、胃、膚等可用一,亦有用二三,故須記數;脊、脅雖用一 體,但有一骨二骨之殊,用二骨者云"正脊一,二骨以远",則此文横脊短脊、

用一骨以示别,亦當記數也。簡本誤脱。

266. 肝牢從,祝受擩(換)于鹽(第 35 簡)

今本無"受"字,下有"取肝"二字。獻祝無佐食,自無授受之儀。祝祭時云受,則何人所授?簡本"受"字實係衍文。祝先祭豆後祭俎,此肝牢從設,即將祭肝。上祭豆云"祝取菹擩(換)于醢",簡本與今本同;此祭肝當與全書祭肝牢之儀相同,簡本誤脱"取肝"二字。

267. 佐食祭酒卒爵,坐授爵興(第 36 簡)

今本"卒爵"下有"拜"字。下主婦獻佐食節"祭酒卒爵,坐授主婦"。彼 佐食不拜卒爵,此主人獻佐食當與之同。主人主婦獻祝,祝啐而不拜卒爵; 主人主婦獻兩佐食,兩佐食均不啐酒,鄭注云:"不啐酒而卒爵者,大夫之佐 食賤,禮略。"祝啐酒而佐食不啐酒,豈有祝不拜卒爵而佐食反拜卒爵之理? 上"佐食户内牖東北面拜,主人西面答拜"。送爵受爵各有一拜。佐食如拜 卒爵,豈有主人不答之理?凡此均證今本衍"拜"字。敖繼公疑"拜"字爲衍 文,褚寅亮以爲"敖説可從",今得簡本,可證本無"拜"字。

268. 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第 39 簡)

今本"受"下有"爵"字。鄭注:"今文曰祝拜受。"簡本無"爵"字同於今文,有"坐"字又同於古文。此文今古之異,在於坐受抑立受,不在"爵"字之有無。主人獻祝獻佐食,主婦獻佐食,今古文均爲坐受,豈有主婦獻祝而祝獨立受?今文非也。此等重要之異同,簡本不同於今文,可證其不屬於今文系統。其有同於今文者,實係古文本以今讀古並隸寫時滲入者,可斷其雖今古文錯雜並用而實是古文本。參見第 150 條。

269. 乃四饌(養)(第 43 簡)

今本"四"下有"人"字。食神餘曰 ੇ,任此職者曰 養者。四 養不詞,大 夫之 養者四人,兩佐食外增賓長兩人,故曰"四人 養"。簡本誤脱。

270. 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飯(第 44 簡)

今本"飯"作"賽"。簡本"賽"作"饌",飯爲饌之形譌。

鄭注:"古文'資'作'齋'。"簡本、今本俱用今文。

271. 司土(土)進下刑(鉶)于上饌(養),有(又)進一刑(鉶)于次饌(養)(第 44 簡)

375

今本"下"作"一"。神席二鉶分上下。進次驀當用下鉶,簡本、今本俱作"一鉶",可通。進上驀當用上鉶,今本作"一鉶",亦可通,簡本作"下鉶", 誤矣。當從今本。

272. 胡壽葆建家室(第 47 簡)

今本"葆"作"保"。《管子·正世》"窘則民失其所葆",房玄齡注:"葆謂所恃爲生者也。"又《人國》"五幼又予之葆",房注:"葆,今之教母。"俱假葆爲保。《禮器》"不樂葆"、《莊子·田子方》"虚緣而葆真"、又《讓王》"葆力之上也",《釋文》俱云:"葆,本作'保'。"作"保"爲正字,作"葆"爲假借字也。

273. 有司(第 2 簡簡背)**第**十二(第 1 簡簡背)

今本作第十七。《釋文》:"《有司》,本或作《有司徹》。"篇次不同,説見第1條。

274. 司宫聶酒,乃深尸俎(第1簡)

今本"聶"作"攝"。此文並《土冠》夏殷冠子之法節"再醮攝酒"鄭注並云:"今文攝爲'聶'。"簡本用今文。作"聶"爲假借字,《山海經·海外北經》:"聶耳之國,爲人兩手聶其耳。"郭注:"言耳長,行則以手攝持之也。"《内則》"聶而切之",《釋文》:"本又作攝。"並假聶爲攝。胡承珙《疏義》云:"攝正字,今文省作聶,猶《爾雅》'楫虎壘',《釋文》'欇又作聶'是也。"形省之說非也,此皆聲同通假,攝、攝爲加形旁後製正字。說見第2條。

今本"深"作"燅"。下"卒深",今本亦作"燅"。《説文·炎部》:"燅,於湯中爚肉也。"此將賓尸於堂,置尸俎牲體於鑊中重温之,故鄭注云"温也"。鄭注:"古文燅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若可燖也亦可寒。"今文作"燅"爲正字,古文作"尋"爲假借字。《左傳》哀公十二年"若可尋也",服虔注云:"尋之言重也温也。"簡本作"深",當爲尋之假借。《淮南子·繆稱訓》"其憂尋推之也",高注:"憂尋,憂深也。"古文假尋爲燅,此又假深爲尋,當屬古文系統,豈古文或本有作"深"者?

275. 乃義或(侑)于賓(第1篇)

今本"義"作"議"。義、議聲同通假。《莊子·齊物論》"有倫有義",《釋文》:"崔本作'有論有議'。"

276. 以延(筵)于西序(第2簡)

今本"以"作"又"。下第 38 簡主婦受尸酢節"以取糟(麴) 實(費)兼祭 于豆祭",今本"以"亦作"又"。陳校云:"以字塗改。"此文司宫先設尸席,又 設侑席,"以筵"不詞;下文主婦先取韭菹,又取麴蕡,"以取"亦不詞。簡本 "又"多作"有",所據之本"以"字寫作"目",與"有"字形近易譌。

277. 乃攘(第3簡)

今本"攘"作"讓"。《曲禮上》"左右攘辟",鄭注:"攘,古讓字。"《史記·太史公自序》"小子何敢讓焉",《索隱》:"讓《漢書》作攘。晋灼云:'此古讓字。'"《説文·言部》:"讓,相責讓也。"又《手部》:"攘,推也。"朱駿聲《通訓定聲》云:"凡三揖三攘字,經傳多以讓字爲之。"攘正字,讓假借字。簡本多保存古正字,此其一也。

278. 乃舉,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以入(第3簡)

今本"魚"上有"舉"字。賓尸用三鼎,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魚二鼎, 必先舉豕鼎入陳阼階下羊鼎之南,復舉魚鼎入陳豕鼎之南。以儀注先後 言,有"舉"字義長。然簡本每多省字也。

279. 靡正執一七以從,靡府執二七以從(第4簡)

今本"廉"作"雍"。簡本《特性·記》"雍爨"、《少牢》"雍正"、"雍府"、 "雍人"俱作"雜",《有司》"雍正"、"雍府"、"雍人"則作"麻"。陳校云:"雍从 广作,即廱字。"未下斷語。篆作"雝",隸作"雍"。《説文·佳部》:"雝,雝蟝 也。"段注:"經典多用爲雝和辟雝。"《爾雅·釋詁》:"關關雍雍,音聲和也。" 《書·堯典》"黎明於變時雍",僞傳:"雍,和也。"《詩·何彼襛矣》"曷不肅 雝",毛傳:"雝,和。"《説文·广部》:"廱,天子饗飲辟廱。"段注:"辟廱者,天 子之學。"應亦假爲雝,《爾雅·釋訓》:"廱廱,和也。"又假爲饕,《漢書·百 官公卿表》有靡太宰。雝亦假爲饕,《國語·周語》"佐雝者當焉",韋解: "雝,亨煎之官也。"《史記·吴太伯世家》"弟仲雍",《索隱》:"解者云雍是孰 食,故雍字孰哉也。"《周禮》序官孫氏《正義》云:"饔即譬之隸變,字亦省作 雝。"據此而知,雍爨、雍正、雍府、雍人即《周禮》之内饔,雍、饔蓋聲同通假 也。漢碑有寫作"靡",如《楊孟文石門頌》"庶土(土)悦靡",《唐扶頌》"治致 靡熹",顧靄吉《隸辨》云:"雍竝作靡。"與《有司》簡文合。亦有寫作雜,如 《曹全碑》"遷于雜州之郊",與《特牲》、《少牢》簡文合。至於《劉熊碑》"致于 麻泮",《史晨奏銘》"臣伏見臨礕靡日",乃假靡爲靡,陳氏謂"即靡字",如以 雍正、雍府之雍當爲辟廱之靡,則大誤矣。

280. 尸進,二手受手間(第6簡)

今本"受"下有"于"字。此主人授尸几。上主人"二手横執几",賈疏述 其儀云:"主人横執几進授尸時,尸二手受於主人手間時亦横受之。"横執爲 主人兩手執几兩端,手間爲尸併兩手受於主人兩手之間。無"于"字義不顯 豁,而"受于手間"句爲習見,以有"于"字爲長。

281. 主人楹東北面拜,尸復位(第7簡)

今本"楹"上有"東"字。堂有二楹,曰東楹,曰西楹。記堂上面位,每依二楹立名,故有東楹東、西楹西、楹間之稱。楹必稱東西,楹東究指東楹之東抑指西楹之東,其義不明。下文屢云"東楹東"、"西楹西",簡本與今本同,則此爲誤脱無疑。

282. 與或(侑)皆北面荅拜(第7簡)

今本"與"上有"尸"字。主人拜位在東楹東,尸與侑拜位在西楹西。主人進至户牖間尸席前授几於尸,尸亦進至席上受几。主人退而復東楹東拜位時,尸設几於席;主人北面拜送時,尸復西楹西位。於是尸與侑皆北面荅拜,即所謂拜受几也。以儀注論,尸之復位與主人拜送同時,而"尸與侑皆北面拜"句爲重發端,有"尸"字義長。然簡本每多省字也。

283. 糟黄(蕡)(第9簡)

今本"糟"作"麷"。《説文·麥部》:"麷,煮麥也。從麥豐聲。"羣書無从 "米"者,蓋漢隸俗體。豐,《夏承碑》作"豊",《史晨奏銘》作"豐",故簡本亦 從"豊"。

284. 白西方(第 10 簡)

今本"西"上有"在"字。此節主人薦四豆四籩。四豆:韭菹、醓醢、昌本、麋醢。四籩:麷、蕡、白、黑。上設韭菹醢云"菹在西方",設昌菹醢云"昌在東方",簡本與今本同。東方西方,擬豆籩所設之處。此設白、黑,白爲熬稻,黑爲熬黍,熬稻之籩設於熬黍之籩之西。"白西方"不成文義,簡本誤脱"在"字。

285. 肩辟肫胳(骼)臑,正膌一,脡膌一,衡(横)膌一,短脇一,伐(代)

脇一(第10簡)

今本"辟"作"臂"。簡本《有司》作"辟",《特牲》、《少牢》作"臂"。辟、臂聲同通假。《周禮·内饔職》"馬黑脊而般臂螻",《考工記》鄭注"變謂簫臂用力異",《公羊傳》莊公十二年"萬臂摋仇牧",《釋文》並云:"臂本或作'辟'。"今古文均作"臂",或本有作"辟"。簡本亦同此例,作"辟"爲或本。

今本"膌"作"脊"。《說文·粹部》:"營,背吕也。"又《肉部》:"膌,瘦也。 从肉脊聲。康,古文膌从疒束。"二字義别。簡本《特牲》、《少牢》作"脊",而 《有司》作"膌"又顯非瘦瘠之義,此字實乃俗寫誤加形旁。

今本"脇"作"脅"。《詩·節南山》鄭箋"脅下以刑辟",《釋文》:"脅本又作'脇'。"此不過形旁在下、在左之異耳,亦俗寫也。

286. 祭肺一(第 10 簡)

今本"一"下有"載于一俎"四字。此節詳記十二俎。尸牲體三俎:羊正俎,羊肉,羊肉 篇俎,豕霄俎;侑牲體二俎:羊俎,豕俎;主人牲體三俎:羊俎,羊肉 稿俎,豕霄俎;主婦牲體一俎,羊俎。共九俎。尸、侑、主人各有魚一俎,合爲十二俎。記九俎今本每俎下均有"載于一俎"句。簡本後八俎與今本同,惟此尸羊正俎無此句。將謂與羊肉 音合俎乎?然而主人用三俎,尸不應用二俎;尸羊正俎爲十二俎之主,羊肉 清爲加俎,義有不同,不可合併。而十二俎中,尸、侑、主人、主婦之羊正俎設於席上,其餘八俎乃雍人用二俎遞相傳送,羊正俎與羊肉清俎必須分用。據此三證,合俎決不可通。簡本誤脱。

287. 羊肉汁(第 10 簡)

今本"汁"作"湆"。《特性》尸人九飯節"設大羹涪于醢北",簡本第 18 簡爛缺,不詳所作。《士昏》、《公食》、《特性》並此文鄭注:"今文涪皆爲'汁'。"簡本用今文。《説文·水部》:"涪,幽濕也。"别一義。徐養原《疏證》云:"假爲羹湆,讀與汁同。"古文假"涪"爲"汁"。

288. 或(侑)**豕俎左肩折**(第 12 簡)

今本"豕俎"作"俎豕"。侑二俎,其羊正俎爲"或(侑)俎,羊左肩左肫", 與今本同。此爲加俎,以彼例此,當如今本,簡本誤倒。

289. 羊肉汁(涪)辟(臂)(第12簡)

今本"臂"下有"一"字。下第 13 簡同節"豕升(膏)辟(臂)",第 43 簡主

379

人獻長賓節"羊胳(骼)",今本均有"一"字。全書文例,肱骨股骨俱不記數字,今本俱屬誤衍。參見第 265 條。

290. 司土(士)-七(札)魚,亦司士載(第13-14 簡)

今本無"一"字。上尸羊俎云"司馬朼羊,亦司馬載",尸豕俎云"司士朼羊,亦司士載",簡本與今本同。此尸侑主人之魚俎,載法當同。"一朼魚"不詞,顯屬誤衍。陳校云:"'司土一七',今本作'司士刌'。"今本無"刌"字,不知陳氏何所據;"七"字逗,不知當作何解?均誤。

291. 右取韭俎擩(拠)于三豆(第 14 簡)

今本"俎"作"菹"。俎載牲體,不盛葵韭,顯屬誤寫。

292. 尸取欖(軆)黄(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第 15 簡)

今本"豆祭"作"豆間"。《少牢》第 25 簡尸人十一飯節:"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刌(切)肺于柤(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簡本與今本同。鄭注:"合祭於菹豆之祭也。"此亦以 體費與白黑合祭,當作豆祭,簡本是也。

293. 左手執俎左廉,宿(縮)(第 15 簡)

今本"縮"下有"之"字。上第6簡同節"左手執几,宿(縮)之。尸儇(還)几,宿(縮)之。"簡本與今本同。彼爲尸受主人所授几,此爲次賓受雍人所授俎,其儀同。"縮之",彼指几,此指俎,無"之"字不詞,簡本誤脱。

294. 二手執桃匕枋〔以〕扱汁(涪),注于疎(疏) **札**, 荅是者三(第 16 簡)

今本"桃"作"挑"。阮元《校勘記》云:"桃七,唐石經、徐、陳、《通解》、《要義》、楊氏俱作'桃',《釋文》、《集釋》、敖氏俱作'挑',當以'桃'爲正。"據簡本,知宋以後始有誤作"挑"者。鄭注:"今文桃作'抌'。"簡本與今本俱用古文。

今本"扱"作"挹"。鄭注:"今文挹皆爲'扱'。"徐養原《疏證》云:"'挹'正字,作'扱'者同聲相借。"簡本用今文。

今本"苔"作"若"。簡本"若"皆作"如",此應是由若誤苔,然則據抄之本亦有作"若"者。

今本"縮"下有"執"字。七俎即疏七與俎。次賓左手執俎左廉,右手執 七枋,待受司馬之挹羊湆訖,並執七俎以升堂而授於尸。縮執爲執之之法。 "縮"下無"執"字不成文理。下第 17 簡云"宿(縮) 札(七)于俎上以降",尸 嚌滔訖,次賓縮置疏七於俎上,不必並執,故無"執"字。此涉下文而誤脱。

296. 尸席來坐啐酒(第17 簡)

今本"來"作"末"。下第 25 簡"席來坐啐酒",今本亦作"席末"。陳校云:"'末'簡本作'來',乃'末'字之異作。""席末"字簡本俱作"末","席來"不詞,此二"來"字俱屬誤寫,異作之說非也。

297. 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第17簡)

今本同。鄭注:"古文曰'東楹之東'。"古文多一"之"字,簡本、今本俱 用今文。

298. 嚌之,興,反于俎(第 18 簡)

今本"反"下有"加"字。此尸祭、嚌羊肉溍俎之嚌肺,嚌少許訖,即置於羊正俎上。下尸祭羊燔訖,云"嚌之,興,加于羊俎",簡本與今本同。均非返置原俎,或曰"反加",或曰"加",重在"加"字,可證簡本誤脱。

299. 司馬宿(縮)填(奠)俎于羊俎南(第 18 簡)

今本"羊"下有"涪"字。下第 26 簡主人受尸酢節"司馬宿(縮)填(奠) 汁(涪)俎于俎西",今本"于"下有"羊"字。上司馬羞羊肉涪爲加俎,設於席 上者,不過將俎中牲體加於羊正俎上,旋即撤去。本是羊涪俎,何能復奠於 羊涪俎南,故李如圭、敖繼公、方苞均謂今本"涪"字爲誤衍。張爾岐云;"經 文'司馬縮奠俎于羊涪俎南',疑誤,觀下受酢羞肉涪節,當是'縮奠涪俎于 羊俎南'。"案張説是也。據二本對勘,簡本此文"羊"下無"涪"字甚善,但 "奠"下誤脱"涪"字,下文"于"下誤脱"羊"字,而今本則誤移"涪"字於"羊" 字之下,當如張氏所正者。

300. 卒載(第 18 簡)

今本"載"下有"俎"字。阮元《校勘記》云:"周學健云:'石經"載"下無 "俎"字。'按今本石經'載縮'二字已壞,補缺誤補'俎'字,遂脱'縮'字,周所 據猶未壞本也。"全書文例,"卒載"下俱無"俎"字,受酢節今本亦無"俎"字。 381

據簡本可定今本爲衍。

301. 婦贊者執二邊(褒)糟(體)賁(蕡),主婦不興受之(第 20 簡)

今本"蒉"下有"以授主婦"四字。此主人獻侑節,上主人獻尸,主婦爲設四豆四邊,"婦贊者執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授",下主婦受尸酢,"婦人贊者執麴費,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簡本俱與今本同,均言授復言受,詳記其儀,層次極爲分明。又下主人受尸酢,主婦爲設二邊二豆,"婦贊者執〔二邊〕禮(麷)賁(蕡),主婦不興受"。主婦獻尸,"〔主〕婦贊者執豕刑(銂)以從,主婦不興受"。簡本亦俱與今本同,均言受不言授,不過省其記敍之文,其儀固不異也。下第72簡不賓尸賓長三獻節"婦贊者薦韭菹醢,〔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粿(糗),婦贊者不興受"。今本"糗"下有"授婦贊者"。並此文今本均詳記授受,而簡本言受不言授。據儀注論,有受者必有授者可知,則省文亦自可通。所應注意者,全書鄭注記古今文之異,今文每多省字,豈高堂生背誦時,義可通則省其字與?

302. 婦贊者執禮(麷)實(蕡)(第 24 簡)

今本"執"下有"二籩"二字。此主人受尸酢,主婦爲薦二豆二籩。主婦獻侑節"婦贊者執二邊(籩)糧(麷)賁(蕡)",簡本與今本同,有"二邊"二字;主人獻尸節"婦贊者執昌菹酭(醢)"、"婦贊者執黑白",主婦受尸酢節"婦人贊者執糧(麷)賁(蕡)",簡本與今本同,俱省"二豆"或"二籩"二字,其義固不異也。此節簡本省而今本不省,猶前條之例也。

303. 主人降延(筵)自北面于階上(第 27 簡)

今本"自"下有"北方"二字,"于"下有"阼"字。上"司宫設席于東序西面",則主人席以北爲上,故升降俱由北方。受尸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東楹東即阼階上。受爵後即"主人升筵自北方",在席上祭酒啐酒,祭肺嚌肺,祭燔嚌燔,至此復降筵自北方,至阼階上卒爵。簡本無"北方"二字,則不明降自何方;上文升筵自北方,簡本與今本同,則此與前文不相應矣。簡本又無"阼"字,則不明何階,與上"東楹東拜受爵"又不相應矣。且"自北面于階上"句不成文義,經師將何以講解?顯系誤脱三字。

304. 主人及尸、或(侑)皆就延(筵)(第 28 簡)

今本"皆"下有"升"字。下主人獻私人節"主人就筵"鄭注:"古文曰'升就筵'。"然則彼文今本用今文(簡本第 51 簡爛缺),而此文今本用古文、簡本用今文。胡承珙《疏義》云:"單言'升'或單言'就',或'升就'連言之,文無一定,義並可通。但既云'就'則'升'字可省,故鄭從今文。""筵"與"席"同,《燕禮》、《大射》言"升就席"者多,則何來可省之文?此文今本用古文,則"鄭從今文"之説更謬。

305. 取與與段脩(第 29-30 簡)

今本"臬"作"糗"。陳校云:"此是簡寫,下諸簡又譌作'粮'或'粮'。"按此皆漢隸俗體。

今本"段"作"股"。《釋文》:"與股,丁亂反。本又作'段',音同。"《士昏》婦見舅姑節"受笲股脩",《釋文》:"段脩,丁亂反。本又作'股'。"瞿中溶《漢石經考異補正》云:"石本原作'段',朱梁重刻譌作'段',陸氏作'段',與石本原刻同。"《昏義》"執笲棗栗段脩以見",《釋文》:"段脩,本又作'股'。"《昏義》本《士昏》爲説,則皆當作"段"。《有司》亦當作"段"。陸氏界劃甚明,可據改也。鄭注:"今文股爲斷。"簡本、今本皆用古文。《公羊傳》莊公二十四年"斷脩云乎",《釋文》:"斷脩,丁亂反,注同。本又作'股',音同。"《公羊傳》今文,與《有司》注今文合。

306. 次賓羞豕汁(治)如羊汁(治)之禮,坐啐酒(第 30-31 簡)

今本二"涪"字上各有"七"字。此主婦獻尸,與主人獻尸略同。主人獻尸,從獻者凡五,即豆籩一,正羊俎二,羊七涪三,羊肉涪四,羊燔五。主婦獻尸,從獻者凡五,即兩鉶一,糗脩二,豕七涪三,豕晉四,豕燔五。從獻者,加俎也。所云"如羊七涪之禮"者,即主人獻尸節:"雍人授次賓疏七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七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桃七枋以挹涪,注于疏七,若是者三。""次賓縮執七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受七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七于俎上以降。"所不同者,此用豕,彼用羊耳。羊七涪者,羊鼎之肉汁,注於有淺斗之疏七以加於俎上者。又有司馬羞羊肉涪,乃羊肉之帶汁者。羊七涪、豕七涪俱是汁,俱用疏七,故此"七"字甚重要,無"七"字將與肉浩相混。又主人受尸酢節"次賓羞七汁(涪)如尸禮",即羊七

糧

消, 簡本亦有"七"字, 與今本同, 可相決也。凡此均足證簡本誤脱。

今本"坐"上有"尸"字。次賓羞豕匕涪後,尸即啐酒嘗上鉶。重發端, 應有"尸"字,否則文承次賓,啐酒嘗鉶將屬次賓事,義不可通。簡本誤脱。

307. 受酌爵(第 32 簡)

今本"酌爵"作"爵酌"。上節主婦獻尸,此節主婦獻侑,文承"主婦苔拜"下,則"受爵者",主婦受尸"坐卒爵"之虚爵。酌者,主婦酌酒。受爵有單稱"受",酌爵有單稱"酌"。簡本"受,酌爵",今本"受爵,酌",均可通。下主婦致爵於主人節"受爵,酌以致主人",與此文今本"受爵,酌獻侑",句例相同,當以今本爲長。

今本"爵酌"下有"獻侑侑拜受爵"六字。此主婦獻侑,主婦酌酒後,下 無"獻侑"二字,不明獻於何人;無"侑拜受爵"句,不明何以下文有主婦之荅 拜。有"侑拜受爵",方得有主婦之拜送爵。此六字顯係簡本誤脱。

308. 主婦主人〔之〕北荅拜(第 32 簡)

今本"荅"上有"西面"二字。鄭注:"今文無'西面'。"簡本用今文。堂上無主婦席位,其獻尸、侑,即就主人之席北西面拜送。上主婦獻尸,"主婦西面于主人席北";此獻侑云"主人之北",即席北:無"西面"二字,無以明其拜位未變,古文爲長。

309. 司士宿(縮)豕升(脅)以升(第 32-33 簡)

今本"豕"上有"執"字。無"執"字不成文義。下載於羊俎後,"乃縮執俎以降",即執此豕胥。簡本亦有"執"字與今本同,則此文係誤脱無疑。

310. 載于羊俎,卒載,乃宿(縮)執(執)俎以降(第 33 簡)

今本"卒"下無"載"字。主人獻尸節"乃載于羊俎,卒載,宿(縮)孰(執) 俎以降"。主人受尸酢節"乃載之,卒載,宿(縮)孰(執)虚俎以降"。今本均 與簡本同。以彼決此,當從簡本。

311. 主人其祭杲(糗)愻(脩)祭刑(鉶)祭酒受豕七汁(溍)啐酒,皆如尸禮,當刑(鉶)不拜(第 34 簡)

今本"啐"上有"拜"字。此主婦致爵於主人節,云"如尸禮",如主婦獻 尸節之儀。胡氏《正義》云:"唐石經有'拜'字。"賈疏云:"按前主婦獻尸,當 鉶有拜,坐啐酒不拜。與此違者,彼拜雖在當鉶下,其拜仍爲啐酒,是以《特 性》、《少牢》尸嘗鉶皆不拜。或此經'啐酒'之上無'拜'文,有者衍字也。"張爾岐《句讀》云:"愚按疏言,謂經嘗鉶不拜,正謂啐酒不拜耳。'啐酒'上'拜'字衍。"盛世佐云:"今以上文考之,云'次賓羞豕匕湆如羊匕涪之禮,尸坐啐酒',即此所謂'受豕匕湆啐酒'也,'受豕匕湆'與'啐酒'之間,絕無所拜者,則此經'拜'字之爲衍文信矣。"今得簡本無"拜"字,證賈之或説並張、盛之説是也。此文所記,蓋著明祭糗脩、祭鉶、祭酒、受豕匕湆、啐酒五者與獻尸禮同,唯嘗鉶不拜爲異。主婦獻尸節:"尸坐啐酒,左執爵,當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荅拜。"即拜嘗鉶也。賈疏謂"其拜仍爲啐酒",獻尸不拜啐酒,賈之前説誤也。

312. 主人立于洗東北面,或(侑)東面于西階西南(第 35 簡)

今本"北"下有"西"字。此主婦受尸酢,尸降堂爲主婦洗爵。與主人受尸酢時不同,彼主人降堂辤洗,此主婦不降堂而入於房,而主人與侑不參與其事,以尸已降堂,不敢獨居堂上,故亦從降而俟尸洗。侑俟於西階西南東面,則主人必在洗之東北(即阼階東南)西面,二人方得相對而立。如在洗東北面,則與侑既不相對,又嫌於與尸並立,降堂俟洗之義無由表達,知其必不然也。簡本誤脱。

313. 主婦入于房,司宫設席于房中南面于席西(第 36—37 簡)

今本"面"下有"主婦立"三字。鄭注:"今文曰'南面立于席西'。"阮元《校勘記》云:"徐本、《集釋》、《通解》同,毛本'立'作'尸'。"尸無入房之理,毛本誤。主婦人房,司宫爲設席。婦贊者爲薦箋豆,設畢始得升席。待設席薦之際,主婦應有立位。今文作"南面立于席西",句無主詞,承上文將爲司宫立于席西,有司執事者豈得有房中立位,而南面顯係席之面向,應屬上讀。必依古文作"主婦立於席西",席西立位既明,則待設席薦之義亦顯矣。據此可斷今文實誤,胡承珙《疏義》斥爲"文義不明"。簡本用今文而又脱"立"字,其誤更甚。

314. 婦贊者薦韭菹酭(醢),坐設于延(筵)前(第 37 簡)

今本"設"作"奠"。作"設"是也。《特牲》、《少牢》言豆籩俎鉶之置於筵前也,俱作"設"無作"奠"者。《有司》亦作"設",偶有作"奠",簡本與今本俱同,惟此文以簡本作"設"今本作"奠"爲異。

315. 主婦入于房(第 39 簡)

今本"于"上有"立"字。主婦受尸酢後,尸、侑、主人就筵,堂上將上賓獻尸,主婦無事,退入房中,當有立位。上主人獻侑,主婦薦豆箋後,亦"主婦人于房";主婦受尸酢,主婦薦豆箋後,亦"主婦人于房",均爲堂上無事而退入房中。又主婦受尸酢,尸降堂洗爵,主婦不得從降,又不得獨處堂上,故亦"主婦人于房"。此等均係暫人,不久即仍參與堂上禮事。而受尸酢後賓三獻至禮畢,主婦均不參與,不復至堂,入房應著立位。上有"立于席西"之文,此亦立于席西。無"立"字則其儀不明,簡本當係涉上諸"主婦人于房"句而誤脱"立"字。

316. 尸填(奠)爵于左(第 40 簡)

今本"左"上有"薦"字。薦左,醢之左,無"薦"字義固無異也。主人酬 實節簡本、今本同作"薦左",主人受尸酢節簡本、今本同省"薦"字,惟此文 與主人酬尸節簡本省"薦"字而今本不省。簡本多省字,此又一顯證。

317. 主人洗艑,尸、或(侑)降,主人填(奠) 艑于匪(篚)(第 40 簡)

今本"洗"上有"降"字。洗在庭,洗爵必降,可省"降"字。然此尸辤洗, 尸、侑言"降",則主人洗爵亦以有"降"字爲長。

今本二"脈"字作"爵"。下"主人實觶州(酬)尸"、"主人塻(奠)觶于匪(篚)"句,簡本作"觶",今本作"爵"。陳校云:"它篇並此篇簡文'觶'多作'脈'。此簡脈、觶並見。"今本"觶"簡本作"脈"。説見第 151 條。獻用爵,酬用觶,此節洗脈簡本作"脈"是也。但凡奠爵、卒爵之文當作"爵",簡本作"脈"誤。參見第 384 條。

318. 尸西楹西荅拜(第 40 簡)

今本"荅"上有"北面"二字。此尸拜受爵對上主人拜送爵,彼云"東楹東北面坐壞(奠)爵拜",則當著面向也。簡本誤脱。

319. 南面拜衆寶于門東三(第 42 簡)

今本"三"下有"拜"字。鄭注:"言三拜者,衆賓賤,旅之也。"拜有三者,旅拜也,非禮有三拜也,簡本作"拜于門東三"是也。然則鄭云"三拜"釋旅拜之義,不足爲所據本"三"下有"拜"字之證。

320. 左執爵興(第 44 簡)

今本無"左"字。陳校云:"今本脱'左'字。"全篇"執爵興"或"執以興" 或"執爵以興"句無用"左"字者,此非今本之誤脱,而爲簡本涉上文"左執 爵"句而衍。陳校誤。

321. 其位在洗東南西面北上(第 49 簡)

今本無"南"字。此主人獻兄弟,在阼階上受獻,降至庭之東墉下就位。 兄弟即衆兄弟,其長稱先生,兄弟人數不定。北上,據先生之位,衆兄弟依 次而南,私人繼衆兄弟而南。今本無"南"字,則北上之位當洗之東,以洗爲 節。簡本作"洗東南",則位近中庭之東。今案:《士冠》主人與賓客就內外 位節:"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可見洗東爲庭中兄弟之位。據彼 證此,知今本此文不誤。又上主人獻長賓節:"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 西階西南。"賓之庭位在西階西南,而兄弟爲主人黨,既不應與賓黨正對相 匹敵,亦不應與賓黨相距過遠,以洗爲節,最爲適當。據此可證簡本誤衍。

322. 三獻合(荅)拜受(第 53 簡)

今本"受"下有"爵"字。下同簡"主人拜受",第 55 簡"尸或(侑)皆拜受",第 56 簡"主人拜受",第 71 簡"實拜受",今本"受"下俱有"爵"字。又第 72 簡"酌致于主婦",今本"致"下有"爵"字。今本亦有省"爵"字與簡本同者,然簡本省字更多也。

323. 尸在其右以尸升延(筵)(第 54 簡)

今本"以"下有"授之"二字。此上賓(即三獻)受尸酢,上賓在西楹西與 尸並立,故尸在其右授爵。無"授之"二字不成文義,簡本空一格,豈所據之 本有誤,留空以待補者。

324. 鄭于作(阼)階上州(酬)主人(第 56 簡)

今本"鄭"作"就"。尸酬主人,先自飲,復酌酒,以授主人。簡本"奠"作 "鄭",尸與主人並立於阼階上,此時無奠爵之事,亦無奠爵阼階上之法。鄭 注:"言就者,主人立待之。"《正義》云:"自尊所就之也。"釋"就"字俱確,簡 本誤。

325. 兄弟之後生者舉爵于其長(第58簡)

今本"爵"作"觶"。鄭注:"古文觶皆爲'爵',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觶。"簡本用古文。然則延熹校定者,用今文作觶耳。參見第 384 條。

326. 北面于作(阼)階南,長在左(第58-59簡)

今本"面"下有"立"字。此兄弟後生舉觶,鄭注:"後生,年少也。"兄弟之長稱先生,其年少者稱後生。兄弟之位在東壁,其長南北以當洗爲節,此時舉觶於其長,後生與長均轉至阼階之南,北面。觶之授受當立,毋須更著"立"字。上尸酬主人,"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句法正同。據简本相證,今本"立"字當係誤衍。

327. 若不賓尸(第61簡)

今本同。陳校云:"唐石經賓作'儐'。"阮元《校勘記》云:"《石經考文提要》云:此以下注疏中儐、賓雜出,然經文儐凡十三見,皆作'儐',不應此獨作'賓'。"又云;"按通篇儐尸之儐或作賓,或作儐,諸本錯互,今不悉校。據經文作'儐',則當以儐爲正。賓、儐或古字通用,其作'擯'者誤。"今按:《說文・貝部》:"賓,所敬也。"《人部》:"儐,導也。从人賓聲。擯,或从手。"《廣雅・釋詁》:"賓,敬也。""傷,道也。"二字義别而古多通假,《書・堯典》"寅寅出日",僞孔傳:"賓,道也。"《穆天子傳》"內史賓侯",郭注:"儐相。"俱假賓爲儐。《周禮・司儀職》"賓使者如初之儀",鄭注:"賓當爲儐。"賓客字當作實、儐相字當作價或擯,據《司儀職》注,鄭氏辨析甚明。《有司》賓尸則以賓客之禮事尸,故當作賓。鄭所據本如作"儐",注必云"儐當作賓",然而無注者,則其本必作"賓"。今本經文賓、儐錯互,實出鄭氏之後。簡本除爛缺者外俱作"賓",正見漢時諸本作"賓"不作儐,足證簡本之善。擯爲儐之或體,既有假儐爲賓,自可假擯爲賓,阮校均誤。卜辭有"王賓",正是此禮,《禮經》所述,猶有殷禮遺制。

328. 乃旆于魚腊柤(俎)(第62 簡)

今本"掂"作"摭"。陳校云:"字經削改。簡似作'掂',《泰射》第三十五簡席作'掂'。"陳說雖含糊,其意蓋斷掂爲席字。然席於魚腊俎成何文義,萬不可通。鄭注:"古文摭作'摕'。"胡承珙《疏義》云:"毛本古文作今文,帶作揲,今依宋十行本正。"徐養原《疏證》云:"俗本作今文,今從嚴本。《釋文》宋本作'摕',與嚴本合。"簡字經削改,字形雖與掂相似,實是摕之誤寫。蓋原依今文作"摭",後改用古文作"摕",故左旁上似廿,下似巾也。字書無

"掂"字,作"席"更無義,即《泰射》之"掂工于西階上",亦不過爲席之誤加形旁字,詳彼篇。《西京赋》"摕飛鼯"薛綜注:"摕,捎取之也。"《説文·手部》: "摕,撮取也。"又:"拓,拾也。从手石聲。摭,或从庶。"拾取與撮取義相似,今古文惟字異耳。

329. 主婦販邊(箋)于房中(第64 簡)

今本"販"作"反"。《荀子·儒效篇》"積反貨而爲商賈",楊倞注:"反讀爲販。"假反爲"販"。簡乃假販爲"反",如假"駕"爲"加",假"鄭"爲"奠",誤加形旁,簡本多有此例。

今本"邊"上有"取"字。賓尸在堂,不賓尸在室,其儀則同。豆籩陳於房,獻尸酒後,主婦反房中取以設於尸席。上主婦獻尸節:"入于房,取糗與殿脩,執以出,坐設之。"彼賓尸在堂,由堂入房,又執以出房至堂;此不賓尸在室,則由室至堂,由堂入房,取豆籩出房至堂,由堂入室。曰入曰反,反入於房也。彼有"取"字,此當與彼相同。無"取"字則反簻於房中,下云坐設,豈設於房乎?必不可通。簡本誤脱。

330. 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靷(設)之,栗在棗東(第64-65簡) 今本"在"下有"糗東脯在"四字。此主婦爲設加遼四,上主婦反房取二 遼,曰棗曰糗,設於席云"棗在稷南,糗在棗南",乃據稷而南順設之。此婦 贊者取二遼以授主婦,設於席祇一遼而不見脯,且在棗東,顯屬不合。尸席 所設,可以核計之。簡本誤脱。

331. 兼取燔擩(換)于監(鹽),振祭,齋(嚌)之(第65簡)

今本"兼"上有"尸"字。上"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儀注相同,"兼"上有"尸"字,簡本與今本同。此文承次賓,無"尸"字將爲次賓祭、嚌,實不可通。簡本誤脱。

332. 祝授,加于斯,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合(荅)拜(第65—66 簡) 今本"授"作"受"。下第66 簡同節"祝易爵洗,酌受尸",今本"受"作 "授"。受、授古雖通用,簡本他簡受、授分别甚明,此文祝受尸所授,誤受爲 授。下文祝受尸爵,誤"授"爲"受"。

今本"荅"上有"尸"字。此荅拜爲尸荅主婦之拜送爵,無尸字將爲祝荅拜,此主婦亞獻,祝相尸無拜。尸卒爵,主婦拜送爵;待祝受尸之虚爵,尸即

苔拜,層次甚明,簡本誤脱。或人將問:卒爵爲尸卒爵,上無"尸"字,亦將成 祝卒爵乎? 曰否。此文首云"尸左執爵",後祭四籩、祭酒、啐酒、祭燔、嚌 燔,爵始終在尸手,至卒爵,固不嫌於祝卒爵也。

333. 主婦主人〔之〕北面拜受爵(第66簡)

今本"主婦"上有"尸以醋主婦"五字。主婦獻尸,尸即醋主婦。上祝洗 爵酌爵以授尸後,無此五字,尸未醋,主婦何由拜受爵?簡本顯係誤脱。

今本無"面"字。主婦室中無位,必依乎主人爲位,主人席西面,主婦決無北面之拜。簡本誤衍"面"字。上主婦獻侑節"主婦主人之北西面荅拜",鄭注:"今文無'西面'。"簡本無"西面"二字,實用今文。此節今本無"西面"二字,亦用今文,鄭漏注"古文有'西面'"耳。據此可證鄭氏所據本亦如簡本之今古文錯雜並用,彼實未嘗改易經字。簡本此文有"面"字,可證原爲古文,以今讀古並隸寫時,今文滲入古文,彼節删去"西面"二字,此節欲删去而誤留"面"字。於此殘痕,正見以今讀古而使今古文掍淆,遂致今、古文各有或本流傳矣。參見第 150 條。

334. 主婦洗于房(第68簡)

今本"房"下有"中"字。下第 77 簡禮終尸出節"復位于室",今本"室" 下有"中"字。簡本多省字也。

335. 婦贊者薦韭菹醢,在南方(第72簡)

今本"在"上有"菹"字。此賓致爵主婦於房中北堂,婦贊者進韭菹與醢二豆,席在北堂西墉下東面,其設之之法,醢在北,菹在南,無"菹"字,二豆均設於南方,不僅無此設之之法,且在何器之南,仍不能明。上主婦致爵主人節:"主婦薦韭菹醢,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簡本與今本同。彼主人席在室中東墉下西面,故菹在醢北,適相反。以彼決此,簡本誤脱"菹"字。

336. 羊擩豕折羊脊脅肺一(第73簡)

今本"擩"作"臑"。下"腊臑"句簡本亦作"臑",與今本同,此文係涉"擩 于醢"句而誤。

今本"肺"上有"祭"字。阮元《校勘記》云:"唐石經無'祭'字。"此乃離肺,非祭肺。敖繼公謂"祭字誤衍",彼未見石經,已斷爲衍字;今得簡本,更證今本之誤。

337. 作(醋)于主人,户西北拜(第74簡)

今本"北"下有"面"字。此賓長三獻,賓自醋於主人,簡本無"面"字則 "户西北"之拜位究在何地,且無面向,全書無此文例。室中主人席在東墉 下西向,則拜必西面;尸席在西墉下東向,則拜必東面。賓室中無席,其醋 主人,東面拜則嫌於背尸,故必北面而在尸之西、斜向主人席而拜也。上賓 獻尸止爵云"賓户西北面荅拜",如西面拜亦嫌於背主人,故亦在此位而斜 向尸席而拜。彼文簡本有"面"字與今本同,則此文誤脱"面"字無疑。

338. 寶以爵降寶于匪(篚)(第74 簡)

今本"降"下"賓"字作"奠"。簡本賓、實多互掍,此當是"實"字。下第 76 簡次賓長爲加爵節"賓以爵降塻于匪(篚)",今本"塻"作"實"。簡本奠 作"塻",二本奠、實互易,義固無異也。

339. 主人降興拜衆寶(第75 簡)

今本無"興"字。拜者,由立而坐(如今之跪)而拜。興者,由坐而起之 謂也。此降堂未坐,無興之可言。而"興拜"更不詞,興後決無拜者。簡本 誤衍。

340. 洗獻寶(第75簡)

今本"獻"下有"衆"字。此降堂後拜衆賓,即爲獻衆賓。衆賓包括上賓以下,無"衆"字將成上賓一人。賓尸於堂主人獻長賓節"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即此"主人降拜衆賓";以後之獻長賓、辯獻衆賓等儀,即此"洗獻衆賓",故此節下文云"皆如賓禮"。如不獻衆賓,與賓尸於堂不同,則此文不當云"皆如"也。簡本誤脱。

341. 主人洗獻兄弟與内賓與私人皆如賓體(禮)(第75-76 簡)

今本"禮"下有"其位其薦脀皆如賓禮"九字。此不賓尸主人獻主人之黨,與獻衆賓同,惟無酬醋爲異。如賓禮者,賓尸於堂有主人獻兄弟、內賓、私人三節,與彼相同,則此九字不可省,簡本誤脱。

342. 實長義于尸,昨(醋)(第76簡)

今本"義"作"獻"。《書·大誥》"民獻有十夫",《尚書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獻與儀通,而簡本儀又均作義。

今本重"尸"字。此次賓獻尸而尸醋也。《特牲》佐食獻尸節"利洗散獻

〔于〕尸,作(酢)",與今本同,皆省"尸"字,則此文不過有省有不省耳。

343. 交錯與州(酬)(第 76 簡)

今本"與"作"其"。簡與字,陳校云:"簡本其、與二字形體易混。"上賓 尸於堂二觶交錯爲無筹爵節"賓及兄弟交錯其州(酬)",簡本亦作"其",則 此誤作"與"也。

344. 主人降,立于階東西面,尸休(謖),祝洗,尸從(第77簡)

今本"階"上有"阼"字。堂前二階:阼階、西階。單言階、則不知何階? 主人升降必由阼階,上"主人出,立于阼階上",出室後立於阼階上,故降堂 後立於阼階東。簡本誤脱"阼"字。

今本"洗"作"前"。此禮畢尸出,何來祝洗之儀。賓尸在堂,立侑輔尸, 上迎尸及侑節:"尸入門,左,侑從,亦左。"不賓尸,祝輔尸,尸行,祝任前導。 《特牲》尸出歸尸俎節:"尸謖,祝前,主人降。"簡本與今本同。祝前尸之儀, 《士虞·記》最詳備:"尸謖,祝前,鄉尸,還;出户,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 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如出户。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 位。"此文前尸,應如彼儀。《少牢》第 42 簡祭畢尸出廟節:"祝先,尸從。"祝 前亦有作"祝先"。此文簡本亦當作"先",書手誤加水旁,如加作駕,奠作 鄭、獎,朋作崩,反作販也。

345. 祝命佐食衞尸俎(第77簡)

今本"衞"作"徹"。陳校云:"簡文衞字從行,亦見七十九簡。"按《集韻》 八微:"微,衞,或作衖。"此"徹"字從行,其例相同,亦是或體。

346. 衆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第 79 簡)

今本"送"上有"拜"字。上賓尸於堂禮畢節:"尸出,侑從,主人拜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鄭注:"拜送之。"又:"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鄭注:"從者,不拜送也。"拜長賓而不拜衆賓。此文衆賓包括長賓在内,故鄭注"拜送賓也者,亦拜送其長"。當有"拜"字,簡本誤脱。

347. 歸入于衞(徹)(第79 簡)

今本"歸人"作"婦人"。陳校云:"簡文人、人不分,而歸、婦易譌,似應從簡文,鄭注不及婦人之義,可證。此歸字經塗改。'乃反歸'之歸字削改。"陳氏《校記》明確判定今本之誤,全文祗三、四見而已,而所斷均誤。所

謂"歸字經塗改",實係原誤寫歸而塗改爲婦,舊痕尚在,墓本誤。全書無反 歸連文,"乃反"指主人,屬上文,陳氏斷句誤。陳氏云"人入不分"是也,但 未斷當作"人"抑當作"入",婦作歸而上屬則無論作"人乃徹"或作"入乃 徹",俱屬不詞。陳氏云"鄭注不及婦人之義",更屬大誤。上句注:"不使有 司者,下上大夫之禮。"彼上大夫賓尸於堂,由有司徹;此下大夫不賓尸,故 由婦人徹。下句注:"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内外相兼,禮殺。"則明言婦人。 賓尸於堂禮畢云"有司徹",注云:"雖堂上,婦人不徹。"反證不賓尸室中之 饌由婦人徹之。鄭注前後一貫,反復證婦人徹義,而陳氏謂"不及",視而不 見,殊屬可怪。陳氏鄙視古注,余之辨析,亦不敢求助於鄭注,而唯以經文 内容爲依據。上禮終尸出節"祝命佐食徹尸俎",又"徹阼薦俎",是則主人 之俎及豆籩之薦已徹,而尸之俎已徹而薦未徹。此陽厭節上文"有司官徹 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是則以未徹之尸薦改饌爲陽厭。至 此,室中尚有祝之薦俎,房中尚有主婦之薦俎。彼賓尸於堂禮,此等俱包括 於有司徹中。此不賓尸禮,乃由婦人徹。婦人即婦人贊者,當有司徹薦改 饌陽厭時,婦人贊者徹室中祝薦與房中主婦薦,敍事先正禮而補此等儀注 於文末,例宜如此也。此文當作"婦人",簡本原抄有誤,後已改正,徒以摹 寫失真,陳校從而臆度之,遂使歧中有歧矣。

348. 衡(徹) 牢中之送(第79 簡)

今本"牢"作"室","送"作"饌"。陳校云:"簡文選、送二字易譌,但此簡改室中之饌爲牢中之選,送疑假爲賸字。"案:《禮經》之牢,乃以羊豕或牛羊豕爲主組成若干鼎之總稱。《聘禮》歸甕餼於賓介節"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即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飪一牢凡九鼎,乃已熟之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腥二牢,每牢七鼎,乃已殺而未爨之牛、羊、豕等。餼二牢不用鼎,但仍用鼎數組合,乃未殺之牛、羊、豕等。故稱牢中即指鼎中也。《有司》爲《少牢》下篇,《有司》所用牲體具載《少牢》篇首,《少牢》有维人陳五鼎,所實牲體,在實鼎饌器節中一一陳列,如"司馬升羊右胖","司士升豕右胖","雍人倫膚九","司士又升魚腊"。《有司》"乃談尸俎"後,主人獻尸節"乃升,司馬朼羊","司士朼豕",載十二俎,五鼎中已無賸骨,可一核計。陳氏斷此句爲"牢中之賸",其説非也。此文"牢"爲"室"字、"送"

爲"選"字之形譌。簡本饌作選,説見第 191 條。室中之饌,即指有司官改 饌陽厭之饌。《士虞》、《特牲》均不及陽厭之徹,《少牢》之陽厭在《有司》篇 末,終言之,故徹陽厭之饌。此非當日所徹,故必婦人贊者任之。綜觀《禮 經》各篇,然後知簡本之誤而陳説之無據。

349. 燕禮第十三(第1簡簡背)

今本作第六。篇次不同, 説見第1條。陳校云: "與它簡之分題于兩簡之背者不同。"無固定欵式, 正見其不過爲卷外標識而已。

350. 善宰具官選(饌)于寝(寢)東(第1簡)

今本"善"作"膳"。下第 5 簡請命執役者節"請執幕(幂)者與羞善者",第 8 簡主人獻賓節"主人酌善",今本亦作"膳"。此鄭注所謂"君物曰善"也。簡本《燕禮》、《泰射》兩篇凡膳宰、膳尊、膳爵、膳脈、膳匪、執膳、羞膳、酌膳字除爛缺外,惟上三文作"善",其餘皆作"膳",即《燕禮》第 21、22、38、39、42、48、49 簡凡十見,又第 1 簡" 規(執) 腊〔篚在其北〕",陳校云"腊是膳之誤寫"是也。《泰射》第 4、6、10、11、21、27、28、106、110、111 簡凡十一見,俱與今本同,是簡本善、膳錯雜並用也。《周禮・膳夫職》序官鄭注"膳之言善也",孫詒讓《正義》云:"以聲類爲訓也,凡鄭云之言者,並取聲義相貫。"金文膳夫字俱作譱,《説文》譱爲善之古文。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云:"膳實善之叚借字。"簡本作"善"用正字。

351. 當東曹(第1簡)

今本"曹"作"霤",下第 45 簡燕畢賓出節、《泰射》第 113 簡賓出公人節 "以賜鍾(鐘)人于門内溜",今本溜作"霤"。《泰射》圖版治字三點偏高,此 簡摹本作曹字,圖版左側有墨影而右下作田不作曰,惟右上有短畫,遂被誤定爲曹字,其實亦溜字也。《左傳》宣公二年"三進及溜",《釋文》云:"溜,屋 霤也。"《爾雅·釋水》郭注"從上霤下",《釋文》云:"本又作'溜'。"皆假溜爲霤。

352. 公韓瓦泰兩,有酆,幕(幂)如却(綌)如錫(第2簡)

今本"酆"作"豐"。《泰射》第 78、81、84、97 簡凡七見"豊"字。又麷,簡皆作糟。可見簡文豊、酆錯雜並用。《書・召誥》"則至于豐",《詩・文王有聲》"作邑于豐",《説文・邑部》:"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書・

禹貢》:"灃水攸同。"古作豐,用作地名加邑旁或水旁耳。此非地名,亦誤加 形旁也。

今本上"如"字作"用",下"如"字作"若"。簡本凡"藉用雚"、"魚用鮒" 句皆作"用",則此文當作"用綌",作"如"爲書手誤寫。簡本若作"如",用今文。然訓"或"之"若"不作如,《泰射》第 5 簡射日陳燕具席位節"幕(幂) [用] 錫若絺",又第 42 簡請射納賓節"若丹若黑",皆作"若",則此文下"如"字亦書手誤寫。

353. 尊出旅食于門西(第2簡)

今本"出"作"士"。陳校云:"簡'出'字作出,與士字形近易混。"下第 3 簡君臣就位節"出立于西方",今本亦作"士"。《史記·吕太后本紀》"齊內史士",《集解》引徐廣曰:"一作'出'。"其誤與此簡同。

354. 祝使立于門東(第3簡)

今本"使"作"史"。《禮記·雜記上》"客使自下由路西",鄭注:"使或爲史。"《漢書·杜周傳》顏注:"史、使一也。"此假使爲史。

355. 公降立于作(阼)階之東南鄉(第4簡)

今本重"南"字。《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大射》之獻酢酬與《燕禮》略同。簡本有《燕禮》、《泰射》二篇,可相互比勘,以決其正誤。此就位節,《泰射》第8簡作"公立于作(阼)階之東南南面"。重"南"字。《禮記·燕義》:"諸侯燕禮之義,君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亦重"南"字。就儀注言,立於阼階之東,則與階齊;立於阼階之東南,則前於階。立與階齊,不便升降,以重"南"字爲善,簡本當係誤脱。

356. 單(爾)卿=西面北上,單(爾)大夫皆少進(第4簡)

今本重"大夫"二字。簡本《泰射》第9簡同節作"小臣肺(師)韶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皆少進"。今本"皆"上有"大夫"二字。鄭注:"變爾言揖,亦以其人庭深也。上言大夫,誤衍耳。"賈疏、胡《正義》均以二"諸公卿"句之"大夫"爲衍文。今案:當君(即公)升就堂上位,小臣(《大射》名小臣師)納卿大夫士及執事人門就堂下位。士以下堂上無位,故人門即就位。卿大夫則入門右,並立北向,尊者在東,賈疏稱此爲"儗君揖位",以俟君命。及公降阼階東南南向而揖(即所謂"爾卿"、"爾大夫"),

395

於是卿進而改爲西面,大夫少進於前立之處,至此方爲卿大夫之堂下位。據此儀注,《燕禮》當作:"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簡本誤脱"大夫"二字。《大射》當作:"小臣師詔揖諸公卿,諸公卿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簡本、今本俱衍二"諸公卿"句之"大夫"二字,簡本又誤脱"皆"上"大夫"二字。《燕義》云:"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正據此文概括言之,文雖有詳略,其義並無抵牾,故知記儀之文必如是也。

357. 乃命執=幕(幂)=者升自[西階](第5簡)

今本"執=幕=者"作"執幂者執幂者"。簡本《泰射》第 10 簡命賓納賓 節"乃命朝(執)幕(幂),朝(執)幕(幂)者升自西階",今本上"幂"下亦有 "者"字。案:執幂爲其事,執幂者爲任其事之人。二禮下文均有"執幂者舉 幂"、"執幂者反幂",則其事各有異稱而其人概稱執幂者。此爲公命執幂者 其人而非執幂其事,可斷《泰射》脱"者"字,此文脱重文號。

今本"擯者"作"射人"。鄭注:"今文曰擯者。"簡本用今文。《泰射》同節"泰(大)射正擯","擯者納賓",簡本與今本同。《燕禮》以射人爲擯者,《大射》以射人之長爲擯者。《燕禮》省"射人爲擯"句,變更之節不明,故古文本仍用未變易之名稱。當從今文。

今本"加"作"揖"。加字義不可通。此簡漫漶,細審原簡實非加字,摹 者臆定耳。

359. 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擯右北面至再拜,賓合(荅)再拜(第6簡)

今本"擯"作"賓"。陳校云:"案作'擯'者是,此擯即前簡之擯者也。"陳校輒無斷語,而此校語甚肯定,其實大誤。果如陳説,則"擯右"將作何解?擯爲輔相,《燕禮》射人爲擯,乃公(即君)之輔相;《士相見》士見大夫節"使擯者還摯于門外",即大夫之輔相,皆任賓主間傳語者。上射人請賓、射人納賓(簡本用今文改稱擯者),即擯者以公之命命某爲賓,復請賓入門。《燕禮》爲諸侯與羣臣燕飲,命一大夫爲賓,又由宰夫代公爲主人,故賓入之後,公不與賓爲禮,擯者無事,自不必升堂。此節主人拜至(拜賓之蒞臨),賓升西階,宰夫代公爲主人,以非真主人,且公席在阼階,故不得升阼階而隨賓

升西階,亦不得在阼階上而同在西階上與賓爲禮,並立而主人在右,故曰賓右。《泰射》同節簡本作"賓"與今本同。二禮屢云"主人賓右",主人在賓之右也。陳氏不熟復前後之文,貿然以作擯爲是,何其武斷乃爾!簡本賓、擯往往互譌,此當作"賓"。

360. 主人降洗南西北面(第6 簡)

今本重"洗"字。此主人獻賓節、《泰射》第 11 簡同節"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簡本亦重"洗"字與今本同。"主人降洗",洗指其事;"洗南西北面",洗爲器名,且明洗時之面位。必西北面者,因待賓降而辤其降,斜向之始得與賓之東面相對。不重洗字,洗字逗則"南西北面"不成文義,降字逗則其事不明。全書固有省洗字者,如"某某以虚爵降"或"某某取鱓于篚以降",必有爵鱓字始可省其字而義仍明者,此文非其例也。參以《泰射》簡本,此實誤脱。

361.〔主人坐〕鄭(奠)柧(觚)于匪(篚)(第7簡)

今本同。鄭注:"獻不以爵,辟正主也。古文觚皆爲'觶'。"簡文"柧"今本作"觚",此文簡本、今本無作"觶"者,俱用今文。飲酒禮獻賓當用爵,《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爲主人,故避正主用觚,胡承珙所謂"宜降一等"是也。

362. 實洗南坐〔奠觚〕(第 10 簡)

今本同。簡本奠觚二字漫漶。鄭注:"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爲爵。"以下者,指此文並下"賓坐取觚"、"賓坐奠觚于篚"三觚字今文俱作"爵"。然獻賓今文用觚,酢主人不易其爵,則今文仍當作"觚"。注云"皆爲爵"者,或本作爵,脱或字耳。蓋據上注古文自作"觶"也。簡本二字爛缺一字漫漶,究不知其用今抑用古?《泰射》同節簡本一字作析,當是"柧"之誤寫,二字作"柧"而其一經削改,則簡本皆作"柧"。然則簡本、今本俱用今文。

363. [西]階上坐鄭(奠)爵拜,賓降延(筵)北面合(荅)拜(第 15 簡)

今本重"賓"字。阮元《校勘記》云:"賓,唐石經、敖氏俱不重,徐氏、《集釋》、《通解》、《要義》、楊氏俱重。《石經考文提要》云:《大射禮》此節不疊'賓'字。"朱大韶云:"不重'賓'字是也。禮於獻酬酢但言坐奠爵拜,未有言拜主人言拜賓者。《鄉飲》、《鄉射》二禮皆云'阼階上北面坐奠醰,遂拜,執觶興,

賓西階上答拜。'飲、射主賓分階,燕、大射公席於阼,故賓主人皆於西階。 《大射儀》與此同,亦不言拜賓。"朱氏據儀注推斷今本衍一"賓"字,今得簡本,其説遂得證實。

364. 遂鄭(奠)于幕東(第 16 簡)

今本"幕"作"薦"。簡本"幕"今本作"幂"。幂爲覆於公尊瓦大者。瓦大在東楹之西,而賓席在户西,相去甚遠,賓之奠爵決非在瓦大之東。薦爲賓席前之脯醢俎物,薦東即薦左,酬酒不舉,故奠於薦左。《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少牢》、《有司》均同。《泰射》第21簡同節簡本作"述(遂)鄭(奠)于薦東",與今本同,則此文"幕"爲"薦"字之誤寫。

365. 騰爵者立于洗南(第17簡)

今本"騰"作"媵"。陳校云:"鄭注于此篇曰:'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今文媵皆作騰。'於《大射》篇曰'古文媵皆作騰',不相一致。馬衡先生據熹平石經定'騰'爲今文,見《漢石經集存》第四三五。今此簡文皆作'騰',知其爲今文無疑矣,又鄭注《檀弓》下曰:'《禮》揚作騰(案原校誤作媵,今正)',禮指《禮經》,即此《儀禮》,可知《儀禮》有以'揚'作'騰'者,見下第三十九、五十二兩簡;下第十八、第二十五等簡則作'勝'。"案鄭氏《大射》之注當作"今文媵皆作騰",胡承珙《疏義》云"傳寫誤耳"是也。簡本《泰射》俱作"騰",此篇有作"勝",實爲"騰"之寫誤,簡本用今文。《檀弓下》"杜蕡洗而揚觶"鄭注"禮揚作騰"(據宋本),《射義》"揚觶而語"鄭注"今禮揚皆作騰",是今文作"騰",古文作"媵"或作"揚",然則《大射》鄭注"古"字爲"今"字之誤無疑。《燕禮》、《大射》之"媵觶"與《檀弓》、《射義》之"揚觶"同義。鄭此注云"讀或爲陽",《檀弓》注云"揚近得之"。如鄭氏注《禮經》,擇善而改易經字,則何不悉改作揚?然而作媵者,以所據本用古文媵字,承用不改,不特疊注今文,且注明讀或爲揚,可證鄭氏改經字之説實爲無稽。參見第150條。

366. 升自西階,序汋散,交于楹北,降(第17簡)

今本"序"下有"進"字。此節乃二大夫爲媵爵者,媵爵於公,俾公舉行旅酬。《泰射》第 23 簡同節作"徐進酌散",簡本"序"有作"徐",釋見第 427條。有"進"字與今本同。又本篇第 19 簡同節"序進坐鄭(奠)于薦南",《泰

射》第 25 簡同節"徐進坐鄭(奠)于薦南",俱有"進"字與今本同。又《泰射》第 24 簡同節"如(若)命皆致,則徐(序)鄭(奠)脈(觶)于匪(篚)",《燕禮》同節爛缺,不知所作;今本"序"下有"進"字。序進者,二人相次而進。就此節儀注論,二媵爵者升堂就散尊酌酒,一先一後,其距離應以"交于楹北"爲準。散尊在東楹之北,二媵爵者升降由西階,先酌者至東楹北酌後反降,與後酌者相遇於西楹之北。此不僅分别就散尊酌酒之序,且欲見其升堂向尊之序,故"進"字不可省。簡本亦有"進"字者,據以推斷,無"進"字者均係誤脱。

今本"汋"作"酌"。上引簡本《泰射》第23 簡"汋"亦作"酌"。《詩‧酌》釋文:"字亦作汋。"《荀子‧禮論篇》"《韶》《夏》《護》《武》《汋》《桓》《箾》《簡》《象》",楊倞注:"《武》《汋》《桓》,皆《周頌》篇名。"《公羊傳》僖公八年"蓋酌之也",《穀梁傳》作"汋",假汋爲酌也。

367. 勝(媵)爵者執帳(觶)持于洗南(第 18 簡)

今本"持"作"待"。下第 25 簡再請二大夫媵鱓節"一人寺于洗南",今本寺作"待"。《泰射》第 24 簡二人媵鱓節"騰(媵)爵者執賑(鱓)侍于洗南",今本侍作"待"。今本待字,簡本有作寺,有作侍,有作持。經傳多假寺爲侍,《周禮》天官序官"寺人",鄭注:"寺之言侍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租告公",《釋文》:"侍人,本亦作寺人。"侍與待古聲同通假,《荀子·正論篇》"執薦者百人侍西房",楊倞注:"侍或爲待也。"《雜記上》"待猶君也",鄭注:"待或爲侍。"待與持亦同聲通假,《周禮·服不氏職》"以旌居乏而待獲",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或爲持。"《公食》載鼎實於俎節"左人待載"鄭注:"古文待爲持。"《士昏》婦至成禮節"媵侍于户外"鄭注:"今文侍爲待。"然則今本作"待"爲今文,簡本作"侍"作"持"均用古文。侍、寺通作,簡作"寺"亦古文。

368. 公有命則弗更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辤,升再拜稽首(第 20-21 簡)

今本"弗更"作"不易"。《泰射》第 27 簡同節"公有命則弗易不洗",與 今本同。更、易義同,以《泰射》決此文,亦當作"易"。

今本"膳"下有"觶"字。《泰射》第27簡同節:"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

辤,實升再拜稽首。"與今本同。《燕禮》、《大射》均在堂上設兩方壺、兩瓦大。君用瓦大曰膳尊,實用方壺曰散尊,文中屢見"酌膳"、"酌散",鄭注: "酌散者,酌方壺酒也。"酌膳、酌散即就膳尊或散尊取酒。文中亦見"膳觶"之文,如"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君用之觶曰膳觶。今本取酒於尊均稱"酌膳"或"酌散",與簡本同。獨此文作"酌膳觶",有觶字則酌於膳尊之義反不能明,得簡本而後知今本"觶"字爲衍文。

今本"升"上有"賓"字。"下拜"之下爲降堂,賓爲臣,故拜堂下。此文 承"賓進受虚觶",均屬賓事;小臣辤爲代君行事;升再拜稽首即臣升堂成 拜,又爲賓事;下接君荅再拜,又爲君事。前後對照,有"賓"字始見脈絡分 明。簡本誤脱。

369. 寶坐祭立卒脈(觶)不拜(第 21 簡)

今本"立"下有"飲"字。《泰射》第 28 簡同節"賓立祭立卒脈(觶)不拜",今本亦無"飲"字,與簡本同。此旅酬節,賓酬大夫長而先自飲。《鄉飲・記》"立卒爵者不拜既爵",此不拜則立卒爵也。云"立飲卒爵",先飲而後卒爵,必變立而坐,坐卒爵則當拜既爵,此云"不拜"則無"飲"字可知。今本蓋涉酬賓節而衍。

370.〔主人以虚〕 **酶降**,射人乃升卿,皆升就席,如(若)右諸公則先卿就之,如就卿之禮(第 24 簡)

今本"降"下有"奠于篚"三字。鄭注:"今文無'奠于篚'。"簡本用今文。《泰射》同節簡本、今本均有"奠于篚"三字,鄭無注,今文本亦當有此三字,此文誤脱耳。胡承珙《疏義》云:"案上文'賓進受虚爵,奠于篚','大夫卒受者以虚解降,奠于篚',又下獻工云'主人奠爵,奠于篚',知此亦當有'奠于篚'。《大射儀》亦云'辯獻卿,主人以虚爵降,奠于篚',鄭以彼決之,故從古文。"胡氏評判今古文之正誤甚是,但此爲鄭所據本脱誤,而非出鄭氏之改補。

今本重"卿"字。《泰射》第 31 簡同節亦重"卿"字與今本同。全書文例,就《燕禮》、《大射》兩篇而論,如"射人命賓,賓少進","乃命執幂者,執幂者升自西階","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内","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二禮同節文皆同,簡本與今本亦皆同,而此文簡本

獨不重"卿"字,顯屬誤脱。

今本"右"作"有"。簡本"有"俱作"又",釋見第 3 條。"右"多作"又", 简本遂誤"有"爲"右"。

今本二"就"字俱作"獻"。下第 26 簡"就大夫于西階上",第 27 簡"辨 (辯)就大夫",第 29 簡"就工=不興",並此文凡五獻字俱作"就"。案:簡文 就寫作就,獻字有寫作就,有寫作就,此五獻字圖版皆漫漶,惟"辯就夫=" 略可辨認,乃獻字而筆畫不全,皆摹本失真,陳氏《釋文》、《校記》遂定爲 "就"。就卿、就大夫義不可通,所定非也。陳氏斷爲"簡文獻、就同作",更 誤。

371. 送薦之(第 27 簡)

今本"送"作"遂"。簡本"遂"作"述",送乃述之形譌。

372. 小臣佐何瑟,面鼓〔執越〕,内弦,右相(第 28 簡)

今本"佐"作"左"。簡本《泰射》同節作"左"與今本同,此亦誤加人旁,如他篇亞作惡、反作販之例也。

今本"右"下有"手"字。簡本《泰射》同節"右"下亦無"手"字。此升歌節,記小臣扶相樂工之儀。工爲瞽者,二工鼓瑟,二工徒歌(唱詩)。小臣相者亦四人,相徒歌者扶之升降,相鼓瑟者須兼任搬瑟。左何瑟者,何即荷字,左肩負瑟而以手執越(瑟下之孔),重在荷,故不言手,言左手荷瑟則不成文義。右手相者,手扶之以行,故必言手,言"右相"則義不充足。書手不明儀容之左右有異,左無手字,遂併右下手字亦涂去之矣。

373. [主人]洗就(獻)工=不興(第 28-29 簡)

今本"洗"下有"升"字。《泰射》第 37 簡作樂娱賓節"主人洗爵升,實爵獻工,工不興"。今本無"爵"字,詳彼校。兩文對勘,當有"升"字。案《燕禮》、《大射》並云:"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壘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盛爵之篚與洗均在堂下阼階之東南。又大夫代君爲主人,堂上無席,無事即待於其位。位在阼階之南,洗之北,即上文"胥薦主人于洗北"是也。主人與賓爲禮,必先升堂,獻賓節"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獻公節"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獻大夫節"主人洗升"是也。事

畢即復洗北之位。洗篚在堂下,主人可於洗北位就篚取爵,就洗洗爵,升堂酌酒。《鄉飲》、《鄉射》凡賓主人席均在堂上者,其洗必降,洗後酌酒必升,故升降字可省。此主人位在洗北,取爵就洗,無降堂之節,洗後升堂行禮,其升必明著之,義始顯豁,非可以前述之文例之也。簡本誤脱。

374. 衆工不拜受爵,祭遂〔卒爵〕(第 29 簡)

今本"祭"上有"坐"字。《泰射》第37簡作樂娱賓節:"衆工不拜受爵, 祭述(遂)卒爵。"今本"祭"上亦有"坐"字。凡祭必坐,坐、興之節甚繁,故記 述多省文。然此等儀注涉及祭酒前之已立抑已坐,祭酒後之立卒爵抑坐卒 爵,坐字與遂字相錯成義,不可遽以省文視之也。卒爵對啐酒而言,即盡飲 爵中之酒,而卒爵之立或坐,又視其人之尊卑而相變爲文。就本篇而論,公 最尊,立卒爵;賓、主人、卿則坐卒爵;大夫及士之爲執事者又立卒爵,變其 儀以見尊卑之義也。樂工亦執事者,當立卒爵,以瞽者不便坐興,故除笙者 外俱坐卒爵。主人獻賓,賓祭酒在席上而卒爵在西階,其文云:"坐捝手,執 爵,遂祭酒。"祭酒承坐捝手後,本未起立,故不言坐而言遂。下云"賓西階 上北面坐卒爵",啐酒、告旨後由席末至西階,本已立,故不言遂而言坐。賓 酢主人,主人無堂上位,祭酒與卒爵均在西階上,其文曰:"主人祭,不啐酒, 不拜酒,不告旨,遂卒爵。"拜受爵後本已立,故祭酒言坐;祭酒後無啐酒、告 旨之節,本已坐,故卒爵不言坐而言遂,主人固坐卒爵者也。主人獻公,公 在席上祭酒與賓同,尊於賓,故即在席上卒爵,云"公祭如賓禮,不拜酒,立 卒爵",不拜酒自無啐酒之儀,祭酒後本已坐,故卒爵言立不言遂。主人自 酢於公,宰夫代公爲主人而與公爲禮,故降酢於阼階下,云"主人坐祭,遂卒 爵",降堂本已立,故祭酒言坐;祭後本已坐,故卒爵不言坐而言遂,仍坐卒 爵也。正禮如是,參以二人媵爵、主人獻卿、獻大夫、獻笙各節,俱爲祭前本 已立則稱"坐祭",本已坐則稱"遂祭";祭後如有拜酒之儀,本已立則坐卒爵 者必明言坐,立卒爵者言遂卒爵;如無拜酒之儀,本已坐則坐卒爵者言遂卒 爵,立卒爵者必明言立。界劃甚明,絶無差忒。此文爲獻衆工之儀,受爵後 本已立,如依簡本無"坐"字,則爲立祭,祭無立者,斷難通釋。立祭後言遂 則爲立卒爵,樂工瞽者必坐卒爵,又相違也。凡此俱證簡本兩篇俱脱"坐" 字。

鄭注:"古文曰卒爵不拜。"此簡"遂"字下爛缺,不知所作。《泰射》第 37 簡同節亦無"不拜"二字,與今本同,然則簡本、今本均用今文。

375. 唯所賜,以盧于西階上(第 30 簡)

今本"唯"下有"公"字。簡本《泰射》同節亦有"公"字。本篇爲卿舉旅 節"若賓若長,唯公所州(酬)",爲士舉旅節"雍(唯)公所賜",簡本俱有"公" 字。此文顯係誤脱。

今本"盧"作"旅"。《士冠》筮日節"旅占",鄭注:"古文旅作'臚'。"《周禮·司儀職》"皆旅擯"鄭注:"旅讀爲鴻臚之臚。"《漢書·敍傳》下"大夫臚岱"注引鄭氏云:"臚岱,季氏旅於大山是也。"顔云:"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簡本盧爲臚之同聲假借,實用古文。

376. 主人立于縣中,奏南脈白黍黍(第30簡)

今本"主人"作"笙人"。陳校云:"簡本笙作生,人、入不分,形近而譌。"是也。簡本《燕禮》、《泰射》兩篇除《泰射》第3簡"笙〔磬西〕面"一見"笙"字外,其餘均作"生"。鄭注《大射》"笙磬西面"、《周禮·眡瞭職》"播鼗擊頌磬笙磬"、《書·益稷》"笙鏞以間"鄭注俱云:"笙,生也。"以聲類爲訓。《左傳》莊公九年"乃殺子糾于生寶",《史記·齊太公世家》作笙瀆。是生、笙聲同通假,笙爲加形旁後製正字。今本"脈"作"陔"。《泰射》第113簡寶出公入節作"奏陔",本篇第45簡燕畢賓出節作"秦胲",奏誤寫作秦,陔誤從月旁,而此簡復誤作脈,陳校所謂"形似胲而譌"是也。

今本"白黍黍"作"白華華黍"。白黍黍不成文義,顯有脱誤。《鄉飲》鄭注:"《南陔》、《白華》、《華黍》,皆《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而《毛詩·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年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無其辭。"然則毛《詩》有義,與鄭《禮》注義不同。《詩·燕燕》孔疏引《鄭志》荅炅模云:"爲《記》注時,執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詩序》疏、《禮記》疏所引文有異同,此據《燕燕》疏並參考《坊記》疏寫定。)鄭玄注《三禮》時未見毛《詩》,此等詩篇名,不過與毛本同耳,非鄭氏改從毛《詩》也。鄭氏初治韓《詩》,箋毛《詩》又多用三家義,如三家與今《禮》有異,豈有不載諸《禮》注哉!簡本縱有異文,苟無確證可據,安能空言三家之異也。此文

簡本所據之本自作"白華=黍",迭相傳抄,一誤脱華字,再誤移重文號於黍下,三誤而成"白黍黍"矣。

377. 主人獻生(笙)于(第 30 簡)

今本"于"下有"西階"至"祭立"四十四字。第 30 簡下半爛缺,陳校云: "此簡下半所缺失應爲二十四字。"依今本,下尚有遺脱二十字。陳校又云: "疑書手因此段介於'坐祭立'與'卒爵'之間,而此段之末又有'坐祭立',因 而致誤遺鈔者,非今本多出,乃簡本遺寫也。"陳説是也。其實簡本重衍譌 脱,所在有之,不過此其顯例耳。

378. 乃間歌魚麗,生(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生(笙)崇立,歌南山有壺,生(笙)由儀,遂歌薌樂=周南關睢葛勝縇耳,召南龍蕉采趖采讎(第 31 簡)

今本"立"作"丘","壶"作"臺"。簡二字漫漶,摹本寫"丘"爲"立",而 "臺"不成字,陳校定爲"壶"。作"立"作"壶",義不可通。細審圖版,所定未 必是;即如所定,亦屬形訛耳。

今本"勝"作"覃","縇"作"卷","蕉"作"巢","茮"作"蘩","耀"作"蘋"。陳校云:"案簡所稱《周召》、《召南》篇名不與毛《詩》及今本同,應是齊《詩》,后倉傳齊《詩》也。"后蒼傳齊《詩》並傳今文《禮》,《禮》所述《詩》篇名據齊《詩》,當無可疑。然簡本異文,未予深考而遽以爲齊、毛之異同如陳氏所論者,則失之誣矣。案:《初學記》十四引蔡邕《協和婚賦》"《葛覃》恐其失時",邕治魯《詩》,則魯亦作"覃"。《禮記·緇衣》云"《葛覃》曰服之無射",小戴輯《禮記》時,未見毛《詩》,毛《詩》射作"斁",則齊《詩》作"射"而覃字毛、魯、齊不異。《爾雅·釋草》"菤耳,苓耳"。臧庸云:"《爾雅》所載《詩》字義訓皆魯《詩》。"則魯作"菤"。《易林》云:"鼎之乾,傾筐卷耳。"《易林》用齊《詩》,是齊《詩》作"傾"與毛作"頃"異,而作"卷"與毛同。《釋文》:"召公,本亦作'邵'。"陳喬樅以爲"三家今文皆作'郡'字。"《御覽》五百七十八引《琴操》"四曰鵲巢",孫星衍、馬瑞辰考定《琴操》爲蔡邕之作、《易林》"節之實,鵲巢百兩",是今文作"邵"與毛作"召"異,而魯、齊俱作巢與毛同。《射義》"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二戴俱用后本,則齊《詩》作"蘋"自與毛同而作"繁"不過不從艸耳。然則簡本五字皆非齊《詩》異字,字亦漫漶,

細審圖版,"覃"實作"朕"而非"勝",《考工記》弓人爲弓"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煙"鄭注"故書煙或作朕",作"朕"古文或字也。"卷"非作"縇",左從"糸"右不知所作,摹本不成字,陳氏定爲"縇"非也。"巢"作"蕉",略可辨,不過聲之誤耳。"蘩"作"芫",殆係俗寫,今不可識。"蘋"非作"雝",右從"隹"左不知所作,摹本亦不成字,陳氏定爲"雝"非也。五字皆非齊《詩》異字也。

今本不重"樂"字。《鄉飲》同節"乃合樂《周南》、《關雎》"云云。此諸侯 燕其大夫,用鄉樂合樂,重"樂"字義長,簡本是也。

379. 大肺告于樂正曰(第 31 簡)

今本"肺"作"師"。《泰射》"大肺"、"少肺"、"僕人肺"俱同作。《衛尉衡方碑》"處六肺之肺",則漢隸皆作"肺"。

380. 東= 梅之東(第 32 簡)

今本不重上"東"字,"榀"作"楹"。下第 34 簡立司正節"東榀之東"上 "東"字下無重文號,可證此誤衍重文號。他簡皆作"楹",東楹西楹字實無 可疑者。簡楹寫作樞,故有誤寫成榀耳。陳校作"桕",非也。

381. 射人遂爲司正,洗角脈(鱓),南面坐鄭(奠)于中庭(第 32 簡)

今本重"司正"二字。《泰射》第 38 簡同節"擯者述(遂)爲司正,適洗,洗角脈(觶),南面坐鄭(奠)于中庭"。今本亦重司正二字。"射人遂爲司正",乃更易其所執事,前爲公之擯相,後爲糾察也。"司正洗角觶",更易所執事後,執行察儀,文例當重起。上命賓節"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辤"云云,賓本在大夫中,命爲賓,亦更易其所執事;"賓少進"云云,文例重起,故重"賓"字。以彼例此,當以今本重"司正"二字爲長。

382. 右興(第 33 簡)

今本"興"作"還"。此節爲司正表位,其文曰:"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輝,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輝,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將行旅酬,令羣臣盡歡,恐失酒儀,立司正監察,故司正於中庭奠觶以明其位,又自飲以爲表帥,即鄭注《鄉飲》云"己帥以正,孰敢不正"也。而表位之儀:奠觶起立,西面,復向南行,再向東行,至當位面北面。所謂"右還"者,鄭注云:"將

適觶南,先西面也。必從觶西,爲君之在東也。"蓋先西面、次南面南行、次 東面東行、卒至北面,皆右還也。至觶南北面"少立",鄭注云"自嚴正慎其 位",是表位之義也。卒觶奠觶後,又西面西行,次北面北行,次東面東行, 卒至南面,即所謂"左還"也。"右還"對"左還"言耳,斷無下言"左還"而上 言"右興"者,況"右興"實不詞也。《泰射》第40簡同節"南面坐鄭(奠)脈 (鱓),興,右環(還),北面少立",與今本同。"右"下必是"還"字。據《大射》 "右"上有"興"字,似此文簡本"右興"誤倒,又脱"還"字;而今本脱"興"字。 坐興之節,如詳言之,則此文坐取觸後當有"興"字,而"反奠于其所"句當有 "坐"字,然行文不得不有省略,不應斷此文之必脱"興"字。然則無論此文 右上有否興字,而"右"下必是"還"字,簡本誤寫無疑。

383. 升自西階、東樞(楹)之東請徹柤(俎)、公許、告于賓(第 34 簡)

今本"俎"下有"降"字。張惠言《儀禮圖》注云:"經云'司正請徹俎,降, 公許,告于賓',似降而後公許,告賓于階下。《大射》則云'請徹俎,公許,遂 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案司正告賓,無在堂下者,此經誤也。"張氏以《大 射》文對勘,知今本有誤。其《讀儀禮記》又易其説云:"則'降'字當在'告干 賓'下,實脱字失處耳。"今得簡本,知今本誤衍"降"字。無降字則不見司正 之降,然《大射》亦無司正降之文,不必嫌其不降,張氏後説正緣此而作調停 之詞耳。

384. 士長升,再拜受柧(第 36 簡)

今本無"再"字。《泰射》第103 簡同節作"士長升,拜受柧",簡本亦無 "再"字。受爵有拜與不拜之别,下云"其他不拜",士長以外,衆士均不拜受 爵。全書文例,拜受拜送均不言再拜,惟賓、諸公與君爲禮,臣再拜稽首以 送爵,君答再拜以受。證以《泰射》簡本無"再"字,則此文誤衍。

今本"柧"作"觶"。簡本"觶"皆作"脈",見第 151 條。觚皆作"柧",見 第 202 條。此文與《大射》同節鄭注俱云;"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作 '觚'。"簡本用今文。又下第 38 簡公爲士舉旅酬節"升勝(媵)柧(觚)于 公",今本同。鄭注:"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 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泰射》同節亦作"柧"(觚),今本則作"觶",鄭 注:"今文觶爲觚。"又下同簡同節"賓降洗象柧(觚)",今本作'觶',鄭注:

406

"今文曰'洗象觚'。"《泰射》同節作"柧"(觚),今本同,鄭注:"此'觚'當作'觶'。"义下第 39 簡同節"公坐取賓所揚(媵)柧(觚)",今本作"觶",鄭注:"今文觶又作'觚'。"《泰射》同節作"柧"(觚),今本同,鄭氏無注。又上第 7 简主人獻賓節"主人坐鄭(奠)柧(觚)于匪(篚)",今本同,鄭注:"古文觚皆作'觶'。"《泰射》同節爛缺。今本作"觚",鄭氏無注。然則作"觚"皆用今文,作"觶"皆用古文。今本、簡本均今古文錯雜並用,而又皆有誤也。鄭注必破今文觚爲字誤者,以觚、鱓所用不同。《特牲·記》鄭注:"《禮器》:'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舊説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禮器》云"有以小爲貴者",故爵貴於觚,觚貴於觶。獻賓、獻卿用觚,獻士不得用觚;酬禮殺於正獻,亦不當用觚而用觶。鄭注不特疊今古文,且明言今文觚爲誤。又注《大射》爲士舉旅酬節"資降洗象觚"云:"此'觚'當作'觶'。"彼亦從古文而所據本用今文。注既言"當爲",自無改經字之事。可見謂鄭氏糅合今古文、改經字、亂家法者,不過厚誣之詞耳。參見第 150 條。

385.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幂者二人于脈(觶)南東上(第 36 簡)

今本"于"上有"立"字。《泰射》第 104 簡同節:"乃薦司政(正)與射人于脈(觶)南,北面東上。"今本同。以彼例此,今本"立"字爲衍文。

386. 如卿射之禮(第 37 簡)

今本"卿"作"鄉"。《燕禮》若射即用《鄉射禮》。金文鄉、卿同作,簡本 多存古正字,此其一也。

387. 排公所賜(第 39 簡)

今本"雅"作"唯"。雜字漫漶,摹者據左旁似亥,遂定爲雍字。然"唯公所賜"、"唯公所命",《燕》、《射》禮凡數見,簡本亦均作"唯",此當屬誤寫。

388. 升酌膳,下拜爵[小臣辤,升成拜](第 39 簡)

今本無"爵"字。《泰射》第107 簡同節:"升酌善,下,再拜稽首;小臣正 辤;升成拜。"與今本同。下拜而升成拜,即《論語》所謂"拜下"。禮文記臣 與君爲禮,均有拜下之節。"下拜爵"不成文義,簡本誤衍。

389. 士柧于西階上,辨(辯)(第 41 簡)

今本"柧"作"旅"。柧於西階上,不成文義。旅即旅酌,依次而自酌行酬也。《泰射》同節簡本亦作"旅",而下文有"士旅酌"句,俱證此文"柧"爲旅之誤寫。

390. 士旅酌(第 41 簡)

今本"酌"下有"卒"字。《泰射》同節簡本、今本俱無"卒"字。此節爲賓 媵觶於公,公舉以爲士旅酬。上已有爲賓爲卿爲大夫舉旅行酬,此爲士,云 "辨"已明凡士皆受酬訖,自毋庸更言"卒"。又云"士旅酌",乃補記士自行 酌酒,故注云"無執爵者"。句下更不應有"卒"字。褚寅亮以爲"辨"指士, "卒"指旅食者,强生分别。旅食者亦爲士,已該於士中,果如褚説,則《大 射》無"卒"字,豈旅食者不與於受酬乎?實不可通。今得簡本,知今本"卒" 字爲衍文;鄭氏無注,誤在鄭本之後。

391. 〔無算〕爵,士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三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命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鄭(奠)爵,再拜稽首,公合(荅)拜(第 41—42 簡)

今本"士"下有"也"字,"之"下有"公"字。《泰射》第 109—110 簡同節無"也"字、"公"字與本篇同,而今本有"也"字"、"公"字亦與本篇同。陳校云:"依此簡容字地位計之,不能容'有執散爵者',故删去不錄。簡本應作'執一膳一'。"陳校之意不明,所云删去,指何人所删;删後將作何解?悉置不問,實難通釋。"有"下爛缺,計缺字地位不能容,不過有誤脱耳。此文鄭氏無注,郝敬云:"士也,謂執爵皆士也。"任執爵者爲士,則無"也"字義更顯明,簡本爲長。膳爵爲公爵,故酌而進於公;散爵爲臣下之爵,方苞云:"執散爵者亦先進于公而親命之以賜公卿。"解甚迂曲。簡本無"公"字,則執散爵者酌而進於命所賜者,義本顯豁,今本"公"字爲衍文。

今本"命所=賜者"作"命所賜所賜者"。陳校云:"所下重文號爲'所賜'二字之重文。"《泰射》簡本作"命所賜所賜者",則此文"賜"下誤脱重文號耳,非如陳校所釋也。鄭注:"古文曰公荅再拜。"簡本、今本俱用今文。

392. 受賜者以爵就庶坐,公卒爵,祭后(後)飲(第 42 簡)

今本"賜"下有"爵"字。《泰射》第110 簡同節"賜"下無"爵"字,今本亦有"爵"字;又下第43 簡"受賜者興",今本亦有爵字,而《大射》同節簡本、今

本俱無"爵"字;又上第 39 簡"受賜者如初受酬之禮",今本無"賜"字,《大射》同節簡本、今本俱無"賜"字。然則此等文句,今本曰"受者"、曰"受賜者",而簡本則曰"受者"、曰"受賜者",其義本無别也,而簡本更多省字。

今本"庶"作"席"。此受賜者就席上坐而飲酬酒、《泰射》第 110 簡同節 並此篇下"大夫就席"句簡本亦作"席"。"就庶坐"不詞,顯係形似誤寫。

今本"祭"作"然"。《泰射》第 111 簡同節亦作"然",今本同。陳校云: "'祭后'今本作'然後',祭或是誤寫。"無筹爵飲酬酒無祭法,其誤不待言 也。

393. 唯受于公者拜,卒受者與以州(酬)士于西階上(第 43 簡)

今本二"受"字下俱有"爵"字。《泰射》第 111 簡同節與本篇同,今本上句亦無"爵"字,與簡本同;下句有"爵"字而無"受"字,誤,詳彼篇。又上第 40 簡爲士旅酬節"唯受于公者拜","卒受者與以酬士",今本同。又上第 22 簡公舉媵酬節"卒受者以虚鱓降",第 26 簡爲卿舉旅節"大夫卒受者以虚〔輝降〕",今本同。《大射》此等句簡本、今本俱同,以彼決此,今本二"爵"字當屬衍文。

394. 閔人爲燭于門外(第 45 簡)

今本"閔"作"闉"。《泰射》亦作"閔"。《漢書·劉向傳》顏注:"惛,古閔字。"《左傳》魯閔公,《史記·魯周公世家》作湣公。又《范雎蔡澤列傳》"竊閔然不敏",《索隱》引鄒誕生本作惛。《荀子·王霸篇》"齊湣、宋獻是也",楊倞注:"湣與閔同。"閔與湣、惛同聲相通,故簡本寫閽爲"閔"。

今本"燭"上有大字。張爾岐《石本誤字》云:"無'大'字。"唐石經與簡本同。本師曹元弼先生《禮經校釋》云:"凡燭,在地爲燎,執之曰燭。時久則在地,庭曰庭燎,門曰門燎;暫則執之,門庭皆曰大燭。然實一物,故《詩傳》曰庭燎大燭也。"

395. 秦胲(第 45 簡)

今本作"奏陔"。下第 50 簡記"秦肆夏"、"臣敢秦爵以聽命",秦字皆誤,當作"奏"。《泰射》同節作"奏陔",與今本同。"秦胲"俱爲"奏陔"之誤寫。陳氏以作"胲"爲齊《詩》,實出臆斷,豈有簡本《燕禮》從齊《詩》而《泰

409

射》從毛《詩》者乎?

396. 所執脯以賜鍾(鐘)人于門内溜(霤)(第 45 簡)

今本"所"上有"賓"字。《泰射》第113 簡同節作"賓所執",今本"執"下 有"脯"字。案上云"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其儀據《鄉射》: "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然則奏陔爲樂正所命。禮文凡兩方 同時進行之儀注,應各加主詞,使脈絡清晰。此句出"奏陔"下,不能因上承 "賓醉"句而省"賓"或"脯"字,可見簡本本篇誤脱"賓"字而《泰射》誤脱"脯" 字。

鄭注:"古文賜作'錫'。"簡本、今本皆用今文。《覲禮》王賜侯氏舍節 "天子賜舍",鄭注:"今文賜皆爲'錫'。"二注不同,胡氏、徐氏俱未得其説, 予以爲"錫"古文、"賜"今文、《覲禮》注誤。下第46 簡"君無所辱錫干使 臣",用古文,他文俱用今文。

397. 日為(寡)君有不釀酒,以請子之與為(寡)君須臾焉(第 45-46 簡)

今本"碘"作"腆",下有"之"字。下第 47 簡"有不融酒",今本亦作 "腆",亦下有"之"字。《説文·肉部》:"腆,設膳腆腆多也。"《左傳》僖公三 十三年、文公二年、襄公十四年、昭公七年,杜注均云:"腆,厚也。"《字彙》有 碘字,云:"酒厚也。"碘爲腆之或字。鄭注:"古文腆皆作'殄'。"簡本、今本 皆用今文。注又云:"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簡本無"之"字,用今文。

今本"子"上有"吾"字。下第 47 簡同節"以請子之與爲(寡) 君須臾 焉",今本亦有"吾"字。此節補述主國君與來聘使者行燕禮,公使人至客館 戒客之辭。《士冠・記》戒賓、宿賓之辭,主人對賓稱吾子,《士昏・記》納 采、問名之辭,彼此稱吾子,《士相見》賓稱主人爲吾子,均屬雙方尊卑相敵 之稱謂。《聘禮·記》贊君聘享之辭云"子以君命在寡君",不稱吾子。此文 公使人述公命,與《聘禮》相同,有以尊臨卑之意,以無"吾"字爲長,當從簡 本。

398. 寓(寡)君=之私也,君無所辱錫(賜)于使臣,敢辤(第 46 簡)

今本"寡"上有"對曰"二字。此主國君使人與聘國使者問答之辭凡三, 初問句首有"曰"字,簡本與今本同。而二三次問答均無"曰"、"對曰"等字,

Œ

以初次問答見例,則今本初答有"對曰"二字爲善。

今本重"臣"字。初辭再辭俱不重臣字,義固可通,但參以致命之答辭: "又辱賜于使臣,臣不敢賜命。"簡本亦重"臣"字,則此二句亦以重"臣"字爲 長。

399. 為(寡)君曰,不碘(腆),使某固以請,某辤(第 46—47 簡)

今本"曰"上"辤"上俱有"固"字。此乃第三次問答,參以第二次問答, 當有"固"字。

鄭注:"今文無使某。"簡本、今本均用古文。

400. 君況為(寡)君,易辱賜于使臣=敢拜賜命(第47簡)

今本"況"作"貺"。《禮記・聘義》"北面拜況",《釋文》:"況,本作貺。" 《左傳》僖公十五年"亦無貺也",《釋文》:"貺本作況。"《爾雅・釋詁》:"貺, 賜也。"《國語・魯語》"況使臣以大禮",韋昭解:"況,賜也。"聲義俱同相通 假。

今本"寡君"下有"多矣"二字。《聘禮·記》贊拜問大夫之辭云:"君貺 寡君,延及二三老。"詞例相類,以簡本無"多矣"二字爲長。

今本"易"作"又"。"易"字不可通。簡本"又"多作"有",易爲有字之形 譌。

401. 其生狗也,享(亨)于門=外東方(第 48 簡)

今本"生"作"牲"。簡本"特牲"作牲與今本同。《論語·鄉黨》"君賜生",《釋文》:"賜生,魯讀生爲牲。今從古。"彼當作"生"而魯《論》作"牲",此當作"牲"而簡本作"生"。生、牲聲同通假,猶上文"笙"之作"生"也。以古《論》例之,簡本恐用古文。

今本不重"門"字。《特牲》第 10 簡祭日陳設及位次節"享(亨)于門外東方",不重門字。此當與彼同,誤加重文號。

402. 如(若)與四方之寶則公使之于秦(泰)門内(第 48 簡)

今本"賓"下有"燕"字。下第 56 簡"如(若)與西(四)方之賓燕",簡本有"燕"字。無燕字不明與賓何事,顯係誤脱。

今本"使"作"迎"。君與臣燕,即位後命一臣爲賓,無迎賓之節。此聘 賓爲他國之臣,非臣屬於己,當有迎賓之儀。"使之"不成文義,簡本誤。

403. 與卿燕大夫爲寶,與大夫亦大夫爲賓(第 49 簡)

今本"燕"下有"則"字,"亦"上有"燕"字。鄭注:"今文無'則',下無'燕'。"簡本用今文。胡承珙《疏義》云:"鄭從古文有'則'字'燕'字者,亦取其文義備。"案此記不過補述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之一端耳。記者,記其儀之有異於正禮者。"與卿燕"云云已見正禮,自以無"則"字爲善;下句異於正禮,以承上文,"燕"字自可省,俱以今文爲長。鄭所據本用古文,非爲文義備而改從古文者。今文文多省略,蓋高堂生初傳今禮,出於記誦,詞多刪節,非若古文之傳自晚周書本爲文義備也。

404. 如(若)舞則酌(第50簡)

今本"酌"作"勺"。鄭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詩‧酌》《釋文》:"酌音灼,字亦作汋。"蔡邕《獨斷》:"《酌》一章九句。"邕治魯《詩》,是魯、毛同作"酌"。《内則》"十三舞《勺》",《漢書‧董仲舒傳》"於周莫盛於《勺》",《風俗通》"周公作《勺》",陳喬樅《齊詩遺説考》以爲《儀禮》、《禮記》、《漢書》皆作"勺",作"勺"齊詩也。《左傳》宣公十二年、《荀子‧禮論篇》作"汋",蓋亦古文。簡本作"酌"又作"汋"皆用古文,今本用今文。

405. 凡公所辤,皆栗階,不過二等(第 50—51 簡)

今本"栗"作"栗"。《字彙補》有栗字,云"古栗字",從禾爲俗寫。栗階字爲歷之假借,《考工記》"栗氏",鄭注:"栗古文或作歷。"《説文·止部》: "歷,過也。"鄭注:"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義亦相近。《檀弓下》 "歷階而升",栗字蓋今文敷?

今本"不"上有"凡栗階"三字。所謂辤,即辤拜下。臣與君爲禮,降堂至阼階下拜,君辭,即升堂成拜。栗階者,上(或下)堂升(或降)階之儀也。栗階對聚足連步而言。聚足連步爲左足升(或降)第一等級,右足隨之,兩足相並,然後至第二至第三等級。栗階則左足升至第一等級,右足即升至第二等級。凌廷堪《禮經釋例》云:"考連步是升階堂法,猶之平敵相拜也;栗階于君辭則然,猶之再拜稽首也。平敵升階經不言連步者,猶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凡云升降,俱是連步;聞君辭,急遽升堂成拜,故用栗階。栗階又不得過二等,即左足升第一等級,右足不得越至第三等級。然則凡字起例,以"皆栗階"承"凡公所辤"句,則"不過二等"上必有"凡栗階"句,以二

者不得混爲一事也。簡本誤脱。

406. 上退于物一等,既發則對君而迎(第 52 簡)

今本"退"上有"射"字。此記君與射而異於羣臣之儀。射禮以上射與 下射合爲一耦,上云"君與射則爲下射",與君合耦者爲上射,當有"射"字, 簡本誤脱。

今本"等"作"笴"。物爲堂上畫"十"形之標誌,射時立於物上。笴爲矢幹,長三尺。臣避君,君射時,上射退於物後三尺,示不敢與君並立。射在堂中,不在階上,何來階之等級? 簡本蓋涉上文"不過二等"而誤。

今本"對"作"荅"。鄭注:"荅,對,面鄉君也。"簡本作"對"爲長。可見 鄭氏未見此簡遞傳之本。

今本"迎"作"俟"。《大射》君與賓耦射節:"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 簡本作"迎"。作"迎"義不可通,當依《泰射》作"迎"。

407. 如(若)飲君燕則俠爵,在大夫射則肉但(袒)(第52簡)

今本"俠"作"夾"。《華山亭碑》"庚(吏)卒俠路",洪适《隸釋》云:"碑以俠爲夾。"此同漢碑。

今本"在"上有"君"字。射必左袒,以便於射。君袒朱襦,臣袒熏襦,以 所服襦之色見尊卑。但君與其射,大夫壓於君,必並襦之左袖亦褪去之,即 所謂肉袒也。"在"上無"君"字,不特文不成句,而其義亦不能明。簡本誤 脱。

408. 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第52 簡)

今本"執爵"下有"者"字。盛世佐云:"實媵爵于公時則釋此辭也。"爲 賓爲卿爲大夫旅酬時,公立而爲禮,由受酬者自酌酒而公與拜授;唯爲士旅 酬,已坐燕,公坐而命賜某人酬,則須有執爵者代爲酌酒授爵。請立執爵者 出於賓,請辭即此記所云,乃自請贊助執爵者行事,實屬費解。歷代禮家無 人發疑,而説解終嫌含糊籠統。今得簡本,知本無"者"字,賓實自請助公行 執爵之事,故下文有"相者對曰,吾子毋自辱焉"。然後别立執爵者。核之 前後文義,涣然冰釋,此簡本之善者。今本"者"字爲衍文。

409. 泰射(第2簡簡背)第十四(第1簡簡背)

今本"泰"作"大"。簡本第 8、44、62 簡"大史",第 35、37、38 簡"大肺",

今本作"第七"。編次不同,説見第1條。

410. 宰戒官有事于射者(第1簡)

今本"官"上有"百"字。鄭注:"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蓋引《周禮·大宰職》釋此文。彼文云:"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宰總戒百官,下"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乃分戒大夫與士。三卿五大夫及衆士均參與射事,應依今本有"百"字爲長。

411. 华五十(第2簡)

今本"羋"作"干"。陳校云:"干從艸頭,簡艸頭竹頭不分,此竿也。"《詩·干旄》"孑孑干旄",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以爲假"干"爲"竿"。鄭注:"干讀爲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則今本"干"、簡本"羋"俱爲假借字。鄭氏定士侯爲豻,以爲侯中之鵠畫豻而四周復飾以豻者,實據《周禮·射人職》爲説。彼文云"士以三耦射豻侯",鄭注:"《大射禮》豻作'干',讀如(段玉裁改'如'爲'爲'。今本作'讀如',誤。)宜豻宜獄之豻。豻,胡犬也。"《射人職》士射干侯,故知此"干五十"爲豻侯,而竿、豻同爲干之後製正字。鄭引《詩》"宜豻宜獄"爲《小雅·小宛》篇文。《毛詩》作"岸",《釋文》引韓《詩》作"犴",是鄭注《禮》用韓《詩》。然則作"干"作"竿"作"豻"俱爲今文,古文則作"岸"。

412. 容聲東面(第3簡)

今本"容"作"頌"。《説文·頁部》:"頌,兒也。"《兒部》:"兒,頌儀也。" 段注:"古作'頌兒',今作'容兒',古今字之異也。"《漢書·儒林傳》顏注: "頌讀與容同。"鄭注:"古文頌爲'庸'。"是今本作"頌"簡本作"容"俱用今 文。《書·益稷》"笙鏞以間",據《周禮·眡瞭職》注鄭本作"庸",又《大司樂 職》賈疏引鄭注:"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 頌亦頌其成也。"《書》作"庸",亦爲古文。鄭氏此注謂言成功曰"頌",是以 "頌"爲庸之假借,字作頌,釋從庸。又《書》注"頌亦頌其成",正見其從古文 者也。於此可見所謂鄭氏糅合今古文者,惟在注中見之,並非改易經字,此 其明證也。參見第 150 條。

413. 朔錍在其北(第4簡)

今本"錍"作"鼙"。《説文·鼓部》:"鼙,騎鼓也。從鼓,卑聲。"又《金部》:"錍,鈭錍也。從金,卑聲。"二字義别。鼙亦作鞞,《文選·藉田賦》李善注:"鞞與鼙同。"《晋書音義》上:"鞞亦作鼙。"簡所據之本當作鞞,書手誤從革爲從金耳。亦猶下鞉字作桃之誤從革爲從木,鎛字作餺之誤從金爲從食也。

414. 桃倚于容(頌)磐西或(第4簡)

今本"桃"作"鼗"。《説文·鼓部》無鼗字。《革部》:"鞀,鞀遼也。从革,召聲。鞉,鞀或从兆聲。甏,鞀或从鼓兆。"是鼗爲鞀之或字。簡所據抄之本當作鞉,書手誤從革爲從木耳。亦猶上鞞字作錍之誤從革爲從金,下 鎛字作餺之誤從金爲從食也。

今本"或"作"紘"。鄭注:"紘,編磬之繩也。設鼗在磬西,倚于紘也。" 簡"侑"字有寫作"或",此與同作,然"西侑"或"西或"均不成文義。《釋文》: "西紘,音宏。"《集韻》十三耕"宏"字出音乎明切,下列厷、紘等字。蓋《禮經》原本作太,古鉥厷作為,初隸化時有作各,遂由形似而訛作或矣。

415. 幕(幂)錫若絲,綴諸普(箭),蓋幕(幂),加勺,有(又)反之,皆玄酒在北(第 4—5 簡)

今本"錫"上有"用"字。簡本《燕禮》第2簡同節作"幕(幂)如(用)却(綌)如(若)錫","如"爲"用"字之誤寫,則此文誤脱"用"字。參見第352條。

鄭注:"今文錫或作'楊',絺或作'綌'。"今本、簡本同用今文。《燕禮》 告戒設具節鄭注"錫"下無"或"字。當依此注,皆或本也。

今本"玄"下有"尊"字。《燕禮》與《大射》設尊之法相同而記述之文有異。《燕禮》:"司宫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在尊南,南上。"《大射》:"司宫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皆玄尊,酒在北。"方壺即散尊,臣爵所酌。《燕禮》之"公尊瓦大兩"即《大射》之"膳尊兩甒",文中多稱膳尊,君爵所酌。堂上設四尊,膳尊二在南,散尊二在北。膳、散各有一玄酒、一酒。玄酒爲上,故在南,君西面,據君而言爲在左。設尊據散立文,韋協夢謂之"先尊方壺于東楹之西以爲節"。《燕禮》設兩方壺云"左玄酒南上",以南爲上,故玄酒在左,言玄酒在南爲上,則酒在

北;設公尊瓦大兩云"在尊南南上",言兩膳尊在兩方壺之南,而又以南爲上,則玄酒在南而酒在北:二者皆不言自明也。《大射》設兩方壺、兩公尊均不言以何爲上,末云"皆玄尊,酒在北",鄭注云:"皆玄尊,二者皆有玄酒之尊,重本也。酒在北,尊統於君,南爲上也。"云"皆玄尊"即明示兩方壺、兩公尊中皆有一玄酒之尊;酒在北則明示玄酒在南以南爲上。二禮記述有異,不過見其行文多變耳。如依簡本無尊字,"皆玄酒在北"則將以北爲上。古人以左爲尊,據君左在南,據臣左在北,尊統於臣,斷無此理。簡本誤脱。

416. 尊士旅食于西餺之南北面兩員壺,有(又)尊于泰(大)侯之乏東北兩獻酒(第5簡)

今本"餺"作"鑄"。上第 3 簡設樂縣節"其南鎛"句爛缺,不知所作。《釋文》:"鑄,本又作鎛。"《説文·金部》:"鑄,大鐘、淳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堵以二金,樂則鼓鑄應之。从金薄聲。""鎛,鎛鱗,鐘上橫木,上光華也。从金尃聲。"二字義别。然經傳多假鎛爲鑄,《周禮》"鎛師",《國語·周語》"細鈞有鐘無鎛",《晉語》"戚施直鎛",皆作"鎛"。字書無餺字。簡所據抄之本當作"鎛",書手誤從金爲從食耳。亦猶上鞞字作錍之誤從革爲從金也。

今本"員"作"園"。《燕禮》第 2 簡告戒設具節"尊出(士)旅食于門西兩園壺",簡本亦作"園"。《列子·說符》"園流九十里",殷敬順《釋文》云:"園與圓同。"《說文·口部》:"園,天體也。""圓,園全也。"段注:"《商頌》'幅隕既長',毛曰:'隕,均也。'按《玄鳥》傳亦云'員,均也'。是則毛謂員、隕皆圓之假借字。箋申之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據此,簡本作"員"爲園之古文假借字。

今本"獻"上有"壺"字。張爾岐《石本誤字》云:"'兩園壺','兩壺獻酒',俱誤作'壺'。"唐石經有"壺"字。下第84簡獻獲者節"司宫尊侯于服不之乏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今本"獻"上亦無"壺"字。敖繼公讀獻如字,謂"嫌其爲祭侯,且見不他用也"。賈疏以爲"此所得獻,皆因祭侯,爲侯之神,故用鬱鬯也"。均不確。本師曹元弼先生《禮經校釋》云:"注讀獻爲沙,謂此酒濁必摩沙,因名沙酒。沙酒對酒與玄酒言之,酒以清爲貴,用濁酒者,獲者賤也。"分别恰當,當可信據。用以别於膳尊、散尊之一

玄酒一酒,亦别於旅食尊之兩壺皆爲酒,故曰獻酒。兩明用尊之數,壺明用尊之器,《士冠》"側尊一甒醴",《鄉飲》"尊兩壺于房户間",《鄉射》"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士虞》"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户,兩甒醴酒",《少牢》"司宫尊兩甒于房户之間",全經設尊之例,皆既明其數,又明其器,可見"壺"字不可省。今本獻獲節亦無"壺"字,敖繼公云:"兩,兩壺也。或脱一'壺'字。"敖亦以全經之例立説耳。簡本兩獻酒上均無"壺"字,似非抄寫偶脱,或用今文多省字也。

417. 有(又)執(設)洗于護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匪(篚)在東南陳(第6簡)

今本"護"作"獲"。簡本第 50 簡以前除"毋射獲"句作"獲"外,俱作 "護"。而第 62 簡後除第 63 簡"三侯皆護""命護者"、第 85 簡"護者適右 个"、第 86 簡"護者左執爵"、第 87 簡二"護者"、第 100 簡"命護者"、第 109 簡"皆護"等句作"護"外,俱作"獲"。護、獲錯見。下三耦射節"獲者興"鄭 注:"古文獲皆作'護',非也。"蓋古文"護"顯屬形譌,故鄭氏非之。然則簡 本有作"護",乃西漢經師以今讀古時據今文改之而未盡者,亦予斷漢簡本 爲古文或本之最佳證也。《漢書·王莽傳上》"其中子獲殺奴",顏注:"今書 本有作'護'字者,流俗所改耳。"恐或人有從古文作耳,非俗寫作"護"也。 參見第 150 條。

今本"東"在"南"字下。凡賓主獻酢酬正禮,其堂下陳設諸器,篚必南面,罍與洗必北面,東西並列,即上所云"設洗于阼階東南,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是也。此爲獲者之器,篚、罍、洗俱設於其尊之西北,尊設大侯乏之東北,則亦即大侯之西北,云"水在洗北",自是篚東面而罍、洗西面,三器南北並列,故罍必在洗器之北而篚在其南。依簡本篚在洗東而南面,則必罍、洗北面而東西並列,與"水在洗北"句相矛盾矣。其文誤倒無疑也。

418. 泰(大)射正擴,寶者請寶(第9簡)

今本"賓者"作"擯者"。擯者爲公之輔相、《大射》大射正爲擯者、猶《燕禮》射人爲擯者。"大射正擯"即大射正爲擯者,簡本作"擯";下"擯者命賓",簡本亦作"擯"。惟此請賓句作"賓"者,顯係誤寫。

419. 奏世夏(第 11 簡)

今本"世"作"肆"。簡本《燕禮·記》第 50 簡亦作"肆"。此作"世"者, 鄭注此文及《周禮·鍾師職》俱引吕叔玉云"《肆夏》,《時邁》也"。《詩·時邁》"肆于時夏",《釋文》:"音四。"簡以聲同假"世"爲肆耳。

420. 實右北面至再拜,實合(荅)拜(第 11 簡)

今本"荅"下有"再"字。簡本《燕禮》同節亦有"再"字。此即所謂"拜至"。《鄉飲》、《鄉射》主人從阼階升,在阼階上拜;賓從西階升,在西階上拜。《燕禮》、《大射》由宰夫代君爲主人,主人亦由西階升,故與賓同在西階上拜,主人在賓之右。主人再拜,賓與主人尊卑相敵,亦當再拜。簡本誤脱。

421. 諸子執(設)折柤(俎)(第 14 簡)

今本"諸"作"庶"。下第 108 簡坐燕節"則不獻庶子",第 109 簡獻庶子等節"獻庶子于作(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第 113 簡賓出公人節"則庶子執燭於作(阼)階上",作"庶"與今本同。此外簡本俱作"諸"。第 102 簡 徹俎安坐節"請子正徹公柤(俎)",請爲諸字之誤寫。《周禮·夏官》序官"諸子",鄭注"諸子,主公卿士大夫之子者。或曰庶子。"《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書·康誥》:"矧惟外庶子訓人。"胡匡衷《儀禮釋官》云:"諸、庶訓皆爲衆,諸子庶子皆掌國子,國子衆多,故云諸,或言庶,諸庶通名。"作"諸"或係古文。

422. 樂吃(第 15 簡)

今本"吃"作"閱"。簡本本篇皆作"吃",而《燕禮》第49簡記"主人荅拜而樂園",第50簡"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園",二字皆漫漶,摹者定作園。字書無園字,縱如所定,亦不過閱之形譌耳。鄭注:"閱,止也。"《説文·言部》:"訖,止也。"訖、閱同訓。此"吃"爲訖之形譌。簡本閱、訖兩作。

423. 公祭,如賓禮,諸(庶)子贊肺,不拜酒,立卒爵(第 19 簡)

今本"贊"下有"授"字。《燕禮》同節今本亦有"授"字,簡本第 13 簡爛缺,不知所作。"如賓禮"者,如賓之祭薦脯醢、祭肺、祭酒也。公之祭與賓不同者,如下文所云:賓無贊者,公尊,以庶子爲贊者,一也;酒爲己物,公不拜酒,亦不告旨,二也;賓坐卒爵,公立卒爵,三也。庶子之贊祭,即代公取肺而授於公。如無"授"字,贊肺豈代公爲祭乎?必不然也。簡本誤脱。

424. 降鄭(奠)于膳匪(篚)(第 19 簡)

今本無"膳"字。《燕禮》同節今本亦有"膳"字,簡本第 13 簡爛缺,不知 所作。上陳燕具席位節:"設膳篚在其北,西面。"此主人獻公用象觚,主人 升受公之虚觚,當降置於膳篚。簡本是,今本誤脱。

425. 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作(阼)階下,北面鄭(奠)爵再拜稽首 (第 19 20 簡)

今本"面"下有"坐"字。《燕禮》同節今本亦有"坐"字,簡本第 14 簡爛缺,不知所作。坐興之節固多省文,然此主人受公之酢,在阼階下拜受爵, 異於常禮,不應省"坐"字。下卒爵後亦"坐鄭(奠)爵再拜稽首",簡本與今本同,則此亦以有"坐"字爲長。

鄭注:"古文'更'爲'受'。"今本、簡本俱用今文。

426. 實西面拜(第 22 簡)

今本"面"作"階",下有"上"字。《燕禮》同節今本"面"亦作"階",下亦有"上"字。簡本第 15 簡爛缺,不知所作。宰夫代公爲主人,賓主人拜位俱在西階上,故其拜北面。堂上唯公西面拜於席上,羣臣無西面拜者。此云"西面拜",既不明拜於何處,又賓無背君之位,足證簡本之誤。

427. 騰(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遂進浣(盥)洗角鯸(鱓),升自西階,徐進酌散,交于楹北,降作(阼)階下,皆鄭(奠)鯸(鱓)再拜稽首,執鯸(鱓),公合(荅)拜(第 23—24 簡)

今本"遂"、"徐"俱作"序"。此二人媵爵節,二下大夫相次而進洗觶,又相次而進酌酒,其義相同,不應異字。簡本"遂"皆作"述","序"或有作"徐"。此節四"序進"句,三句作"徐",一句作"遂";《燕禮》第 17、18、19 簡同節四"序進"句除爛缺一句外,三句俱作"序",與今本同,據此而知,"徐"、"序"縱有錯見,作"遂"顯屬誤寫。

今本"降"下有"適"字。下第 25 簡同節又"降作(阼)階下"句,今本亦有"適"字。《燕禮》同節今本、簡本俱無"適"字。此文鄭注:"古文曰'降造阼階下'。"《説文·辵部》:"適,之也。"《小爾雅·廣詁》、《莊子·山木釋文》並云:"造,適也。"適、造義近。徐養原《疏證》云:"'造'乃字之誤。升曰造,降曰適。"徐説殊固。二媵降自西階至阼階下拜,故在適,於義當有"適"或

"造"字。下第 66 簡君與賓耦射節"司射去符(朴)作(阼)階下告射于公",今本"阼"上亦有"適"字。鄭注:"今文曰'阼階下',無'適'。"彼文司射雖非自西階降,但至阼階下則同。然則今文俱無"適"字;古文有"適"字,或作"造"。簡本《燕禮》、《泰射》俱用今文。《燕禮》今本無"適"字,鄭氏雖無注,亦用今文。可見古文隸寫時多有滲入今文者,此文即删去"適"字也。鄭氏不過能辨今古,固未嘗或從今或從古而改易經字也。參見第 150 條。

今本"執觶"下有"興"字。下"執脈(觶)興"句,簡本與今本同。《燕禮》同節二"執脈(觶)興"句,簡本俱與今本同。因拜而奠觶,必坐;拜畢執觶,必興。下云"媵爵者皆坐祭",興而能遂至席上祭酒,故當有"興"字。坐興之節固多省略,此儀銜接,以今本不省爲長。

428. 公合(苔)拜(第 24 簡)

今本"拜"上有"再"字。盛世佐云:"此云'荅再拜',衍一'再'字耳。"韋協夢云:"凡臣拜君再拜者,君亦荅再拜。上兩'公荅拜'不言再拜者,文不具。"案《燕禮》同節簡本五"公荅再拜"句,今本同。此篇五"公荅拜"句,今本唯此云"再拜",其他俱無"再"字與簡本同。二人再媵鱓節,《燕禮》二"公荅再拜"句,今本、簡本同;《大射》二"公荅拜"句,簡本一爛缺一與今本同:《燕禮》、《大射》媵鱓皆下大夫,不應有異。然君臣尊卑之異,在臣之再拜稽首,不在君之荅一拜抑荅再拜,故《燕禮》皆再拜,《大射》皆一拜,不以爲違迕也。盛世佐以此文爲衍"再"字,得簡本證實,而韋説非也。

429. 作(阼)階下皆再拜稽首(第 24-25 簡)

今本"皆"下有"北面"二字。臣與君爲禮在阼階下拜,君在堂,自當北面。此節阼階下拜凡四,初次明言"北面",下三次二字可省。《燕禮》同節今本唯初次見"北面"二字,《大射》則二見;簡本則二禮皆初次見"北面"二字,餘俱省文,自較一律,當從簡本。

430. 騰(勝)爵者洗豫鯸(觶)(第 25 簡)

今本"豫"作"象"。簡本《燕禮》作"象"與今本同。《泰射》俱作"豫"。 象輝,公(諸侯)所用鱓。"豫"爲誤加形旁,猶奠之作鄭,加之作駕也。

431. 鄭(奠)于匪(篚),易脈(觶)洗(第 26—27 簡)

今本"洗"上有"輿"字。奠鱓必坐而省"坐"字,洗鱓必輿而就洗器立

洗,自亦可省"興"字。《燕禮》同節今本亦無"興"字。坐興之節多省字,則 此亦當從簡本。

432. 司宫兼捲重席(第 29 簡)

433. 主人洗升(第 33 簡)

今本"洗"下有"觚"字。此獻大夫節,主人從堂下西面位就篚取觚,洗 而登堂,以獻大夫。本屬略敘,更省觚字,無害文義。《燕禮》獻卿獻大夫, 簡本、今本俱省"觚"字,則此文亦當從簡本。

434. 乃掳工于西階上(第 35 簡)

今本"掂"作"席"。陳校云:"簡文'摭'字亦近于'掂',而《燕禮》第四十二簡'庶'字今本作'席',参《有司》第六十二簡校記。"此爲工布席,漢隸布席字或誤加形旁耳。參見第 328、392 條。

435. 僕人正徒相大阿(師),**僕**阿(師)相少阿(師),**僕人士相上工**(第 35 簡)

今本"僕師"作"僕人師"。《左傳》昭公十三年楚有正僕人,即僕人正。《檀弓上》:"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鄭注:"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即僕人師。其職曰僕人,正爲其長,師爲其副,士爲其屬吏。正與士均稱僕人,則"僕師"師上無"人"字不可通,簡本誤脱。

436. 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内弦,汙越(第 35—36 簡)

今本"汙"作"挎"。《燕禮》升歌節今本作"執越",簡本第 28 簡此二字爛缺,不知所作。《鄉飲》"後首挎越",《鄉射》"面鼓執越",瑟之可鼓處在首,面訓前,"面鼓"與"後首"正相反。越爲瑟下孔。挎,持也,近尾持之。故稱執越必面鼓,稱挎越必後首。《表記》"汙澤也",《爾雅·釋丘》注"頂上汙下者",《釋文》並云:"汙本作洿。"然則此文蓋由挎誤洿,由洿誤汙耳。

鄭注:"古文後首爲'後手'。"簡本、今本均用今文。胡承珙《疏義》云: "當作'首'不應作手。《春秋》成二年曹公子首,《公羊》、《穀梁》作曹公子 手。此古文首爲手者,皆叚借字。" 421

437. 主人西階拜送爵(第 37 簡)

今本"階"下有"上"字。簡本《燕禮》第 29 簡獻工節亦有"上"字。西階上爲實之拜位,《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爲主人,故其拜位亦在西階上。西階上指西序端近西階之處,西階則指升降所由之階。階無拜位,簡本誤脱。

438. 乃管新管三終,卒管,大防(師)及少防(師)上工皆東,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第38簡)

今本"新管"作"新宫"。管謂吹傷,傷爲笙簫之屬。《新宫》,樂章名。 簡文涉上下管字寫誤。

今本不重"東"字。《鄉射》樂工遷位節:"命弟子贊工,遷樂干下。弟子 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樂工西階 上少東之位礙射事,以將射,故遷其位。《大射》不言遷樂,觀其儀此即樂工 遷位之文,與《鄉射》略同。上設樂縣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 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此所謂東縣,即懸樂於東壁。又:"西階之西,頌 磬東西,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發倚 于頌磬,西紘。"此所謂西縣,即懸樂於西壁。又:"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 鼙在其東,南鼓;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篡在建鼓之間。"此所謂階間之 縣,即懸樂於東西階之間。階間、東壁、西壁皆懸樂,即所謂"諸侯軒縣"。 此節云"卒管",作樂已畢,將舉行射事,樂工當遷位。樂工之席本在西階 上,上獻工畢,云"太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堂下樂 工立位在鼓北,鄭注:"西縣之北。"蓋東懸無鼓,階間雖有鼓,近堂廉,其北 無隙地可容羣工,故知在西懸之北也。《鄉射》遷樂,羣工從西階降,即至阼 階下之東南坐位,無西階下立位,以遷樂在正樂畢後,毋須有立位;《大射》 太師等降堂,堂下傷吹新宮猶未作,應有立位以俟樂畢。堂之東南角有東 站,西南角有西站,東站之東南,正當東懸之北,亦即《鄉射》所云"阼階下之 東南堂前三箭"之處。而前之鼓北立位,即西坫之西南,立位與坐位正東西 相向。简本重"東"字,云"皆東"者,即由西坫之西南向東而行;下云"東坫 之東南",即明其坐位所在。今本誤脱"東"字,則樂工遷樂之義與夫異於 《鄉射》之節均不能明,得簡本而前後脈絡昭然明晰。簡本縱多寫誤,終屬 西漢之本,保存原書真面甚多,此即其勝義之尤著者。今本"北上"下有

"坐"字。此時樂事已畢,射事開始,樂工無所事事,獻工時猶以瞽者而得不拜不祭,至此更不應使其久立,當有"坐"字,簡本誤脱。

439. 南面坐舉脈(觶)(第 40 簡)

今本"舉"作"取"。簡本《燕禮》第 34 簡同節亦作"取",與今本同。《禮經》舉解,專爲旅酬。此節司正表位察儀,自酢卒闡後,此左還南面復取解洗,遂以虛觶反奠,終不復用,何來舉觶,簡本寫誤。(陳校引阮元《校勘記》以證"取"字爲"奠"字之誤。阮氏所校實爲上"南面坐奠觶"句,非此句,陳校失之。)

440. 於弓外見鉃於拊,右鉅指句弦(第 41 簡)

今本"鉃"作"鏃"。簡本"鏃"皆作"鉃"。《説文·从部》:"族,矢鋒也。" 又《金部》:"鏃,利也。"段注:"今字用鏃,古字用族,金部曰鏃者利也,則不以爲矢族字矣。"《集韻》一屋:"鏃、族、鉃,或省,亦作鉃。"然則古作"族",今作"鏃",鏃爲加形旁後製正字,而作鉃者乃鏃之省。簡作"鉃",亦鏃之省也。

今本"拊"作"弣"。今本"弣"字,簡本此簡作"拊",第 48 簡作"付",第 56、69 簡作"符"。鄭注:"弣,弓把也。"《少儀》云"削授拊",鄭注:"拊謂把。"刀把曰拊,簡假"拊"爲弣。拊與付通,《廣雅·釋詁》云:"拊,求也。"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以爲拊假借爲付,謂"付之爲求,猶匄之爲與,義相因"。付與符通,《釋名·釋書契》云:"符,付也。書所勅命於上,付使傳行之也。"簡本蓋以聲義並通而又假"付"、"符"爲拊也。

今本"鉅"作"巨"。《説文·金部》:"鉅,大剛也。从金巨聲。"段注:"引申爲鉅大字。"又《工部》:"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榘,巨或从木矢,矢者其中正也。"段注:"按後人分别巨大也、矩法也、常也,與《説文》字異。"《廣雅·釋詁》云:"巨,大也。"《小爾雅·廣詁》、《一切經音義》卷六引《字林》同。然則簡本作"鉅"用本字,今本作"巨"爲假借字。《莊子·天下》"以巨子爲聖人"、《釋文》:"向、崔本作'鉅'。"二字以聲同通假。

今本"句"作"鉤"。句、鉤聲同通假,《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云"鉤讀濟陰句陽之'句'"可證。

441. 爲正請射(第 41 簡)

今本"正"作"政"。本篇大樂正、小樂正、大射正、小射正、小臣正、射人正、僕人正、司馬正、庶人正作"正",司正作"政"。或作"正"。政、正錯雜並用。案二字聲同通假,《書·甘誓》"御非其馬之正",《墨子·明鬼下》引作"政"。《詩·節南山》"不自爲政",《緇衣》引作"正"。《周禮·凌人職》鄭注:"故書正爲'政',政當爲'正'。"《書序》"成王政"《釋文》:"馬本作'正'。"二字通作,羣書例不勝舉也。

442. 賓之弓矢與中擣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弗(不)抶,總弓矢福皆 適次而寺(第 42 簡)

今本"擣"作"籌"。《説文·手部》:"擣,手推也。一曰築也。"非其義。《史記·龜策列傳》:"上有擣蓍,下有神龜。"《索隱》云:"擣音逐留反。按即稠也。擣蓍即蘩蓍。擣古稠字。"擣、籌、稠同音,蘩與擣、籌一聲之轉。

今本"抶"作"抰"。陳校云:"'抶'是'抰'誤書。"鄭注:"方持弓矢曰 挟。"謂架矢於弓弦,則"抶"當爲"抰"之俗寫。鄭注:"古文挾皆作'接'。"胡承珙《疏義》云:"挾與接同聲亦同義。"簡本、今本同用今文。

今本"總"下有"衆"字。衆弓矢對君之弓矢、賓之弓矢而言,"君之弓矢 適東堂,賓之弓矢止西堂下",尊君與賓,故别置之。諸人所用,不加分别, 共置於次。不挾,即非一弓四矢相配合。總,即合而東之。不挾方稱總。 不挾云"衆弓矢",則總亦當云"衆弓矢"。簡本脱"衆"字。

今本"寺"作"俟"。今本"俟"字,此簡作"寺"。他簡作"迎"。鄭注:"今文俟作'待'。"簡本寺有作侍,而侍又通待,簡本用古文。參見第 367 條。 今本"俟"亦古文,説見第 446 條。

443. 工人士與摔人升自北階(第 42 簡)

今本"摔"作"梓"。《説文·木部》:"梓,楸也。从木宰省聲。梓,或不省。"簡本用或字而又誤寫從手旁耳。

444. 若丹若黑(第 42 簡)

今本"黑"作"墨"。古無墨字,卜辭有表(如《拾》一·四)、《鑄子簠》銘有**彖**(《代》十·三)字,俱用黑爲墨,簡文亦假黑爲墨也。

445. [卑者與尊]者爲偶不異侯(第 44 簡)

今本"偶"作"耦"。《文選・文賦》李善注:"耦與偶古字通。"《莊子・齊

物論》"嗒焉似喪其耦",《釋文》:"耦本又作'偶'。"

鄭注:"古文異作'辭'。"簡本、今本俱用今文。胡承珙《疏義》云:"異與辭聲雖可通,而形義皆不相近。"案古文作"不辭侯",司射此誓實指卑者而言。上誓云"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尊卑本不同侯;惟與尊者爲耦,則卑者不必嫌與同侯而辭之。古文詞雖稍晦而義實委婉也。然則古今文本不同義,胡説殊固。

446. 述(遂)比三偶(耦),偶(耦) 迎于次比(第 44 簡)

今本"偶定"作"三耦俟"。下第 57 簡將射命耦節"述(遂)比衆偶(耦),立于大夫之南",今本重"衆耦"二字。二文句例正同,而簡本皆有脱誤。比耦爲司射執行射事,下句記三耦或衆耦之立位。凡射,必先比三耦使試射,三耦爲專詞,不得單稱耦。簡本此文誤脱"三"字,下文誤脱"衆耦"二字。

《說文·立部》:"竢,待也。"今本作"俟"爲竢之假借。《詩·静女》"俟 我於城隅",《周禮·内饔職》"以俟饋",均假"俟"爲竢。《説文》"竢"下又 云:"乵,或从巳。"簡本用竢之或體。

鄭注:"今文俟作'立'。"今本、簡本俱用古文。下第 46 簡司射誘射節 "以祀于所孰(設)中[西]南",今本"祀"作"立",今本用今文而簡本用古文; 第 87 簡獻獲者節"服不復負侯而立",今本立作"俟",則又今本用古文而簡本用今文。此皆足以證明以今讀古時滲入今文而致錯雜並用,其爲古文或本無疑也。

今本"次比"作"次北"。次爲更衣之所, 迎於次之北。"次比"不詞, 蓋 涉上文"比三耦"而寫誤。

447. 詩射(第 45 簡)

今本"詩"作"誘"。下第 61 簡三耦拾取矢於楅節"後者遂取誌射之 矢",今本"誌"作"誘"。合耦之射之前司射先射,對挾矢、升階、履物、射四 矢於三侯、降階等儀,俱屬示範,謂之"誘射",故鄭注云"誘猶教也"。詩射、 誌射均不詞,俱屬形譌。

448. 卒射,北面揖,降,如升之義(儀)(第 45 簡)

今本"揖"下有"及階揖"三字,"升"下有"射"字。此司射教射,其儀《鄉射》、《大射》因尊卑不同而互有詳略,經比勘而後知之。簡本無《鄉射》,即

據今本。《鄉射》:"司射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左物北面揖, 及物揖,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簡本《泰射》:"司射出 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卒射,北 面揖,降如升〔射〕之儀,述(遂)適堂西。"其中包括若干儀注,與《鄉射》不 同。二禮之相異約有三端:甲、《鄉射》司射原在西方立位,揖而由西東行; 《大射》司射先入次中,次在東方,出次由東揖而西行,故一則曰"揖進",一 則曰"出于次,西面揖"。乙、卒射後,《鄉射》司射射時南面,即揖而南行數 步,折而西行;《大射》則司射南面射訖,轉而北面揖,復轉而南行數步,折而 西行,故一則曰"南面揖",一則曰"卒射北面揖",鄭注:"不南面者,爲不背 卿。"丙、《鄉射》"揖如升射"句,《泰射》"降如升〔射〕之儀"句,均包括若干儀 注,司射西行至當階,折而南面揖,降階揖,南行,此其相同者也;其不同者, 《鄉射》則降階南行後,因其立位在西方,須南行過其立位,折而西面揖,再 折而北行至堂西,故曰"出于其位南,適堂西"。《大射》則降階南行後,不返 東方次中,復折而西行至堂西,故曰"遂適堂西"。二文對勘,宛然如在目 前。升射時有及階揖,即行至階下而揖;降時由物至階,必先西行至當階之 處折而南行揖,不應至西階上復揖,其文當是當階揖而非及階揖。當階揖 已包括在"揖如升射"、"降如升射之儀"中,則今本此三字爲衍文無疑矣。 千載未發之覆,得簡本而是正之,然則漢簡爲善矣。至於"升射之儀",包括 若干儀注,不得但言"升",簡本誤脱"射"字。

449. 述(遂)取荷榎(搚)之,以妃(立)于所執(設)中之南東面(第 46 簡)

今本"苻"作"扑"。簡本作"苻"凡十七見,無所"扑"者。又附亦有作 "苻",凡三見,釋在第 440 條。陳校云:"扑,熹平石經作'朴'。"《鄉射·記》 云:"楚扑長如笴,刊本尺。"以三尺之木削其手執之處,用以爲"撻犯教者", 與符節之義不相涉。錢大昕謂:"古無輕唇音,凡輕唇音古皆讀爲重唇。"符 聲轉而同於扑,作"符"蓋聲之譌也。

今本"南"上有"西"字。中盛筹器,此時猶未設而云"所設中"者,用以明司射之位在中器之西南。《大射》於釋獲時設中,但未言設於何所。《鄉射》司射作射請釋獲節云:"釋獲者坐設中,南當福,西當西序。"《大射》當與

之同。《鄉射》取矢委楅節云:"設楅于中庭,南當洗。"而洗器之設,均爲"南北以堂深",然則設中、楅、洗三器之南北之度,均在三分庭一在北之處而東西並列。射後,釋獲者坐於中器之西,取中器之筹,委於中器之南或北,以記雙方射中之次數。如司射立於中器之南,則將礙於委筹,故決知司射之位不在其南而在其西南也。簡本誤脱"西"字。

450. 執(執) 菁以負侯(第 46 簡)

今本"菁"作"旌"。簡本"旌"皆作"菁"。《孟郁修堯廟碑》"肺工旌密", 洪适云:"此碑叚借字如旌爲菁。"今本用本字,簡本用假借字。

451. 南陽弓(第 48 簡)

今本"陽"作"揚"。下第 63 簡三耦再射釋獲節"陽觸",第 70 簡君與賓射節"上曰陽",今本俱作"揚"。揚、陽通、《春秋經》並《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次于陽州"、《公羊傳》今本作"楊"而唐石經作"揚"。《左傳》文公八年"晋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漢書·古今人表》作"解陽"。簡本假"陽"爲揚。

452. 適乏,聲止(第 49 簡)

今本"適"作"至"。《鄉射》同節作"以至于乏",今本二射禮惟此文作 "至"。上二人媵觶即"降適阼階下"鄭注:"古文曰降造阼階下。"簡本用今 文,而今本作"至",不知用今抑用古?

鄭注:"古文'聲'作'磬'。"簡本、今本俱用今文。

453. 司馬出于下射之南(第 49 簡)

今本"馬"下有"正"字。同簡"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今本"馬"下亦有 "正"字。正爲司馬職之長,師爲正之副。《大射》司馬有正又有師,與僕人正、僕 人師同。本篇司馬正凡二十二見。簡本、今本同作司馬正者凡十見(第 48、52、 55、99 簡各一見,第 53、54、85 簡各二見),同省作司馬者十見(第 62、67、73、74、 93、94、96、97 簡各一見,第 61 簡二見),惟此簡二"司馬"句今本有"正"字爲不 同。又第 1 簡戒宰視滌量道張侯節"宰夫戒宰及司馬"、"司馬命量人量侯道", 今本亦無"正"字。胡匡衷《儀禮釋官》云:"司馬亦司馬正,自後凡單言司馬皆 是,與上'宰夫戒宰及司馬'、'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者别。據經文則射時命去侯, 命負侯,命取矢,命設楅、撫矢,獻服不,命退楅、解綱者,司馬正也。命負侯、乘 427

矢,獻隸僕人、巾車、參侯干侯之獲者,命獲以旌與薦俎者,司馬師也。司馬正經亦稱司馬,亦稱正。"胡氏分别雖善,其實諸事皆司馬之職,職有多人,事多則以正、師分任,或稱司馬正或單稱司馬,與司馬師相對而言,並無不同。簡本較今本省作者多兩處。今文每多省文,此亦或然。

454. 揖如升(第 51 簡)

今本"升"下有"射"字。此三耦射節,與司射誘射之儀同,當有"射"字, 簡本誤脱。説詳第 448 條。

455. 復位(第 52 簡)

今本"復"作"反"。下第 66 簡君射節"司馬〔師〕復位",今本亦作"反"。《大射》反於立位或坐位,或稱復或稱反。《特牲》第 9 簡視滌視牲節"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簡本與今本同。鄭注:"今文復爲'反'。"作"復"用古文也。胡承珙《疏義》云:"案下文'卒載,加七于鼎,主人升,入復位'。又'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又'主人荅拜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位'。又'主人受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惟記云'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其餘通篇皆言復位不言反位,故鄭從古文。"今檢簡本與今本無異,其於《特牲》篇亦經用古而記用今也。然《大射》篇用今文作"反位"者四十六(尚有"反就席"句一),用古文作"復位"者十三(尚有"復筵"句一),簡本各爛缺一句不知所作外,悉同於今本,所異者惟此簡與第 66 簡二文耳。胡氏持通篇今"反"古"復"之説甚堅,予甚韙之。然鄭從古文之説則不能通於《大射》,況它篇猶未遑計之也。

456. 立于物間西面南揖弓,命取矢(第 52-53 簡)

今本"面南"作"南面"。上三耦射時司馬正命去侯,"適下物,立於物間"。堂上正中畫二物("十")以爲徽幟,射者皆踐物以射。上射左,下射右,下物即右物。司馬正先至下物,然後立於兩物之間,正對庭中三侯,"南揚弓,命去侯"。此節爲司馬正升堂命取三耦所射之矢,取矢由負侯、小臣師、司馬師等爲之,彼等位在堂下西方,故必西南向命之。如依簡本作西面南,則南字當屬下讀作"南揖弓"。揖弓爲執弓略向前推動,西面立而南揖弓必用左手,如此則既與方位乖謬,又與上"右挾之"之文相違忤矣。足證簡本"面南"二字爲誤倒。

457. 負侯許若(諾),如去侯(第53簡)

今本"如"下有"初"字。本師曹元弼先生《禮經校釋》云:"'初去侯'三字連續。"如者,如三耦射節司馬正命去侯之"負侯皆許諾,以宫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無"初"字義不可通,且不蒙三耦射節命去侯之事,則此儀亦不能明也。簡本誤脱。

458. 皆執其菁(旌)以負其侯而迎(俟)(第 53 簡)

今本"執"下無"其"字。三侯各有一旌,每旌皆有一人執之。旌倚於侯上,謂之負侯,即以負侯名此執族之人。下第 65、66 簡君與賓耦射節"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今本亦有"其"字與簡本同。三侯各有負侯者一人執旌,則當有"其"字,今本誤脱。

459. 北梧(第 54 簡)

今本"梧"作"括"。括當作桰。《説文·木部》:"桰,一曰矢桰,築(段注作'檃',以爲作'築'不可通)弦處。"《釋名·釋兵》云:"矢,其末曰栝,栝會也,與弦會也。"《考工記》矢人爲矢云:"夾其比,以設其羽。"鄭司農云:"比謂括也。"栝謂矢末受弦處,簡作"梧",義不可通,當是桰之形譌。

460. 大夫則降復位而後告(第 55 簡)

今本"復"作"即"。下文大夫降立於次南位,司射比耦,告以上或下耦。 此位初設,不應稱復,簡本誤。

461. 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偶(耦)大夫與大夫(第 56 簡)

今本同。阮元《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徐氏同,《通解》、楊、敖 '比'俱作'北'。"今案:作"北"則北字斷句,耦屬下讀;作"比"則比耦爲句。 許宗彦云:"'比'誤也,下云'耦大夫與大夫',有'與大夫'三字則句首不必 有'比'字可知。又司射在大夫之西北,不正向大夫者,大夫尊也。"盛世佐、 張惠言説略同。大夫在衆耦之北,司射合比自應在大夫西北;耦字下讀, "耦大夫與大夫",不必上有"比"字。自以作"北"爲長。簡本亦作"比",其 誤蓋在漢初也。

462. 各與其偶(耦)給取矢(第58簡)

今本"拾"作"拾"。下第 59、60 簡俱作"拾",第 70、90、93、98 簡又作 "柙",惟第 51 簡作"拾",與今本同。鄭注:"拾,更也。"拾取矢者,更迭而取 矢也。字當作追、《説文·辵部》:"追,遝也。"而《手部》:"拾,掇也。"又《木部》:"拾,劍柙也。"俱非其義。 給與柙通,《莊子·刻意》"押而藏之",《玉篇·木部》"拾"下引:"《莊子》云拾而藏之。"《廣雅·釋器》:"拾,室;郭,劍削也。"王念孫云:"《説文》給劍柙也,柙亦拾也。"是知拾、拾、柙、迨聲同通假,而此文應以迨爲正字,拾、拾、柙俱屬假借。

463. 且左環(還),毎周(第59簡)

今本"毎"作"毋"。同簡又"毎周"句,今本亦作"毋"。《説文·土部》 "坶"字下引《書序》"武王與紂戰于坶野",《詩·大明》孔疏引鄭玄《書序》注 云:"《禮記》及《詩》作坶野,古字耳。"彼坶有作坶者,猶此簡之毋作毎也。

鄭注:"古文且爲'阻'。"簡本、今本俱用今文。胡承珙《疏義》云:"案'且'本古文祖字。惠氏棟曰:'古鐘鼎文祖皆作且。'《尚書》'黎民阻饑',今文作'祖饑'。孟康曰:'古文言阻。'蓋《尚書》本作'且',故今文家作'祖',古文家作'阻'。此《儀禮》古文與《尚書》古文同。"

464. 窘之(第60簡)

今本"宭"作"梱"。阮元《校勘記》云:"唐石經、徐、陳同,毛本梱作 '捆'。"下第 63 簡三耦再射釋獲節"淳復",今本淳作"梱"。簡本二字不同。 梱、宭、淳古音同部通假。鄭二注並云:"古文梱作'魁'。"簡本殆用今文。 古文作魁者,胡承珙《疏義》所謂"魁與梱一聲之轉"也。

465. 兼挾乘矢,皆内環(還)南面揖,適福南,皆左環(還)北面(第 60 簡)

今本"北面"下有"揖"字。第二番射,三耦將復射,在楅上拾取矢。楅爲矢架,設於中庭,上射下射相對於楅之兩側,從楅上更迭各取四矢,於楅北南面揖;繼則互易其位,至楅南北面揖。北面揖對南面揖而言,"南面"下有"揖"字,簡本與今本同,以此相決,"北面"下簡本誤脱"揖"字。

466. 後者取誌(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第61簡)

今本"者"下有"遂"字。此時福上有二十八矢,即司射誘射之四矢,又 三耦六人各四矢,均爲司馬正命小臣取矢而委於福上者。三耦將復射,就 福上各取四矢,而司射不復射,亦不復取矢,則福上尚餘四矢。敖繼公云: "下耦之下射於既拾取矢之後,又兼取誘射之四矢,皆兼諸驸,至福南,乃北 面搢三挾五個。"下耦兼取司射四矢,故曰"後者遂取"。簡本無"遂"字,義 不連貫,必係誤脱。

467. 小臣肺(師)執(執)中先坐執(設)之(第62簡)

今本"先"下有"首"字。三耦第一番射爲獲而未釋獲,即射中侯鵠,獲 者祇唱獲而不以筹籌計數。此三耦再射則須釋獲而筹盛於中,故司射命釋 獲者設中器。《鄉射·記》云:"鹿中,髹,前足跪,鑿背容八筹,釋獲者奉之, 先首。"中器刻木爲獸形,故有首尾。鄭注:"先猶前也。"先首爲執中器之 法,無"首"字則"先"字屬上屬下均不可通。以《鄉射·記》決之,簡本誤脱 "首"字無疑。

468. 中離維剛(第63 簡)

今本"剛"作"綱"。下第 100 簡三番射竟退諸射器節"巾車量人解左下剛",今本亦作"綱"。鄭注:"侯有上下綱。"今本用正字。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孫臏兵法·地葆篇》"直者爲剛"、"紀剛則得",與此簡作"剛"同,皆假"剛"爲綱。

469. 唯公所中,三侯皆護(獲)(第63 簡)

今本重"中"字。《大射》張三侯,上司射誓射云"射者非其侯,中之不 獲"者,爲衆射者所立規約也。此時公將射,復誓射中任何一侯均得唱獲, 優公也。"中三侯皆獲",有"中"字義較顯豁,今本爲長。

470. 司射述(遂)退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關不舍(釋)(第 63—64 簡)

今本"退"作"進"。司射位在西方,至堂下北面命堂上之上射,是進而非退;下云"退反位",事畢言退。文情脈絡極爲分明。此當作"進",且在"進"字逗。簡本係涉及下文而誤。

今本"關"作"貫"。《鄉射》、《大射》鄭注並云:"古文貫作'關'。"簡本用 古文。鄭注:"貫猶中也。"即《詩・猗嗟》"射則貫兮"之貫,謂不正中侯中之 鵠則不釋筭也。古文作"關",即《吕覽・壅塞》"中關而止"之關,高注:"關 謂關弓弦正半舉而止也。"謂弓未張滿而射中亦不釋筭。今古文義有微異, 諸家有引《孟子》、《史記》以證關爲彎弓者,言雖辯,不足以釋禮也。

471. 若中則澤(釋)獲敏一个澤(釋)一筹(第 64 簡)

今本"獲"下有"者"字。以筹中數曰釋獲,任此職者曰釋獲者。上文 "遂命釋獲者設中"、"釋獲者命小史"、"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筹",簡本俱有 "者"字。此與彼文相同,簡本誤脱。

今本"敏"作"每"。下第 75 簡數左右獲筭多少節"敏委異之",今本亦作"每"。每、敏一聲之轉。《愙齋集古錄》拾肆册拾貳葉下《杞伯敏父壺》 "杞伯敏……",吴大澂云:"敏字當作'每'。"

472. 改實入(八)算(第 65 簡)

今本"筹"下有"于中"二字。此三耦再射釋獲節,初言"太史實八筹于中",簡本與今本同。後又二言"改實八筹",省"于中"二字,義並無異。今本則前句亦省"于中"二字,此句則不省。此又簡本多省字之一證。

473. 公將射則司馬命負侯,皆執(執)其膏(旌)以負其侯而迎(俟),司馬復(反)位(第 65—66 簡)

今本二"司馬"下俱有"師"字。下第 97 簡樂射後取矢數獲節"司馬乘之,皆如初",今本亦有"師"字。下第 100 簡退射器節"肺(師)命護(獲)者以菁(旌)與薦柤(俎)退",今本"師"上有"司馬"二字。本篇司馬正有省作"司馬"者,説見第 453 條。司馬師爲正之副職,省"師"則與司馬省"正"字者無别矣。簡本又有省司馬而單稱師者,顯欲示别於省"正"之司馬,而命負侯、乘矢俱爲師之職務,然則此三處稱司馬簡本皆誤脱"師"字無疑也。參見第 498 條。

474. 祿僕人騷(埽)侯道(第 66 簡)

今本"祿"作"肆"。下第 85 簡獻獲者節"東縣",今本作"肆"而簡作 "隸";第 86 簡"獻肆僕人",今本作"隸"而簡作"肆"。陳校云:"案簡文之 '隸'(筆畫有譌變),實與簡文'肆'字同從,與漢碑'司隸'之隸同。古文字 肆、隸通用,下簡隸從肆,尤爲確證。"今案:漢碑《司隸校尉魯峻碑》隸作 "緑",而《郘堅鐘》"大鐘八隶",《洹子孟姜壺》"鼓鐘一録",隶、錄俱爲肆字。 然則簡之熱、祿字俱應作禄,而隸實與肆同,故有假隸爲肆,亦有假肆爲隸。

475. 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站上,一小射正受弓〔拂弓〕(第 66 简)

今本"受"作"授"。敖繼公云:"'授'當爲受,受弓者受于有司也。"盛世

佐云:"初納射器,君之弓矢適東堂,至是小射正受而拂之,與奉決拾者同俟於此。'授'當從敖氏作受,蓋受之於弓人也。"今得簡本作"受",似敖、盛之説爲有據,而其實非也。二小射正皆有事俟於東堂,一取決拾,一取弓可知,未必受於有司或弓人。此言授弓,謂授大射正以弓,下云"大射正執弓",言授則受弓可知,故鄭注云:"授弓,當授大射正。"如作小射正受弓,則不僅省有司授之之文,並省小射正授、大射正受之文,全書無此文例也。胡肇昕駁之是也,恨説猶未允耳。簡本授、受多互譌,此當作"授"。

476. 公朱繻(第68簡)

今本"公"下有"袒"字。襦爲褻衣。冠弁之服,袒去上衣左袖,襦始得外露,故曰"袒朱繻"或"袒熏襦"。此《禮經》恒語,簡本誤脱。

今本"繻"作"襦"。《周禮·羅氏職》"蜡則作羅襦",鄭司農云:"襦讀作 '繻有衣袽'之繻。"《易·既濟》"繻有衣袽",《釋文》:"子夏作'襦',王廙同, 薛云古文作'繻'。"鵺即襦字。簡本假繻爲襦,蓋用古文。

477. 以袂楯左右畏(第 69 簡)

今本"插"作"順"。鄭注:"今文順爲'循'。"胡承珙《疏義》云:"案順、循聲義並同,《莊子·天下篇》'己之大順',《釋文》:'順本作循。'"徐養原《疏證》云:"《漢書·賈誼傳》'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釋名·釋言語》:'順,循也,循其理也。'《淮南子·時則訓》下'順彼四方',高誘注:'順,循也。'二字義同音近,古蓋通用。"今古文聲義並通。《説文·手部》:"插,摩也。"《廣雅·釋詁》:"插,摩,順也。"字當作插,羣書多假循爲之,如《漢書·李陵傳》"數數自循其刀環",顏注:"循謂摩循也。"簡本用今文。

今本"畏"作"隈"。《考工記》弓人爲弓云:"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鄭注:"畏讀如秦師人隈之隈。"孫詒讓《正義》云:"《説文·阜部》: '隈,水曲隩也。'引申之弓曲亦曰隈。"《説文·角部》:"鰃,角曲中也。"鄭訓隈爲"弓淵",正指角弓之中。據此,知鰃爲後製正字;隈今文,畏古文,俱爲假借字。簡本用古文。

478. 公親柔之(第69簡)

今本"柔"作"揉"。《説文·手部》無揉字,木部:"柔,木曲直也。从木

矛聲。"《火部》:"燥,屈申木也。从火柔,柔亦聲。"燥即揉字,故《易・繋辭下》"揉木爲耒",《漢書・食貨志上》引作煣。揉通作柔,《詩・民勞》"揉遠能邇",《崧高》"揉此萬邦",《釋文》並云:"本亦作柔。"鄭注:"古文揉爲'細'。"徐養原《疏義》云:"按揉、紐同聲相借,《左傳》定公五年公山不狃,《史記・孔子世家》《索隱》作公山不蹂。紐、狃皆以丑爲聲,揉、蹂皆以柔爲聲。"今古文聲同通假。今本作揉,簡本作柔,均用今文。

479. 澤(釋)**獲者述**(遂)以所執餘獲(第 72—73 簡)

今本同。鄭注:"餘獲,餘算也。無餘算則無所執。古文曰'餘算'。"簡本、今本俱用今文。《鄉射》同節亦作"餘獲",鄭氏無注,蓋二射禮所據本皆用今文,故於此注疊古文所作並以古文釋今文也。胡承珙《疏義》以爲鄭氏以《鄉射》決《大射》故從今文。苟以古文爲善,可盡改"餘獲"字,何待於決!鄭氏本無改易經字之事,此亦未必欲從今文,胡説非也。

480. 東面坐,兼歛簨(第76簡)

今本重"坐"字。敖繼公云:"此'坐'字衍文,《鄉射》無之。"此釋獲者數獲,上"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數右獲已,興而自中器前適左,亦東面坐于中西,即鄭注所云"少北于故",兼歛筹而數左獲。重"坐"字義不能明,敖氏今本誤衍之説,得簡本證實。

481. 澤(釋)獲者述(遂)盡(第 76 簡)

今本"盡"作"進"。簡本進退字惟此作"盡"。劉向《列子書錄》云:"或字誤以盡爲進。"此亦進字誤作盡也。《漢書·高帝紀》"主進",顏注:"字本作費,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爲進。"二字亦以聲同通假。

482. 偶(耦)出,揖如升射,及階揖,勝者先升堂,少右(第80簡)

今本"及階"下無"揖"字。此飲不勝者酒,勝者與不勝者升堂,及階時應有一揖。然上既云"揖如升射",則一耦出於次揖,西行至當階折而北面揖,北行及階揖,升堂揖,均已包括在内,不應獨更言及階揖。而此"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三句,乃補述異於升射時:升射時上射先升,此則勝者先升;升射時上射上堂少左,此則勝者上堂少右,鄭注云"先升者,尊賢也。少右,辟飲者"是也。簡本"揖"字爲衍文。

今本"先"下重"升"字。阮元《校勘記》云:"升,《通解》不重。"《鄉射》同

節今本亦不重"升"字。鄭氏二篇注並云:"先升,尊賢也。"不過明"先升"之意,非謂當於升字斷句,後人不明注意,誤於升字逗,而"堂少右"不詞,遂臆增"升"字。得簡本而知今本誤衍。

483. 僕人防(師)降洗升實帳(觶)以授(第82簡)

今本無"降"字。上文僕人師"退俟于序端",此時降堂洗觶,升堂實觶, 以授賓諸公卿大夫之不勝者。降堂洗觶,本可省"降"字,但此"降洗"與"升 實"對文,有"降"字較爲明暢;又《鄉射》同節"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 授于席前"。文句雖有不同,而"降洗"與"升實"相對爲文則相同。據以相 決,今本誤脱。

484. 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脈(觶),升酌散,降一等,小臣正辤,寶升再拜稽首,公合(荅)再拜(第83 簡)

今本"散"下有"降拜公"三字。此飲公,公爲不勝者,賓(侍飲者)爲勝者。飲公仍用拜下之禮,鄭注:"飲君,則不敢以爲罰,從致爵之禮也。"勝者酌散後即降至阼階下拜,公亦降階一等,由小臣正致辤詞,勝者乃升成拜。如依簡本無此三字,則侍射者(即勝者)祇降一等而公未降,與下句小臣正辤相矛盾矣。簡本誤脱。

485. 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合(荅)拜(第 83 簡)

今本"苔"下有"再"字。臣必再拜稽首,見君之尊;君答臣一拜或再拜,各随其事之宜,今古文遂多淆亂。此節公拜,簡本除爛缺外再拜二、一拜一;今本則凡四再拜。下第 105、106 簡爲士旅酬節公拜,簡本一拜四;今本再拜二、一拜二。下第 110、111 簡燕末盡歡節公拜,簡本一拜二;今本再拜一、一拜一。爲士旅酬節鄭注:"今文公苔拜無再拜。"簡本用今文者七,用古文者二;今本用今文者三,用古文者七。《燕禮》第 38 簡爲士旅酬節公拜,簡本除爛缺外再拜三;今本再拜三、一拜一。又第 42、44 簡無算爵節公拜,簡本降拜一、一拜一;今本同。鄭注:"古文曰公荅再拜。"簡本用今文者一,用古文者四。一本於今古文俱錯雜並用。上二人舉觶、爲賓旅酬節,公答拜、答再拜錯見,殆亦今古文之異也。參見第 428 條。胡承珙《疏義》云:"案此經注疑有脱誤,經文當是公荅再拜,注云古文曰公荅拜。若古文明云公荅再拜,鄭不應反從今文去'再'

字。"彼蓋深中夫鄭氏或從今或從古改易經字之說,遂致無證改字而自陷於 今古文俱無"再"字之謬妄矣。經文有答拜,有答再拜,而鄭注一云今文無 再,一云古文再拜,可證經文本有不同而鄭氏實無改易經字之事,此例最爲 明確。説見第 150 條。

486. 賓降洗豫(象)柧(第83簡)

今本"柧"作"鱓"。簡文"柧"今本作"觚",説見第 202 條。《燕禮》、《大射》獻公用象觚,簡本二篇主人獻公節俱爛缺,不知所作。上第 25 簡二人 媵觶節"騰(媵)爵者洗豫(象)脈(觶)",與今本同。下第 106 簡爲士旅酬節 "賓降洗豫(象)柧(觚)",與今本同。鄭注:"此觚當作鱓。"蓋以此等均爲媵 爵,媵爵用觶,故鄭氏斷爲觶。簡本有作"脈"(觶),有作"柧"(觚),作"柧"用今文。參見第 503 條。

487. 實進受〔觶〕,降洗散脈(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辤,升辨(辯) **乃微豊**(豐)與脈(觶)(第 84 簡)

今本"升"下"辯"上有六十二字。陳校云:"案'升'下'辩'上之間,今本有'再拜'至'射爵'六十二字,恰在簡中,此實爲脱簡。此簡所據之原本,其行款應亦如此簡本,該本脱去一簡,故此亦脱去六十餘字,且接抄在簡文中間。"陳校是也。簡本有削改痕多處,似爲官學師弟傳習之本;然抄脱抄誤甚多,甚至有不可卒讀者,此復有脱簡,而傳習者均無所改正,可見此學師對《禮經》未具應有之理解,而此本之非禮家所傳,亦可以推而見之也。

488. 司宫尊侯于服不之乏東北兩獻酒(第84 簡)

今本無"乏"字。上第 5 簡射日陳燕具席位節"有(又)尊于泰(大)侯之 乏東北兩〔壺〕獻酒",鄭注:"服不之尊,俟時而陳于南,統于侯,皆東面。"彼 時服不之尊尚未設,因陳燕具,設堂上之尊、堂下士旅食之尊,連類而語及 之,二文實即一事。三侯各有一乏及負侯者一人,大侯之負侯又名服不,服 不之乏即大侯之乏,以前證後,必有"乏"字。據簡本而證今本誤脱。

489. 服不侯西北一步北面拜受爵(第85簡)

今本"一"作"三"。此明服不之拜位。下文"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鄭注:"此鄉受獻之位也。"侯之兩則曰个,《鄉射・記》"東方謂之右个",則西方謂之左个。侯之左側在西,故左个之西北即侯之西北。"左个

之西北三步"句簡本與今本同,西北三步之處即受獻之拜位,以彼決此,簡本此文"一"爲"三"字之誤無疑也。

490. 司射適西堂但(袒)決述(遂)述(遂)取弓挾一个,適西階簪(搢)符(扑)(第89簡)

今本"西堂"作"堂西","西階"作"階西"。上第 87 簡同節:"司射適階 西去符(扑),適堂西澤(釋)弓,捝(説)決拾襲。"簡本與今本同。司射説決 拾而襲上衣在西堂之西,袒決遂亦應在西堂之西。去扑在階西,搢扑亦應 在階西。全篇叙述甚明,無一差忒。簡本此文,決爲誤倒。

今本不重"遂"字。二射禮袒決遂必執弓挾矢,於文例,二事連屬不必有"遂"字。簡本誤衍。

491. 三偶(耦)柙(拾)取泰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三偶(耦)既取矢(第 90 簡)

今本"泰"作"矢"。"拾取矢"句篇中屢見,惟此句"矢"作"泰",當是由 矢誤"大",遂誤作"泰"。

今本"既"下有"拾"字。射禮稱拾取矢者,謂上射與下射在福器上更迭取矢;稱取矢者,謂射後獲者從侯上取射中之矢,以及搜尋未中遺落之矢,二者有别。《鄉射》司射"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作拾取矢",《大射》司射"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俱有"拾"字。惟此節"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今本、簡本俱無"拾"字;而簡本此句更無"既"下"拾"字,在全篇爲獨異,以二禮全文例之,皆屬誤脱也。

492. 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偶(耦),北面簪(摺)三挾一个,揖退(第 92 簡)

今本"退"作"進"。《鄉射》三耦賓主人大夫衆賓皆拾取矢節:"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敖繼公此文注云:"後'揖進'之進當作退,《鄉射》云'揖退'是也。"簡本正作"退",敖説是,今本誤。

493. 司馬與司射交于階前(第 94 簡)

今本"馬"字與"射"字互易。此樂射經文,據今本:"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 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射禮司射與司馬(即司馬正)執事升降往來,多次 相遇於階前。此爲司馬夫侯畢反位,而司射適阼階下,二人於階前相遇。 司射之事務爲請樂射於公,如依簡本,司馬爲主詞,請以樂於公,命去侯均 爲司馬事,請射亦司馬事,司射因何事而往來,實不可通。簡本顯係誤易, 而今本是也。

494. 北面視上射(第 94--95 簡)

今本"視"作"眡"。阮元《校勘記》云:"眡,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 俱作'視'。《釋文》於前視筭作眡,注云'本亦作視';於此無釋,則亦作'視' 也。"《説文·見部》:"視,瞻也。从見示聲。眎,古文視。眡,亦古文視。"據 此知作"眡"乃古文,而簡本用今文,然亦唯此一見。

495. 司射澤(釋)弓視數如初(第 97 簡)

今本"數"作"算"。《鄉射》同節鄭注:"今文曰'視數'也。"簡本用今文。 徐養原《疏證》云:"按《説文·竹部》:'算,數也。'二字義同字異。"案:《竹 部》云:"筹長六寸,計麻數者。从竹弄,言常弄乃不誤也。"筹爲筹籌,則八 筹之筹简本作"筹"是也。此視算非視筹籌而視筹籌之數,字當作"數"。今 本用古文,算數不别;而簡本用今文兩作,固其善者也。

496. 司射命執(設)豊(豐),執(設)豊(豐)實脈(觶)如初(第 97 簡)

今本不重"設豐"二字。敖繼公云:"當更有'設豐'二字,如《鄉射》之 文。"朱大韶云:"敖説是也。命設豐者,司射是也;設豐者,司宫士也;實鱓 則弟子也。司射但命設豐,實觶乃弟子爲之,無待司射之命。若不重'設 豐'二字,似以司射命設豐實觶作一句,讀失之矣。唐石經脱,各本因之,當 據《鄉射》補。《通解》反於《鄉射》删下'設豐'二字,則失之甚者也。"得簡本 而敖、朱之推比獲實證。今本誤脱無疑。

497. 不勝者執(執)施弓(第 98 簡)

今本"施"作"弛"。馬王堆漢墓出土古佚書"弛"亦作"施"。《周禮·小 宰職》"六曰飲弛之聯事",鄭注:"杜子春弛讀爲施。"《釋文》:"尸氏反;劉本 作施,音弛;杜作施。"《禮記·孔子閒居》"弛其文德",《釋文》:"皇作施。"又 《曲禮上》"弛弓尚角",《左傳》襄公十八年"乃弛弓而自後縛之",《釋文》並 云:"本又作施。"《周禮》小司徒、遂人、遂師、土均等職鄭注:"施讀爲弛。" 弛、施古通用,今本用正字,簡本用假字。

498. 肺(師)命護(獲)者以菁(旌)與薦柤(俎)退(第 100 簡)

今本"師"上有"司馬"二字。鄭注:"今文司馬師無司馬。"簡本用今文。 說見第 453 條。

499. 司政(正)升自西階(第 101 簡)

今本"正"上有"馬"字。韋協夢云:"《鄉射》請徹俎,司正之職;則此請徹俎,亦當以司正。李寶之謂司馬正當作司正,今從之。"《鄉射》以司正爲司馬,射畢,司馬復爲司正。《大射》司正爲大射正,射畢,大射正復爲司正,與司馬正無涉。今本蓋涉《鄉射》之文而誤,得簡本而韋、李之推比獲實證,此亦見簡本所據本甚善。

500. 賓北面取柤(俎)以出,諸公卿皆取柤(俎)如賓,從出(第 101 簡) 今本無"皆"字。《燕禮》同節"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此節下"賓諸公

今本"如賓"下有"禮"字。《燕禮》卿無俎,《大射》大夫無俎,故《燕禮》惟賓出,《大射》賓與諸公卿出,賓取俎,諸公卿亦取俎,無其他儀式。此非謂如賓取俎之儀也,今本衍"禮"字。

卿皆入門","諸公卿大夫皆説屢",非一人則此亦當有"皆"字,簡本爲長。

今本"從"作"遂"。此賓出而諸公卿相隨而出,當作"從",簡本爲長。

501. 賓諸公卿皆入,東面北上(第 102 簡)

今本"入"下有"門"字。今本曾以入門下無左右字而啓諸家聚訟。敖繼公云:"人門而不左不右,即東面而立,變於常位也。"盛世佐云:"東面北上,與《燕禮》卿大夫降位同,蓋近西階下也。敖説非。"吴廷華云:"東面北上,以將自西階升也。《鄉射》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即此位耳。"本師曹元弼先生《禮經校釋》云:"諸公卿由闌右人,遂左至西階下,繼實而南。不右者,以將燕升坐,宜近西階,亦因從賓,賓降位在西階下也。繼公不左不右之說,杜撰無理。"諸家之說,敖氏以外皆是也,亦皆未達一間。賓諸公卿徹俎出門爲暫出即入,賓降位在西階下,復入即立於降位,以待司正之命升;諸公卿出門從賓,入門亦從賓,故相隨至西階下,東面而立,以北爲上。入門由闌右入者必右曲而就西階,由闌左入者必左曲而就東階,故入門必有右或左字,今本有"門"字而無右或左字,遂啓諸家之訟。徹俎出門爲暫出即入,故不必詳記。出不言門,人亦不必言門,得簡本而知本無"門"字,何

來下有右或左字之足云。今本"門"字爲衍文,此實簡所據本之尤善者。

502. 司正(政)升受命,皆命,公曰毋(無)不醉,宿及諸公卿大夫皆興, 對曰若(諾),敢不醉,皆反坐(第 103 簡)

今本"無"上有"衆"字。《燕禮》同節今本亦無"衆"字,鄭注云:"皆命 者,命賓,命諸公,命卿大夫,皆鄉其位也。"是則司正一一向其位分命,非出 總命,則述公命詞不當有"衆"字。得簡本可定今本衍文,此亦簡所據本之 善者。

今本"反"下有"位"字。《燕禮》同節今本亦無"位"字。鄭注:"興對必降 席。"賈疏云:"鄭知降席者,以爲反坐也,故知降席也。"賈氏述經亦無"位"字。 降席雖離原坐之處,但未離其位,何來反位?得簡本可定今本衍文。

503. 士長升,拜受柧(第 103 簡)

今本"柧"作"觶"。簡本"柧"今本作"觚",説見第 202 條。鄭注:"今文 '觚'。"第 106 簡"取賓所騰(媵)柧",今本作"觚",與簡本同。簡本用今文。 今本有作"觶"用古文,有作"觚"用今文,足證鄭所據本如此,鄭無改易經字 之事也。參見第 150 條。

504. 襲獻士(第 104 簡)

今本"襲"作"辨"。"襲獻"不成文義。《燕禮》第36簡同節作"辨",簡 本與今本同,則此"襲"字爲書手誤寫者。

505. 乃薦士.史小臣防(師)亦就其位而薦之(第 104 簡)

今本"史"上有"祝"字。《燕禮》第37簡同節亦有"祝"字,簡本與今本 同。《燕禮》君臣就位次節"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而《大射》命賓納賓節 "太史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未及祝,然則獻士及旅食是否如《燕禮》之 必有祝,未易斷言也。盛世佐云:"不言祝者,以其無事,略之也。"盛氏據今 本有祝史受獻,故定納賓之無祝爲略之耳。如簡本受獻時亦無祝,則祝直 未與其事矣。今案:必有事始特著其官而受獻,否則執事自在士中,不必特 爲標明。射禮大史、小史均有執事,故必受獻。而祝之執事,實在祭侯,《考 工記》梓人爲侯云:"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 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鄭注即引以

Œ

爲天子祭侯祝辭,而"諸侯以下祝辭未聞"。獲者祭侯而唱祝辭自屬祝之執事,經特未明言之耳。祝既有執事,自必受獻。又《燕禮》祝、史並得受獻,而經文則不僅祝無執事,史亦無執事,蓋《燕禮》有"若射"節,必待行射而祝、史始有事矣。以此例之,則《大射》必有祝,自無疑義。簡本誤脱。

506. 司政(正)命執(執)爵者爵辨(辯),卒受者興以州(酬)(第 107 簡)

今本"酬"下有"士"字。《燕禮》第 40 簡同節亦有"士"字,簡本與今本同。 此乃司正命大夫之辭,使大夫卒受以酬士,無"士"字不成文義,簡本誤脱。

507. 卒受者興以州(酬)士于西階上(第 111 簡)

今本"受"作"爵"。《燕禮》同節今本作"卒受爵者",實衍"爵"字,詳彼篇。此大夫受賜,最後一人興以酬士,故當作"卒受"而非卒爵。卒爵對啐酒而言,是盡飲爵中之酒。酬酒無啐酒,凡飲皆卒爵,不必特言之,今本誤也。

508. 大夫皆辟,升反坐(第 112 簡)

今本"坐"作"位"。《燕禮》同節今本亦作"坐",與簡本同。此鄭注所謂 "反席",當作"坐",今本誤。

509. 公入,囂(第 114 簡)

今本"囂"作"驚"。"驚",《周禮·鍾師職》有《鶩夏》,其詩已佚。鶩作囂,同音假借。《詩·板》"聽我囂囂",毛傳:"囂囂猶贅贅也。"《詩·十月之交》"讒口囂囂",《釋文》:"韓詩作'贅贅'。"《漢書·劉向傳》作"赘赘"。又《董仲舒傳》顏注:"囂讀與赘同。"又《五行志》中之上顏注:"囂字或作'敖'。"《爾雅·釋訓·釋文》:"敖,本又作贅,又作囂,同。"皆鶩、囂通用之證也。

(原載《文史》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 三十六輯,中華書局 1990、1992 年) 441

孫詒讓周禮學管窺

孫詒讓是清末浙江一位對經學、諸子學、古文字學都有卓越貢獻的著名學者,是清代周禮之學的集大成者。根據各家傳狀記載,孫氏在二十多歲時就從事於《周禮》的研究,三十多年中,寫成《周禮正義》八十六卷、《周禮政要》二卷、《九旗古義述》一卷,以及收在《籀高述林》裏的《徹法攷》、《聖證論王鄭論昏期異同考》等文,對當時學術界有過巨大的影響。以後,凡治《周禮》的,無不以《正義》一書爲通解經文的必讀著作,而探索古代政治、文化,也多有採用此書的研究成果。關於孫氏周禮學的成就,章炳麟的《孫詒讓傳》(《太炎文錄初編》卷二)裏有過評論:

以爲典莫備於六官,故疏《周禮》,又發舒官禮爲《周禮政要》。初賈公彦《周禮疏》多隱略,世儒往往傅以今文師說,而拘牽後鄭義者皆仇王肅,又糅雜齊魯間學,詒讓一切依古文彈正,郊社禘祫則從鄭,廟制昏期則從王,益宣究子春、少贛、仲師之學,發正鄭賈凡百餘事,古今盲《周禮》者莫能先也。

孫疏多採今文家說,他說"此經在漢爲古文之學,與今文家師說不同",是就 其疏通今古文説而言。章氏崇尚古學,不免側重彈正今文方面立論,除此 點外,所論均符事實。我師曹元弼先生《周禮正義讀後記》(《復禮堂文集》 卷四)云:

孫氏《周禮正義》,博采故書雅記,疏通證明,雖於高密碩意,間有差池,而囊括網羅,言富理博,自賈氏以來未有能及之也。

曹師是篤守鄭學,善述賈疏的專門學者,對孫疏駁正鄭賈之處,不無微詞,

此外所論也都平允。當然,這是同時代人的評論,在今天看來,還不在這些方面。孫氏所處的是個新舊交替的時代,有可能接受新的方法進行研究,而他仍然只是通過漢儒舊訓以求疏解《周禮》本文,所走的仍是樸學家的路徑,不能改弦易轍,負起承先啓後的時代使命,僅僅做了清代周禮學的總結工作,而没有新的開創。因此,我們對孫氏成就的評價,只能就其所涉及的範圍之內,從幾個主要方面,加以闡述,不提過高的要求。至於《政要》一書,是適應清政府"辛丑更法"的政治要求而作,本不是學術著作,與他的周禮學關係不大,不擬多加論列。

一、揭示大宰八法爲全書 綱領以貫串衆職

周官三百多職,各有執掌,所繫職事,實有千餘,事無巨細,都屬總體中的一支,職職關連,事事配合。研究此書,只有明瞭衆職的分合關係,方能求得貫串。可見在這樣繁賾的事務中,何以掌握其樞要,是個嚴重課題。《周禮》是記錄官制的書,大宰居衆官之首,不特是治官之長,教禮政刑事五官,亦歸其掌管,其所掌職事中,"八法治官府"是治理衆官之"法",實是全書綱領,最爲重要。八法闡明,就能若網在綱,無事不舉。因此,孫氏在《略例十二凡》中鄭重指出:

古經五篇,文縣事富,而要以大宰八灋爲綱領。衆職分陳,區畛靡 或。其官屬一科,敍官備矣;至於司存攸寄,悉爲官職;總楊大綱,則爲 官灋;詳舉庶務,則爲官常;而官計、官成、官刑,亦錯見焉。 六者自官 職、官常外,餘雖或此有彼無,詳細互見,而大都分繫當職,不必旁稽; 唯官聯條緒紛縣,縣絡隱互,椒見百職,鈎覈爲難,今略爲甄釋,雖復疏 闕孔多,或亦稽古論治之資乎?

歷代禮家對八法也曾注意,如宋代王昭禹云:"八法施於官府,則事爲之制,

典爲之防;其制足以兼天下之事物,其防足以盡事物之情僞。本數末度,燦然而有序;大綱小紀,有條而不紊;百官循此以爲行,莫不繩繩然,秩秩然,雖有智者,不敢滛意以亂法;雖有愚者,不敢率私以廢法。八法之於治,豈小補哉!"(《周禮詳解》卷一)清代連斗山云:"蓋官府者治之所由出,《春秋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故六典而外,八法爲先焉!"(《周官精義》卷二)但把它揭示出來當作全書綱領,實是孫氏的發明。黄侃謂"孫仲容以八法爲綱領,求條例,括綱要,庶幾於力鮮,於思寡,省竹帛之浮辭,免煩碎之非議乎?"(見《禮學略說》)已看到這個成就的重大而給以很高的評價。《正義》一書所以能貫串衆職,脈絡分明,前後呼應,顯然就是因爲他能緊握住這個重要環節的結果。

八法,就是官屬、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灋、官刑、官計。大宰職: "以八灋治官府",大宰是建法以治邦國、官府、萬民的,職中自"六典"至"九兩"都是據以治理畿內邦國事務的"法",而八法則是治百官府的"法"。小宰職:"掌邦之八法之貳,以逆官府之治。"小宰是大宰的副貳,"逆謂迎受鉤考之也","還以八法鉤考官府之治,使知功過所在"。其職中"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就是八法的官屬,"六職辨邦治"就是官職,"六聯合邦治"就是官聯,"八成經邦治"就是官成,"六計弊羣吏之治"就是官計,"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就是官法。而"六屬"、"六職"、"六聯"、"八成"等,文中又載明其具體項目,作爲鉤考的依據。大宰建法,小宰以法鉤考,是通過這些法來"以治百官"的。

從八法方面來看,如上所述,大宰、小宰是以法治百官;從百官所掌職事方面來看,各官職事不論多寡大小,又都是八法中的一端或數端,八法和百官的職事是相互聯繫着的。孫疏即以大宰一職爲例,說明其所掌職事的八法性質云:

以大宰一職論之:自職首至末,通爲官職;其中六典、八法之等,建立大綱,則官法也;"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以下,行事細别,則官常也;"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而誅賞之",受會則官成也,廢置誅賞則官刑也,計

更則官計也;至於率領貳 致以下則有官屬; 旁通五官則有官聯。其餘 六官三百六十職,雖爵有尊卑, 事有繁簡, 要此八法足以晐之矣!

所掌諸職事屬於何法,即以其法鉤考。按照孫氏這一揭示來推論,實無職 不通。試舉地官大司徒一職而言:自職首至末,教官的官職:其中"以十會 之灋辨五地之物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土宜之灋 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 景以求地中","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凡浩都鄙,制其地域 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以保息六養萬民", "以本俗六安萬民"等等,孫疏明言"教官之官法也";"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 邦國、都鄙"以下,則是教官的官常;"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是教官的 歲會,乃是官成、官計;"其有不正,則有常刑",是教官的官刑;率小司徒、鄉 師以下,則是官屬;與衆官聯事,自是官聯。六官之正(大宰、大司徒、大宗 伯等),都具備八法的。再舉師氏一職爲例,自職首至末爲官職,自無待言; "以三德教國子"是掌小學教國子之法;"居虎門之左"以下,是其官常;"使 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與司隸"掌帥四翟之隸" 聯事,是其官聯;師氏是中大夫,爲當職上士等之長,又是保氏等官之長,此 是官屬。無官計、官成、官刑,八法有其五。由此可見,以八法來分别各官 所掌職事,就能使其性質分明。

八法中的官常、官計、官法、官刑,都是"繫之當職",易於理解。惟有官屬和官聯二者,牽涉廣,較爲繁複,孫疏闡述,也較爲詳備。關於官屬,孫疏按其性質,分析衆官隸屬,提出四種型類,就是總屬、分屬、當官之屬和冗散之屬。《序官》所述六官"各帥其屬而掌邦治(教、禮、政、刑、事)",統屬六十職,孫疏稱之爲"總屬",是官屬的主體。可是,在這種統屬於六官正、貳、致的隸屬關係之內,還有就職事性質相近諸職中,立一職爲其長,如"宫正主宫中之長",即宫伯屬宫正;"膳夫食官之長",即庖人、內饔、外饔等屬於膳夫;這本在鄭注賈疏裏已經指出,而孫疏稱之爲"分屬"而再加以申述的。"當官之屬"是每個職裏的下級屬於官長,如宫正職裏中士下士等隸屬於宫正上士,而貳(小宰、小司徒等)考(宰夫、鄉師等)之屬於正,實質上也是這

種關係。關於這一點,前人已說過的,但提得没有這樣明確。至於"冗散之屬",過去禮家似少有提及,孫疏舉例說:"若四方之以舞仕者屬旄人,國勇力之士屬司右,相犬牽犬者屬犬人",這些都不設常職,又無員數,附屬於相近的職來兼理的。烹人職云:"外內饗之爨烹煮",孫疏云:"經言此者,明此官兩屬外內饗通掌其烹煮之事。"則烹人既屬外饗,又屬內饗,分屬二職,所以稱之爲"八法官屬之變例"。官屬一法,經此條分縷析,"四者尊卑相隸",其上下左右的關係,昭然若揭了。

關於官聯,小宰的六聯,是祭祀等六大職事的聯事。歷代禮家均有闡 述,鄭司農(衆)云:"大祭祀,大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眡滌濯,涖玉 鬯,省牲鑊,奉玉齍;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寇奉明水火。大喪,大宰歡贈 玉、含玉;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紖;宗伯爲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 王。"鄭玄補充説:"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其義已明。所以賈疏云:"官府 之中有六事皆聯事通職,然後國治得會合。"祭祀等事,鄭衆所述僅就六官 之正而言,其實都是數十個職合辦的。如四時之田,除了大司馬、小司馬、 小子、大僕、司弓矢、田僕、校人等職當官聯事以外,天官的大宰、小宰、外 饔、獸人、腊人、幕人、掌次,地官的大司徒、小司徒、鄉師、州長、黨正、族師、 鼓人、縣師、鄙師、酇長、遂人、遂師、縣正、稍人、山虞、澤虞、迹人、廪人,春 官的大宗伯、小宗伯、肆長、司几筵、司服、甸祝、巾車、司常,秋官的士師、掌 戮、銜枚氏等三十四職聯事通職,共同舉辦的。其他會同、賓客,莫不如此。 孫疏對此等大事的聯合, 一一羅陳, 固然十分周詳; 可是他的注意力尤其放 在小宰職裏所説"小事皆有聯"上面,其推斷更爲精闢:"至六者之外衆小 事,則條目尤繁多","其事則不必合六官,或異官,或同官,凡各屬共爲一 事,亦得爲聯","凡官聯,有同官之聯事,若司市、司門、司關爲聯,同屬地官 是也。異官之屬,亦多相與爲聯事,若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 飲之',是夏官之屬與春官之屬爲聯事也。"依照這個指引來探索,往往所掌 諸職事,一事與此一官爲聯,另一事與彼一官爲聯,交錯互繫,非常周密。 試以春官內史職爲例,它的"執國灋及國令之貳",與小宰的"八灋八則之 貳"、司會的"以九貢之灋九賦之灋"、大史的"凡辨者攷焉"爲聯事;"凡命諸 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與典命的"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司

士的"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卿大夫士庶子之數"爲聯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與司祿(闕)、廪人的"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爲聯事;每一官都有與它共同舉辦的職事,有的是當官專領,有的受他官指揮,孫疏都一一區分,使不相混淆。

八法的相互關係,孫疏也有辨析。比如官聯和官常,實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官聯是衆官聯事,官常是各官分職。賈疏云:"各自於當官而聽治之。"所謂"當官常事",孫疏加以申述云:"每官各有專領之職事,不得相侵越。官常主分,與官聯主合,義正相反。"又如官常和官職、官法,孫疏認爲:每一職所掌之事都稱官職,而其中有法有常,"著於書者爲法,布於行事者爲常";"官尊者法與常兼備,官卑者則奉行官常而已!"辨明這些不同關係,對理解八法的精神實質是很有幫助的。

總的說來,八法是《周禮》全書的內部聯繫,治此書而不掌握這個法則 是難以求得貫通的。孫疏很正確的指出:

八法爲百官之通法。全經六篇,文成數萬,總其大要,蓋不出此八科。

這個大要,歷代禮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把握到,但應以孫疏的闡述爲最全面最深入,因而他所取得的成就,也較前人顯著。

二、比勘古子和今文諸書 以疏通名物制度

古代的名物制度,往往因地域的南北、時代的先後而産生很多不同現象。羣書記載,多出於後人追述,傳聞又未免有異。子史古籍是記敍史事或闡發學說而述及物制的,都採用個別特殊的事物;而《周禮》是專記制度之書,多取通常一般的情狀;二者的撰述目的不同,其不能完全吻合,乃屬情理中事。後人考證,求其何者最可信據,進行各種記載的異同比勘,完全

有必要;但對這些不同情狀的疏解,則不應拘守膠執,處處必求纖毫盡符, 見一異而疑其有真有偽,會妨礙自己的深人研究,恐難以探得其真相的。 鄭玄對此等現象,都以三代異制來疏通,近人多不信其說。其實,所謂"三 代異制",在他固然表示歧異產生於時代的嬗變;而事實上三代制度的各自 流傳,也會並存於不同地區,在我們正可以理解作這是由不同地域所造成 的。孫疏在論《周禮》稅歛對夏貢殷助和周徹的不同時說:"九服之大,疆索 不同,周承二代,而貢助兩法,容有沿襲而未能盡革者。"(見《籍高述林》卷 一《微法致》)也就是承認貢、助、徹三法並存於不同地區。因此,用三代異 制來疏解也未可厚非,不應一筆抹煞的。孫疏對此等問題,既實事求是,不 作模棱兩可的調停;又圓融通達,力求其情理之可通;存其異又求其合,往 往獲得令人信服的解決。

《略例十二凡》云:"此經在漢爲古文之學,與今文家師說不同。(《大小戴記》及《公羊春秋》並今文之學,故與此經義多不合。)先秦古子及西漢遺文所述古制,純駮雜陳,尤宜精擇。今廣徵羣籍,甄其合者用資符譣,其不合者,則疏通别白,使不相殽掍。"合者引作徵驗,不合詳加疏解,無法疏解的則存其異説,孫疏在處理此書和先秦古子、今文諸書的異同,都出於這樣的鄭重態度。

在幾個歷來聚訟的問題上,孫疏都作了既嚴謹又通達的處理。例如三等授田,此書和古子、今文師說有異同,孫疏在有關諸職裹隨其所應解釋之處略加說解外,在小司徒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下,作了全面而扼要的比對和申述:

案此經及大司徒、遂人、大司馬諸職說田制並止三等,《王制》及《孟子·萬章》篇、《春秋繁露·爵國》篇説上下亦止五等,而鄭有九等上下之說。竊謂三等授地,自是較略之制,而細別差率,隨宜損益,不能豫定。《管子·乘馬數》篇云:"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相壤定籍而民不移。"亦以三等相壤。《吕氏春秋·上農》篇云:"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據《吕覽》說,是十

人與九人,數雖有益,而田不踰上等,足明三等授田制,約而無不晐,固不必求之過密矣。

《周禮》三等和《王制》、《春秋繁露》五等是今古文的不同,和《管子》、《孟子》、《吕覽》則有同有異。鄭玄欲疏解其異同,别創九等之説,賈疏演述,以爲二人至十人分爲下下至上上爲九等。照這樣說,七人是中上而五人是中下,與此經"上地家七人"、"下地家五人"顯相剌謬。其實,《王制》"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其次食五人",據《吕覽》"可以益"九人十人同受上等田之說,"上地所養者衆",安知七人以上不同受上等田?所以孫疏以爲三等是"較略之制",可以人數隨宜損益,不作豫定。有《管子》、《吕覽》同是三等爲依據,堅持三等爲當時定制,"授田以人數爲等衰",可以依不同情况作損益,使《王制》等書的異說也有着落。這種通達的疏解,是符合於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實際情狀的。

又如"制祿"之數,《周禮》本文無記載,禮家闡述,各執一偏之見,說解愈多,糾葛愈甚。孫疏在內史職"王制祿則贊爲之"下,從切實的計算中比勘古子所載,其所推論,較爲平允可信:

今考周時諸臣,唯實戚世禄得有采地、賞田,其次則授以禄田,更 其次則賦以祿粟。田以夫晦爲差,粟以鍾石爲率。內史以書命司祿頒 田、廩人頒粟。今依《鄭志》所説以上地百晦食九人十夫稅一計之,則 王下士食十夫稅,中士二十夫稅,上士四十夫稅,下大夫八十夫稅,中 大夫百六十夫稅,卿三百二十夫稅,此祿田夫數之差也。其米粟鍾石 之數則無可致,《王制疏》引崔靈思據《史記》上地晦一鍾及廩人上歲民食 四脯,釋上農夫食九人而不詳其説。今姑依彼率計之:廩人上歲民食 每月四脯,則一人每歲食四十八脯,凡三十石七斗二升也。依《王制》 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則每歲食二百七十六石四斗八升也;中士倍之, 每歲食五百五十二石九斗六升也;上士又倍之,每歲食一千一百五石 九斗二升也;下大夫又倍之,每歲食二千二百十一石八斗四升也;卿四 之,每歲食八千八百四十七石三斗六升也;君十之,每歲食八萬八千四 百七十三石六斗也。依《史記》説則一夫之穫百鍾,今下士食以鍾計之,凡四十三鍾一斛二斗八升,十夫税一,足以共之矣。《墨子·雜守》篇有二百石三百石之吏,《韓非子·外儲説右》云:"燕王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此與下士之禄相近。《商子·境内》篇有千石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之令,此與中士上士之禄相近。然則周頒禄田粟之數,雖無正文,其較略或當如是。

把《周禮》、《王制》、《史記》的片斷記錄,聯繫起來,用崔靈恩所提示的方法,加以推比,計算出祿粟的具體數字,再與《墨子》、《韓非子》、《商子》比勘,證明上中下士的年祿是大體符合的。古子記述所涉及的只是一部分,這是信而有徵的。其未獲證明的部分,也將藉此增加其可信程度。很明顯,這樣的比勘,對疏通古制是有益的。

有些制度,或者由於記載的重點不同,或者由於所記不够詳備,以致此書和古子比勘,二者有出入,但若加以縝密的疏通,理解其不詳不備之故,仍能看出其爲同一制度。如大宰職"以八柄詔王馭羣臣",這八柄是:爵、禄、予、置、生、奪、廢、誅。《禮運》云:"禮者,君之大柄也。"王者操持此柄以駕馭羣臣來治民事的。《管子》作秉,《小匡》篇云:"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這六秉是:殺、生、貴、賤、貧、富,與《周禮》有不盡相同之處。孫疏云:

案彼云柄御百姓,生貴貧富,與此同。殺即誅,賤即廢也。此馭羣臣,增予、置爲八柄,義亦略同。

《周禮》是記載御羣臣以治民事,《管子》則記御百姓,重點有所不同,所以六柄相同之外,又有爲駕御羣臣所獨有的二柄。又如宰夫職"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賈疏云:"謂每月終則令羣吏正其月要,月要,謂月計曰要也。每旬終則令羣吏正其日成,日成,謂日計曰成也。"《周禮》許多職裏有每旬每月每歲進行會計,孫疏云:

依此經,則一月三正日成,一歲十二正月要,一正歲會也。《管子·立政》篇云:"三月一校,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又《君臣上》篇云:"是故歲一言者君也,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則一時半歲亦有計事,經不具也。

《周禮》不言一季和半歲的稽考,《管子》不言一旬的稽考,各有不具之處。這些不合,正好説明這個官吏計考制度曾經實施,只是在不同地區的具體做法有些不同而已。以上所舉二例在全疏中是數見不鮮的。同樣,這樣的疏通有助於古制度的闡明。

至於那些《周禮》和古子完全吻合之處,孫疏一一比勘,求得證明,舉二 事爲例:條狼氏職云:"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孫疏云:

《荀子·正論》篇云:"天子乘大路,庶士介而夾道"是也。

條狼氏下士"掌執鞭以趨辟行人",與《荀子》完全吻合,不需作任何解釋,其義自明。又大宗伯職"乃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注:"頒讀爲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孫疏云:

《墨子·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田,使親者受内祀,疏者受外祀。"分祭與頒祀同。彼武王初定天下,於前代故國,各有分祭之命,其封建邦國,亦隨時各以當祀者班之。《左傳》三十年云:"成王國之命祀"是也。

這是用詞不同,稍加疏解即知其爲同一制度。有人孤立地强調《周禮》和羣籍的不同之處,以證成此書之非實制。其實,全面地估量,相符的畢竟多於相異的,孫疏作了比勘互證,一以見其制的實有,二以見其書的可信,對判斷《周禮》的史料價值,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與以上所述相反的,有些制度,此書所記確與其他典籍不合,孫疏又非常明確地指出,如《地官·序官》"鄉師下大夫四人",注:"司徒掌六鄉,鄉師

分而治之。二人者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孫疏引《王制》、《左傳》證明六鄉 分爲左右之後,又云:

《管子·立政》篇云:"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此齊制,鄉立一師,與周制異。

又大司徒職"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注:"鄉,萬二千五百家。"孫疏云:

《國語·齊語》云:"管子制國,以爲二十一鄉,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則以二千家爲鄉,與此經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家數迥殊,非周制也。

二例都毫不含糊地指出《管子》、《國語》與此書的不同,並説明周、齊的異制。在孫氏,似以爲周制是周初之制,齊制是春秋以後之制;可是,在我們看來,周天子也只是自治其畿內,與各國異制是毫不足怪。指陳相異,正好揭示某些制度在不同地區不同時期內,存在過各自實施的事實,也正證明《周禮》一書的某些部分,也只在某一時期某一地區內實施。

固執一家之説的專門之學,往往不能理解名異實同的事物是可以疏通的;反之,一些宏通的學者,又會辨别不清有些物制的實質差異,事事附會牽合,强求一致;二者都無法獲致符合實際的確解的。孫疏在這些方面,極力糾正此等偏頗,從上述諸例看來,他的確做到該疏通則疏通之,該别白則别白之。孫疏的成就能勝過歷代禮家,就表現在這些上面。

三、蒐輯賈馬佚詁以辨明後鄭從違

漢代周禮之學,自劉歆校理獨識以後,弟子傳其學者,見於記載,有杜子春、賈徽二家。杜子春傳賈徽之子逵、鄭興、興之子衆,賈逵、鄭衆又各受其父之學。馬融亦傳《周禮》,不詳其師承。鄭玄的序裏說,鄭興、鄭衆、賈逵、

馬融"皆作《周禮》解詁"。鄭玄的周禮學,先是受於張恭祖,曾師事馬融,受其周禮學否,《後漢書》本傳並無記載。鄭氏注羣經都是網羅衆家,注《周禮》時也是博採諸家之注,其注本用杜子春本,序云:"二鄭者,同宗之大儒,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實公彦《序周禮廢典》引)所以注裹引鄭衆説最多,杜子春説次之,鄭興説又次之。但引賈逵注只有一條,没有提及馬融,孫疏據《後漢書·董鈞傳》"鄭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傳,授鄭玄",以爲他"别傳馬氏之學,今注內絕無楬箸馬説者,蓋漢人最重家法,凡稱述師説,不嫌蹈襲,故不復别白也"。不著馬説可諉稱本師説不復别白,不引賈説又是何故,可見所釋未必盡符事實。但無論本師説與否,鄭玄和賈馬的學術承受問題,總是值得研究的。

孫疏於"古義靡不搜羅"(黄侃語),輯有《周禮三家佚詁》一書,曾擬作《正義》的附錄之一。三家者,《略例》云:"賈逵、馬融、干寶三家佚詁,亦多存古訓,無論與鄭異同,並爲攟拾。"後來全錄入疏內。鄭玄集漢代周禮學之大成,鄭注盛行而衆家盡廢佚,賈馬之學對他影響也很大,但注裏未引,因此要探索鄭玄對諸家之注的去取,自應辨明對賈馬之說的從違,方能取得全面理解。孫氏蒐輯賈馬佚詁,在疏裏結合先鄭之説,闡明何者本於賈馬,何者是破賈馬之説,這工作很有必要,下面試舉幾種情况,來考查鄭注對五家之說的所從所違。

鄭玄是否本馬融師說,要從他與馬說的異同上看。馮相氏職"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注:"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李淳風《乙巳占・分野》引馬注同。保章氏職"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注:"星土,星所主土也。"《乙巳占・分野》引馬注同。孫疏對此,明言"鄭本馬義"。《考工記》"畫績之事","山以章",注:"章讀爲獐,獐,山物也。"賈疏引馬注:"獐,山獸。"孫疏云:"此依馬融讀也。"與馬說同的都是通訓,似本來毋須"别白"。大宰職"以八則治都鄙",注:"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在畿内者。"《尚書・蔡仲之命正義》引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内者。"所謂都鄙,就是距王城二百至三百里爲家邑,是大夫的采地;三百至四百里爲小都,是卿的采地;四百至五百里爲大都,是公的采地和王子弟

的食邑。家邑小都大都裹也有公邑,公邑與采地相錯,所以孫疏云:"此馬氏解詁佚文,其説專據大小都而遺家邑,又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地兼有公邑,亦不必盡爲都鄙。其説殊未安,故鄭不從也。"馬説顯然是錯誤的。《考工記》鄭玄《目錄》云:"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無空者也。"《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馬融説:"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孫疏云:"大宰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故鄭據以爲説。"又引揚雄《司空箴》"空臣司土",《白虎通義·封公侯》篇"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况於實,以微見著。"以爲"司空之訓,衆説不同。"馬融是據《司空箴》、《白虎通》立説的。據漢師之説自不如據本經爲確。與馬説違異的,都是較爲重大的問題,認爲其注於義未合,才提出不同解釋。據此,多本師説不復別白之論,似不足信據。

其次,再看鄭玄如何對待賈馬異義:大宗伯職"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詩·韓奕正義》引賈逵説:"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觀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虚方盡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又引馬融説:"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二説不同。孫疏云:"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内,四方以時分來,名殊禮異,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從賈之説一方而分爲四時也。"以"藩屏之臣,不應虚方俱來"來看,是賈説較長。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宫",《隋書·音樂志》引賈説:"圜鍾,夾鍾也。"又引馬注:"應鍾也。"鄭注與賈同。孫疏云:"案賈鄭蓋以十二律名鍾者凡四,此章黄鍾函鍾應鍾並已具,獨夾鍾未見,故以圜鍾爲夾鍾也。又云:"案此致人鬼之樂,别有應鍾爲羽,則馬説非也。"於此二例中,證明鄭對賈馬異義是擇善而從,並不偏袒師説。

再次,看賈疏所謂後鄭微破賈馬之説。巾車職"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赤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雕面鷖總,皆有容蓋。"注:"重翟,重翟雉之羽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賈疏云:"案馬氏等云:'重翟爲蓋,今之羽蓋是也。'爲有此嫌,故微破之。"重翟爲重翟雉之羽,後鄭本馬義。馬以雉羽爲蓋,後鄭不從,因爲本文既云"重翟"又云"有容有蓋",顯然不以重翟爲蓋,所以"後鄭約下文王之喪車五乘皆有蔽,明后車之

翟亦謂蔽",是車兩旁的蔽。馬義微有謬譌,故微破之使成完善的説解。《攷工記》"玉人""案十有二寸,棗桌十有二列",注:"玉案十二以爲列,棗桌實於器,乃加於案。"賈疏云:"微破賈馬以此爲十二列比《聘禮》'醯醢夾碑百罋十以爲列'。"據此知後鄭與賈馬微有不同。據《聘禮》所記,乃是以醯五十罋十以爲列在碑東,醢五十罋十以爲列在碑西,賈馬以此相比,以爲棗桌各以一案盛一器,棗十二案,臬十二案,共二十四案。後鄭則以爲棗桌各一簋盛於案,共十二案。微破其說,使其義愈明。(孫疏從賈馬說,此另一問題,在此不必論列。)凡此均可證鄭玄對待賈馬的謬誤,該破就破,採取同樣態度的。

最後,還要論述後鄭本馬義而與先鄭相違、賈馬先鄭同義而和後鄭義 相異的問題。關於前者,庭氏職"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 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注:"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 所作弓矢。'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 太陽與?"又"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注:"太陰之弓,救月之 弓。枉矢,救日之矢與?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救日用枉 矢,則救月以恒矢可知也。"先後鄭説不同,後鄭是引其説而破之的。太陽 之弓即救日之弓,太陰之弓即救月之弓。救日之矢即枉矢,救月之矢即恒 矢。司弓矢職云:"枉矢利火射,恒矢用諸散射",注:"枉矢者,可以結火以 射敵、守城、車戰,前於重又微輕,行疾也。恒矢,安居之矢也,可以散射也, 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後鄭之意,救日救月即用此等弓矢, 而先鄭則以爲救日月食要别作所用弓矢。《太平御覽・兵部》引馬注:"救 月食則伐鼓北面射太陰,救日食則伐鼓南面射太陽,以此弓矢射之。"是後 鄭所本,義略相同。所以孫疏云:"後鄭意救日用枉矢,救月用恒矢,非關食 時别作,故不從也。"先鄭别作弓矢之説,無所依據,不及後鄭説的確鑿。關 於後者,巾車職"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注:"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 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説曰: 纓當胸,以削革爲之。'玄謂:纓,今馬鞅。"先鄭以纓爲當胸,樊爲纓飾;後鄭 讀樊爲鞶,是馬大帶,以纓爲馬鞅,是繞在項下的横革;二説不同。賈疏云: "賈馬亦云鞶纓馬飾在胸前。"(孫疏訂正云:"案賈馬及先鄭並讀樊爲緐,賈 疏引賈馬,乃從後鄭作鞶者誤也,當作'蘇纓馬飾在膺前'。")先鄭與賈馬同

義。孫疏云:"後鄭説樊爲馬大帶,則施於脅下;纓爲鞅,則施於項下也。賈 馬以纓爲當膺革,而樊爲纓下飾,則施於胸前也。"後鄭以賈馬先鄭均誤,才 自立新義的。鄭玄對先鄭,有破有不破,爲衆所周知;其破先鄭,有本賈馬 之義,有自創新説,則非經探討是不易詳知的。孫疏蒐輯賈馬佚詁來全面 地致查鄭玄的學術承受,其成績應予肯定,但説鄭注本馬融師説不復别白, 上述諸證已可説明所言不確。

賈馬之義有同有異,先鄭與賈馬也互有從違。鄭玄與三家,有此同而彼異,有彼從而此違,在三家當是篤守師說,在鄭玄則是兼採衆長而自創新義。鄭玄與杜子春、鄭興、鄭衆的異同,據其注中所引,已能窺見其大概;其於賈馬之義,注裹没有明引,以致從違不明,經過孫氏的蒐集和申述,從此晦義復明,對鄭玄如何地抉擇五家之義以成其一家之學,將藉此以獲得較爲全面的理解了。

四、究極羣籍以評判鄭王是非

《略例十二凡》云:"王肅《聖證》,意在破鄭,攻瑕索痏,偏戾尤甚。"王肅僞造《家語》作證佐;撰作《聖證論》,對鄭玄之說作全面的駁難。以後鄭學者起來反駁,王學者又申王難鄭,還有人折衷二家之說,牽涉面很廣,遂成爲經學史上的一個大問題。雖《聖證論》已佚,鄭注獨行,但疏解《周禮》仍不能不對鄭王異義作是非的判斷。孫疏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是:"如郊社禘祫,則鄭是而王非;廟制昏期,則王長而鄭短;若斯之倫,未容偏主,今並究極諸經,求厥至當,無所黨伐,以示折衷。"推究羣籍有關記載作證驗,是評判二家異義最公允的方法。也唯有這樣,才能使注解衍述符合於本文的原來意義。

諸經疏裹所引的王肅駁議,最複雜的當如《略例》所舉的郊社禘祫廟制昏期等問題,孫疏評論,舉證繁富,文甚冗長,實不便徵引。爲了説明上的方便,在《略例》舉例以外,提出幾個問題,來看他如何地對鄭王異義作出孰是孰非的評判。

玉府職"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注:"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這是説玉府受百工所作之物,以待王之獻遺給諸侯的。他這樣的解釋,是根據《檀弓》"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賈疏云:"若王肅之義,取《家語》,吾聞之,君於臣曰取,與於臣曰賜,臣取於君曰假,與於君謂之獻。'以此難鄭。"《家語》雖不足據信,但下於上曰獻是通訓,不必深究其所依據,問題只在鄭説是否站得住?孫疏對此,是採用江永、王引之兩家所引羣籍來探究其原來意義的。江永引《禮記·曲禮下》"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少儀》"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一以證獻字之訓,一以證君有受臣金玉貨貝之事,與玉府全合。王引之引《左傳》來證明,他說:"獻者,獻於王也。諸侯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於王,則玉府爲王受而藏之,若魯僖公納玉於王十穀是也。若謂王獻諸侯之物,則受而藏之者當在諸侯,不在玉府矣。"無論從羣籍記載或本職職掌上看,都不能證明鄭説之可通,所以孫疏認爲諸家所述"足證此注之誤"。

大宰職"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注:"兩謂兩卿。"孫疏引《儀禮・喪服傳》"公卿大夫室老、土,貴臣",注:"室老、家相也。土,邑宰也。"鄭玄以爲公卿大夫有兩卿:家相和邑宰,家相即室老。《孝經・諫諍章》"大夫有爭臣三人",刑疏云:"大夫三者,孔(安國)傳指家相、室老、側室。"又云:"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據此,王肅以爲大夫之臣有家相、室老、邑宰,家相室老分爲二臣,鄭王之義不同。家相室老究竟是一是二,賈疏曾據《左傳》、《論語》作過推斷,孫疏即引以作羣籍的證驗。賈疏云:"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郕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邑宰是爲公卿大夫管采邑的,家相是公卿大夫的臣,只有二臣,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邑宰是爲公卿大夫管采邑的,家相是公卿大夫的臣,只有二臣,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邑宰是爲公卿大夫管采邑的,家相是公卿大夫的臣,以有二臣,無地卿大夫,則無已率,並無家相之外的室老,室老即家相。《周禮》、《喪服》都指有地卿大夫而言,故云兩;若《孝經》大夫三人,與上文天子七人、諸侯五人均是虚數泛指,孔王之義非是,所以孫疏以爲"采邑貴臣以室老邑宰爲最尊,而爵次則視采主之爵爲降殺,故此注云'兩卿',而《喪服》注則以邑宰爲士也"。最

後確認王肅之義"與鄭義不同,恐非"。據此二例來看,前者王是而鄭非,後 者鄭是而王非,都是依據《禮記》、《左傳》、《論語》的明文來探索《周禮》本文的 原意,以證驗二家之注的是非的。

鄭王異義往往有與賈馬先鄭之説糾合在一起而成爲一個很複雜的問 題。鄭玄對賈馬等説的從違,上章已論述過,在此因王肅之義而牽洗,不得 不作附帶申說。孫疏對此等問題,都是經過詳盡的徵引,細密的剖析,然後 作出公允的判斷,關於"侯中"解釋是個最好的例證。司裘職"王大射則共 虎侯、熊侯、豹侯, 設其鵠; 諸侯則共熊侯、豹侯, 卿大夫則共麋侯, 皆設其 鵠",注:"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鄭司農云:'方十尺 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 《鄉射記》曰: '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 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 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 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中 庸》、《射義》鄭注並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孔穎達《詩·賓之初筵疏》 云:"鄭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 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爲獸形。"又云:"《周禮》鄭 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 一丈, 鵠及正質, 於一侯之中, 爲此等級。"又云: "王肅亦云: '二尺曰正, 四 寸曰質'。又引《爾雅》(阮元《校勘記》云:"案'爾'當作'小',此在《孔叢。 小雅・廣物》。")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 尺也,正中謂之槷,方六寸也。舊云方四寸,又云方六寸,《爾雅》説之明,宜 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爲六寸,其餘同鄭馬也。"從這些注解中,看出諸家之 説,有着三個分歧:第一個分歧,鄭衆、馬融、王肅都以爲侯中有鵠,鵠中有 正,正中有質;鄭玄以爲大射之侯棲皮,制皮爲鵠;賓射之侯畫布,畫采爲 正; 鵠就是正。燕射則侯中畫爲獸形。第二個分歧,鄭衆、馬融、王肅都以 爲侯一丈,侯中之鵠方四尺,鵠中之正方二尺,鄭玄則以爲虎熊豹麋侯的鵠 或正的大小,取數於侯道的長短,有侯丈八、丈四、一丈,鵠或正六尺、四尺 六寸大半寸、三尺三寸小半寸的不同。第三個分歧,鄭衆、馬融以爲正中有

質方四寸;王肅以爲質一名槷方六寸;鄭玄没有提到質。看來分歧是够複雜的。對第一個分歧,孫疏引用金鶚之說來評判二方面的是非。金鶚云: "竊以爲(鄭説)非也。《詩·齊風》云: '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言正而不言鵠,此但稱魯莊公之善射,非必賓射也。《射義》云: '射者各射己之鵠',言鵠而不言正,此泛言射義,此必大射也。且大射賓射既别,則燕射亦宜有異,若亦名正鵠,是無别也,若别有其名,何不見於經乎?《小爾雅》云'鵠中者謂之正',據此可知正鵠但有內外之分,而無畫布棲皮之異也。《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但言鵠不言正者,以正在鵠中,言鵠則正可知,故省之也。下云'張五采之侯',張獸侯並不言鵠,蒙上省文,不言可知也。鄭因采侯不言鵠,遂謂此畫布爲正,與棲皮之鵠異,誤也。"金氏是據《詩經》、《禮記》、《小爾雅》等書的明文來證驗鄭説之非,並指出不能正確領會《考工記》是致誤之由。鵠正分屬不同的侯,實不可通。所以孫疏據以"定正在鵠內,無大射賓射之分",肯定鄭衆、馬融之説是對的,也就是王肅之説是對的。對第二個分歧,孫疏云:

寫謂侯中大小取數侯道弓二寸以爲侯中,《鄉射記》有明文;三分侯廣而鵠居一,梓人亦有明文;馬鄭王諸儒不容不見,而謂侯鵠正質內外大小四等爲一定之數者,蓋假大夫士諸侯侯中之度,約舉大數,以明大小之差也。

所謂"假大夫士諸侯侯中之度",就是説他們只據大夫士鄉侯一丈立説,侯一丈鵠是四尺;不像鄭玄備説天子諸侯大夫士不同的侯,所以侯鵠的大小,也有三種不同記載。所謂"約舉大數",依照金鶚的計算,鵠居侯中三分之一,正亦居鵠中三分之一,天子的侯鵠方六尺,正方二尺;諸侯的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正方一尺五寸小半寸;大夫士的侯鵠方三尺三寸小半寸,正方一尺一寸一分有奇。説"二尺曰正",是約舉大數,不是凡正都是二尺。由此可見,鄭玄侯中取數侯道和鵠居侯中三分之一之説,是據《鄉射記》梓人職等明文衍述,甚爲詳備。馬鄭王都主張正居鵠中,侯鵠正質四個層次依三分之一遞減將不勝繁細,故對其大小,只約大數,確是不够全面,但不

是錯誤。對第三個分歧,鄭玄雖没有提到質,但注中引鄭衆説而不破,似亦同意,因此也可算是鄭王異義。孫疏又引《詩·賓之初筵》"發彼有的",毛傳:"的,質也",《荀子·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韓非子·外儲説左》《問辯》"設五寸之的",又補出五寸之的一説,成爲四寸五寸六寸三説,雖更分歧,却更全面,而用居中三分之一和約舉大數之説來疏解,倒所至符合,渙然冰釋。孫疏云:

質居正中,蓋亦當居正三分之一,則五十弓侯之質,當方三寸七分强,而先鄭云"四寸曰質"者,亦舉成數也。侯鵠正質,隨侯道爲大小,故質、熱、的爲一物,而馬、鄭説質四寸,《小爾雅》說熱六寸,按即王肅説所據。《韓非》説的五寸,其非一定之數又可知矣。今參取馬鄭王義,推定天子以下侯制,其正內之質,則九十弓之侯,質方六寸六分强,與《小爾雅》六寸之熱文合;七十弓之侯,質方五寸一分强,與《韓非》五寸之的文合;而五十弓之侯,與馬鄭四寸之質亦相近,可以釋諸説紛互矣。

原來這些分歧都是從各自依據羣籍中的不同記載或對某一記載各作不同理解而産生的。究極羣籍,全面地考查,即能獲得符合原意的解說。因此,評判諸家異義的孰是孰非,只有從羣籍中檢索他們的依據,證驗他們的理解是否符合原意,從而解決他們的爭端。對鄭王異義自然也應這樣做。孫疏在評判鄭王異義上運用了這個方法,周密而果敢地作了檢索和判斷,使諸如此類的歷久未決的糾葛,大體上都取得滿意的解決,無疑他在這上面的成就也是斐然可觀的。

鄭玄和賈馬先鄭的分歧,是鄭玄發現前人之説不可通自創新義而産生的;王肅和鄭玄的分歧,多半是王肅本賈馬先鄭之説來反駁鄭玄而引起的;因此,後者往往是前者的反復。賈馬鄭王之說都已亡佚,從大體上講,鄭注在前後諸家中,解經確是最近得乎正,所以能獨行於後世。然而,前後諸家從其殘存佚詁來看,未始無一二可取,鄭玄之注也未始無一二可議,究極羣籍,確證諸家是鄭玄非的,當從諸家之説。對王肅之說,也應這樣處理。歷

代經學家對王肅僞撰《家語》,攻瑕索痏,故意與鄭玄立異,每多訾議。但其確是精當之處,也不應一筆抹煞。孫疏能這樣做,所以稱他的評判是公允的。

五、博稽諸家精義以匡糾注疏謬譌

章炳麟說孫疏"發正鄭賈凡百餘事",孫疏據鄭注以疏解《周禮》本文,本是以闡述鄭學爲主,鄭注有不可通處,始加匡糾。所以《略例十二凡》云:"鄭學精冊羣經,固不容輕破。然三君之義後鄭所讚辨者,本互有是非,乾嘉經儒,攷釋此經,閒與鄭異,而於古訓古制,宣究詳塙,或勝注義。今疏亦唯以尋繹經文,博稽衆家爲主,注有牾違,輒爲匡糾,凡發正數十百事。"對賈疏亦不輕加訾議,《略例》又云:"賈疏在唐人疏中,尚爲簡當,今據彼爲本,訂譌補闕,甄采精要,十存七八,雖閒有删剟移易,而絕無羼改。"對鄭賈雖有發正,但都從博稽諸家精義的基礎上匡糾其謬譌的。

歷代學者雖多好言鄭賈之短,但信而有據的實不多見。孫疏在宋元以後特别是清代學者的著作中,精擇其極爲平實精審之說,又加以反復推闡,證實鄭賈確有謬譌,才選錄進去,以新説易舊解。試以其解釋"幣餘之賦"作例證,就可見其破鄭義採新説的精審。

大宰職"以九賦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注:"財,泉穀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玄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筹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厈幣,皆末作當增賦者。"先後鄭義不同。首先對賦的解釋,諸家各有不同的説法:金榜云:"先鄭謂'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謂地稅也;後鄭云'賦口率出泉',謂夫布也;二者古皆謂之賦。賦者歲入之總名也。"此是調停之説。江永云:"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間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閒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故使出夫布,猶後世之丁錢及僱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

也。"此是説後鄭之説不可據。後鄭所以要破先鄭之説,賈疏説得很清楚: "先鄭約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故云'各有差'。 後鄭不從者,以關市山澤幣餘之賦,皆無地税。"因他無法解釋關市山澤幣餘三者之賦是地税,就别創口率出泉之説,增此泉征。然而,《周禮》僅閒民使出夫布是計口出泉,如果依照鄭説,孫疏云:"於九職閒民夫布外,增一泉征","閒民之外,農牧虞衡之民,既各有所專任之事,以令貢稅,乃復計口令出泉,是責倍輸之賦也。"而且,即使以九賦解作口泉,仍然"無以處幣餘之賦",也無以處關市山澤之賦,於是不得不把關市山澤之賦說成"占會百物",把幣餘之賦説成"占賣國中之厈幣",以爲這些是"末作"而"當增賦者",以凑合其此賦是計口出泉之説。顯然,這種迂曲之説是不符事實的。那末九賦究竟應該作何解釋呢?孫疏以爲黄以周申先鄭義最善。黄以周云:

九賦者, 敷田地之租也。田地爲正稅, 故九賦司書亦謂之"九正"。 大府職"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邦中之賦以待賓客, 四郊之賦以待稍 秣, 家削之賦以待匪頒, 邦甸之賦以待工事, 邦縣之賦以待幣帛, 邦都 之賦以待祭祀, 山澤之賦以待喪紀, 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此言九賦田 地之租, 司會所謂"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者此也。周初征民之 常, 經祇有九職九賦二法, 而其國用之所仰給者, 祇在九賦之一征, 故 九賦曰九正也。九職力役之征, 祇以充府庫, 以備非常之需; 而里布夫 家之征, 特以禁惰閒之民, 尤非國用之所待給也。

據此可知並無所謂計口出泉的九賦,所以孫疏判斷:"鄭意此賦爲口泉,則以泉爲主,其無泉者則入穀及布帛以當泉。然此賦實爲地稅,則本不計口爲征。""賦雖歲入之總名,而九賦當以先鄭之説爲正。""先鄭據載師釋此九賦爲地稅;其説塙不可易。"否定了後鄭之説。

九賦既是地税,鄭玄解"幣餘之賦"爲"占賣國中之厈幣,皆末作當增賦者",其誤自不待言。那末先鄭解作"百工之餘"是否可通呢?關於"幣餘",歷代學者幾乎都據職幣職來解釋的,其中,孫疏以爲王念孫之説最精確;

幣餘之賦,鄭司農云"百工之餘",大府注又云:"幣餘,使者有餘來 還也。"二說不同。後鄭則以爲"占賣國中之戶幣",又司書"以敍其財 受其幣使入職幣",後鄭云"亦受錄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於職幣,幣 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案幣餘之幣,非幣帛也。用之不盡則有 餘,凡物皆然,不獨幣帛而已。幣當讀爲敝,《説文》:"敝,帔也。一曰 敗衣。从支內。內,敗衣也。象衣敗之形。"《急就章》" 忙敝囊橐不直 錢",顏注曰:"吡者,條殘之帛也。敝,敗衣也。"是敝爲衣敗之名。殘 則餘矣,因而凡物之殘者皆謂之敝餘,今時營造用物有餘價賣以還官 謂之回殘是也。職幣職曰:"掌式灋以歛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 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後鄭曰:"幣謂給公用之餘。"是餘財謂之幣,較 然甚明。職幣主餘財之官也, 斂凡用邦財者之幣, 謂收用邦財者之餘 也。司書"敍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謂受其餘財使入主餘財之官。 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後鄭曰"納,入也。入餘於職幣"是 也。古敝字多通作幣,《魯語》"不腆先君之幣器",即敝器。字或作弊, 《管子·小匡》篇"戎車待游車之獎,戎士待臣妾之餘。"獎亦餘也,合言 之則曰幣餘耳。先鄭前一説以幣餘爲百工之餘,差爲近之;後一説謂 使者有餘來還,則誤以爲幣帛之餘矣。後鄭云"幣謂公用之餘",已得 其義;而又云"占賣國中之厈幣","餘幣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則 亦誤以爲幣帛之幣。豈幣爲敝之假借,讀當如其本字乎?

結合先後鄭前後各注文來看,各有正確和不正確處。在此注中,後鄭是錯的,先鄭差爲近之,所以歷久而不得其解了。

幣餘是官府公用之餘財,納入職幣,它的被列入九賦地稅之一,又該作怎樣的解釋?這最後一個問題,由孫氏自己來解決。疏云:

自邦中至山澤,八者皆並任地之稅。幣餘雖非地稅,而官府亦即 出賦之地。載師任地,自國宅無征外,園廛近郊遠郊甸稍縣都及漆林 之征,即此邦中至山澤八賦之法。 又云:

此經九賦,自邦中至邦都,六者並以由內而外地之遠近爲稅法輕重之差,關市山澤以及幣餘之歛於官府者,其雜厠六處之中,而於田稅之外,别爲科率,故列於諸賦之後。

關市山澤之賦即園廛漆林的地税,百官府亦有占用地,即以公用餘財作地税,其地都在國中鄉遂都鄙之中。邦中至邦都六賦歛於平民,而三者則歛於官府,在田税之外,故孫疏云"九賦蓋以田税爲正,而它地税亦無不晐焉。"

對幣餘之賦的解釋,集合好幾家的注解而成,自較先後鄭説爲完善。 而這幾家的注解,正如孫疏所說,"王安石、王昭禹、易祓、薛氏、劉迎、陳友 仁、方苞、莊存與、沈夢蘭,並據職幣證幣餘爲式法所用之餘幣",又是從歷 代很多學者的説解裏引申出來的。由此可證,一個古義古制的闡明,是積 累了很多人的研究成果。孫疏匡糾鄭注的謬譌,都是經過這樣反復的探索,始得論定。

糾正賈疏的謬譌,孫氏是在同樣的辛勤的研究中探索到的,比如他對稍食和祿的區别,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宫正職"均其稍食",注:"稍食,祿稟。"賈疏云:"稍則稍稍與之,則月俸是也。則下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之類;其祿與之米稟,故云祿稟也。"對賈疏這一衍述,很多禮家提出不同意見。易祓云:"當是一命以上謂之祿,庶人在官者稍食而已。"金榜云:"校人'等馭夫之祿、宫中之稍食',明稍食與祿殊也。"沈彤云:"稍食,食之小者。校人'等馭夫之祿、宫中之稍食',馭夫爲中士下士,宫中則師圉府史以下。觀宫正食官府之衆寡,内宰食王内之人民,並稱稍食,則易説誠然。而疏以稍食爲命士之祿之通稱,誤矣!"賈疏祿食不分,顯然錯誤。可是三家對祿食的區分,也不够明晰,孫疏運用了他們的論點作了詳盡的闡述:

案易金沈三説是也。校人先鄭注云"稍食謂稟",此訓最析。司士云:"以德韶爵,以功韶祿,以能韶事,以久奠食",注云:"食,稍食也。"

E

亦以祿食並言。然則有爵則有祿,有事則有食,故廪人以稍食匪頒二 者 並 舉,食 異於 禄 明 矣。 以 經 考 之,則 禄 或 以 田,或 以 米 粟,奠 食 則 一 以米栗,無以田者。自卿以下至命士,皆有爵者也,故皆給禄不給食。 禄之多寡有定,禄命數以爲差,小宰云"聽祿位以禮命",內史云"王制 祿則贊爲之",校人云"等馭夫之祿"是也。不命之七及庶子、庶人在官 者,皆無爵而有事者也,故皆給食不給禄,《檀弓》云"仕而未有禄者"是 也。食之多寡無定,視其事之繁簡,功之上下,以歲時稽而均之。小宰 六敍正羣吏云"以敍制其食",醫師云"歲終稽其醫事,以四等制其食", 内宰掌内官云"均其稍食",夏官稾人云"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 食而誅賞",校人云"等宫中之稍食"是也。稍食曰稟食,《聘禮》云"既 致饔,旬而稍",鄭彼注云:"稍,稟食也。"是稍食稟食義同。《墨子·七 患》篇云:"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 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禄,稟食而已矣。"無祿而有 稟食,即所謂稍食也。《中庸》云:"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注云:"既讀 爲餼,餼稟,稍食也。"彼説百工以無禄,故有稍食,餼稟亦即稟食也。 稍食通言之,或亦謂之禄,故《王制》云"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爲差。" 庶人在官者不得有禄,《孟子》、《王制》所謂禄,實即稍食。《燕禮》"士 旅食",注云:"士衆食謂未得正禄,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則此注以祿 稟釋食,或亦謂非正祿,與《燕禮》注意略同。但經則凡言祿者皆正祿, 與稍食顯有區别。鄭既未别白言之,賈疏遂并祿食爲一,使分田制祿 之典,與韶事奠食之法,淆掍無别,其失甚矣。

分田制祿和詔事奠食之制是《周禮》裏的一個重大問題,鄭注既很含糊,賈疏更把它混淆起來,遂使古代祿食制度的真相,不爲後人所瞭解。易祓以下諸家已知二者有不同,孫疏在他們的啓發下,把祿和稍食從有無爵命上區分開來,實在是個重要的發現。而且,此文從糾正賈疏的謬譌中,創立新的解釋,其考覈的精審,在全疏中也並不多見。

唐人的經疏,都"疏不破注",有衍述而無創說。賈疏也是如此。但有些疏文,由於對注文領會不够,作了錯誤的解釋,孫氏稱之爲"失鄭恉"。如

MIT I

果鄭注是正確的,孫疏一一指出,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匡糾賈疏謬譌,從下面的例子裏,看出他對鄭注原意的理解,確較深人。

小師職"大祭祀,徹,歌;(注:"於有司徹而歌雍。")大饗,亦如之。"賈疏云:"其大饗,饗諸侯之來朝者,徹器亦歌雍。若諸侯自相饗,徹器即歌振鷺,故《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云'徹以振羽',注:'振羽,振鷺。'是其事也。"賈疏因見到大饗徹時不歌雍,無法解通鄭注,遂據以推論,以爲王饗諸侯徹時歌雍,而以歌振鷺屬之諸侯相饗徹時所用,以相彌縫。其實這是錯的。曾釗駁賈疏云:"振鷺在《周頌》,不應但爲諸侯相饗所用而已,王饗諸侯,當亦用之。亦如之者,言小師亦爲之歌耳。"曾釗雖尚未完全理解鄭注之意,但賈疏之説是被他駁倒了。孫疏在曾釗的啓發下,加以補充,始符鄭注原意:

《仲尼燕居》云"客出以雅",是兩君相響,别以雅爲送賓之樂,王禮亦與彼同。上注亦祗謂祭祀徹歌雅,不謂大鑒亦然。賈推鄭義,乃失其恉。

大祭祀有司徹俎時小師歌雍,大饗賓出小師亦歌雍,本文"亦如之",指歌一事而言。鄭注以大饗客出歌雍,記有明文,而大祭祀則徹時歌雍,故於"大祭祀徹歌"下加注以分辨之。賈氏没有領會其意,致有此誤。

《略例》談到採用宋元以後人的著述時說:"大氐宋元明舊說,多采之王與之《訂義》、陳友仁《集説》及官纂義疏。至國朝諸儒攷釋,則以廣東學海堂經解、江蘇南菁書院續經解爲開藪。此外如吴廷華《疑義》、李光坡《述注》、李鍾倫《纂訓》、方苞《集注》《析義》、莊有可《集説》、蔣載康《心解》及林喬蔭《三禮陳數求義》、黄以周《禮書通故》之類。"可見他對清代學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注意吸收,不特用之於對鄭賈謬譌的匡糾,也用之於對古子今文諸書的攷訂,用之於對賈馬鄭王異義的評判。而他自己的創見,也往往在他們的啓發下形成的。我們從他的批校書裏,看到"此本某説"、"此説是"、"此説誤"的批語,可見其對各家相承相襲之處,既了然於胸;對各說的孰是孰誤,也瞭如指掌;因此凡所採用,都是精義,其取精去蕪的功力是很深湛

的。凡此,均足以證明他是清朝一代周禮之學的集大成者。他的總結工作,對我們研究這部古籍,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我們肯定他的成就,也就在這一點上。

綜觀《正義》全書,構成孫詒讓周禮之學的主要内容,就是上述的五個 部分。而這五個部分又可分屬二大部類,即一是對《周禮》本文的考覈闡 述,一是通過禮家舊注對本文的通解。《正義敍》云:"粤昔周公纘文武之 志,爱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孫氏是相信周公制作 周禮之説的。《周禮》既是一部完整的政典,以大宰八法爲全書綱領以貫串 衆職,自能握其樞要,無職不舉。但是,周公制作之説實不可信,有很多證 據,足以證明《周禮》成書不在周初,不是每一職官都符合周初實制,那末以 八法貫串衆職之法是否仍有意義呢? 我們認爲:制度是隨着時代發展而不 斷變易,在變易中其中一部分又會被固定下來。《周禮》是記錄官制的書, 不可能爲某一個人所憑空造作,說周公制作,說後人理想撰述,均非事實。 其中所記,絕大部分是當時實施的制度和實用的器物。據近人考證,成書 在春秋以後,但其時尚保存一部分周初之制是可能的;從文獻記載裏考查, 周天子亦自治其畿内,周制與各邦國之制有異同亦不足怪;《周禮》作者是 吸取最通常一般的制度,斟酌損益以成書的。書中所記是職職關連、事事 貫注的有系統的制度,那末以八法貫串衆職來研究此書,仍然是個有效的 方法;而且,要通過此書來進行復原各種制度的研究,也只有貫串衆職之後 才有可能。因此,我們和孫氏在《周禮》制作問題上的看法雖不一致,但對 研究此書要貫串衆職的認識是相同的,所以説孫氏揭示大宰八法爲全書綱 領是一個重大發明。此其一。其二,《周禮》作者既採取最通常一般的制度 以成書,其中包含周初至春秋、周王朝至各邦國之制,與其他典籍的記載, 不能不有異同,因此,進行彼此的比勘是疏通異制的最好方法。孫氏在這 方面做了很多考訂,取得出色的成績。他把《周禮》當經,但不排斥古子的 記載;相信古文,但不排斥今文異説;求其同而存其異,既明瞭了各種不同 制度,也增加了《周禮》的可信程度。儘管有些考訂還值得商權,但大部分 是做得很完善的。當然,由於孫氏相信周公制作之說,没有能在求同存異

的基礎上進行復原各種異制的研究;否則以他學力的深厚,必然能獲得更大的成就。

通解古經,自必藉助於歷代學者的注釋。鄭玄《周禮注》獨行千載,研究《周禮》自必以它爲重要依據。然而,杜鄭賈馬五家之學爲鄭注所取資,自其書廢佚以後,已無法詳知鄭氏對五家的所從所違。孫疏就鄭注所引杜二鄭之注,和所輯得的賈馬佚詁,進行探索,一以見鄭注的從違,二以評諸家的得失,從而對《周禮》本文作了較好的解釋。鄭玄之後,王肅駁難最爲激烈,而其義多本賈馬。孫疏取二家異義,推究羣籍記載來評判其是非,使千戴聚訟,得到較爲平允的解決。賈公彦善述鄭注,其疏中又包含有六朝經師之說,鄭注賈疏,向爲讀者所尊信。但宋元以後特別是清代學者,對注疏作了不少訂正和補充,精善之處,令人信服。孫氏從其中選擇了最爲精要之說,據以匡糾注疏謬譌,以新說易舊解。孫氏在考訂舊注解以解通本文的努力,在清代諸新疏中最爲突出,"諸疏之冠"的評語是符合事實的。可是,也就在這上面,他疏解《周禮》本文,僅僅只依據舊注來進行,被清代樸學家的考據方法所限制,不能再前進一步,我們說他在治學方法上没有新的開創,就是指這一點。

除此以外,孫疏對文字的訓釋,板本的考訂,均有獨到之處。但這些都是圍繞這五個部分進行的,所以就不擬加以論述了。

(原載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編《孫詒讓研究》,1963年)

黄龍十二博士的定員 和太學郡國學校的設置

漢武帝建立經學五博士,宣帝增員十二博士,都是兩漢經學史上的重大事件。經學是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集中表現,它本來是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課題。武帝又設置博士弟子員,並相應地籌建太學和郡國學校,全面推行經書教育,更是發展經學的有力措施。而它又屬於教育史範圍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這樣說來,它既是經學史研究中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也是思想史和教育史研究中所應涉及的重要内容,不容忽視。如果研究思想史和教育史而撇開經學或諱言其事,那是不可想象的。當然,由於《史記》、前後《漢書》①對於這方面的記載散見各篇,頗難董理;而各家經學史又不過輯錄舊文,簡略疏漏,没有能系統地反映這個事件的完整過程,可能也是人們忽視其重要意義的原因之一。爲此有必要對它進行鈎稽考索,疏通證明,揭示其真相,把握其發展規律,以助於有關各方面的研究工作的開展。

從制度上看,武帝以前的博士官,承秦制"掌通古今"(六國的博士職掌不明,暫不論列),不過是一些通曉古今掌故、備皇帝咨詢的顧問官。其中有從秦朝焚書坑儒中漏網幸存的六國儒生,有迎合皇帝私欲而求仙奉神的

① 本文徵引《漢書》《後漢書》之文較多,標全名嫌於累贅,除總舉其名外,引《漢書》原文紙標篇名,引《後漢書》原文則篇名前冠"後"或"續"字,以資區别。

#

方士,有治申商刑名縱橫之術的權謀之士,非常龐雜,都屬百家語範疇,後人總稱之爲傳記博士。到武帝建元五年,崇尚黄老學説、阻撓推行儒術的實太后已老病無力干預朝政(翌年病死),由於武安侯田蚡的推動,建立了《五經》博士,過了十二年到元朔五年,又由於董仲舒、公孫弘的鼓吹,爲博士設置弟子員五十人。儘管武帝本人"愛文辭",未必懂得樸學①,然而這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終於認識到儒術是"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能起鞏固封建主義中央集權的積極作用,毅然決然采取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措施,把博士從顧問官改變爲漢制"掌教弟子"(見《續·百官志》)的教育官,並籌備太學和郡國學校,大力推行經書教育。這一改變十分重要,延續二千年以《五經》爲核心的教育制度,就是從這時候奠定的。

武帝建立經學五博士和博士弟子員並不一帆風順,經過三十多年搜訪 遺逸、培育後進的努力,才絡續完備和健全起來。史書根據實際情况記錄, 不免前後錯雜,甚至疏漏缺略,本不足怪。可是經學家議論,往往含糊籠 統,以爲詔書一下,五博士隨即到職講授,盛極一時。受這種附會之談的影 響,使學者們懷疑《史記》《漢書》的記載是否符合事實而莫衷一是。對這些 疑慮,我們將在下文的疏通證明中,一一加以澄清。

所謂經學就是《五經》的解說。說得具體一點是:漢初經師依據六國儒生口頭流傳的經義,經過補充折衷,寫成有詁訓有大義自成體系的章句記傳。以區别於他師所述,當時稱之爲某師"師法"。博士的立於學官,就是以他對某經自撰或其師所傳的師法作爲標識的。武帝初置經學博士,祇是一經一個師法。以後各經弟子成長,别撰解說,於是在某師師法中出現家法。家法是未任博士之前的名稱。當某家法一旦立於學官,也就成爲某師

①《儒林·歐陽生傳》云:"(倪)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可見武帝本來不好經學,他的獨尊儒術,完全出於政治上的需要。

師法^①了。經學家們都說漢人說經嚴於師法,不容許有一字的違背。但事實上恰恰相反,正是說經出現不同的解說,從博士方面來說,才有强調師法的必要。皮錫瑞氏説:"漢人最重師法。師之所傳,弟子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師說即不用。師法之嚴如此。而考其分立博士,則有不可解者。漢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獨守遺經,不參異說,法至善也。《書》傳於伏生,伏生傳歐陽,立歐陽足矣。二夏侯出張生而同原伏生,使其學同,不必别立;其學不同,是背師說,尤不應别立也。"這正是强調漢人師法而又不能自圓其說的例證,其說之徒逞胸臆是顯而易見的。昭帝時曾出現過一經立兩個師法博士的現象,並從既成事實中提出增加博士員數的要求,促使宣帝在甘露三年召開一次歷史上有名的"石渠閣會議",打破了一經一師法的體制,增設了七個新的師法博士,黄龍元年完成十二博士定員工作,西漢今文經博士官制度基本定局。

增員至十二人究竟是哪十二個師法,是怎樣形成的,是誰擔任博士?《漢書》的記載雖有漏缺和失實,但基本上有綫索可尋。而近代經學史家則幾乎没有一個人去回答這些問題。錢基博氏《經學通志》、陳延傑氏《經學

① 馬宗霍氏云:"師法者,魯丕所謂説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法異者各令自説師法,博觀其義是也。家法者,范曄所謂專相傳祖,莫或訛雜,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説是也。今以《漢書・儒林傳》證之,凡言某經有某氏之學,大抵皆指師法;凡言某家有某氏之學者,大抵皆言家法。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此爲師法;施家有張、彭之學,孟有翟、白之學,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則家法也。"(《中國經學史》38頁)案馬説甚辯,猶有未盡。施、孟、梁丘俱出田王孫,未立於學官時實爲家法,不得稱爲師法。其實,無論師法家法,具體地說都是指某人對某經所作異於他人的解說,即傳、記、章句等,《儒林・張山拊傳》"(秦)恭增師法至百萬言"可證。故分别言之、魯丕所謂"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守師說以教授,謂之師法;左雄上言"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諸生習某家之說,謂之家法。但如馬氏所説:"師法家法,名可互施;師又有師,家又有家。"不從事物變化上探求其義,怎麽也說不清楚,師法家法既都是某人的解說,它被立於學官,即是師法;未立之時,即是家法,施、孟、梁丘三家《易》說未立時爲家法,故孟喜以"改師法"被黜;甘露三年立於學官,都是師法了。東漢十四博士後不再分立博士,故如馬氏所云"東漢多言家法"。

概論》没有研討博士制度,在論述各經師法分家時有所涉及,但都剪裁《史》《漢》原文,敷演成章,無所發明;皮錫瑞氏《經學歷史》、馬宗霍氏《中國經學史》抹殺宣帝增員十二博士的事實,着重評判光武帝重建十四博士,皮説"皆以同師共學而各顓門教授,不知如何分門,是皆分所不必分者"。馬説"十四博士與西京宣、元間略同,惟無穀梁《春秋》"。根本没有正視其事,所論似是而非,不得要領,無補於史實的探索。惟有王國維氏撰《漢魏博士考》(《觀堂集林》卷七),對這些問題有所接觸,作了一些較爲確切的考訂。他指責清人胡秉虔《西京博士考》、張金吾《兩漢博士考》兩書的錯誤,斥爲"苦無鑒裁","於六藝流別及兩漢制度均有所未究","於諸經立學之事茫然無可考"(見《觀堂集林》卷十七《書〈西京博士考〉〈兩漢博士考〉後》)。胡、張之書辨析不精,誠如王氏所皆議;但王氏之作,對立學過程,亦未做到顯微闡幽,祛疑釋滯,問題仍然没有徹底解決。因此,我們對錢、陳、皮、馬等書,可置勿論;對王説則肯定其精審之處,彈正其偏頗之見。王氏最關緊要的論述如下文:

案宣帝增置博士事,紀、表、志、傳所紀異:紀繫於甘露三年,表繫於黃龍元年,一不同也;紀與《劉歆傳》均言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而《儒林傳·贊》復數大小戴《禮》,《藝文志》復數慶氏《禮》,二不同也。又博士員數,表與傳亦不同:據《劉歆傳》則合新舊得十二人,似與表合矣,然二傳皆不數《詩》博士。案申公、韓嬰均於孝文時爲博士,轅固於孝景時爲博士,則文景之世,魯、齊、韓三家《詩》已立博士,特宣帝時於《詩》無所增置,故劉歆略之。《儒林傳·贊》綜計宣帝以前立博士之經而獨遺《詩》魯、齊、韓三家,則疏漏甚矣。又宣帝於《禮》博士亦無所增置,《儒林傳·贊》乃謂宣帝立大小戴《禮》,不知戴聖雖於宣帝時爲博士,實爲后氏《禮》博士,尚未自名其家與大戴分立也。《藝文志》謂慶氏亦立學官者,誤與此同。今參伍考之,則宣帝末所有博士,《易》則施、孟、梁邱,

又宣帝增置博士之年,紀、表雖不同,然皆以爲在論石渠之後。然《儒林傳》言歐陽高孫地餘爲博士,論石渠;又林尊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則論石渠時似歐陽有二博士,小夏侯亦已有博士,與紀、傳均不合,蓋所紀歷官時代有錯誤也。

從結論看,王説頗接近事實。但他没有追索武、昭、宣三代各經博士官的任免增缺過程,論證全憑推比,缺乏堅實的證據,無法回答爲什麼要增員十二人和可以查明增員時任博士的究有幾人。十二博士中包括三家《詩》是不言自明的。他的論斷與王應麟、戴震之説如出一轍,也同樣無法回答《儒林傳·贊》不提三家《詩》究竟是"疏漏甚矣"還是別有原因。王氏唯一差强人意處是考定戴聖立博士仍用后蒼師法,糾正《儒林傳·贊》和《藝文志》之誤。但致誤的原因亦未深究。凡此等問題,一一辨證如下:

第一,在所稱"立學之事"上,王氏采用過去學者的錯誤看法,以爲文、景時三家《詩》同時並立於太常。我曾在《從漢初今文經的形成說到兩漢今文〈禮〉的傳授》一文①中證明:(1)文帝時魯《詩》申公任博士,不過一年光景;韓《詩》韓嬰繼任博士,罷官雖不知在何年,但不出文帝之世;齊《詩》轅固在景帝時任博士,至多不過五六年;三人不是同時任職,罷官後都無弟子繼任。(2)漢初博士是顧問官而不是學官,三人任職太常,都是"《詩》經"博士而不是"經學"博士。縱然他們都著有《詩傳》,但當時還没有師法方面的要求,因而不存在這三個師法同時並立的問題。要證明十二博士中有否三家《詩》博士,祇有考查明白石渠閣會議時或會議前後誰擔任某《詩》博士,方能落實。

第二,紀、表、志、傳的互異,有些確實是疏漏失實,有些則屬於從不同側面記述,凡相異處倒恰恰反映了發展過程的真相。比如,《宣帝紀》所說"甘露三年,乃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是石渠閣會議的決議,當時用詔書頒發,本紀繫於甘露三年是對的;《百官公卿表》"奉常"

① 本文有些問題已在《從漢初今文經的形成説到兩漢今文〈禮〉的傳授》一文中詳加考辨,在此祇錄其結論,請參照。

下所説"官帝黄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是制度上確定名額,繫於黄龍元年 是説明決議後經過兩年的協調工作,才得完成定員手續。紀、表所載並無 矛盾。王氏論證過於機械,遂有此欲密反疏之失。

第三,據《百官公卿表》各官署都規定員數,員數不定的如郎中令的大 夫、郎,都注明"無員",漢初傳記博士不定員,故云"多至數十人"。 武帝立 經學博士則定員五人,宣帝增員十二人,可見所謂分立博士,實質上就是爭 奪這個"員"(名額)。建元五年定員五人,終武帝之世没有發現過一經兩博 士的超員現象。昭帝以後就不同了:始元年間他詔求絶學而曾一經同時立 了三個師法博士,宣帝也曾蓄意扶植個别没有立學的家法博士。經學家們 既不去查對每一博士官的任免時間,又無視官制上的明文規定,含糊論述, 所在謬誤。王氏雖亦注意到員數的規定,但對有些記載如《儒林傳》所述歐 陽高之孫地餘和弟子林尊,同時"以博士論石渠",以爲"似歐陽有二博士", 雖斷爲"蓋所紀歷官時代有錯誤",但没有堅持員數規定這個原則來進行深 人的研析,作出合理的判斷。

第四,有些博士是用其師或其同門的師法來立學的。王氏論定戴聖用 后《禮》師法立爲博士,頗見卓識。但他没有認識到這是普遍現象。如果經 過精確的考訂,把同類的記載匯輯起來,列爲通例,對博士制度的研究,貢 獻就大了。

摸清了王説的可取之處和不足之處,對下面考察、評判武、昭、宣三代各經 博士官的興廢增缺,就好像獲得一個可以遵循的準則了。

説起來武帝"獨尊儒術"是一代盛舉,實際上,祇要深入考察一下,就會 發現,當時的經學十分落寞。確定五個博士名額之後,最緊迫的問題是羅 致適當的經師。但是,有資格充任的人選實在不多:漢興以來第一代大師 都已老病或死亡;他們的弟子中能承受師説而微有發揚者,寥寥無幾;新學 後進完成家法,也需要時間。所以,《儒林傳・贊》總結一代經學時說:

就是說,三十多年來祇立過四個師法博士。

没有提到《詩經》,王應麟、戴震都以爲三家《詩》已立於文、景間,故"獨舉其四"、"僅驢四經"。可是,公羊亦已立於景帝,照他們的理解,祇應僅驢三經,其說自相矛盾。馬宗霍氏似已覺察及此,他說:"案玩傳贊詞意,以此四經初所立者,止歐陽、后、楊、公羊四家,後又增立他家,而《詩》無所增,故但舉其四。王、戴二氏之言,似失班旨。"比起王、戴來似乎無懈可擊了,但是這種彌縫仍是以武帝時立有三家《詩》博士爲前提的。因此,班旨究竟是什麼,祇要考證武帝一代何人任三家《詩》博士,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文、景時代的《詩》博士申公、韓嬰、轅固,到武帝初年還健在,《儒林•申 公傳》云:"(趙)綰、(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 是上使迎申公,即以爲太中大夫,議明堂事。太皇實太后喜《老子》言,不悦 儒術,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雖受武 帝重視,在建元五年前已病死。他的弟子,傅又云:"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 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 長沙内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内史。"夏寬、魯賜、繆生、闕門 慶忌事跡無可考。《儒林・伏生傳》云"魯周霸頗能言《尚書》",《儒林・田何 傳》又云"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周霸決非專經之 士。《孔光傳》云"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孔安國不是《詩》博 士。《終軍傳》云:"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 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 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申公亦曾以 《春秋》教授,徐偃可能是《春秋》博士。所稱博士十餘人,班氏鈔自《史記》, 司馬遷敍述經術,每多缺略,此文恐不可信據。傳又云:"申公卒以《詩》、《春 秋》授,而瑕丘江公盘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 授。"瑕丘江公是穀梁《春秋》的第一代大師,他與許生、徐公都不是博士。至 於江、許、徐的弟子,已是昭帝以後的事了。

475

《儒林·韓嬰傳》云:"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淮南賁生受之。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後其孫商爲博士。"據蘇與《董子年表》韓、董爭議在元朔三年,因年老而未任博士。《儒林·趙子傳》云:"事燕韓生,授同郡蔡義。"弟子賁生、趙子都没有擔任過博士。韓商傳《易》,《史記》作"爲今上博士",是《易》博士。韓《詩》在武帝時没有人擔任博士。蔡義傳《詩》在昭帝時,其弟子食生、王吉傳《詩》在宣帝時。

《儒林·轅固傳》云:"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雖受徵召至京師,實在太老了,不可能再任博士。他的弟子,傳又云:"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這些顯貴無姓氏可考,看來都屬仕途得意而對齊《詩》無所建樹的人物。其中夏侯始昌最傑出,《夏侯始昌傳》云:"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傅。"始昌既是轅固的親炙弟子,又對齊《詩》有較高造詣,應是博士的最佳人選,但因受武帝重用,直接選拔爲昌邑王太傅,不必經過博士這個階梯;但從私學傳授來看,他仍是齊《詩》學者,兩漢的齊《詩》學是從他傳授下去的。始昌的弟子后蒼,《儒林·后蒼傳》云:"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我曾作過考辨,證明后蒼是《禮》博士而不是《詩》博士,故《儒林傳·贊》稱之爲"《禮》后"①。后蒼的弟子白奇、蕭望之、匡衡、翼奉昌明齊《詩》,那是昭、宣、元、成時代的事了。

通過以上的考查,其結論是:終武帝之世,三家《詩》祇在私學傳授,官學裹没有立過博士。《儒林傳·贊》根據傳文作概括,符合事實,並無疏漏, 王、戴、馬之説,俱不足據。武帝時《詩經》學如此落寞,劉歆《移太常博士 書》云:"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已經指 出其原因了。其間偶有一二傑出的經師,又或因超遷顯職,不經此途,如夏 侯始昌;或因兼通兩經,舍此就彼,如后蒼;雖具備充任的條件,又以其他原 因而不能實現,三家《詩》成了空白,也不是偶然的。

① 同第 473 頁注。

其實,也不是三家《詩》特别衰敗,已立師法博士的四經,也並不興旺。

"《易》楊"指楊何。《史記·儒林列傳》云:"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 仲,子仲傳茲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 《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 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史記》此 文頗含糊,一、"元光元年徵"下似有脱文;二、即墨成等五人師承不同。胡 秉虔《漢西京博士考》云:"豈何先爲博士後爲大中大夫而傳略之與?"博士 擢升,往往遷大夫或郡國守相;而元光元年是置《五經》博十之後二年,是徵 拜博士的最好時機,胡氏推斷頗合情理。還有,以文氣論,即墨成等五人當 屬私淑"《易》楊"的學者。但經過班氏增删之後,事義乃大有出入:"何以 易"句改爲"元光中徵爲大中大夫",楊何被排斥於田《易》傳授之外;末句改 爲"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不僅即墨成等五人盡入田氏之學,而且楊何其 人更屬無足輕重了。可是,這樣一改,却與《儒林傳・贊》"《易》楊"之説陷 於自相矛盾,班氏改筆的輕率和乖謬,此文最具典型。《史記·太史公自 序》云"太史公受《易》於楊何",司馬遷對其父之師應該較爲熟悉,所述當屬 可信,仍以《史記》爲準。田何是漢初傳《易》的第一代大師,但據《藝文志》 他没有著作,未能完成師法。田何弟子王同有《易傳》二篇,《漢書》記田何 弟子,王同外還有"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有《易傳》數篇",而楊何也 有《易傳》二篇,在田何再傳弟子中最爲傑出。武帝徵他爲太中大夫,即使 未任博士,他的師法仍受重視,與魯《詩》徵申公爲太中大夫,可視作一例。 楊何弟子司馬談和京房①也没有擔任博士,這"《易》楊"師法從何談起呢? 原來田何四弟子以丁寬爲最傑出,《儒林・丁寬傳》云:"事何,學成,東歸, 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吴、楚,號丁將軍, 作《易説》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武帝時四弟子或死 或老,祇能在下一代中物色。傳又云:"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 喜、梁丘賀。"西漢今文《易》三大家都出於田王孫的傳授。《儒林・施讎傳》 云:"讎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田王孫没有

① 顏師古注:"自别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爲課吏法者。"

著作,未曾創立家法,而"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誼略同。"楊何與丁寬師法略同,而武帝又傾向楊何,所以田王孫即用楊何師法而立於學官的。這就是武帝時"《易》楊"的由來。西漢經師用其師或其同門的師法來立博士的,例證甚多,武帝時任"《易》楊"博士的是田王孫。近人周予同氏說:"田王孫是宣帝時人"①,這是錯誤的,丁寬參與平定吴、楚七國之亂在景帝前三年,下距宣帝即位本始元年計八十年,作爲丁寬的弟子田王孫怎麼會到宣帝時才得任博士呢?還有,梁丘賀任少府後説過"結髮事師數十年",從他在宣帝神爵三年任少府之日算起,三人從田王孫學也應在武帝時。田王孫去職後不知由誰繼任,施、孟爭立時,《孟喜傳》云"博士缺",昭帝以後"《易》楊"博士是中斷了的。

"《禮》后"就是后蒼的《禮經》師法。從漢初高堂生傳《禮經》十七篇,歷蕭奮、孟卿都未完成師法,《禮經》立於學官比各經更晚,在漢時已成絶學。我在《從漢初今文經的形成説到兩漢今文〈禮〉的傳授》一文中,曾考定:后蒼從夏侯始昌受齊《詩》在武帝建元、元光間,從孟卿受《禮經》在元狩、元鼎間,以後撰作《曲臺記》,完成師法,從徵和以後開始傳授弟子,即在此時立爲"《禮》后"博士,已是武帝末年。詳見彼文,在此從略②。

元狩五年爲《五經》博士置弟子員後,隨即有博士到職講授的,祇有兩經。

《儒林傳·贊》云:"初,《書》唯有歐陽,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也說"往者博士,《書》有歐陽,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小夏侯《尚書》。"初、往者都指武帝時。這是武帝時《尚書》博士祇有歐陽師法的明證。但是,根據《儒林·歐陽生傳》,没有歐陽氏的某人在武帝時擔任博士的記錄:"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歐陽生是文、景時人。他的弟子倪寬是武帝時《尚書》名家,曾給武帝講《尚書》而受到贊揚,但他曾在太常當博士弟子而没有擔任

① 見周予同、湯志鈞:《博士制度和秦漢政治》,《新建設》1963年1月號。

② 同第 473 頁注。

過博士官。歐陽生之子、之孫,連名字都没有傳下來,直到曾孫歐陽高爲博士,已在昭帝時了。武帝時的歐陽博士無法落實。據《藝文志》"經二十九卷",班固自注:"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班氏分别著錄,經文有異同。《玉海》卷三十七載《中興書目》引鄭玄《尚書大傳序》云:"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受之。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别爲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爲《傳》。"今殘存《尚書大傳》雖出伏生所説,而成於張生、歐陽生之手。歐陽師法由歐陽生傳授下來而爲其子孫所世守,這是毋庸置疑的。《夏侯勝傳》云:"後事蕳卿,又從歐陽氏問。"這個"歐陽氏"顯然就是"世世相傳"名字被遺忘的某人。《後·儒林·歐陽數傳》云:"自歐陽生傳《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平原禮震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禮震爲營救其師,說得誇張一點是可能的,但決非全屬子虚,可見"世世相傳"這句話裏,史有闕文。但我們也不應根據禮震的話作補遺,祇能蓋闕待證、在這裏姑且作一假設:在武帝時,當大夏侯學還没有完成師法,有過一個世守歐陽生師法爲夏侯勝所師事的歐陽某擔任過博士。

武帝時擔任《尚書》博士而有明文記載的祇有兩人,即孔安國及其兄子孔延年。《孔光傳》云:"(孔)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尚書》爲武帝博士。"二孔相繼爲博士是很確鑿的。至於任職時間,綜合《倪寬傳》、《張湯傳》、《百官公卿表》的記載,推定爲元狩五年以後,那時孔安國爲博士,倪寬是千乘郡薦舉的博士弟子,這又是很確鑿的,但是有兩個問題疑不能明而必須辨析:(一)對孔安國是今文還是古文學者的問題。《史記·儒林列傳》云:"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倪寬。倪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很清楚,孔安國是傳習今文《尚書》的學者,他家有古文《尚書》藏本,曾用今文本對照閱讀,確認了十餘篇字多不識的逸書。但這段記載經班氏改寫到《漢書》裏却走了樣。班氏把"頗能言《尚書》事"的周霸等三人勾掉了孔安國,又把"孔氏有古文"一段移到敘述今文《尚書》諸家之後,又補充了古文《尚書》的師

承傳授,更端另起,自成一篇。這樣一來,今文在前,古文在後,界劃分明, 孔安國儼然成了傳授古文《尚書》的鼻祖,而把他首任今文《尚書》博士的事 跡掩蓋掉了。這不能不說是班史的一大過錯。(二)孔安國《尚書》學屬何 師法的問題。孔安國從何人受學雖無明文可據,但漢初今文《尚書》傳自伏 生,伏生二弟子,歐陽生所持經本三十二卷,張生傳夏侯氏所持經本二十九 卷,安國所據之本,必是其中之一。夏侯本後出,他用的是歐陽本。至於他 據以教授的師法,《倪寬傳》云:"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 業孔安國。"並受二師之說,尚無不同感覺的反映。以同類事實比較,夏侯 勝、夏侯建的感受就有所不同:《夏侯勝傳》云:"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及 《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蕳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 也。"又附《夏侯建傳》云:"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都有明顯的兼收 並蓄的表現。用以相證,孔安國所奉師法與歐陽學並無衝突。據《藝文 志》,"《歐陽章句》三十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安國任博士時, 《大夏侯章句》尚未撰作,他與歐陽氏淵源較深,很可能襲用歐陽師法。

武帝爲博士置弟子員,出於董仲舒、公孫弘的鼓吹,二人都是《公羊》學者,當時《五經》中惟有董氏公羊師法是現成的,所以太常首先給《春秋》公羊學招弟子員講授。景帝時,胡毋生、董仲舒先後擔任公羊博士。《武帝紀》云:"元光元年五月,韶賢良曰:'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董仲舒傳》載對策云:"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意見得到武帝贊同,即任江都王相。後來受丞相公孫弘的排擠,改任膠西王相,不久"病免"歸家。建元置《五經》博士後,董仲舒没有再任博士。據《公孫弘傳》,他在元光元年韶徵賢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移病免歸"。他是首任《春秋》博士,但不久即罷去。"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至太常。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人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一歲中至左內史。"他再次任《春秋》博士,不久即升遷顯職。到元狩五年置博士弟子員之後,太常首先講授《春秋》公羊學,這博士是誰?史書記載不明。《儒林‧胡毋生傳》云:"董生爲江都相,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吕步

舒。大爲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傳董氏師法的,除段仲無考外,三人經歷都不説曾爲博士。《武帝紀》載元狩六年六月詔曰:"今遺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食貨志下》云:"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遺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原來董仲舒弟子褚大擔任太常《春秋》公羊董氏師法博士。《倪寬傳》云:"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倪寬人太常受學,正在元狩五年,褚大"通五經",寬亦曾向他問學。這樣說來,元狩五年招收博士弟子員,講授經學,祇有孔安國講《尚書》歐陽學,褚大講《春秋》公羊董氏學。《張湯傳》云:"(張湯)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其實,不見得廷尉張湯要挑選《尚書》《春秋》方面的專才,而是這時候太常祇有這兩經的博士弟子,於是倪寬就到廷尉官署去當張湯的屬吏了。

從上述的探索中,可以看出武帝推行經書教育,困難很多,三十多年的 慘淡經營,立於學官的四經師法博士,屈指可數。縱然《史記》《漢書》的記 載或有疏略,終不至於大量遺漏,我相信大致就是這個樣子。由於高、惠、 文、景四代都尊信黄老刑名百家之說,經學幾乎絕跡於朝廷。武帝開始重 視經術,需要有一個培育的時期,他祇是爲昭、宣以後的經學昌盛作好準備 而已。

=

皮錫瑞以爲"經學自漢元、成至後漢爲極盛時代",從師法完具、經師衆多上衡量,應該説是對的。但這是表面現象;從實質上看,兩漢經學昌盛應從昭、宣開始,它的標志是:官學裏打破一經一博士(師法)的局面。這個局面的打破是從昭帝時開始醖釀,到宣帝黃龍元年才完成十二博士的定員,除《禮經》外,四經各有二至三個家法競爭,儘管各家所持立異的差別並不大,對當時政治學術多少有所影響。光武帝建武初年定員十四博士,不過對黃龍以後增立師法的承認,仍屬前一時期的餘波,建武以後官學裹全用

童

前代舊義講授,新的家法不再出現,今文經學從這時候開始衰落了。下面,就昭、宣兩世三十八年(宣帝死於黄龍元年十二月)中《五經》十二個師法家法爭立博士的事實經過,作一些鈎稽辨析,把這錯綜複雜的發展過程弄清楚。

我說經學昌盛的標志是打破一經一博士(師法)的局面,有人會提出質問:《詩經》今文學一開始就出現書本文字有所不同而各成師法的魯、韓、齊三家,而且文、景時都已立爲博士,《五經》博士開始就不是一經一師法。《詩經》開始就分三家,是對的。但這指私學傳授;在太常却是三人先後立爲博士。更重要的,文、景時代的太常博士不是學官,申公等三人的通曉《詩經》也被當作博士職掌的"通古今",没有把他們的經義看作經學,更談不上什麼師法。因此,不能把文、景時曾立《詩》博士當作打破一經一博士(師法)的證據。至於置《五經》博士以後,武帝一代三家《詩》也没有立爲博士的記載。《詩》有三家是個潛在的問題,當時矛盾還没有暴露,到昭帝時出現三家《詩》同時擔任博士的事件,解決這一矛盾的問題才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在昭帝始元年間,官學裹第一次同時出現魯、韓、齊三個師法的《詩》博士,他們是魯《詩》的韋賢,韓《詩》的蔡義和齊《詩》的白奇。

《韋賢傳》云:"字長孺,魯國鄒人也。爲人質樸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時賢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罷歸。年八十二薨。"敘歷官很清楚,罷歸家居不知有幾年,生卒年仍難確定。《外戚恩澤侯表》:"扶陽節侯韋賢,[宣帝本始]三年六月封,十年薨。"據此推算,封侯年七十三,罷相在地節三年,年七十七,家居五年,死於元康四年。以終年八十二上推,當生於景帝後元年,武帝死時已五十七歲。《百官公卿表》:"孝昭元鳳五年,詹事韋賢爲大鴻臚,四年爲長信少府。""孝宣本始三年,長信少府韋賢爲丞相。"爲大鴻臚以前的經歷無年月可查。《昭帝紀》云:"後元二年二月上(武帝)疾病,遂立昭帝爲太子,年八歲。明日,武帝崩。"據此知韋賢"進授昭帝《詩》"不在武帝之世。元鳳四年以前更歷詹事、光祿大夫兩職,假定

爲四、五年,那末"徵爲博士,給事中"在昭帝始元年間。《百官表》又云:"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郎。"就是昭帝八歲即位,改元始元,徵章賢爲博士,加給事中銜,便於出入宫禁,教皇帝讀魯《詩》。

《儒林·趙子傳》云:"趙子,河内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義。"蔡義 是韓嬰的再傳弟子。《蔡義傳》云"河内温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 韶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上召見義,説《詩》,甚悦之。擢爲光祿大夫 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爲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爲丞相,封陽平 侯。義爲丞相時年八十餘。爲相四歲薨。"蔡義是因昭帝詔求韓《詩》而躋 身顯宦,可見當時韓《詩》已成絶學。《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末附褚先生 補孝武、孝昭、孝宣所封國有"平陽"、"扶陽"兩侯,述韋賢與《漢書》同,述蔡 義事則云:"蔡義家在温,故師受韓《詩》,爲博士。"經褚先生一補,蔡義的經 歷幾乎與韋賢一樣,昭帝召見説詩,即拜爲博士給事中,進授韓《詩》,後遷 光祿大夫,仍帶給事中。褚少孫是宣、元間人,對當代事知之較稔,他補《史 記》雖以淺陋見譏,但不應該懷疑他所述史實是否可靠。蔡義"爲博士"在 昭帝在位十三年中的哪幾年?《宣帝紀》云:"本始三年六月己丑,丞相義 薨。"本傳稱爲丞相時"年八十餘",姑定爲八十二三。"爲相四歲",則卒年 八十六、七,上推生於文帝後七年或景帝前元年。武帝即位時年十七、八 歲,從韓嬰受《詩》不過二十歲光景,昭帝即位時年已七十一、二。《百官公 卿表》:"孝昭元鳳三年,光祿大夫蔡義爲少府。"任光祿大夫假定爲三年,爲 博士進授昭帝《詩》也在始元年間。

《蕭望之傳》云:"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丙吉薦望之在誅上官桀後。誅上官桀在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翌年被薦而爲霍光召見。望之生於武帝元封四年,至元鳳二年年二十九,以此上推,從后蒼受齊《詩》十年,當在武帝征和元年至昭帝始元四年之間。詣太常從白奇受業在始元五、六年間,後又從夏侯勝問學。白奇,顏師古云:"常同於后蒼受業,而奇後爲博士。"白奇、蕭望之從后蒼受齊《詩》,都屬私學傳授,不一定同時,先後受業,亦稱同

學。后蒼通《詩》《禮》,武帝末年任《禮》博士後,由其弟子白奇任齊《詩》博士。前後史實,正相合榫。這樣說來,白奇任齊《詩》博士也在始元年間。

白奇任齊《詩》博士是在太常教授博士弟子,韋賢任魯《詩》博士、蔡義任韓《詩》博士,都是加給事中銜進授昭帝。這時候,昭帝是個十多歲的童子,可能出於向學的熱忱,要求了解三家《詩》的差别而命同時進授,"詔求韓《詩》",即是這種向往絶學的明證。由於皇帝的愛好,打破了太常一經一師法的成規,事實的真相不正是這樣嗎?

宣帝元康年間,官學裏又同時出現魯、韓兩個師法的《詩》博士,他們是魯《詩》的王吉和韓《詩》的王式。

《王吉傳》云:"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學明經,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起家復爲益州刺史。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宫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據《宣帝紀》,宣帝親政在地節四年誅霍氏之後,徵王吉爲博士當在元康年間。《儒林·趙子傳》云:"(蔡)義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他是韓嬰的三傳弟子。

《儒林·王式傳》記王式被徵也在此時。"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諸博士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式徵來,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心嫉式。"博士江公是瑕丘江公之孫,《儒林·申公傳》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傳之。"江氏亦世傳魯《詩》。《儒林·瑕丘江公傳》云:"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蔡)千秋,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江博士又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皆明習。"然則徵博士江公在元康中,王式與江公辯論,其被徵亦在元康年間。宣帝容許韓《詩》、魯《詩》兩師法同時並立爲博士,可能是援昭帝舊例,冲破員數的矛盾進一步突出了。

元康以後,魯《詩》很興旺。韋賢之子韋玄成"修父業","以明經擢爲諫 大夫",雖仕途上超越了博士這階梯,但他依然成爲魯《詩》名家,"玄成及兄 子以《詩》授哀帝,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任魯《詩》博士的時間很短暫,而弟子中則有三人任魯《詩》博士。

《儒林·王式傳》又云:"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 "(式)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之學。"周予同氏根據此文,以爲張長安以博士身份參加石渠閣會議,又說"有一經數博士的,如魯《詩》。"似即指張、唐、褚三人"皆爲博士"①。其説可商。所謂"皆爲博士",乃史書記事"終言"之例,不是當時的史實。據《後·楊仁傳》李賢注引《漢官儀》,博士規定年在五十以上。元康時唐、褚剛應博士弟子選,年齡不會超過三十,張生先事式,可能長於唐、褚,但也不見得年在五十以上,縱然異才特選,也不至於三人同受破格。石渠會議時,唐、褚没有參加,張以什麼身份參加,不詳。三人相繼任魯《詩》博士是元、成之間的事。

参加石渠會議的魯《詩》博士另有其人,《儒林·王式傳》又云:"初,薛 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這位申公三傳弟子,倒是個正統的 魯《詩》學者。韋玄成以淮陽中尉的身份參加會議,比薛廣德要略遜一籌。

王吉在元康中任博士時,曾用經義上書,指斥朝政,"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便謝病歸家了。他没有能參加石渠閣會議。蔡義另一弟子食子公也是博士,但不知任職在何時。《儒林·趙子傳》云:"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長孫順爲博士當在元、成之世。石渠會議時,韓《詩》没有代表參加,既然以後長孫順任韓《詩》博士,十二博士中有韓《詩》是毋庸置疑的。

齊《詩》自白奇任博士後,一直後繼無人。后蒼的齊《詩》弟子尚有三人, 蕭望之、匡衡、翼奉都是著名的齊《詩》學者。匡衡是元帝時的博士,翼奉是 成帝時的博士。石渠會議時没有齊《詩》代表參加,但蕭望之以太子太傅主 持會議,齊《詩》博士名額不會受排擠。

經學家們說十二博士有三家《詩》,話是對的;但決不是像他們所說是由於文、景時已立於學官的緣故。三家《詩》博士雖中斷的時間很長,但昭、宣以後已經興旺起來了。增員時基本上都是承認既成事實,與《易》之三

① 見周予同、湯志鈞:《博士制度和秦漢政治》,《新建設》1963年1月號。

四

昭、宣兩代《尚書》學的發展,反映了師法家法的糾纏,爭奪博士的微妙,都是異乎尋常的。

《藝文志》云:"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好像《尚書》 三家師法分立的問題,到宣帝時才出現的。經學家敘述三家源流,也多含 糊其詞。其實,從學術淵源上考察,歐陽學傳自歐陽生,大小夏侯學傳自張 生,伏生後就分成兩派。但在官學裏,立的是歐陽師法,無論武帝時代還是 昭、宣兩代,都是一樣。如上文所闡述,武帝時大小夏侯氏還没有興起,太 常學官講授都用歐陽學,縱然史書記載缺略,人們也不會有疑問的。但昭 帝以後,大小夏侯家法相繼出現,問題就複雜起來了。以下,先就主導部 分,即歐陽師法方面作系統的疏説。上文説過"歐陽高爲博士已在昭帝時 了",過去經學史家從未説過歐陽高任博士在何時,因此需要補作考訂來證 明這個判斷。《儒林・歐陽生傳》云:"事伏生,授倪寬。寬授歐陽生子,世 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 博士,論石渠。"歐陽生至歐陽地餘凡六世。地餘參加石渠閣會議,從甘露 三年上推六世,假定爲一百四十年,則在惠帝五年,正是挾書令剛解除,伏 生開始教授《尚書》的時候。歐陽生之子之孫兩世無事跡可考,而倪寬師事 歐陽生又教授歐陽生子,弄清楚他的經歷有助於歐陽氏六世歷年的推定。 倪寬的卒年是確鑿的,《武帝紀》:"太初二年,御史大夫倪寬卒。"但年壽不 詳。有關倪寬的記載無"年老"字樣,未享高齡,姑定終年六十五,當生於文 帝前十三年。《百官公卿表》:"孝武元封元年,左内史倪寬爲御史大夫,八 年卒。"任御史大夫年五十八。"元鼎四年,中大夫倪寬爲左内史,三年遷。" 任左内史年五十五。任中大夫不知幾年。中大夫以前的經歷,用本傳對照 《百官表》來推定。《倪寬傳》云:"千乘人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 國。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除爲從史,之

北地畜數年,還至府,以爲掾。及湯爲御史大夫,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 擢爲中大夫。"升遷雖歷歷可數,但無歷官年月,仍難確定。據《百官表》,張 湯任廷尉在元朔三年,遷御史大夫在元狩三年三月,倪寬詣博士受業不得 早於元朔五年,一年射策補掌故,隨即補廷尉卒史,在元朔六年;到北地視 畜兩年多,還府爲廷尉掾,在元狩三年年初;張湯遷御史大夫,被舉薦爲侍 御史;後來武帝召見擢中大夫,不知在何年;但從元狩三年任侍御史到元鼎 四年由中大夫遷左內史,任兩職先後七年。然則詣博士受業四十四。倪寬 博士弟子受業之年推定之後,他那茫無可考的早年事跡才能約略推算。他 與歐陽生都是千乘人,從學必在少年,景帝前四年年十五從歐陽生學,三年 學成,二十歲開始授徒,歐陽生子和曹卿就在這時受業的。歐陽生子與倪 寬同輩,從寬受學已在壯年。歐陽高是歐陽生子之孫,自歐陽生子從倪寬 受學之年,至少經六十年至昭帝始元四年以後,年過五十,始任博士。又經 三十多年,歐陽高之孫地餘年在四十以上,以太子中庶子參加石渠閣會議。 這樣推定,紀傳表有關記載始能吻合,雖屬約計,出人不會太大。於是可以 證實歐陽高任歐陽師法博士在昭帝始元年間。

《儒林·林尊傳》云:"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林尊以歐陽《尚書》博士參加石渠閣會議。一師法不可能同時任兩博士,上引《歐陽生傳》"地餘後爲博士論石渠",也是史書記事"終言"之例,這時他年齡還不到五十,任博士當在甘露以後。《儒林·歐陽生傳》云:"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據《百官表》"孝元永光元年侍中大夫歐陽地餘爲少府",地餘任歐陽博士在元帝初元年間。前後推比,正相吻合。

《尚書》夏侯學第一個立爲博士的,也在昭帝之世。《夏侯勝傳》云:"字長公,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灾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尊立宣帝。遷長信少府。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下獄。繫再更冬。因大赦,出爲諫大夫給事中。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韶撰《尚書(説)》、《論語説》。年九十卒官。"據丙吉、疏廣、黄霸、蕭望之等傳及《百官公卿表》互推,定夏侯勝任太子太傅在宣帝元康三年至神爵四

重

年①。年九十卒官則死於神爵四年,上推牛年,當在景帝中三年,到武帝死 時已六十一歲,到昭帝死時已七十四歲。七十四歲以後的經歷都有記載, 可以復按。不易考定的是光祿大夫以前的事跡。博士升官往往是遷爲大 夫,可見他在昭帝死前一、二年任光祿大夫,徵爲博十在元鳳年間,與歐陽 高任歐陽博士正相銜接。《孔光傳》云:"(孔)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 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夏侯勝由博士遷光祿大夫,孔霸即繼任博士,昭帝一 代的《尚書》博士是没有中斷過的。經學家們都把夏侯勝、孔霸當作大夏侯 學的第一、第二個博士,在學術淵源上講是對的;但在官學裏,這樣說就不 符合實際情况。試問,他們被徵爲博士究竟是什麽學博士,甘露三年宣帝 用詔書發佈"乃立大小夏侯《尚書》",難道夏侯勝在昭帝時自己公開宣稱他 是夏侯學師法嗎?它和三家《詩》又有所不同,三家《詩》畢竟在文、景時先 後立爲博士,到昭、宣時還可以影戤,而夏侯氏則缺乏這個條件。也許有人 會提出《史記》、《漢書》的《儒林傳》裏都有"張生爲博士"的記載,夏侯勝是 張生的三傳弟子,不是也可影戤爲張生師法嗎?也不對。説張生在文帝以 前立爲博士是司馬遷的傳聞失實,與班氏稱晁錯"爲博士"同屬子虚烏有, 以後史書上絕不提及有什麽張生師法或晁錯師法。因此,這是不能與三家 《詩》相提並論的。此外,在探索中,我們倒發現一個問題,夏侯勝治《尚 書》,除從始昌受業外,還"後事蕳卿","又從歐陽氏問",蕳卿是倪寬門人, 是歐陽學的嫡派;所稱歐陽氏,顯然是歐陽高的父親或祖父。可見他接受 《尚書》學有兩個來源,一是夏侯始昌,即來自張生;一是歐陽氏。既然當時 祇有歐陽學立於學官,那末非常明顯,夏侯勝以蕳卿、歐陽某的弟子而被徵 爲歐陽師法博士,也就是説夏侯勝、孔霸相繼擔任歐陽《尚書》博士。當然, 由於"所聞非一師",他與歐陽學畢竟有所不同,從歐陽學體系來衡量,應該 是歐陽師法中的夏侯氏家法,有分立的必要,所以在遷太子太傅後,宣帝要 他撰《尚書説》,爲建立新師法作好準備。後人把他當作大夏侯《尚書》的鼻 祖,是從大夏侯學立於學官後的觀念來追述的。

經學家們又一致認爲《尚書》從大夏侯學中分出小夏侯學來。在學術

① 同第 473 頁注。

淵源上講是對的;但在官學裏,這樣說就不符合實際情况。《夏侯勝傳》又 云:"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 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説。建卒自顓門名經,爲議郎博 士,至太子少傅。"夏侯建生卒無可考,爲勝之從兄子,兩人年齡相差不會太 大。又弟子張山拊"爲博士論石渠",可證他"爲議郎博士"當在宣帝初年。 什麽叫做"議郎博士"? 張金吾云:"兩漢之制,立於學官者置博士,未立學 官者,西漢曰議郎,亦曰待韶,《儒林傳》所謂'《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 向、周慶、丁姓'是也。東漢曰講郎,《儒林傳》所謂'擢高第爲講郎'是也。" 據《儒林·瑕丘江公傳》,宣帝扶植《穀梁》學時,曾"以(蔡)千秋爲郎中户 將,選郎十人從受",郎官本爲宫廷宿衛,皇帝選他們學習某經,其有成就 者,未任博士時先授以某經議郎。張氏之説雖有可取,猶未達一間。以 "《穀梁》議郎尹更始"作類比,此即《尚書》議郎夏侯建。所謂議郎博士即先 授《尚書》議郎後授《尚書》博士的意思。夏侯建本是歐陽高的弟子,自可援 夏侯勝例,以小夏侯家法而立爲歐陽師法博士。但他的家法内容比大夏侯 更爲龐雜,自"顓門名師",不僅與孔霸不同,不是繼承夏侯勝家法;而且從 宫廷培育爲《尚書》議郎而後實授博士,事實上宣帝已承認他别起師法,其 時已在石渠閣會議前夕,和孟《易》一樣微妙,先造成事實而後在會議上得 到承認。

到石渠閣會議時,夏侯勝已病死,夏侯建已遷太子少傅,爭立博士的事,主要在他們的弟子中進行。夏侯勝兩弟子,孔霸已遷詹事,"授太子經";周堪以"譯官令論於石渠",這一派的聲勢不算小。《儒林·周堪傳》云:"(堪)經最高,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孔霸子光亦事牟卿。"據《孔光傳》"成帝初即位,舉爲博士",則牟卿爲博士當在元帝之世。

夏侯建弟子、《儒林·張山拊傳》云:"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 爲博士,論石渠。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子儒、信都秦恭延君、 陳留假倉子驕。倉以謁者論石渠。"這一派的陣容頗壯大。夏侯建繼孔霸 之後,仍以小夏侯家法立爲歐陽學博士。但張山拊繼夏侯建立爲博士時, 歐陽學嫡派林尊也任博士,這超員現象促進了石渠閣會議的迅速召開。根 據這些事實,可以證明大、小夏侯學同時從歐陽學中分離出來,有人以爲小

#

五

"《易》楊"博士從昭帝初年起中斷了很長一段時間,到宣帝中期在施讎、孟喜、梁丘賀三家爭奪中由施讎繼任博士。三家爭立的過程極爲曲折,與《詩》《書》的分立迥然不同。上文已論定田王孫用楊何師法立爲博士,施讎、孟喜、梁丘賀都是太常博士弟子。《儒林·施讎傳》云:"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這是童年受讀,田王孫尚未擔任博士。又云:"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這是三人同在太常完成楊《易》師法的學習。施讎兩次從學都在武帝時。到宣帝時,"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乃遺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百官公卿表》:"孝宣神爵三年,光祿大夫梁丘賀爲少府。"可證施讎拜博士在神爵、五鳳之間。

三弟子中孟喜最爲傑出,三國時的《易》學名家荀爽、虞翻都屬孟學,而保存至今的西漢《易》說,也以孟氏最多。但孟喜本人未爲博士、《儒林·孟喜傳》云:"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灾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絶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這段記載説明:(一)三弟子爭奪"《易》楊"博士在五鳳年間,"博士缺",即田王孫死後,"《易》楊"中斷很久,宣帝要在三弟子中挑選後繼者。梁丘賀已至顯官,本人固然不會覬鋧博士之職,但他的兒子梁丘臨是施讎弟子,施讎被選中,梁丘臨即屬當然的後繼者。梁丘賀極力排斥孟喜的原因即在於此。胡秉虔云:"案三家之《易》喜最高,而同門梁丘賀嫉之。'衆人薦喜',公論也;'喜改師法',誣詞也。宣帝何自而聞,賀方爲少府,近幸故也,於是韶拜施讎爲

博士矣。"這分析是深刻的,但改師法則並非誣詞。(二)孟喜除接受田王孫所傳"《易》楊"師法外,又接受"《易》家候陰陽灾異書"和趙賓"小數書",確已背離楊何師法。但根據《藝文志》云"《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三人各自完成家法。又云"《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脱無咎、悔亡",三家所持經本亦微有異同。據此可知,三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改了師法,施、孟爭奪博士,實質上是三家家法之爭。(三)孟喜《易》義最高,儒生中很有威望,有壓倒兩家的趨勢;而梁丘賀依仗宣帝愛幸,以保持"《易》楊"師法爲幌子,攻擊孟喜"改師法"而把他打敗了,於是施讎以楊何師法後繼者的姿態出任博士,使這場斗爭在形式上表現爲堅持"《易》楊"師法的勝利。

可是問題没有徹底解決,到甘露年間,三家爭奪博士采取促使增員的 形式,他們的弟子都在暗中推波助瀾。《儒林·孟喜傳》云:"喜授同郡白光 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爲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儒林·梁丘賀傳》 云:"傳子臨,亦入説,爲黄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 ……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此二 文有脱有誤。孟喜以改師法被擯棄以後,其弟子繼起爭立學官,就索性擡 出"孟《易》"來與施讎抗衡。其時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都以家法爭取 立學,孟氏弟子的要求也是合乎潮流的。但孟《易》何時立於學官,白光、翟 牧何時爲博士,均無記載。《宣帝紀》載甘露三年詔書"乃立梁丘《易》",没 有提及孟《易》,但《儒林傳·贊》則云"復立施、孟、梁丘《易》",《百官公卿 表》"稍增員十二人",以光武十四博士推比,也有孟《易》,三占從二,没有理 由把"孟《易》"排斥在十二博士之外。更引人注意的是:劉歆《移太常博士 書》所稱"往者博士,《易》有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梁丘《易》"云云,他把 施、孟代替"《易》楊"固然是錯誤的,但説孟《易》也立於梁丘之前倒是道破 了真相。根據這一綫索判斷,在石渠閣會議前,宣帝已承認"孟《易》"立於 學官,祇待員數的確定。其事微妙,官方記載容有疏略。白光、翟牧均無事 跡可考。《朱云傳》云:"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 蕭望之受《論語》。"據《百官公卿表》"孝宣黄龍元年,太子太傅蕭望之爲前 將軍,一年爲光祿勛",白子友爲《易》博士在黄龍元年。胡秉虔云:"或即孟

置

喜弟子白光。"以爲白光之字少子是子友之訛。以前後史事互證,此説可信。《朱云傳》又云:"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説,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云者,召入,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繇是爲博士。"可見朱云是孟喜的再傳弟子,孟與梁丘兩家始終對立。

關於梁丘《易》立學問題,尤爲蹊蹺。宣帝"善梁丘氏説",他既承認孟氏弟子别起師法,勢必同時立梁丘《易》。但梁丘賀官少府顯職,不可能降就博士;而其子梁丘臨固然具備學官的條件,但在經學事務中宣帝倚爲左右手,不應使其專任教職,以致梁丘博士一席始終無人充任。上文"臨代五鹿充宗爲少府"句有誤字。《百官公卿表》"孝元建昭元年,尚書令五鹿充宗爲少府;五年,貶爲玄菟太守。"又"竞寧元年,河南太守信臣爲少府。"代五鹿充宗爲少府的,是召信臣而不是梁丘臨。劉奉世校云:"代當爲授。"五鹿充宗是梁丘臨的弟子。《儒林・梁丘賀傳》又云:"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爲博士。"梁丘《易》自五鹿充宗傳至士孫張,才填補了這虚懸已久的博士席位,最早在元帝末年,說不定還在成帝時代。

石渠閣會議時,施讎以"《易》楊"博士的身份,"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孟喜任丞相掾,白光、翟牧不知任何職,三人均未參加會議。梁丘賀仍在少府(據《儒林傳》、《百官表》推定黄龍元年"年老終官"),梁丘臨以黄門侍郎"奉使問諸儒於石渠"。會議上施讎獨占《易經》一席,兩家的活動在幕後,雜論同異似乎並不熱烈。會議以後,《易經》增員爲三人,"孟《易》"、"梁丘《易》"立於學官,相應地"《易》楊"亦改爲"施《易》",形成三家師法並立。

《春秋》在昭帝時代,和武帝時一樣,《公羊》學保持獨占的局面。這時《公羊》學大師是董仲舒再傳弟子眭孟。《宋書·符瑞志》稱"博士眭孟",據前後《漢書》没有眭孟出任博士的記載,後人傳說不足信。眭孟有兩個出色的弟子,即嚴彭祖和顏安樂,後來發展爲嚴、顏兩個師法博士。但在石渠閣會議前,《公羊》學者正在對付《穀梁》學的復起,嚴、顏的矛盾尚未激化。在

兩漢,《公羊傳》、《穀梁傳》和伏生《尚書大傳》、申公《詩傳》一樣,都屬傳記, 没有升格爲經,觀《藝文志》自明。某些經學史家有意無意間以爲《公》、 《穀》二經立於學官,那是十分錯誤的。二傳本是經師據口傳秦前經義匯輯 而成,《穀梁》更是《公羊》的仿作,武帝時兩家爭立,確實瑕丘江公"不如仲 舒",他失敗了。以後,《公羊》大興,《穀梁》浸微。《武五子傳》云:"戾太子 據,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少壯,韶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 梁》。"據《儒林·瑕丘江公傳》云"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可見戾太子"受 《公羊》"不過從父命,"受《穀梁》"乃出於衷心宗仰。戾太子亦稱衛太子,後 因其母衛后失寵,受江充挑撥,父子間發生嫌隙,構成巫蠱冤案而自殺。宣 帝是戾太子的嫡孫,同情祖父冤死,愛屋及烏,居然對《穀梁傳》感興趣了。 《儒林·瑕丘江公傳》云:"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 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 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韋賢、夏侯勝對二傳未必有何研究,爲迎合宣帝 意見,提出魯學齊學來肯定《穀梁》而不廢《公羊》。這時《穀梁》學者不多, 祇有一個蔡千秋。據説瑕丘江公傳《穀梁》,"唯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 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蔡千秋 既集江公二弟子之學,自然最出色,"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説, 上善《穀梁》説,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這是宣帝時《公羊》、《穀梁》兩學 第一次交鋒,出於宣帝的偏袒,《穀梁》學者總算站起來了。"復求能爲《穀 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爲郎中户將,選郎十人從受。" 郎中户將者,郎中分車、騎、户三將,户將主持王宫門户的侍衛。所謂選郎 從受,與梁丘《易》"選髙材郎十人從臨講"如出一轍,都是皇帝的重點培養。 誰料,"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欲助之"。 在《漢書》裏,瑕丘江公與其孫江公往往糾纏,瑕丘江公是武帝時人,是《穀 梁》學第一代大師,没有擔任博士,爲了與其孫江公區别,有時亦稱大江公; 其孫江公,亦稱江翁或江生,宣帝時人,《後·卓茂傳》"元帝時學於長安,事 博士江生",李賢注"昭帝時爲博士,號《魯詩》宗",范書李注皆誤。他擔任 過博士,亦稱博士江公或博士江翁。但他在什麼時候擔任什麼博士,頗難 考定,這句"徵江公孫爲博士"就很費解。《儒林・申公傳》云:"申公卒以

#

《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甚盛。"《史記·儒林列傳》没有這段話。也許是司馬遷所聞不廣,但申公傳《春秋》是否出於瑕丘江公的攀附也有可能。因爲瑕丘江公受學於申公而世傳兩經,於是在《王式傳》裏又被説成"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而居然揶揄起魯《詩》權威王式來了。但傳魯《詩》的學者無一出於江公之門。因此,"徵江公孫爲博士"祇能作《穀梁》博士解,也祇能説出於宣帝的破格特徵。宣帝偏愛《穀梁》,自己破壞官制員數規定。可是江公孫任博士也不久,"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韶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周慶、丁姓本是榮廣弟子,到甘露中勉强把《穀梁傳》讀通而能作解説,準備與《公羊》學者一決雌雄。

《易》、《春秋》兩經的爭立師法博士都在宣帝直接干預下進行,梁丘《易》和穀梁《春秋》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是無法與他們的對手抗衡的。

《五經》爭立師法博士中,惟有《禮經》是個例外。自從武帝末年后蒼出 任博士以後,官學裏一直保持"后《禮》"師法。后蒼死於宣帝本始二年以 后,有弟子四人。《儒林·孟卿傳》云:"蒼説《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 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德號大戴, 爲信都大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 渠。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繼后蒼任博士 者爲戴聖。但《何武傳》載戴聖經歷,乃先爲九江太守,後爲博士。二傳均 係明文,很難斷其孰正孰誤。據《何武傳》推定,戴聖生於武帝天漢、太始之 際,到石渠閣會議時不過四十五六歲,與五十任博士的規定似有未合。但 《通典》等書引《石渠議奏》載聞人通漢、戴聖等人的辨難,確鑿無疑,豈容抹 殺;而《何武傳》則依事敍述,層次分明,亦屬可靠。在武帝初置《五經》博士 時,公孫弘曾先後兩度擔任《春秋》公羊博士;元、成之際,師丹亦兩度擔任 齊《詩》博士;戴聖亦如此例。當石渠閣會議準備討論《禮服》,而《禮》博士 久缺,戴聖被任爲繼其師的后《禮》博士;至成帝陽朔年間九江太守罷職後, 家法完成,才正式立爲小戴師法博士。至於戴德自完成家法后,没有立於 學官。到哀、平之際,其弟子徐良,用其師家法,立爲大戴師法博士。

總起來看,《詩》《書》《易》《春秋》四經在昭、宣兩代中,都分成幾個家

法,爭立博士,從而促使經義的發揚。分家爭立的表現形式固然各不相同, 而擴充博士員數則是共同的要求。宣帝對經學並不了解,試圖解決這個矛 盾,他召開一次會議來弄清楚《五經》的異同,決定哪些要增加師法。這就 是石渠閣會議。

六

石渠閣在未央宫中。《三輔黄圖》①云:"南出第三門曰西安門,北對未央宫。一曰便門,即平門也。"未央宫在長安城西南角。它由前殿和許多殿閣組成,《黄圖》又云:"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五十丈,高三丈五尺。營未央宫,因龍首山以制前殿;至孝武,以木蘭爲棼橑,文杏爲梁柱,金鋪玉户,華榱璧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丹墀,左磩右平。(案舊圖):漸臺,織室(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郊廟之服),凌室(藏冰之所),皆在未央宫。宣室(布政教之室),温室(温室殿,武帝建,冬處之温暖),清凉(清凉殿,夏居之則清凉,亦曰延清室),在未央殿北;宣明,廣明,在未央殿東;昆德,玉堂(有大玉堂、小玉堂殿),在未央殿西;其中又有麒麟、金華、承明殿;石渠、天禄、麒麟閣;金馬、青瑣門;玄武、蒼龍二闕;畫堂、朱雀堂、甲關、非常室。"以前殿爲中心,構成這氣勢雄偉的建築羣。

石渠閣是三閣之一。《黄圖》又云:"未央宫有石渠閣,蕭何所造,其下礲石爲渠以導,若今御溝,因爲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又成帝於此藏秘書焉。"《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宫殿北,甘露中《五經》諸儒雜論於石渠閣。""天祿閣、石渠閣在大殿北,以藏秘書,又畫賢臣像凡二十人,霍光第一,蘇武第十二。"《故事》所載有誤。畫像在麒麟閣,祇有十一人。《蘇武傳》云:"甘露三年,單於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

① 《三輔黄圖》不著撰人名氏,孫星衍以爲漢末人所作,原本有圖,"特以文爲標識,故其詞甚簡"。書已亡佚,圖不傳,佚文散見於羣書所引,不免夾雜後人補苴之詞,今據孫星衍、莊逵吉校定本,經過孫氏的篩選,比較可信。

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十一人的最後三人是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宣帝自比周宣王,爲漢室中興之主,把十一人比作方叔、召虎等,畫像也在甘露三年繪成,據《宣帝紀》稱"匈奴遂定",實現文治武功的昌盛,召開這樣的經學會議也正合適。而十一人中梁丘賀、蕭望之都是當時著名的經師,蕭望之還主持了這次會議。三閣都是藏書之所,與會議氣氛也很協調。這些經師大多數出身寒素,本來"待詔金馬門"已視作難得的際遇;而一旦出人禁中,在壯麗的未央宫裏,窺秘書,睹畫像,討論最高的學術問題,怎能不感戴這殊禮之榮寵呢!

會議由"巨儒達學,名節並重,博覽古今"(顏師古語)的太子太傅蕭望之主持,十餘人一起平議得失。十餘人姓名不詳。黄門侍郎梁丘臨擔任提問,有些問題是宣帝提出而經他整理的,他的任務叫"奉使問"。宣帝還派使者監議,梁丘臨似乎也具有使者身份。

《宣帝紀》記會議召開不繫於某月之下。《通典》七十七引議奏標明"甘露三年三月",其實評議不止一次,不一定都在三月中舉行。

《儒林·瑕丘江公傳》敍述《公》《穀》爭辯的那次會議較爲具體而生動:

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傳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韶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納,下同)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

雙方陣容旗鼓相當,所議內容三十餘事雖不可知,以嚴彭祖之精深,從"多不見從"句中就可以窺見其所論頗有可觀。但評議人未必支持《公羊》學,畢竟公孫弘"比輯其義"的時代已經過去,《公羊》學獨占的局面終於打破,《穀梁》學並立於學官,"慶、姓皆爲博士",周慶出任首届《穀梁》師法博士。

《宣帝紀》説"上親稱制臨決焉",蔡邕《獨斷》云:"制詔:制者,王者之言必爲法制也。詔猶告也,告教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羣臣有所奏

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由臣下草擬制書,皇帝批上一個"可"字,就成了王者之言所定的法制。但石渠閣會議上所發表的經義,分歧很大,蕭望之的評議也作不了定論,皇帝臨決,畫個"可"字解決不了問題,所以《石渠議奏》的"制曰"比較具體,試引《通典》九十所載《禮經議奏》:

戴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絶其禄位,使其 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子爲文。"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爲文。"

此文問詞已佚。所問大夫與君政見不合而出亡在外,其嫡子奉宗廟,何以仍稱長子?二人均以經義作解説,一以承宗廟,一以重遺體立論,主張不以父之亡爲嫌;而宣帝則着眼於嫡子尚在國中,含義就不一樣,可見這次會議他也着實花了一點功夫。

参加會議的諸儒,一是現任博士官,二是對某經某學學有成就的,以所任官職參加。以布衣參加的祇有一人。

魯《詩》:博士薛廣德,淮陽中尉韋玄成,布衣張長安。

韓《詩》:無人參加。元帝時蔡義弟子食生爲博士。

齊《詩》:太子太傅蕭望之是齊《詩》學者,主持會議。元帝時后蒼弟子匡衡爲博士。

歐陽《書》:博士林尊,太子中庶歐陽地餘。

宣帝制曰:"以在,故言長子。"

大夏侯《書》:譯官令周堪。元帝時周堪弟子牟卿爲博士。

小夏侯《書》:拊,謁者假倉。

后《禮》:博士戴聖,太子舍人聞人通漢。

施《易》:博士施讎。

孟《易》:無人參加。會議後孟喜弟子白光爲博士。

梁丘《易》:黄門侍郎梁丘臨。元、成之際士孫張爲博士。

公羊《春秋》: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許廣。

穀梁《春秋》: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中郎王亥。會議後周 慶爲博士。

會議所討論的問題,編成《石渠議奏》。《藝文志》著錄:《(尚書)議奏》四十二篇、《(禮)議奏》三十八篇、《(春秋)議奏》三十九篇、《(論語)議奏》十八篇、《五經雜議》十八篇(自注:"石渠論"),共一百五十五篇,都已亡佚。流傳至今而保存於《通典》、《續漢志》補注、《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政和本義》等書所引《禮服》佚文二十多條。《詩》《易》無議奏,《詩》祇有薛廣德、《易》祇有施讎參加,没有對立面,無從爭議,評論經文異同自可收入《五經雜議》。《蕭望之傳》云"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因此會議上《五經》以外還討論到《論語》,而保存至今的佚文,就是雜論《禮服》的議奏。會議的結果,《宣帝紀》載有詔書的摘要:

韶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

從表面看,新擴充四個師法博士;其實,承認既成事實,(1)《詩》分立了魯、韓、齊三個師法博士;(2)改"《易》楊"爲"施《易》";(3)同時承認了"孟《易》"。這樣,《詩》《書》《易》各分一經爲三個師法博士,《春秋》分爲兩個師法博士,《禮》仍祇后氏一家,凡十二博士。

過了兩年,至黄龍元年,官制上定了員數,即《百官公卿表》所稱"武帝 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黄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

黄龍定員十二博士使西漢實施經書教育而建立起來的經學博士官制度趨於完善。以後,增員事件雖仍不斷發生,但不是根本性的變革。元帝時補了京房《易》;成帝陽朔年間戴聖再度出任博士,改"《禮》后"爲小戴師法,從而促使戴德家法在哀、平之際由其弟子徐良出任大戴師法博士;《公羊》嚴、顏兩家開始分裂,光武帝重振經學時承認兩家並立於學官,並淘汰了穀梁《春秋》,重定爲十四博士。這一甘露以來八十多年演變的結果,從制度上看,不過是黄龍十二博士的修正和擴充而已。

建武以後,太學制度進一步鞏固,從此不再出現家法分立;官學博士依

七

武帝獨尊儒術的目的在於推行經書教育,把博士改爲教育官,並首創 博士弟子員制度,與民間私學傳授相並行,出現了官學傳授,學校制度就産 生了。《史記·儒林列傳》云:"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 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 嘆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禮、射都是前代的 教學科目,於是把它當作漢初恢復部分教育事業的例證。由於他們心目中 都存在一個三代學制或四代學制的美好圖景,敍述武帝辦學,不免要牽扯 到復興三代盛業上去。其實不然。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學校,無論在教 學内容、教學方法以及教育對象諸方面都有顯著的不同。卜辭裏已有"學" 字,"丙子卜貞:多子其征學"(《龜甲獸骨文字》卷 2.25.9),而西周青銅器 裹頗多學禮的記載,穆王時器《静殷》"王令静嗣射學宫。静學(教)射無罪 (斁)。"恭王時器《趙曹鼎(二)》"王射于射廬。"又《師湯父鼎》"王才(在)射 廬。"懿王時器《匡卣》"王才射廬,乍象舞。"(以上均見《兩周金文辭大系》錄 編)射、舞是主要教學科目,射廬是學宫的一個部門。《詩經》的某些篇什也 有涉及學校,《大雅·靈臺》"于論鼓鍾,于樂辟廳。"又《思齊》"雝雝在宫,肅 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魯頌・泮水》"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既作 泮宫,淮夷攸服。"與彝銘所述相印證,這些詩篇對學宫的歌頌,正好證明西 周貴族學校的存在。可是,歷代學者侈談三代或四代學制,所據以論證的, 都屬於晚周以至秦漢人的記載,儘管經過後人的彌縫折衷,各類學校頗具 規模,令人産生漪敷盛哉的感覺;但深入推究,却又所記相互矛盾,莫衷一

煮

是。我們對這些記載,既不要盲目信從,也不應以其出於傳說而一筆抹殺。 概括地説,春秋以前,存在兩種學校,一種是國學,一種是鄉學。國學是在 城市裏的學校、《禮記・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 廳,諸侯曰頖宫"。雖係秦、漢之際人所述,以其與西周彝銘、《詩經》吻合, 自屬可信。小學在王宫南之左,歷來無異議;太學在郊,則羣書所記,不僅 有所謂"四代異名"的分歧,而且還分左右南北而出現四郊之學的異説。顯 然,這些爭議不過是晚周儒家"禮説"的不同而已。所謂郊,依《周禮》説,即 離城五十里之内。鄭玄引伏生《尚書傳》説更爲靈活:"百里之國二十里之 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都以爲近郊仍屬城市。 大學在郊,或南或北,或左或右,祇有一所太學。《禮記‧學記》云:"古之教 者,國有學。"即包括城内小學、城外太學而言。《周禮》百里之内謂之鄉,二 百里之内謂之遂,這裏的學校稱爲鄉學。《孟子・滕文公》云:"夏曰校,殷 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學記》云:"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這些 鄉學,無疑是很確鑿的。但必須辨明,不是所有鄉、遂、州、縣、黨、鄙都有學 校,祇有貴族所居之處,才得辦起學來。因此,後儒根據《周禮》州長職"春 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推比,以爲"六鄉有六庠,三十州有三十序,百五十 黨有百五十序","邦畿千里必當有學數千,推之畿外九州邦國當有學數萬" 云云,全是推測之詞,不足信據。

關於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西周彝銘所述的射、樂、舞,當然不是全面的反映,但可根據它來檢驗晚周的追述是否符合古制。依此標準,則《禮記·文王世子》的記載是十分可靠的。"凡學(教)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教)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教)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所教干戈羽籥,屬於舞蹈;誦(徒歌)詩、弦歌(琴瑟伴奏),屬於音樂;執禮,各種禮典儀式的演習;讀書,誦讀歷代帝王的誥誓教令,即今《尚書》。又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學禮往往提到養老,有人以爲"養老之禮在太學舉行",與教育無關,這是錯誤的。養老與乞言、合語聯繫在一起。乞言者,向年老的賢者探求善言。合語者,在歡宴時"得言説先王之法"(孔疏語)。顯

然這是德行教育,養老是學禮的一個重要內容。此外還有學射,即《静殷》、《趙曹鼎(二)》所記和《周禮》州長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諸子職"秋合諸射"。值得注意的,在教學方法上,諸科目中祇有"讀《書》"是書本知識的傳習,其他都是技能的傳授。

至於教育對象,當時總稱爲國子。《王制》有明確規定:"王太子、王子、 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國之俊選",是奴隸主階級的子弟。

無論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以及教育對象,都和武帝所實施的經書教育完全不同。這正反映奴隸制和封建制在教育上的差異。因此,武帝設置的教育制度決不是所謂三代學制的恢復,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一個創舉。

武帝推行經書教育的第一個措施,就是上面説過的改變博士官的性質,即建立"掌教弟子"的經學博士。第二個措施是挑選博士弟子,相應地設置太學和郡國學校。這些,早在建元初年董仲舒應賢良對策已經提出倡議:

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 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怎樣與辦太學,顯然是在董氏初倡議時他自己也不明確的。所謂養士就是培養人才,培養用董氏所說的"王道"來治理國家的高中級官吏。本來,高祖從戰爭中取得天下之後,一直從功臣及其後裔中選拔管理人才已不適應當時的需要,建立學校來培養人才已成當務之急。這個没有具體化的倡議,受到武帝的重視,以後的設施,都是從這裏出發的。

過了十多年,丞相公孫弘提出具體的建議:

古者政教未治,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與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

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 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 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①

"因舊官而興"指博士改爲教育官仍隸屬於"掌宗廟禮儀"的太常卿。受當時條件的限制,不可能成立專管教育的機構。《續·百官志》云:"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中興轉爲祭酒。"不知西漢何時置博士僕射。當太學建成,博士弟子不必再到太常受業,才有博士自立首腦的必要。從這時開始,經學博士逐漸形成半獨立狀態,專負教育弟子的職責。

關於博士弟子的遴選,如公孫弘所規定,一部分太常從關中地區挑選,另一部分由郡國薦舉。博士弟子受"復其身"(免除徭役)的待遇,這在當時很吸引人的,敦行明經,力爭入選,就蔚爲風氣。入選的是些什麼樣人呢?我們不要求封建帝王實行人民教育,詣太常(或太學)受業的多半還是社會上層階層的子弟,用明經薦舉,貧苦平民也是辦不到的。但是,東漢明帝時曾設置"四姓小侯學",《後・張酺傳》"永平九年,顯宗爲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後・儒林列傳》"明帝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别立校舍。"功臣外戚的子弟已另設學校教授,那末太學弟子的遴選,至少在表面上不分貧富貴賤,倪寬受業太常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元朔五年初置博士弟子時,祇有《尚書》孔安國、《公羊》褚大兩博士,弟子不過一二十人。《倪寬傳》云:"以郡國選詣博士,貧無資用,當爲弟子都養。"顏注:"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可見弟子在受業期間没有生活供給,衣食自理;同時也證明那時尚無太學,在太常受業。《藝文志》顏注引晋灼云"西京無太學",吴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太學興於元朔三年",王應麟《困學紀聞》引或曰"晋灼以漢初言,《黄圖》記武帝時",這些説法均屬臆測,絕無根據,不足信據。《儒林傳》

① 此據《史記·儒林列傳》,與《漢書·儒林傳》文有異同,如"所聞"下删"者"字,"而請諸不稱者罰"句改"不"作"能"又删"罰"字,義自不同,當從《史記》。

云:"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所稱"今天子太學弟子少",則成帝末已有太學,有明文可據。此外,《漢書》裏尚有兩則有關太學的記載。《王褒傳》云:

上(宣帝)頗作歌詩,欲輿協律之事,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

證以《何武傳》"神爵、元鳳之間,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習歌之"。宣帝神爵、元鳳間何武在太學前歌《中和》等三詩,非常確鑿地證明這時已有太學。《鮑宣傳》云:

拜宣爲司隸。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鈎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車馬,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

孔光於成帝綏和二年三月爲丞相,至哀帝二年四月免,前後兩年,此爲成、 哀之間事,又確鑿地證明以王咸爲首的博士弟子在太學前集會,他們是在 太學受業的。又《後·循吏·任延傳》云:

馬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值倉卒避兵之 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

畫

任延學於太學約在王莽天鳳三年以後。凡此等記載均證明西漢有太學。 但何時興建則無法考定。《武帝紀‧贊》云:"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 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禧,禮百神,紹周後,號今文意,燒焉可述。"贊揚武 帝事功,郊祀以下諸項都有事實可徵,而列作首項的"興太學",不可能出於 虚譽。就事實作分析,開始時兩經一二十個弟子在太常受業,或許尚能應 付;到武帝末年,博士逐漸充實,弟子增至四五十人,到昭帝時擴充名額至 一百人,不是以"宗廟禮儀"爲主要職掌的太常官署所能容納,非别設機構 不可,太學興建於武、昭之際是毋庸置疑的。

事實弄清楚之後,引述漢末人所作的《三輔黄圖》相印證,始能信其爲 實錄。

- "漢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孝武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
- "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始曰清臺,本爲候者觀陰陽天文灾變,更名 曰靈臺。"
 - "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
 - "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

太學、辟雍在一起,與靈臺亦相近。辟雍、靈臺均屬禮儀性的建築,而 太學則係博士弟子受業之所。它是武帝末年的建築,歷昭、官、元、成、哀五 代無所變更,至王莽時又進行擴建。《王莽傳》云:"是歲(元始四年),莽奏 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三輔黄 圖》對此也有記載:

- "王莽作宰衡時,建弟子舍萬區。"
- "王莽爲宰衡,起靈臺,作長門宫。南去堤三百步,起國學於國內 之西,南爲博士之宫,寺門北出。正於其中央爲射宫,門西出,殿堂南 向,爲墻,選士肄射於此中。此外爲博士舍三十區,周環之。"

增建博士舍三十區、弟子舍萬區,是王莽對教育事業做的好事。據此 可證以前的太學也可給弟子住宿,不過較爲簡陋而已。

東漢的洛陽太學是史有明徵的。《後·光武帝紀》云:"建武五年十月,

還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初起太學。車駕還宫,幸太學。"李賢注引陸機《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宫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又:"中元元年,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被樊準稱爲"投戈講藝,息馬論道"的光武帝,確實是戰亂還未完全平息,已修起太學;隔了二十六年海内升平,才建築三雍。三雍與太學,當時人們的認識雖往往聯繫在一起,但後者屬於教育事業的重要條件,與禮儀性建築畢竟要分個輕重緩急。光武帝在三雍剛落成時就死了,這隆重的古禮還留給明帝去舉行。《後·儒林列傳》云:

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之孫、四姓末屬,别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隔了七十年光景,順帝永建年間,太學又曾擴建和修繕,《後·翟酺傳》云:

初,酺之爲大匠,上言: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横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頹廢,至爲園采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此即《後·順帝紀》"永建六年秋九月辛巳,繕起太學",亦即《後·儒林列傳》所稱:"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太學包括講堂和學舍兩個部分,而講堂尤爲重要。此文提到"內外講堂",足以互證長安太學也是這樣,不過前人没有記述而已。

重

靈帝熹平四年,蔡邕等正定諸經文字,"自書册於碑,鐫刻於太學門外。"熹平一字石經的鐫刻是人所共知的事。李賢注引《洛陽記》云:"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可見太學進門即是講堂。

太學弟子從武帝初置員五十人起,以後代有增加,西漢最多爲三千人。 王莽時"勿以爲員",人數當亦可觀。光武帝以後,歷明、章、和、順相繼發展,到質帝時多至三萬人。桓、靈之際,太學生介人黨爭,《後·黨錮列傳》 所稱"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仍保持這個數目。學校 是仕進的必經之路,因此,"遊於太學""受業太學"的記載,見於上自公卿、 下至掾史的列傳,不勝枚舉。

洛陽太學的規模比起長安太學來要宏大得多,員數增多,房室也相應 擴展。但它的構造,在恢復三代學制的"禮說"支配下,東漢學宫不可能不 仿自前代。

八

武帝推行經書教育在舉辦地方學校方面,成績更爲顯著。

郡國學校,在景帝末年已見端倪。《循吏·文翁傳》云:"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王國維氏根據此文,作出漢初博士已有弟子的判斷。其實,景帝時太常博士不是學官,《百官公卿表》界劃甚明,所謂受業博士仍是私學傳授,王氏混淆官學私學界綫,辨析不精。文翁遣送張叔等,學習科目没有涉及經書,律令以外,可能是些《論語》《孝經》等小學類書。"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對蜀郡文化的提高倒很有成效。而文翁治蜀興學校最重要的措施則在於:

又修起學官(顏注:"學官,學之官舍也。")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顏注:"不令從役也"),高者以補郡縣吏,

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 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 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 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顏注:"文翁學堂於今猶在益州城內。")

文翁在景帝時自發地在蜀郡興辦學校,好像替武帝做了試驗。有成法可援, 當京師太學開始籌備時,武帝便毅然推行到郡國;而《五經》博士弟子有一部 分由郡國選送,對郡國設置學校也起了促進作用。

《循吏·文翁傳》所云"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這詔書不見於《武帝紀》,很難考實。但"乃令"的内容已包括在公孫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議》中。

臣謹案:韶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醉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佈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 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①

此文頗費解。參照《史記索隱》引如淳說、《史記正義》、《漢書》顏注、王先謙《漢書補注》引劉攽、錢大昕說,詮釋如下:推行經書教育,既要闡明天人相應的秘奧,又要疏解古今一貫的通義,而表達其旨,還必須義雅正而詞深厚,方能傳布朝廷恩施之美意。但原有各官署的屬吏,大半淺薄鄙陋,無法領會上述深義,以執教於各級學官。目前有一些官員,本來或以通曉刑政法度故事、或以熟習經學禮儀而任用的,因無機緣表現其才能而升遷留滯,

① 此據《漢書·儒林傳》,與《史記·儒林列傳》文有異同,如"以治禮掌故"作 "治禮次治掌故",其義不明。當從《漢書》。

正好調用。請就此等官中,選擇年俸在比二百石以上^①,或現任屬吏年俸百石而又通一經的,充當左右內史(即左馮翊、右扶風,京師的地方政府)和大行令(即大鴻臚,"掌歸義蠻夷",此等地區的學官由大行令辦理)的文學卒史;選擇年俸在比百石以下,充當諸郡太守的文學卒史。每郡二人,邊郡一人。挑選的原則,以誦讀經書較多者優先錄用;如果留滯之官不够用,只能在太常受業的弟子經課試合格已補掌故者充當中二千石(即左右內史、大行令,二官均年俸中二千石)的文學卒史,已補文學掌故者充當諸郡太守的文學卒史。不許缺額。此一新創制度,請立法令(即完成立法手續)。凡未提及的,各依其他有關法令辦理。以上的解釋自信不至違反原意。公孫弘奏議連同武帝制書一起頒發,事實上"令郡國皆立學校官"也隨之下達了。

上釋卒史爲文學卒史。它是左右內史、大行令、郡太守、諸侯國相的屬吏,亦簡稱屬。以郡太守爲例,郡太守下按所任職務分置若干曹,學校官亦郡屬的一個曹。學校進行經書教育,區别於其他各曹,即稱爲文學曹,卒是正職,史是副職。陳夢家氏云:"漢世所謂文學,乃指經學。"(見《武威漢簡·叙論》)此釋雖頗具卓識,猶未曲盡其義。《論語·先進》所云"文學子游、子夏",孔門四科之學是周代傳統的教學內容。它不是單純的書本教學,文學與德行、言語、政事相對而言,書本知識的教學即稱爲文學。孔門的書本是經書,所以文學即指經學。武帝獨尊《五經》,沿用舊名,也把經書和博士所講經義,統稱之爲文學。"好文學""文學儒者"義同。因此,擔任學校教學的稱爲文學官,簡稱學官,《王尊傳》:"師事郡文學官。"學校本身也稱學官,如顏師古注"學官謂庠序之舍也","學官學舍也"。學官亦稱校官、《韓延壽傳》"令文學校官諸生"云云。亦合稱爲學校官,仍是文學官的意思。公孫弘因學官擔任《五經》教學,非一般掾史所能勝任,所以在奏議中要求挑選"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儀爲官"和太常文學掌故充任。以後,隨着學校的擴充和趨於制度化,文學卒史置於諸曹掾史之中,不加區别。

① 《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漢制: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谷,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

陳夢家氏以爲卒史即掾史,郡學教官即稱之爲文學掾史。《續·百官志》云:"每郡皆置諸曹掾史。"王先謙集解引李祖楙云:"倉曹掾見《獨行傳》,户曹掾見《郅惲傳》,決曹掾見《王霸傳》,賊曹掾見《銚期傳》,兵曹掾見《杜茂傳》,漕水掾見《方術傳》,仁恕掾見《魯恭傳》,文學掾見《楊厚傳》《方術傳》,門下掾見《公孫述傳》。"文學掾與諸曹掾並列,學校與其他機關完全等同了。《方術·楊由傳》云:"少習《易》,並七政元氣風云占候,爲郡文學掾。"《楊厚傳》云:"年八十二卒,門人爲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完全是屬吏的格局;與宣、元之間"爲郡文學"如張禹的"蕭望之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匡衡的"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具有文學教官的氣象,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當然,這種亦官亦師制度不利於教學質量的提高,因而它也會在發展中 産生變化。《儒林傳》云:"元帝好儒,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學官趨向於 五經分科。《平帝紀》云:"元始三年夏,立官稷及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 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王莽時在地方學校文學掾史外開始增設經 師。東漢以後,官師分置的現象逐漸開展,《隸釋》卷第十四著錄《學師宋恩 等題名》碑正反映這一變化的結果。此碑未載紀年,金石學家斷爲漢末所 鐫。洪适云:"今在成都周公禮殿門之西序,蜀人謂之《學師題名》。"碑文開 頭載"師宋恩元遂"等二十人,"孝義掾王山""□業掾□世"各一人,"集曹史" "賊曹史"等若干人,此外有:"易掾□□□□、易掾胡□□□、易師張□元□、 □□□□、尚書師張□□、尚書師楊□□□、尚書師司馬□□□□、詩掾楊 □□□、詩掾張□□□、禮掾趙揆道明、禮掾王興紀□、春秋掾常寵□□、議 據劉幼□□、文學孝掾周治元經、文學掾猶玉子朝、文學師胡通禮達、文學師 上官震彦照、文學師王純季堅、文學師程順元呆。"由於碑字漫滅,全部名單 無法復見,但仍可看出規模大一點的郡學,不僅五經分科,而且官師並列,還 保存總的文學掾、師,已與公孫弘創議時的設想大相徑庭了。

"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是否在一百多個郡國全面實施,没有總括性的記錄可資稽考,但就史書敍述人物事跡所涉及,已很可觀。《何武

1

傳》云:"遷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成帝時揚州所屬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五郡均有學官。《韓延壽傳》云: "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數年,徙爲東郡太守。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修治學官,春秋鄉射。"據此知淮陽、潁川、東郡都有學官。《王尊傳》云:"涿郡高陽人也。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涿郡也有郡學。而梅福、韓延壽、雋不疑、蓋寬饒、諸葛豐、張禹等傳皆有"爲郡文學"的記載,根據他們的籍貫推定,九江、京兆尹、渤海、魏郡、琅邪、河内均有郡學。《鄭崇傳》云:"本高密大族,祖父以皆徙平陵,少爲郡文學史。"此文既可證明右扶風有學官,同時又證明稱"郡文學"即郡文學卒或郡文學據和郡文學史。文學卒史主要任用本郡人,《匡衡傳》云:"東海承人也。調補平原文學。"也有調用外郡人。平原郡也有學官。

光武帝初年,連年戰亂,學校荒廢,因郡守重建而見於記載。《後・寇恂 傳》云:"建武三年,遺使者即拜爲汝南太守,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 《後·循吏·衛颯傳》云:"遷桂陽太守,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後·儒 林·伏恭傳》云:"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 輟。"汝南、桂陽、常山三郡,西漢本有郡學,至此而復加修繕。某些邊遠地 區,教育不易推行,但也設置了學校。《後·李忠傳》云:"建武六年,遷丹陽 太守,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成帝時何武爲揚 州刺史,丹陽已有郡學,以其俗不好學而廢敗,至此又重建。《後·循吏·任 延傳》云:"建武中,拜武威太守,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 其徭役。"1958年武威漢墓出土《儀禮》竹木簡九篇,墓主是河平年間學官弟 子,可見武威在成帝時已有郡學,至此又重建。這些廢後重建的郡國學校, 由於政治穩定,多半能長期保持下去。《後・鮑永傳》云:"(其孫)德,累官爲 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横(黌)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 國老,宴會諸儒。"據其祖永、其父昱歷官推定,此事當在明帝永平、章帝建初 之間。《後·劉寬傳》云:"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每行縣,止息 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南陽郡縣學校經鮑德重建,歷 八十餘年仍然興盛。地方學校的興廢,往往取決於郡守的勤惰。光武以後

郡國以下,縣、道(有少數民族雜居)、侯國(列侯所食)、邑(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的學校,雖很少見於國史,但不是絕無僅有。《後·宋均傳》云:"至二十餘,調補辰陽(屬辰州)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絕淫祀。"《後·儒林·楊仁傳》云:"肅宗既立,拜什邡(屬益州郡)令,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後·文藝·劉梁傳》云:"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屬涿郡)長,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後·酷吏·黄昌傳》云:"會稽餘姚人也。居近學宫,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隸釋》卷第五著錄《溧陽長潘乾校官碑》云:"溧陽(屬丹陽郡)長潘君諱乾字元卓,□學典謨,祖講《詩》、《易》,□役三年,惟泮宫之教,反□俗之禮,構修學宫,宗懿招德。"以上這些記載,可借以窺見縣道一級學校的概况。上引南陽太守劉寬"每行縣,引學官祭酒執經對講",可見南陽郡三十六縣均有學官,足以證明兩漢地方學校的普遍設置。

凡詣太常受業或太學受業都稱博士弟子,如《哀帝紀》"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論衡·效力》"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説,死於燭下",《息夫躬傳》"少爲博士弟子",《終軍傳》"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鮑宣傳》"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以及《藝文志》詩賦類"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等。這些弟子都是太常或郡國選取;以父蔭祇一見,《後·伏湛傳》"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也有泛稱太學諸生或太學生,《後·寶武傳》云:"高平五年七月,宦官諷司隸校尉段類捕繫太學諸生。"《後·靈帝紀》云:"熹平元年七月,宦官諷司隸校尉段類捕繫太學諸生千餘人。""熹平五年十二月,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史。"公孫弘奏議規定博士弟子年十八以上,但《後·獨行·戴封傳》"年十五詣太學,師事令東海申君。"《後·循吏・任延傳》"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後·杜根傳》:"父安子伯夷,年十三,人太學,號奇童。"儘管是個别的例子,但可説明年十八的規定早被突破。至於上引六十以上的太學生,未必長期在太學受業。《後・質帝紀》載"本初元年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受業,歲滿課試,以高

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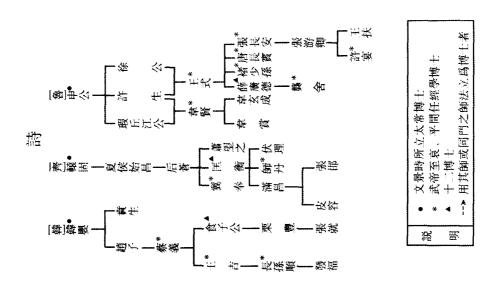
第五人補郎中,次五名補太子舍人"云云,由郡國選送到太學學習一年,經 課試後除官。本初時記載郡國選舉而未記一年後太學課試除官,熹平時記 載太學課試除官而未記一年前郡國選舉,不過各有史之闕文而已。這種十 二三歲童子、六七十歲老人同爲太學諸生的現象,顯然是增員太多、選擇太 濫的結果,而今文經學也由此衰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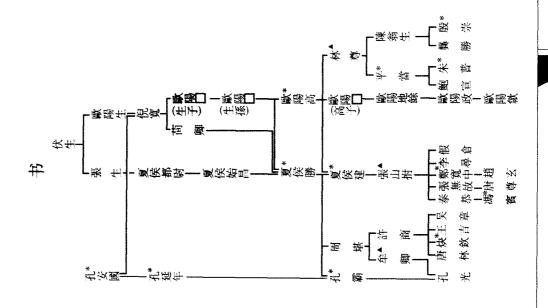
郡國學官弟子稱文學弟子,1958年武威漢墓出土日忌木簡云"河平□年四月四日諸文學弟子出穀五千餘斛",此是武威郡學的弟子。《隸釋》卷第一著錄《史晨饗孔廟後碑》云"並畔(泮)宫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承上文省文學二字,碑爲魯相史晨於靈帝建寧三年所立,此是魯國學官的弟子。《後・明帝紀》云"水平十年閏月,幸南陽,祠章陵,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與《韓延壽傳》"令文學校官諸生"相核,當有文學二字,此是南陽郡學的弟子。據此三文,足證區别於太學的博士弟子,郡國學校稱文學弟子。王國維氏嘲笑胡秉虔、張金吾把博士弟子當作博士,而他自己却分不清太學博士弟子與郡國文學弟子的區别。至於單稱諸生,《後・儒林列傳》尹敏、楊倫二傳均有"少爲諸生"之文,都指郡學文學弟子;而《後・循吏・仇覽傳》"覽人太學,時同郡諸生符融有高名",《後・李固傳》李注引謝承書"每到太學,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郃子",都是太學博士弟子,可見單稱諸生爲二者的共名。

自光武帝重振經書教育,歷明帝、章帝以至順帝、質帝,都把辦學列爲施政的重要項目。當洛陽太學建成時,光武帝曾"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以後歷朝皇帝不敢違反此例,定期蒞臨,儘管官樣文章,多少對教育事業有所推動。《後·儒林列傳》所說"自是(質帝本初時)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無論太學、郡國學校都獲得充分的發展。班固《東都賦》云:"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看來這倒不像出於文學手法上的渲染,而是史家基於事實的記錄。

所謂經學,就是經師們依據當時的政治要求,對前代遺留下來的經書 所撰作的解説(師法)。漢武帝果敢地把經學與教育緊密地結合起來,既促 使教育事業蓬勃興起,也推動今文經學充分發展。從此以後,學官制度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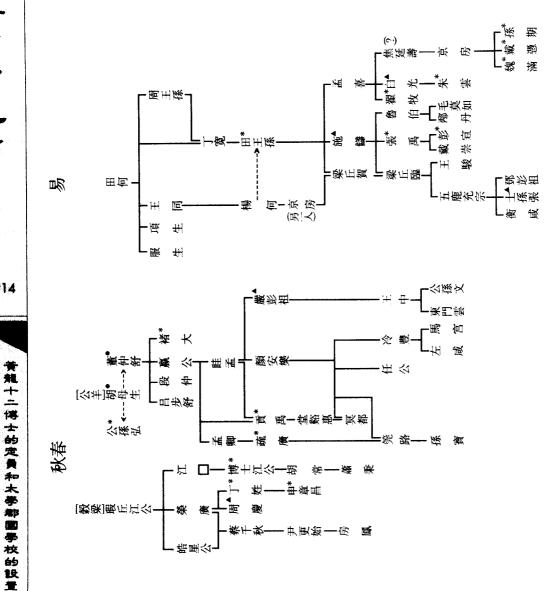
經學博士師法傳授表





513

原が不平プ目や記



當作仕進的階梯,導致"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而經學通過教育這個手段,也得到廣泛的傳播,成爲兩漢政治、學術、文化的核心,有利於封建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鞏固。因此,從整體上看,兩漢經學與魏晋玄學、隋唐道釋、宋元性理,同爲一代之精爽,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

(原載《上海圖書館建館卅周年紀念論文集》,1983年)

"執駒"補釋

1956年3月,陝西郿縣出土一對馬尊,存二蓋一器身。器蓋器身均有銘文,據郭沫若先生釋文,其器身之銘爲:"隹王十又二月,辰才(在)甲申,王初執駒于府。……"其蓋銘爲:"王鳑駒府,易(錫)盠駒,用氒(?)雷。騅子。""王鳑駒喜,易(錫)盠駒,用氒(?)雷。駱子。"

尊爲王執駒於啟並賜盞兩駒而作。古代重視馬政,"執駒"、"錫駒"顯 係其事的兩個重要項目。郭先生和楊向奎先生均有闡述,頗爲精當。我對 此亦曾詳考,别有所得,爰作補釋。

"執駒"、"錫駒"見於文獻資料,有《周禮》、《禮記·月令》、《大戴禮記· 夏小正》、《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書,而《周禮》裏的記載更較系統。祇以後 代注家的解釋未能完全符合原意,致使蘊義未明。今得出土實物的啓示,結 合文獻資料作認真的推闡,可能獲得確解。

"執駒"在《周禮》裏凡二見。《校人》職云:"春祭馬祖;執駒。"《庾人》職云:"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在《夏小正》裏一見:"四月,執陟攻駒。"在《月令》裏一見:"仲夏之月,遊牝别羣,則蟄騰駒。"《吕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時則訓》也有"遊牝别其羣,則執騰駒"(《吕氏春秋》"執"作"絷")之文,那是取之於《月令》。

"執駒",鄭司農《校人》注云:"執駒毋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爲駒。"攻駒,鄭玄在《庾人》注裏訓爲"縣其蹄齧者"。縣,《説文·馬部》云:"犗馬也。"《牛部》云:"犗,縣牛也。"二字互訓,朱駿聲《通訓定聲》云"皆去勢之謂"。是永久的禁其交配。那末,"猶攻駒"之訓是暫時的禁駒交配。所以鄭玄的《校人》注,本先鄭之説而更廣其意云:"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考查二鄭之注所以聯繫到馬的交配,恐係據

《牧師》"職文和《月令》來推闡的。《牧師》職云:"孟春焚牧,中春通淫",與《校人》"執駒"爲同時之事;而《月令》仲夏繁騰駒之前,先有"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遂認爲執駒和通淫有密切關係,把它結合起來了。可是,據《月令》來說,如果仲夏的騰駒就是季春的騰馬,則既已通淫,何來駒弱血氣未定恐乘匹傷之之慮?如果騰駒不是騰馬,則在季春合騰馬時何以不需拘執而反要在仲夏拘執?自相刺謬,無法解通。鄭玄《月令》注云:"孕妊之,欲止也。爲其壯氣有餘相蹄齧也。"(蹄,蹋也。齧,噬也。)放棄了駒弱之説,認爲騰駒即騰馬,拘執騰馬是爲了恐蹄傷孕妊的牝馬。高誘《淮南子》注云:"是月牝馬懷胎已定,故别其羣。不欲騰駒蹄傷其胎育,故執之。"與鄭注《月令》同意而提得更爲顯明。可是,牝馬既已别羣,騰駒何從傷其胎育?鄭、高彌縫之説,其誤更甚。

二鄭、高誘之説之尤不可通處,更在於:其事既在多種古籍裏有記載,今 又發現曾爲此事鑄成銅器,並載明有王親自參加,則其事爲隆重典禮,可以 想見。如果說僅僅爲了禁止駒的交配而把它拘執起來,豈非笑話!看來必 不如此的。因此,我們認爲:"執駒"確然是個重要典禮;但要闡明其事,是不 可能在古注裏獲得正確解釋的。

據上所述,說解既涉及馬的通淫,那末闡明其事,自應先探索古代養馬法的交配情狀;而騰駒與騰馬的區別,也應首先辨明的。

關於古代養馬法的交配情狀,《牧師》職云:"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鄭注云:"頒馬授圉者所牧處。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看來,"牧師"除了管牧地的厲禁以外,主要有兩項工作:其一,就是馬的放牧;其二,則是馬的交配。《春秋》莊二十九年《左傳》云:"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人。"杜注云:"春秋分也。"賈公彦《趣馬》疏云:"混二月已前,八月已後,在廏;二月已後,八月已前,在牧。"《圉師》職云:"春除蓐、釁廏,始牧;夏房馬,……。"鄭注云:"蓐,馬茲(草)也。馬既出而除之。……房,廡也。廡所以庇馬使凉也。"杜預《春秋釋例・作新門廏例》云:"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廏。"這些注解,明確地説明所謂放牧是:在春分時把馬從廢內放牧到牧地上就食新草,而廢內則進行掃除;夏天在

牧地上架起"房"來以庇馬使凉:到秋分時,再把馬趕回廏内。《元亨療馬 集·騰駒牧養法》云:"凡養馬,冬暖屋,夏凉棚。"雖是後世養馬法,情狀還 是相差不遠的。焚牧是除去牧地上陳草使生新草,是放牧的準備工作。正 月焚牧,二月放牧。"中春通淫",也就在這時開始進行交配,因此放牧和交 配有密切的關係。賈公彦《校人》疏云:"春時通淫,求馬蕃息。"顯屬馬政中 的一件大事。《牧師》職"中春通淫",《月令》、《吕氏春秋》、《淮南子》"乃合 累牛騰馬,遊牝於牧",都是關於馬的交配的記載。鄭玄注《月令》云:"累、 騰,皆乘匹之名。"高誘注《吕氏春秋》云:"累牛,牛父也;騰馬,馬父也。"注 《淮南子》云:"摞牛,特牛也。"鄭義與高説似有不同。《詩‧閟宫》毛傳云: "騰,乘也。"交配牡乘於牝,諸書所稱累牛騰馬,其實就是説公牛公馬。鄭 義含糊,高説較確。現代養馬法,"從性成熟時候起,公母馬就有情欲的表 現,叫做發情。公馬在一年中任何時候都有交配欲,隨時可以交配,而母馬 除在發情季節(3-7月)外,是没有此欲望的"。而"……發情有起伏性的, ……從第一次發情開始時起,到第二次發情開始時止,爲一個周期。…… 普通一般爲 22-23 天(包括發情持續期 3-7 日)"①。可見馬在什麽時候 交配,取決於母馬在什麼時候發情。所以蘇聯的養馬業,對馬的交配時間 作了規定:"大多數的地區,自四月十五日——二十日至八月一日;在集體 農莊農民養馬場的交配季節,自三月一日至七月十五日。"②如果以夏正來 説,當在二月至七月。可是,"一般概在春季交配,使當翌年生産後,氣候轉 暖,對幼馬有利"③。比較集中在夏正二、三月間交配,也是在情理之中。 據此可知,"遊牝"的"遊",正是指母馬發情。所謂"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 馬,遊牝於牧","仲夏之月,遊牝别羣",就是古代養馬法,平時公母馬分羣 飼養,在夏正三月,"牧師"要合公馬,當母馬發情時,將母馬就公馬於牧地

① 胡平波編著:《養馬法》,南京畜牧獸醫出版社,第1版第34頁。

② [前蘇聯]B·O·李賓格、 Γ ·希金柯夫合著,崔少軒譯:《養馬學》,上海永祥印書館,第 1 版第 149、156、195 頁。

③ 崔步青著:《馬的交配方法及意義》,《畜牧獸醫選輯》之三《馬之飼養與繁殖》,農業部書報出版編審委員會,第1版第82頁。

進行交配;孕妊後,重又與公馬分開。鄭玄注《月令》云:"其牝欲遊,就牧之牡而合之。"①是對的。1955年,三河馬調查隊調查我國有名的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的三河馬,從養馬老鄉及牧場職工口中得到的經驗:"母馬……發情時即奔跑追戀公馬"②,正是這種情况。"遊牝於牧"既是牝馬"就牧之牡而合之",而母馬的發情又正在放牧期間,因此又可證明古代馬的交配,在牧地而不在廏內,所以在《周禮》裏,"中春通淫"不是由"掌十有二閑政教"的"庾人"來管理,而是屬於"主牧地"的"牧師"的職掌。《尚書·費誓》云"馬牛其風",鄭玄注云:"風,走逸。"(《史記·魯世家》裴駰《集解》引)僞孔傳云:"馬牛其有風逸",是據鄭注。《春秋》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服虔注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左傳》孔疏引)牛馬交配季節,牝牡相誘而走逸謂之風,此亦是在牧地交配之佐證。母馬發情在夏正二月至七月,交配即在此時。但據現代養馬法以爲比較集中於春季交配爲有利,因此《周禮》記載通淫在中春,《月令》等書記載合騰馬在季春,都是符合的。

古代養馬法的交配情况既明,再進而論及駒與馬的區別,從而辨明駒應不應該交配。鄭司農云:"二歲爲駒",與《說文》同,自來無異說。《切韻》云:"駒,……一云馬子。"《説文·牛部》云:"犢,牛子也。"《月令》"犧牲駒犢",駒犢並稱,則"駒馬子"之説,亦自有據。馬子,自是未成年馬。馬的年齡,多以牙齒來鑒定的。《元亨療馬集·口齒論》云:"一歲駒齒二;二歲駒齒四;三歲駒齒六;四歲成齒二;五歲成齒四;……。"駒齒是乳齒,成齒是永久齒。前蘇聯畜牧專家庫列碩夫教授曾對馬的牙齒作過鑒定:"初生一個月,生出乳門齒;5一9個月,生出乳中齒;一歲,生出乳隅齒;……二歲半,乳門齒脱落,永久齒發生;……三歲半,乳中齒脱落,永久中齒發生;……"③二者有出入,也有相同處。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以現代精密鑒定

① 高誘注《淮南子》云"遊,從牝於所牧之地風合之",與鄭玄之説不同。馬的交配,取決於牝馬的發情,自當以牝馬就牡於牧之説爲長。

② 三河馬調査隊著:《三河馬調査報告》,科學出版社,第1版第46、48頁。

③ 轉引自胡平波編著:《養馬法》,第26頁。

方法來要求古代人的記載,因此《口齒論》所述還是有參考價值的。何况我 們所要據以論證的,主要在於證明馬二歲時成齒(永久齒)尚未生出,這是 《口齒論》所述與庫列碩夫教授所鑒定的是相同的。那末,"二歲爲駒",其 爲未成年馬可知。《庾人》職云:"馬八尺以上曰龍;七尺以上曰騋;六尺以 上曰馬。"《吕氏春秋·十二紀》注云:"周禮五尺曰駒";《儀禮·覲禮》賈 疏引《庾人》職"六尺以上曰馬"下有"五尺以上曰駒"之文,可見《庾人》原 有此句, 傳本誤脱。《考工記》鄭注有"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 高 八尺","今田馬七尺","今駑馬六尺"之文,駑馬最卑,尚高六尺,看來成 年馬至少高六尺。駒五尺,當是未成年馬。再根據現代養馬法來看,"馬 的性的成熟是在一歲至一歲半。但這樣早就許可公馬配種是不應當的"。 "幼年的公馬因爲造成精液和交配浪費很多的力量以後不易發育,所以應 在三至四歲以上才許可其交配。"①一歲至一歲半,正是"二歲爲駒",雖已 届性成熟期,還是不宜交配的。我國三河馬的情况是:"公馬一般多在四歲 以上用於配種,二至三歲公駒在羣中常被其它公馬制止交配。"②這樣看 來,駒是未成年馬,馬要到三歲以上才能交配。養馬法中,不應把駒用於交 配的。

駒已解釋明白,然後探索"執"作何解?執與"縶"通。《切韻》云:"縶,繫馬也。"絷在《説文》裹是"馽"的或體字。《馬部》云:"馽,絆馬也。"承培元《説文引經證例》云:"絆馬當作馬絆。"證之《糸部》云"絆馬蟄也",馽、絆互訓,其義當相同,而"屬"字下正作"馽馬絆也";再證之《春秋》哀十五年《公羊傳》何休注云:"蟄,馬絆也";是則錯倒之説,確鑿可據。《禮記・檀弓》"則執羈靮而從",《韓詩外傳》引作"羈縶",則"絷"又與"勒"通。《廣雅・釋器》云:"勒謂之繼。"《説文・糸部》云:"繮,馬紲也。"《一切經音義・正法華經》云:"紲,馬繮也。"據此可知,縶(馽)、絆、靮、繮、紲是一物異名。《説文・糸部》云:"繼,馬過也。"據此可知,絷(馽)、半、靮、繮、紲是一物異名。《説文・糸部》云:"繼,系也。"《詩・小戎》正義引此文"系"作"繫"。《漢書・王

① [前蘇聯]B・()・李賓格、 Γ ・ Γ ・希金柯夫合著,崔少軒譯:《養馬學》,上海永祥印書館,第 1 版第 149、156、195 頁。

② 三河馬調查隊著:《三河馬調查報告》,科學出版社,第1版第46、48頁。

恭傳》顏師古注云:"繼,繫也。"然則系實與繫通,而繼訓系、繫,馬繼即馬系、馬繫。由此可證、《說文》"畢"之"絆馬"固是"馬絆"之誤倒,而《切韻》 "繫"之"繫馬"亦當作"馬繫"。《說文·网部》云:"鄢,馬絡頭也。从网从卧。馽,馬絆也。騷,或从革。"《廣雅·釋器》云:"羈,勒也。"《釋名·釋車》云:"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先在馬頭上用繩子套成一個絡頭,然後把繫結在絡頭上,此即《檀弓》所謂"羈靮"(《韓詩外傳》作"羈繫")。事實上从"幂"字之從暈來看,絡頭是包括繫的。繁是絡頭的一部分,單稱絡頭自包括繫在內;反之,繫是結在絡頭上的(没有絡頭繫就無法結上),單稱繁也可代表絡頭。絡頭今稱籠頭,絡籠一聲之轉。古時亦有稱"儱頭"的,《玉篇·有部》云:"儱,馬儱頭也。"今農區套籠頭,是用繩子套在馬頭上,另用一繩,一端結在籠頭上,一端可以拴,可以牽。當即古之"執駒"。以繫繫駒,以名詞當動詞用,稱爲"繫(執)駒"。後來,繫(執)字只當作動詞用了,當名詞用的意義逐漸不爲人所理解(系、繫、絆等字也是如此),遂有改"馬繫"爲"繫馬","馬絆"爲"絆馬"。鄭玄訓執爲拘,亦僅作動詞用,不了解"執"(縈)爲絡頭的原義,遂使解釋陷於片面。

執駒是給駒套上籠頭,很自然會產生爲什麽一定要在二歲爲駒時套的疑問?《夏小正》云:"四月,……執陟攻駒。"陟,升也。① 就是執駒、升駒、攻駒。攻駒是馬的去勢,非本文範圍,不贅述。而執駒、升駒,戴德傳云:"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很明顯,依戴德之意,執駒有兩個內容,執和升;有兩個目的,"離之去母"和"執而升之君"。何謂"離之去母"?第一,幼馬出生之後,在哺乳期間,無疑是跟隨其母不需人去管束的。到二歲爲駒時,其母"遊牝於牧",又已孕妊,駒必須斷乳,離開其母,才開始套上籠頭,便於管束。關於這一點,在現代養馬法裏可以獲得證明。"仔馬在斷乳以前,是在母馬身邊。""仔馬在母馬身邊留到六個月的年齡。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不必急於斷乳。""養馬專家是使仔

① 《夏小正》九月下云:"陟玄鳥蟄",傳曰:"陟,升也。"此文亦應訓升。

馬在 5-8 月間斷乳。"①可見現代養馬法要幼馬在斷乳後才離開其母的。可是,在時間上,現代養馬專家主張以 5-8 月爲斷;而古代何時斷乳,無明文可據。如果以《夏小正傳》"離之去母"當作是幼馬的斷乳,那要在一年至一年半,似有未合。可是,古代對斷乳時間的規定,不可能做到現代養馬法那樣科學,"在授乳期的第 5-6 個月上還能授乳到九公升左右"②,哺乳時間任其延長到一年以上是很有可能的。《三河馬調查報告》裏說:"在馬羣中哺乳一般均任其延續到明年,直到幼駒不吃爲止,羣衆均以爲斷乳不應過早,且不贊成在 5-6 月時斷乳。凡延長哺乳的駒在發育上一般較早斷乳的爲好。"③這種傳統辦法,可以用來作古代幼馬斷乳在一歲以上的例證。而《夏小正傳》的"離之去母",確應解釋爲斷乳後離開其母。第二,"遊牝别羣",古代公母馬是分羣飼養的。公駒跟隨其母,是生活在母馬羣中;幼馬到一歲至一歲半時,已届性成熟期,有性的欲望,這時使它離開母羣,最爲合適。基於這兩個原因,古代養馬,在二歲爲駒時開始套籠頭是完全合理的。《荀子·大略篇》楊倞注云:"子家駒名羈,駒其字也。"古人名與字都是有關聯的,名羈字駒,正足以證明古代養馬法是在駒的年齡套籠頭的。

"離之去母"是從養馬法方面着眼的目的。而"執而升之君"這個目的, 則是從經濟價值方面着眼的,更爲重要。

何謂"執而升之君"? 孔穎達《詩·無羊》疏云:"唯馬是國之大用",它非但用於朝聘、燕饗,更重要的在用於交通、軍事,自當成爲王的一項重要財産。因此,每年馬羣有幼馬産生,都應視作財産的增殖。不過,馬的用處在於役使,幼馬一定要到相當的年齡,編人王的馬羣之後,才能算正式增加了王的財産。這應該就是執駒的時候。戴德解釋執駒的另一個目的是"執而升之君",就是這個意思。"升"有二重意義,其一,《校人》云:"三乘爲阜;

① [前蘇聯]B·O·李賓格、 Γ ·乔金柯夫合著,崔少軒譯:《養馬學》,上海永祥印書館,第 1 版第 149、156、195 頁。

② [前蘇聯]B·O·李賓格、 Γ · Γ · 希金柯夫合著,崔少軒譯:《養馬學》,上海永祥印書館,第 1 版第 149、156、195 頁。

③ 三河馬調査隊著:《三河馬調査報告》,科學出版社,第1版第46、48頁。

……三皂爲繋;……六繋爲廏;……六廏成校;校有左右。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鄭司農云:"四匹爲乘。"鄭玄注云:"每廏爲一閑。"馬是用來駕車的。一車四馬,所以它的編制以一乘爲一個單位,"自乘至廏,其數二百一十六匹"(貫疏語),王是有馬六廏或十二廏的財産的。幼馬自執駒以後,正式編入王的六閑或十二閑,才能算增加了王的財産。其二,《月令》云:"犧牲駒犢,舉書其數。"牛馬用作犧牲,是减少了王的財産;添了駒犢,是增加了王的財産。無論增加减少,都要"舉書其數"的,在簿籍上登記。王的馬羣每年有一批新駒正式編入了王閑,就登記上了王的財産的簿籍。也就是每年要舉行"執駒"。

綜合上面的闡述,對"執駒"的比較完整的解釋是:幼馬到一歲至一歲 半時,要斷乳,離開其母,開始套上籠頭,在籠頭上結上繁,正式編入王的六 閑或十二閑,登記上王的財産的簿籍,作爲增加王的財産。唯其是這樣,執 駒才能成爲古代一種重要的典禮,才有王親自參加的必要。《馬尊器銘》 "王執駒于欣",就是在啟地舉行典禮,王親來參加,接受馬官升新駒於王 閑。

在此還要論及執駒在什麼季節舉行的問題。《周禮》的記載在春季;《夏小正》、《月令》、《吕氏春秋》、《淮南子》都繫於仲夏之月;《馬尊器銘》"隹王十又二月",夏正在十月;看來在時令上是不一致的。執駒在幼馬出生後一歲至一歲半,那末舉行典禮的月份是可以根據交配來計算的。道理非常簡單:如上文所述,交配在二月至七月,既不是固定在某月,執駒也就不能固定在某月的。馬孕妊十二個月(338天)而生,生後一歲至一歲半斷乳,舉行執駒。如果二月交配,翌年二月産幼馬,十三個月或十四個月斷乳,執駒就在第三年的三月或四月;如果四月交配,翌年四月産幼馬,一歲半斷乳,執駒就要在第三年的十月了。這樣說來,對執駒在何月舉行,考查《周禮》、《夏小正》等書和《馬尊器銘》哪一種記載正確是没有必要的。

《馬尊器銘》有"駒易(錫)兩"、《蓋銘》有"易盠駒"等文、《校人》職及《夏小正》均有"頒馬"。二鄭無注、戴德傳云:"分大夫卿①之駒也;將閑諸則、

① 從宋傅崧卿本。景元本、明袁氏刻本"卿"作"婦",誤。

「執駒」補機

或取離駒納之法則也。"宋書升《夏小正箋疏》云:"班而授之,各還於有祿位之家也。……離駒,即四月所執而升之駒也。"顯然就是錫駒之事。駒是未成年馬,駒可稱馬;成年馬則不可稱駒。所以傳文以分給大夫卿的駒來解釋經文"頒馬"。傳文稱"離駒",即"離之去母,執而升之君"之駒。馬官升新駒若干於王,王把這些駒,一部分編入六閑或十二閑,另一部分分給大夫卿。上文對"執駒"已經闡明,此文"錫駒"的解釋,自無疑滯。而實物和文獻資料的兩相印證,也如析符復合了。

(原載《考古》1961年第6期)

對揚補釋

彝銘多言"對揚",概括起來有下列諸式:1."對揚王休"(句上或有 作器者名,下同);2."敢對揚王休";3."曰敢對揚王休";4."揚王休 對":5."對天子魯休揚"。1、2 式爲絶大多數,3、4、5 式均是個別。單 稱對或單稱揚的,一般的有"對(或揚)王休"和"敢對(或揚)王休"兩 式,個别的有作"用對王休"或"餕(敬)展(揚)于皇王宮(休)"。 句中王 字,有作"阜王"、"阜君"、"天子"、"王天子"、"公",或明言某王某公 的。其休字,有作"休令(或命)"、"魯命"、"魯休"、"皇休"、"魯休命"、 "不顯休"、"不顯休令"、"不顯魯休"、"不顯皇休"、"不杯休"、"不杯魯 休"、"不顯叚休令"。文獻典籍裏也有類似記載、《詩・大雅・江漢》 云:"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段之叚字)。"《尚書·説命》云: "説拜稽首, 曰敢對揚天子①休命。"(注家於曰字斷句, 蓋誤。)與彝銘 幾無二致。何謂對揚?鄭玄箋云:"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 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僞孔傳云:"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 之。"各家彝銘考釋,均未有涉及,大率依舊注衍述,都解作對答稱揚王 之美(或大)命;郭沫若先生亦僅稱之爲"古人恒語",没有新解;似乎是 略無疑義的了。

但是,最習見的事物,往往最不易獲得確切的理解。按彝銘之文,

① 各本子字下有"之"字。阮元《校勘記》云:"《唐石經》無之字。"今即據《唐石經》删。

都是記錄當日時事。"對揚王休"均承拜手稽首之後,自與上文同屬活動情狀的描述。如作對答稱揚解,那就不復是描述一種具體、生動的情狀。因此,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考查,以明究竟。

從字義訓釋看:對,《說文·丵部》云"磨無方也";《儀禮·土冠禮》鄭注云"應也";《廣雅·釋詁》云"畬(王念孫《疏證》云"經傳通作答")也";《儀禮·聘禮》鄭注云"答問也"(《儀禮》其他諸篇之注則云"答也")。段玉裁云:"對答古通用。"對解作應或答,原是通訓。可是,《廣雅·釋詁》又云"嚮也"、"當也";《後漢書·周黄徐姜申屠傳·贊》李注云"偶也"。當是別一義。徐灏《說文解字注箋》云:"對有相當義,故從丵。丵者,相並出也。疑當以相當爲本義,引申之乃爲對答耳。"其實,應或答都是一方對着另一方的,嚮、當、偶等别義,當從此出。訓釋對字,必合二義而始充足。倒不一定一是本義,一是引申義。揚,《儀禮·鄉射禮》鄭注云"猶舉也";《廣雅·釋詁》、《小爾雅·廣言》、《禮記·檀弓下》、《明堂位》鄭注,均云"舉也";《禮記·樂記》云"弦歌干揚",孔疏引皇氏注云:"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①《禮記·祭統》云:"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鄭玄、僞孔之注,似據此文,增一稱字,以稱揚連文來訓釋揚字的。稱爲爲之俗體。《說文·轉部》云:"爲,並舉也。"又作稱,《人部》云"揚也"。《儀禮·士相見禮》、《禮記·檀弓下》鄭注、《尚書·牧

① 《說文·手部》云:"揚,飛舉也。"《文選·南都賦》李善注引作"高舉"。王筠《説文句讀》云:"字從手,似不當言飛。""飛舉"一詞,不易理解,遂有此誤文之説。其實不然。《廣雅》、《小爾雅》都是揚和翥並列的,而《釋詁》又云:"翥,飛也。"《方言》第十云:"翥,舉也。楚謂之翥。"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遂以爲"舉者本義,飛者叚借"。《説文·羽部》云:"翥,飛舉也。"與揚同訓。飛舉自是專名,決非誤文。由此可見,揚、舉、飛義通,揚之訓飛舉,不過是形容其高舉之形。李善徑作高舉,雖屬臆改,但其義未誤。

晉》僞孔傳、《左傳》宣十六年・襄八年・二十七年・哀二十三年杜注、《孟子・滕文公》趙注、《國語・周語》《晋語》章注,並云"稱,舉也。"《爾雅・釋訓》云:"偁偁,舉也。"郭注云:"舉持物。"解釋較爲顯明。揚、舉、爯三字,都是持物而舉之義。揚之訓舉或稱,亦是通訓。可是,《説文・手部》云:"舉,對舉也。"《方言》第二云:"盱,揚,雙也。燕代朝鮮洌水之間曰盱,或謂之揚。"郭注云:"此本論雙耦。"舉、揚又有對偶之義,亦當是别一義。其實,持物而舉,亦必是一方對着另一方有所表示。訓釋揚字,亦合二義而始充足。綜上所述,對和揚,在一方面的意義上,一訓應或答,一訓持物而舉,各有訓釋,二字之義是有區别的;但在另一方面的意義上,二字都有對偶之義,又是相同的。所以,《廣雅・釋詁》又云:"對,揚也。"把二字溝通了。於是,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對和揚有同訓的一面,訓詁上即稱之爲二字相通。

從字義上證得對、揚二字各有二義,二字之義既有區別又有相通,不但求得了較爲全面而深入的訓釋;而且,更重要的,在於從這些相通相異之義的互相充足中,也就是從上文所述應或答和持物而舉都是一方對着另一方的這種說解中,已能看出:這二字的完整意義,乃是一種當日具體活動的情狀。彝銘所記,均是王策命和賜衣玉車旂於其臣下,實係眡朝之禮的一個部分。由於它不是禮儀記錄,没有詳盡地記述那些揖讓周旋的節文,自需經過類似的禮儀的推勘比附,方能得其真相。因此,繼字義訓釋之後,應當進行禮儀的探索。

眡朝錫命之禮不傳,無法知其全部歷程。但從現存諸禮中核究其相近儀注,取以比擬,似亦可得其概貌。先談對字:《儀禮》諸禮,中有辭對之儀、致對之儀,與"對"頗有雷同之處。《士冠禮》初加節云:"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鄉飲酒禮》主人獻賓節云:"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賓對;主人坐取爵,與,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與,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在《鄉飲酒

=

禮》的酢主人節,和《鄉射禮》、《燕禮》、《大射儀》等篇的相同諸節,均有同樣的 儀注。《公食大夫禮》客食饌三飯節、《特牲饋食禮》獻客與兄弟節、《有司徹》 主人獻尸節,也有辭對之儀。進退周旋的細節容有出入,其主要儀注是相同 的,不必多加徵引。在此,只詳釋上引之文作例證,其餘諸篇,自可借此概 見。飲酒之禮,參與者的爵位縱有高卑,賓主所行,均是敵體之禮。主人在 東方:東序、東階上、東階下。賓在西方:西序、西階上、西階下。主人獻賓 酒,降至東階下就洗器洗爵;賓以其爲己而洗,不敢獨處堂上,就相從而降。 主人不敢以自己的洗爵事勞賓降階,就坐①而放下爵,興起,請其勿從降,這 是"辟"。 賓説明自己當從降,請其不必辭,這是"對"。主人至洗器之北,南 面,坐而放下爵,盤手,取爵準備洗;賓從西階下東行,東北面請其勿洗,這又 是"辟"。主人坐而放下爵,請其不必辭,這又是"對"。實即退回到西階下 位。這就是辭對之儀。辭對之對,承對方辭之後,都是請其不必辭的意思。 《儀禮》諸禮還有致對之儀:《士冠禮》賓字冠者節云:"冠者立于西階東,南 面;賓字之;冠者對。"年二十加冠而有字,字爲加冠之賓所致命,冠者接受其 命字並表敬意,就是"對"。《聘禮》歸饔餼於賓介節云:"賓奉幣西面;大夫東 面: 賓致幣: 大夫對, 北面當楣再拜稽首, 受幣于楹間, 南面, 退, 東面俟。賓 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聘賓在主國聘享、禮賓、私覿之後,主 國君使大夫饋賓饔餼五牢,授訖,賓即儐大夫,即此節所述。升堂後:賓東序 奉幣(束錦)西面;大夫西序東面;賓表示要致幣,即要致乘馬(陳於中庭)束 錦於大夫;大夫表示接受並表敬意,亦即是"對"。隨即轉至當前楣處,北面 再拜稽首;雙方又都進至兩楹之間,堂中當棟處,大夫北面,賓南面,束錦授 受訖;大夫退至西序;賓退至東階上,北面再拜稽首送幣;大夫從西階降,牽 左馬出門。《周禮》裏也有致對之儀。《秋官·司儀》云:"出,及大門之外,問 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此即《聘禮》私觀之後,"公出送賓,及大門 内,公問君;賓對;公再拜。"無"客辟而對",孫詒讓謂"文不具"。前一對字,是 主國君問賓國君安好?據鄭注,賓"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於庭"。表示

① 禮儀中多坐興的動作。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云:"古席地而坐,膝着席而下其臀曰坐。"膝着席,就是跪。跪而以臀加於足跟上,謂之坐。

身體健康。乃是一般的問對,與本文所討論之對有别,姑置不論。後一對字,是主國君慶賓國君之安好,再拜致意;賓先逡巡避位,表示不敢當君之拜;繼而"對",即表示接受其慶賀並表敬意。這對和《士冠禮》命字之對一樣的,也是致對之儀。致對之對,都是接受對方的致意並表敬意的意思。

辭對的一辭一對,鄭注云:"賓主之辭未聞";致對的一致一對,鄭注云: "致對有辭也","其辭未聞";這些辭是亡佚了。《禮記・間傳》云:"斬衰唯 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 言語者也。"(《喪服四制》略同)喪服是死者的親族們按照他們不同的親疏 關係,規定出各種重輕不等的服制,來表示對死者的悼念。與服制相適應, 起居飲食、舉止行動也都有不同的規定。在言語上亦應表現這種親疏等 差,所以要有唯、對、言、議的規定,層次極爲分明。《説文·口部》云:"唯, 諾也。"《言部》云:"諾,膺也。"《論語・里仁》集解引孔安國注云:"官曉不 問,故答曰唯。"《禮記·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陳澔《集説》云:"唯 速而恭,諾緩而慢。"唯、諾是答人呼唤的或速或緩的應聲。《說文·言部》 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詩·大雅·公劉》毛傳同。《言部》又云:"議, 語也。""語,論也。""論,議也。"三字互訓相通。孔穎達《毛詩疏》云:"直言 曰言,謂一人自言;論①難曰語,謂二人相對。"陳奐《詩毛氏傳疏》云:"直言 者,徒言之而已,不待辨論也;論難者,理有難明,必辨論不已也。"《釋名・ 釋言語》云:"言,宣也。宣達彼此之意也。"據此,單方面表達意見謂之言, 相互間商討辨難謂之議。要表達意見,自需連續地説若干語句;而進行議 論,還要求語句的講究修詞。依喪服層次看:斬衰是三年之服,最重;齊衰 是一年之服,次之;大功是九個月之服,又次之;小功、總麻是五個月和三個 月之服,最輕。哀悼的表現於言語,服斬衰之服的,僅用唯、諾來表示同意, 不能"對"的;服大功之服的,可用連續若干語句來表達意見,不能議論的; 而服齊衰之服的,其言語——"對",介於唯和言之間,不是唯、諾的應聲,比 唯要繁複些;也不是連續地説若干語句,比言要簡略些;這樣看來,它只是

① 孔疏本來作答。阮元《校勘記》云:"《正義》云'答難曰語',又云:'定本集注皆云論難曰語。'《釋文》云:'論難,下乃旦反。'是其本作論字。"今從阮校改。

一句或兩句簡練的短句子。唯、對、言在通常的訓釋中,往往相互爲訓,不易分别;只有在相對爲文時,方能通過具體的比勘,分出其中的差異來。喪禮的對是一、二句短句子,飲酒等禮的辭對、致對之對是否也是同樣的?《土冠禮》、《鄉飲酒禮》對辭已佚,無法考查;而《聘禮》裹却保存了一節辭對之辭①。《聘禮·記》云:"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據段玉裁考證,這十二字當作八句,如上句讀。鄭注云:"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非禮也"、"不敢",豈非正是一些簡練的短句子。"非禮也",猶如今人交際中常用客套語"無此規矩",與飲酒禮中的辭對之對,請對方不必辭的意思,也正相符合。固然,不同禮儀有不同內容,其對辭是不相同的。但據土冠禮加冠祝辭、命字字辭等,士昏禮納采、問名、體賓等辭來看,禮儀之辭,均有規定;錫命之禮也不能例外,其對辭必然是原來規定,而不是行禮的人臨事擬就的。綜上所述,可以證明:對是一種貴族禮儀中的語言形式,即一句或二句簡練的短句子;其辭,不同的禮儀各不相同,但均有規定。

對在一般訓釋中都作對人應或答解,但在禮儀中則有它的特定意義。 由於禮儀已經亡佚,或其文雖尚存在而後人不再舉行了,這特定意義也就 逐漸不爲人所理解,以致人們用一般的通訓代替了特定意義。以通訓來解 釋,自然就扞格難通了。

次談揚字:《檀弓下》云"杜蕢洗而揚觶",鄭注云:"舉爵於君也。禮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得之。"《燕禮》云"主人盥洗升媵觚於賓",鄭注云:"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今文媵皆作騰。"楊大堉補《正義》引胡肇昕云:"古文作媵,今文作騰。禮記今文,宜作騰。經師以訓詁字易之爲揚,故曰揚觶。"騰、媵是古今文異字,或讀爲揚。可見杜蒉的揚觶,實即《燕禮》、《大射儀》的媵觚。飲酒禮中,賓主人獻酬酢正禮之後,還要舉行旅酬和無算爵,以盡賓主歡治之情。在舉行以前,《鄉飲酒禮》、《鄉射禮》先有一人舉觶和二人舉觶,《燕禮》、《大射儀》先有二人媵觚於公和再請二人媵觚,後來即以此觶(觚)進行旅酬和無算爵。媵觚即舉觶,亦即揚觶。

① 《士昏禮·記》所載納采、問名、醴賓之辭,雖非辭對、致對之辭,但有相類似之處,可以參考。

《詩·豳風·七月》云:"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 疆!"稱,舉也,稱觥即舉觥,亦即舉觶。舉觶的儀注,以《鄉飲酒禮》的記述 最爲簡明而完備,錄如下:"一人洗,升,舉鱓于賓: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 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 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 舉鱓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鱓于其所;舉鱓者降。"一人(或二人)擔任舉鱓, 即稱之爲"舉觶者"。"舉觶于賓"句,是此節經文的綱目,不是儀注的記述。 經文中舉觶的情狀,没有顯明的敍述,需作解說。舉觶者坐祭自飲之後,降 至階下洗觶,升堂酌酒,即立西階上準備舉觶。賓的席位在户牖之間,(此 據東西而言。據南北而言,則是當棟和後楣之間,即堂中深處。)俟賓拜後, 舉觶者即舉起觶來,從西階上進至賓席之前,坐下,把觶放在薦(狗俎)西; 賓立起來辭,坐下受觶,隨即立起來:舉鱓者很至西階上拜送觶:賓又坐而 以鱓仍放在薦西;舉鱓者事畢,降至堂下。稱此一儀注爲"舉觶于賓",稱此 一人(或二人)爲舉鱓者,均是取義於其人舉起鱓來從西階上進至賓席之前 之時。那末,所謂舉(揚)觸(媵觚、稱觥),就是指這一動作形象而言。《檀 弓下》杜竇揚觶時,雖不是舉行這樣的飲酒禮,但他先自飲而洗觶酌酒,然 後舉觶進致於公,與這一儀注也完全相同。《七月》的"朋酒斯饗"、"躋彼公 堂",毛傳以公堂爲學校,鄭箋云:"於饗而正齒位",與鄉飲酒禮也頗相近。 均可以此取證的。

從《鄉飲酒禮》裏所能證明的,僅是舉觶前進的動作形象,不够全面,還 須繼續充足。《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 鳴焉。"鄭注云:"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此文泛 指進退周旋中的佩玉之形,不是專記某一具體儀注。《司儀》云"土揖庶 姓",鄭注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土揖是俯身而揖。揚之對揖之言,揖 之是身軀小俯,揚之自是身軀小仰。萬斯大《禮記偶箋》云:"玉既合乎宫 商,而君子趨行進退,復皆合節,故冲牙觸佩,自然鏘鳴中律。"佩玉在趨行 中鏘鳴中律,進必小俯如揖,退必小仰如揚。或進或退,各隨其儀之所需, 可置不論。在這裏,只要證明揚又是表現趨行身軀小仰之形。綜上所述, 可以證明:揚是一種貴族禮儀中的動作形象,即趨行身軀小仰,手中舉物; 其物,飲酒禮是鱓,其他禮中各隨其禮之所應用。

揚在一般訓釋中都作稱揚、贊揚解,但在禮儀中則有它的特定意義。 由於禮儀已經亡佚,或其文雖尚存在而後人不再舉行了,這特定意義也就 逐漸不爲人所理解,以致人們用一般的通訓代替了特定意義。以通訓來解 釋,自然就扞格難通了。

四

上文闡明了:對、揚是貴族禮儀中的一種語言形式和一種動作形象,已 無疑義。但,這是就飲酒等禮中,二者用於不同場合,互不關聯的情况來論 證的。而彝銘所載眡朝錫命之禮,對和揚聯繫在一起,與上述諸禮,應有不 盡相同之處。因此,在這裏,不僅要解通二者的意義,還要考明它們的相互 關係。眡朝之禮不傳,而彝銘又不是禮儀記錄,所載自較簡略,要經過比勘 方可信據。從一些文字較長的彝銘中,所能看出禮儀的進程,大致是這樣: 人廟即位、右相受命之臣人門、王命史策命、錫衣玉車旂、受命之臣拜手稽 首,最後是對揚。這一系列的儀注,雖不完整,但層次極爲分明。對和揚在 同時進行,用上面所證得的特定意義來解釋,就是受命之臣拜後起立,仰身 超進,手裹舉起王所錫之玉①,口唤"敢(即不敢)"、"王休"等短句子。其 對,與冠禮、聘禮的致對之儀,其義大致相同,即表示接受王的策命並表敬 意的意思。至於揚,在鄉飲酒、鄉射等禮中,是舉觶於賓,賓即以此觶遍致 衆賓,進行旅酬和無算爵,其義是舉起觶來明示此觶爲衆所歡飲。而在此 禮中,王所錫車服諸物,以玉爲最貴重,即持此仰身舉起,明示尊王所賜。 動作所表達的意義同於語句所表達的意義,二者的結合,實際上是前者補 充後者的。因此,在錫命之禮中,對、揚實是一個儀注的二個方面的表現,

① 受命之臣揚時手持何物? 無考。吴大澂《説文古籀補》云:" 岭 〔毛公鼎〕對揚也。從凡從日從玉,執玉以朝日,日爲君象。"此純從字形説解。揚字有作 鬯 曼 〔揚鼎〕,有玉無日。朝日日爲君象之説,顯係臆解;但執玉之釋,頗爲有理,今從其說。

而二者之中,又以對爲主、以揚爲輔的。

對、揚在錫命禮中的相互關係闡明之後,再進而解釋彝銘上的不同句式:大部分的、也即是帶有普遍性的彝銘,都是上述的一、二兩式,二字連文的。這些,應該理解成這樣:"對:(揚)'王休'!"或"'敢'! 對:(揚)'王休'!"或"'敢'! 對:(揚)'王休'!"对的同時即揚。另一些彝銘,如四、五兩式,二字分置首尾的,應該理解成這樣:"對:'王休'! 揚。"或"揚;'天子魯休'! 對。"對後接着揚,或揚後接着對。動作總是言辭的補充,句式縱有變化,仍能説明對爲主揚爲輔的。凡此,又都證明對、揚原是一個儀注。還有,如第三式,敢上有曰字,曰爲語詞①,事實上即同於第二式。那些單用對或揚一個字的,這是省文。對、揚既是一個儀注,簡略的記述,言對即包括揚,言揚即包括對,並無異義。至於休下有令(或命)字的,原來應該作"王休命",凡無命字的,也是省文。對辭有僅"王休"二字,有作"天子不顯魯休命",文字繁簡雖不一致,其意義並無二樣,仍然可證在禮儀中對辭是有規定的。

郵銘"對揚王休"是貴族禮儀中的一個儀注,是他們行禮時的活動情狀,是有其特定意義的。自從其儀亡佚,其義就不爲人們所理解,以後都以一般的通訓來解釋了。在文獻典籍裏,如上文所引的《江漢》和《説命》,其意義尚未走樣;而《尚書・顧命》的"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左傳》僖二十八年的"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等,就都是稱揚的意思,已經失去這特定意義了。彝銘所記,過於簡略,不易看出真相;幸有飲酒等禮存在,結合其他文獻的一些殘痕,從推勘比附中,尚能取得完整、具體的理解,才得把它復原。

(原載《考古》1963年第4期)

① 王引之《經傳釋詞》云:"《説文》曰:'吹'詮詞也。'字或作聿,或作遹,或作曰, 其實一字也。皆以爲辭助。詩中多借用曰字,如曰至渭陽,曰爲改歲,曰殺羔羊,我東 曰歸,皆當讀爲歲聿其暮之聿。"又云:"《爾雅》曰:'粤,曰也。'曰與吹同。字亦作聿。 聿、曰古字通,故《爾雅》訓粵爲曰也。"曰字是語詞,"曰敢"實與"曰歸"、"曰至"同。

題

有關《對揚補釋》的幾個問題

——答林澐、張亞初二同志的質疑

拙作《對揚補釋》(下文提到時簡稱"《補釋》")發表於《考古》1963 年第 4期。該刊 1964 年第 5 期載有林澐、張亞初二同志所作《〈對揚補釋〉質 疑》(下文提到時簡稱"《質疑》")一文,對我"對揚王休"復原禮典的考釋作 了全面否定,竭力爲"舊注"辯解,譽爲"文意暢通無阻"。果真是這樣的話, 我當放棄淺見。但按之事實,二位自稱"全面考察"既未必全面,且竭力衍述"舊注"又仍然未能使其暢通,爲此就有關問題提出意見,向二位請教。

一、《質疑》以偏概全自相矛盾

二位極力爲"舊注"辯解:一、引《大盂鼎》"盂用對王休,用作祖①南公寶鼎",《小子生尊》"用作毀實尊,用對揚王休",認爲這種並列句都是作器的原因或目的;又引《天亡毀》"每揚王命于尊毀",《羌鼎》"羌對揚君命于彝",《大保毀》"大保錫休余(珠)土,用兹彝對令",認爲是作器的原因或目的,祇能作對答稱揚解。僅就這些銘文來說,用"舊注"似乎是可以通釋的。二、引《伯阿父卣》"伯阿父曰:'休父錫余馬,對揚厥休'",《伯宧父卣》"伯阿父曰:'休□非余、馬,對揚父休'",《孟殷》"孟曰:'毛公錫朕考臣,自厥功,對揚朕考錫休'",《晋姜鼎》"晋姜曰:'每揚厥光剌(烈)'",《師望鼎》"大師小子師望曰:'望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等,認爲曰是說,是說道,曰下是說

① 本文引古文字甚多。凡已經隸定的,一律用今體,如"且"作"祖"、"不其"作 "丕基"、"朕"作"朕"等;又假借字均附見,如"召(詔)"、"匹(弼)"等;祇有隸定有分歧 或無法隸定的,照原形摹寫。

話的内容,祇能是"作器者的贊美感激之詞"。僅就這些彝銘來說,這樣解釋似乎也是可以通釋的。二位依據這些,作出結論說:"《詩·江漢》鄭箋關於'對揚'的解釋是正確的,'對揚'應該是'答受稱揚'的意思。"

"舊注"是指鄭玄《詩箋》和僞孔《書傳》。二位明言"鄭箋是正確的",又 暗用偽孔傳"答受美命而稱揚之",可是在他們那裏根本不存在作器原因或 目的和説話内容的問題。以彝銘來證明《江漢》鄭箋的是朱熹的《集傳》,以 引申鄭箋之義來作彝器鑄作原因實出於後世的金石學家。徐同柏《從古樓 欵識學》卷十六《毛公鼎》釋文云:"對揚皇休,用作尊鼎,《詩・江漢・集傳》 所云'答揚天子美命而勒王策命之辭是也'。"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引 用徐説作注。可見二位所堅持的實際上是徐、于之説而不是鄭箋、孔傳。 可是,依照他們的説法,就存在下列諸問題:第一,以答受稱揚王命爲作器 原因或目的,就要問答揚王的什麽命?有的器銘只賜貝五朋,就爲這貝五 朋賜物而鑄作這樣貴重的鼎彝嗎?每次王賜物都要作器嗎?非常明顯,不 從命的制度上考察很難獲得確解。第二,是説話的内容,譯成口語就是"某 答受稱揚王的美命",像不像句話?二位爲什麼不這樣直譯而要改稱"感激 贊美之詞"? 更重要的,第三,二位説:"'對揚'可以在行禮時用,也可以在 事後用。"從《質疑》全文立論看,那就是"賓主面對面時用"是一句話的內 容,事後用是作器的原因或目的。當作作器的原因或目的的當然不是一句 話的内容,當作説話的内容是否還可以作作器的原因或目的? 爲什麽有此 不同用法?它們之間有没有聯繫?其區别的原因又何在?對於這些問題, 二位没有加以考慮。

不僅此也。二位雖自稱"通過對銘文的全面考察",而事實上卻迴避了很多問題。《補釋》所依以概括對揚王休九種句式大量彝銘(以衆所習知,没有詳列器名),一個也没有引作例證。二位這樣做,無非企圖造成對方的考釋是憑空胡扯的印象。下面,試用二位的解釋來考察。二位引述過《無量股》"無量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魯休令",認爲"曰字後面是講的話",那末二位没有引用《利鼎》、《望殷》等器的"(某)拜稽首對揚某某休"和《適殷》、《豆閉殷》等器的"(某)拜稽首敢對揚某休"没有"曰"字,是否仍是"講的話"?此等彝銘,休下都緊接"用作考(或祖)寶尊彝",與《大盂鼎》並列句

對照,少一個"用"字,是否還是作器的原因或目的?作面對面"講的話"解, 那它們的作器原因或目的是什麽?當作事後作器的原因或目的,那《無量 段》"休令"下也緊接"無量用作朕皇祖釐季尊殷",它將屬前者還是屬後者? 還有,《趩殷》"趩拜稽首,揚王休對,趩蔑曆,用作寶尊彝"。對揚後間以蔑 曆,又該怎樣解釋?二位以爲對揚"是一個詞組",那末二字分置句子首尾, 如《趩段》的"揚王休對",《號叔旅鐘》的"旅對天子魯休揚"(于省吾云:"此 系倒句,即旅對揚天子魯休"。原文可以任意勾乙,何往而不可通釋?我所 不取),又該作何解?其單稱對如《史懋壺》"懋拜稽首對王休",或單稱揚如 《翻卣》"翻揚公休",是否與對揚一個意思?而《麥尊》"麥揚,用作寶尊彝", 這單個揚字是"講的話"還是作器原因或目的?這些,二位又是一概没有加 以考慮。二位所歸納出的兩種解釋,只能在少數彝銘上而且又必須在互不 相關的情况下才可通釋。没有把二者聯繫起來,又不正視全部彝銘,以偏 概全,必然導致自相矛盾,最後不得不統一在:一則曰"感恩戴德之詞",再 則曰"贊美感激(或感激贊美)之詞"上。既然滿足於這種籠統含糊的"贊美 之詞",不求甚解,自然"文意暢通無阻"了。前人的這種考釋方法,值不值 得我們兢兢業業地去效法呢?

面對這些複雜情况,我們不能滿足於過去這種籠統含糊的解說,"最習 見的事物,往往最不易獲得確切的理解",古文字訓詁中的抽象意義(《補 釋》稱之爲"一般通訓")的背後,往往存在着實在的東西,有進一步探索的 必要。這是我寫作《補釋》之目的。

二、《補釋》所要證明的東西

《補釋》所依據的大部分彝銘裏,"對揚王休"句都是承"某拜稽首"之後 而緊接"用作某尊彝"。此句之屬上或屬下是個應予注意的問題。如屬下 讀將成爲作器的原因。因此,首先需要辨明鼎彝鑄作的原因或目的究竟是 什麽? 墓葬裛的鼎爵尊毁,絕大部分是祭器(人們習稱禮器,嚴格説應是祭 器,過去丁山就曾這樣主張過)。從制度上看,臣下的鑄作祭器和王對臣下

的錫命有着直接的關係。《周禮》大宗伯職云:"四命受器",鄭司農注云: "受祭器爲上大夫。"《禮記·曲禮下》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 衣服不假。"又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成書較晚的文獻典籍,固需嚴格審 核始可信據;以九命來安排五等四爵,固然不足盡信;但殷周時代存在等級 制度是無可懷疑的,等級出於王命,有采地、有家宰的大夫始可鑄作祭器, 也是可信的。《禮記·中庸》云:"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祀 是生者的事,所以祭器的鑄作决定於生者的受王之命;祭的對象是死者,所 以作器是"用作祖考尊彝"、"用享于文考皇祖"。受王命達到一定爵位始可 自鑄祭器,鑄器是爲祭祖或考,原因或目的就是如此。時代較早的鼎彝,其 銘詞僅有"作實尊彝"、"某作實尊彝"、"某作某實尊彝"一句,或者加上一句 "其萬年享用",它本身似乎没有説明鑄作的原因,可是與時代較晚、文詞較 爲完整的彝銘一對照,其意即可推而概見。試舉《吴彝》爲例:

唯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成大室。旦,王格廟。宰朏右作册吴入門,立中廷,北向。王呼史戊册令吴司施暨叔(素)金(錦),錫秬鬯一卣、玄衮衣、赤舄、金車……吴拜稽首,敢對揚王休!用作青尹寶尊彝。吴其世子孫永寶用。唯王二祀。

這是較完整記錄周王對吴舉行錫命禮典的全程。《吴彝》外,《師虎殷》、《牧殷》、《豆閉殷》、《走殷》、《利鼎》、《望殷》、《康殷》、《卯殷》、《免殷》、《同殷》、《趩殷》、《無東鼎》、《休盤》等,雖內容不盡相同,而文體上可視作一例。命用册書,即鄭玄《周禮·序官》注"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王的命是用命書(有的彝銘兼載命詞)和賜物(衣履車馬)來表達,而臣下接受王命是通過手舉賜物、口呼"王休命"來表示敬意。給命書(和宣讀命詞)是禮典的一個重要儀注,臣下的對揚王休同樣是禮典的一個重要儀注,二者是遥相照應的。整個禮典表示臣下接受王命,用,以也。以這個王命來鑄作祖或考的祭器。銘詞只有一句二句的,只能看作没有記錄錫命禮典進行情狀,其受命作器的意義是一樣的。本來,視朝錫命是殷周王朝的重要典禮,諸侯國的服從於殷周王朝,殷周王朝和諸侯國的卿大夫服從於王或侯,都要通過這個禮

典來表現的。《古本竹書紀年》載:"仲千即位居臺,命卿士伊尹。""太甲潛 出自桐, 殺伊尹, 立其子伊陟、伊奮, 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大丁四 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爲殷牧師。"殷代是實行過錫命禮的。 周代實行此禮已見上文。與《無叀鼎》、《休盤》同屬周宣王器的《杜伯鬲》 云:"杜伯作叔祈尊鬲,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只能説此銘没有記錄錫命 禮典,而不能據此證明當時不存在這個禮典。銘文不記錄錫命禮就不見 "對揚王休"句,可證"對揚"是禮典的儀注,與"用作尊彝"没有必然的聯繫。 此外還有一種扼要敍說禮儀的彝銘,如《御正衛殷》"五月初吉甲申,懋父賞 御正衛馬匹,自王。用作父戊寶尊彝。"《遣尊》"唯十又三月辛卯,王在厈, 錫遺采日陡,錫貝五朋,遣對王休。用作姞寶彝。"無論賜采邑或賜馬匹,在 禮儀總是通過賜物來表達錫命的。由於此等彝銘不是記錄禮典全程,提及 對揚儀注與否,只是記錄上的詳略有所不同;而從《御正衛殷》不提及對揚 上,又正證明它和"用作寶彝"没有必然的聯繫。考察上述三種類型的彝 銘,都可以得出鑄器的原因在於接受王命而不在於對揚王休的結論。經過 上面種種推比,對揚是錫命禮典的一個儀注,"乃是一種具體的活動情狀", 白無疑義。

對於"對揚"、《補釋》云:"對是一種貴族禮儀中的語言形式,即一句或二句簡練的句子","揚是一種貴族禮儀中的動作形象,即趨行身體小仰,手中持物";尤爲重要的,也是被二位所始終忽略的,"對揚實是一個儀注的二方面的表現","動作總是語言的補充"。二者構成一個儀注,是不能把它割裂開來理解的。除了禮儀闡述外,在文字訓釋上也取得了相應的證明。《補釋》云:"應或答都是一方對着另一方,嚮、當、偶等别義當從此出。訓釋對字,必合二義而始充足。""舉、揚又有對偶之義,持物而舉,亦必一方對着另一方有所表示。訓釋揚字,亦必合二義而始充足。""對與揚,在一方面的意義上,一訓應或答,一訓持物而舉,各有訓釋,二字之義是有區别的;但在另一方面的意義上,二字都有對偶之義,又是相同的。"無論在文字訓釋上或禮儀上都有相同的一面,所以在前者是二字相通,在後者是動作和語言結合的一個儀注。弄清了這一點,就可知道在《吴彝》等器的"某拜稽首,(敢)對揚某休",是一個有語言有動作的儀注;在《趩毀》等器對揚二字分置

句子首尾,也是一個儀注;在《史懋壺》等器"單用對或揚一個字的,這是省文",也是一個儀注;即如《麥尊》的"麥揚",祇有一字,還是個儀注,都能表明同樣意義的。《補釋》對記錄錫命禮的彝銘,都是能通釋的。

對揚王休這個儀注所表示的意義,《補釋》説明:對是"接受對方的致意 並表示敬意的意思",揚是"明示尊王所賜",而"動作所表達的意義同於語 句所表達的意義"。顯然,這是內含於這個具體活動裹面的抽象意義,正是 這"對答稱揚"或"答受稱揚"一般通訓的來源。由於"在禮儀上有它的特定 意義",對和揚有共同的東西,所以能從這裏抽象出這一般通訓。

《補釋》所要證明的,就是從復原禮典中探索"對揚王休"的實在的特定意義,亦即這一般通訓背後的實在東西。

三、一般通訓和特定意義的關係

我們探索"對揚王休"在禮儀上的特定意義,並没有排斥"對答稱揚"這個一般通訓,恰恰相反,是在肯定它的前提下,尋求它背後的實在東西。假如簡單地否定了一般通訓,那末這個特定意義的考索也將成爲無甚意義的東西了。把二者絕對地割裂開來,說成有此即無彼,那是不妥的。

大家知道,認識現實是思維的複雜過程,是把感知的東西依靠概念即 憑借詞句來進行貫穿和概括的。列寧説:"任何詞(言語)都已經在概括", "感覺表明實在;思想和詞表明一般的東西"(《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3頁)。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的同志證明:殷周人的抽象思維能力還很差,因而他們表達這種思維狀態的語言抽象水平也很低。本來,人們認識現實的語言表達形式,總是從感性的、描寫事物具體形象的一個個專有名詞開始,進而即以這具體名詞來反映抽象概念,以至提高到與具體事物分離的確定的抽象概念。這是語言發展歷史上的普通規律。殷周人的語言表達形式,一般地講,還處於這樣的發展水平:既存在着大量從前代遺留下來的一個個描繪事物具體形象的專有名詞(這些,往往是象形字),同時,這些具體名詞又正在開始用以反映抽象概念,這是和他們的抽

象思維能力相一致的。對揚一詞,正好反映這個情况。對作應或答解,揚 作舉或稱解,是與具體事物分離的確定的抽象概念,《補釋》稱之爲"一般通 訓",在他們那裏尚不存在。彝銘裏的"對揚",同時存在兩種語言表達形 式:一種是描繪事物具體形象的專有名詞,如上節所論證,那是錫命禮典的 儀注,《補釋》把已佚亡的錫命禮復原了,作爲專有名詞的特定意義也隨之 復現了;另一種是即以這個具體名詞來反映抽象概念的,如二位所致疑的 少數彝銘。《補釋》着重於闡發前一種語言表達形式,還來不及對後一種語 言表達形式作出分析。所有彝銘都是事後記錄,但有完整記錄和扼要敍説 的區别。在後者,有的敍説自己受命(或僅説受某種賜物),因以作器;有的 敍説自己受命而聯帶提及用對揚來對待錫命,因以作器。對揚這個儀注的 含義是:接受王的賜予並致敬意的意思,在扼要敍説提及它時,祇要求诵過 這個儀注來表達對受命的敬意,已與完整記錄禮儀全程時表現儀注的形象 有所不同,但它没有與這個具體儀注完全分離開來,仍然不是一個確定的 抽象概念,所以説它是用具體名詞來反映抽象概念的。問題本來很簡單, 而二位既無視一個語言形式和一個動作形象相結合的禮儀的存在,又不問 這個儀注的含義是什麼,就認爲"這個説法太使人費解了"。然而這種"費 解"正是把一般通訓和特定意義絕對割裂開來的結果,如果認識到前者寓 於後者之中,有什麽不好通釋呢?

下面,對少數彝銘作些闡述。

第一,二位稱爲曰字後的對揚是説話的內容,就銘詞分析,感到還有加以區分的必要。甲、《師望鼎》"大師小子師望曰:'丕顯皇孝寬公,……王用弗忘聖人之後,多蔑曆錫休。望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此銘與《號叔旅鐘》"號叔旅曰:'丕顯皇考叀叔,……追天子多錫旅休。旅對天子魯休揚'",文例全同。如果再與《叔向父殷》、《井人妄鐘》對勘,文例亦同,只是没有提及對揚王休;如果再與《番生鼎》對勘,文例亦同,只是没有文首"某某曰"句。這些銘詞都是:首述先世盛德,次述舊臣後裔重受新命,最後說到因受命而作器。由此可證,文首有無某某曰句是無關緊要的,作器者不過標明本人敍說,與兩人對話的曰字不同。此其一。其二,提不提及對揚王休亦無關緊要,不是完整記錄禮儀,没有提及的儀注,豈止對揚一個。此

等銘詞,與《吴彝》、《師虎殷》等銘的不同,不在於文首有無某某曰和有無對 揚,而在於對禮典祇作扼要叙説,凡提及某一儀注,都是用其所含之義來表 達,如提及對揚,就是表示接受錫命並致敬意。乙、與上述諸銘文例相近 的,如《孟殷》"孟曰:'朕文考暨毛公遣仲征無雵,毛公錫朕文考臣,自厥功, 對揚朕考錫休'"。古文動詞用例,主動與被動無别,"朕考錫"即朕考被錫 (於毛公)。孟父已陣亡,孟代父受錫命,用對揚儀注表示致敬意於毛公。 《晋姜鼎》"晋姜曰:'余唯司(嗣)朕先姑君晋邦,……用召(詔)匹(弼)予辟, 每揚厥光烈,虔不墜。"云嗣先姑君晋邦和詔弼我君,當然是受過君命的,故 用這内含受命並致敬的對揚儀注來對待這個光烈。又如《伯宧父卣》"伯宧 父曰:'休□非余馬,對揚父休。用作實彝'。"(據陳夢家隸定。陳云"宦字 因拓本不清,不確。")《伯育父卣》"伯育父曰:'休父錫余馬,對揚父休。用 作實彝。'"(據段紹嘉隸定)二位改"父休"爲"厥休",細審影拓本,二銘完全 相同,當係同人二器。應依陳、段之釋,不存在余、厥對稱問題。辨父非厥 字,不過據銘詞糾正誤釋;其實即使確是厥字,與"每揚厥先烈"句同例,釋 亦與彼相同。丙、《濫尊》敍説王在府舉行執駒禮典,分錫幼駒於大夫。銘 文在整接受錫駒後,連用四個"整日",這些日字與上述諸銘文首"某某曰" 大致相同,與對話之曰字也是不同的。前二曰字下"王弗忘乃舊宗小字"、 "倗下丕基則萬年保我萬宗",與《師望鼎》、《號叔旅鐘》同爲述祖德、存舊宗 之意;後二曰字下"余其敢對揚天子之休,余用作朕文考大仲實尊彝"、"其 萬年□子子孫孫永寶之",兩余字另起,對揚與作器没有必然的聯繫,於此 又得一佳證。由此可見都是作器者扼要敍説,不是當時説話内容。以上三 例七銘,都不是完整記錄禮典全程,因而"對揚"句不過用這一儀注來表達 受命並致敬意的意思,均屬用具體名詞來反映抽象概念。

第二,二位根據《大盂鼎》"盂用對王休,用作祖南公寶鼎",《小子生尊》 "用作設寶尊彝,用對揚王休",認爲"二用字後的句子是並列句","對王休 是作器的原因"。我在上文已闡明,作器的原因是受王命,在這些並列句 裏,無論對揚句在前或在後,恰恰不是這一句是那一句的原因,不過表明: 一以這個內含受命並致敬意之義的儀注來對待王命,一以受王命而作器。 上文已有論證,此不贅述。

第三,二位以爲《麥尊》、《景卣》裏對揚都在事後,不是行禮時的活動情 狀。《麥尊》文體特殊,本是井侯錫命於麥而麥作祭器;但又兼述井侯受周 王錫命,敍述更見複雜。全銘都是扼要敍説,首述周王命井侯,侯朝王於宗 周,次述井侯参加王配祀和大豐禮典,並從王射禽,然後敍述,"奴咸之日, 王與侯人于寢,侯錫玄珊戈;雪王在啟,已夕,侯錫赭俎臣二百家劑,用王乘 車馬、金號、冕衣黻舄。唯歸。揚天子休,告無尤,用恭儀寧侯顯考(孝)于 井。""侯錫"即侯被錫,與上"朕考錫"同例。日賜玄琱戈,夕賜赭俎臣等,證 明文首云"王令"實是受王錫命。《考工記》祭侯祝詞云:"惟若寧侯,毋或若 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即此銘所稱"寧侯"。不寧侯即是被 罪而黜。《儀禮·覲禮》:"(侯氏)乃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天子辭於 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伯父無事"即"無尤","歸寧乃邦"即"寧 侯",二者都是朝禮的儀注。諸侯朝王,本屬待罪,求得"無尤",方可"寧 侯"。《麥尊》敍説井侯朝王歸來,接受王命而致以對揚以表敬意,已經無 尤,便能以恭儀(儀,法也。)寧侯於自己的采邑。這裏對揚、無尤、寧侯聯在 一起,既是朝禮的儀注,銘文完整記錄禮典時,都屬描寫具體事物形象的專 有名詞;如扼要敍説時,即成爲用具體名詞來反映抽象概念。二位企圖抓 住《麥尊》"唯歸"句來證明不是當時行禮活動情狀,卻陷入與自己解釋相矛 盾的境地:既無法説成作器原因或目的,也難以解作説話的内容,那末這對 揚究竟是什麽呢?

被二位説成"這是一個問題"的《景卣》,其實没有什麽問題。其銘云: "隹十又九年,王在厈,王姜令作册景安夷伯,夷伯賓景貝布,揚王姜休。"二 位説:"當着夷伯之面感謝夷伯之賜應該講'夷伯休',而不應該講'王姜 休',因而《景卣》銘中的'賓景貝布'與'揚王姜休'是不是同時發生的事情。"其實不然。《景卣》與《盂爵》"王令盂寧昪(鄧)伯,賓貝"相同。安或寧相當於《儀禮·聘禮》的"面"或"問",都是王或后慰問臣下的禮儀,臣下接 受慰問而表示敬意,也用這對揚儀注來表達。王或后的來使,臣下要酬以 禮物,叫做"儐",即《聘禮》"儐之以兩馬東錦"的"儐"。夷伯對王姜的慰問 致以對揚休,又對使臣睘儐以貝布,正是同時發生的事情。不過銘文是扼 要敍説,對揚休不是描寫事物具體形象的專有名詞。對此銘,過去的考釋 第四,二位以爲費解的,《大保殷》"王俾大保錫休珠土,用兹彝對令。" 《羌鼎》"□令羌死(尸)司車官,羌對揚君令于彝。"《天亡殷》"王降亡賀爵復 觵,每揚王休于尊殷。"應指出:此等彝銘無"用作某實尊彝"句,當無作器的 原因或目的可言!"對揚王休于彝"或"用兹彝對令",都是記述致受命而表 敬意之義於彝,仍然把對揚當作具體名詞來使用的。

二位所致疑的,不出於上述四種不同文例的彝銘,用"舊注"解釋,表面上看是通順的。可是,深入地考察,祭器銘文既存在完整記錄禮典和扼要敍説禮典二種類型,就不得不全面研討,終於發現這是語言發展史上先後出現的兩種不同表達形式,加以區分而作出不同解答,顯然是很有必要的。至於鄭玄的《詩》箋《禮》注,僞孔的《書》傳,以及《説文》、《廣雅》等字書上的訓詁,對訓答或應,揚訓稱或舉,都已捨棄了那個具體的動作和言語相結合的儀注,已經與實在東西分離,成爲確定的抽象概念了。以此來解釋彝銘上的對揚王休,正如《補釋》所說是扞格難通的。我們不能滿足於金石學家的含糊籠統的考釋,就是指這一點。

這樣的考定並不僅僅是爲了對兩種類型的彝銘作出不同解説而使其通釋,更重要的是從二者的聯繫和區别上看到:一、一般通訓寓於特定意義之中,"對揚"原是個描繪事物具體形象的專有名詞,隨着人們抽象思維水平的提高,語言表達形式相應地起了變化,開始以具體名詞來反映的抽象概念。這樣,就從探索它的實在東西及其發展變化上,對語言的史的嬗變作出貢獻。二、殷周人認識現實的語言表達形式,既存在一個個描繪事物具體形象的專有名詞,又存在以這具體名詞反映抽象概念,對揚是這樣,無尤和寧侯也是這樣,金甲文裏其他類似的名詞也是這樣。因此,研究古文字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從字的形聲義方面考查,尤爲重要的是把握它的發展規律,從實在意義人手,既能通釋不易理解的詞,又能使供亡的若干古史古制再現,有裨於對古代社會的深刻認識。

題

四、所謂後起之詞和詞意轉移問題

《補釋》結尾説:"在文獻典籍裏,如上文所引的《江漢》和《説命》,其意 義尚未走樣;而《尚書·顧命》的'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左傳》僖二十八年 的'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等,就都是稱揚的意思,已經失夫這特定意義 了。"二位據以反駁:"沈同志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説,'奉揚'是後起之詞,由 '對揚'到'奉揚'的詞意已有了轉移。我們認爲情况並非如此。《君夫殷》 '君夫敢妦揚王休',《縣妃殷》' 梢妃妦揚伯屖父休',《六年召伯虎殷》' 轵 (奉)揚朕宗君其休',應該就是《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的'奉揚'。由此可知, '奉揚……休命'並不是後起的詞組,據目前的銘文材料看,這個詞組的上 限至少可以上溯到西周中葉。""二者的意思是相同或相近的。'對揚'與 '奉揚'大體是並行發展的,'奉揚'並不是後起詞,這裏並不存在詞意轉變 問題。"在二位看來,《左傳》成書較晚,它的"奉揚"可能當作後起之詞,只要 把《君夫毁》、《縣妃殷》的妹,《召伯虎殷》的锅,都隸定爲奉,就能證明"奉 揚"是西周中葉以來的詞組,與"對揚"並行發展,不是詞意轉移了。我們姑 且把這三個字的隸定問題拋開不談(我不同意二位所堅持的于省吾、楊樹 達的隸定),在這裏很明顯地看到二位是醉心於尋找文獻典籍、實物的絕對 年代來决定事物性質的考據方法,可是,我所要證明的並不是這些東西。 第一,我們所以援引《左傳》和《尚書》,由於它們也是記錄禮儀,這些作者已 不理解這個特定意義,所以拿它來證明禮儀上的意義已經走樣,並不是僅 僅要拿它來作"奉揚"是"對揚"的詞意轉移的證據。第二,我們要證明對揚 一詞的特定意義的變化,並不借助於《左傳》的成書年代。對於成書較晚的 文獻典籍,檢查其記載的可信程度,主要看它所反映的事物變化情况如何, 具體的說,就是看它是不是用後世已經起了變化的觀念來理解未經變化的 事物,而不應機械地取决於成書的絕對年代。《左傳》的"奉揚"和《尚書》的 "答揚"正是這樣,它是用後世已經變化了的觀念來記錄禮儀的。第三,對 揚一詞,它本身的意義就隨着人們抽象思維水平的提高而起變化,不需要

用奉揚來證明所謂詞意轉移的。答揚與奉揚顯然都不是事物具體形象的專有名詞。上面已闡明了殷周人的語言抽象水平,因而在彝銘上,有的是描繪具體事物形象的專有名詞,有的是用具體名詞反映抽象概念,不妨有這種同時存在現象。可見要想從記載這些詞句的文獻典籍和實物材料的絕對年代上考查其變化是徒勞的。道理很簡單,事物的變化總是複雜的,古代語言也是這樣。不去把握它的發展規律,而想用遺留下來的極爲有限的文獻典籍和實物材料的絕對年代(而且這個絕對年代又是那樣難以確定)來考查其遠爲複雜的變化,只會造成更大的片面性。(當然,我並不反對考證這些材料的制作時代,我反對的是把它當作唯一的决定因素。)據此而論,二位的駁詰好像振振有辭,其實由於方法不對頭,是很難信據的。至於那同時存在的兩種語言表達形式究意孰先孰後,拉法格曾經說過:"詞的意義的相繼發展歷史解决了第一困難,它給我們指出具體的意義往往先於抽象的意義。"①從總的發展過程來看,他的話是對的。而上述的闡述,也證明了這一點。

五、日爲語詞問題

曰是説道,曰在某些地方是語詞,本來這是毋庸争辨的。二位以爲"銘文中的曰字并没有作語詞的例子",恐怕不應遽作結論。《補釋》説:"敢上有曰字,曰爲語詞"。附注説"'曰敢'實與'曰歸''曰至'同。"最清楚不過,是限止在"曰敢"上而説的。絕大多數的彝銘都作"某拜手稽首,(敢)對揚王休",只有《無異段》作"無量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魯休令",加上《説命》"説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休命",二位再補充《漢書·郊祀志下》所載《尸臣鼎》殘文:"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下丕顯休命",如果真能全面考察、相互推比的話,作語詞來理解,我看是可以的。至於二位認爲既把"曰敢"之曰作語詞,就得把彝銘上所有"拜手稽首曰"一概作語詞,屬下讀,甚

① 保爾·拉法格:《思想起源論》,王子野中譯本,三聯書店版,第 57 頁。

至拿出與對揚絕無關係的《班殷》"曰鳥專"也要當作語詞,那只是二位的想法而已。與此有關的是一般的"拜手稽首曰"句的斷句問題,二位以爲只能在曰字斷句,理由是:一、"于省吾先生認爲應在曰字下斷句",二、"研究銘文的各家都是曰字下斷句",對的,習慣上確是這樣。可是,不管誰説的,我們還得自己來考察一下呢! "某拜手稽首曰",拜手稽首表動作,曰字依二位解釋是"說"、"説道",那末分明應該理解作:某人一面拜,一面説道,因此正確的標點是:"某拜手稽首,曰:……"絕没有不能在首字斷句之理,這是顯而易見的。

彝銘對古代史的探索有很大作用,但不作確切的解釋就難於應用。前人的業績固然不能忽視,但不能盲目信從,因此,反復檢討,互相討論,完全有必要。在這里,也必須堅持針對問題、實事求是,才有利於學術研究的進展。對别人模糊的論點,加以邏輯的推理使其明確起來,然后予以評論,完全是應該的;但不能把原來所没有的東西强加上去,或者不是這個意思而加以曲解。二位所提出的"曰烏虖"一類的東西,不能不使人有此感覺,在這方面希與二位共勉。爲了"對揚"一詞而費很多文字來説明,不免要受"曰若稽古三萬言"之誚,然而這問題在彝銘上帶有普遍性,弄清楚有好處;而雙方所使用的方法又在彝銘考釋上時常遇到類似情况,值得一談;於是就不能已於言了。

[1966年2月初稿,1979年7月改作。原載《杭州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3期]

及 與 耤

殷和西周是我國歷史上的奴隸制王國。在這段時間內遺留下來的直接的文字記載——卜辭和彝銘,反映了當時奴隸主專政的無比殘酷性。過去,由於對某些字的隸定不够准確,從而説解頗多謬誤,致使這些血淚斑斑的階級斗爭史實被淹没了。

有些字由兩個以上的象形字所構成,古文字專門家用舊"六書"説仍稱之爲"會意"。從所會之意中,清楚地看出已經注入强烈的階級意識,都是進入奴隸制社會以後所出現的事物。卜辭有於字,當從舊定爲及;彝銘有作及,亦有加舟旁作般;即今之服字。其字從又(手),象統治者毒手的鎮壓暴力;從人之跽形,象被統治者的受迫害。文化掌握在奴隸主手裏,勢必按照他們的思想來賦予這些字的意義。郭沫若同志釋及爲俘,是正確的(《通》別一・13,別二・4),據以闡發,及應是奴隸的總名,就是奴隸主掠奪得俘虜之後,用暴力鎮壓,迫使馴服,成爲奴隸。《方言三》:"羆,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駡庸賤,或謂之服。"西漢時某些地區還保留這個名詞。楊倞注《荀子・王制篇》"賢良服"云:"服謂爲之任使",唐人仿佛還理解此意。

奴隸多半從發動侵略戰爭中掠奪得來。"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孫丑上》),殷和西周都是依靠兼併鄰國而擴張起來的。他們擁有衆多的奴隸,都是不斷發動侵略的戰利品。正如恩格斯所説那樣,他們也是"進行戰爭,則純粹是爲了掠奪,戰爭成爲經常的職業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160頁)。奴隸來自掠奪,反映在文字上,捕捉到的叫做俘,捉到俘虜用暴力迫使馴服叫做侵。

奴隸主專政的暴力不外軍隊和刑。關於後者、《尚書》的《堯典》①和 《吕刑》都有記載。但《堯典》有"象以典刑"、"撲作教刑"等語,顯係出於後 人文飾。《吕刑》載"五刑之屬三千",孔丘反對刑鼎,可證春秋以前没有成 文法公布,西周不可能有三千條刑律。因此,這二篇都是在春秋戰國間成 書的。但其中有些文句,有出於前代的遺存,如《堯典》的"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吕刑》的"爱始淫爲劓、刵、椓、黥",與卜辭相吻合,頗爲可信。五 刑、《吕刑》列墨辟、劓辟、剕辟、宫辟、大辟,其實這是一種經過整齊劃一的 說法,未必符合於殷周實際。《國語·魯語上》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 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撲, 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五刑以 用刑的工具來分類,實際上不止五種,說得比較全面。又强調"無隱",表明 刑是公開對付被統治階級的。列寧說:"無論在奴隸制或農奴制之下,不采 取强制手段,極少數人是無法統治絕大多數人的。"(《列寧全集》第二十九 卷,第438頁)奴隸主用刑的目的在"威民",並不由於奴隸"犯法",而是迫 使奴隸馴服,故謂之"五刑有服"。在奴隸主的思想裏,捕捉到俘虜,首先要 用刑迫使馴服,才能使他們爲自己勞動生産和家内服役,才能榨取其剩餘 産品,這就是稱奴隸爲及的意義。犯了刑律,按律科判,這是春秋戰國間新 興地主階級的觀念,在殷和西周時代是不存在的。

恩格斯說:"生産已經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人的勞動力所能生産的東西超過了單純維持勞動力所需要的數量;維持更多的勞動力的資料已經具備了;使用這些勞動力的資料也已經具備了;勞動力獲得了價值。……在這時已經達到了'經濟情况'的水平上,戰俘獲得了一定的價值;因此人們就讓他們活下來,並且使用他們的勞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219-220頁)不殺俘虜是爲了榨取其剩餘產品,絕不是人道主義,奴隸主爲了"威民"或祭祀的需要,仍然要殺戮的,因此諸刑中首先就是"用斧鉞"。殷代彝銘中有

① 偈古文分《堯典》下半爲《舜典》,如今行之本。本文所引,均在今本《舜典》中。

(《貞松堂集古遺文》 (《西清續鑑甲編》 二,《父乙鼎》)① (《西清續鑑甲編》

這個字象用斧鉞殺奴隸。在卜辭中

- "□酉卜, 坐(侑)于祖甲, 用艮。"(《拾》1.12)
- "乙丑卜, 世祖丁, 世丁, 用二艮。"(《拾》1.13)
- "庚寅卜,貞:三卜,用血,三宰, 哲伐廿鬯, 卅牢, 卅艮, 三 岁于妣庚。" (《前》8.12.6)
- "來庚寅,酒,血,三宰于妣庚, 哲伐廿鬯, 卅牢, 卅良, 三**夕**。"(《后》上 21. 10)

用,即"用牲"之用,是殺奴隸以祭祀。卅艮與卅牢並提,由此可證,艮 是奴隸的總名是無疑義的。

《周禮·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從侵略戰爭中掠奪到俘虜,在旋凱之日,要祭地神於社壇,叫做獻俘。《左傳·昭公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猶是這種舊禮的遺存。所謂獻,當是檢驗、登記所獲俘虜、牲畜和其他財物。就在獻俘之日,用刑以"威民",用斧鉞殺戮人犧之外,有的斷其一足,卜辭有為(《前》7.9.4)、為(《粹》257)字。有的割掉鼻子,卜辭有(為(《前》4.32.8)字。有的割掉耳朵,疑即卜辭之為(《乙》104)字。今字作即作聝。有的盲其雙目,彝銘作乎(《大克鼎》),尹(《盂鼎》),隸定爲民。郭沫若《釋臣宰》云:"均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古人民盲每通訓,民盲殆是一字。"詞義已有轉化。有的毀損其生殖器官,俗稱宮刑,卜辭有风(《拾》9.3)、風(《粹》1235)、口

① 本文所引彝銘,除注明所據某書外,均引自《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

② 本文所引卜辭各書簡稱,悉依《甲骨文編・引書簡稱表》。

(《鐵》9.1),隸定爲弇,弇與奄通①,即《周禮》春人、饎人等職所用之奄,鄭玄注:"精氣閉藏者"。有的墨面或墨額,卜辭有贵(《拾》1.4),彝銘有處(《三代吉金文存·鑄子簠》)字,用黑爲墨。今字作黥,韋昭《國語注》云:"以刀刻其額而墨涅之。"最一般的,給他帶上鎖鏈,卜辭有黃(《前》6.19.2)、氦(《前》19.1)字,隸定爲奚。《周禮》一書中有奚766人,鄭玄注"奚,女奴也。"郭沫若同志以爲"其爲縲絏之象尤顯著"是對的。1969年山西侯馬發掘戰國奴隸殉葬墓中有四個男女奴隸脖子上帶有鐵頸鎖,即其鐵證。通過獻俘禮典,對奴隸施加各種不同的刑,以後即以所加之刑稱呼他們,在奴隸主看來,這樣一來,俘就成爲艮了。

迫使俘虜成爲奴隸,目的在榨取剩餘產品,因此,主要的大量的都是生産奴隸。恩格斯説:"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産部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145頁),奴隸首先被趕到大面積的土地上去勞動,叫做"服田"。《詩·噫嘻》:"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管子·乘馬》:"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古人動名不分,仍保持這個意義。後世注釋家不理解及(服)是奴隸的專有名詞,單純地當作動詞用,訓爲"事也",把及字的具體內容抽掉了。當然,一般寓於具體之中,我們通過一般詞義的剖析,仍然能摸索到這個具體事物的。

把大批奴隸趕到大面積的公田上或私田上迫使農業勞動,在卜辭裏叫做勞(《後》下 28.16),其變形有為(《乙》4306)、為(《佚》700)、岗(《菁》11.19)。在

鄰銘裏又有下列變形: 寫(《令鼎》)、屬(《酨簋》)、嵙(《大克鼎》)、鉧(《毛公鼎》),宋人釋爲繼,固然錯誤;今人或隸定爲埽,或隸定爲耒,亦誤。余永梁和郭沫若同志隸定爲耤,是也。 妈,象一人秉耒而耕,有人説足上有→(即趾),表示用以踐踏耒,使人土較深,着眼於生産,應是對的。但也有無→的,就不能作此字的唯一特徵。屬,有人説昔字聲符,也是對的。嵙,去耒而易以丘井,象丘陵下一片井形之田。此外,還有一點無人注意,據苡、竭,足上不是→形,不應排除,也有像奴隸在土地上勞動是帶着鎖鏈的。各個變形各象這個複雜事物的一個部分。

- "丙子卜, Υ□耤, 受年。"(《前》7.15.3)
- "庚子卜,貞:王其雀耤,叀往,十二月。"(《後》下 28.16)

有人定出爲苗,定雀爲獲,是也。根據這些卜辭,顯然是舉行一個禮典來祈求豐年。從歷史典籍裹探索,這就是《國語·周語上》的"藉禮"。始耕和收獲時都要舉行。《禮記·月令》、《吕氏春秋·孟春紀》稱之爲"帝藉",《周禮·甸師》稱之爲"王藉",本是王朝的禮典。從卜辭到周厲王時器《大克鼎》都有耤田的記載,可見殷和西周都實行這個禮典的。禮是現實生活的緣飾化。禮典强調二點:一、《禮記·祭義》云:"是故昔者天子藉千畝,冕而朱絃,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周語》云:"王耕一墢(一耜之墢),班(公卿以下)三之,庶人終乎千畝。"着重表現王和百官的親耕,禮化的目的在於掩蓋大小奴隸主監督奴隸勞動。二、《周禮·甸師》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人之,以共斖盛。"《周語》又云:"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着重宣揚耤田是爲祭祀天神和祖先,禮化的目的顯係爲榨取無償勞動作辯護,並憑借天命進行威嚇。

《史記·周本紀》:"戰於千畝",《索隱》云:"地名也,在西河介休縣。"又《趙世家》:"及千畝戰",《正義》引《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晋州岳陽縣北九十里也。"千畝應是地名。自從《周禮》記耤田於《天官·甸師》職內,說"耕耤"是爲"以共齍盛",《祭義》又以爲"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爲藉百畝",以後,許慎、鄭玄、韋昭、應劭等都以爲借民之力以耕耨的耤田法僅有千畝或

百畝,不是普遍實行於王國全部土地上的。這樣說,無非爲了美化奴隸主階級,與歷史事實不符。周宣王時的《截簋》云:"裁,令女作嗣土,官嗣耤田"。明明是耤田法由"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的司徒所掌管;而《孟子·滕文公上》云"殷人七十而助,……助者藉也","雖周亦助也",說解雖多歪曲,終究承認殷和西周都是全面實行藉田法的。

王國所有的田稱爲"公田",歷來無異議。

"王大耤農于諆田。"(《令鼎》)

"王令微纖耤嗣九褐(陂)。"(《微纖鼎》)

《微繼鼎》銘文係據摹本,稿字失真,應是陂字之形譌。《釋名·釋丘》"山旁曰陂。"是山坡上的田。以上這些公田實行耤田法是有明證的。

與公田相對而言的"私田",在理解上一向有爭議。根據《詩·大田》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噫嘻》"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前者是私田主發 抒先公後私的情感,後者是公田主顧及私田,勉勵其駿發,二者利益根本一 致,没有對立性矛盾,故應確認私田是王賜給公卿百官(所謂"畿内諸侯") 的田。

據此可知私田上也實行耤田法。從這裏可以看出,無論公田私田都是奴隸主的田,都以田爲單位,田側當有道路和溝渠。道路名爲畛,《周禮·遂人》:"溝上有畛。"《説文·田部》:"畛,井田間陌也。"鄭玄《詩·載芟》箋:"畛謂舊田有徑路者。"若干田連在一起,略如井形,當時稱之爲"井田"。田都繁有小地名,如千畝,卜辭的始,《令鼎》的祺,《守鼎》的鄭,《大克鼎》的埜、渒、暨、康、匽、陴原、寒山等。《詩·信南山》:"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有的田在平原,有的田在接近河流低濕之處。《詩·正月》:"瞻彼阪田。"阪同陂,有的田在山坡上。不可能方方正正。《詩·噫嘻》:"亦服爾耕,十千維耦。"一萬個奴隸合耦而耕,至少千把畝。又《載芟》:"千耦其耘,徂隰徂

畛。"二千個奴隸合耦而耕,就只有一二百畝。不可能一樣大小,更不可能同等數量。其實,《禮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田裏的收獲全部被奴隸主拿走,没有精細核算地積的必要。就卜辭田字形體來看,也有作 (《粹》1544)、作 (《拾 6.7)、作 (《拾 》6.1),不見得是像四方四正而有一定畝積之形。因此,總起來說,這些田祇是隨自然地形而略加規劃,事實上不可能同樣方正,同樣大小的。

根據"十千維耦"、"千耦其耘",這些田有個明顯的特徵,就是大面積經營。與適應一家一户耕作的小塊經營相反,它是適應於衆多奴隸集體耕作的。《國語·魯語下》云:"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耤田法就是在大面積的土地上迫使奴隸集體勞動的一種耕作方式。《噫嘻》、《載芟》是反映這種耕作方式的詩,所以《毛詩序》以爲是藉禮的樂歌。

《詩·甫田》:"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在耤田中,奴隸主關心的是奴隸 勞動的勤惰,首要的問題是加緊嚴密的監督。

"己亥卜,貞:令炎小耤臣。"(《前》6.17.6)

小耤臣即《周語》的農師農正一類的人,是擔任直接監督奴隸勞動的。臣是奴隸頭子,是背叛自己階級以换取"比别的奴隸更自由一些"的奴隸。馬克思曾論證過奴隸制的監督勞動問題,他引用亞里士多德的話:"因爲主人(資本家)不是通過獲得奴隸(通過使他有權購買勞動的資本所有權),而是通過使用奴隸(通過在生產過程中使用勞動者,在今天是使用僱佣工人),來證明他自己是主人。這種學問並沒有什麽博大高深的地方;那不過是,凡是奴隸必須會做的事情,主人應當會命令。在主人不必自己操心的地方,這種榮譽就由管家來承受,而主人自己則從事政務或研究哲學。"(《資本論》第三卷,第433頁)正是這樣,殷和西周的大小奴隸主們,他們懂得怎樣去命令奴隸必須會做的事情,從不放鬆足以證明自己是主人的對奴隸的使用;但他們又不屑參加沒有什麽偉大高貴的直接監督,把這種無須自己操心的工作交給小耤臣一類奴隸頭子去擔負,而自己則專心致志於處理那些通過舉行禮典作精神控制的政務,以及研究如何掩蓋事物本質的哲學問題。這樣做的結果,就把明明是迫使奴隸集體勞動的耤田法,幾千年來一

直使人們相信這是王和百官親自來到公田或私田上,帶頭參加耕種,借民之力以供祭祀天神,使人們相信"藉"這個字的意義是由親耕而引伸爲"踏也",由借民之力而引伸爲"借也"。

(原載《考古》1977年第5期)